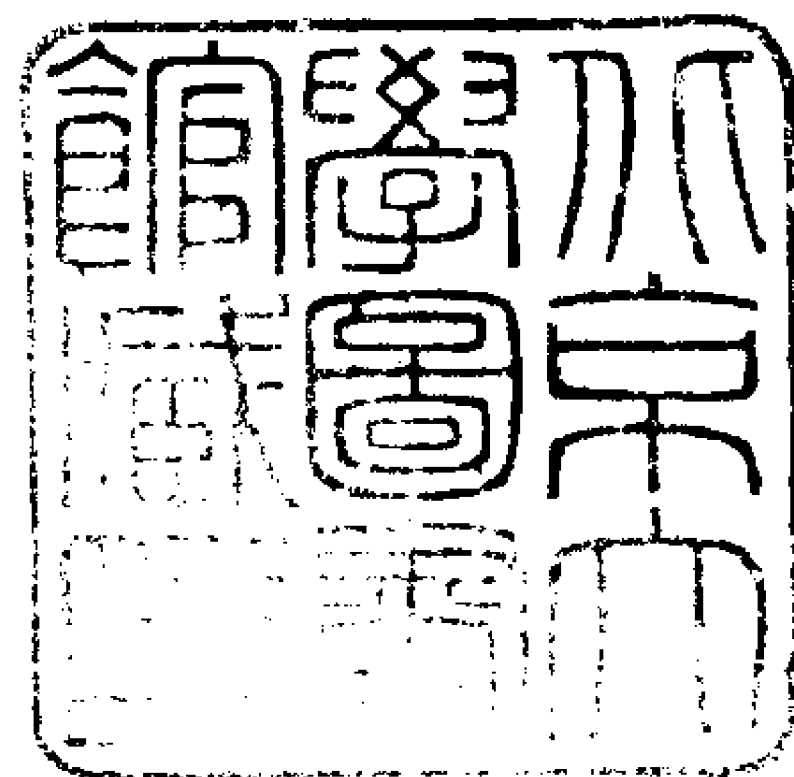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四冊目次

丁清惠公遺集八卷

〔明〕丁賓撰
明崇禎刻本

.....一

田亭草二十卷

〔明〕黃鳳翔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甘雨刻本

.....三一

丁清惠公遺集八卷

〔明〕丁賓撰

明崇禎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丁清惠先生文集序

世有大人不階梯而貴不積聚而富不導引而壽不顰悅而文益性行之所至上參元化下奠人紀躬清明而志氣神學篤實

李序一

而光輝集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又曰美在華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繇斯以談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清惠丁公其坤之六五所謂元吉而

盛美者乎公登第於咸慶之辛未至崇禎辛未告老為康

天子存問者三閱甲一週閱年近

百不可謂非富韓之上壽矣筮仕旬令八年惠政擢名御史著

李序二

聲蹇諤旋卽埋輪誓伴青山不通京華者幾二十年

天子聞而嘉之特晉棘寺再擢中

丞北登僕射南正冬臺

六朝元老一二京甸宣不可謂

不貴矣家世溫厚性儉樂施萬曆戊子庚寅間饑饉載道粟帛之賑遍於四邑司空南省奏停編商出其祿予公費之餘井橋道路江防舟楫靡不飭治如治

李序三

厥家公之富在人間矣然則人之所以謂貴富壽考者非公之謂也人以競公以恬競者僥失而恬者坐收也人以自利公以利人自利者厚亡而利人者無窮

也人以長年爲長享公以長年爲寡過長享者鬼短之而寡過者天益之也然則公之所謂貴富壽考者又豈人力也哉以故發爲文章若大圭之不琢與大

李序四

羹之無和也絕怒號滯佚之態太雕刻纂組之蹟根源理窟閱歷掌故自然成章成理如聽高年人道家常事如對靜坐人畧施酬答聽者精神今舉其大者

如奏疏則一本於忠原寬平之
旨保全善類潛消羣孽巉巉沽
直所弗屑也序銘記跋皆自寫
其誠若詩篇簡牘老幹質直無
枝葉至其告

李序五

先師及顏子文則老而遊曲阜所
作也噫因是而可以知公生平
所在矣蓋公蚤遊龍谿之門淡
入良知之室故其爲學至老不
倦自登

朝以及里居自總角以及旣髦
無徃非力學勤事之地無日非
脩德行仁之時不求爲文而天
下之至文集焉鸞音鶴羽鶯翡
削色理自然也豈非所謂應世

李序六

之大人不階梯而貴不積聚而
富不導引而壽不擎悅而文者
哉陳玉束髮嚮學知天下之鉅
卿有如公廿年嚮往幸筦綬於
君子之邦至則公已逝矣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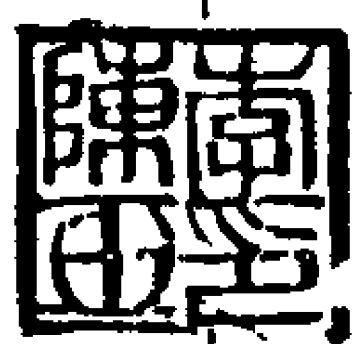
爲令予之尊師則所以欣然樂
序願自託於千秋之長豈第子
瞻於范公矣乎

書

皇明崇禎戊寅陽月吉

李序七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嘉善縣事
吉州晚學李陳玉石守父墳首
拜撰



述意

伏惟 先君清惠敬事

六朝罔匪克脩厥職凜提一世要於求愜獨知故或
䟽入而草焚家人莫窺其槩或政成而牘輟侍史
鮮挖其端且也潛躍殊途什三在官而什七在野
先後同調有志脩實而無意脩名夫是記室之陳
編已半淪於蠹蝕卽公署之案牒亦各任其承魚
但知不言而躬行豈期村今而慨昔雖稽之逸老
撫之乘志似可聚掖以成裘迺攬其職務軼其縈
述意

緇祗覺懷珍而被褐豈文章止於潤身政事爲能
及物昔賢所云其先君之謂耶鑛等兄弟生世綦
晚綜遺言於篋篋揚緒論於糠粃聽親既有未周
傳聞猶恐失實詮次漫及不無燕郢之訛甲乙互
移奚當鉛槧之覈懼見嗤於有道致貽悃於先人
爰開凡例如左惟冀

高明者鑒諸文字之外則鑛等幸甚

凡例

一奏疏昉自臺中迄於謝 賜存問僅得若干益
收之公署者居半而散漈已不知幾何矣至若
汶陽之詰自通邑名義之砥在世風各有本末
別彰鉅梓故不並入
一雜著每緣深感而傳述及有迫之而後應者初
無以言見長之意弁有不欲致詞之心以故嚴
重之命惟婉語而辭世勲之託且再拜以謝者
夫豈有他恃惟亮在

凡例

一書牘上無私達於政府下廼諄復於常襟要以
非職業不聞非理道不詳雖已挖一而遺萬抑
亦舉目而知綱矣

一是集中句令之政譜未彰賑荒之實蹟未備久
處天心而微言逸於語錄主盟南國而會講隱
於蕪詞是蓋時事之寥廓政蹟等心識而未遑
者也伏冀四方懷懿好者於先君一覽一牘之
有存幸不遠以示教將於全帙乎有光

不肖男

鑄百拜謹識

孫淑已

潯已

淦已

侄孫洪春

洪夏全梓

門人箕繼良

姚麻

林幼良

胡端坤

凡例

呂林鍾

劉對楊全閱

丁清惠公遺集總目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奏疏

卷之三

奏疏

卷之四

奏疏

丁清惠公遺集總目

卷之五

雜著

序記 說議引跋 疏

卷之六

雜著

文 詩 傳 誌銘 墓表 祭文

卷之七

書牘

卷之八

書牘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一目錄

奏疏

恭查光祿庫銀歲額不登懇乞存留并容酌

議財用疏時任山東道御史巡視光祿

告期限滿中途乞休疏時原任山東道御史

赴任大理臨行請致疏時原任江西道御史起

疾發乞賜調養疏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懇念留都樞要停止編審鋪行疏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考滿事竣病作乞准休致疏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一

考察自陳疏時任南京太常寺少卿

留都總憲久缺乞賜點補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都察院事

留都缺人乞賜改補行取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都察院事

御史孫居相病危代題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院事

擒獲妖犯乞正典刑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留臺總憲員缺乞賜點補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都察院事

擒獲妖黨乞正法并叙効勞官員兼陳善後要

領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水患乞點補臺臣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查照部咨代請屯災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乞照例勅修留臺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御史汪懷德病危代題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查叅江防溺職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六年考滿給繇疏時任提督操江右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一

二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一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奏疏

恭查光祿庫銀歲額不登懇乞 存留并容酌

議財用疏 時任山東道御史巡視光祿

奏爲恭查寺銀庫剩歲額不登懇乞

聖明加意存留并望時垂

清問俯容在寺職掌諸臣間得

奏議財用事臣奉差查刷光祿寺錢糧兼管巡視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一

例應開造每月支銷揭帖併年終類

題一歲支用庫剩各總銀數卽今萬曆八年分已

經臣造明總數具本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外臣伏思光祿之職司

天庖所係誠爲重務錢糧之應辦該寺當使長有贏

餘所以慎職掌備緩急者也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弘昭節儉聿追古先省

御膳供奉之繁培庫藏積剩之數以至該寺每有

餘額正宜陳陳相仍歲歲遞增矣乃今臣算查

萬曆八年分等庫剩銀止三十二萬兩有零比

照萬曆七年分歲報庫剩銀四十五萬兩有零

反少剩銀一十三萬兩臣隨簡閱萬曆八年分

膳饌支費文卷較之去歲用銀不至相遠惟于

本年二月內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朕謁陵應用銀兩內府缺乏太倉太僕俱不可

動惟光祿寺朕節省膳饌餘積的着進十五萬兩

來欽此欽遵隨該本寺恭進銀兩訖又于本年十

一月初三日該司禮監傳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二

聖諭戶部光祿寺朕惟

慈聖聖節例該賞賚各項恭祝無疆又朕三妹婚禮

合用裝奩賞賜等項見今內庫缺乏朕曾諭太倉

銀不可動今則事不容已姑着進十萬來光祿進

十萬來欽此隨該戶部一本爲恪遵

明旨乞賜停取帑銀以光

聖孝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太倉銀既不可動着光祿寺取十

五萬兩來欽此比時臣同巡視光祿寺給事中臣

其一本則事無遺乞

聖明停止欽取銀兩以昭儉德以裕

國計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隨該本寺恭進銀兩訖夫以

皇上之所取始以展謁

宸闕繼以恭壽

聖母式隆隆降俱係典禮之大誠爲萬不得已况事

又屬已往臣何敢復贅詞說以瀆

聖聽但臣專奉查刷事體攸關值今歲報之期實切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將來之慮臣竊有請焉臣聞之江河之決涓涓

始之燎原之猛星星萌之理勢類如此今如該

寺之歲剩

皇上節省之所留也上下千古雖堯之太羹不和禹

之菲飲食奚讓焉使每歲存留始終如一則稽

其成數必有可觀不但爲該寺永遠緩急之需

亦可爲

國家經久蓄積之富頃因供進

皇上一歲之內既十萬兩矣又十五萬兩矣積之

月費之一朝其積也繇繇忽而浸尋何其不易

其費也則揮十餘萬于頃刻何其不難似于

皇上平日樽節愛惜之意不相侔矣况天下之事自

有重輕重如

御膳猶可節省而一時意外之溢賞猶不可以節

省乎今事雖既往將來豈無一二十大典禮如纂

時者使復指援故事每每取諸光祿則是置漏

卮而實以滄海之水且不繼矣况有限之餘銀

乎且揆之人情天理未有節省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皇上之

御供而乃賞充左右之私橐者也臣愚以爲前日

之恭進銀兩後日斷斷不可以爲例請當置之

令甲俾寺臣得以援據如太倉之恭稱

明旨決不可動可也然在

皇上之視光祿猶以爲餘銀可動臣愚則以爲光祿

之餘銀供

祭饗供

內膳供

宴賞何者非

朝廷大事比諸太倉太僕均之爲並重者也

陛下曾諭太倉太僕不可動矣請得以一體視光祿可乎向使光祿之積剩大有羨餘猶當存之以備該寺之乏今則歲剩之數且不如前況其中併算白糧改折方有今報之數假令不報白糧改折事例則今歲庫銀之剩不更少于前況今淮鳳蘇松河南及各地方疊報飢歉而該寺倉收糧米日漸支銷其勢必當復徵本色則將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五

庫銀之所入更爲有限若自今後仍以該寺歲剩銀兩支供別用則積餘者陸續用盡新派者或至徵解不前他日供應偶乏甚至難于措處豈特有辜

皇上節省至意而該寺之所關者豈細故哉臣之私憂過計請自今日以往伏願

皇上儉德慎終如始作法思儉于初惜有用之財慎無故之賞以天厨爲內帑勿輕動其不可動之銀視節剩如正支益充積其已成積之數縱有

典禮攸行亦勿溢費于額外或遇內府缺乏亦

勿取盈于外供務使一年有三年之蓄常存未

事有先事之防則不惟庫藏日充見

國家豐亨之盛抑可以使賜予有節絕群小非分

之求其爲

聖德之裨非眇小也臣又聞

國朝舊制凡遇

聖駕臨幸之時每于

國家機務特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六

賜親問其在大小臣工並得各隨職掌面自敷陳

况

天庖膳饈尤非他政可比而該寺衙門又得密邇

禁地此後更願

皇上臨御便殿或經筵日講之暇將該寺每日支應

有無冒破併在庫多寡存剩應否存留時一問

之輔臣必當陳對備述所以理財節用之道其

該寺職掌諸臣遇有錢糧動支緊要事情許得

公同面奏務使諸臣各有所見得以盡達

宸聰聽候

聖裁或以該寺銀兩昔日充積若干今日虧損不若前之數舊時盈溢何狀今時支吾不及前之難

一一略具節目備陳

皇上之左右得以時賜

御覽則不獨區處歲剝預備膳饌者自無不盡之謀

而

皇心之慎而益慎

聖德之新而又新所以造無疆之福垂不朽之利者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十

端在于是臣一念犬馬之誠不容緘默冒干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萬曆八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

告期限滿中途乞休疏

時原任山東道御史

奏爲中途患病不能前進告期限滿恐負遲違懇

乞

聖恩俯容循例休致事臣見年四十七歲原籍浙江

嘉興府嘉善縣人繇辛未科進士初任句容縣

知縣萬曆八年蒙授今職九年十二月廿五日

因染痰火等症

請告回籍十年七月十八日適丁父憂至十四年

服闋起文前往中途患病隨該漕運淮揚撫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八

衙門勘實代

題本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回籍調理幸得痊可今年三月初三日在籍起文

行至常州府無錫縣地方不意感冒風寒痰火

復發每日頭目暈眩嘔咳呻吟血氣微弱精神

消耗病體十分危急隨經醫人高雨用藥調治

牽延日久未得平復該縣給有患帖可証伏念

職本草茅賤士樗櫟庸才荷蒙

皇上覆載生成厚恩使職得備員監察濫司法紀正

欲乘此就職策勵駑鈍以圖仰報涓埃奈何蒲柳之質灾疾屢纏在體沉疴既不能頓減而請告期限又將滿三年心欲盡而力不從足欲前而勢難往仍恐遲違延緩反增罪愆轉展思惟進退維谷謹用披瀝哀衷冒干宸聽職查得

明例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伏望皇上憫職疾苦察職至情乞

勅吏部查照前例准令致仕保病體于田里延殘喘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九

于林前則職身未殞之日皆

皇上再造之恩也職不勝感激恐懼祈懇之至

萬曆十七年五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赴任大理臨行請致疏時原任江西道御史起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奏為感荷殊恩刻期赴任臨行病篤憊困難前懇容照有疾例仍着原職致仕以安愚分事臣于今年七月廿二日接到吏部照會起用臣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時臣方在病中感激無措隨即扶疾強起望

闕謝

恩訖伏念臣原籍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隆慶五年進士初選句容縣知縣任職七年叨蒙行取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十

除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萬曆九年蒙

恩賜告中更父艱服闋抱疾陳請再三俱獲

俯允已復蒙

恩起補江西道御史正聞

命開續遭母喪將憑具繳本省守制滿日例應赴部

聽補緣臣素有痰疾連遭二喪未免悲慟損神

以致纏綿轉甚心雖傾于葵藿身難奮于蓬蒿

忽承

命之頒實切非常之感臣因伏枕思之當今朝瑩

英彥衆多如臣德薄位卑何足比數而

陛下一旦拔之林壑之間登之寺僚之末

寵錫過優自揣非據以故臣于拜命之後隨即勉

力束裝刻期離家赴任雖以驚鈍無補

聖明而當官聞

召禮固不敢斯須緩也不料臣沉痾之軀因勞增

劇痰喘蒸熱頃刻靡寧延醫士胡清等診視僉

謂此疾但可靜攝非居官所能療理臣猶遷延

旬日庶或稍痊就道不意形神日枯而部限且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七

近稽違

朝命心亦何安臣乃展轉思惟與其抱危疾而前進

徒負

聖恩曷若遵

明例而乞休尚無大過緣是萬不得已哀鳴于

皇上之前懇乞憐臣危疾察臣至愚

勅下吏部咨令遵照有疾事例許以原職致仕庶臣

上可以追瘳曠之罪下可以避冒昧之嫌而中

可以安心調理微藉餘

恩則

陛下簡命之重與再生之仁永永吳天俱罔極矣臣

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七

疾發乞賜調養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奏為痼疾陡發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准賜調養以保餘生以免療曠事臣向因痰症

久臥在家去年六月蒙

恩起用今官臣具疏

請告至十二月接到吏部照會督臣遵

旨赴官臣因力疾強起延至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始

得齋文到任果係久病艱苦迺適不意五六月

來溽暑薰蒸痰症復發目今喘嗽日增肌肉日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減飲食損少藥餌無功向用醫官某調治不効

今復延醫人某診視驚言此病積在肺腑須從

容閑暇乃能服藥求痊必非奔走在官可以得

愈臣因伏枕思之夙夜勤勞固人生致身之義

然纏綿床褥豈臣子戮力之時即懇

主甚于愛身而全生乃以報

國緣此冒犯斧鉞具疏上陳懇乞

特恩准照京官五品以上養病事例慨

賜俞允令臣得以一意調理幾幸殘生庶後來扶杖

之年皆

陛下高深之惠矣謹令義男某抱疏

上聞臣無任匍匐泣懇迫切望

恩之至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

日奉

聖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四

懇念留都樞要停止編審舖行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奏爲目擊時艱仰遵

聖意懇念

留都樞要停止編審舖行以消隱禍以固根本事

臣近接邸報伏見金吾衛千戶馬尚仁條陳編

審舖行一節欲照順天事例行之應天等處地

方隨蒙

陛下行委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撫按等官悉心

查理明白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五

請定奪一時臣民驚傳以爲

陛下向來誤中群小之言始而鑒戒繼而加權遑遑

求利在在鳴張自各部院寺臺省內外大小臣

僚動千萬言正望

陛下從諫如流汲汲悔改以與天下更始也豈意今

日復議及舖行且議及南京耶然臣伏觀

詔旨一則曰查理明白一則曰奏請定奪臣乃拱手

加額曰大哉

皇言何叮嚀慎重之如斯也何也夫謂之查理明白

云者是明以群小之言爲不足據而取信于當

事之大臣也謂之奏請云者是明以地方民情

利害之實取決于大臣之一建自且聞其將順

匡救之門也至謂之定奪云者又

陛下明操其獨斷之大權而且徐視夫大臣之建白

者何如也且馬尚仁奏在四月

陛下乃不得已姑從其說然竟掣其議而委之大臣

則其慎重民瘼之意蓋彰明較著矣自礦稅議

起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六

陛下每諄諄以爲害小民焉戒頃者

太廟雷火示異上煩

陛下躬倡百官刻期修省用圖消弭方今又欲編審

舖行則向所云不許擾害也者所云脩省消弭

也者無乃付之空言乎臣竊慮

陛下宸居嚴邃兢業萬幾偶未計念及此耳請略陳

之夫應天者非可與順天比例者也順天乃

陛下躬親臨御之所萬靈歸命四海傾心人之豪舉

物之情良莫不輻輳于此卽海內自氣志喪家

之徒鬪智獻奇之輩亦莫不群聚而弋獲焉應
天無是也故天下稱順天曰

京師曰

神京其稱應天則第曰

留都曰

陪京以此推之應天安得與順天比例乎且秣陵
凋敝自古已然乃其間軍營環列氓戶零星土

著仇離羈旅噉雜市廛多湫隘布粟悉仰于四
方販婦販夫皆傭工力作以贍饑寒遠商近賈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七

皆兎營島舉而視壟斷况奇琛不鬻于都會而
權稅已網于外關但一旦加以廛市之征則彼
東西南北之轍豈憚流携而此間閭朝夕之需
更無資藉事成于激勢何以堪臣故謂

陛下誠念及此必有大不忍于衷者矣且

高皇帝陵寢密邇郊圻萬一利至害生群心洶洶致
使奸頑藉口而寢地因之不寧雖

宗廟社稷之依憑天壤無極而木本水源之境界封
樹謂何臣故謂

陛下誠念及此必有大不安于衷者矣臣又詳觀邇
來礦稅諸疏大抵兩直各省關津要害地方紛
紛見告矣然猶未至于衝決之甚者無他良繇
皇上天威磅礴及

留都機務森嚴可以警攝邪萌而鎮定海宇以故
徘徊觀望而不敢肆耳設或此方不戒是令他
境效尤厲梗狂生隱憂叵測臣故謂

陛下誠念及此則又必有大不樂于衷者矣夫

陛下前日固有擾害小民之防今日又有慎重查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六

之意而未行之編審可寢閣也是先事消弭之
策也則克前日擾害小民之防今日慎重查奏
之意而已行之礦稅可撤回也是後事消弭之
策也又臣入仕時值

陛下初登大寶彼時方勵精圖治種種皆古帝王法
祖敬

天講學勤政之盛舉其所最加意者在于節用愛民
而尤致嚴于君子小人之辨天下想望太平有
日矣迺今竟何如也

陛下于此果一覺悟則初心耿耿

天日鑒臨將好惡用舍事事乎契乎皇穹將

聖子神孫世世永膺乎眷佑脩省消弭莫大于此

陛下奈何長黷利之澆風而棄此格天之偉烈臣方

觸目激衷有懷入告仰體

陛下愛民查奏之意俯值多官熟講緩行之時冒昧

上陳懇祈

垂採天下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悚息祈懇待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九

命之至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

日奉

聖旨 留中

考滿事竣病作乞准休致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奏爲考滿事竣痼疾復作不能赴任供職懇乞

天恩准賜休致以免曠官以延殘喘事臣繇隆慶五

年進士初任句容知縣行取選授山東道監察

御史萬曆九年因患痰火病症該都察院代奏

回籍調理至十年七月內丁父憂在籍守制十

四年四月服闋赴部因病未痊中途再告十七

年病猶未痊據例請乞致仕吏部題覆照例致

仕回籍調理病痊之日聽撫按官具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二十

起用奉

聖旨是欽此二十六年伏蒙

聖恩起授今職于二十七年三月內到任至三十年

二月內秩滿給繇赴部奉

聖旨丁賓准復職欽此伏念臣殘軀多病何裨

明時

詔起田間叨切望外乃今奉職無狀又蒙

皇上不加督過准令復職方期勉修職業用圖後效

此臣幽獨自盟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奈弱體馳驅風邪感觸陡發寒熱嘔
吐眩暈投以發表之劑元氣日虛咳嗽不止火
炎痛湯依然昔時病症乃另用藥餌如石投水
絕無應驗卽欲力疾就列既不克勉強前往若
復臥病燕署優游歲月尸素之罪抑又甚焉展
轉寸衷莫可爲計用是披瀝下情具疏上

聞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議覆准照例致仕俾上無廢事之愆
下有更生之望臣無任惶懼激切待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命之至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時任南京太常寺少卿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准南京吏部札付爲遵舊例

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吏部

題奉

欽依內開兩京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備咨到臣

伏念臣原籍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隆慶五年進

士初任句容縣知縣萬曆八年叨蒙行取除授

山東道監察御史隨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賜告洊更父艱服闕抱疾陳情又蒙

賜允萬曆十九年起臣江西道監察御史仍以憂

病未赴接遲家食者前後一十九年復荷

聖恩不遺葑菲萬曆二十六年起臣南京大理寺右

寺丞三年考滿轉陞今職臣伏私念南京

皇祖之所式靈也太常禮樂之司實共祀事臣爲陪

卿必當祓濯寅清明備典制而後可以贊鐘簴

先祝史臣今不才叨冒清選德不足以表時望

學不足以明掌故而猶容容充位碌碌班行是

尸素也又臣向患痰火臂疼等恙乃年齒益增而舊疾彌甚臣雖念切圖報力不能勉強驅馳方今大計正爲風警庶僚而以臣被疾尸素之人適于幽黜何以示公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

勅下吏部將臣罷斥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庶賢路不妨人心自服計典重而

聖治光矣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爲此專差舍人某謹具以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聞伏候

勅旨

留都總憲久缺乏賜點補疏時任提督操江右都御史署南京院事

題爲

留都總憲久缺署篆江務有妨懇乞

聖明蚤賜點補以肅臺綱以專職任事竊惟

留都根本之地都察院以紀之司故設有右都御史以總憲率屬而右會都御史佐之且以彈壓江防任各有專如軸之與輪合而成車缺一不可也臣以非才猥貳留院奉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特勅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乃其專職伏因都御史未補該臣署事無論臣望實輕微不堪代置卽于臣所奉

勅命職業亦有所妨臣不敢不

請蓋臣事體與各衙門不同各衙門職務不出

國門之外故六曹九列不可攝臣之所職者江防

沿江一千五百餘里之地乃

留都根本所係繁絡吳會上通楚蜀下通大海奸

宄易生風波難測故臣

勅書以此爲重臣查事宜每歲臣當巡歷二次凡江

關要害大小戰船遠近水兵與夫一切糧餉江

防備總等官點閱哨之勤惰皆宜觀察庶可

盡心今右都御史不補臣當專守堂印勢必不

出巡風諸前項事宜必須別委夫長江形勢料

理機宜耳之所聞不如目之所見臣不親巡萬

一上下習玩以致疎虞奸盜卒然竊發責將誰

諉此臣之所大懼也用是臣敢冒昧上

請伏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皇上俯念臺綱風紀之重任亟求表率鎮定之重臣

勅下吏部將應推諸臣上

請點用速來掌理院事庶

留臺總憲得人使臣從此專力江洋周巡經理少

効報塞之私臣下情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

留都缺人乞賜改補行取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
叅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
院事

題爲

留都缺人已甚管理兼委難支懇乞

聖明速賜改補行取以濟緊急差用事臣等竊見

國家設立南北兩臺御史寄之耳目所以糾正官

邪鋤禁強梗至于監臨督察諸務更爲煩劇以

故多其員數俾既得矢謨入

告又得宣力地方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美

祖宗百年定制抑何詳且密也適因行取久停遂令

御史員缺特甚姑就南臺論之查得舊額原設

御史三十九員後裁九員仍存三十員其印差

有五曰上江曰下江曰鳳陽倉曰屯田印馬曰

京營京倉中差有八曰五城曰九庫曰抽分曰

鹽政其餘又有查照門禁清理黃冊照刷文卷

與夫點齋監禮及巡風相視等項雜小差至于

戶兵工三部之查盤各監局之估勘事關錢糧

出入俱屬緊要非可任從廢闕者今見在南臺

御史止孫居相李雲鵠二員內孫居相管理鳳陽倉帶管屯馬京營倉及西南北城抽分鹽政等差李雲鵠管理下江帶管上江及中東城九庫等差又分掌十三道印信併各小差夫以三十臣分理之庶務而止責之二臣臣等竊恐事至紛紜勢難兼理是以臣等不避煩瑣仰祈

宸聰伏祈

聖明俯念

留都重地補官要務時勢不容少緩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勅下吏部都察院將兩京候補部寺各官先該補數

員刻期到任仍照例行取內外官員

亟賜考選併補數員以便接濟差用庶幾臺規可

振委用有人其于

國計民生補益不少矣臣等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

御史孫居相病危代題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都察院事

題爲病勢愈危萬難供職懇乞代

題以遂生還事本年正月十八日據南京福建道

監察御史孫居相呈稱職于去年九月內因患

瘵病危篤纏綿半載欲求放回蒙取結代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吏部議覆候

旨未下除職復呈本院咨催再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題外今據職家人孫義來自家鄉倉忙報稱居相

父辰向患泄痢積年委頓近復加增痰喘臥床

不食氣息奄奄職本久病脾瘵憔悴骨立一聞

父信眩暈仆地人事不省賴家人扶救乃甦切

念職父生平訓職備嘗辛苦今以八十有二之

年而當病危之際奈何天各一方致使親旣念

職職復思親而職病愈甚衷情迫切涕泣交頤

有此具呈懇憐職父子命並懸絲再爲

題請等因到院臣等竊惟人臣奉職公家所恃力

可外營心無內顧方能奮勉用效勤勞今御史
孫居相鞅掌勞瘁委難料理又聞父病愈切驚
惶則豈惟瘠體不耐煩瑣而方寸憤亂恐至紊
錯規條萬一姦胥旁窺弊生意外
留都根本之地關係非輕此臣等所爲大懼也爲
此雖當缺官極甚之時敢爲再
題伏乞

聖慈憐憫居相父子病各沉重迫切情苦准其回籍
勅下部院議覆施行臣不勝激切待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擒獲妖犯乞正典刑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刑部

題爲擒獲妖犯懇乞

明正典刑以肅人心以安
舊京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問得犯人張名招年三
十歲係南京犧牲所軍見在大營操備伏招有
先在官今病故李王卽劉天緒係河南永平縣
人一向流住鳳陽府臨淮縣及滁州朱龍橋等
地方習學無爲教法自稱無爲教主當陽皇極
佛出度人進道鼓惑愚民向未事發有先存今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故吳鳳見得未到官楊山家不合藏有秘書內
稱有仙人在朱龍橋小戶人家萬曆三十一年
三月內吳鳳同楊山赴彼找訪三次不遇有彼
住在官王起係小戶人家講劉天緒度人進道
等語至本年九月內吳鳳仍到王起家得遇劉
天緒投拜進道念佛劉天緒妄造妖言稱天魔
下界天黑四十九日人民遭難無處逃躲你們
可持齋念佛我帶你入九陽關朱龍橋七里內
有退骨塘善男信女洗浴卽便脫骨成仙吳鳳

信從至三十二年來

京吳鳳見得陳門寡婦岳氏居住孤庄便于安住
遂引劉天緒至岳氏家向岳氏備說前情岳氏
被遇就不合信從用錢二十四文隨向劉天緒
叩四頭劉天緒將岳氏并先存今故男陳學名
字上了號紙劉天緒遂與岳氏姦住比名與在
官龍鳳王宗汪昇王起郭禮各不合與先存今
故史祥俱拜劉天緒爲師廣布妖言說劉天緒
大有神通轉相煽惑誘引在官崔文周鶴施文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
童景福各不合故違左道惑衆之人爲從者事
發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事例與同先存今故
楊仁蕭科各陸續投拜劉天緒會中進道時劉
天緒隨賜名并龍鳳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
法名俱以無字爲首冊籍存証每日聚集人衆
講經說法又募會中各出銅錢多至一二百文
少至三五十文不等買辦錢紙鏤錠香燭素食
等項于朔望日期鋪設道場令會中有多人同

來拜懺又造妖書印符未來開天冊天品簿等
項以此愚惑人衆劉天緒造妖詩一首云李君
登基平天年時逢天下刀鎗亂糠起守豪州
住天星下界扶江山手書紅紙上又僭稱吾是
當陽皇帝出世關地定奪乾坤你們果實意從
我可刺指血飲酒結盟名與龍鳳王宗汪昇王
起郭禮各不合依從與吳鳳同刺血飲酒訖本
年十月內制冊一本將名等各姓名開寫在內
通與岳氏收藏劉天緒又向名等說稱十一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初一日你等可隨吾上鍾山拜天若有豪氣冲
天便是時至若無豪氣你等不得扶吾延至十
一月初一日乘

陵上薊修打掃人雜本日午時分劉天緒帶同張名
與龍鳳王宗各有不合與吳鳳跟同劉天緒混
入上山至誌公說法臺前劉天緒在前念呪名
等四人在後拜天十二拜見山脚霧起遂下至
平地回看見天上白氣二道兩邊略帶黑氣中
有埂一道如天河樣自青龍山起直至江北有

一頓飯時纔散各稱自來未見此雲氣劉天緒遂指爲豪氣名與龍鳳互相稱說劉天緒果是真主時劉天緒見得名與龍等稱羨信服却就照原給各法名親寫欽賜勅封爵號各法名無熟封指揮因嫌小改封軍師王宗法名無蜂封定國公汪昇法名無降封護國叅將龍鳳封定國侯郭禮法名無霜封叅將王起法名無庫封保定侯吳鳳法名無蒿封護國保安侯崔文法名無採劉天緒說你相貌不好做不得大官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好做指揮遂封覺天指揮楊仁法名無箭封護國軍大元侯吳熊封平定伯傅保榮封豐城伯蕭科封護國將軍史祥法名無卷盧洪馬達李應登法名無實薛文學法名無岸俱封指揮說岳氏係觀音出世有佛有位岳氏爲男陳學求天緒封護國將軍國公各用紅紙劉天緒手書給與名等各不合收接又置有刀叉鉄尺鎗弓箭紅布罩甲勇巾貼金眉額等件各分藏在家遂倡言本月二十二日冬至日天魔下界廣有

魔兵亦作人形會中人各帶器械防身吾乃三佛出世自有天兵百龍相助又吾會中鳳陽等處約有兵二億三千等語本月十五日汪昇寄信往朱龍橋與王起說李王時至在廿三日舉事你可前來王起聽知領不在官妻子同傅保榮前來到

京有周鶴及施文薛文舉慮恐事洩于本月十九日暗到岳氏家內聲言事不好了誘出原冊一本燒燬岳氏并在官總甲陸子高見証劉天緒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四

與王宗吳鳳龍鳳并名等說約于本月二十二日晚于

神機營關王廟拜旗旗當自起二十三日冬至令節乘文武各官謁

陵就便謀殺各官燒燬

陵寢先令汪昇郭禮帶領人衆把守

朝陽門亂兵擁進劫搶各衙門倉庫放五城府縣各監獄囚傳令十三門知悉待鳳陽原日糾結餘黨至日分投搶掠扶劉天緒爲主龍鳳因與

操江府今首在官家丁陳繼學并江營教習張應登

神機營教習王承宗平素相識各精武藝遂向張應登說知誘二人入夥張應登頗有心機遂詐依允于本月廿一日密與陳繼學王承宗商議出首陳繼學王承宗遂將崔文拿獲搜出襪內手刀一把陳繼學持赴操江府出首王承宗張應登仍緊紮龍鳳等吳熊見事不諧即便生計從王承宗哄龍鳳寫服約一紙遷延以待官兵

丁精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操江府將陳繼學連刀送赴南京外守備衙門即蒙差舍人李文張默并軍牢等同陳繼學王承宗到

東華門外龍鳳家拿名與龍鳳崔文并龍鳳鉄叉一把又蒙令王承宗張應登隨同巡邏把總朱元志等到南倉巷王起家拿獲王起并紅紡紬天兵勇巾一頂紅布勇巾一件紅綠布箭袋二件花帶二條青布巾一個白絹帶一條大小白布袋三個執照一張封侯紅紙一張參將紙一

張妖書一本紙袋一個又隨同把總秦嘉謨雷鳴世等押同龍鳳等到花牌樓汪昇家拿獲劉天緒汪昇李應登傅保榮楊仁盧洪王宗吳鳳等八名吳熊亦相幫捉拿劉天緒等龍鳳認說亦是吾黨秦嘉謨等併將吳熊拿獲隨于汪昇家共搜出鉄刀十把弓五張大小經六部數珠一串硃砂一包紅布勇巾三個妖號紙一張合同路引七封一百單入天品簿籍一本白布袋兩個賜法名紅紙一張欽賜勅封護國將軍紅

丁精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紙一張印符紙一張妖詩一摺皇極收元寶卷一本課錢六文又白布袋一個又妖詩一本結義紅紙一張封號紅紙五張青殼簿一本未來開天冊一本朱元志押同名出雙橋門地方拿獲史祥周鶴于史祥家搜出紅罩甲刀鎗各一件周鶴家搜出執照四張紙袋四個又拿獲薛文舉薛文學施文秦嘉謨又同把總雷應元押同名拿獲馬達蕭科搜出紅布罩甲一件大小經十五本經袱一個柳褥兩個操江府中軍黃

道章又拿獲郭禮陳學于郭禮身上搜出鉄尺一根黃道章又拿獲汪昇內搜出紅布一疋長二丈二尺紅布罩甲二件燒毀紅布罩甲一件金額十九個紅段巾十一個紅布勇巾十二個路引七張勅封公侯伯指揮劄付十三張妖印勘合六張無字印一顆黃紙妖印符一包妖書一本觀音綿袱一方錦蟒大袂一方鉄尺一把有金吾前衛巡捕百戶張應舉又于史祥家內搜出鉄鎗一把腰刀一把紅衣一件并家丁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家宗首出龍鳳買免借約一張泰嘉謨等各將拿獲各犯并各名下搜出前贓開單一併解赴南京外守備衙門隨蒙外守備廳會同廠府部院研審各犯情繇糧捕廳張通判理刑廳介推官公同吊取劉天緒等到官研審招出前情具縣通詳各該衙門又該內守備會同外守備兵部操院科道衙門題奉

聖旨這妖犯結黨逆謀仰仗

天地

祖宗洪佑威靈內外各官同心戮力真犯旋即就擒既已會審的確脅從俱免究治便着法司擬罪正法理宜告謝具儀來行

留都根本重地近來法久弊生其禁約安撫事宜還着嚴行申飭務保無虞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該兵部移咨刑部覆奉

聖旨這妖犯情罪既稱招案人犯俱在彼中便行與南京法司招擬罪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司

該本司署印郭主事案呈本部會同河南司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郎中廣西司閻郎中吊取各犯會審間隨據應天府江防廳具文回稱天緒在監病故蒙將名等見在一千人犯隔別細審前情是的看得劉天緒偽造妖書肆設無爲之教妄吟逆句恣倡不道之詞塘名退骨誘人迷惑而入其網籠佛號當陽聳人信從而結爲羽翼謬謂乘時望氣僭稱拓地開天云構兵刃于旗于自起之日恍若讞言思犯

陵寢于天魔下界之期真成幻夢匪直動輒愚震驚

之念未免開奸雄觖望之端今雖病故猶當懸首

國門以警姦慝者也張名龍鳳王宗汪昇郭禮助
邪教以惑衆愚民布妖言而呼群引類既已登
法名于楮籍奈何受僞號之赫曦信狂謀于刺
血之餘播舛說于拜天之後誠釀亂之渠魁真
煽妖之巨猾所當斬首都衛以正

國法者也崔文周鶴施文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
保榮馬達吳熊薛文學童景福聽張名之誑誘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竟

呼天緒爲神通甘心念佛持齋希意度人進道
實係緇流黨附豈爲

聖世良民所當依律問遣遠斥邊瘴者也內吳熊不
出首于未事之先希狡脫于臨捕之際周鶴施
文薛文學先藏之名冊雖毀見獲之姓籍猶在
均難輕免岳氏以寡婦孤居名雖信佛情實圖
奸其子陳學已亡阿婦量從杖贖將名等分別
取問罪犯十七名呈王宗年三十六歲係府軍
右衛軍龍鳳年四十五歲係牧馬所軍汪昇年

三十三歲係羽林右衛軍王起年四十一歲係

滁州民郭禮年三十四歲係府軍衛軍崔文年

三十二歲係府軍右衛餘丁周鶴年五十一歲

係水軍左衛餘丁施文年五十二歲係戶部鈔

匠盧洪年二十二歲係牧馬所軍薛文學年四

十九歲薛文學年四十四歲俱留守右衛餘丁

李應登年四十八歲係興武衛軍傅保榮年二

十三歲係廣武衛餘丁馬達年三十六歲係金

吾左衛餘丁吳熊年三十八歲係金吾前衛餘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旦

丁童景福年四十三歲係牧馬所軍岳氏年四

十七歲係故軍陳表妻各招與張名招同三名

陳繼學年三十五歲係操江府家丁張應登年

三十二歲係操江府教習王承宗年三十八歲

係小營教習各供與張名招同謀除劉天緒僞

造妖書妖言今已故仍懸首外張名王宗龍鳳

汪昇王起郭禮俱依傳用妖言惑衆者律合斬

秋後處決崔文周鶴施文盧洪薛文學李應登

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學童景福岳氏俱依左

道亂正伴修善事煽惑人民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有

大誥減等崔文周鶴施文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童景福岳氏各杖一百徒三年盧洪李應登童景福俱充軍崔文周鶴薛文學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俱餘丁施文係匠岳氏係婦人各照律例崔文周鶴施文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童景福免其徒杖招送南京兵部定發邊遠充軍終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身拘妻僉解發遣審岳氏無力單衣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完日與供明陳繼學等各發寧家隨住張名龍鳳王宗汪昇王起郭禮係重刑監候請

旨照出重刑張名等充軍崔文等俱免紙岳氏民銀八分五厘追付本部山東司買紙公用又收贖鈔銀二錢二分五厘并追出張名等各家搜出鎗刀鉄尺鉄叉紅衣勇巾等項贓物各入官俱付湖廣司估變類解濟邊通取實收批迴收管

附卷其妖號妖言等紙冊俱貯庫備照其未到楊山有罪另行提結餘無照案查前事本年三月初五日奉本部送准刑部咨該本部覆題妖犯劉天緒等緣繇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等因奉

聖旨這妖黨謀犯

留都法紀當嚴着法司再查往例議擬來說隨該法司看得劉天緒等助張左道煽煽煽于

留都簫鼓白徒播妖氛于南服望雲氣而謬稱時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至詭天魔而僭謂當陽逆句懸想江山封號擅繇口吻匿同穴鼠無煩一族之加縛若孤雛實藉百靈之佑頃者元兇撲滅先計就擒已經南京刑部具招定罪分別

上請復奉

聖旨勅下法司再查往例覆議赫奕

聖威誠欲殲厥渠魁以安反側用重典以繩亂民也臣等備查往例先年妖犯趙一平等白蓮異教實繁有徒本部俱擬造妖言者律奉

聖旨是這妖逆惡犯趙一平等三名着剗尸梟示朱子高等三名斬首俱着便會官處決王會衡等依擬發遣發配內王衡苗清冠良相還着錦衣衛用頭號大枷于人烟湊集處枷號三個月滿日發落本內有名餘黨着該各撫按官問擬具奏其緝捕有功人員着該部卽與查覆優叙欽此據今劉天緒張名偽造妖書廣招逆黨倡無爲之教主畜不軌之狂謀罪實與往罪相同雖劉天緒已經病故均當剗尸梟首以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國憲者也龍鳳王宗汪昇王起郭禮妖言惑衆刺血盟天封拜擬于王侯名姓登于法錄均當斬首梟示以剪邪慝者也崔文周鶴施文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童景福販依蓮社惑志么麼期脫骨以成仙悔噬臍而何及均當枷號發遣以消奸黨者也岳氏孀居寡婦託言奉佛陰竇圖奸子陳學已亡阿婦姑從輕擬所當決杖收贖以警淫亂者也但臣竊思

金陵根本重地豈容奸人睥睨妄起戎心苟不肅正典刑奚以顯彰

天討伏乞

皇上勅下南京刑部將劉天緒張名二名剗尸梟首龍鳳等五名駢斬梟示會官押赴市曹立時處決餘犯着錦衣衛用頭號大枷枷號三個月滿日各從邊瘴發遣庶幾國法丕張奸萌永戢夷匪種而世無山憑澤嘯之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旨

國有莫枕安瀾之慶矣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奉聖旨是這逆惡妖犯劉天緒張名著剗尸梟首龍鳳等五名斬首梟示都卽時會官處決崔文等著錦衣衛用頭號大枷枷號三箇月滿日各從邊瘴發遣其餘依擬

留臺總憲員缺乞賜點補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
僉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
院事

題爲留臺總憲員缺懇乞

聖明早賜點補以重風紀以專責任事臣等竊惟南
京都察院設立都御史之官所以肅僚貞度提
綱挈領任至重也而佐之以僉都御史則又奉
有

特勅以提督操江而兼管巡江是以臣于履任之初

伏見都御史員缺卽具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請補後蒙

皇上將通政使沈子木陞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向未到任近接邸報則稱沈子木物故至今都
御史員缺臣署篆事今已三年考滿竊念職掌
江防者每歲例當巡歷地方巨攝署日久未能
躬視徧閱信地雖嘗道揚

皇上威靈督令各營各官兵晝夜聯絡巡邏伏委江
防同知官分頭點閱然而終有不能自安者蓋
以長江一帶延袤一千五百餘里之地遠濶險

阻事機隱伏兼之年來歲荒民窮邪萌易起
非一身履其地嚴爲防範切恐意外奸宄終難
測也若不及今補都御史之官則豈特臺端無
柄憲之長而巡歷江防者將待何時耶用是臣
敢冒昧具

請伏望

皇上軫念

留都爲根本之地總憲爲紀法之宗

勅下吏部速行推補庶使臺長不虛憲規振肅而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吏時勸者亦得自宣其力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奉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

擒獲妖黨乞正法并叙効勞官員兼陳善後要

領疏

時任提督標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刑部

題為妖黨屢佈妖言擒獲各犯伏乞

聖明正法以杜逆謀并酌叙効勞官員兼陳善後要

領事准刑部咨稱本部送刑科抄出南京刑部

署部事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 等題前

事奉

聖旨刑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審鞫妖黨

最宜詳慎果係真犯則有不可廢之法上足以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正

國憲而下足以除隱憂果係株連則有不可枉之

情下慮其失人心而上慮其虧

國體今南京刑部勘問妖黨一起供吐不一證據

未真南京法司有復會官覆勘之請無非慎重

刑獄至意相應俯從所請伏候

勅下南京九卿等官速行虛心會審要見出首人有

何實指造寫妖帖有何實跡或真或枉審鞫明

允據實前來奏覆庶議有定歸而事亦可完局

矣等因奉

聖旨是審鞫妖黨不厭詳慎還行與南京九卿衙門

從公會審的確來說毋縱母枉欽此欽遵備咨到

部隨查得南京兵部巡邏坐營官孔弘度先具

揭帖內稱為地方事卑職自正月初七日起屢

蒙本部令訪寫帖匿名反詞賊人卑職奉此日

夜焦思百計訪求每日差巡軍四出嚴緝于正

月十三日據巡軍金志文到職稟稱所貼反詞

聞知是李王餘黨寫貼卑職云李王餘黨已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矣

奉

旨免究不必再說若是李王餘黨所貼須是黨內有

人出首方可呈報衙門金志文說未見賞功告

示誰肯出首卑職隨于二月初六日同金志文

赴職方司衙內求發印信構賊牌一張交付志

文暗帶往彼勸諭衆黨來首于十四日有志文

同楊子定弟楊武到職手執首狀一紙內首伊

兄楊子定與李王在前行妖一節中間並不言

貼反詞緣緣卑職隨對楊武云李王衆黨一事

聖恩俱已免寃今各衙門所怪者因貼反詞非尋李
王餘黨又見其人言語含糊恐誤拿反致驚走
真賊莫若縱之去以安其心遂將原狀不受退
與楊武去訖乃諭金志文速喚楊珊到職職先
宣諭

聖上赦免洪恩你衆人免後不當又不省改此事人
必不多不過三二人若肯說出你父子便依先
得爲良民不致帶累多人不然被他人出首那
時悔之無及百般勸諭有楊珊聞叩頭稱謝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希筆寫首狀供出曹大遠等四名職隨稟請商
議以便擒捕蒙諭所供之人拘來一問如無干
釋放未遲卑職隨差把總朱元志等同軍牢黃
應元等先拿住曹大遠復拿住祝應葵隨發東
城令職與李兵馬同審問口詞當時並未動刑
據應葵供稱伊止貼神樂觀一處餘者須拿余
文才便知端的隨又差把總朱文元等同軍兵
家丁軍牢陳鑾等往常府街等處地方拿獲余
文才余文才亦送兵馬司問理尚未審畢今將

出首緣繇先行稟報候該城審的真僞再行具
稟等因在卷今奉前因隨移文南京九卿衙門
知會間隨經會審得南京兵部原疏內如吳子
良則云原未同謀如徐應科則云悔改見原如
史貴黃遷則因煽惑重擬然而煽惑一節已無
形跡可據若所稱匿名人犯則爲首者曹大遠
朱銑而爲從者祝應葵余文才其首匿名人則
楊珊并珊子子定臣等卽今拘齊曹大遠朱銑
次及祝應葵余文才逐一隔別鞫審仍復公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對証奈曹大遠等皆喊天鳴寃涕泣失聲隨鞫
楊珊果曾親見曹大遠等寫帖貼帖與否珊對
以不曾親見大遠等寫帖貼帖隨將楊子定鞫
云匿名犯人原係你們首發若不說明如何饒
得你們乃子定亦卽云委係不見大遠等寫帖
貼帖蓋屢鞫而楊珊父子屢對無異臣等復詰
謂此件事體關涉重大汝等既不親見寫帖貼
帖爲何當時出首乃楊珊父子並語塞無對及
至反復鞫問不已方纔吐云當軍士金志文陡

然拿住聽他言語利害心中嚇恐且見有構牌傳示賞格身因想念平日佛會中只有曹大遠等慣寫疏頭因此首他臣等復喚軍士金志文等細加審問乃志文稟稱彼時因見地方訛傳不一未免急于搜捕且訪得楊珊楊子定俱是佛會中人所以勸他出首臣等隨簡閱坐營官孔弘度初時揭內有更換首狀百般勸諭等語正與楊珊父子口供相符然後知珊等狀首曹大遠等寫帖匿名殆出于所勸而非其本心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臣等因看得匿名人犯在律自有正條謹查

大明律內匿名一款內惟連文書捉獲解官者方與定罪蓋

聖祖設律用意精深其于匿名人犯非不痛恨正恐不係連文書捉獲解官終有所在所以不肯輕坐也乃今曹大遠等既無筆跡可証而原首人楊珊父子又始終供稱不見寫帖貼帖止將所貼文書前去尋人勸諭出首至于影嚮揣摩任意供報殊無指實又將安所據而究治之乎臣

等再三思議合無依律免究庶幾下可以收拾人心上可以保全

國體而我

皇上恤刑好生之德廣布于天下矣奉

聖旨刑部知道隨該刑部看得律嚴匿名文書必在當時捉獲既以重奸宄之禁而猶有恐誣坐之寃今曹大遠等並無真正筆跡可據止以慣寫疏頭起疑乃巡軍金志文迫于搜捕之令而曲勸楊珊等遂有揣摩之詞宜曹大遠等之號寃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聖

而何據以定匿名之罪也依律免究議爲甚妥

既今南京刑部查勘明白具

題前來相應如議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刑部將曹大遠等免究釋放施行

行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水患乞點補臺臣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署都察院事

奏爲水患倍切時艱共濟苦乏差委懇乞

聖明軫念東南重困隱憂宜防速

賜點補臺臣以修實政以保無虞事臣竊惟南臺

額設御史三十餘人非徒以備員數侈觀美也

蓋每事各有責成則職司定而經營自容衆

合爲彈壓則紀綱肅而庀飭恒周如有一官不

具則一事不理一事不理則一弊旋生以故隨

事分職隨職服勞雖當無事之時必不可缺乃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臺

頃者留臺空虛至僅僅御史李雲鵠一員是可

不謂缺人事之極乎臣承乏以來所爲不遑殫

聒屢次諄諄以臺臣爲

請而伏候經年

俞旨未下惟時三十臣之責任久萃李雲鵠之一身

夙夜拮据不勝勞苦臣蓋戰戰慄慄方且以日

爲年豈謂今歲首夏二麥未收忽遭淫雨而江

淮潮水浩瀚異常自

留都以及大江之南田禾廬舍俱被淹沒居民鳥

驚獸竄挈家流亡其走避不及者或僵尸路隅

或浮骸水面卽今哀號震地慘不忍聞郊野荒

涼市肆間寂農商並困禾麥兩虛臣每日乘船

出城問之近郭父老白首稀見皆云近自萬曆

十五六七年遠自嘉靖七年四十年曾遭大水

未有高濶溥逼且奔湧突驟如今日者也然則

今日之事比之曩時所謂缺官廢事者其光景

真爲萬萬不同除臣等敬具水災脩省各公疏

併科臣金士衡併臣衙門御史李雲鵠及各撫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臺

按具疏請捐請賑仰祈

皇上浩蕩之恩不啻嬰兒之待哺于父母延頸以俟

外乃臣等所日夕憂惶而寢食俱廢者尤于地

方之防守撫馭爲兢兢焉蓋

都城之中民風雜沓卽以巡城御史五員分理尚

煩措置日不暇給加以洪水方割民間米石千

錢雖幸旦夕苟延而洶洶情狀每可錯愕此時

而倚辦一手一足之力使東支西吾此顧彼及

蓋實難矣至于屯田印馬之差如官軍衆多錢

糧煩瑣皆不可無專差嚴督以絕情竄乾沒之
弊者況今所在屯田且爲湖爲沼而請官交代
尚無其人將來誰爲經理何所仰給是不爲
深慮哉又如上江之差遠及池太等府下江之
差遠及蘇松等府中間延袤六百餘里遼濶險
阻素稱萑苻哨聚之淵而當此水潦飢荒民窮
思盜乃無一員巡察是明示之以玩而生其心
也臣謂今日缺人廢事視曩昔萬萬不同者以
此蓋昔廢缺猶云釀弊尚可補救目前今則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已燃眉豈須吏可以少待若不及今懇告

皇上萬一地方有事而罪臣不言臣將焉所適于戾
哉爲此冒昧具疏伏乞

皇上留神根本重地速賜

俞旨將吏部原擬定南道御史員數本章發下卽

勅除授兼程星夜前來赴任使臣差委有人得以共

圖治理隨處拊循彈壓庶東南可保無虞而

神京之擁護愈固矣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查照部咨代請屯災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奏爲查照部咨代

請屯災事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准南京戶部咨爲

異常水患懇恩超豁錢糧以甦萬姓事福建司

查呈奏本部送准總督糧儲咨稱據南京錦衣

衛旗手府軍江陰虎賁左等衛所各申稱准管

屯指揮張守約千百戶呂應元吳之屏等關呈

稱各屯田坐落滁州全椒上元江寧無爲和州

天長六合等州縣江濱等地方今年五月內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被洪水滔天盡將軍民房屋一槩淹沒田舍盡

爲江河老幼皆爲魚鱉間有少壯人丁緣木攀

樹望舟救活在外求生溺水淹死無數似此異

常大患人田兩空若不申請議豁錢糧從何辦

納伏乞轉達早賜超豁等因關呈到衛備申到

院查得各衛所每年如遇災傷申詳屯院御史

批行有司踏看奏

請改折仍具呈南京都察院移咨南京戶部行委

司官一員會同復勘今據各衛申報水災

第屯田御史見今員缺若不移咨本部轉咨南

京都察院代爲奏

請誠恐過期管屯員缺臨時征收糧米屯軍不便

辦納爲此合咨本部轉咨南京都察院煩爲查

照酌議代

奏施行等因到部送司稟稱奉批查行奉此案呈

到部合咨南京都察院煩爲查照酌議代爲奏

請施行等因到院准此臣等看得屯田災傷原係

屯馬御史呈堂咨部踏勘具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六

請但今屯馬差員一時偶缺已經臣等兩次具

題請官接管候

旨未下而南京戶部又以屯災勘覆

奏報總臣衙門之事咨文前來且臣又熟知屯田

災重若不及時代

奏有如南京戶部屆期仍據歲額徵收而枵腹之

伍惶惶無以應之然徐爲請勘則往返疑閣未

有不至愆期悞事非所以宣布

皇仁而安戢士伍也臣等反覆酌量似難推避爲此

除將各呈報被災屯田各坐地方照例委和州等州上元江寧等縣各掌印正官謝嵩李舒芳賈應龍李克大等會同各衛所管屯官員分頭前去踏勘併移咨南京戶部委官另行踏勘外理合代爲奏

請伏乞

勅下戶部查例轉行以便遵照復勘的確分別災傷

重輕具

奏施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乞照例勅修留臺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奏爲

留臺繕葺久曠憲治傾圯難支懇乞

聖明照例

勅修以重風紀事臣等竊惟古今締造未有久而不敝者所恃有人功在焉敝則新之故壯大隆吉而堂構永垂矧以

根本之都遵

勅賜之舊而得泄泄從事爲也南京都察院署在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辛

平門外自洪武迄今二百餘年其間風雨所飄搖蟻蝨所蠹蝕不知凡幾矣查惟萬曆十九年本院右僉都御史陳有年曾一移咨工部修理冊房庫房監房等處至于本院公堂及十三道公署則自初創以來未煩將作夫以二百餘年之營構而蔭茨甫加僅僅冊房等處固已無當于成虧之數矧嗣更一十八載併區區蔭茨輒復頽圯者哉臣比入署按視文書公座之旁忽爾橫梁墮下左右依然皆爲失色如此岌岌之

形固邇來所目擊若不及今早圖日後敝壞愈甚不但諸臣聽政無地竊慮鼎新之難當更十倍于今日也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奉

旨于太平門外內創業樣房二所分給都御史及副
僉都御史居之名曰都堂巷而東西兩廊又創
建官房分給十三道御史居之名曰御賜廊以
故凡遇修葺一體責成工部茲者廊巷諸房大
半坍塌鞠爲蔬場而臺員靡有寧處將使

祖意爲虛此豈不宜渙發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奎

德意併爲修葺者乎在昔魯僖營泮史克頌興說者

曰

國務所急民不怨勞也今以

留都豐鎬重地貞度肅寮屬之臺憲而院治以暨
賜宅乃俱頽敝莫支則夫及時修葺以飭綱維而

光

祖制當務之急莫先于此臣等用是不避煩瀆具疏

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南臺向來久缺修理慨然卽

賜俯允

勅下工部移咨南京工部速將都察院十三道及各

廊巷官房次第勘驗估計修理臣等無任悚息

候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奎

御史汪懷德病危代題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題爲病勢危急旦夕不保懇乞速賜代

題以冀生還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汪懷德呈

稱職去年十一月間在任患病曾經具呈懇

題蒙諭業已奉差須勉終事遵奉供職于今年六

月十七日始得交代扶病料理本冊諸務勞憊

不支前病加重勉強渡江行至滁州地方值有

家信報稱母病垂危職一聞知慌懼仆地嘔血

不止昏絕復醒前疾大作思難輿疾北行以達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奎

君命當經具呈哀懇代

請復蒙諭職沿途調理未許代

題奈職病勢轉劇呼吸不屬勢難久待萬不得已

自行陳請在途候

旨乃放復行具呈文齋投伏乞速賜代

題等因到院查得御史汪懷德去年十一月間因

患痰喘虛癆病症日久再三請求代

題隨諭令勉強供職至今差完得代起程赴京復

命不意行至滁州前症陡作復具病呈前來臣又諭

令沿途調理乃懷德量已病不能勝自行具

奏見在候

旨復又差役具呈到臣臣以此知懷德病非假託况

滁州地方尚在境內揆之事勢似不容已乃敢

代爲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合無容令本官回籍調理痊可之日

赴部聽補則本官感戴

皇上天地高厚之恩當沒齒不忘矣臣無任悚息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宿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查叅江防溺職疏

時任提督標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題爲江防溺職阿奉道臣差船擅離違犯鹽禁謹

核實查叅以正法紀事竊照長江千里控扼東南一路險阻迢遙奸宄盜賊易于竊發惟是防守緊要庶免不虞以故備餉各兵備船分管分哨分信綦布森列絡繹巡邏猶恐中無統紀每營設立守備官一員令其一營之內周巡會哨仍立哨單哨簿填寫各哨信地水兵船隻每月每日不缺並無差遣迎送等因迨于按月按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五

送臣查驗又慮守備官容有虛應故事設江防同知奉

旨不許別委署印專于沿江點開督催守備等官會哨其慎重江防規條周密如此蓋載在

令甲而向來一體遵行者也乃倏于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有緝事員役方于海等密切到臣稟稱有安慶營守備楊忠等官私差兵船送道臣胡璣到高郵州裝載私鹽又有九江南河嘴守備李餘慶等官亦將兵船私送道臣到司高郵州裝

載私鹽等語臣竊念職掌攸關豈容時刻怠緩

隨即牌行徽寧兵備副使劉會及安慶府署江防事推官黃鳴喬又牌行九江兵備副使余焄及九江府江防同知陳師孔各令查報臣猶恐奉查官員中間不無容隱另容差人役隔別細訪問適接邸報該直隸巡鹽御史彭端吾一本爲不職方面違制通販私鹽謹據贓糾參以飭鹽法事內所奏道臣胡璣鹽船六隻內有兵船二隻其一隻係安慶營差送又二隻係九江南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五

湖嘴營差送正與臣緝事員役所報併復查相同其一切有罪員役容臣另行依律究招所有江防同知併守備官法難輕縱除道臣胡璣見被叅販私鹽已經奉

旨併安慶府帶管江防通判韋士召安慶營守備楊忠俱另各被叅外叅看得九江府江防同知陳思孔職雖專于點開即使私販事體未露猶當于點開之時預爲覺察乃船數久缺事犯千里之外而匿不以聞職守之謂何此一臣者所當

罰俸以示懲創者也南湖嘴營守備李餘慶職
既專于會哨即使哨官私送船隻尚當于會哨
時嚴加督責乃船自己遺離信四月之久而漫
不介意禦備之謂何此一臣者所當照守備職
銜降調以示剝懲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同知陳
思孔罰治守備李餘慶降調庶臣工益知儆勵
而江防賴以嚴肅矣臣無任專望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率

聖旨該部知道

六年考滿給繇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奏為給繇事臣見年六十七歲浙江嘉興府嘉善
縣人繇隆慶五年進士萬曆二年三月內除授
應天府句容縣知縣八年內奉文行取到部選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九年內丁父憂服闋十四
年內起文行至中途患病該准揚撫按衙門勘
實代

題本年三月內奉

旨回籍調理十七年內起文行至常州府無錫縣地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亥

方痰火復發具

疏乞休該吏部照例覆題奉

旨致仕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十

九年內該部院會薦起補江西道監察御史聞

報間隨于二十年五月內丁繼母憂在籍守制

服闋二十六年六月內蒙

恩起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臣具

疏懇辭未蒙

俞允臣隨即到任至三十一年四月內陞南京太常

寺少卿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內改南京鴻臚寺卿扣至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止連閏共實歷正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給繇赴都間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奉例不敢擅離卽兼程前赴南京都察院于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訖扣至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止通前連閏共實歷正四品俸七十二個月六年考滿例應給繇緣臣係領

丁酉墓公遺集

卷之一

三

勅官員未敢擅離職守乞

勅吏部查議合無容臣給繇赴

京別

賜定奪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目錄

奏疏

催補留都大僚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徵錢僱募總甲以甦軍民重困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

察院事

考選軍職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部事

再瀝自陳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嚴禁武弁驛擾議催柴直銀兩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

部事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乞免紀錄獎賑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留都錢法大壞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引年乞休致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年終舉劾武職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部事

船政催徵不宜兼攝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部事

再乞休致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歲終類報功次序錄文武職官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右僉都御史

四品九年給繇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保留府佐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循例薦舉方面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循例薦舉有司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循例舉劾武職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二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奏疏

催補留都大僚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奏爲

留都重地需材大僚推補宜懇乞

聖明速簡老成以襄庶政以隆根本事臣竊謂太平

之世斷非一士所能助勦故自古

國家莫不以得人爲要蓋必人人各竭其誠惻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一

後事功奮起民物雍熙治之所以臻上理也

留都各衙門向來缺官往往借資攝篆久之而缺

者愈甚卽攝者亦苦于無人遂致吏部移咨每

爲掣肘卽如臣之一身履任幾年以來初以總

憲之缺該攝堂篆旣而刑部大理相次兼攝矣

今大理刑部方得弛擔而兵部之缺又咨及臣

以樞鈐重寄再三堅辭乃吏部集見在九卿科

道會議僉云各部俱有攝篆無可推諉臣不得

已姑勉力趨事專候部臣旦夕且至臣卽請代

之臣因念

留都大小九卿既有定員原非虛設緣額授事隨

職効勞未聞此可久缺而彼可久代者雖在臣

等承乏署篆自當盡瘁拮据而本衙門政理仍

恐因之妨悞頃者仰賴

皇上陸續稍補不復如曩日晨星然而員缺尚多則

廢事之虞終不能免况臣以非才備員臺職用

是不憚賡聒具疏懇

請伏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二

皇上俯念

留都係根本之地大僚非可缺之員

勅下吏部將已補者速催前來赴任未補者速行推

補庶幾分職有人衆務畢舉而臣等竊位地方

愚心亦可少安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

徵錢僱募總甲以甦軍民重困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

察院事

題爲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

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

臣于萬曆三十四年間奉

命蒞任操江兼署堂印隨據南京五城居民李自新

劉鳴曉等將前事呈稱地方編派總甲火夫等

役勢所不免但

留都地廣人多編派清查更難向來優免房號雖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以萬曆十四年海都御史題

請簡可照繁冊爲準其衙門差役雖以萬曆十六

年兵部都察院題

請地方夫差冊爲準總屬兵馬衙門人役在于民

間私自科派私僱總甲非當官僱募也乃行法

既久諸弊叢生其私僱總甲本身既已冒濫工

食且又通同吏胥夤緣爲奸諸凡賣富差貧改

移定限兼之飛差四出虛增卯酉又或遇火盜

人命等事乃私僱總甲仍報排門正身總甲出

官無論正身家道或貧與富輒使一混牽累拘

縻歲月破家亡身而正身總甲受禍慘毒不可

勝言矣先年居民張文學等呈請舉行徵錢僱

募之法蒙海都御史劄付巡視王御史等查議

彼時下情未能一一上達而海都御史止將五

城濫差夫役題

請禁革其徵錢僱募事體尚在中止後蒙都察院

辛都御史奉

旨題覆內云南京王御史等比例徵銀僱募似應依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四

擬乃稱查審衆情一時尚未徧協合候移咨南

京都察院再行五城御史虛心酌議如果召募

可行人心共願則將徵收優免及一切應行事

宜議處停當具

題等因到院奈向來猶未行城覆查以致大小軍

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湯火之中仰望救援莫

如僱募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呈等語臣

等以爲事干通都未可輕舉至三十五六七等

年除各籍紳屢次具揭請行僱募外其五城居

民又屢次連名累牘訴告往往有泣下者且云
催募之事問之富人則富人願做問之貧人則
貧人願做通都大小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
舉行臣又謂外府州縣舉行條編尚有田地山
塘男丁女口冊籍可查若南京十三門內外人
家幾十餘萬臣等雖曾效法先臣王守仁編派
十家排門牌冊以爲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間門
面似無滲漏然而竟無各家貧富等第冊籍則
官府何從憑據議編催募乃有居民劉鳴曉李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五

自新康恩等稟稱身等向來私催總甲原有出
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願將三十六年分
一年之內各城各舖大小貧富人家各出錢數
公同會衆各舖寫冊一本名爲五城舖冊送官
以備查考夫公同寫冊既不敢減少又誰肯寫
多官府得此實有憑據庶幾可以行事蓋身等
所慮不在出錢特以錢不經官收支難免飛差
橫禍大小人家日夕憂惶故欲將額定錢數納
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耳不幾日五城舖冊約

千餘本居民劉鳴曉李自新等公同各本城大
小貧富人家一齊送至臣處又各舖冊一本分
頭呈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史曾陳易蔣貴傳
宗阜王霖王萬祚公同到于臣處稱說通都百
姓纔說舖冊遂翕然抄寫一齊送至公庭且求
早賜行事屬往處履云李履身當半履催募之
說必爲從中陰欲阻撓者所誤斷非出于小民
之口矣假令不與舉行召募非但先臣海瑞題
覆內云再行南京虛心酌議一節終屬未完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六

大小百姓屢屢成群泣訴度量事勢畢竟不肯
停止所當亟爲俯從臣乃將各城所遞舖冊分
開日子每舖點出公正人役并貧人富人共三
四人先期約定某舖某日到于都察院當臣之
面稽查舖冊內人戶有無房屋門面隱漏并相
應優免人數及細問三十六年分冊上所開出
錢之數虛實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舖較量時
爲增減停妥似此稽查甫畢隨將各城原遞舖
冊并臣面審情節一併書寫在冊割付各城御

史令各到于會同館覆查前項有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井有不願出錢各情臣又先期徧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間所遞舖冊本院雖已面審一番仍恐中間尚有未盡事宜復令五城御史在于會同館復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納者許到會同館當官告明本院卽爲俯從免派役錢乃五城御史復查完日並無有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井不願納錢者臣等猶不敢自信乃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于會同館號集遠近人民千餘人惟時九卿及科臣親問納錢催募之法便民與否乃令口稱便又將百姓之中最貧者直令上前問其納錢催募便民與否亦令口稱便諸臣又各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催募又回云身等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列未免輪當正身總甲與富家一同受累且身等受累之日光身到官旣已無錢使用而妻兒在家飯食缺少又無人照

管其情更苦以故情願額定納錢用畝安靜等語臣又對五城御史云催募之事從來未曾舉行且南都地廣人衆中間容有咨訪不到未可信爲停妥乃各御史又將會同館各所查各舖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躬親至于其家細訪端的因而沿途徧閱民情稍覺可憐者無不從寬派錢臣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各錢數舖冊復令書算手會集一處督令細算五城見該出錢總數隨卽模倣前任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八

准簡可照繁冊併地方夫差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總甲火夫併當更夫活潑上陵等項燈夫併各公用家伙器皿各該出錢總數較之前項所定舖錢尚有盈餘隨即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舖所派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使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嫌弊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舖寫長單一張徧示大小人民臣又喚集五城原呈父老諸人到院問云徵錢催募

一節應否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僱募則衙門人役既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體俱是僱募總甲自行承當別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即使比照三十六年分私僱等項錢數編派身等亦自甘心況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僱錢數內家家戶戶查據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于民懇乞早賜舉行等語臣于是乃喚集書算手到于公衙將各舖減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繇票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于都察院將繇票親領完畢遂于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曾陳易蔣貴傳宗臯王萬祚容大德相約開櫃各收夏季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繇票踴躍爭先納錢如市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種支銷明立文案用備稽查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體行事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爲伸縮或將房屋拆卸與新增之房相爲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時會同

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算登時聲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卽前原呈內所稱人命貽害地方最苦一節已今嚴革夥詐牽累捏詞代告各衙門諸弊臣猶設處于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造檢驗廳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爲照爲政固在于安民而安民莫要于除害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簡可照繁冊并地方大差冊向雖遵奉通行俱屬兵馬衙門人役私派私僱况有地方人民寬廣縱有飛差賣放連累正身等害其何能除乃今額徵房錢在官僱募併人命不許夥詐頓使前害一朝革去則既可以下慰通都仰望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議處停當具題公案從此可以歸結矣緣係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理理合據實具題庶便遵奉刊刻書冊歲查收支登報循環永遠

舉行爲此具本專差千戶朱世科賁捧謹具題
知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該部院知道

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考選軍政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部事

奏爲考選軍政官員事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兵部咨武選清吏司案呈卷查萬曆三十

二年十二月內該部題前事內開兩京衛所

及在外各都司衛所軍政官員五年一次考選

本部先行具

題通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并親軍衛所各處撫按

等官轉行所屬都司衛所各將應該考選官員

預先訪察兩京五府所屬衛分從五府掌印官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錦衣衛從本衛掌印官旗手親軍衛分從本部

驗軍委官及巡視

皇城科道部屬官在外從三司掌印并分守分巡官

各用心博采賢否實跡填註考語各造揭帖密

切封送該考衙門在內聽本部并南京兵部會

同各府掌印官錦衣衛各所會同本衛掌印正

官在外衛所聽撫按官附郭者公同鎮守總兵

三司掌印官不在附郭并遠在邊方者公同鎮

守總兵三司分巡分守官各秉至公嚴加考選

每衛定掌印官一員佐貳官二員衛鎮撫一員如無衛鎮撫將相應千戶署掌每所正副千戶各一員所鎮撫一員百戶十員其在京錦衣衛各所千百戶係不時上直等項不拘員數騰驤等四衛重在養馬舊設軍政指揮五員掌印一員僉書四員府軍前衛所屬二十五所每五所指揮二員衛鎮撫二員通州衛路當衝要又兼上直亦設軍政指揮五員掌印一員佐貳四員衛鎮撫二員每所千戶三員所鎮撫并百戶隨

印照數定選俱不許增損其該考選軍政官員果係公勤幹濟撫恤軍士才識可取政務不廢者照舊存留若有職業不修剝削害軍及罷軟無爲年六十以上者卽爲黜退就于多餘見任并帶俸官員內選補如果本衛缺官方許別衛多餘官內調補中間有年雖六十以上精力未衰公勤服衆者亦聽存留其考定官員俱要專一在任掌印管事非有緊急軍情不許擅差在京者免其上直巡操若係在營隨差之數卽令

替回除馬政係掌印帶管外其餘如屯田領班操備巡鹽捕盜管局運糧備倭等項官員一體考選量才委用前項雜差官員在任之日許令公座僉書一事文案不許干預其他軍政此外跟隨鎮守守備等官大小軍職不許營求軍政考選已定者亦不許營求跟隨有妨軍政考選以後軍政有缺本衛有官照例本部及南京兵部撫按衙門會同選補如無相應官員奏行本部銓補考選之期敢有營求權要囑託者就便

指名黜退永不許管軍管事考選官員及不預選之人敢有羅織生事或自己出名或主使刁潑之徒投詞告害者悉照舊例從兩京兵部并撫按衙門叅奏問罪不分軍官俱調發邊衛帶俸差操考選畢日將考選過官員職名造冊奏繳并青冊一本送部稽考又查得萬曆十三年八月內續該本部題稱將官考選除九邊并各省查腹裏俱照舊例行令總督撫按官擇其貪殘庸懦老疾等項具奏議斥無容別議外惟京

管將官免其考察一節仍當酌議查得萬曆七年該巡視京營科道官帥蘭等

題議要將各省直大小將領每遇五年俱聽本部

考選該本部具

題申明考選未盡事宜將京營將官一併考選俱

奉

欽依欽遵外十一年內續該巡視科道官傅來鵬等

題議京營將官免其考察仍聽閱視巡視照例舉

劾雖經本部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五

准在卷臣等忝酌事體京營考察似有不容遽廢者

蓋京營各官雖有年終巡視舉劾三年大劾考

較然皆拘于定數其中不肖漏網者難保必無

且巡視大閱止據該年見在官員查覆未將五

年以內各官通行考察致使責緣鑽刺之徒得

以倖免非所以儆官邪而肅法紀也查得文職

官員雖有撫按復

命論劾及不時查叅然三年大察仍照例舉行未嘗

以彼廢此今邊腹將領亦有閱視及督撫巡按

巡關復

命等項舉劾五年考選之期總督撫按仍行具奏議

點乃京營各官獨以巡視大閱議免似非公平

之法所據京營考選仍應議復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行令戎政衙門并巡視京營科道官查照

萬曆八年考選事例將五年以內京營各將官

履歷賢否查訪的確作速備造五花文冊送部

會同總協大臣泰詳去留上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六

請定奪考選之後如有遺奸內而兩京五府京營

巡捕外而省直九邊不拘大小將領但係管軍

管事自坐營守備提調把總操守備禦以上人

員仍查照文職事例并聽兩京科道官糾拾容

臣等覆

請點革等因題奉

聖旨是京營各官考選既難議免着一體行欽此又

查萬曆十四年三月內該本部

題為酌議緊要事宜以清積弊以肅邦政事條議

內一欵照得本衛所指揮千百戶有掌印僉書
管屯雜差在衛管理軍政者有號頭中軍千把
總在營管理操備者但營推號頭等官每遇考
選在各衛既以營官開除在該營又以不係部
推兩相影射獨逃考察設有剝軍不肖之甚者
何以示儆以後考選年分仍應將號頭等官附
入京營將官之後一體考察等因已經

題奉

欽依俱各欽遵通行在案今照萬曆三十八年例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五年考選之期相應覆

請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兩京衛所及在外各都司

衛所軍政官員五年一次考選係

累朝成憲其京營各將領號頭等官既經

題有定例亦當一體考察今該司查照萬曆三十

三年考選軍政事例呈要舉行相應依擬題

請令候

命下通行兩京五軍都督府戎政衙門巡視京營科

道錦衣衛騰驤等四衛及南京兵部并親軍衛

所各處撫按等衙門各轉行所屬都司衛所通
將前項應該考選官員預先訪察博采賢否填
註考語密切封送該考衙門悉照前項舊例秉
公考選畢日將考選過官員職名造冊送部稽
考以憑會同叅詳去留上

請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少保本
部尚書李化龍等具

題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備咨到部送司奉此案查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八

靖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本部送准兵部

咨為議處貼黃事宜以便清理事內開如遇下

次考選各衛所除造賢否冊外仍將原調去別

衛所官若干員逐一開具來歷脚色送武選司

收查除該衛見任官員堪留者照舊其餘員缺

先儘一衛雜差營操各項官并原調別衛所不

拘襲過幾輩盡數掣回從公選補其官少事簡

衛分千百戶印信許令帶管指揮以上掌印僉

書如果缺少方許於官多衛分量調一二員管

事仍于原衛襲替通行所屬衛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欽遵在卷今奉送准前因除京營將官該本部職方司另行呈堂考察具

奏外所有各該衛所官員俱經照例通行南京中軍都督等府并錦衣衛及本部驗軍委官巡視皇城科道部屬等官詢訪賢否實跡填註考語各造揭帖密切封完送司案呈到部隨該臣等會同南京中軍都督等府掌府事懷遠侯常胤緒等將南京各衛所額設應選官員及會南京錦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九

衛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楊元將本衛鎮撫千百戶等官通于本部當堂從公逐一考選除見任各官能修職業才識可取及有年近六十精力未衰公勤服衆者照舊存留外其老弱罷軟懶惰貪尅耽酒不謹等項俱各黜退差操其定選員缺查照舊額江淮濟川二衛惟管船一事止選掌印僉書指揮各一員其餘每衛定選掌印指揮一員帶管馬政僉書指揮二員協同管事該衛屯糧多者專選管屯指揮一員少者僉書

指揮帶管其造撥二廠把總先該本部題

准裁革改作江淮濟川馬船廠行令二衛掌印官兼攝把總事務其各衛所千戶定選掌印一員僉書一員惟錦衣衛所僉書千戶軍少事簡者掌印官兼攝各衛所百戶員數不同悉照所事繁簡以爲定選多寡其選用官員除

孝陵錦衣二衛不得通融選調外其餘先儘本衛次及別衛凡帶俸不預僉書及爲事年久能改過自新者一體選用如果衛無指揮使可銓用者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則于指揮同知僉事內選補各所無正千戶可銓用者則于副千戶內選補及洪武永樂年間額設管軍百戶俱照先年題奉

欽依內事理一體考選總見任存留并新選補過軍政指揮鎮撫千百戶等官劉芳遠等一千八百四十二員見任存留牟天祐等八百九十九員新選補過劉芳遠等九百四十三員合候

命下之日行令一體到任管事其考退指揮鎮撫千百戶等官徐澄等二百二十八員內老疾者令

替職其餘俱送改發差操照舊許令公座不許
干預軍政除原不預僉書自有差占者各仍舊
管理不開外今將選過軍政及考退官員職名
數目理合開坐造冊具本專差千戶王政純齎
捧進繳謹

題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主

再瀝自陳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奏爲遵例自陳未蒙

宸斷謹再瀝情乞

賜罷斥以重

計典事臣于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奉例具

疏自陳不職伏候

明旨迄今未下臣竊以人臣之身惟上所使則臣于

今日但當勉効在公安心靜聽何敢復有煩聒

然而臣猶私念凡百辟居官得以從容展布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主

恃此心力爲之運然後尸素無慙曠瘵可追况

乎風紀之司表率庶尹江務之重鎖鑰

留都尤當審已度德而後處者乃臣反躬循省略

無善狀惟積愆尤固已自朝至暮惴惴其栗不

敢自寬而且病證轉加僵卧床蓐癰毒橫潰痛

楚難堪呻吟不遑何以任事以故臣心臣力兩

者交窮而猶日復一日空糜祿位久悞地方則

臣之罪與臣之病有宛轉循環而不可解者是

用三彈瑣瀆披瀝血誠再疏哀懇

皇上速發臣章

勅下吏部

蚤賜罷斥別選賢能前來居任庶乎

計典稱公江務有寄不惟愚臣積愆少弭而犬馬

微軀亦得少延視息其頂戴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無窮極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具奏四月初七日

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聖旨吏部知道

嚴禁武弁騷擾議催柴直銀兩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

事部

題為懇乞嚴究騷擾武弁議催柴直銀兩以申

明禁以重

頒祿事臣于本年四月初九日閱邸報見浙江巡撫

高舉一本武弁藉差遣牌騷擾驛遞橫肆無忌

謹據實奏處以肅法紀以甦疲困事臣因自念

本職原以贊襄

留憲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勅防江去歲偶爾暫攝兵樞迄今尚未交代則一切

事體皆臣職掌豈容少忽隨查得

朝廷優恤南京大小官員額派柴薪直堂銀兩其賦

取各省直地方自臣未署篆時從來差官各處

催取殆非一日今姑以萬曆三十七八年所差

官言之如指揮梁心恒往浙江江南經歷康惟

志往江西江北經歷閔諫往湖廣皆三十七年

事也指揮蔡萬春往浙江指揮謝光緒往直隸

應天淮揚指揮陳廷謨往湖廣指揮錢應乾往

江西皆三十八年事也然其間大抵皆奉法往來未見騷擾之事不意梁心恒等俱肆騷擾有如浙江撫臣所奏臣一聞之不勝駭愕下勝痛恨所幸既已發覺惟旦夕靜候

明旨究治臣復何容置喙然臣復思之騷擾誠不可縱而柴直銀兩尤勢不容緩亦安得不爲區處催徵以致逋欠之愈多乎臣因備查得杭州等府海寧等縣共二十四州縣每年各原派若干各已完已解過若干未完未解若干通共未解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重

銀三萬二千二百四十五兩夫以前每年拖欠卽一省各府州縣且有二萬三千餘兩若不行催竊恐起釐不前而各官每季支領柴直其將從何出辦然差官至于各府州縣又恐復致騷擾則催解之法及今正當議處者也臣隨看得本年三月十九日浙江杭州府奉布政司并驛傳道奉撫按兩院憲牌批差甲首邵山并湖州府差人陳山將指揮梁心恒解到本部其申文內稱浙江巡撫高率會同巡按御史鄭繼芳議

得合屬拖欠南京兵部柴直銀兩以後或移文來催或差官到司催領亦是可辦等語臣隨與本部司屬商議無如浙江撫按臣所論差官到司一節蓋每年差官徑至布政司守催則免遍至各府州縣以滋騷擾之端而布政司凡遇本部差官一到卽令人依期公同起解不得背違新規又免逐年各府州縣仍襲拖欠之弊法之簡便莫良于此臣故因奏處武弁騷擾并議及催解之法具疏上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重

請伏乞

勅下部院將臣之疏并浙江撫臣所奏武弁騷擾之疏一併議覆仍將前所云催取柴直銀兩簡便之法行臣轉行各額派地方遵守施行庶橫弁知懲而群僚沾德真爲兩全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隨經兵部題覆候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蔡萬春等着南京刑部提問柴薪直堂銀數欠

多州縣着兵部叅處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乞免紀錄獎賑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奏爲浙撫類題獎賑微臣虛冒懷慚謹據實直陳
施捨始末事宜以明不欺以免紀錄表揚事臣
于今年四月內接得浙江巡撫高舉來書內有
欲爲臣類題旌賑之說臣卽移書往浙苦求停
止乃得疏揭回報則浙撫前書來時其疏已發
而後與臣言之也臣細讀疏揭除各縉紳等捐
賑有跡可據各實相當者所應表揚外乃臣亦
得厠名其間謂臣施米五萬有奇併及前此萬
曆十六年賑銀二萬臣不勝且駭且慙天下固
有無其實而有其名如此者乎臣往歲因病
請告致仕荷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天

恩允家居與一二朋輩朝夕切劘每以古人萬物一
體學脉爲證故于鄉里中見貧苦無告者聊爲
照管自以爲吾人日用本領工夫不獨今年爲
然至于萬曆十六年十八年俱值大荒臣又于
里中稍加勤卹彼時浙江撫臣滕伯輪遂欲爲
臣題旌臣甫聞之卽將至省城面陳已志幸而

伯輪信臣真切竟不上疏嗣後萬曆三十六年
東甯復遭大水而臣鄉尤甚彼時臣承乏操江
復令侄光祿寺署丞丁鉉督率家人代爲存視
里中饑貧前後二次施捨每日早晚陸續給與
不問何人不記何時原未有簿籍細細登記但
以臣家每歲所積之穀出而賑給焉得有此米
五萬銀二萬之多迺出旌建之上耶切念臣向
來隨緣施捨所謂升斗之水全活幾何止因饑
渴之民易爲見德以聲傳聲以耳語耳遂不覺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百可爲千千可爲萬而撫院意在激勵世風急
欲令人慕義則但據見在文移何忍輕爲減少
顧臣一念良知炯炯內照其銀米分毫顆粒有
不容自欺者臣伏念生平學務空談鮮敦實行
罪過叢積材品皆出衆人之下而乃雁行九列
受享逾涯方且孜孜省改圖補將來以謝閭里
尚愧未能今以隨緣些須佈施未嘗以銀一兩
米一石明白稱銖較斛輸納有司衙門比之他
人捐助有跡可據脂合獎格者大不相同乃因

鄉人一時感激揣摩之語公然冒此美名臣獨
何心甘自瞞昧若是且古人之學貴于實過其
名政謂名爲造物所忌恐恐然思欲逃而避之
卽今所報賑數未免名過其實毋論

皇章不可逭卽鬼神其肯容乎但臣此意當撫臣未
題之前而必得停阻庶幾渾融不露今其疏已
上矣言之則有巧于取名之嫌而不言則又頃刻
不容置念爲此萬不得已抱罪具疏

上懇伏乞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皇上卽發臣疏下部

勅將臣姓名開除免賜紀錄表揚庶幾虛冒可白臣
心少安臣無任惶恐激切祈禱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捐賑例宜旌錄丁賓陳奏懇切准辭免該部知
道

留都錢法大壞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奏爲

留都錢法大壞奸民玩禁逾囂懇乞

聖旨沛發明詔以祛敝蠹以肅紀綱事臣查得

大明律內錢法一款又私鑄銅錢一款本以制錢流布民間爲利甚廣而私自治鑄者處以重刑毫髮不容犯禁此法紀所以常振上下所以相安也乃

留都六七年來私鑄徧滿銅價日騰臣等詢之工

部又云新舊事例異同開鑄未免窒碍以致官

錢漸少然而官錢既少則兌換不敷私鑄逾難

爲禁頃南京福建道御史王萬祚通錢法一疏誠爲時務之最急者而該部已經

題覆祇因候

旨未下原任應天府尹今陞南京通政使陸長庚日夜勞心焦思求所以救時弊中

國法每愁無處下手曾語臣以應天府舊例得以鑄錢隨即起爐開鑄至八月二十八日出示五

城賣錢鋪戶赴府領允所立禁約逐款列有次序但官錢一出私錢自難與之比價勢不得不爲低昂而宿習相沿愚民未曉且鋪行倚恃新禁一時增價驟高更有私鑄奸徒竊伏

都城陰欲阻撓官法以遂已私而藉口貿易之不便者延至九月初二日買者與賣者遂爾爭嚷開動彼時道路經過及遠近聞知皆來聚觀漸漸人衆偶遇陸通政拜客還過中城兵馬司地方蔣都司家處因見街民聚集遂寫牌傳示云

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官錢鑄數未充姑許從便交易惟時臣因往拜陸通政會遇仍諭衆云本府行錢禁約原有不遠革私錢聽民擇便等語你們自是愚蒙不悟我今明白開示你們毋再爭競其中略有知覺者一聞臣言先自退去惟一種市井無賴併酌酒棍徒冥頑無知者臣令中軍京營官傳諭拿治盡皆陸續走散詎臣與陸通政各歸至衙門臣又聞鎮淮橋單牌樓系市巷筴橋油鋪鮑震程等磨坊酒坊屠元寵黃芳等皆被搶奪隨行

五城各巡視御史凡原告詞有實跡者嚴加究治以正法紀外臣伏自念生平賦稟庸愚知識淺陋自筮仕旬容爲令以至叨冒今官每當臨民妄欲先行教化而後加以刑罰竟不知慈愛之過易流于姑息卽今私鑄無忌雖繇少鑄官錢實係臣禁戢不早至于開動臣罪安所辭也方且晨夕戰兢再三申警而尤念錢法積蠹時勢窮極不敢隱忍滋罪爲此具疏

上陳伏乞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書

皇上簡部覆御史王萬祚原疏發下該部一面聽南京工部會同各衙門將陸通政舉行錢法之事齊心計議作速廣鑄官錢以濟民間急用其私鑄弊端務要嚴行杜絕更乞將臣

亟賜罷斥以爲不能彈壓地方者之戒併

速簡精明才望者前來代居臣任庶幾錢法可復

地方無虞矣臣曷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

日奉

聖旨錢法乃國用所關如何奸民私鑄輒敢公行且違禁搶掠好生玩法着嚴行究治其官錢仍計議廣鑄以濟急用丁賓着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書

引年乞休致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奏爲衰庸叨冒遵例引年懇乞

聖恩准令休致以全晚節事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凡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

仕欽此竊惟臣性稟迂疎學術淺陋幸而遭際

盛明叨中隆慶五年進士初任句容縣令蒙取選授

御史

請告家居至萬曆二十六年仍復蒙

恩起陞歷任以至今官而犬馬之齒不覺已踰七十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五

矣區區寸心非不欲勉力馳驅益將康濟事功

究于末路奈何桑榆景迫精神力量種種消磨

况臣夙染肺病每患多痰近復傷脾以致腸紅

屢發元氣日益虧損臣故夙夜戰兢方恐昏聩

之餘一切政幾照管稍有不及因而又悞公事

乃

明例所許致仕臣年適與相符若不乘此仰籲

天恩俯賜丘壑則曠瘼之罪愈大而跼蹐之情愈深

是臣義之所不敢出也用是披瀝苦情伏乞

聖明矜臣衰老照例容臣休致速簡英賢代居臣任

庶幾微臣晚節獲全

聖恩終始備篤而臣且得與田夫野叟歌咏太平頌

祝

聖壽于無疆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具奏奉

聖旨丁賓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五

年終舉劾武職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部事

題爲敷陳愚見以裨營務以固重地事職方車駕

司案呈查得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前事內開

題奉

欽依自隆慶三年爲始查照京營事規添設巡視科

道各一員每年終將南京各營坐營等官公同

南京兵部從公舉劾等因又奉本部送准兵部

咨爲舊京軍貧法弊懇乞

天恩早賜設處以永保治安事該先任本部尚書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遵奏將南京巡邏把衛總及黃馬快等船造撥

廠把總比照三大營事例每年終俱聽南京兵

部會同巡視科道官一體舉劾又該先任本部

尚書郭應聘

題爲選銳卒增巡軍以固根本重地事內開巡邏

添設坐營官一員年終本部照例考覈又該先

任本部尚書李貞吉

題爲倭報漸迫時勢可虞再陳喫緊事宜以保重

地事內開備倭水陸兵營添設坐營官二員照

例舉劾各等因俱該兵部伏奉

欽依各咨到部已經節年遵照各原

題每于歲終會同巡視營務科道官將大小教場

神機新江口浦子口池河水陸兵營坐營等官共

具一疏及將巡邏江清等船廠坐營等官共具

一疏分別舉劾隨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行本部

轉行巡視營務船廠科道自萬曆二十九年終

爲始以後年終通將各營把衛總併船廠把總

等官總爲一疏舉劾等因該兵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題奉

欽依備咨本部隨經通行欽遵去後近該先任本部

尚書孫鑣

題爲簡標兵增募將以飭營伍事內開本部添設

標管中軍叅將官一員把總一員衛總二員該

兵部

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一體舉劾俱經通行外今照萬曆三

十九年終例應舉劾之期呈乞施行案呈到部

臣等欽遵

令甲臨營較閱各官弓馬年力俱經目覩仍復多方轉訪頗得其才略志操之詳謹會同巡視營務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輝福建道御史王萬祚將各營併巡邏船廠官員逐一詳品除應該獎勵戒飭併存留各官查照舊例二敢瀆

奏外及照本部標營中軍叅將署都指揮僉事黎

國炳器宇金精玉粹謀猷虎變龍驤小教場坐

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都指揮僉事錢萬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胸羅星斗劍挾風霜巡邏營坐營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署指揮使崔應科丰標孤映勇略恢奇

俱係賢能推陞今職但到任未及一年例不叙

薦所據坐營把總等官賢不肖之尤者合行甄

別疏名以

開看得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

事張如蘭雄文貫斗長劍倚天指揮八陣風雲

品格連城璧玉小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署指揮僉事李可久琮璜德器瑜瑾才華獻

策辟易千人仗鉞折衝萬里大教場坐營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劉印眉宇千雲挺秀

胸襟浴日揚靈克振龍韜允宜鵲印新江口營

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岳惟忠

德器淵涵才鋒犀利拭吳鈞以誓虎旅擊祖揖

而靖鯨濤浦子口營守禦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署指揮僉事張懋傑氣雄振虎智利燃犀軍中

組練成行江上鯨鯢息警

神機營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四

雲鵬赤心映日苦志凌霜操嚴寒沁冰壺令肅

雲屯虎帳標營中軍把總南京橫海衛指揮僉

事秦嘉謨標奇嶽聳操潔淵渟價重冲星結綠

技捷掣電驪黃小教場把總直隸廬州衛署指

揮僉事戴皇恩腹內沉酣六藉陣前辟易千軍

樽俎名流擅場亟選小教場把總南京驍騎右

衛署指揮使劉一麟胸羅萬甲才利千鋒撫摩

卒伍傾心振勵旌旗生色小教場把總南京留

守右衛署指揮僉事侯萬戶芳名列駿壯氣堪

龍挽強七扎齊穿揮戈千人自廢巡邏營把總
南京鷹揚衛署指揮僉事葉維新心勤五夜腹
滿六韜勛績已縛綠林聞望當蜚青海大教場
把總南京留守後衛署指揮僉事魯應魁望崇
奪錦器裕登壇跨馬可式千言援桴堪當八面
小教場把總南京羽林右衛署指揮僉事毛應
舉操嚴一介惠藹三春挽鳥號巧中長楊提虎
旅陣堅細柳新江口營把總南京龍江左衛署
指揮僉事趙國光倚馬能揮露布臨戎循自雅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里

歌枕壑藩籬連江鎖鑰大教場把總南京羽林
前衛署指揮僉事黃庚生軀雄七尺勇冠三軍
綰繁紉計定天山垂綬胡恩清沙漠大教場把
總南京留守後衛署指揮僉事汪沾恩驚人劍
光冲漢韜略飲水蕭然四壁投醪勸洽三軍大
教場把總南京豹韜衛署指揮僉事彭天澤清
質盈盈秋水則才謏謏春松江左華簪太平儒
將小教場把總龍江左衛署指揮僉事盧光祖
天挺雄姿人推水節振彩長驚四座揮戈足掃

千軍小教場把總南京興武衛署指揮僉事劉
宣化學演黃石才捷青萍褪躬凜若秋霜馭衆
萬如春日濟川船廠把總濟川衛掌印指揮僉
事朱德純喬木飽風霜而彌勁干將當揮霍而
彌堅可徵輕車就駕之才足備推轂登壇之選
神機營把總南京金吾右衛署指揮僉事楊承宗
風猷倜儻韵度玲瓏練達不減金城嚴密可方
細柳新江口營把總金吾左衛署指揮僉事范
景韓俠氣稜稜鵠立丰神凜凜颼颼才挾風濤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里

望隆江渚新江口營把總南京金吾右衛署指
揮僉事任應魁學富龍韜心馳燕磧勁翬翔雲
漢雄威疊江干浦子口把總南京府軍後衛署
指揮僉事崔三才志切飛雄才堪豪舉能鼓師
中雄虎坐消江上鯨鯢大教場衛總南京金吾
府軍左衛千戶談文說劍霜飛四座彎弧雲落
雙鵬武庫將星藝壇人傑標營衛總南京金吾
右衛百戶楊弘道射穿七札守絕一塵鵬搏定
許九霄騁馳終非百里小教場衛總南京旗手

衛百戶韓宋喬志武闔令嚴刀斗品是荆金百鍊才如蜀錦新裁

禮機營衛總南京興武衛千戶李鳴雷潛精武略脫穎賢科燭事捷如掣電提兵肅若凝霜巡邏五營房衛總南京龍虎衛百戶成已丰儀壁立操履冰兢腹盈玉軸牙籤力掃城狐社鼠大教場衛總南京留守後衛千戶王相鳴勁氣貫冲霄漢雄才激烈風霆勇鼓一軍望隆半壁巡邏營衛總南京金吾左衛千戶宣承祖新礪之淬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聖

刃先寒久弔之飛蹄夙驟千門屏翰萬里干城巡邏營衛總南京龍江右衛百戶李應詔雍雅儒紳桓糾武將隄防秉三更之火巡開戴五夜之星小教場衛總南京天策衛千戶白守祖恬和雅度慷慨壯懷決拾技操穿札撫摩衆若投醪遊巡衛總南京牧馬所千戶黃應詔名標逸駿氣吐長虹絕綠林五色之九壯細柳千夫之膽池河營衛總南京英武衛百戶翟鳴鳳奮跡武科馳聲營壘九矢偏能貫革三軍共樂投醪

南京備倭陸兵營名色把總劉仕曉勇恢搏虎才略裕犀昂藏若萬里騰騫振刷使三軍股栗南京備倭水兵營名色把總張應豹矯矯雄姿桓桓武略麾旗巨艦雲屯鼓櫓長江風靜以上諸臣胥于營務地方船政有裨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范躍龍青妙年資貪汙心性累年雖獵虛譽中塗頓著穢聲當其初掌衛篆收火耗加五不計賸膏之怨未幾轉管船務見面勒取十金追恤吮血之悲劉文舉等收糧每名貢錢一千六百歲計可十六萬餘及其曹起喧鬧則託劉付以弭謗無不掩口費尚文等修船每隻尅數兩及其糾衆詰告則賴黃應科以賄席能不汗顏此其小者也及例轉坐營方輿重自洗滌以肅觀聽詎意轉游阿堵而滋煩言操賞幾何耳強勒三十金屬官能不攢目班操苦役耳橫加十二兩遠人且爲傷心占役鋒張成等二百餘名幾費營伍伏占繡匠教光等數十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署

名誰整戎行所最可怪者年終考選儲將甘也
惟恃騎射以品殿最本官九矢悉空三軍掩面
所司何業忼惴若是欲以壯細柳之色而懾潢
池之膽難以與矣此一官者悖恣窮惡奚啻二
卯之嫌疎藝曠官難樹萬夫之望相應革任以
警弁邪者也小教場把總南京鷹揚衛署指揮
僉事白應時學立已無神色口替不似人形片
善無聞積穢有據操練政以肅戎悞操者每班
罰錢一百是何法紀比較所以警情生疎者每
名罰錢三十祇作厲階過節索吳以德等每名
一錢名曰折儀生辰復貢百文是以膏血填盃
竿也季泚王泚等每名三錢藉口公用按軍復
索三十是以得備恣溪壑也軍伴傳禮等各納
錢三百羽翼沈應學等各納錢一千恣貪不貸
剗盡心頭之肉吹手楊仁輩則以二錢計騎馬
沈真輩則以一兩計巧立多名誰醫眼前之瘡
甚者銅匠張付則責之火爐繡匠則責之織補
節至裁縫襪裙各有科派嗟嗟疲卒何堪此剗

削乎狼籍已甚賂賄公行大有玷于戎行亟宜
加以褫斥小教場把總南京留守後衛署指揮
僉事羅光祖據其年青貌偉豈不憐才第其踰
簡跳押實難宥過初任巡邏侵口糧而買放已
不法矣至于容縱私屠而致徐屠戶之告發卷
案俱在繼補把總利油燭而尅減幾無行矣至
騙索無已而迫凌炳之自縊招詳可憑占役則
索鹽菜則索管班彭定仁則其過付者也而軍
士之茹苦奚堪跟隨則有例鼓手則有例識字
趙定則其納賄者也而各役之偏累何控其失
已甚者借營嚇併以禍人有謂其金扇雕盒賄
之未足而復加書儀十兩者有謂其涼席紅紗
餽之未已而仍加象牙觀音者唇舌銛于矛戈
詆呵嚴于斧鉞卽賢者骨栗而納賄焉亦大可
畏矣屬已則三窟求全禍人則百方傾陷已屬
敗群法應退斥浦子口營把總南京典武衛署
指揮僉事羅汝震心同谿壑慾類鷹鷂託識字
東彝爲津梁浦營有副把總之號聽家人羅貴

之調度東隅有羅小爺之稱選鋒高邦等五十名縱其買間常伍馮林等六十名任其包班約得四十餘兩計惟在得罔念營壘之空虛索招旗丘聚等每名二百文索跟隨倪寬等每名一百總計可數十千貪之爲害何顧怨聲之鼎沸將給鹽菜先派紙張又派使用迫及貧軍到手不過糟食之餘未領糧賞計科公用又料花費卽罄司農金粟盡飽飢鷹之吻回家撥軍擡轎已干法紀而又多撥以資折錢顏之厚矣迎春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派差應役有誤公務而又廣派以貢華筵母乃甚乎此一弁者片善無聞一丁不識干戈生于談笑攫取遍及錙銖久矣出柙安庸躍冶南京備倭兵營把總芮斌聞葺庸流桑榆暮景心猿不繫谿壑難填初任索見面每名一百文催收者余文采也志在苞苴不耻猫鼠之同眠遇節索禮儀每兵八十文歛收者張勝也計潤私囊追恤餓卒之蹙額藉名搖會賺蔣惟美等八十餘金延捱不償則衆兵之橫言所繇來也何啻

壑斷汗行玩縱法令致沈國榮奸宿民妻事露詐銀卽歐五之詈罵且掩耳矣總屬錢神用事周科狡童耳蕩檢狎昵而日剝軍脂以奉歡蔣時盛操兵也縱容偷閒而日偕伊子以浪遊此一弁者甘心下品誅求算及錙銖迷志酒鄉沉酣罔分旦暮不齒僚儕久玷戎行此五臣者所當亟行革任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如蘭

等循資擢用范躍龍白應時羅光祖羅汝震華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八

任回衛芮斌除名住糧庾淑愿分明勸懲競奮

而于營巡船政各有裨矣謹題

萬曆四十年正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船政催徵不宜兼攝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兵部事

題爲船政職事日增催徵不宜兼攝請乞分繁簡

專委任以便遵奉新舊

明旨查叅督課預備經費事照得官有專責則事無

推諉故考成之效必繇于專官卷查

國初所設征進船隻其名有三曰馬船以載軍馬曰

快船以載鎰重曰黃船以備

上御自

成祖文皇帝定鼎北京遂以前三項船隻改爲運送

丁青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七

郊廟香幣

上供品物一切軍需器仗稱曰貢舫往來南北之間

內馬船修造及撐駕水夫舊皆屬之南直安慶

太平寧國三府江西湖廣二省而以江濟二衛

統之自嘉靖十二年本部因見江濟二衛馬船

數少水夫逃亡數多又各該地方料價工食徵

解漸覺遲緩于是奏

請坐名

勅書一道差委司官一員前往南直安慶太平寧國

并江西湖廣等處督同布政司分守官及各府

掌印官將逃亡夫役逐一清查會同巡按御史

計議僉補其拖欠船料價銀水夫工食嚴限追

完起解事完之日造冊繳部以憑稽查至萬曆

五年本部又見得差出司官前至省直周巡路

途遙涉一時勢不能遍反致工料錢糧耽誤乃

又具

題換請不坐名

勅書一道并增添清理工料分司關防一顆着令車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五

駕司工料司官掌管在部督催凡遇新舊接管

其

勅書關防皆具疏題

知例不奏繳其所督催工料銀兩每歲嚴追起解各

該有司全完者薦獎其不及分數者照拖欠京

倉錢糧事例降罰有差若有司掌印官三年任

滿追徵不及分數者不准給繇完至九分者方

准開復承爲定例此本部工料司官奉行催徵

舉劾之始而工部于萬曆八年亦比本部例

題請蘆政舉劾至今行之有成驗者也然彼時本部所催銀兩止于工料一項至萬曆十三年本部又

題將柴直會同館馬價鋪陳館夫工食及弓兵皂禁工食等銀併入工料分司催叅每年于次年二月終各該巡撫衙門將經手各掌印官的確職名備造文冊咨部通行工料分司查覈完欠分數甄別賢否呈堂具

題舉刺應任俸者雖有陞取不許離任如遇考滿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不准給繇通候申詳本部批允方准放行及今

萬曆三十九年本部因柴直銀兩拖欠具

題該兵部覆奉

聖旨該省拖欠柴直數多何以給散依擬嚴行催解如仍前拖欠聽該部指名叅處各欽遵間即今本部又查得南京大小教場神機新江浦口池河等營原額營馬皆派之南直州縣向係買解本色乃近年各州縣馬戶商人與獸醫衙役通同作弊或冒增價值或賸昧贖息各馬易于耗損

議擬行各縣盡解折色聽憑召買冀得實用夫本色變爲折色將來價銀拖欠尤所當防又議將此銀併入工料催叅是通部各色銀兩除本地方丁銀及草場租等銀外凡係外方起解者盡屬工料司官一員催徵查覈舉刺已自難于料理況可兼攝船政主事之事乎夫船政之官自萬曆十四年本院先任車駕司主事倪涑因見黃船快船各衛編審出入不均造修苦累改爲編丁徵銀議請船政關防一顆專理船政則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是船政分司既專管修造大小馬快船隻兼管黃船版船隻併查核南京四十衛之編審丁銀若又令其帶催三省一直隸之工料柴直馬價弓兵改折營馬等銀事體不亦大繁矣乎雖有理繁治劇之才其何以堪之臣代庖樞曹業已兩載甲兵錢穀敢不留心唯是催理一端需用甚殷處置宜預故會集四司官備細商議除船政分司自有原領

欽降關防專令管理修造船隻編審催徵丁銀等項

外隨查得本部車駕司草場分司主事一員設
于嘉靖二十五年本部題

准頒降

勅書關防建立分司雖有管理南京錦衣等衛所并
直隸滁和二州江寧等縣牧馬草場田地租銀
約一萬四千六百餘兩然較之船政事體實爲
簡省應令通將前項工料等銀歸併本司催督
庶管船管銀司官二員可稱勞逸適均而無偏
重廢事之患每工料各銀解到本部分司隨將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各批轉發各司掌印官照舊稽查銀數明白然
後發庫收銀報堂凡過年終通查各省直有司
解到完欠數目遵照節年題

准事例分別呈堂薦獎叅罰仍爲註定三年之差三
年之內不得調轉三年滿日容本部考覈方准
給繇如其功績顯著聽候紀錄優擢以示激勵
庶官有責成職無曠廢徵解不致愆期而

明旨不玩爲故事矣爲此具疏上

請伏乞

皇上睿覽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覆請

聖旨准將本部主事原領草場工料

勅書二道關防二顆容臣繳

上換給南京兵部總理工料兼催柴直馬價草場
等銀

勅書一道關防一顆

頒給本部車駕司原係額選分司主事以便遵奉
行事施行伏候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勅旨

萬曆四十年正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奏爲遵例引年未奉

俞旨俯容休致事臣于本年正月廿八日具

疏爲素庸叨冒遵例引年懇乞

聖恩准令致仕以全晚節事祇候

綸音未蒙

渙發翹首仰盼臣心惶惶竊惟

留都本豐鎬重地而又帶之以長江實東南形勢

之最險也乃臣以都御史之貳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勅操江兼管巡江內之肅察貞度忝與贊襄而外則

選士防奸其責任尤爲至重即使壯盛康強者

當之猶慮任過其力負荷難勝况以臣七十暮

年身嬰多病者乎若復徒爾微藉盖函容容充

位則是策虺噴之足以涉千里之塗將蹶蹶頓

踣之憂政虞其不免耳而臣安得不惴惴其慄

哉爲此不憚煩聒具

疏再陳伏乞

聖慈憫念

速下前章

准臣致仕併

簡材望來居臣職庶幾

留都鎖鑰有人微臣曠瘵可免而區區晚節亦幸

獲全始終皆荷我

皇上覆載之恩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年三月 日奉

聖旨丁賓着用心供職吏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歲終類報功次叙錄文武職官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右僉都御史

題爲歲終類報功次叙錄文武職官以飭江防事

卷查往例萬曆二年

題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官

每年薦獎以擒捕盜賊船賊起數爲差等萬曆

五年

題兵備官一體叙論通行激勸萬曆二十四年

題覈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卽挨查經縣鄰哨嚴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懈惰賄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擒捕無越境

盜爲鄰哨所獲爲上功以此遞分薦獎叅戒停

止計算起數之例皆復奉

欽依備咨遵行在卷今照萬曆三十九年已終凡防

江文武諸臣一歲職事或殷或最又當通覈之

期該臣看得長江環亘千里擁衛

神京東南形勝關係匪輕惟臣菲劣叨蒙

皇上專委計今歷任已經六年雖云閱歷頗深而晨

夕兢兢惟恐地方事生意外以故一年之內無

時無念不留心防守如巡邏會哨點開舳艫相

望絡繹往來卽今又牌催各兵備及應天府江

防等官細訪所屬各官賢否登報前來臣猶恐

旌別少有未當仍復隔別叅覈乃叙錄之疏自

當依期上

聞爲此除徽寧兵備副使張九德九江兵備叅議葛

寅亮潁州兵備副使趙彥鳳望儼如山岳新猷

沛若江河太平府江防同知羅元德籌海礪新

圖山營把總盧季卿新江口坐營程應舉陳藩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六

屏伏波策始俱係任新俸淺不敢槩叙外如揚

州海防兵備叅議熊尚文常鎮兵備副使臧爾

勸峻格九霄霜肅雄才萬里波澄息鯨鯢折衝

樽俎懸藻鑑洞晰妍媸鎖鑰勲高旌旄望重所

當優叙者也應天府江防治中許在廷池州府

江防同知林元龍安慶府江防同知王可宗廬

州府江防同知刁良九江府江防同知陳思孔

揚州府江防同知毛炯剗犀利器映水清標簡

閱而師旅威生偵詰而萑苻警息均宜優叙者

也永生洲營泰將錢中選仗鉞登壇將品經表
綏帶儒風千里安瀾三軍扶纘併宜優叙者也
遊兵營把總徐邦輔獲港營把總王之龍安慶
營守備周光鎬南河嘴營守備王之寵周家橋
營把總王三祝係真營守備何繼文韜略胸藏
虎豹威稜氣懾鯨鯢聲振朝宗任堪專閫亦宜
優叙者也新江口營坐營岳性忠把總張懋勳
趙國光鄭光化龍江水營坐營黃承爵訓練超
距投石應援破浪乘風冰上白眉鬪場赤幟均
一青真公遺集卷之二

宜併叙者也其有擒獲無失事如哨官千百戶

蔣應科劉光裕譚一正時可行賈一龍胡見龍
童取鉞臣量加獎賞其有失事如哨官樊侯舉
尹之衡臣革去管事哨官張正元方陳策行營
戒飭不敢繁

竇一切官評皆恭互詳覈矢不徇私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熊尚文
等紀錄擢用庶幾勸懲嚴肅而人心愈奮郊圻
封守從此益固矣謹題

萬曆四十年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二

五

四品九年給繇疏

特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奏為給繇事臣見年七十歲浙江嘉興府嘉善縣

人繇隆慶五年進士萬曆二年三月除授應天

府句容縣知縣八年奉文行取到部選授山東

道監察御史告病回籍至九年丁父憂服闋十

四年起文行至中途患病該准揚巡撫巡按衙

門勘實代

題本年三月奉

旨回籍調理十年起文行至常州府無錫縣地方瘵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火復發具疏乞休該吏部照例題奉

旨致仕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撫按官奏薦起用十

九年該部院會薦

起補江西道監察御史聞報聞隨于二十年正月

丁繼母憂在籍守制服闋二十六年六月蒙

恩起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臣具疏懇辭未蒙

俞允臣隨即到任至三十一年四月扣算三年五品

考滿給繇開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本年七月二

十三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改南京鴻臚寺卿

扣至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止連閏共實歷正四

品俸三十六個月三年考滿給繇赴部開接見

即報欽蒙

聖恩改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隨即兼程前赴南京都察院于本年十月

二十八日到任訖扣至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

日止通前連閏共歷正四品俸七十二個月六

年考滿奉

旨着就彼復職欽此至今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通前連閏實歷正四品俸一百零八個月九年

任滿例應給繇停俸聽黜隨接邸報欽蒙

聖恩陞工部左侍郎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隨查得吏部職掌一款內云若已陞調候代者

既尚在地方理事得准實俸離任之後截日住

支持其給繇本部查理明白方為引奏等因今

臣事體相同應合遵照職掌給繇具

奏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行臣遵奉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初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五

保留府佐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題為遵例保留給縣府佐官員事據安慶府申准

本府同知王可宗關見年三十九歲陝西西安

府涇陽縣人繇舉人除授河南府陝州靈寶縣

知縣陞授今職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到任扣至四十年十月初五日止連閏實歷俸

三十六個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繇等因關府具

申到臣隨經批仰徽安兵備道查報去後續據

該道副使張九德呈稱查得同知王可宗歷俸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四

三年並無違礙應令赴部給繇但照本官職專

江防點開會哨皆其責任况時值府正入

覲本官攝印似難遠離合無照例保留在任接俸

供職文冊差人齎部等因回報前來查得吏部

見行事例內開在外府佐官員有事地方照舊

保留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今據前因適值應天按臣具

疏離任該臣會同應天巡撫都御史徐民式巡視

上江御史周達考覈得安慶府同知王可宗端

凝器宇敏練才猷擬篆案牘塵清保障江天波
靜稱職並當三年任滿例應赴部給繇第查本
官照舊接俸管事外相應遵例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同知王
可宗題

請復職應得

恩典查照原奉

欽依事例施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奎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循例薦舉方面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
江右倉都御史

題為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祇役江防控制數千里所恃弭盜安民詰戎督餉
實藉各道諸臣分猷共念日以磨礪既久見聞
獨真今叨陞任行例當薦舉除淮徐兵備道右
叅議兼僉事袁應泰展采風猷夙茂揆時履任
方新原任潁州兵備道河南左布政今丁憂趙
彥長材文武兼至篤孝艱貞自矢原任常鎮兵
糧道湖廣按察使今告病臧爾勸經濟弘謨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奎

偉屏翰特召宜先原任徽安兵備道副使今告
病張九德祗席功高南國保釐業懋東吳俱不
敢繁叙外訪得寧太兵備道浙江右叅政饒景
曜鴻裁鏘古範今沛澤裨民阜物纂微言而學
繩黃始砒素節而誼薄青冥揚州海防兵備道
右叅議熊尚文長駕可驅風電清修應泣鬼神
辨士品于驪黃而功深棧樸推奸萌于掌股而
警息荏苒九江兵備道右叅議葛寅亮品局軒
翔丰神淵著釐久魚之弊寶而清署名高折冠

虎之強鋒而溢江續懋內能尚文年資最久勞勩獨深業經總督都御史陳薦特疏卓異名實果符以上諸臣皆一時方面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覈如果臣言不謬將饒景曜等先後優擢庶監司之賢勞益勸而百職之風勵自深其于兵民吏治所裨非淺鮮矣緣係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謹此具

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李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循例薦舉有司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題爲循例薦舉有司官員以飭吏治事臣奉

命操巡沿江數千里統攝十五郡綏懷安戢實賴有司諸臣故自受事以來其間賢勞著有實績而聞見得之真確者茲叨陞任例應薦舉除歷俸最深題

准留京如常熟縣知縣楊漣崑山縣知縣祝耀祖當

塗縣知縣朱汝鰲江都縣知縣姚祚端臨淮縣

知縣劉思誨丹陽縣知縣汪鳴鸞長洲縣知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夾

韓原善合肥縣知縣方應庚溧水縣知縣朱身

修祁門縣知縣唐玉山陽縣知縣張師孟休寧

縣知縣施天德泰興縣知縣馮英欽縣知縣劉

伸吳江縣知縣馮任金壇縣知縣郭如楚無錫

縣知縣陳以聞鹽城縣知縣孫鳳翔華亭縣知

縣聶紹昌盱眙縣知縣許經世循良久著才品

並優見聽部院分別選補其鳳陽府知府王國

禎蘇州府知府林紹明揚州府知府郭之琮松

江府知府張文炫廬州府知府張光緒經緯

猷並茂保釐懿績初弘蘇州府同知席遵路應
天府通判李崇安慶府通判張日曜廬州府推
官王國柱鎮江府推官王元爽寧國府推官許
光祚安慶府推官許維新上海縣知縣鄒人昌
涇縣知縣姜習孔銅陵縣知縣徐一科廉能業
有令聞拮据猶當新政俱俸未及期安慶府同
知王可宗三載滿考會題保留應天府通判何
天麟躬修實政素有賢聲雖未離任業已蒙擢
俱不敢繫叙外訪得常州府知府杜承式喬嶽

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充

泰山峻品黃鍾大呂洪音望著人龍治追神爵
安慶府知府喬進璠碩抱經文緯武芳規飭吏
安民聲震熊車恩深竹馬太平府知府何士林
英爽三山消翳溉滋九井增波師帥表端保釐
績懋徽州府知府楊楷江流潤轍功奇漢部去
襜望重飲泉不易馳坂無前鎮江府知府康應
乾氣度金相玉質操持冰凜霜寒百度收觀群
寮象指淮安府知府詹士龍發硯結綠照乘摩
尼和風滿十一城輿論良二千石池州府知府

李思恭悻悻赤子真心慥慥醇儒粹養素絲礪
俗青綬揚威應天府治中許在庭雅操一座不
染長才百廢具興著赤綬懷江皋保障蘇州府
同知許爾忠迅電六軍震肅青天萬戶喧傳民
解亂繩盜驚綵線鎮江府同知藥濟衆剛鋒刺
象斷蛟軒度翔鸞儀鳳甲兵胸富樽俎意閑揚
州府同知毛炯澹念不著穠華長技立披盤錯
風鶴群驚江鯨悉靖徽州府同知稽汝沐英爽
不群清嚴有守佐郡新猷獨炳歷官夙望咸孚

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常州府同知張應中志切臨淵材堪破浪代庖
一嚮無染乘城百戰不辭揚州府同知蔣如莘
才諳川流丰稜壁立牧衆歌憐黃鳥詰戎綬挾
青蛇池州府同知林雲龍清修嶢爾不緇正氣
浩然獨注川原盜靜城社姦消九江府同知陳
師孔孤操寒江浸月慈腸瘠國沾霖視篆有聲
鳴桴無警蘇州府同知郭堯濂風裁凝整幹局
老成色不變于三炊步愈工于一蹶淮安府同
知劉復初纓纓辭誇白鳳翩翩趣逐高鴻材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主

因衡識周防禦蘇州府同知龐源碩貌豐才坦
秉貞守漕輓權聲佐棹攝銅熟路驅車松江府
通判馬應禎茹茶咽李家風植柳樹棠郡政義
能感盜品可廉頑廬州府通判章守讓真心山
立不移雅度水流無競望傳坭軾才裕佩刀鳳
陽府通判徐應麟操持峻潔才識英明督儲雀
鼠潛蹤撫邑雁鴻安堵揚州府通判鍾大相材
華揮霍思慮深沉春風新滿河濱冬日久融井
里松江府推官吳之甲決獄鬼吟破膽持衡神
鑑燭幽材品孤超謨猷宏遠應天府推官周于
蕃峻節爭高五岳雄才直沛三江法署福星人
倫皎月揚州府推官林一柱藻鑑朗如水止讞
疑洞若火觀肺石寬清路碑頌播徽州府推官
李爲隆品粹隋珠卞璧芒寒越劍吳鈞紳弁陽
秋窮簷湛露鳳陽府推官趙弘道懿識規圓孤
稜絃直題品鄧林匠石理冤叢棘慈航常州府
推官王命新思玄溜水能分度瑩荆瑜未琢桁
楊臥艸庭宇植槐高郵州知州林銘鼎峻節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主

尋孤嶂雄思萬斛湧泉一院竹風雨城花雨無
爲州知州孫慈馬骨槐根並瘦鶴聲松韻俱清
濡沫色鮮勛勞功著滁州知州戴瑞卿異政驅
蝗出境清風羅雀處處豐樂再瞻忠良世篤廣
德州知州李得中鈺鋒百淬彌堅渾璞三投愈
重歌傳慈父響繼先民海州知州楊鳳過都歷
塊提材聳壑昂霄秀度三刀獨步五袴同懽宿
州知州熊鍾弘焦勞萬態清白一心郊原去劍
買牛庭際調茲集島江陰縣知縣許達道吸風
飲露仙姿浴日補天神手續勞最著寵擢宜膺
吳縣知縣周爾發清芳佩紉蕙蘭剛果刃披荆
棘十奇聲動九戩戀深嘉定縣知縣胡士容解
環目數千羊按轡力追八駿城無伏穴海見安
瀾蒙城縣知縣王伉矯然天駟蔚爾文鸞潘花
桃柳爭妍窈窕麥魯不應瑞青陽縣知縣鄭元昭
藻思雙竇齊清高節九華增翠殫心節愛布理
清寧溧陽縣知縣江桂鞠育勞飭戴德清嚴黠
鼠畏威赤社神君白門循吏葵源縣知縣趙昌

期撫絃調高白雪拭砧清鍊玄霜藁車疑神蒲
鞭彰化武進縣知縣楊所蘊素質鉛華獨屏至
誠金石爲開令德宜民高操絕俗蕪湖縣知縣
魏士前瑞芒應宿嚴令轟雷攫金鼓鑄奸消披
繯投膠忘久江寧縣知縣艾友芝割裁百蠹祛
萌調劑四郊生色名高冀北績懋江南上元縣
知縣吳望岱千里驢蹄九苞鳳質政洽桑麻遍
野法行桃李垂街霍山縣知縣黃守經冲和城
府不設貞嚴壇宇自高信孚豚魚暴驅蛇虺建

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三

德縣知縣王浙粹白鳧岑積雪精誠龍石興雲
民隱悉周官成靡懈廬江縣知縣章達數米秤
薪有法丞沙點石如神爲已真儒救時能吏績
溪縣知縣胡民仰灌頂續骨心神洽髓淪肌惠
政費序絃誦閭里蓋藏沐陽縣知縣蔣繼昌勤
民股跋無毛任事氣雄有膽境瞻化日戶霽醇
風全椒縣知縣管學經含真綽約處子拯溺救
度金仙才利轉圜守稱完璧建平縣知縣向夢
輝引灌碣湖垂利沉妖鄴水同功痾瘵視民康

阜成俗興化縣知縣陳宇動曳飛霞之珮光騰
明月之珠有守有爲不茹不吐霍丘縣知縣全
廷訓勁直不回舒徐得體德化錦慚明府清聲
水讓使君天長縣知縣李自蕃桑田勞著戴星
樾蔭訟消行露四知無愧三善可幾巢縣知縣
蔣英才巢泉滌出清襟喬舄動超塵跡解牛治
效馴維化恬睢寧縣知縣魯佶安輪展驥巨鼎
烹鮮三載良庖苦心百折險途成坦潛山縣知
縣衷允元才略深沉恢博政猷敏練安詳衍有

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驅雞清惟留贊六合縣知縣張啓宗清標玉樹
瓊枝美政齊統蜀錦江天帆穩山雨犁耕穎上
縣知縣張大業玉壺萬壑清冰瓊宇一輪皓魄
穎川盜息淮汝民寧定遠縣知縣諸葛昇蕭蕭
白屋寒生戀戀蒼黔慈母風猷整練霽澤愍濃
貴池縣知縣游瑚愛景垂于兩地甘露酒共一
天廡有魚懸壁無蠅玷如阜縣知縣周承恩清
大躬歷窮陬拊慰念周逃星治稱秉燭惟洽飲
醇彭澤縣知縣許伯陽性資惻愍幾落漢叢暄

賜大得民和凜烈重繩衙蠹以上諸臣皆一時
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內林銘鼎
今任雖淺鍾大相近陞淮安府同知前後總係
職屬周爾發已經疏

題迴避尚未離任例得併薦者也再照臣今交代
適當計吏之期諸在不職之科者業經部院澄
汰已奉

明旨分別斥幽以故止于揚芳而不敢過爲搜剔以
阻自新之路伏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官不謬將杜承式等隨
材擢用庶激勸彰而察察競奮官方肅而民物
阜安矣緣係循例薦舉有司官員以飭吏治事
理未敢擅便謹此具

題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循例舉劾武職官員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
江右僉都御史

題爲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以飭戎務事臣惟

留都重地襟江帶海所恃壯金湯之勢而貽根本
之安者惟武備爲急屬以年來訓練之餘聞見
已稱詳確今叨陞任凡將領之賢不肖例得分
別上

請以昭勸懲訪得江南副總兵李楷壯猷不媿家

聲偉略堪稱國士滿腔忠義風清瀚海鯨鯢百

戰威名氣聳東南鎖鑰狼山副總兵周文耀雅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

抱文經武緯宏材內懷外安分閭裏輕允矣狼

烽烟靜藏胸甲富卓哉淮海波恬永生洲叅將

錢中選丰神爽邁智略沉雄指揮萬渚風澄號

令三江霜凜揚州遊擊趙燁謀勇兼資勲名並

茂指顧旌旗色變撫循士伍歸心浦子口守禦

張懋傑志切標銅技成飲羽威望素閑于偃月

風稜足懾乎橫波新江口坐營程應麟茹藥飲

水之守載犀斷鵠之材氣振江流功高天塹新

江口坐營岳性忠器識淵宏兵機曉暢鼓機樓

船警息飲水江漢同清龍江陸營坐營李可久
技可摧鋒仁同挾纊勇略擅熊車之冠恢奇富
麟閣之勲南湖嘴營守備鄒之寵驍武奇姿沉
雄偉抱說劍風生四幄臨戎霜凜三軍遊兵營
把總徐邦輔雅度金輝玉潤英裁虎視龍驤將
苑高標戎壇獨步安慶營守備周光鎬長才高
奮鵬霄銳氣永清鯨浪猷堪八面價擬連城掘
港守備管大藩忠輸傾藎技擅穿楊提躬操凜
寒潭撫字恩同暄日吳淞遊兵營把總尹啓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七
識學沉涵操持峻潔剔蠹塵清麾下建威氣肅
行間蒞港營把總王之寵軒昂偉度倜儻雄謨
防江鸛陣波恬訓士熊旗日麗圖山營把總盧
季卿凌霄義膽貫日精誠師中鏐鼓興歌江上
妖鯢屏跡周家橋把總王三祝胸諸金韜守同
玉潔篤孝三軍咸格雄威十海俱澄吳淞守港
把總馬孟驊氣局山凝岳秀謀猷電挾星驅國
倚干城軍稱司命崇明營把總包紹紳當機敏
練握算深長持身一介精嚴遇敵萬人必往標

下中軍官南京留守後衛指揮使張應元忠誠
猷國孝友宜家韜鈴萬里威行拊循一軍恩洽
遊兵營乙字哨哨總南京旗手衛武舉千戶時
可行武略淵淳操修淳備不忝封疆廉吏足稱
介胄名儒遊兵營癸字哨哨總南京濟川衛千
戶劉光裕姿儀邁衆才武超群臨軍刀斗常嚴
誓水舳艫增壯標下中軍營哨總南京水軍左
衛百戶周文盛志奮請纓守嚴捧壁擊楫威清
群醜挽強氣冠軍鋒以上諸臣皆一時武弁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三八
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瓜儀守備
何繼文同嫺豹略獨有豕心苛取擅求卽商貨
盜貨皆歸索餽壞法亂紀凡積書惡快咸寄腹
心點船本係軍政也乃因之爲利而每船哨長
索銀三兩晏廷詔之過付昭然練兵原未舉行
也乃託言揀選而每名老弱嚇五錢曾憲等之
科索有據佳辰令節捏造送禮名色而瓜儀二
營遂有二百餘金之歛坐令張大學等爲誅求
使客往來假立程儀號數而經紀各舖致多雞

魚米布之逋忍視金冠等之含怨故數其尅減之多若營糧操賞每次不下二百餘兩而士怨業生跡其搜求之密如納班如硃價多方巧勒三百餘金而官防盡潰最可駭者職在緝捕而廣收常例六十餘金則明縱流徒黃五兵快徐標等通江興販並不巡拏尤可恨者捉獲鹽盜而掩得賄賂二百餘金則暗放船戶陳愷益府許監等私自脫逃槩行欺捻諸穢難窮于擢髮一籌莫展于當機楊舍守備查國寧賦性昏庸

一

卷之七

七

居官闡茸操練乃兵家之要而魚麗鵠列久不聞肄習于疆虞設一旦變起倉皇何殊驅市人而予敵統轄係將吏之權而猶共鼠眠絕不見尊卑之體貌致積年士恣玩愒焉能肅臂指于行間水陸官兵逐名月扣二分餘何啻千金膏潤兵目李盛等之耳目可盡掩乎收羅捕盜每捕見面十二金不勝銖兩苛搜書手周曾等之尅留將誰欺乎兵政久矣壞壞士心近益怨離以上二臣一則廉隅盡毀豁豁之欲已一則

竊情無能鞭策之權難振當茲有事之日留之無益于疆場亟從褫斥之條庶可作興夫士氣所當竝行革任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楷等先後擢用何繼文查國寧革任回衛則旌別明而將士鼓援桴之志軍容肅而江海奠維翰之基矣緣係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以飭戎務事理未敢擅便謹此具

題

一

卷之二

八

萬曆四十一年三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目錄

奏疏

陞任懇乞休致疏 時陞北京工部左侍郎

再懇休致疏 時陞北京工部左侍郎

辭免 新命疏 時陞南京工部尚書

到任謝 恩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地方災傷乞酌量蠲免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修理橋梁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襲替疏 時任南京工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署兵部事

請給督冊關防疏 時任南京工部署兵部事

修理殿房以崇奉祀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懇憐織造苦役婦併甦困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報完橋工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殿房修理報完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開濬河道以疏地脉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奏疏

陞任懇乞休致疏 時陞北京工部左侍郎

奏為感恩愈重夙疾愈增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濫竽仕籍待罪操江

於萬曆四十年九月間接邸報吏部一本為缺

官事奉

聖旨丁賓陞工部左侍郎欽此臣感激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天恩涕泗交集竊思臣行能淺薄奉職多愆一旦過

蒙

皇上簡擢亟欲勉勵消埃圖報萬一不意今年三月

初六日與新任操江羅朝國交代後舊病腸紅

痰火陡作每日頭目眩暈兩臂不仁遍體蒸熱

飲食少進醫生謂臣氣體素弱兼之年力已衰

遂致藥餌時親一時罔克奏効伏自念臣之不

肖仰荷

皇上四十餘年造就

洪恩而犬馬未將安敢惜此微生以託優養奈福已

踰而任難勝心欲奮而力不前若不從實奏

聞恐日復一日耽悞水衡重務用是冒罪瀝誠仰干

天聽伏乞

皇上鑒臣情非假託病難遽痊容臣休致別選賢才

以充委用則臣自今以往含哺擊壤祝

聖壽於無疆而司空重任更不至於廢時失事矣臣

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丁善齋捧謹具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二

聞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丁賓着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再懇休致疏

時陞北京工部左侍郎

奏爲再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保餘生以重任使事臣于本年四

月十五日爲舊恙腸紅痰火陡發具疏乞休業

經退伏里廬拱埃

聖鑒外乃屏息旬月未奉

明綸豈謂微臣有老馬未盡之用尚可鞭策而前乎

奈臣稟受素弱病豎久侵方其壯也尚不如人

況今年已逾邁衆疾交攻肢體竝痺比及釋負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上

就閒之日益見支離困頓之形夫委命致身臣

之大訓也故精力可爲之日自當効之

君而不敢私然知止知足義之大防也况形神已憊

之餘尤當亟致其事而不敢緩臣實病矣揣分

難勝臣罪猶小尸此虛銜而誤

國家明作重務臣罪不滋深乎展轉思惟萬不得

已用是不憚煩

瀆再布血誠伏乞

明特賜矜憐

速准休致俾臣一日得稅駕之期卽

國家一日獲任使之效臣與蟻螾同休息於天壤

間世世戴

皇仁而歌

帝澤也臣不勝哀鳴引企激切虔禱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丁泰齋捧謹具奏

關伏候

勅旨留中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四

辭免 新命疏

時陞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衰病庸臣不堪驅策冒懇

天恩俯容辭免

新命仍准致仕以安愚分以保餘生事臣自去冬叨

陞工部左侍郎因患夙疾纏綿隨經控訴乞骸

未蒙

俞允今又四閱月矣忽于本年十一月內准吏部咨

爲缺官事該本部尚書趙煥等

題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五

聖旨丁賓陞南京工部尚書欽此備咨到臣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感

恩罔極循分踰涯業從牀褥中扶掖下階焚香向北

叩頭恭謝訖伏念臣一介草茅濫竽仕路自反

年來奉職瘵曠方且待罪兢兢况今年齒旣衰

詎意猶勤

聖簡不卽譴斥昇以南工臣雖捐殞豈忘仰報顧臣

反覆思惟豐芑

舊京冬官重任而臣蒲柳賤質望秋先凋日來痰

火陡發加以大便下血過多心脅腰膀之間漸
成壅痞雖日逐訪醫用藥調攝而萎頓困疲之
勢展轉難支其尚能拮据

陪都爲

皇上度地居民無負

任使至意乎犬馬識主鳥鵲懷恩非不知

寵命之申錫至隆非不知偃蹇之罪狀莫贖無奈

福盡災生力窮日短一點報圖微念徒託之夢

想已也伏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六

皇上鑒臣病廢真情是實萬難就列收回

成命客臣以原官致仕在籍調理別選賢才庸斯鉅

職儻臣幸獲一息苟延當與田夫樵叟共祝

聖壽千萬萬年矣于冒

宸嚴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卿才望素著特簡留曹着遵新命上緊赴任不

准辭吏部知道

到任謝 恩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初授縣令幸備臺班洊歷京卿尋領操江
之職久慙尸素正懷負乘之愆誠不自意于萬

曆四十年九月內接邸報吏部爲缺官事奉

聖旨丁賓陞工部左侍郎欽此臣壯年肺病晚歲便

紅舊病日增新銜難赴萬不得已力疾具辭又

于四十一年五月內奉

聖旨丁賓着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二

臣方圖調理少報

恩私忽于本年十一月內接邸報吏部爲缺官事奉

聖旨丁賓陞南京工部尚書欽此伏念臣草茅下士

蒲柳病姿氣以老而日衰才復驚而成鈍歷試

已知其不可一籌欲展而未能况

留都根本之重地司空將作之權衡世正需人臣

非其任控疏求退引分自安隨于十二月內奉

聖旨卿才望素著特簡留曹着遵新命上緊赴任不

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溫綸感激思奮何敢再有陳情僊蹇

朝命但臣適患胃痛痰核之疾匍匐不前自春徂秋

病骨稍蘇勉治裝已于八月十二日前至本

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到任管事訖臣敢不益矢初心堅持末路俯竭竹

頭木屑之技仰酬遺簪墮履之思查得先淮南

京吏部咨准吏部咨該本部

題兩京大九卿咨到之後務要作速赴任仍將起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程月日從實

奏報等因備咨到臣謹遵例

奏報恭謝

天恩不勝感激隕越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舍人李吉

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

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地方災傷乞酌量蠲免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爲地方迭罹災傷懇乞

聖明憐念災黎

俯賜優恤酌量

蠲免以固邦本事屯田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管理

蘆政營膳司主事丁自勸揭稱爲洪水漂流洲

民被災最烈事據直隸安慶府江防同知署望

江縣事王可宗申前事內稱據通縣洲民計安

邦等連名呈稱望江地低深重水長便遭淹沒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又

本年五月內正當收割二麥豈期洪濤漲湧一

槩淪沒廬舍傾頽沿江漂泊老幼悲號束手待

斃泣思萬曆四十一年蘆課例當四十二年夏

月徵解今洲民救死不贍削骨難輸伏乞俯賜

申詳救民水火等情據此看得望邑彈丸僻處

江濱夙稱水鄉去年巨浸爲祟州田一壑民情

洶洶幸賴院道改折多方賑救得延殘喘今春

竭力播種滿望西成詎意天災復行重罹水患

自五月初旬以來江流漫漲日高一日至于今

平地遂成巨浸桑田變爲滄海蛙產灶底魚遊
市中前日之瘡痍未起今日之災害復臻民皆
失望時多流離四野遍啼飢之聲一路悉蕭條
之景災視他邑獨重情較上歲更慘邑民俱苦
洲民爲甚職猥以庸駑代庖茲土觸目傷心食
不下咽詢之父老皆云兩年聯災從來未有斃
斃子遺遺此奚堪除一應調停寬恤不敢不殫
心以救一時之急但洲場盡被淹沒

國課從何出辦洲民失所忍不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上聞理合申報伏乞憫念地方重被災傷委勘撫恤
以安黎庶等因據此又據安慶衛指揮楊大烈
呈爲蘆遭異常洪水急救軍命倒懸事據軍舍
汪華一等呈前事又據應天府江浦知縣余樞
申爲軫救災傷事據佃戶范世業汪起等告前
事又據江西南昌衛管理左屯指揮謝世庸呈
爲地方水患異常等事又據廬州府無爲州知
州陳鳴熙申爲重遭水厄事據佃戶朱呂仇本
旻等告前事俱稱水災重大情節相同該本職

批行各屬復勘的確申報去後續據安慶府江
防同知署望江縣事王可宗及無爲州知州陳
鳴熙等報稱各州委被水灾伏祈俯憐灾民大
施蠲恤等因到職該本職看得沿江洲場舊止
裁蘆生艸納課稍輕雖遇灾傷倒不

蠲免後因佃民陳告墾洲爲田課比蘆而加重賦
以田而倍增冊查各屬洲場田地通共二百六
十八萬七千餘畝每年輸納部課五萬五千二
百餘兩以供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十一

上用袍服器皿之需內田課每畝入分七分不等共
田二十四萬九百七十餘畝計課一萬五千六
百餘兩又每年解進

皇庄籽粒銀共七千三百九十餘兩內田七萬五
千六百餘畝計粒銀三千四百餘兩據申入夏
以來江湖泛濫低窪洲田變爲巨浸麥既不登
穀又失望若賑赒不早將宵啼露處勢必至于
委壑填溝而任土作貢者又豈能得之神輸鬼
運查萬曆十六二十六年二次水災該蘆政

主事錢守成劉冠南呈部免各屬田課五分三
十六年四十一年又遇水災該主事朱一鶚李
天培查議量免田課五分亦經呈堂具

題訖本職目擊今年水災不減往歲且各屬洲民
當災沴頻仍之後貧已徹骨而猶冀後來之逢
年值洪波漂沒之餘苦更傷心而徒嗟養生之
無路年復一年災而又災民既不能有其生矣
尚能計畝而課之按籍而責之借官法爲敲骨
吸髓之資搜民財于賣兒鬻婦之後哉卽今帑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藏空虛不敢多議

蠲免合無查將所屬在冊洲場除密稀蘆草洲灘
及高阜田地房基未經告報湮沒少有秋收者
行令照舊完課外其實在被災穀麥無收窪田
照依十六等年事例將四十二年課銀量免五
分則災民可免流移額課不致全虧

國計民生似爲兩便如蒙
准聽職查照各州縣衛造報勘明被災實數分別減
免其未被災傷田地不許一槩朦朧混冒候事

完日仍將免過田畝課銀的數類造文冊呈部
奏繳庶于

皇恩蘇災黎之生兇歲無逃亡之屋具揭呈報伏乞
具

題施行緣繇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查萬曆
十六年二十六年二次水災該掌蘆主事錢守
成劉冠南呈部

題免各屬田課五分三十六年四十一年又遇水
災該主事朱一鶚李天培查議量免田課五分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今年水災又更甚于往歲殊爲可憫卽今帑藏
空虛不敢多議

蠲免合無查將在冊洲場除密稀蘆草洲灘及高
阜田地房基未經告報湮沒少有秋收者行令
照舊完課外其實在被災穀麥無收窪田照依
十六年等事例將四十二年課銀量免五分則
災民可免流移額課不致全虧

國計民生似爲兩便伏乞
勅下工部再加覆議

上請恭候

命下移咨本部令管理蘆政主事丁自勸查照各州

縣衛造報勘明被災實數分別減免其未被災

傷田地不許一槩朦朧混冒候事完日仍將免

過田畝課銀的數類造文冊呈部

奏繳庶民力稍寬而供應不匱矣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古

修理橋梁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為修理橋梁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

南京西城兵馬指揮司呈據摠甲趙大林春等

呈本城地方原有大橋一座因靠石城門外稱

為石城橋先前本部修理經今年久楞木朽蠹

灰石坍空不堪行動呈乞及時修理等情到部

送司查得前橋乃軍民人馬往來輻輳通衢却

因損壞往往跌倒行人蹶傷馬足合行驗修勢

難延緩稟堂奉批查行奉此隨經行委本部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繕所所正梁見芬經歷黃正色作頭林學等前

去該橋處所遍查坍毀實跡估計修造數目前

來又該本司親詣本橋丈量計長三十六丈內

除兩石垛頭外共十一洞每洞下俱用巨石堆

積砌滿為柱面濶連石四丈六尺底濶四丈九

尺高三丈七尺目今十分損壞不便行履所須

修理甚急工費浩大難以預定約估合用物料

除會有磚木行令抽分窰廠衙門關支外其會

無買辦物料併匠作工食大約用銀九百餘兩

于本部庫貯班匠銀內動支但前項約估工料所用錢糧尤恐不敷陸續加添理合開具呈堂奏報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前項橋梁規模宏大路極衝煩委係

留都巨萬軍民船隻及

黃馬等船出入必蹂之路乃今年久損壞行人難渡馬足時傷勢不可緩相應及時修理除一面行令該司公同督委官匠作人等興工修造仍日逐令加嚴切稽查外通候工完之日將做過工程用過料物銀兩儘數查算明白另行造冊奏繳事于動支在庫班匠官銀理合先行具

題緣係懇

恩修理橋梁事理為此專差舍人張德賚捧謹具題

知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襲替疏

時任南京工部

署兵部事

題爲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武選清吏司案呈照得每年春秋二季遇有各衛指揮千百戶年老病故其弟男子侄具告襲替通狀到部送司行衛拘集各舍親管保官鄰族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礙本司仍詣小教場比試各舍弓馬得中者取具官吏人等保結前來備繇案呈本部具

奏又將原來情節分別類另咨文連人起送兵部

查對先年貼黃功次來歷相同類送中軍都督

府候

欽差內官同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開列等第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

欽准選授祖職給憑咨回南都通行各官到任支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六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七

此從來舊例近有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蕃父
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襲每起送屆期卽稱
往返多費揭債無繇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
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
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右衛舍人
戴志德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
時縉

季陵衛舍人劉世文飛熊衛舍人湯執中興武衛舍
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爲照南京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八

各衛軍官俸薄差煩日損月瘠食無半飽身無
完衣每值赴北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揭
借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
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聽選
守候動經數月多因資金罄乏飢寒莫救而隕
命異鄉者歲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
甘棄祖塋終世不得襲者衛衛有之此輩始祖
皆

高皇帝與

文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勲勞無罪而
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

留都武臣漸就凋零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本司
職專選法若不急爲區處恐失

祖宗酬功至意再照南都各衛軍官俱從

國初陞授官職世系貼黃版載南都較與在外省
直衛所及都司所屬者不同且本部每春秋二
季保勘其稽查功次至詳且慎若照北部事例
會同各衛門官比試具繇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元

奏卽移咨北部候

命下准襲不惟可蘇武弁之困窮而且可全功臣之
世爵此亦

聖朝之至仁厚澤也查得

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併錄正統二年兵
部左侍郎鄺埜題

請改于南兵部會官監併南京各文職官往時考
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
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惜何

獨重疲乎軍官文臣之間關當念何難曲體乎
武弁令無題

請下兵部覆議以後南京襲替舍人具告通狀到
部廳本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考與貼黃功次
來歷相同果無違礙照依北部事例會同內守
備同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比
過緣繇及應否承襲情節照例具

奏仍將取具衛所官吏人等保給各舍供圖及各
祖父原領號紙移咨兵部查選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壬

命下之日該部移咨給憑前來遵照選過員數行令
各舍授職望

闕謝恩免其赴京其中若有應查應駁者聽兵部照
例查駁著爲定例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舊例
赴京聽選不得援南都爲請庶京衛貧弁得以
稍蘇而

國家恩典愈以彰著其于邦政亦有裨益矣等因
具揭稟堂奉批准具

題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南京各衛所官年

來貧苦極矣每襲替北上必須稱貸而行卽約
扣俸抵償故有到任數年不得食糧者有無親
戚可借終身不得襲替者以至勉強出門飢寒
相迫死于京師死于道路者且比比也赴

闕受恩自是成例但此輩入選無資日就消耗
二祖有靈亦必憫舊功而加惠者法窮則變此其時
矣夫京衛皆

洪永世臣且貼黃在南原不同于外衛况南北事
同一體既經臣部詳審勘結仍照例會同多官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壬

比試類

奏卽移咨兵部候

命准襲似亦恩不妨法者該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
委果事體相類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行則五十一衛之窮官共戴百千
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

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效忠之義者匪淺鮮矣緣
係

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

戶張本固賁捧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請給督冊關防疏

時任南京工部署兵部事

題爲議

請督冊關防以專責成以重邦政事武選清吏司
案呈照得本司每年春秋二季保勘各衛所襲
替優給舍人事體重大共查對世系年歲惟憑
官旗文冊至于版籍功次與節代廕襲冊莫重
于貼黃雖摠小旗役補併等項均非細故本司
查勘起文固綜核務詳切恐衛所官職甲更乙
改奸宄莫測但查官旗貼黃二冊原係本司主
事管理既有各衛所官舍人丁告報入冊及釐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正年歲等項文移又隸郎中印發事務頗繁稽
核難徧如使事權不一未免政體失專且近奉
本部送准兵部咨爲狡弁藐法布賄朋奸事該
貴州巡按御史潘濬

題叅普安等衛指揮任仲美等隱匿父祖失機等

情擅改貼黃希圖冒襲等因業經覆奉

欽依備咨到部轉行南京錦衣等衛所及南直隸撫
按衙門轉行都司衛所以後襲替俱要從實供

報父祖陞降及公私罪犯情繇除造解貼黃外
另將事故簡明冊照式造投武選司稽考等因
前來稟堂通行外爲照官旗貼黃二冊乃
祖宗以來成憲每遇清造之年經兵部題

請移咨到部查造較對明白差官齎送赴京自非
有司官專管萬一弊竇未清詐冒突生關係匪
細及查本部船政工料操運武學皆各該司主
事分理節經題

請頒給關防以便行事今照前項二冊所關襲替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優給猶宜慎重合無比照三司事例酌議具

題頒給南京兵部督冊分司關防一顆付本司主
事收掌遵行其一應清造冊籍查勘旗役釐正
等項文移悉聽本官會發庶事權歸一弊竇永
清而軍政亦爲之一肅矣等因具揭稟堂奉批
准具

題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官旗貼黃二冊爲官
舍廕襲攸關事寔重大據議專官督理以一事
權以清弊竇委于政體有裨若無關防又不便

從事如該司酌議良爲妥當既經查與船政等
項分理事體相同相應照例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轉行禮部鑄給南京兵部督冊關防一顆咨臣
給付武選司主事收掌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修理殿房以崇奉祀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爲奉祀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

咨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南京

內守備司禮監太監劉朝用

題稱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據

奉先殿司香南京內官監右監丞隆忠等呈稱各職

晨昏奉祀恭祝

奉先殿頭廟至六廟自萬曆三十年該南京工部修

理到今年深日久各廟蓋瓦脫落草木叢生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遇風雨俱各滲漏椽柱朽壞并週圍小房等處

亦各損壞若不具呈及時修理誠恐日漸傾圮

干係匪輕伏乞轉達題

請移咨南京工部親詣料計修理等情具呈前來

臣看得所呈係于重務臣因病勢尪羸不能動

履隨經行委南京司禮監太監譚宗保殷智運

一踏勘去後續據回稱遵依親詣

殿廟等處并週圍小房委因年久蓋瓦脫落草木叢

生以致風雨滲漏椽柱朽壞帳幔鋪陳俱有水

跡等因回報前來伏望

萬歲爺命軫念

宗廟奉祀尊崇重典乞

勅工部轉行南京工部親詣料計修理所有興工等

項各行事宜該部查例徑行具

奏施行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移咨

南京工部查照該監具

題內事理往例應否繕修酌量緩急施行等因到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部續准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劉朝用揭開據

南京直殿監署印奉御賀貴稟稱恭照

武英殿并前後

殿宇穿堂東西廊廡及

武英門等處乃係奉安

皇祖御容處所又據南京尚膳監署印奉御馬隆稟

稱本監

大庖內并

大庖門左右膳房穿堂

皇憲

御器庫左右東西庫房菜房拖爐房佛堂并亭及各員役該班直宿房等處乃逐日晝夜造辦

膳羞處所又據南京

御馬監署印奉御李孝忠稟稱

思善門裡厦房乃貯收本監印烙馬匹火印處所

又據南京混堂司署印奉御林松稟稱本司設

有混堂三座脫衣亭一座週圍小房等處係每

月朔望燒湯供給大小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膳膳臺獻

供養職等查得前項

殿宇等房自萬曆三十年修理

奉先殿併修至今年久輒瓦脫落梁柱朽壞俱各滲

漏難以奉安今值題修

奉先殿例應帶修緣繇到部送司呈部隨該本部尚

書丁賓右侍郎李得陽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

太監劉朝用因病轉委南京內官監太監黨存

仁并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懷遠侯

常胤緒協同守備掌南京後軍都督府事平江

伯陳啓嗣南京禮部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

蔣孟育南京工科署科事南京禮科給事中晏

文輝巡視錢糧南京戶科給事中黃建中巡視

九庫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汪有功南京禮部

祠祭司署司事儀制清吏司主事朱身脩司香

南京內官監右監丞隆忠南京內官監監工太

監趙方奉御馬隆帶領欽天監生人等恭詣

奉先殿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七

武英殿

大庖厨火焰門等處逐一詳細看得各

廟殿宇廡廊膳房樑桁椽簷裏口等處委果各有損

壞滲漏俱應修理但今帑藏空乏俱遵工部咨

開將帶修等處工程酌量緩急勘估就將合用

工料行據營繕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歐陽燦

員外郎章謨主事鄭之文呈稱依奉會同本部

司務孫懋昭屯田清吏司署司事虞衡清吏司

郎中丁遂都水清吏司郎中李得中督率營繕

所所丞劉藻都吏黎上聘典吏廖芳作頭余德
賢朱經余大能沈信逐一估算合用琉璃瓦
楠杉松雜木植釘灰硃漆等料及各匠工食大
約該銀九百四十四兩七錢七分七厘送司隨
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開稱奉本部送
據欽天監手本選擇本年七月十九日甲子宜
用卯時從北方興工吉等因前來通查案呈到
部臣等仰惟

奉先殿乃崇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列聖香火

武英殿乃奉安

太祖

成祖御容

大庖厨乃

皇竈膳羞處所皆尊嚴重地年久損壞非所以妥

神靈而慰

孝思也委因修理其

御器庫等併各小房亦應酌量帶修既經該司查估

前來又經臣等覆勘明白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工部詳覆恭候

命下本部遵照吉期興工合用物料會有者行兩關
并該案關支會無者于本部蘆課抽分班匠銀
內支給買辦運料直匠合用南京兵部差撥營
軍應用再照前項應修處所雖經估計中間如
有一瓦滲漏一木寸朽者尚須臨時看驗易換
務求堅好其琉璃瓦并楠杉木植等料尤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燒造備辦方得應手本部仍照上年舊規行委
能幹司官一員專一督理行移南京該科給事
中南京都察院委監察御史各一員不時赴工
稽察奸弊巡察科道及本部委官各給與廩給
于本部庫貯蘆課銀內折支俱照萬曆三十年
事例舉行均乞

聖裁通候工完之日行移科道查驗明白通將修過
工程用過物料役過工匠軍夫支過廩糧造冊
奏繳仍乞

勅下該部轉行該衙門撰寫祝文奏

請遣官祭告并移文南京太常寺備辦香帛祭品

舉行緣係奉祀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舍人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四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懇憐織造苦役歸併甦困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為懇憐苦役比例歸併甦困等事都水司案呈

奉本部送據織造所羅匠徐弼等告稱祖原係

內織染局正匠身緣受僱工部織染所織造

詰勅紗段并曆日包袱黃羅遂重充所匠役今

詰勅等物已蒙歸併內局獨曆日黃羅貢身等私家

領造交納坑累痛苦曾蒙南刑科徐給事中

奏行歸併內局業奉

欽依咨送本部未經具覆今人戶消乏額匠倍加賠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累艱苦逃亡殆盡懇將前羅比照

詰勅事例悉行歸併

內局極拯重役陪危復生等情到部送司案查十

七年五月內奉本部送准工部咨該南刑科給

事中徐桓

奏為議舖行祛積蠹以蘇民困以培根本事內欵

開查得南京織染所額役官一員工匠四十餘

名專為織造

奉先殿器皿項下羅紗及進

御覽曆日包袱黃羅而設今

奉先殿羅紗已經

題准工部織造獨曆日包袱黃羅仍舊該所織造
匠役逃亡殆盡獨存周定王福余華等三家輪
織輪解官吏肆其漁獵賠累不堪宜令南京工
部解料赴工部比例併織爲便將所官裁革改
選庶可以省冗費而甦民困等因具

奏該工部

題覆南京工部織染所衙門原爲織染而設今議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書

曆日黃羅比照

奉先殿器皿紗羅改行工部織造但不知此羅賠累
八何應否改行工部織造其織染所應否裁革
俱應勘處者也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戶工二部會同巡視科道衙門
將明職掌定收貯二款查照所議着實舉行其
酌時估織造曆日黃羅二款再行查勘要見錢
糧價值作何定估不致偏累舖商曆日黃羅作
何織解不致偏累官匠其織染所衙門應否裁

革逐一計處停妥具

題前來以憑議復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部送司已經通行在卷今據羅匠徐弼
等苦告消乏賠累乞要比照

誥勅命軸歸併

內織染局織解一節隨經行准南京

內織染局手本回稱查得羅匠徐弼等見在本局
織造

上用龍袍工匠所織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書

誥勅命軸始自洪武年間設有官誥堂人匠在局凡
遇傳織以十分爲率分派正匠織完四分送南
京印綬監裝表本監差官起運工部外僱人匠
織六分本部自行裝表差官起運解官交收北
監屢次查驗內外織造不得恭行前來至于嘉
靖初年題奉

欽依歸併責令額匠併造近年正匠逃故數多議改
二人分織併解等因回復到司又經行據上江
二縣申回羅匠徐弼等十二名俱在各縣每年

認納夫銀不缺等因又據織染所大使王倣申
回羅匠徐弼等委係消乏但本所織掌

神帛堂開庫鎖匙三條每遇科道下庫赴領與夫內
庫料物俱聽出給印信領狀等因各回覆到司
該本司署郎中事員外李得中查得曆日包袱
黃羅先年織造一十三疋有零嗣後增至二十
一疋有奇近年傳織十七疋四尺各年傳造不
一合用絲料織染本部俱給有定價惟是解

進羅疋每年輪差役一名其管解赴運苦于盤費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之煩抵京交納苦于守候之久囊旣竭而稱貸
苦奔投之無門債已負而還家苦賠償之無自
遂致家產蕭條人匠逃徙供織不前顛連可憫
先年該科具奏比照

奉先殿器皿項下紗羅改工部織造欲以甦困便民
良爲有見緣更代不常遂未

題覆今據羅匠具告賠累消乏比照

詰勅命軸歸併

內織染局織解蓋小民之困危已極故屢形在

而卑司之見聞已真何忍傍觀第事干

題覆應合會議已經案呈本部移文科道等衙門
約日公同會議隨該本司于本年六月二十四
日會同巡視錢糧南京戶科黃建中南吏科署
工科事晏文輝南京四川道御史汪有功巡視
九庫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孟楠各親詣清議
堂公同會議得黃羅一十七疋有零匠役旣稱
苦累應解料歸併織染局織造解

進其織染所官原出各庫料物印信領狀及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三

神帛堂鎖匙似難議裁應該存留併委修橋梁水洞
等差俱批在案今議相妥理合具

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該所原設羅匠四十
餘戶十餘年方輪一次是織造不煩故各役不
苦經今年久丁少戶絕止遺徐弼等數人以貧
困無聊之人供先年四十餘家之役已爲煩苦
况已當內局額匠該縣民差復令供織羅疋尤
爲難堪旣先經科臣徐桓疏

請復經公同會議將羅比照

詰勅命軸歸併

內織染局造解

進尤爲省便所有絲斤顏料仍照

詰勅命軸事制移文南京戶部派商代辦送該局織

造自解合用人匠聽該局召募其工銀仍于本

部支取至于織染所衙門原管

神帛堂開庫鎖匙聽候科道下庫開領料物出給印

信領狀似難裁革相應存留仍聽本部委修橋

梁水洞等差俱經議擬前來相應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奏

請恭候

命下乞

勅工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依擬

題覆仍行令本部遵照以憑轉行南京

內織染局照例織解施行庶事有畫一之規而民

無偏累之苦其于公私益甚便矣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奏

報完橋工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修理橋梁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委官營繕所所正梁見芬所丞劉藻留守前衛經歷黃正色西城巡邏把總孫宣新江營把總張懋勳衛總等官張文綵等各呈稱督令匠作林學賈承祥等修完石城橋一座用過會有會無料工各數目到部送司案照先奉送據西城兵馬司呈據總甲林春趙大等呈前事呈稱本地方原有大橋一座因靠石城門外稱爲石城

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車

橋先前修理今經年久枋木朽蠹灰石坍塌空不堪行動呈乞及時修理等情據此稟堂奉批查行奉此隨經行委本部委官營繕所所正梁見芬經歷黃正色帶領匠作林學賈承祥等前去該橋處所遍查坍塌毀實跡估計修造數目前來又該本司親詣驗看委果十分損壞不便行走相應及時修理但橋工浩大難以預定約估合用料物除會有磚木行令抽分窯廠關支其會無買辦料物并匠作工食大約用銀九百餘兩

如或不敷相應陸續加添具揭呈堂

奏報題

知外遵行在卷通行嚴督管工委官梁見芬劉藻黃正色張懋勳等帶領匠作林學賈承祥等將本橋築壩治水伐石鳩工修理去後續據稟稱本橋年久未修拆卸損壞甚大原估工料不敷應用稟乞續料等情隨該本司復驗委果前料不敷應用相應續估添用開具稟堂准行外責令本官嚴加查點如法修理今據呈報修完前因

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車

又經本司會同各司官復詣細勘委果修砌完固查照原估并續料除會有磚木行窯廠關支外其會無買辦條石等料工銀扣算實用過一千四百三十四兩零六分三厘陸續俱于抽分班匠銀內支銷訖今已工完相應造冊奏繳理合案呈施行等因到部臣等看得前項橋梁坍塌日久舊貫難仍及今修理朽料悉除木石俱壯工程大倍往昔堅固足垂永遠所據用過工料雖稍加于原估然經多官看驗毫無冒

侵合行

奏繳緣係懇恩修理橋梁事理今將造完前項橋梁做過工程用過料物支用銀兩各數目理合開坐造冊具本專差舍人林立賁捧進繳謹具奏

聞

萬曆四十三年閏八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里一

殿房修理報完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看守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本司署郎中事主事歐陽璨呈稱奉本部劄付准工部咨前事備劄本職照依題奉

欽依內事理即便督率官作梁見芬等管修

季陵正殿并兩廡膳房

明樓

寶城碑亭

具服殿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里一

金門戟門

後宰等門

大紅門

櫺星門券門

西紅門宰牲厨并亭周圍紅牆等處洗菜房養牲

房欄牲牆本監公廨倉庫各官住房及

懿文殿廡等處原估應修工程關支物料嚴立限期如法修理務要工垂永久財無冒破事完造冊呈報以憑

奉繼施行奉此案照前工先奉本部劄委原任都水清吏司主事歐陽琛管理方始興工陞授管繕清吏司郎中又經劄委本司員外郎李得中接管後因李得中陞任隨經劄委本司員外郎章謨管理復因章謨公差仍劄本職前後各官遵將會有木植磚瓦行兩關憲政抽支會無殊漆金薄顏料灰篋等件并抽分未盡木植俱召商買辦陸續移文支取到工隨經會同南京內官監太監張敬奉御趙秀督同本部營繕所所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畧

正梁見芬賦罰兼乙字庫大使仇儒原任東城兵馬司吏目清光祐前赴工所遵奉

欽依于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三日興工將合用料物驗收給發作官沈奎等嚴率木瓦等匠每日卯進酉出分投上工將原估

殿廡等處損壞處所逐一查驗明白中間有原勘未盡者但有寸朽點漏隨宜修理如

大殿之上右邊老角梁一根子角梁一根續驗朽壞隨即備辦香楠大木如式修換

殿內天花板平盤斗拱柱梁枋桁數十年未經絲畫顏色黯淡逐一絲畫煥然一新上面瑠璃瓦行低窪照依上年事例用木板墊平純用石灰揭瓦免致艸木叢生各處窻櫺門扇金釘獸環壽山福海等項年久損壞顏色脫落者逐一補換油漆一色更新至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初六日據官梁見芬等呈報工完隨該本職會同孝陵神宮監左監丞常永親詣各工驗看委果修理完備取有該監完文在卷除將匠作工食并各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三 畧

商料價銀兩稟堂移文巡察科道官掛號明白呈堂劄付節慎庫各于抽分蘆課班銀內并寶源局支給制錢外今將做過工程用過物料僱過工匠支過銀錢役過軍夫理合造冊呈乞奏繳等因到部送司本司又准本部都水清吏司付開准本司付前事

題修金水菜房獅子等橋左右箔岍海漫石欄柱墻水洞窻櫺蓋頂等石該本司署印主事何節督同營繕所所正梁見芬帶領匠作人等俱修

完固所有用過工料銀兩合付前去併入

奏繳等因備付前來案照前事先奉本部送准工

部咨開該南京工部署部事南京禮部右侍郎

朱之蕃等

題准工部咨該

孝陵神宮監掌印左監丞常永等題前事該工部覆

奉

欽依備咨前來隨該本部會同內外守備科道等官

及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果

孝陵神宮監掌印左監丞常永司香魏國公徐弘基

詣

孝陵逐一看得

正殿左右廡廊

明樓

寶城塚口

金門戟門膳房周圍紅牆

懿文殿

具服殿

大紅門

櫺星門

西紅門宰牲厨碑亭井亭等處琉璃滴水勾頭同

瓦垂脊飛仙獸吻碑塚多有脫落椽望桁柱損

壞天花板平盤斗拱柱頭梁枋彩色陳黑門牕

榻扇硃漆淺淡廡廊等處委因年久風雨不時

侵損滲漏通宜修理誠不容緩又看得洗菜牛

碾猪羊等房并直宿更舖及本監倉庫公廨房

屋或年遠倒塌或近被風雨損壞俱應酌量修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果

理合用工料大約估銀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七

兩八錢七分八厘八毫隨據南京欽天監選擇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戊午宜用卯時從

正南方起工大吉緣繇前來合照上年事例行

委能幹司官一員專一督理行移南京該科給

事中南京都察院委監察御史各一員不時赴

工巡察奸弊運料軍人每日給與口糧米一升

于南京戶部關支巡察科道及本部委官各給

與廩給于本部庫貯蘆課銀內折支工完之日

造冊

奏繳仍乞

勅下該部轉行該衙門撰寫祝文奏

請遣官及期祭告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工部覆議得

孝陵殿宇工程重大先該本部

題行該部查勘去後今署部事南京禮部右侍郎

朱之蕃等

題稱會同南京內外守備等官親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哭

陵殿逐一查勘應修處所估計合用物料物議應動錢

糧具

題前來相應依擬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禮部題

請遣官祭告及將撰文辦祭事宜徑自轉行各衙

門知會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部又准禮部咨前事准工

部咨內開前項

殿廡等處修理興工例應祭告

孝陵并祭

后土司工之神既經南京工部具

題選有吉期前來合行翰林院撰祝文南京太常

寺備辦祭品香帛所有行禮官員伏乞

欽命遣禮部祠祭司主事朱汝鰲祭告行禮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備咨到部隨經行移該衙門

欽遵祭告并劄本部原任都水司主事歐陽璨

遵照吉期興工親率所正梁見芬等在工往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哭

監督修理去後續委員外郎李得中員外郎章

謨郎中歐陽璨接管今據歐陽璨呈報工完案

查前項工程提督經理該署部事原任南京禮

部右侍郎今丁憂朱之蕃本部尚書丁賓右侍

郎李得陽會同閱視該南京內守備司禮監太

監劉朝用因病不能動履委

孝陵神宮監掌印左監丞常永南京外守備掌南京

中軍都督府事懷遠侯常胤緒協同守備掌南

京後軍都督府事平江伯陳啓嗣叅贊機務南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辛

京兵部尚書黃克縝司香魏國公徐弘基巡察
奸弊南京工科署科事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
輝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吳良輔陳玉輝孫光
裕趙綬郭一鶚督理工程該本部營繕司署郎
中事歐陽璨原任本部營繕司員外郎今陞都
水司郎中李得中原任本部營繕司員外郎今
陞屯田司郎中章謨督理橋梁水洞該本部營
繕司主事何節督造瑠璃甃瓦該本部虞衡司
郎中丁遂督造黑窯甃瓦該本部營繕司主事
鄭之文抽辦木植支放蘆課抽分制錢錢糧該
原任本部屯田司主事今陞南京禮部精膳司
郎中黃汝亨本部營繕司主事孫弘緒本部虞
衡司主事趙一韓主事江朝賓張居方本部屯
田司主事宋名世磨算錢糧該原任本部司務
今陞營繕司員外郎孫懋昭看價工程該
孝陵神宮監掌印左監丞常永查點工匠該南京內
官監太監張敬奉御趙秀管率工匠該本部營
繕所所正梁見芬賦罰兼乙字庫大使仇儒原

任南京東城兵馬司吏目浦光祐管運甃瓦管
窯把總南京鷹揚衛指揮僉事王來聘運料該
南京大教場衛總詹仕學小教場衛總楊文彩
帶領軍餘直匠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壬

孝陵衛指揮使葛當夏蕭鳴世催工記料支放錢糧
營繕司都吏黎上聘令史吳世魯典史劉挺王
嘉祥曾承芳蕭應斗姚舜瀆磨算錢糧本部知
印談文彬承發吏胡遵禹宋之良承行修理橋
梁泊斫都水司都吏陳鶴典史鄭厚先承行燒
造瑠璃虞衡司都吏徐自通典史梁胤淮承行
抽分錢糧屯田司帶都典史楊呂紀內守備廳
承行掾史仲士端杜學阜外守備廳承行掾史
賴喬相吳希亮甘廉羅鳴遠逐日在工填報循
環登記收放營繕所吏沙慕賢程堯賢點匠記
工東城兵馬司吏沈思悌甲字庫吏吳士俊文
思院吏高明管總書手陳國卿徐喬相顧三錫
張應詔率領匠役作官沈奎作頭余文學沈可
義齊美劉繼祥以上各官及各吏書匠作等役

俱在工效有勤勞等因案呈到部又經臣等會同南京內外守備等官恭詣前項經脩處所逐一覆驗委皆完備堅美其用過會有會無木植輒瓦顏料釘灰等件并各匠工食通共用過銀錢六千八百八十一兩八錢二分七厘八毫行移科道查驗明白外其餘剩物料會修各處工程作正支用臣等伏惟南京爲我

太祖高皇帝創建之都

孝陵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聖

神靈妥安之所百官瞻謁祭享歲時無數

殿宇崇嚴城樓完固少有弗稱卽當修葺工作之要

孰有重于此者茲遇我

皇上孝思純篤

俯從臣等所

請遵典分任量材庀工今已告完我

皇祖在天之靈時格時歆而我

皇上尊

祖孝

先之心亦大慰矣大小臣工服役竣事分所宜然豈敢云勞但先年

陵工告成例蒙

恩賚此係

皇上厚恩非臣等所敢希覬伏候

聖裁再照該監

題修事理十年一次爲時旣久未免霜雪之凍烈

風雨之飄撼中間處所不無侵損剝落之患照

依上年事例行令該監每年春間閱視墻垣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聖

日但遇各處輒瓦少有動搖卽行撻振各處艸

木少有發萌卽行薅去庶

陵殿可以常堅常固常麗常新矣緣係看守事理今

將修過工程用過物料僱過匠役支過銀米役

過軍夫數目理合開坐造冊具本專差舍人張

應詔賁捧

進繳謹具奏

聞

計繳文冊一本

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

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五

開濬河道以疏地脉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爲明職掌遵舊例懇

恩開濬河道以疏地脉以利民生事萬曆四十三年

九月十九日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五

城居民劉鳴曉秦雲龍等連名呈竊照

留都形勝鍾山雄峙盤踞大江以水爲脉城中舊

有正支等河自水西門筏渡橋起進水西水城

門西水關內下浮橋上浮橋新橋南門橋卽鎮

淮橋武定橋文德橋至通濟水城門內東水關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五

西水關內大中橋復成橋玄津橋竹橋珍珠橋

新浮橋通賢橋北門橋之西潭止此爲正河又

繇陡門橋紅土橋乾道橋又繇淮清橋四象橋

內橋會同橋筴橋二水會合俱從卽新橋倉巷

橋望仙橋周家橋鉄憲楞水關出城是爲大支

河又繇東西

長安門下流水至白虎橋會同館橋烏蠻橋柏川

橋出正河是爲小支河又繇後河水關從浴賢

橋土橋珍珠橋出正河亦爲小支河又繇十廟

西門舊名進香河內新建橋嚴家橋大石橋周家橋蓮花橋出正河亦爲小支河其陡門橋淮清橋二水總至鉄牕楞之大支河包藏於正河之內其栢川橋出口者珍珠橋出口者蓮花橋出口者三小支河環遶于大河之外用以吐納靈潮疏流穢惡通利舟楫故居不病涉小民生業有資譬如人身腑臟居內有血脉榮衛以周流也若使血脉一淤則元氣底滯而身必受其病故河道之開塞所係良非輕者查得萬曆十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奏

七年間先該南京工部題

請疏濬續經科部各題

請定爲挑濬事例每年劄委街道主事一員兼管巡河遇有壅淤處所卽便會同五城御史督率兵馬水利等官于秋冬潮落之時逐一分投挑濬其各支河倘有淺塞亦卽深加挑挖務使河道無阻又建閘蓄水畫界經理凡居民侵佔壅土及拋煤灰與淘沙並嚴禁其加惠地方意思甚厚奈何邇年以來部務滋繁浸淫漸弛迨至

于今正河淺狹盡矣其初中間瓦礫泥土往往積成礪礪而支河全淤遂成平地一遇霖雨淋漓街市漲漫蕩爲巨浸民與畜羣處濕久著脾俱成腹疾若不大疏難堪昏墊懇乞查照舊例疏濬便民等情到部隨批都水司會同本部司務廳及各司官親詣十三門內沿河一帶查勘正河于夏暑月略可通行而河身淺狹將來已不無桑田之慮至于各大小支河委係糞土堆積平滿雖求一衣帶之水亦不可得蓋因年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奏

久未疏濬河居民視爲息壤溷圉塵土填委其中以致汙垢停蓄舟楫不通居民種種不得其所而風氣日見頹敝及照萬曆十七年間本部疏濬其于河夫身役經費等項俱經刊有成書班班可據則正支等河在今日相應循例並濬者但自今河水初退酌量緩急合無先濬陡門淮清二橋各進口大支河其正河及三小支河俟冬盡水落次第舉行等因案呈到臣臣乃躬率都水司及廳司各官同行城內沿河一一踏

勘果皆淤塞不堪而通都士民苦墊願挑者衆
口一詞情甚激切臣等看得

留都國家豐芑重地而水道乃氣脉攸鍾本不宜
聽其淤塞又况居民告急往例可循而職掌所
在毋容推諉除一面知會部院併五城御史及
科道等衙門外相應乘時于本年十月十一日
從大支河起手以次疏濬若其間一切規則應
照萬曆十七年大挑事例委官分投募夫督率
挑挖每日臣督率都水司官親到河隄早晚嚴
覈各作委官夫役勤惰其給散工食另委官二
員掌管都水司官不自經手然必都水司官驗
准每日上工的確夫數批發掌管錢糧委官方
照數當衆唱名給散不得虛冒侵漁其工費銀
兩數目合候竣事之日臣仍督令都水司會同
司務廳及各司官清查明白逐一造冊

奏繳緣係明職掌遵舊例懇

恩開濬河道以疏地脉以利民生事理爲此具本專
差舍人張應詔齎捧謹具題

知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三

七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目錄

奏疏

報完開濬河道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二品給繇謝

恩乞休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查覈課銀舉劾以肅蘆政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衰病再懇休致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衰病三懇放歸田里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處遼餉以重邊計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衰病四乞休致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一

病困乞骸骨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六懇放還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七懇乞賜骸骨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劇病八懇速放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危困九懇允放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慶賀禮竣疾增乞賜休致疏

時以南京工部尚書齋俸

二品再考乞收

恩命准休致疏

時以南京工部尚書加太

保

恭謝 天恩疏

時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

衰病妨賢乞容休致以便補官疏

時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

尚書

遵例乞卹典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存問謝

恩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賑飢辭免晉秩建坊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再辭優異

天恩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循例捐俸助

大工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再被存問陳謝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三荷

特恩存問陳謝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二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奏疏

報完開濬河道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爲明職掌遵舊例懇

恩開濬河道以疏地脉以利民生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本司管理濬河主事劉錫玄呈據管工委官周養禎等呈報濬完南京城內正支等河緣繇到部送司奉此案照先奉本部送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十一

據五城居民劉鳴曉秦雲龍等連名呈稱竊照留都形勝鍾山雄峙盤踞大江以水爲脉城中舊有正支等河用以吐納靈潮疏流穢惡居者不病舟楫通行旣免擔負之勞而百貨聚集物價輕省風氣完罔譬如人身臟腑居內有血脉榮衛以周流也若使血脉一淤則元氣底滯而身必受其病故河道之開塞所係良非淺者奈何邇年以來正河淺狹盡失其初中間瓦礫泥土往往積成礮礮而支河全淤遂成平地一遇霪

雨淋漓街市漲漫蕩爲巨浸民與鳬羣族處濕久著脾俱成腹疾若不大疏難堪昏墊乞照萬曆十七年南京工部題

請濬河併遵善後事宜特劄司官一員會同巡城察院督令兵馬等官協力催工疏濬便民等情到部該司隨該本司署印主事何節遵奉會同本部司務廳及四司官親詣十三門內沿河一帶查勘正河于夏暑月略可通行而河身淺窄將來已不無桑田之慮至于大支河三小支河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十二

委係糞土堆積平滿蓋因年久未濬所致及照萬曆十七年間本部疏濬其于河夫身役經費等項俱有成規可據相應循例酌量疏濬案呈到部復蒙本部躬親率領廳司官同詣城內支河正河沿途逐一踏勘果皆淤塞不堪而通都士民在在告苦俱望卽時挑挖隨該本部照例具本

題知併通行南京部院及科道等衙門知會外當蒙會議先令兵馬官曉諭居民各安生理不得

驚擾隨委營繕所所丞劉藻所副金啓泰劉淡等督令作頭朱綸等聽候支放夫役工食又作頭朱直賈承祥等聽候置辦應用器具增委各衛經歷指揮千百戶等官周養禎萬化侯佳胤趙寅張懋勳李文華蔡光先周四知吳顯李條張鳴鷺王廷機范嘉祥常自新等逐一丈量分定地方召募人夫分投挑濬本部及各司官併本司公同催督河工于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從陡門橋淮清橋大支河起手以次及于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上

正河及三小支河今年五月十二日據委官周養禎等呈報
都城內正支等河已經挑濬完畢隨該本司會同廳司復加查勘委果挑濬已完舟楫既得通行商賈俱各稱便通都士民非但物價減省且河深水下地免濕潤人得安居而又風氣完固及奉送據經管錢糧委官劉藻金啓泰等呈報給散過人夫工食等項錢糧每日花數前來仍會同廳司各官逐一磨算清確通共疏濬正支等

河用過銀四千六百九十二兩零六分六厘四毫相應造冊

奏繳等因案呈到部臣等復看得

都城十三門內正支各河道久未疏濬以致壅淤今經挑挖已完得遂通都士民幾十年仰望及照本部先因慮恐冒破每日着該都水司及各司官輪流沿途催督各委官各催夫役挑土不得乘空躲懶臣復時時徧行查訪勤惰其給散工食錢糧臣復令司官與管錢官管工官互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四

覺察不得一人獨自經手以故毫無侵冒但得以後遵照原行劄付司官事理每歲秋深水涸之際司官不時公出督同該城兵馬沿途查看正支河但有水退淺處船不得過卽令慣做水作人夫星夜挑深庶工易辦費用且省不至如今日大行疏濬更爲不負職守矣緣係明職掌遵舊例懇

恩開濬河道以疏地脉以利民生事理今將濬過原丈量各河道併用過物料及僱夫支過錢糧數

目理合開坐造冊具本專差舍人張德賁捧
進繳謹具奏

聞

計開 疏濬過河道

一大支河自陡門橋河口起過紅土橋乾道橋
北河口止又自淮清橋河口起過四象橋內橋
會同橋宣橋畝新橋倉巷橋望仙橋張公橋鉄
窻楞止共計丈量長一千零三十六丈六尺五
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一小支河自柏川橋河口起過烏蠻橋會同館
前橋白虎橋

長安門止又自珍珠橋進水關紅板橋土橋浴賢
池止又自蓮花橋河口起至嚴家橋大石橋西
倉橋直抵新建橋十廟止共計量丈長一千一
百七十五丈

一正河自三山門筏渡橋起進西水關過下浮
橋上浮橋新橋鎮淮橋武定橋文德橋東水關
大中橋復成橋玄津橋竺橋珍珠橋新浮橋通

賢橋北門橋止共計量丈長二千三百四十五

丈二尺

以上正支河道通共量長四千五百四十六丈

八尺五寸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六

二品給繇謝 恩乞休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

聖恩難報衰病頻仍懇乞休致以安愚分以重

留土事伏念臣繇隆慶五年進士初任句容縣知

縣歷任山東江西道監察御史南京大理寺寺

丞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陞工部左侍郎以及今職

歷正二品俸三年給繇臣以謏劣無能之資膺

豐芑率作之任積愆莫贖報績無從自分黜幽

丁清惠公遺集

七

之是甘乃荷

天恩之逾分

龍章疊贈父祖啣結於黃墟

寵蔭旋頒劬息叨名於齒冑臣卽捐糜此身何能圖

稱萬一顧自瞻辭

闕下遂爾毘勉長途詎意福過火生舊病遄發痰

火腸紅一時併作且耳鳴喉痛新疾仍復交侵

雖犬馬報主之忱此息尚存不敢少懈而蒲柳

先秋之頹嶢嶮已邁鞭策難前懇乞

特恩鑒臣病匪託辭勢難復任

俯容休致少緩餘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

大造生成之德臣當與田畯野氓共祝

聖壽于萬萬斯年無窮極矣

萬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卿素有清望且留都乏人着沿途調理赴任供

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八

查覈課銀舉劾以肅蘆政疏

時在南京工部尚書

題爲遵例年終查覈課銀以肅蘆政事

臣等奉本部送據提督清理蘆政都水司主事郎文煥揭帖開稱先該本部

題准工部伏奉

欽依每年終管蘆司官將所屬各府州縣衛課及南

京內官監已故太監党存仁所派

皇庄新增籽粒銀兩俱查該完欠數目造冊呈堂

分別舉劾其全完者薦叙不及八分者量議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九

俸完日開支不及六分者罰治全不完者住俸

提問俱各嚴催完解如有侵那情弊坐贓論罪

遵行在卷今照萬曆四十五年已終例應查覈

四十三年分蘆課內除全完者如和州知州談

之鳳銅陵知縣徐一科德化知縣江國選當塗

知縣何舜岳俱已陞任繁昌知縣李彬被論去

任完及八分之上如無爲州知州陳鳴鳳徵未

及半陞任宿松知縣萬希堯被論去任如青陽

知縣張燦除附徵外實徵銀六兩六錢八分九

厘六毫南京江陰衛百戶黃裳實徵銀二十一

兩五錢俱數少易完例不叙薦管徵蘄州衛課

蘄州知州倫應祥黃梅知縣王繼祖廣濟知縣

周浹身以上課銀共二百六十三兩九錢六分

二厘二毫題修

荆府以至各州縣衛履任方新未曾經管該年蘆

課等官俱例不薦論外其全完者如上元縣知

縣陳宇江寧知縣劉必達句容知縣羅廷光江

浦知縣余樞六合知縣馬政和桐城知縣王廷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十

試丹陽知縣王志道儀真知縣施世珪蕪湖知

縣曾袞彭澤知縣林士振湖口知縣林翹芝崇

明知縣袁仲錫以上一十二員貞操冰壺映月

雄才寶鏐生風望聳屏書忠摠

國賦又全完如管徵安慶衛蘆課安慶府通判顧

九德屏漢著績譽久沸于皖濱蘆賦効忠望益

流于畿甸又全完如南京龍江左衛指揮彭印

南京江陰衛千戶朱睽千戶張應文以上三員

夙裕戎韜偉樹登壇之品敏敷籌畫尤規裕

國之忠所當薦揚以備殊擢者也完及九分以上
如通州知州福文明如臯知縣熊奮渭東流知
縣高射斗懷寧知縣吳之才武進知縣董懋中
以上五員惠政雲流撫字競推循吏宏猷淵沛
催科期滿額儲又完及九分以上如南京橫海
衛指揮許國治早檀孫吳雄略望重長城猛標
蕭管芳謨功高足

國完及八分以上者如江都知縣吳羽文丹徒知
縣向日升貴池知縣王啓棠太興知縣楊國柱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士

以上四員皎節光擢雪柱迅才嚮秦劓刀曲軫
民暑勤催

國課又完及八分以上如管徵九江衛蘆課九江
府同知王恭已批骸解于吏治保障潯江通呼
吸于民艱調劑蘆賦所當併薦以示激勸者也
完及七分以上如望江知縣蕭鳴曉治成錦製
誇苞刃之新劓賦役額輸豈晏等之未運此一
員者應照不及八分之

明例住俸示懲但念頻年災沴敲朴難施額雖不

足勢無可奈所當姑從寬政勒限完報者也全
未完者如江西南昌衛鎮撫忻國周志壯請纓
似稱建侯之選才疎督課安遑怠職之愆所當
住俸提問勒限追課完解以儆玩法者也再照
鎮江揚州廬州三府江海防同知原議督催所
屬蘆課應併入薦今查鎮江海防同知邢登雲
督催丹陽縣蘆課全完丹徒蘆課已完八分之
上揚州江防同知黃守經督催儀真蘆課全完
通州如臯粒課已完九分之上江都粒課已完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主

八分之上廬州江防同知賈熙載督催無爲州
蘆課已完八分之上以上三府同知樹保障之
宏勛江海浪靜擅催科之妙術軍

國儲饒相應併薦以獎勤勞者也除未完課粒一
面差人嚴催陸續完解所有州縣衛分完欠課
粒數目備造方冊一本遵依分別舉劾緣繇見
在伏乞裁奪具

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蘆課所入
實袍服器皿等費之所自出關係至重原與

常經費不同而邇來支應日煩帑藏日窘尤非
先年之比若非年終查核着實舉行有司慢不
經心視為故事安望其課之早完而無欠也今
各府州縣衛所等官既經管蘆司查核詳明分
別舉劾相應遵例具

題將全完知縣等官陳宇等一十六員叙薦完及
九分八分知州等官福文明等一十一員併薦
完及七分以上知縣蕭鳴曉非茫茫從事蓋因
歲時所致姑從寬政限勒徵完全未完鎮撫忻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國周住俸提追法無可賞鎮江府江防同知邢
登雲督催丹陽縣課全完丹徒縣課完及八分
之上揚州府江防同知黃守經督催儀真縣課
完全通州如皋縣粒課完及九分之上江都縣
粒課完及八分之上廬州府江防同知賈熙載
督催無爲州課完及八分之上此三員者皆因
留心

國計以故額課無虧允宜併薦伏乞

勅下工部覆

請恭候

命下仍將薦叙者紀錄擢用應罰治者罰治免罰治
者姑從勒限嚴追廢玩事者知警而勤事者益
勸于帑藏有大賴焉通候工部移咨吏兵二部
併咨本部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南京都察
院轉行各巡按巡江御史一體欽遵施行謹題
請

旨

萬曆四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四

聖旨該部知道

疾病再懇休致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衰病益增萬難供職再懇

天恩俯賜休致容回籍調理以重

留都以延殘喘事臣以三年給繇疊荷

聖恩圖報無從病患旋作曾于中途具

疏懇乞休致荷蒙

聖旨卿素有清望且留都乏人着沿途調理赴任供

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彼時捧讀

綸音且感且泣自惟衰病庸劣乃荷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天恩慰留雖捐糜難以報稱隨于沿途就醫因力疾

勉強赴任不意入春以來前病痰火腸紅舉發

轉甚脾虛內熱寤寐靡寧勺飲不能出聲時常

倒地扶掖踰跚苦楚萬狀醫官朱允恭徐鳳參

投藥劑罔效卽欲再竭頂踵報

皇上于萬一徒結寸心而力已憊矣見職守之曠

祇切傍徨念病勢之阨危更添憂懼矧

留都根本重地司空百務紛糾豈容垂老委頓之

人抱空篆而廢職業無裨于

國徒困于身乎爲此俯罄愚衷懇祈

天恩容臣致仕回籍俾得稍延殘喘則犬馬餘年皆

聖主天高地厚之所

賜不致妨賢路而增曠官之罪也謹披瀝具

疏伏候

天慈垂鑒

萬曆四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赴任未久何爲又以疾請還遵旨照舊供職

不准辭吏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衰病三懇放歸田里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為

天恩隆重衰病轉增三懇

聖慈俯賜憐憫放歸田里事臣以三年給繇叨

恩辭謝而南

高厚難酬違恤頂踵奈緣中途遘疾具

疏乞休隨奉

聖旨着臣沿途調理赴任供職臣即遵奉調理移時

力疾抵任豈期臣病漸增懼妨部務以重厥辜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七

再

疏懇放伏蒙

聖旨卿赴任未久何為又以疾請還遵旨照舊供職

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自念疎庸下品兩荷

恩綸

寵眷踰涯尚可稍延殘喘詎敢再瀆

宸嚴夫何臣命蹇薄病與日增痰火腸風已成痼疾

兼之左耳幼年為取胎膜底裡受傷久已閉塞

近因衰憊時時作脹沉痛如錐又膀胱疝氣結

聚臃腫每一作楚幾至欲絕晝夜呻吟飲食減

損形銷骨立神亂思昏延醫朱允恭何思等診

視咸謂血氣耗甚投之藥石難以奏功臣雖欲

強起以圖報塞其如力不從心竟成尪廢矧

留都司空重任卽年力強健猶虞有曠職之訾何

可令支離委頓之人若率屬鳩工之任是以臣

轉思轉懼而病轉劇也伏乞

皇上鑒臣愚妄察臣病勢

准臣休致使早得生還里門屏居調攝倘餘生少延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八

一日亦是

皇上一日之賜當與謳吟父老共祝

聖壽于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留都大僚人少况卿清謹任事豈可稱疾固辭

宜遵屢旨供職該部知道

奏處遼餉以重邊計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題為遼餉孔亟仰遵

明旨那借奏處以濟時艱以重邊計事臣于本月初

三日伏見邸報戶部

題為遼餉孔亟等事議借南京工部庫銀十五萬

兩已經奉有

明旨臣隨即力疾會同右侍郎羅朝國酌議區處間

照得奴酋匪茹負恩狂逞問罪興師首先糧餉

臣等豈不切切焉助司計者蒿目而憂之哉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七

何本部節慎庫銀空虛已久故雖臣等職掌繕

修凡南京自

孝陵

奉先殿

壇社

長安等門及城垣及

袍服器皿黃快船戰巡船隻并各衙門廨署地方

橋梁等項每歲相應修理無一事可容曠廢者

然查得萬曆三十六年該前任侍郎徐大任因

奉

旨那借部銀十萬兩協濟建造

福王府第彼時

題疏稱萬曆十七年庫銀尚存七十餘萬自

大工取用及傳奉織造等項業已耗費殆盡矣矧

延至今日又且十年而三十七四十二四十四

等年先後動借邊餉無慮十三萬有奇而各省

直歲額解部銀兩近以水旱蝗災逋負累積致

使帑虛轉甚更非昔年之比臣等相顧蹙額似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此即係萬分緊急工程姑且從緩蓋誠恐支用

太多積貯愈盡寧以樽節之故冒瘵曠之愆也

即今遵奉

明旨那借方且踟躕靡寧但當此匱乏之秋一時委

難猝辦只得具

疏懇告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酌議除臣等星火查追各未完銀兩

外日下姑容解銀七萬五千兩以濟孔亟庶于

遼餉或不無小補而臣部急需亦可少助千萬

一矣謹此具

題

萬曆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主

衰病四乞休致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為舊病纏綿寢劇衰憊日甚難支懇乞

聖慈俯容休致以遂生還事臣舊有痰嗽耳鳴腸紅
疝氣諸病頃于萬曆四十五年間以宿病作苦
累疏乞骸猥蒙

聖明不棄朽劣輒

賜溫綸臣伏讀感激涕淚交頤自念一介書生叨沐
殊恩倘狗馬之軀一息尚可撐持何敢不勉自鞭策
以故年來強起就列誠謂受恩深而圖報之心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主

無已也不意行年逾邁沉痾愈加舊疾難平新
症復作近日以來每酬應稍煩則火隨上炎而
痛攻于胃口語言不節則氣不相續而痛引于
小腸日夕浸淫不思飲食遂致一旦狼狽呻吟
床褥醫生朱恭等投藥多劑迄無寸功臣伏從
枕上流涕自思臣報

國之心無窮而任事之力已耗卽向來私自簡點
殊多瘵曠而病勢已至危亟雖欲引咎責躬以
勗將來何從振勵乎用是不避瀆聒具

疏陳請伏乞

皇上念臣迫切苦情憐臣淹息殘喘

慨賜俯俞放臣歸里別選賢能以稱任使庶幾負

乘之憂無貽之

國而首丘之願或遂其私矣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卿屢奉留旨何爲稱疾固辭着在任調理照舊

供職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七

冊

病困乞骸骨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病困積淹症迫危險謹再籲

聖慈矜允俯賜骸骨事臣頃以年邁力衰兼之新舊

疾病纏繞至于危困卧床浹旬不愈情不得已

具

疏乞身庶幾

天聽垂憐昇此丘壑待盡乃奉

聖旨卿屢奉留旨何爲稱疾固辭着在任調理照舊

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謹從枕上望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七

關叩頭流涕謝

恩切伏自思人臣以身許

國誼不得復顧其軀况如臣菲才遭逢不世感激

報効更當何如而乃愛惜頂踵不矢捐糜豈人

情哉奈何病臥以來藥餌無功耳鳴喉啞痰火

舊病遂成痼疾兼之下血既多體益尪瘠且于

四月初二夜忽然小腸氣痛遂不可忍昏暈悶

絕移時不醒賴家人湯液灌救久乃獲甦嗣是

疝氣時作輒時昏悶痛自膀胱騰引于腹以薄

于喉但一開口喘息不聯筋脉絃急痰嗽彌甚
虛火上炎延于胃脘臟腑甚虛而七箸少進夫
老人之扶衰全恃飲食而今且頓減工尹之鳩
僦必藉語言而今且相碍則臣雖欲力疾從事
其勢必不可得而况昏暈悶絕時在飄忽之間
則性命之憂頃刻難保如此萬分迫切安得不
急控于

君父之前乎伏乞

皇上俯憐臣病危劇曲全終始俾得生入里門別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亮工之佐以熙

留都之績則微臣感荷

天恩永無極矣伏候

勅旨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留都乏人卿以宿望眷留宜遵屢旨供職不准

辭該部知道

六懇放還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為病體萬分瀕危署務勢難料理謹迫切哀鳴

六懇

聖慈憐憫放還以遂首丘事臣自萬曆四十五年考

滿南歸中途患病遵奉

明旨力疾履任中間三

請告而三蒙

慰留延至今年四月疾忽陡甚復疏哀懇未得

允放更荷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溫綸乃病症纏綿仍復具疏為病困積淹症迫危險

謹再籲

聖慈矜允俯賜骸骨事奉

聖旨留都乏人卿以宿望眷留宜遵屢旨供職不准

辭吏部知道欽此又疏為病勢愈加沉重冤情未

達

聖衷敢將通縣隱田始末併微臣受謗緣繇備細控

訴

天廷以明心跡事奉

聖旨這田土事已有旨着撫按官查勘卿奏辯甚明
知道了宜遵命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自
念魯鈍非才額愚陋品有何夙望猥承

天語至于受謫心跡更獲仰徹

宸聰似此特達知遇允爲千載一時苟庭病未卽填
渠固當鞠躬盡瘁臣所以勉力支持分捨殘生
以報

殊眷奈何病後過劬危困遂劇今且僵臥床褥舊患

腸紅痰火耳鳴喉啞諸症展轉艱難而新增疝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氣痛發輒便昏暈不省當此危急之秋若非旦
暮卽得解職必至溘先朝露又安望強自奮起
以效奔走微勞如前日耶臣伏思我

皇上天地至仁無不覆載未有視臣猥猥之極勢已

臨危而不惻然哀憐者臣故激切哀告伏乞

皇上俯念臣極衰極病卽

賜回籍庶幾獲遂首丘感荷

皇上始終矜恤

洪恩真與天壤無窮極矣臣無任哭泣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卿屢奉留青如何稱疾固辭殊非朕眷倚老成
之意宜在任調理痊可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七懇乞賜骸骨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

天恩眷注益隆臣病貼危益甚謹七懇

聖慈俯諒迫切真情

乞賜骸骨事臣自萬曆四十五年考滿蒙

皇上准臣復職中途患病乞休奉

旨沿途調理到任後病苦纏綿至今年四月以來復

因病甚懇請至于六疏意謂

皇上必且憐臣放還乃復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完

聖旨卿屢奉留旨如何稱疾固辭殊非朕眷倚老成之意宜在任調理痊可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臣伏自忖量

皇上尚不以臣爲不肖不忍終棄絕之乎臣因感

皇上眷顧之隆念臣生平亦有乘時效用之志敢略

一陳之而後知臣今日之因病告歸真有萬萬

不得已者臣初仕爲令竊欲少自建立力行未

逮時時懷歉蒙擢御史偶拂當事跽伏廿載且

將終身詎意

皇上特恩起陞南大理丞控辭不得因自思惟涓埃

圖報今正其時於是慨然就職料理諸務雖臣

資質駑鈍嚮往不前而此心靡敢厭倦奈臣宿

患痰火腸紅小腸疝氣諸病外復增咽喉腫痛

寒熱交攻飲食艱難肌膚消瘦語言不能出口

醫人朱恭李科徐麟皆謂病關咽喉非一時藥

餌所能奏功惟是歲月默默靜養方可復還元

氣臣又念自到

留都不覺廿有一載恨無分毫遺德于民而歷年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完

不可謂不久如臣一身及家事俱置不論只臣

祖父皆蒙

皇上貽恩臣念先人塋墓夢想魂飛如同隔世豈不

欲乘此未死得一掃拜而况臣復患咽喉腫痛

等症飲食語言出入俱妨病在垂危旦暮恐填

溝壑爲此不憚煩瀆七疏哀呼伏乞

皇上俯念臣愚本有報效微忱若非病果危篤豈忍

惓然仰負

聖明隆眷卽時需發

德音賜以生還徵臣啣結始終

曲成之恩永無窮極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留中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劇病八懇速放疏

時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補報已窮劇病曠療更苦淹時謹八懇

聖恩垂憐速放以遂首丘事切惟臣以衰老羸病牀

蓐久淹前後呼籲至于七疏血誠已竭盼望

綸音而仰候至今未蒙

渙發

皇上得無以留臣一日猶可理部中一日之事耶不

知臣自去夏發病以來凡從前痰嗽耳鳴腸紅

疝氣諸病纏綿不已藥餌過多以致脾胃損弱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飲食益減四肢愈倦目今坐起行步種種艱難

而咽喉腫痛其苦楚尤甚蓋率屬亮工曉諭問

答每日必藉言語而咽喉一竅乃言語所從出

今臣但一開口而喉中卽如刺如割已自萬分

不可支持又况腫脹爲礙寒戰畏風此皆衆耳

衆目所共聞見不敢一毫虛飾以欺

聖聽也醫生朱恭等皆云此病全是神氣受傷非藥

石所能奏効若不屏居謝事加意靜攝斷無有

瘳臣伏自念望八之年加以危病又况豐亨之

都天工之重而以喑啞病臣致于悞事臣安可

貪昧隱忍不急控之

皇上乎臣故萬不得已八疏上瀆伏乞

皇上速允臣回籍併亟簡碩望前來代臣不惟臣荷

歸骨之仁而

皇上之自爲

陪都計亦不容緩矣臣曷勝迫切哀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聖旨留中

危困九懇允放疏

特任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乞身煩瀆滋懼櫻病危困轉深謹具疏九懇
天恩俯賜

允放以遂首丘以免曠職事臣向以痰火腸紅疝
氣及喉嚨腫痛諸疾前後哀呼乞骸疏凡八上
憊疲苦情屢瀆

宸衷而皆未蒙

俞允蓋我

皇上覆載包荒雖至今日尚不忍棄斥臣受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隆眷寧不愈加感戴每日事關職掌只得帶病支吾

但念

留都根本重地工部將作衙門衰老病臣豈容久
處若不捫躬揣分徒爾逡巡日復一日不惟以
官妨病亦恐以病妨官爲身爲

國兩俱無益尸素之罪將焉所逃則臣之自量惟
有解組謝職退處山居豈惟部事不少廢弛而
殘喘餘生或可苟延旦夕用是萬不得已再具
九疏上陳伏乞

聖慈曲加憐恤速選精明強幹之臣用稱率作興事

之任放臣速歸田里得以專圖靜攝其感我

皇上天高地厚益無窮矣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清勤任事倚賴方殷宜遵屢旨卽出供職不
准辭該部知道

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慶賀禮竣疾增乞賜休致疏

時以南京工部尚書齋捧

奏爲襄臣

慶賀禮竣夙疾頓增懇乞

聖恩俯賜休致事臣以望八之年待罪

南都任重事繁精氣消耗連年痰火腸紅兼之病

疝累至眩暈該臣于

先皇祖及

皇考朝九疏

請告未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俞允力疾供職間湊遇六年考滿及期吏部備有咨

文因拘六年未滿之例尚未給發恭遇

皇上聖明御宇普天同慶南京例該大九卿一員齋

進

表文

慶賀比時

南都九列止有三人除操江例不奉委掌院兼攝

戶部臣係浙人例不進戶部乃南禮部會同禮

科河南道酌議坐名咨臣齋捧臣誼不敢辭吏

部亦隨發咨文併令赴部給繇問今幸到京于

十二月初三日

朝見快觀

天顏不勝萬幸乃初六日隨朝之後顏齡胃寒舊病

復發痰火眩暈十分沉重職念

慶賀大禮既經事竣職願已伸至于衰病餘年萬難

供職即分當黜幽亦不能循例赴部矣除職一

面扶疾恭詣

大明門叩頭出城一面具奏懇乞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七

聖明念臣禮已告成鑒臣病非假托

俯賜骸骨歸里臣世生生感戴

皇仁並祝

萬壽于無疆矣伏候

勅旨

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恭勤任事方以捧賀來京如何引疾求退仍

赴任供職不准辭考滿文書還與照例題覆吏部

知道

二品再考乞收 恩命准休致疏

時以南京工部尚書加太

子少保

奏爲

恩命愧不能當劇病萬難供職懇乞

聖慈憐憫收回

恩命以安愚分仍准臣休致以便衙門補官事該臣

于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具疏爲衰臣

慶賀禮竣夙疾頓增懇乞

聖恩俯賜休致事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聖旨卿恭勤任事方以捧賀來京如何引疾求退仍

赴任供職不准辭考滿文書還與照例題覆吏部

知道欽此臣抱病南行接見邸報部覆前事奉

聖旨丁賓着復職加太子少保給與應得誥命欽此

臣復扶病北嚮叩頭訖伏念臣自南京工部尚

書三年考滿奉

旨復職後每因病具疏于萬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

七日爲

聖恩難報衰病頻仍懇乞休致以安愚分以重留土

事奉

聖旨卿素有清望且留都乏人着沿途調理赴任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萬曆四十六年三月

初四日爲衰病益增萬難供職再懇

天恩俯賜休致容臣回籍調理以重

留都以延殘喘事奉

聖旨卿赴任未久何爲又以疾請還遵旨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又本年閏四月二十五日

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天恩隆重衰病轉增三懇

聖慈俯賜憐憫放歸田里事奉

聖旨留都大僚人少况卿清謹任事豈可稱疾固辭

宜遵屢旨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萬曆四十七年

四月初二日爲舊病纏綿寢劇衰憊日甚難支

懇乞

聖慈俯容休致以遂生還事奉

聖旨卿屢奉留旨何爲稱疾固辭着在任調理照舊

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爲病

困積淹症迫危險謹再懇

聖慈矜允俯賜骸骨事奉

聖旨留都乏人卿以宿望眷留宜遵屢旨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本年十月十三日爲病體萬

分瀕危署務勢難臥理謹迫切哀鳴六懇

聖慈憐憫放還以遂首丘事奉

聖旨卿屢奉留旨如何稱疾固辭殊非朕眷倚老成之意宜在任調理痊可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本年十一月十九日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四

天恩眷注益隆臣病陷危益甚謹七懇

聖慈俯諒迫切真情

允賜骸骨事又萬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爲

補報已窮劇病曠瘵更苦淹時謹八懇

聖恩垂憐速放以遂首丘事又本年七月二十一日

爲乞身煩瀆滋懼攪病危困轉深謹具疏九懇

天恩俯賜允放以遂首丘以免曠瘵事奉

聖旨卿清勤任事倚賴方殷宜遵屢旨卽出供職不

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方接邸報間適南禮部回

咨謂臣當力疾出迎

諸詔自接

詔後禮部又謂臣該齋捧

登極表文臣以疾辭又謂臣既可力疾接

詔即可力疾齋捧且齋捧已離地方事竣可便圖歸

臣又以疾辭南禮部同禮科河南道合諫得南

京大九卿見在止三人內操江都御史例不奉

差都察院都御史見署戶部惟臣一人應該齋

捧臣諫不敢辭乃南吏部又以臣六年考滿及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期給繇文書不容不發臣不得不領臣乃謂諸

同官云卽今當以

慶賀爲重隨渡江而北行至十二月初三日到京

朝見得以快覩

天顏臣自謂此生萬幸自後議將給繇文書正欲專

疏奏知

皇上不意本月初六日隨

朝之後胃寒發熱痰厥昏迷慌忙扶疾

大明門叩頭出城隨具病疏臣計前九疏至今十疏

微臣求退之心極苦矣猶蒙

皇上不忍損棄着臣赴任供職而又加

恩命夫

官保誥命乃莫大之寵榮臣敢不欽承但以抱疾之

軀一旦遭際若此誠恐福過災生深切驚懼頃

刻不能自安至于臣本身素患痰嗽腸紅疝氣

喉痛等症而喉痛尤甚醫生左化龍梁道與云

喉痛之疾須閉關默坐庶可復還元氣且免生

別病臣向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請告候

肯仍勉強在衙料理政務見得事體未當百計處置

肺火何時得寧喉痛何時得愈况

皇上一日未准放臣衙門一日不得備官臣一日不

得免罪又臣所大懼也爲此披瀝再具疏上懇

伏乞

皇上曲賜哀矜將

恩命收回速准臣休致不但臣或得苟延殘喘且便

衙門作速補官感荷

皇上天地曲成

洪恩真無窮極矣臣無任哀懇激切之至

天啓元年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清慎老成朕所鑒知宜遵旨赴任考滿加恩
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恭謝 天恩疏

時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自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奏爲衰臣

慶賀事竣風疾頓增懇乞

聖恩俯賜休致事奉

聖旨卿恭勤任事方以捧賀來京如何引疾求退仍
赴任供職不准辭考滿文書還與照例題覆吏部
知道欽此又准吏部咨爲給繇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丁賓着復職加太子少保給與應得誥命欽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四

臣隨于二月初九日奏爲

恩命愧不能當劇病萬難供職懇乞

聖慈憐憫收回

恩命以安愚分仍准臣休致以便衙門補官事奉

聖旨卿清慎老成朕所鑒知宜遵旨赴任考滿加恩

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吏部移

咨到臣臣欲再爲懇辭懼涉煩瀆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服官多曠報

國懷慚卽幸厠于冬官實無功于明作寸勞罔樹
積歲靡深正力請以再三乃躡榮于望外爰考
舊章雖在通循之例

霈加新秩允爲踰分之

恩伏遇

皇上離照方新

鴻慈普及

仁覃簪履特隆故舊之施澤逮菲葑仰被殊常之

典沐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恩深重揣已奚勝旣慮福過之災復增位浮之懼本

欲強脩奮勵矢効涓埃無奈衰病侵尋難期起

色田間祝

聖仍祈邊鄙于永寧海國瞻

天欣戴洪禧于億載始終霑溉存歿戀思臣無任感

激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丁善齋捧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天啓元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衰病妨賢乞容休致以便補官疏

時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

尚書

奏爲衰病妨賢

聖恩難報懇乞

天慈俯容休致便速補官事臣以六年考滿蒙

恩兼以抱病增劇隨于二月初九日具奏爲

恩命愧不能當劇病萬難供職懇乞

聖慈憐憫收回

恩命以安愚分仍准臣休致以便衙門補官事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聖旨卿清慎老成朕所鑒知宜遵旨赴任考滿加恩

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移咨到

臣除

恩命不敢瀆辭另疏恭

謝外竊臣性本愚庸不敢自棄勉礪修已愛民之

學忝逢

盛明有道之時仕籍濫叨生平實倖初任句容知縣

七載有奇不能盡力民瘼一籌莫展謬蒙

選授御史

請告家居廿載復荷

皇祖起臣南大理寺右寺丞歷陞今職仰感

知遇殫力竭忠雖以毅然愛民爲已任未見措置

之得宜惟朝夕兢持罔敢少懈迄今廿有餘年

近因心血耗散皮敝骨衰病劇歸田切志乞罷

初心原欲安分以苟延豈日知機而退守十一

疏陳懇

眷留再四誠

皇祖罔極之深恩奈未遂首丘之初念今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聖

皇上睿智聰明不卽損棄

隆恩渙濡地厚天高此臣下之所願望而不可必得

者正當奮不顧身報答

殊寵于萬一豈宜煩瑣瀆辭以負

皇上任使之至意固非臣禮亦豈人情但臣年旣衰

病委難愈涓埃未效力不從心然官缺司空致

稽公務爲臣蒙

留未補反有負于

聖明况值

國事多艱諸務不容少緩如此妨賢病

國咎將誰歸是臣所畏懼寤寐而不能自安者

將病日益重罪日益深臣前疏備陳情悃已蒙

皇上鑒知寧忍臣之苦心瀝血而不放臣也伏乞

聖明慈憫軫念衰老病臣俯准休致庶官便速補而

臣自今以往之年皆

皇上洪賜也始終造就頂戴

皇仁世世生生叩結無已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十三日奉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兗

聖旨卿久任留工勞績茂著朕方簡注老成何乃連

章引退據奏情詞懇切准在籍調理以需召用該

部知道

遵例乞卹典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奏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事臣係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隆慶五年進

士初任應天府句容縣知縣歷南京大理寺右

寺丞操江都御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叨荷

寵榮愧無報稱而臣妻吳氏又蒙

聖恩一封孺人再封宜人三封恭人至萬曆四十五

年天啓元年各以臣南京工部尚書三年六年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辛

考滿兩封夫人矣今不幸于本年二月十三日

病故臣伏覲

大明會典一款凡兩京二品文官妻曾授本等封者

俱照例祭葬又一款若大臣兒在不拘見任致

仕其父母妻曾授本等封病故者許照例自行

陳乞切念臣妻吳氏自幼能從母訓與臣相處

共甘辛苦其後隨臣歷至宦所驅馳中外晝夜

兢兢必以操槩贊臣幾十年如一日也且生前

屢膺

綸綍之隆褒已邀榮極而死後復有祭葬之

明例敢不哀陳于

君父之前乎臣查得先年兵部尚書毛伯溫妻謝氏

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妻李氏南京刑部尚書

錢邦彥妻仰氏吏部尚書陸光祖妻陶氏俱以

授封夫人先夫而卒均得蒙

恩特祭葬臣妻事體正與相符故敢冒昧上請伏乞

聖慈俯垂矜憫

勅下該部查照前例一體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聖

賜給則泉壤光榮存歿感激而臣世世子孫永圖

啣結不敢忘矣伏候

勅旨

天啓四年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照例題覆

存問謝恩疏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

奏為養齡特被

殊恩望

闕恭陳

謝悃事臣原籍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隆慶五

年進士初任句容縣知縣行取選授山東道御

史因與當事齟齬請告致仕回籍二十年伏蒙

皇祖起臣南京大理寺寺丞歷陞太子少保臣復

請告致仕以遂初心前後計十二疏奉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聖

聖旨卿久任留工勞績茂著朕方簡注老成何乃連

章引退據奏情詞懇切准在籍調理以需召用該

部知道欽此向在遵奉間乃于本年三月初十日

接見邸報該禮部題為乞

恩優禮老臣以彰

盛典事內該本部題覆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王洽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思啓題同前事

奉

聖旨李鈺着差官存問丁賓劉楚先沈應文着彼處

撫按官照例存問欽此臣謹遥望

闕廷焚香叩頭及恭候撫按官奉

旨行禮外伏念臣質本顓庸心甘獻畝感

知遇之特達用且久于歷年愧受任之無功志未

行于施澤夙宵自省跼蹐靡寧所幸偷安未景

樂觀

聖化之雍熙庶幾跼伏餘生竊沐

皇仁之浩蕩豈期犬馬賤齒仰荷

綸綍殊榮恭承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特旨之俞濫附諸臣之

寵精緣華幣璀璨篚筐

御醴養羊臚傳衡泌里閭群然健羨山川燁矣增

輝蓋

聖主治化方新不難引事例以榮衰朽而愚臣恩沾

念舊惟有誓捐糜以答

高深伏願

皇帝陛下

德懋日中

稽顙天保

推優老之典以普惠黔黎

廣體臣之經以旁求賢哲

培一代中興之上理

維萬年有道之休風則

皇上方享泰運之隆而老臣且賡昇平之頌矣臣不

勝感激涕零瞻依慶忭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

男丁善抱奏以

聞伏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勅旨

天啓五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賑饑辭免晉秩建坊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奏為驚聞

聖恩稠疊微臣揣分難叨懇乞

皇上俯賜矜憐並容辭免以安愚誠事該臣在籍嘉

善適接邸報見巡撫浙江僉都御史劉可法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劉之待會

題為災民啼饑望賑仁賢破格好施懇乞

天恩特賜褒嘉以示風勵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隨該戶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題覆前事奉

聖旨丁賓好義施仁准加太子太保賜扁褒嘉仍行

該撫按令其自辦建坊以示風勵該部知道欽此

臣捧誦

綸音不勝感激不勝驚悚臣伏念浙江撫按所重民

命故將微臣些小賑施懇

恩特賜褒嘉戶部亦重民命遂據撫按疏陳覆

請加恩

隆典荷蒙

皇上以堯舜安民之心樂聞入告悉

賜俞允似此一番褒獎實出意外寢食不寧若遂

爾報願承受微臣自揣一念真有萬萬不能自

安者敢為

皇上陳之臣自幼叨荷

朝廷教育作養略聞萬物一體之義故當大水大

旱見有飢民叫號隨緣量力聊為救濟不過了

此心願別無所為然亦一時倉惶酬應分毫無

補生民清夜靜思每切內愧夫臣方以賑飢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補為愧乃又以賑飢之故叨受加銜叨受建坊

反之初心既覺慚惶揆之末路又懼盈滿此臣

之所以措躬無地披瀝血忱迫欲籲懇于

皇上者也臣伏憶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內臣叨任南

京操江都御史接邸報見浙江巡撫高舉

題臣賑飢相應表揚等因比時臣因在任即于六

月內具疏

請免奉

神宗皇帝聖旨准辭今臣居里閑閱報稍遲馳控稽

緩伏乞

皇上俯矜微臣跼踖至情收回

成命將加銜建坊兩項

恩典俱賜准辭則微臣聞

命驚惶無措之愚悃可以少安喘息于光天化日之

下矣臣草疏已畢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且感且泣臣無任惶悚激切祈懇之至謹差

義男丁善抱奏以

聞伏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勅旨

天啓六年正月

日奉

聖旨丁賓賑飢布德加銜建坊乃朝廷激勸彝典不

准辭該部知道

再辭優異

天恩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奏爲再辭優異

天恩以遂初心以安愚分事該臣在籍嘉善適接邸

報見巡撫浙江僉都御史劉可法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劉之待會

題爲災民啼飢望賑仁賢破格好施懇乞

天恩特賜褒嘉以示風勵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隨該戶部題覆前事天啓五年十一

月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五

聖旨丁賓好義施仁准加太子太保賜扁褒嘉仍行

該撫按令其自辦建坊以示風勵該部知道欽此

臣隨于天啓六年正月奏爲驚聞

聖恩稠疊微臣揣分難叨懇乞

皇上俯賜矜憐並容辭免以安愚誠事再奉

聖旨丁賓賑飢布德加銜建坊乃朝廷激勸彝典不

准辭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君父嚴命豈敢任意抗違臣子苦情只得冒罪哀告

臣于先年間因荒薄賑遇

恩力辭已蒙見信于

神祖之朝得允所請亦亮臣之毫無所爲也卽今又

蒙

皇上頒寵彌隆循涯太溢未容控免更下

溫褒臣爲此魂夢不寧措身無地爰念

朝廷論功行賞則豆羹簞食不足以爲功借一勸百

則鄉曲斗筭不足以示勸若復覩顏受承是臣

之第一疏控辭近于虛僞臣之數十年無所爲

心事終無以自明故不避硜硜再爲喋喋必求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堯

停寢

加銜建坊兩恩而後已伏乞

聖主少裁隆厚之仁使微臣得逭亢盈之罰則

洪慈覆被更深而臣之世世子孫感戴無窮矣爲此

激切具疏臣發疏時北望叩頭且感且泣臣無

任疎息祈懇待

命之至謹差義男丁善齋疏奉

聞伏候

勅旨

天啓六年五月

日奉

聖旨卿捐貲賑濟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

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

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卒

循例捐俸助 大工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

奏爲循例敬捐微俸仰助

大工事臣一介草茅

四朝恩養備員中外五十餘年忝荷

聖恩最爲深厚比因老疾屢疏乞休伏蒙

皇上溫旨許其在籍調理臣得杜門養病苟延丘壑

又臣家居以來歷荷

天恩寵眷滋渥臣晨夕念想感戴彌深卽捐糜頂踵

無以爲報茲者恭遇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空

宸居

鼎建寰海欽瞻

丕基永固于萬年

崇構垂成于不日舉朝臣子悉捐微俸以供亟需固

情之所不容已也臣卽跼伏田間而欣逢

盛典寧不踴躍鼓舞用竭輸助之誠耶爲是謹捐原

任俸銀二百兩遣義男丁善恭齋赴

京投納雖銖兩微貲無補

大工之浩蕩而曝芹末悃少効臣子之涓埃也伏乞

皇上勅部查收臣不勝大幸臣齋沐具疏無任悚息

待

命之至伏候

勅旨

天啓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卿家居助建具見急公銀着監部科道照數查

收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空

再被存問陳謝疏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奏爲老臣再被

天恩望

闕瀝誠陳

謝事臣年八十九歲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歸隆

慶五年進士筮仕縣令繼列臺班乞歸廿載蒙

皇祖起臣南京大理寺寺丞歷陞南京工部尚書六

年考滿晉秩太子少保前後十二疏告致隨奉

聖旨卿久任留工勞績茂著朕方簡用老成何乃連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奎

章引退據奏情詞懇切准在籍調理以需召用該

部知道欽此今于崇禎四年正月初三日接見邸

報該禮部題爲欽承

明詔懇乞

存問老臣以光

聖治以慰輿情事內該本部

題覆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柄會同巡撫浙江等

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陸完學

題同前事奉

聖旨據奏丁賓恬品高年着地方官遵

詔例存問欽此臣謹遙望

闕廷焚香叩頭恭候地方官奉

旨行禮外伏念臣庸愚鄙陋朽腐衰頹追惟幼學之

初得領父師之訓操心要指偶幸與聞旋因涵

養功疎以致奉職無狀歸田以後悔艾日深不

意八十之齡忽被

賜存之寵叨榮已極愈切戰兢今荷

天恩再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四 奎

臨下里冠紳豔爲盛事遠近詫爲奇逢

玄纁彩綯乎七襄

牢醴庭充于庶品且蒙

聖眷隆厚褒臣恬品高年臣猶苦力學無成若恬品

何能遠造臣猶懼一生虛度雖殘年豈敢怠荒

佩服

如綸迴環若惕恭惟

皇帝陛下

孝思法

祖仁澤康民

典學則宵旰不遑

勵政則諮詢罔輟億姓謳歌

聖治老臣親賀昇平伏願體

天行健

與日俱新

舉賢才以致治保邦

足兵餉而安內攘外

燕翼詒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奎

元良之慶

鴻圖肇有道之長徵臣得保餘齡戴

洪慈于大造永延猷畝祝

聖壽于無疆矣臣不勝感激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丁善抱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崇禎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具題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三荷 特恩存問陳謝疏

原任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在籍養病

奏爲老臣三荷

特恩望

闕瀝陳

謝悃事臣年九十歲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進

士歷仕前職本年五月十二日該禮部題爲大

臣齒德並隆懇乞

特恩存問以慰輿情事內該本部題覆巡撫浙江都

御史陸完學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劉士禎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奎

題同前事奉

聖旨丁賓端品碩望年屆九十褒典宜加着照例遣

官存問欽此隨于八月十九日

欽差中書舍人陳六幹齎捧彩幣羊酒

賜臣臣謹率合族子姓俯伏郊迎到臣私家遙望

闕庭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以一介寒儒叨荷

列朝知遇自隆慶辛未登第忝冒冠裳者已六十有

二年及天啓辛酉假歸偷安猷畝者又一十有

二載昔當八袞之期曾拜

先朝之榮問繼而八十有八復蒙

皇上之

覃恩自揣未報涓埃又值九旬馬齒

皇華特遣

恩問三加

遠馳千里之使星

大霈五雲之仙露

禮隆全典

享及多儀閭里侈爲榮觀縉紳驚爲異數臣品並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三

下過叨端品之褒臣望素輕濫膺碩望之獎跪

捧

綸綍彌切戰兢方慮

恩禮逾涯而

思愈重更虞

寵榮太過而

寵復增造物忌其太盈衰庸恐難善後敢不益加敬

畏庶幾不負

聖明尤且俯傾葵藿之忱仰効芻蕘之獻伏願

皇帝陛下憲

天行健

應日當中

推體臣之意以子庶民俾閭閻並獲殷實

擴篤舊之仁以圖新政使休承咸切勵精

內順外威養四方無事之福

文經武緯追三代有道之長則

聖壽等于乾坤而老臣歌于草莽矣爲此除焚香望

闕叩頭謝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四

六

恩外理合疏

奏專差男監生丁鈞親齋赴

闕臣不勝感極涕零瞻依慶忭之至伏候

勅旨

崇禎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具題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目錄

雜著

序

南雍課業選序

南畿選士錄序

柳浪軒素言序

闕里志序

宗聖志序

史記廣評序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南京巡邏信地魚鱗圖冊序

孝子華松祝公八十序

賀光祿勳趙公任銀臺序

贈職方郎楊宇武君任山海兵憲序

賀大都督王公晉秩一品序

送冢宰沈公三載考績序

壽雲麓吳翁七十序

送少司寇何公考績序

賀奉常陸安石先生膺封司寇郎序

壽宮保南大司馬黃公七十序

送宗伯沈公考績序

壽安石陸公六十序

賀開赤錢公吳孺人榮命耆壽序

賀味澹康父母覃恩榮封序

洞庭東山仍耕許翁六袞壽序

記

謁闕里記

茅山奉律亭碑記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重修大理丞燕署記

滕文公廟碑記

林侯去思碑記

說議引跋

揭王文成公致良知說

遵會典革舖行催物價議

龍谿先師要語小引

贈楚黃年家劉子引

說疑妄說跋語

跋純順諸章

疏

茅山下宮啟建文昌閣疏

重修大勝塔緣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雜著

序

南雍課業選序

昔我 聖祖投戈講藝首建太學爲賢士關維時廣厲天下博選多聞有行誼之士充牣其中而一時得人之盛凡遇內外員缺皆仰給太學生故朝爲青衿暮列華臚方其未出辟雍而天下固以公輔器目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一

矣乃當時 廟堂訓勅及多士所奉爲兢兢者惟是敦本尚質孝弟忠信爲致用基而課業次之自積分法廢遂使太學禁少弛而教者漸以不嚴率者漸以不謹士之賢者僅以文藝爭雄長至不肖輩特視爲他年升斗之徑而已夫申明 祖訓培植士風非師師者責乎哉不佞以奉常署雍事惴惴焉惟多士逸德是懼靡日不討諸生而誥戒之而多士亦幸道義相成不聞有蕩閑裂簡壞我學規者不佞既博訪師儒舉行誼之殊尤數人標準多士復念四方士旣雲

集于此其一切課業不無高才異能彬彬焉質有其
文奈何令文采不流虛一時講藝之雅乎況今取士
之途狹卽前所稱說敦本尚質孝弟忠信之士非文
曷舉哉語曰仁義之人其言藹藹卽課業中而其入
之光明正大與夫回互隱伏有隱隱自見于言表者
不佞旣不欲掩多士文而要于取言之中寓程行之
意其膚淺者置勿論卽有意鉤棘及旁引二氏以文
其陋者悉不錄錄其雅馴者若干篇爲他日嚮用前
茅焉要之 國家所舉者文也而多士所應者實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二

南畿選士錄序

是歲己酉三吳督學使者闕秋試迫甚當事者力請
乃得侍御武麟史公三吳地廣士衆又豐芑穢樸酒
育久而浸漓士工爲傳變佻達巧射且又迫于秋期

前使者所試僅十三四郡人士咸謂公將仍前試而
遵其未試者猶虞不給公至則下令諸郡邑各以其
士集并前所試悉振擇之室塞請寄拔尤摘疵高高
下下無遁無爽不兩月而十四都十七州九十六縣
之士咸就鎔括變耳易目震心滌肺以故得雋皆名
下士人皆羨絕盛云公猶欲敦士一趨大施所教不
欲忘諸生一日之知爲之錄文以梓不佞讀而嘆曰
異哉鏡不虛明衡不虛平公之得士有以哉顧予獨
有所感也自學問之途分而文章著述不出于道德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士之所業固也已失其本原然猶能博綜叅會極命
庶物而雕琢出之其工者足傳久遠而近亦足竟其
身未有攻而旋棄剽而無實如今日經義者其初亦
以明經術敷道理竟乃駢比悠帖易于虛駕而無所
俟於博綜之能其英年有姿韻者操筆輒解皆足以
取第科招聲名而積學反或失之將使人浮逐而忘
本又其爲物易厭今歲所作來歲輒棄日疲其精而
終于無用故說者謂荆公新法之罪及于後世者獨
此爲甚愚以綿蕞可以觀禮矧于經義以華藻爲之

卽華藻也以道德爲之卽道德也卽薛文清陳白沙
王陽明三先生所作有不灑然見其所自得乎毘陵
震澤崑山諸公其精者何嘗不理學其開闢變化虛
實運用何嘗不古文乎安在法敝顧帥之者何如耳
公以名侍御標樹一時毅然以匡濟自任而孝友惇
睦尤足爲敷教之本乃今一至南畿遂使多士變耳
易目震心滌肺若斯之捷豈非帥之者有道而爲反
本還原之漸乎語曰洪濤漂石洪冶鑠金蓋真誠鼓
舞氣決神流理有固然他日引之而毘陵震澤崑山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四

柳浪軒素言序

文章之有經義所以代聖賢之言聖賢之言以明道
也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而其中雋旨咀之愈永蓋自
立身行己以逮臨政親民無非此道獨惜夫操觚之
士卑視之以帖括掇拾剽模期以射主司之覆而亂
五色于戰場童而習之濡首卒業而不著于心往往
技垂成而局已變下者以往式之衣冠入五都市一

握爲咲而高者數徒競時娶生嫁熟前無新證歸失
故居而霽霽焉而軋軋焉而翳翳焉于此道不勝其
苦一日獲售而叩門之礫擲之惟恐不速固然其無
足怪也都水陶君夙在諸生博綜名通業已登古文
詞之壇而褫身肅括金玉其行卓然尚友聖賢其有
聲于吾禾籍甚其歲爲南水部余數與論議信所聞
之不虛已督賦江潯公餘多暇每摘四書一題爰筆
揮灑積久成帙名之曰素言將授剗剗走使持一編
入白門徵余言弁其首余爲展讀數過大抵匠靈心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五

荃勝諦湛思澹詞不墮人牙後一語是何今文學之
所苦而都水顧以爲適也余知其已得圓通觀正所
謂遊戲三昧者故有味乎其言之而亦可見其慎獨
之功操之終而無一時不與古聖經賢傳相關釋矣
夫文行德業無內外無精粗一以貫之要歸于見道
都水之爲素言進乎道矣異時彞鼎之業請以是筌
之都水其勉旃

闕里志序

完身歸老老于何歸幸帝里之自天攬聖編如就日

菴學不倦若有所負則以昌山闕里實用牽懷每憶
古裁撰所稱壯三后之都邑敞十二之重門尼防蔚
其遠青壽昌對儲生氣顏孟高弟林巷相望徒有耳
食焉耳自慚少小受孔聖書游夫子門默傳其心恃
爲心學顯受其治用爲治理蓋自爲縣以至今官輅
傳遙飛拜謁未遂雖叨忝乎位望獨未識乎宮墻及
門謂何筋骨受禮安敢惜不傍他門之故武而斬仙
源之一挿乎乃于歲庚午季春十有八日携五平頭
角巾韋帶敬辭家廟一門內外驚問所之余厲聲曉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六

謂我方以八十八歲老學生拜我闕里萬古大先生
認識居處耳雖兒孫畢力以年高道遠相阻拒不爲
答揮手登舟精神勇赴道出吳閭便憶南方負笈惟
子游獨着一雙峭緊鞋其夢驚神馳定與我之汲汲
相似于是而延陵見碑歎聖人之腕力斯寄呂梁駭
水謂聖人之目力在焉茲固夙昔塵途一瞬今忽珍
墓低回亦必有所獨注也旣渡奔河陸道坦易看覺
浮空雲樹漸入別樣山川一片昌鄉冉冉在望矣稍
展方輿訊名繹義則炎皇庭后螭瑞鳥官

而魯封仰承會神育靈是生夫子以肩農挈黃爲道
德郭皇王域大其疆理萃闕爲里于天地而古今也
豈須石闕名里乎哉此于四十卷用以矜吾先得其
槃泊乎脫駕宮牆式瞻林墓側身戰趾踟想容光雷
天壯而開萬古之門扉龍鳳飛而韞千聖之歸宿若
大規模在我胸臆誠謂我于闕里每慙耳到今竟不
慙然到而不心會不理悟不身承猶不到也故必真
得步古升降之草木不萎槁之樹楷罕棘蔓之幽宮
方是步不負眼真得見岱蒼之送脉尼翠之孕靈洙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七

波泗流之源脉方是見不負耳遂舉朝家之力于尊
子恕于遜爵予求胡哲憲若奚廡歐陽忽祠文山僅
儼心不于禮序而別有會乎重宗國而魯存頌不忘
武而費有誓高弟真堪不遠復定哀周應多微詞語
太師愛告朔理不于六籍而別有悟乎農多曲邑秘
開連山黃生壽昌厥有文字周爰孔象曾學思庸身
不于道統而若親承也乎夫至于心之會理之悟而
身之承其爲到也真矣大矣足以酬八十八老學生
之一生心願矣此余真到闕里日擊眼受達於聖公

孔太傅之季思聖祖與吾母宗太學呂君共手新志
初成勉爲提筆吐見管窺如此庶以垂質繼往命世
真儒更惟余生庸拙而濟陽下姓偏得仰勤聖手衍
其一綫源流有若吾丁實藉顧命所載齊侯丁公始
而吾夫子志在春秋假我學易則有漢大儒子襄之
易旣東子然之春秋擅世高論著聲虎觀夢松竟位
三公入國朝復有濟陽贈侯含山稱子鄱湖戰死
廟祀康山繼此而登高科位宰輔代有若人至于武
塘余三世祖海鶴公以賢良膺高皇帝徵辟爲黃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八

宗聖志序

天必爲萬古傳真心而特生孔子以身承無始未開
之秘更欲爲六經傳真脉而又生曾子以手定方來
垂遠之功夫所謂真心者自精一執中以至于拜言
望道莫非從此心生所謂真脉者自陰陽政事以至
于采風輯禮莫非藉吾脉結第心與脉之稱真實自

心而載脉亦繇脉以證心當知神聖之心宗獨有孔
子天地之脉絡寄之于與而心宗脉絡自三五皇王
已來樞紐繩繩必不斷絕之道統也然統之一字所
該于聖王天地之大我夫子及門首推顏子至以四
代禮樂語之乃茲獨舉繫統之真脉不顏之歸而歸
之曾子何也大較受統之寄必賴其年以爲肩荷故
宓皇畫卦開天年幾二百唐虞夏后算皆百餘而文
武周公亦百齡內外至于孔子則以八九之積庚上
承數千百年之道統當心宗之方謝顏已蚤折十霜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九

九

程諸公精研記著使道統之昭明而吾郡實有輔傳
貽一人承領微言入 國朝亦惟有王文成若先薛
胡諸公獨唱良知俾道統之彰灼而吾郡又有董羅
石一人風染至教若余也以少慕理儒不羨聲影出
處惟踐履一真雖至老而彌篤庶于傳貽羅石或無
愧焉海上有東萊族胤呂君聖符贊父聖門崇祀闕
里復成斯志道統有光亦足遠慰成公之所以爲成
矣乎

南京巡邏信地魚鱗圖冊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一

嘗讀易夬之九二曰莫夜有戎勿恤夫聖人作易與
民同患豈其有戎莫夜而能勿恤哉蓋惕號先之矣
故自古善制治者必以防守爲要機焉我 聖祖定
鼎金陵幅輳廣闊凡十三門內外所立窩舖每舖設
有總甲每夜皆派有火夫同任踐更又南兵部陸續
請撥營軍若干名每歲掄千百戶若干員分授信地
遇夜則巡官督率巡軍與各總甲火夫特角應援其
偷安曠怠者得互相察舉蓋立法之初加意防守如
此奈何相沿日久漸釀露萌本院叨贊留意首取王

文成公十排門之法次第行之戶口按覈已有實據
乃復從諸士民之議請奉 新旨凡總甲火夫等役
但須攤戶派錢投櫃官爲僱募以免小民諸累而又
給總甲執照給小民繇票刻成書冊著爲令甲至于
各窩舖俱庀材更葺而總甲火夫等類復爲細細稽
查舉從來沿襲弊端可謂一切整頓矣惟是夜巡官
軍正當乘此併爲飭理而本院偶爾署篆留樞于諸
凡事宜經畫更便廼謀之職方司武公之望徐君逢
聘史君樹德譚君昌言傳知巡邏都督衙門諭令巡
邏坐營官會同把總衛總等官備討綜核游徼官軍
方略僉曰夫欲核官軍先嚴信地必使職守所在明
微畫一失事無所逃責然後執柝之士不敢偷安前
此之弊正坐派地區分間錯不明而稽考者無從致
詰耳爲今策者先將十三門內地方莊廬曲弄土名
一一別識然後順其段落轉折以次畫定信地照把
分派官軍註名防守仍樹木爲標明揭所派官軍姓
名其上如此則雖行路之人一望其標而知某地爲
某官某軍之守也樹標其爲要乎然而標之入必

有壞當其壞時法懼歟矣于是又以所派信地編造
爲書名曰魚鱗圖冊庶幾標可改冊不可改也冊成
本院覽而嘉歎之曰是冊有五善焉信地定而防守
固一也探丸之奸息而刀劍化爲牛犢二也都城徑
衢逶迤曲折展卷而了然在目精神血脉通融不滯
忠信之長從而施慈惠焉歡然如一父之子如一家
之親三也前此匿名告訐之事起善良幾無所投足
矣今而後櫛比而編列者可披籍而按也有災于無
妄者乎四也吏惠民安久之熙皞成而豐苞苞桑翼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孝子華松祝公八十序

庚申春金陵苦霖雨不止操紅腐者乘人急而閉之
糴市糴騰貴先是給諸衛士餉二月銀八月米已未
科臣言二月米貴宜給米而銀以八月給便疏上報

可然例雖更而人情未免狃于因循往予署兵部策
曾一舉行至是戶部少嵩視君獨與不設同心愀然
念小民無食自于大司農奉例二月給米又三月等
米隨爲自請得先期早發于是米多而價遂平不佞
素嘉戶部之律于官也而又覩其惠于氓竊計夫夫
也家學當有異乎哉迺是歲五月三十日其尊人華
松公八袞初度戶部徵余言奉竿焉余因得讀御冷
錢太史所著公傳及神谷翁所貽金色宗黨書然後
知公本江右金谿人而占籍關中高陵則以其父神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後洪濤寧淖出一生于魚腹馬蹏間衣被見奪腹枵
肝露直至華州再見始快有父何其扼我如不我克
耶然而疾痛拊摩之親籲天身代之悲負米奔走之
勞固已不啻一日之養而青雲大業亦就于流離瑣
尾之中以能試必冠軍廩餼雋選學使守令助之伐
柯嘉耦仕族誕啓賢貴雖公車稍扼而籍名仕版解
呂虔之刀展士元之驥始願寧及此也嗟乎此不可
以觀天意哉譬諸龍門之桐音中琴瑟諧神人然而
流潦激湍之所蕩潄淒風沍凍之所摧剝其視春陽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之桃李庸敢望諸梅生大庾非不煥矣而撲鼻清芬
必待徹骨之寒始發古今眞人之生天未有不嘗
險阻者也世間契濶相思何必父子父而愛緣見生匪
見無愛六月之樞何接何感而心念若是又况好色
少艾子與氏所謂首奪其終身之慕者而拒楊之婚
一意見父去甘就若此其眞心至行書傳從來未有
者豈可混之尋常孝養不爲表異哉不然以神谷翁
棲心方外蟬蛻濁氛戶部君行道顯揚龍翔利見前
武後繩人倫之邁豈不甚厚乃一見之緣反苦爲之

齟齬頓挫也是故公以六載之侍遠勝于他人終身
之養則天不妨以前後不遇之苦顯其中心愛慕之
眞公以眞孝立于鵷而得戶部亢宗之報則天又宜
永公百歲期願以享優游祿養之福也此乃愚所謂
天之用其翁張以妙于顯公者也公其以予言爲然
而樂舉戶部之觴乎

賀光祿勳趙公任銀臺序

泰翁趙公賢者也其爲光祿也僚友來君輩深德之
大率謂其規便而可守也教成而可式也而又樂其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函蓋藉其被濯以矯雲漢之翮依日月之光也忻忻
焉共游于環中各自幸我有趙公是二天矣久之趙
公陟泰銀臺且卜日戒行李趨 朝來君輩惘然恍
然若有失也走余謁言曰始吾儕相慶有我趙公今
不能長有我趙公也趙公之吮嗅吾儕無不至也而
其爲政務總大體不事一切苛細諄諄乎討諸曹之
故實而脩明之不要于畫一不止也以故雖署務米
鹽乎而載其清淨吾儕亦無窮于麤伎以承下風益
安受其賜而不知者二年餘今一旦改轍而北矣驪

歌且蹈而龍門之御遂不可幾苟未免有情夫誰能
恕焉耿耿之衷惟是微靈于載筆矣余曰嘻有是哉
君等不阿所好也夫惟余得交趙公自巳庚迄今矣
七八載間相與揚推諸政務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而
所爲發覆醜難難可更僕矣乃徐綵厥歸第取便民
不取師心而主于畫一蓋畫一則當局者奉職不疑
而從旁無敢侵官譬如耳目手足不待官司而各致
其功也故成規不宜輕變烹鮮牧羊之戒古所以倦
倦奈何後來喜事不永惟前詰之苦心輒欲紛更乎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六

使夫百年之利甫建而輒格也此余所素聞于趙公
而不能恕然其行者猶君志耳趙公標鮮紹令濯濯
如春月柳望之如玉山上行朗然映人每觀光像令
人心醉而于名節之藩將牢不啻捧璧殆所謂膚神
俱清不以一班一級爲味卽今入司喉舌在帝左
右于人臣貴重矣吾亦知其黷愴惆悵而不能若是
恕也雖然余有說焉丈夫志在四方未有常群聚者
趙公行矣德教具在君等守而勿忘是卽長有趙公
也唯余亦持此附千里同堂之義

連席交臂沾沾然弄余指腕鏘毫琢句而後紆其耿
耿哉于是來君輩同詞稱善遂次第前語而餞趙公
于郊

贈職方郎揚宇武君任山海兵憲序

今天下扼塞要害之地南都環帶長江荏苒嘯聚枹
鼓數驚猶近狃旦夕之安以爲無事而遯左自大寧
失險以後三衛漸狎建州巨測奴之黠宰拱諸酋之
佻赤白囊時告急焉自非老成中之兼材鉅品文能
附衆武能威敵而不以華塵難易搜其心者曷能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七

惺折衝勝安危之重寄哉吾職方郎武公寔其人已
公所爲繇考功文選歷留都車駕職方事蓋通司南
北文武爵云當天官郎以正直爲時側目旋引疾去
尋出中旨南徙公公夷然就列者數年又恬然跼
伏者先後逾十年昨歲以司馬郎召起茲奉璽書擢
金復海蓋諸州治兵使者而苑馬卿事屬焉蓋至時
事急遼左而海內始惡公公之才品可慨見云公文
章政事妙天下名實隱見洵如岐陽風自巖邑治行
以迨銓樞綱紀亡不爲昭代羽儀余嚮從田間聞啓

事聲轟如雷嗣以南國大夫之後知公未習公也承兩司馬之署掌南樞適公以起用至倚公爲重以幸無缺夫 國家以留都根本重地周護星列不惜糧穀芟榮金錢以養羽林士馬及戈船貢舫之費邇來尺籍中士多以名作太倉廩鼠而千騎千艘徒盛國容公先任船政詳詰官甲耗蠹狀酌而畫一定以五等歲省帑金巨萬近任數閱月間日討軍實而脩之選精卒裁浮騎種種節費不下數千金都城虛曠籍壯健爲五兵營擇矯矯材官領焉其大者營官鱗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六

者爲功令誰敢有倖心而代事者受成摹以爲愉快則職方不朽之烈也凡擘畫指顧奇如見垣而兵家伐謀攻心之術醒之以長者誼華塵艱易惟變所適公天下事饒爲之遼左治兵身馳烽火或謂以邊險勞公大亦知 天子東公意乎遼鎮捐地曠虜無兵無餉無馬直指疏全遼敢戰之士僅以八千而增內帑借駿天閑悉計犒募以實遼而瀋陽蹂躪近事亦慘金海漫漶嚴冬孔亟非得公文武壯猷華夷見憚東氛何繇靖乎金海所掌治大抵與職方埒雖邊腹

分險易而衛塞守保軍騎簡覈一切儲繕固牧之政公直以輕車熟道應之耳南都地重而時緩遼左地偏而時急緩則建威銷萌而半壁陰受其賜急則出奇制變而一方顯藉其靈公之去南而東也禦夷虜衛中原詎惟鞭篋奴宰諸酋而九邊且式賴之腹心于城文武爲憲將卧鼓偃戈以紓宵旰余跋埃矣同署諸君子微言爲贈余愧不文第書其習公知公者以爲公左券

賀大都督王公晉秩一品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七

大將軍王公佐留都右軍都督府事之四月 天子以粵西楊中丞疏言安南外藩叅維卜新賊叛夷辜達禮歸于朝願奉貢職狀 詔錄文武在事諸臣賜白金文綺各有差于是大將軍川都督僉事晉秩都督同知服麟帶玉北嚮稱謝退而就列班于五侯大丈夫投筆受事以捍國家積勞遭時躬上降至榮矣昔漢武傾天下之財從事匈奴無歲無兵而後衛霍諸臣以累功被寵爲世所艷而大將軍處明盛之朝非宜好大喜功之事而且殊恩異數貴然下逮得以

雍容緩帶論說于樽俎之間都人士所咨嗟于聞見
共讚大將軍遇也夫大將軍乃今于于然酬十朋而
享耳曷詳茲役之伊始乎蓋先是思明叛目陸佑遠
勾夷達禮逐命吏而奪之竹符弄潢池兵逆我雁行
粵右蓋爲騷矣大將軍奮而援俘傳羽分部將吏八
道進勦斬馘千餘人又徧樹白旄招撫爭從者以二
萬數逆佑討窮自殺逆達禮南走交趾則又移檄安
南長宣 朝廷威信諭以無登叛人安南感且懼用
以逆達禮之俘來欵也是則 主上所以酬大將軍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功大將軍所以享茲寵不兩無負哉不寧惟是 皇
上御寓以來三勤大衆矣或遏抑之或特角之無非
大將軍以者西平李苗則以大將軍守固原而胡騎
敗奔東南平關白則以大將軍鎮狼山而鯨波以謐
西南平楊酋則以大將軍守婺川而海龍先登其他
定鄖陽之閭伍殲黔中之亂苗所在建奇服叛益難
枚舉蓋 聖天子雖深宮靜攝而詰戎脩備之故未
嘗不日厯厥衷是以文武宣猷吏士用命間有訐起
旋即撲滅惟大將軍以安不忘危之慮竭忠體國故

雖當金甌無闕之世而討習訓閭惟上所使勦必摧
鋒撫必納款爛然厥勲爲 帝所嘉乃佑于天欲違
弗克已今留都根本重地外襟天塹而內列京營視
黔粵邊陲督師之任不啻百倍 上旣以大將軍綜
右軍之罟使協茲守而又次粵西之績崇極勲秩以
寵榮之大將軍所以受上之賜益圖報 國恩其猶
未底也將出所謂登壇必究之緒日與共事諸君戾
者謀殫乃心繕乃備以鎮撫于此都蓋古之名將其
爵位愈高而操持愈慎是故能以功名終余受命視
師于江也于大將軍其猶有相焉敢持此說與大將
軍交勗矣

送冢宰沈公三載考績序

今南大冢宰雷翁沈老先生以是月滿尚書三載考
入見 天子奉所掌群臣版數對職事行旣有日吾
鄉人之吏茲土者稔微宇覆依倚無駁度公此行
天子乃眷內顧豈後陪都以德以功以能以久以佐
王理能復愍公優暇南國乎我鄉人其卯翼之可私
乎則相與謀共攀轅展帑而屬不佞侑之以辭某竊

惟吾師龍谿先生嘗稱陽明先生所答楓潭子軋元用九之說曰用九是和而不倡吾人學問切忌起爐作灶惟知和而不倡故能時乘御天應機而動而不失退藏于密之旨今冢宰公實以不言躬行振我姚江之的脉不佞辱公道昇甚深能舍其大者精者不言而繁稱毛舉以瑰鄉國之觀按公筮仕爲明刑而後乃掌邦禁分符即秉憲節而後乃鎮雄藩始借階于南選郎而今統百官均四海亦起自南而行晉北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以屬輔我一人凡公所條治簡裁動關萬靈之軀命坐扼九品之要領公旣篤慎茲嚴怵前遲後不營斬芻數馬而神靜氣和舉彌天大事立鈞泮于堂上下之畫諸余每見鄴豫兩粵諸士紳至今醉心醇化所在若愛父母而敬神明而無能以一方一蹟窺公也余每接南北諸知交稱公延攬無遺歐牧懷念無遺社觀口天憲而手王爵而鷹鷂鸞鳳之思設籬樹棘之戒正莫窺公喜怒也客春屆京察期臺省功司集思甚盛公據專坐如嶽峙淵渟無拘執無濫徇群心允協大典用光而公自寂然若無事也不佞嘗粗

以循公之芳躅而微窺其所得真有如我師所云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朴實理會不從氣魄上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者公其靜以觀事之自起而付之以所自然虛以聽生殺幽明之所應受而還之以彼我之兩無交涉是之謂應機而動是之謂退藏于密是之謂和而不倡如公學問乃真用九而不爲九用者與善乎晉于寶之論易也其解自強不息曰莫敢淫心捨力愚謂惟心不淫則力可不勞于用而自不至于弛捨董仲舒又曰天積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矢所親炙于公如此卽于修詞之役無當乎聊以立其誠而已矣

壽雲麓吳翁七十序

稽古之人多歷百千歲不稱老後乃浸浸滅也曷故蓋聞養生家言精不撻則真神守其位氣常定斯邪物去其身上古人貌天行壽者什九中古有胸無機壽者什三下古淳樸散矣智故滋矣紛紛逐逐莫止其所矣上壽百二十中壽四三之下壽四二之夫有所剝也故論壽于今日得之市朝少得之山林多夫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壽

在朝營朝在市營市業火煎其肺腑鴆毒潰其腸胃得則有人道之患不得將有陰陽之患馬力竭矣而不以善息東野畢所以敗也乃責于丘園者澹乎泊乎諸才崇名鬼利機欲弄一切不錄其天元故能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超然長存而不壞吾邑如吳翁雲麓舅非其人耶邑食指倍他郡國民率亟于謀生下之類拾仰取赴爭地而競刀錐上之窮聲伎極紛靡以明得意兩者動與害逢均非壽道翁不習世之營營惟是勤儉以自持仁義以自衛少從余岳翁廣文

壽山先生習博士業潛心理學有年后遂絕意青紫借金馬門以自隱教子過齋君早領賢書才名蜚照宇內而翁居之歆如也毫不見德色人用是多之蓋翁之爲人冷然而風行昂然而玉立矜然而蟬蛻塵壚之外皞然而遊物之初盱眙然而不爭栩栩然而無競所謂有道君子也于以養精故常滿于以凝神故常王于以御氣故常強是謂深根寧極永延久視之經茲者行年七十而優游以娛非必有庚桑畏壘之棲熊經鳥仲之術也毋撻爾真毋撻爾寧夫有足乎已而符于天者矣說天莫辨乎易乾天也大生者也顧在先天則居南在後天則居西北何也乾雖居南資始實居無事而幹旋是故鼓萬物而不憂及一索得男震居東以代乾敷化乾遂退居西北而不言美利翁退藏于身而震動于嗣孝廉君德業文章日新富有是翁爲初之潛而孝廉爲見爲惕爲躍行且沛雲雨之施以躬乘龍御天之治而翁益得從容怡養以迓天和吾見天之保佑翁者正乾乾而不息矣不寧惟是先王養老于學宮春夏秋冬有時燕射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壽

嚮有禮酒正供其酌羅氏共其鳩外饗共其割烹樂
師共其歌舞夫非年高盡然惟是孔昭之德音無數
之令儀乃克堪之翁幽貞寧靜而積有令名樹有賢
胤其爲德也豐于年矣邑大夫近相與賓于學而飲
之夫且沐朝家之重典升祝饌祝饌之列其爲壽也
山林重于朝市矣余受岳翁教愛最渥于雲麓稱雁
行最莫逆會茲待罪留都不獲從酌者後而諸酌者
且徵余詹詹之詞先之敬爲叙其實如此

送少司寇何公考績序

丁簡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東南之靈秀至羊城而萃北則大庾際天盤紆蜿蜒
如遊龍限幅方城南爲大海仙靈珍異之所都居也
蒼巖磅礴而生豪傑無暇遠舉卽如丘文莊之博雅
海忠貞之風節霍渭崖之正直陳白沙湛甘泉之理
學相望百年間卓乎首出一代余嘗慨焉想慕其人
乃若才猷軒豁足以釋結解紛魄力沉雄足以肩鉅
任重則我得今少司寇何公當何公甫下車余驟卽
之溫然玉坦然繩穆然油然清風拂而時雨灑也曰
是豈不宜與諸名公把臂入林也哉夫其生白沙先

生之鄉而心領鸞飛魚躍之趣吾蓋望若肩睫間已
知之矣而不謂其智刃所游乃能破盤牙解節目而
無留行也而又不謂其風操凝遠遇事能擔異夫便
文自營爲鐸而托後也而又不謂其視攝如真守道
以官不分局內外而貽後人以難也故自公在事無
論差比審克泰鏡渚犀局以內者無滯牘無覆盆煦
春陽于秋署卽如平糶謹廩便輸省費居然大農之
自爲政也而忘其以刑部攝也疏請信儲講冊元孫
因日變而請脩省固本回天禮臣之宏議也而忘其
以攝戶攝也疏請補大僚請下考選因遼左之危而
請用人發帑以人事君佐平邦國太宰之所爲職思
其居也而忘其以攝戶攝禮攝也蓋往歲余得以一
日之間聆公緒論侃侃正直足著 廊廟高山大川
之品竊已具見藉非海嶠鍾靈安所得才猷魄力夙
夜靖共如是公以今年某月滿三年考刑部郎某君
輩群請余言爲賀因不辭而叙其梗槩方今泰寧久
窳蠹滋疆圉蠢動以公才猷魄力固儉歲之良稷寒
年之纖纊哉余且拭目以觀公竹帛旂常大開陳浩

丁簡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之學術而與文莊忠介渭崖諸公競爽五羊間也

賀奉常陸安石先生膺封司寇郎叙

往龍谿王先生倡道東南四方同志者爭迎先生主講席余得從遊函丈嘗赴當湖天心之會則陸氏昆仲穉石雲臺諸公寔領袖焉余傾蓋論交備聆教益一時師友之誼真堪久要不忘迄今念之鬚眉營款未嘗不宛然心目間也余惟是舊好是邀兒鋤獲委禽于安石親翁則得石公學于云翁少負雋才樹詞壇赤幟弱冠名噪寶宮都人士罔窺左足先者屢厄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天

潮閣揣摩彌勵而躬授經于嗣公廉石不啻自相師友嗣公已酉魁省士齒才逾二旬翁志益壯鼓篋南雍戊午畿試已入彀復勒真乙榜翁殊不介意且堅自信也期必得一當後快乙丑嗣公上第筮仕秋曹甫三浹月恭遇流虹大慶恩覃自近京朝官得封其父母如所居官翁適携家至邸舍長安中競爲翁詫奇邁翁感激國恩慨然謂力田之報稽古之榮業旣收之式穀惟忠惟孝庶幾聿觀厥成何必躬親效之乃愉快耶北面稽首受策三觀遂以獻歲之

春御章服乘輿車資龍綸翟茀歸賜元配張夫人

高堂燕喜天寵方來凡屬姻婭莫不系詞揚芬徵常引素用彰盛歟余奉附絲蘿敢綴一言命兒鋤操而前陳曰於都哉翁之觀斯奇也何其醞釀厚而濬發弘歟陸自平章肇勸厥後代有間人其最著者光祿司空太宰三公父子祖孫並以經綸大業勛勩廟社獨穉石公以象賢家龐勳思問學直欲與千古賢聖印證一堂而翁紹承家學務益拓基而厚墉之道德文章靡弗各詣其至人知翁之弘願待嗣公而酬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元不知嗣公之顯名實藉翁而鑄也夫愚公之移山子及子孫及孫山靈亦畏而徙焉矧名碩之裔奕世種德于以濬發其祥公侯必復固其宜耳自茲以往嗣公經綸大業駿騁平纘光祿司空之緒追跡太宰媿美平章盡展我翁生平包稱之素而煌煌綸誥申錫自天翁將次第海膺三事九列之巍秩惟忠惟孝通觀厥成何渠必得一當而躬親效之乃愉快也余探源星宿測蠡滄溟還念四十年天心之會益信翁今茲奇觀淵源宏遠矣

壽宮保南大司馬黃公七十序

南北兩都並建六官獨南大司馬以留後筦鑰之任
領禁旅營兵張皇六師視列卿權寄爲重世襲承平
邦政第廢上復難圻父之選攝以他曹去來傳舍
人情益媮以兵則單虛冒縻以器則純朽奕脆以將
則綺紈遊閒人沿文弱之風吏安歇蹶之習歲操月
練若角觝援河翹木扛鐵爲戲而已卒然有急其何
能軍蓋積厥養驕爲根本虞非一日矣大司馬溫陵
黃公以鎮撫望臣來秉留樞察蠹政所繇而一意興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之役余昔攝樞嘗參斯策矣然爾時規畫未定工力
未敷事關戶兵工三部非一人得以承肩正議題請
值公蒞任共商協力使其獲贊末議以垂永利公功
顧不偉哉某幸與公同朝竊窺公內整外和道正
事信規恢弘而條理密功不可成不倖成法不宜變
不輕變凡此皆余素所心儀學焉而未能者毋論今
日當公知壽時兩邑有爭錯壤舊爲豪族所霸公正
馬獨往廉其疆界申請司轄而久困之寃得公以雪
暨撫齊時悍瑯採權血人于牙共事者墨而汰非善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撥剔刷清伍籍飭仗械動較閱慈舉刺用督東士騎
新法訓齊戎索步伐不愆而汰其老羸者扶其悍不
帥者蓋蒞事再期而卒乘日加精軍容日加壯治兵
兵無離局除器器不苦惡御將將不敢通環瑱腹牢
廩即近所簡援遼兵右轅左追蓐敦陣整旅如枕席
上過師不聞有搔厨傳譁行間者豈非服禮服力技
擊節制之明驗哉渠公樞政備稱其美而大者迺在
查竄丁以均漕差復船廠以恤軍困城浦子口以衛
京儲此皆破二十年積翫而爲千百載長計若浦子

匹也公不難持三尺法敝三寸舌與爭億萬人之命
極言案疏誓不俱提衡而立幸以孤忠上徹旒旌
睿聽轉圜宵小戢翼有疾之仇不能我即而瑣尾流
離之民亦獲長庇有安宅公何以信上若此蓋侃
侃正直能令僉壬意消而侃侃危詞可使明主理
奪故上雖神聖獨運而于公所條奏輒朝上夕俞
則亦信者之效矣公既滿尚書六年考又逾年始稱
老而嘉平之二十八日爲覽揆辰夏官二三子部乞
余言致祝余惟明典天地之經緯久道成化壽考

作人則無如 世宗與 今皇帝 文祖 文孫世
德作求建萬年之曆如日方升而名世應運如公誕
降于嘉靖己酉策名千萬曆庚辰敷歷中外可四十
年出憲萬邦入承八柱天人交而上下際此其一時
上若口維茲豐鎬王業所基倣周召營洛遺意以
公保釐畫郊圻固封守若畢公故事耳然周之迂衡
召之平恪畢之成終保傳太師壽皆百數十歲而爲
周祈天永命曆過其卜有如 上一目以袞繡迎公
統均宅揆以年以德豈必在三公後弼佐 我皇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疆大曆遠軼蒼姬具在公矣洪範九疇次五日建用
皇極君道也次六曰又用三德臣道也次九曰嚮用
五福君臣所同天人所交也夫惟皇極以君法天三
德以臣法君平康正直而後天以五福嚮之故以身
則康強以子孫則逢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俊
民用章請以是壽公以壽天下又以公爲 明天子
壽

賀宗伯沈公考績序

周官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者渾然一中而

已則天明因地性一道術同風俗範賢智之趣立愚
不肖之程令斯民耳目不營心志不越德義不愆秉
彝不忒是故宇宙之內五味不爽五色不淫五聲不
奸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自古有道之長其君建
中和之極而一心一德之佐調元氣而時斟酌之氣
象誠有然者故曰以和邦國則有禮典禮之衰也而
道術岐矣其初起于好異者標之以炫一時之耳目
而耳食膚受者從而和之于是中和合德剛柔並濟
之君子杜其漸而防其微拔其本而塞其源而後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氣不能干而餽焉宗伯沈公之掌留禮于今三載矣
留都首善之地且爲聲名文物之奧區焉其觀聽品
神其感移最速其所以彰軌而樹之極者最惡公之
摠秩宗也振墜舉廢朝夕虔恪以風有位明禋祀而
奉以誠肅修典禮而勅以寅恭甄士類而惠以慈和
總六族而歸以道德嘉興後學孜孜不倦登其堂者
如挹和風而瞻慶雲慕其德者如望喬嶽而仰北斗
然大要以端學術正人心爲本于時商夷鼓異潛據
京華實繁有徒其說雖甚鄙淺不足愆正學而亂經

常然一時喜新好異之徒不免助其颺而揚其波公得請于帝而遷其跡于海外學者耳目肅如心志緝如廓然若掃靈霧而觀青天夫之九五曰克陸夬六中行無咎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爲黃離之吉而當其爲夬之主則以中道決之而不無顧恤蓋培養元氣者公之春溫而衛道疾邪者公之秋肅公亦行乎不得止乎不得不止而何容心之有公之學問稟受于夙夜而淵源于家學泛濫于百家而指歸于六經得之于頓悟而養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詩

以精粹涵之以靜嘿而克之以力行故能應物而大群能渙含章有隕而馮河不遺殆于大公無我之學沉潜而得力也久矣與夫立廉隅逞圭角曉曉皦皦以自擅者相去又不啻天壤也

壽安石陸公六十序

今天子九陛初升六飛時御爲億萬斯年第一紀元之秋九月乃我老親翁陸安石公六旬初度辰良日吉事與時邁當乾坤之始闢日月之新懸世方太平

遠望宏慶道夢苗長人意加懽兒笏頌列子壻蹠乞

余言爲泰山稱祝余謂鋤之于公自以翁壻情殷余于公之前聞別有心學契重也而必鋤請爲之言也乎哉第衰退老人擲去筆研久固不能以詞華祝公惟有前公誕彌之先得之公家義問公家學脉身嘗試之而未能心不忘之而恒在之真實語爲公祝也余憶昔戊辰與公尊君群石吾友從龍溪王先生于天心講院證入良知庶幾修身立命之學語或及于箕疇至以富壽康寧爲福果先生則謂富壽康寧其機在于攸好德而好德樞紐存乎法器法器者藉以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書

載道而闡義者也能載而闡壽康斯在余當下有會曰德爲根幹壽康是爲花果然德惟集義拓義之門則有陸上世若徵君迪功父子繼美至闢家原數千百石一賑正統五年之役再賑景泰六年之飢兩救餓疲全活千萬當事以聞有璽書之褒表問尚義義聲大歸于是而有程鄉之稱大廉助卿之掇大魁司空之爲大臣參軍之有大學問迺世六傳無匪人人法器門爲大德之所鍾聚而現前所云法器肩荷又莫大于封公父子矣公慧心卓識偉度淵學耀累葉

之英葩而世眼不受學以儲之爲昆苗早秀身前聞
之作用而運會不適特以付之爲象賢樹勳承家門
之學脈而凡近不入聚而屬之爲穎胤心傳是天若
以一姓數傳之學脈之作用之英葩全寄于公之一
身又不欲繁其身以當世休顯巧釋肩于公之名嗣
廉石工部使之締盟于學林經綸于職業光昭于藝
場廉石行之實安石身之安石有之又廉石成之也
念自廉石之以已酉鵬飛至于乙丑虎奮始自秋曹
平反群枉即推談所灼矢必不肯殺人而媚人繼遷
下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冬署嚴督陵工至欲疏勦兇奄必將因所主而致
主首倡復宣公之額祠獨疏旌孀姑之烈節此皆公
肯諄諄而教忠今拳拳以命子子所建樹公所欲行
真所謂以法器傳法器輪扁無驗弓裘自負慰茲好
德德之所萃還爲大年允副箕疇福果之謂而况廉
石助名日昇雲武上台鼎地跼足而登麟玉推恩
層疊躬受龍章鶴綬特進勛階又公與張夫人異時
雙雙被命別有地位也豈必黎而鮒背人一言之贅
惟是止景兩公之賑私嘗做百一千武水好德天心

之學業其間法器于龍溪義創尊門德高著聞余既
全六十年而耳受心承後六十年而身遊眼見特以
公家所有還爲公壽焉耳倘不以八十有六之人爲
公千春必到之穉言孺語也者則吾家公藤可以清
酒成鶴可以起舞幸快吸五升半扇桃核用答說賓
四坐千秋樂之環唱而侑也

賀開赤錢公吳孺人榮命者壽序

學道愛人非千古君子之大律令與予生平服膺此
訓雖耄矣於心不忘終身服聖人之訓而不一式瞻
下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聖人之居可乎去年春夏間三旬而往返闕里匪直
中嚮往之私且以不敢背厥訓告也顧君子在外爲
守土之臣其得專行其意而施澤于民者莫若令令
層累而上若守若臬若藩非不遞貴倨矣而愈貴愈
隔則所爲利病或弗晰也遞貴倨者卽有德意欲出
而轉布之下而司牧者或意見之齟齬或奉行之情
竊則所爲惠施或弗究也是何時宰制百里其于一
方民隱若從堂視城廂有不獲而或興或廢茲之意
中泰成手中劈畫既定卽中丞直轄監司守亦奪

於理而動於誠曷有格耶雖然舉百城中其無忝司牧者幾人則愛人之念淺耳夫學道愛人童而誦法臨政而棄之將所學謂何善乎開赤錢公之宰寧化也斤斤奉學道之訓唯謹其言曰司牧無如愛民愛民無如除害而予試問治狀何若則公甫下車日擊里役之不遑奔命大小煩費悉出窮簷公汰立盡凡官用者必出于官而民獲息肩焉且也徵收不索其羨貲領解不割其津費一唯裕下是務是愛在罷民也又以民兵充徭役不得更用白徒以蠹民卽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六

民兵充捕役不必更僉六坊以擾民以稅責民以民受比不使募皂任催科恣乾沒至于繩閭黨不逞之敢爲鷹攫者察役里猾胥之朋爲鼠竊者寘于法不少貸凡以俾嚮來作奸犯科之徒咸洗心革面式底于善良是愛在黠民也又迎送即募驛人而縣役無遠道之嗟工食禁其扣剋而貧隸無奪糶之恨其有孤惻或得諸訟庭或得諸塗遇公隨宜振卹必不令有向隅是愛在窮民也又寧化博士弟子不登賢書已越二紀公月再課之親爲講解且用彤家脩政策

其贊宮而公所首拔士卽與計偕是愛在俊民也其它塞廂漏禁雀角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悉數要以專行其意而施澤于民洞垣智也更結勇也噓枯仁也而中丞直指監司太守莫不捷相從如轉圜則裁諸理而本諸誠之效也使今司牧盡如公等何虞天下之不登春臺也哉公且曰我所釐弊凡以斬不負國不負民不負諸上官之知以不負所學云爾予竊謂吾鄉先哲無右敬輿敬輿所自矢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予則以不負天子自不負所學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七

而錢公千載同心然則寧化固今日之武城而錢公其當代之敬輿與公齋出自武肅世多聞人曾大父大父伯父皆爲良司牧今公宰化未及報政而諸臺薦牘蚤已屢騰孚于人也其精誠所格噴禱而雨禱而霽孚于天也天人交孚是必昌厥位以大公之用永厥年以久公之用維茲春月公入覲南旋過里門用青宮冊立恩豫席錫命而吳孺人以淑德相公行其愛先公而耆適被象服之榮子仲兒鑣其子壻也爰命束幣載解登堂稱慶而侑以蕪辭更誦南

山詩以頌且祝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遐不肩壽蓋公與孺人能父母民者能有肩壽者也予徵之詩矣

賀味澹康父母覃恩榮封序

今上改元二年吾邑虛令公而瑞安令公賢會當移主爵者遂從撫按兩臺請以其令公移吾邑則爲今味澹康侯也方侯之初報移也瑞之民不有其父母而爲吾邑慰也吾邑之民又恐不卽有其父母而與瑞爭也慰不勝爭則明知其父母之有而又虞侯不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旦暮至也侯至矣則且寂然悶然壹若無意于吾民卽民亦訝侯之無意于吾者迺未幾而程工黠胥借公宮之緣飾漁于民以乾沒者已就逮而伏其辜矣又未幾而隅日長暑之隸執大杖而羅諸庭鮮衣緩帶之倖抱空牘而環諸案向所摩膏齒以爲民憂者且懲且斥不賈而歸屨卽農而歸野矣又未幾而歲額之輸盈千盈百那移于寸管鉞弄于前籌以飽彼谿此壑而長吏不及問頻年不及稽者咸發覺焉而吐如其茹受如其作交窮于無可遁矣繇是頒良法

以便徵召解和以刻訟立社會以造士繕城隍以防警輸公羨以掩帶凡有詔令若長處于國族之中者而洞其隱伏若熟講于沿習之故者而鏡其端委俄而風霆俄而清霽無一不中窾會無一不快人心而從來吏玩民偷綱弛紐解之幅幘不越月而黎然大治于是吾邑之民鼓舞于更新之化者有曰自有長民者以來其照譽之神展布之捷與綜理之周未有如侯則歸其美于侯之政治又有曰侯以名進士起琳瑯綺錦膾人口也才庸茂故建樹奇則歸其美于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四

侯之文章而余謂非然也侯蓋沈于理學者也聖賢之徒而究極于身心性命之微者也龍溪先生曰戒懼慎獨所以奉行天教也禮樂刑政人教也輔天教而行者也故卽有卓犖之才赫奕之政而苟天人之致不一則呼吸之應不神侯家世居廬陵廬陵多名公在昔如歐陽永叔胡忠簡楊文節周文忠皆以一代儒臣炳耀千古侯以詩書之胤宏遠之識漸被于風聲講求于作述則學必爲探本窮源之學而功必爲屋漏省疚之功余嘗登侯堂見侯屹然如山冲然

如谷溫然如春颺冬日此其澄襟純氣夫孰非道德之光華而明善誠身之證驗也則所謂人教輔天教以行當莫如侯異日秉鈞當軸佐 斗皇之神聖翊景運之無明卽堯舜君民不難立見而何百里提封不能成俄頃化也余故謂今日者瑞之民不能與吾邑爭也竊恐他日者吾邑之民又不能與天下爭也然使吾邑之民不能與天下爭而天下所群然稱慶者又寧第如吾邑之今日也耶侯今當考成先期以恩例榮封則爲侯侯者常有言以贈余特爲贅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聖

語亦以告吾邑之民使知侯不獨政治不獨文章侯蓋沉于理學是聖賢之徒而究極于身心性命之微者也是爲序

洞庭東山仍耕許翁六袞壽序

芒芒九州中其名山川得以太稱者厓厓有兩岱宗以山具區以湖然而皆在方之東惟東也者扶輿磅礴之所從結局而萬有化生之府也結者脉厚生者氣長茲所以長五嶽滙百瀆而稱太也歟岱宗孕秀鍾于洙泗霧氣未歇復生鄒國迄今代食其報此悉

本于岱也而又近乎東其區滯沚五百里寧第以陶頓高貴著而况其在莫釐道泉之間乎于是王文恪公以藝林鼻祖聞文章道德曄曄一時稍賢宰相後學蒸變亦既聯翩而通亦何間如也則仍耕許翁又復收詩書之效矣許氏世家洞庭之東山俗多行賈翁獨不弄牙籌而狎班管不問計然七策而討孔氏六經少有俊聲入成均受賞識于開之馮司成信貨不售人或致疑迨抱遺經授三郎君俾修業而息之今聞蔚起而仲君仲良已先雋賢書矣此與倪拾仰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聖

取徵貴徵賤者所得孰多哉余平生最忻慕范文正公其捨宅剏田事真千古高誼天旂明德亦大昌厥後及讀文正集有寶諫諫錄寶諫議者今世所習聞燕山寶十郎禹鈞也公祖與諫議善記其事于冊作訓後人公慮天下後世未悉聞知復爲文表章焉廼知力行仁義雖公天性亦取法前修諫議大積陰功天果申祐易短算爲長年易乏嗣爲多子子賢且貴天之報施善人彰明如是夫廼今觀于許翁義方之教不減燕山雖躬自拮据致素封念伯父季弟之蚤

世分財惟均爲德于親知貧者往往待而舉火遇款歲給粥授漿于飢人全活無算此悉實氏遺軌也至憐鬻女者予金婦女則善嫁逃僕券留女之髮髻矣然則許翁所收不特詩書之效亦行仁義之效也歟余素契翁而仲兒又以筆研獲交仲君爲知厚今歲壬申翁杖于鄉而臘月其誕期也仲兒謀祝辭余語之曰翁蘇人也蘇故多君子學士尤雅稱范希文而販夫女婦亦知有文正兒今往壽但舉范公之行之言進之足矣許氏之先故多僊真在晉爲遜爲邁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四

映爲穆爲玉斧在唐爲礪爲宣平爲樓巖好奇者非不慕說我九十老人無能倣爲卮言惟願許翁力行仁義增修而不怠則可久可大寧是爲賢人德業彼冥冥中所以益算而昌後于翁者又不知當何如已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于范公更不爽于實氏而豈其爽于許翁乎果爾則具區東莫釐道泉之間便是岱宗之鄒魯繼文恪而興便如洙泗後之有鄒國惟翁爲脉厚氣長之人疇不頌許翁之德于無窮也哉請以我老人言券之

記

闕里記

某翁年卽知誦法孔子想見闕里思拜孔林自是地初大願既舉于鄉固以不脩不講用爲已愛復謂良知兩字肯直接于一貫時中遂私淑諸人力于講肄已成進士受邑爲令深惟心所勘入不負此授則有學道愛人足使親見之行也自一進退一隱見所稱用行而舍藏也莫不服膺聖訓不敢尺寸失私更簡點徒義改過之未能于天啓甲子曾作文向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聖

聖懺悔獨于闕里孔林南北輶傳不知凡幾拜謁之願卒未能遂乃于崇禎庚午自思其年八十有八景虞其疾河寧侯清此而不醉初心終負于是毅然邁往內外阻之不得爰詰三月十有八日齋虛野服挈平頭三五鼓棹雲陽舍舟而陸從金陵渡江登頓千里雖旅食星飢謝遠羣血日踰旬五于首夏哉生始抵曲阜孔宰邀于行館聖公亦復枉駕見其春秋方富而過庭有待語以衛生綿嗣之術忻然契合尋肅冠帶晉謁闕里規制雄偉石棟龍紋飛輦烏翼宮牆

數仞中啓三門壯麗王右洞開聖域入其門覺儀容
之如在顧禮樂之輝煌飭躬瞻拜心儼神注不翅此
身得尾三千之後出登杏壇見先聖手植之楮在殿
庭東南餘枯色古相傳有王者起此僧再榮魯于勝
國萌生謂我大明本支百世亦一異也遙看衆山環
繞涕泗零迴蒼翠映几席而遐思當年先聖唱鐸群
賢和音時真且慕千古令人慨慕無已少頃借孔令
循城北行三四里許至于孔林夾道多楸栢蔽映雲
日入林聖公已先時候乃相與北向謁先聖墓其左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吳

爲伯魚墓南隅爲子思墓周遭五十步內荆棘不生
鳥雀不棲尤異焉以次交拜訖起觀尼山之靈秀古
木陰森俱合抱干霄惟楷木一株高四丈五尺圍拱
一丈枯而不朽端本片心與之共古更慰子貢築室
處追思門人相嚮失聲景象愀然以悲昔人謂墟墓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載不磨心有味乎其言之也俛
仰今昔儒英助傑靡弗屈首師服即歷代帝王法創
規守節崇恐後非誠道弘德遠配天地冠古今植生
民未有之盛者哉某當耄年幸偕聖裔揖讓升降抵

掌晤言恍若親炙我夫子之耿光固已甚慰夙心更
是生平一大快事也聖公留款辭之因贈我聖門闕
林諸志并楷木二枚遂別去望泰山而發黨天之碧
迎輿而前次日到泰安沐浴宿僧舍明晨禮東嶽泰
山之神俯虔筋骨無他請祈但祝 聖壽萬年莫安
四海而已卽命驅車言還道經顏孟閔仲林廟俱蒞
香瞻禮帷中索枯各有贊頌舟歷淮徐乘便進謁漕
使言民運不勝促督運艘南下隨還舟京口兼程以
歸兒輩已候于途是月十八侵曉抵家往來水陸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聖

里三千期僅一月而數十年至聖廟林拜謁之願幸
于衰歲發大猛勇一旦完慰後此流光不知有幾尚
思益勵初心不愧後學亦惟忘食忘憂且忘年之衰
老庶免見聖弗克繇聖之謂云援筆識之因以自勗
茅山奉律亭碑記

聖人之治天下必使養道備而五教行五教者教其
習之不善以歸于本善也然而五教之中惟別嫌爲
最故昔儒謂婦人無故不窺中門出中門必擁蔽其
面是在家庭之間尚不當斯須去禮而况可登山

廟與男子混遊無別乎邑之東南舊有句曲山自茅氏兄弟避隱其中故以三茅名山先朝爲之建祠以祀莫非重其行也乃後之人不能做法其行而惟從事祈禳以圖利已每歲當春無論遠近男子即婦女亦多羣聚來山此豈其性則然耶習染爲之累而世教之所以不興也萬曆二年春予始蒞任聞有婦女上山之說爰念此風一倡非止句邑實諸郡人心邪正關焉此而不禁予之愧也間乘公餘郊行勸課稽覈稻畝因而親至山所方與居民父老宣明聖教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吳

聞其羞惡本心共圖所以行禁之路適見本山南鎮街有故碑直書婦女不許上山六字者蓋前任督學聞人建也予作而嘆曰意誠善矣乃其習之相沿如故得非所以中告之者或弗廣與亟爲脩理而益以亭垣仍建直書婦女不許上山六字碑亭于山之北鎮街且令道衆先期分約傳禁四方自此本山疇昔艷妝靚飾浪遊故態非復再見而民習幾乎變矣夫以民俗之偷一禁而卽歸于正可謂民性非本善乎乃予之意猶有所未盡者則以本山禁約雖行而不

謀之隣邑不請之監司終未廣也萬曆五年冬既經移會金壇宜興丹陽丹徒儀真六合江浦上元江寧高淳溧陽溧水建平當塗諸邑以同約禁即具詳本府及臨鎮本邑撫臺胡及南京禮部及各院道俱從示允于是遵議本山兩宮三峰之間再建橫書婦女不許上山六字碑墻而以大明律內褻瀆神明一款全文鐫勒于上其墻南另碑照勒律文以示反覆申明之意無非欲使遠近人民觸目警心將共守祖宗法律以從聖人之教非敢崇尚虛文侈爲觀美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吳

而已也工既竣祇奉撫臺之意而附跋于其後嗚呼凡今遠近之人所以相携婦女匍匐登山爭先謁廟者孰不自謂盡禮于神哉而我明律顧以褻瀆神明斷之是自外于法也悖于禮也而彼固惑焉而未悟也誠能鑒褻瀆神明之訓而凜然知畏則遠近婦女亦何利于登山又何待官府之禁耶此其理之明白顯著而奉法彰教之義且不外此而俱存其關係誠不小矣念之哉念之哉

重脩大理丞燕署記

不佞歲庚辰以侍御得請歸田間也偃臥敝廬山水
曲抱嘯詩吟咏其下意造物者將逸我而老此乎居
十九年奉 聖恩擢南京大理寺丞辭不獲命以己
亥春就列退即燕署棟宇榱桷剝蝕幾盡傾垣敗壁
不任風雨輒瞿然思曰余豈敢懷安是圖亦惟覆折
是懼且因壞就圯不極不止是重他日之費而貽後
人以艱也乃卽條長暨署中諸君子相與經帑藏度
時日飭材木揣後先于廳事則革故而一新之崇于
舊博于舊輪奐于舊肅賓蒞下無所弗宜廳前爲方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池甃以板石護以闌楯廳左爲儀門折而北爲大門
亦革故而一新之崇博輪奐雅與廳事稱也門北爲
溝溢流玄武偕句磴折跨溝爲橋足以並轡而方軌
焉廳左右正翼室各二後爲退寢亦正翼有室皆葺
舊飭新爰居爰處晏如也又自廳而東爲書舍爲翼
室爲軒亭所以展讀而娛憇者無不改觀即庖廩之
室且爲構好遶廊環渠小徑周垣興壞通淤石砌版
築視昔蒼有加哉垣以內乾兌構房坤艮構厠各三
楹垣以外構守舍昔覆茅者盡易瓦增棘居室稱定

不遺餘事矣夫廷尉天下之平也與司寇中丞並稱
法司比署太平門外門以內燕署亦相接北秩于
溝者無不南向茲署偶合古北闢之義焉覆舟鍾阜
諸山蒼翠在望退食自公度溪澗漪興思濠濮入而
鳴榔池波濯泳芙蓉菱荷香襲衣裾登堂展眺嵐光
翠潏復滿几席會心之處猶然乞身田間也或者曰
庶幾流連于已適矣得無妨廢職而忽民命乎余曰
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吾性之所自來也居者高
則視者遠艸木禽魚皆足觸我心意矧圓廟方趾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衆尤吾同胞安忍置之覆盆之下而有不得其平者
乎居斯署也覽斯勝也其爲惟明克允之助匪淺鮮
矣或者嗟嗟而退惟時前後主持寔寮長婺源游公
應乾而其爲贊襄則司務葉君文嘉寺正曹君學佺
馮君偉評事董君繼文李君文芳陳君邦瞻陳君宗
愈熊君鎮陳君繼疇其佶倨料理則葉君馮君力尤
勤云

滕文公廟碑記

余幼讀孟子至井地一章輒咨嗟嘆息追憶往句容

入觀過滕道傍有穹碑巋然書滕文公行井田處余見之遂下車低徊不忍去謂此碑乃開闢以來列聖行井田之明證萬古不磨者也與人口不獨有碑城中有文公廟在焉余亟入拜其後每過滕必入廟謁文公歲庚午余年八十有八乃爲闕里之游恭謁孔林復瞻禮祠下滕令君奉委他出而其僚友來訪屬予記予嘗考之載籍講求井田莫如橫渠張子而董江都之限田丘文莊之配丁田皆欲倣其遺意而見之施行萬物一體之心盎然具焉但當阡陌既開之一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後謂井田必不可行孟夫子之論仁政夫豈欺我如謂井田必可行則江都而下三君子何以終不究厥施豈上之人無專任耶余因嘆孟夫子論井田終歸之潤澤意必能潤澤而後盡井田之妙用使文公君臣虛心再叩則孟夫子必將潤澤中一段精神措置徹底發揮而仁政之行自可確然下手以復見先王制民常產之良法惜其唯唯而不知委蛇究竟以致後之君子追繹潤澤之一言至今有遺恨也雖然滕公荒爾小國而以講井田道性善遂得謚文聖賢之

有益于人國也如此哉敢頌之令君署縣事爲兗州同知薛諱應聘吾浙會稽人

林侯去思碑記

曩時蒞茲土者政績都可書然耳目所覩記論民有政而不克喻衡吏有條而不克衡恤士以恩而不克竟約已以廉而鮮克終大抵繇于薦紳之緩頰行士民之遵信寡進銳退速厥有所自我侯妙齡握符下車欵諭民守金石信筮蔡如禁誣賴而民不敢以矯飭誰禁獻乞而民不敢以假冒爭禁舞文而民不敢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以起滅橫禁游嬉而商賈帖于途禁宰割而禽獸若其命至于豪強屏跡而不可問者消迎賽弗舉而爲河娶婦者息保甲行而里安浪子散而生理娼優屏而清寧種種欵約有不遵不信者誰耶其最難遏者吏胥奸猾筆墨上下非有劇犀之才霹靂之手鮮不眩矣侯才質明敏色聲不假侍侯左右者至不忍欺四年如其一日且也士口難調七心難一侯課程問業餘暇晉謁者滿庭廡間禮貌有加焉時燠周芹時開湯網士有感極泣下者是何知恩撫也嘗鏡侯之

約已者矣見有損于已者則損之濡手足焦毛髮所
不惜也見有益于民者則益之歌鴻雁咏黍苗所必
親也朝乾若失暮惕若驚將問民寃而釋民累也夢
寐見古人飢渴想豪杰期廣景行而通淹滯也撫字
寓于催科飛票不逮閭里川奏緝寧而觀厥成也侯
心良苦哉余鮮至城市偶扶杖觀化兄馴雉在庭虎
子飛渡蝗不入境鸞集泮宮猗與休哉豈其然與士
民頂盆戴香謂冰操如侯綏撫如侯壘書不日徵升
天子念東南疾苦必前席咨諏無何以艱往薦紳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詩

大夫號于堂士紳號于庭商賈號于市蒼黎號于野
窮村深澤中婦子嗷嗷者莫不轉而悲啼民亦何私
于侯夫亦中有以迫之邑有欲奪情者不得爲之板
侯與臥侯轍乃淚盈盈乃泣呱呱隨爲代石樹思不
以年耄舍我余不以寡昧拂士民請略就侯平日所
碑厥心者揮灑之不計其詞之工拙所未備者載在
德政集中修學碑記侯行矣門下士爲歌隰桑之卒
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謀諸
某等志去思焉侯姓林唐九牧後福之閩縣人名先

春字元甫號狷庵乙丑進士

說議引跋

揭王文成公致良知說

謹按陽明先生論學宗旨凡免更變而致良知三字
則末後了手一着造詣最精密處也其及門高弟皆
謂先生自鴻臚後專揭致良知以開示來學而先生
亦嘗自言曰吾居鴻臚後學愈真切不事掩飾然則
鴻臚之地其先生學問大成之關乎余自幼私淑先
生之教晚而無成頃從太常徙鴻臚忽感先生曾居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重

此畧而內省反觀益泚汗出慚所學之負前人而猶
思爲同志者觸目警心之助特揭諸貞珉以表章之
祈我同志之士各思良知真體不假學習聖凡同具
當下圓成又思先生致良知工夫直從萬死一生中
磨煉出來非可襲取從此精思實踐務掃所學之支
離影響而恍然超悟庶幾有不離日用而洞見本心
者而予則何能然使同志者果感發而有得焉則謂
鴻臚一片石即見先生真面目可也

遵會典革舖行催勸價議

夫鋪行之有編審票拘也民之害也政之蠹也而陪京爲甚萬曆庚寅間京兆臺省諸公疏請革之其爲根本慮至深遠矣然民力宜寬而供應終不可以不僕列聖相承以來每荷軫念及此而先事區畫乎物價者詳也不佞簡閱掌故而知其要蓋在以時催取物價官役自行收買而又莊誦大明會典有感于祖制之盡善焉其載在光祿寺者有曰凡本寺供用牲口菓菜等物上林苑監四署照數進納供用不足于民間買辦洪武間令本司買辦比與民間交易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價錢每多一分永樂間差內官一員同本寺署官厨役領鈔于在京附近州縣依時價錢兩平收買又弘治四年令凡奸頑之徒稱是保頭等項名色在街強賒作弊害人者枷號三個月滿日從重發落夫曰官役收買無強賒作弊則官府之牌票必不行于鋪行而鋪行之足跡必不及于公庭其鋪行之姓名亦必不登于簿籍聖訓昭明殆不啻炳如日星矣而況太常光祿國子應天等衙門所需祭祀考課科舉各供物料又俱奉旨額派歷歷可考者乎今除太常

光祿諸口俱由江東門抽分取用外其他如蜜糖戶口食鹽羊價麪價油價糟價椒價乾魚等項類錢粮起解于各府州縣者正會典所云收買諸貨以防強賒者也惟每歲春正月各衙門各差的當人役持文到彼催取其銀完足督率收貯則前項買辦自可隨取隨給何至累及鋪行止緣各司長貳遷轉不恒而捫篆者又各有職業于是催取者後期而應解者拖欠至于時不可失禮不可廢遂爾苟且權宜而沿門鋪行無端致被拘擾此豈祖宗歲派銀兩官役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三

行收買明載會典之意哉再照南京另有召商之說原係戶部等衙門偶爲內府採辦物料文移到來勢不得已以致招商上納然商亦利于應召也今乃條議禁革者蓋謂市肆貿易之齊民未可以召商之例而槩目之此又所宜深辨者也不佞叨貳奉常又曾代庖光祿國子二局習見其本源若此至于應天府科舉所需亦已自行收買故敢查據會典併爲申明亦奉公一体至誼不能自己且爲諸大君子憂國憂民之一助云爾

龍谿先師要語小引

豫章萬思默君讀吾龍谿老師全集摘其尤微切可作悟端者數十條編綴次第手抄之名曰要語思默君之用心可謂精矣愚因于天泉證道紀內竊見龍溪老師特舉無善無惡宗旨請正而陽明夫子輒肯謂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此是傳心秘藏我久欲言恐人信不及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豈容復秘汝中者龍溪老師字也及讀老師自訟長語有思得尋求法器開關却掃相與辨析折衷間舉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精微玄妙景象即使知解十分奇特只成播弄精魂摠之未得其要領矣九京可作思默君亦或于予言首肯哉

贈楚黃年家劉子引

余幼也伏處草茅于海內知名之士未之悉也歲辛未叨舉南宮與鳳和給諫劉公同籍因得鳳和公尊君巨塘翁之爲人云鳳和公意氣凌邁持議落落不諧俗尚固傑士也巨塘翁勵志古人之學尤能倡明道義力挽世風即處分宜柄相始而抗節不阿繼而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克效前人而爲天下第一等事矣仲子勉之

識疑妄說跋語

嘗謂人心不可以有疑而尤不可以無疑疑也者明昧之介也人之心體本自虛靈本自昭察常明常覺其何疑焉惟是習于昏昧而心無所用即疑亦無從生矣是故不可以無疑也孔子曰思則問問其起于疑乎殷少府抱河西之疾而紬繹生平所讀書傳作識疑妄說蓋意見少別而反之不能以自安從而疑之又從而識之而每以詢之于人庶幾疑而思問亦其不肖于心者自有在也雖然程伯子有言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夫疑有大小而所進因之吾又知學者不貴于徒疑貴于因疑而知進也進則明明則心通乎道而不昧于本原少府誠知疑矣其大疑耶其小疑耶其知所進耶當必能自辨者

跋純順諸章

吾儒斯豈不朽于唇吻惟工綺語徒炫耳目按理無當豈足垂世其奚以存予妹塔瑞岡項先生居恒曠達冥出處度外神遊太虛間有感觸則意見橫發

自臆斷靡弗中窾謂忠武兩胤天以純順玉成卒爲純順所苦亮忠武者不乏惜其未覈情實亮兩胤者亘古罔聞冥冥沉寃殊可痛憫故相提並爲剖露謂子房定儲帝授方略非敢自僞若曰黨后瑞帝是立清夷泰會之朝仍行積習詭秘之術智者不爲昔陳琳艸檄愈操頭風操以隻眼欣賞之故也今天下具隻眼者何限先生一切玄解膾炙脞在人口殆不勝其欣賞矣行將奉爲寶錄遵爲信史安得不傳傳安得朽哉予固不文特以志慕云爾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五

五

疏

茅山下宮啓建文昌閣疏

已山古神僊一都會也三茅真君乘鸞上昇事甚祕怪萬曆癸酉余令句容入載之內政事之暇時能祗事茅君因建端風墻以禁嬉遊清道士田以嚴侵佔嗣後余歷南中部院亦時爲之照拂庶幾少裨神官云爾勝地如斯必須奎壁灼耀則文昌傑閣不可少也邑孝廉張子春陽余門生也負文藝名海內高傳之士多從遊焉張子年未及三十欲歸隱于天啟甲子

秋七月寓下宮蔣道士曲林館集群英證藝其中張
子因與諸生訂曰此第一福地也文昌司命協微垣
燃藜火山之巽位應有專祀爰立會期每歲仲秋各
捐金三星聚道士積貲使豎文昌閣于茲地且于仲
春三日各持憲執十首會萬壽宮使此評質爲諸生
弘益莫不人人悅也乙丑張子驟公車歸適魯地諸
生不復尋盟前議遂寢今年季夏余停居靜攝道士
來謁余叩山中近况具述前事如此余不覺慨歎曰
張子志誠大而勝事難成惜哉緣之怪也然文昌有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空三

重修大勝塔緣疏

稽嘉禾古制魏塘鎮有大勝寺初自唐天寶二年逮
宋熙寧間始恢飭殿宇乃成鉅觀至淳熙四年爰造
浮屠七級會有泗洲菩薩現化之說因號泗洲塔
之也夫大勝之爲寺實先嘉善而有之雖其

燹毀于倭夷而旋替旋興不墜厥初誠足慶已繇是
諦思與自唐皇奠基及宋室築塔入 聖朝定爲教
寺以迄于今約各五百有餘歲矣而計泗洲之放光
于淳熙丁酉蓋借菩薩之靈光前示茲邑吾儒之心
光適應五百之運耳是佛既借寺而見光寺復因光
而有塔當知塔不惟爲大勝彰景光更爲人文樹表
的也故雖烈風狂撼法力難摧迺幸扈公卓錫主持
教宗維現在之文心默爲扶掖而適來之名風願竭
驅馳機緣豈偶哉且塔亘邑東壯猶蒼龍層如七宿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五 空三

百里兆影青玉凌霄宜乎在彼眼中應能倒其案內
無論因果釋緣勿爽即如出吾門而揖勝像吾行而
建標下學勉其陞高迎端用以進步陰陽等義既各
能爲柱爲峰文武英雄任兩家借筆借矢豪士藉之
撐持日月吟夫欲以手摘星辰豈不完成一級似覺
有義階梯整輯一層真堪慰我眼目其不知佛只司
人情矧齒逾九袞業筆研久荒勉從扈公之請敢抒
其臆若此諸善信以爲我言不虛願報否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目錄

雜著

文

告至聖文

告顏子文

告句曲城隍神文

詩

拜顏子像

蒲大夫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一

拜曾子祠

仲子贊

題周公吐握

庚午過滕謁滕文公祠見行井田處感賦

貞裕詞爲光祿吳翁作

謁方正學先生祠

溧陽呂民部祖母荷恩旌表

蕭鶴侶道長尊公八十

王忠翁宗伯予告膺恩

咏鄭崑老祖翁二律

趙心翁年伯母純考

趙心翁年祖母貞節

送武選馬君

張廷尉封公九十一壽言

小山玄賞爲徐宗室賦

洞庭許翁六袞壽言

向忠節先生二律

詠孟水部奇峰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二

傳

馮大夫允泉先生傳

誌銘

承德郎工部主事靜臺杜先生墓誌銘

墓表

奉議大夫雲南雲南府同知斗陽閔公墓表

祭文

祭王文成公

重修南都陽明祠成

祭王龍谿先師

祭太保裕翁袁安節公

祭民部西川游季美先生

諱時熙中州人

祭少司馬夢池李公

祭少保荆翁王文肅公

祭少司馬淑臺耿公

祭少宗伯明龍郭公

祭太史弱侯焦公

祭御史大夫王陽沈公

祭操府襄城伯李公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祭大司成幼峰余公

祭少宗伯雲嶠劉公

祭封大司馬年伯顧公

祭少宰中翁趙公

祭大叅存葵凌公

祭憲副華岡王公

祭嘉議大夫見翁蘇公

祭計少麟表叔

祭吳傲韋內弟

祭光祿謙所侄

祭魏國楊太夫人

祭顧母太恭人

祭顧母莊太淑人

祭何母周太宜人

祭吳母張太孺人

祭朱母周太宜人

祭許母沈太宜人

祭閔母臧太夫人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四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雜著

文

告至聖文

天啓四年九月十五日後學丁賓謹齋戒薰沐昭告
于至聖先師之靈曰惟某自從蚤歲頗志繕脩嘗游
先哲門牆得聞操心要領幸有契悟期造深純祇因
分薄緣慳遂爾離群索處工夫不覺其疎漏初念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一

免于怠荒每誦至聖遺言輒用反躬自省夫見過內
訟因以能訟而不留過勿憚改貴于一改而不再今
某質本庸劣志乏堅凝非不自過而自知實則屢改
而屢犯亟屢追悔莫拯謬迷恐負此生幾成心疾猛
釋孟氏之旨敢抒寸念之誠惟不潔蒙而西子失其
妍若齋沐備而上帝可以事人因境變應隨感遷乃
知品無論賢愚轉念卽自新之路年無論老壯現前
皆補過之時聖賢不重絕人專觀末路天地曲能成
物必遂初心爲此虔叩師前直認已過一洗從來積

習勉圖向後新機伏乞憐憫昏愚默賜鞭策俾得時
常戒慎恐懼葆此一點靈明務祈身中動靜起居具
見本真完固非荒盡杜毋令偶觸而生媿生慙夢想
俱安勿至靡寧而維恍維惚精神得攝持之益元氣
無耗散之虞此不肖某不自暴棄之苦心仰藉聖師
之匡護者也某曷任虔誠懇切之至

告顏子文

我顏夫子之得孔聖心傳精純微密融化爲一安得
有過而先聖與之不貳過此過字人所不見人所不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二

知只在心境已至未至處境到已至回看未至另一
去向便是我過過能見未我至不爲未轉但從未境
往適已境寧到已境還來未境所必無也于此方纔
識得不貳兩字此惟孔子會得顏子獨我常人認得
不貳小錯換個改字改即十分繇中亦有五分向外
若不貳便星星著裏不求人知然我伎倆祇到此間
不妨將錯就錯自命之曰改亭使人人呼我改亭欲
令日日知改息息知改庶幾晉與不貳相證矣乎敢
告復聖其許老人也否

告句曲城隍神文

某不肖數罹大過欲寡之未能也然素有體物恤民之志今將實見之行事敬與神約某願恭順以事上傲慢不恭神殛之某願明潔以事神享祀不潔神殛之某願虛懷樂善以事邑人之賢者侮慢自賢神殛之某願崇儉以厚風俗侈食縱酒神殛之某願盡吾力以養窮民之無告也力有不盡神殛之某願寧失不經以活無知犯法之民不能活神殛之某願興民之利而闢其荒蕪不然者神殛之某願防民之患而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三脩其溝畛不然者神殛之聽獄則不但欲剖其曲直必思所以平其忿而使之無訟不然者神殛之用刑則不但鋤強遏惡必使所以養其良心而使廉恥日生不然者神殛之賦稅則不但取額外加徵必思所以曲爲區處而使額內之徵漸減不然者神殛之徭役則不但一時恤民之力必思所以立法調停而使享永世之利不然者神殛之治事則不但發已自盡必思所以循物無違而使衆志皆通不然者神殛之愛人則不但使居者願耕于其野亦使行者願出

于其途而安羈旅不然者神殛之至于納民之賄殘民之命凌虐士類陷害同僚則尤不肖之甚者神其速殛毋恕若夫雨暘時若疫癘不侵則神之事也予治其明弗及其幽願默賜寵綏以相予之不逮合境神祇同此証明謹告

詩

拜顏子像

勤踰二千里亦趨更亦走得見春秋人不愧生時後屢空道自多若無樂常有雖云蚤白髮虛我矜黃者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四

蒲大夫

公爲蒲大夫我受句容令蒲聞多壯士句却饒貧病恭敬三載平精思八年整心不隔古今詠意聊相証

拜曾子祠

天爲道統于曾默命藉其少勇見師既聖大人之學孝子之經心手之力昭爲日星森羅萬象應只一唯性學堅完天地不毀密移理脈已二千年八十八人留拜公前

仲子贊

仲子之勇勇于爲治四科允推實惟政事三善雅稱
力于水備雖則深溝節宣有制其法千秋入我夢寐
圻內壅淤濬鬱斯利江干濤猛鑿支使避旅不號咷
戶用决快手足胼胝智折形憊仲肯吾師成平奚愧

題周公吐握

樂得才能笑與泰休云開閣是空談賢豪名果堪當
一吐握忙寧只道三上德不惟冠避峻嘉言豈與食
分甘因知周士從來貴下賤今推誰最擔

庚午過滕謁滕文公祠見行井田處感賦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五

世道江河非昔時令人吊古倍淒其自來王政先均
畝感彼公田復舊規滕壤萬年恢助法人情千載拜
留祠嗟予不得同公里過此心傷嘆路岐

貞裕詞爲光祿吳翁作

延陵有母出自屠貞心皎皎永不渝所天墮墜泣向
隅血淚霑襟眼欲枯有志莫奪增號呼割截髮髮毀
容膚素帷匿影朝復哺食辛食蓼甘茹荼家政綜理
當門樞若教其鬼非良圖俟之十年能立孤保護不
減嬰杵徒閨中烈烈女丈夫有子乃稱鳳之雛

帝典兼王謨書聲常與杼聲俱香名一旦揚鴻都翮
翩驄馬臨交衢欲挽世道登黃虞孫以直鳴據高梧
母教諄諄信不誣紫誥欣承帝命敷華袞適與女德
符承先裕後兩相須千秋萬載爲楷模留得生軀報
冥途早歲何必沉黃壚

謁方正學先生祠

花雨臺前石子岡孤墳松柏自蒼蒼從來灑淚成新
土何必游魂返故鄉山色一林俱積翠江流千古半
斜陽欲知直道人心在祠廟于今信有光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六

溧陽呂民部祖母荷恩旌表

鬱鬱庭前樹綿綿附兔絲庭樹回焱薄兔絲焉所依
婉彼貞淑女結婚及良時恪勤事君子琴瑟允和諧
和諧期白首詎意中道捐志願死相從顧影悲自憐
捐生殉夫易全節撫孤難截髮以見志含戚承悲歡
承歡侍朝夕精禱愈姑疾艱苦志逾堅願望孤成立
譬彼松與栢歲寒見蒼鬱子孝孫復賢芳聲播京國
京國舉雋又賢孫承 寵榮慈顏旣云逝難報罔極
情沉痛裂中腸哀情奏 聖明恩命耀閭里應慰泉

下靈嘉彼節與孝千載垂令名

蕭鶴侶道長尊公八十

蕭公少小攻文章揮毫落紙挾風霜澤宮采芹亦何
蚤儒林楚楚聲蜚揚斗酒百篇逾興劇鯨吸虹吞驚
四席一朝父命戒青酒顧養于今絕涓滴廿載下帷
耽靜脩兢兢譚笑起戈矛清風高潔麗白日甘貧不
競錐刀頭棘闌六試數弗偶桂史發祥昌厥後烏紗
紫詰耀青春司理地封娘白首君家六代沐恩波
守滿持盈謙益多葛巾野服步爲輦道傍誰識使君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七

王忠翁宗伯予告膺恩

壯歲聲華馳北闕 三朝國是重南針青藜夜接星
躔迤兩座頻開雨化深此日都門追漢傳何時粵嶠
霈商霖隴頭正是梅花綻萬里春風送好音

咏鄭崑老祖翁二律

上佐山城世已遙還聞遺愛滿漁樵芹宮霜露思方
永棠樹春陰望轉饒治行元高新息長風流遠憶

孝宗朝解道許承同杜母此事于今久寂寥 右名宦

名推楚國先賢重風比南州孺子高此日宮墻還俎
豆當年門巷自蓬蒿况多文獻留青藜藉甚聲猷起
佩刀見說春秋通德里殷懃人爲薦溪毛 右鄉賢

趙心翁年伯母純考

海岱雙懸寶婺光母儀百代並流芳暉涵菽水遲春
日寒映機絲滿夜霜孝自徽音推太姒節從豚誓軼
共姜應知玉樹多天鵬槐棘升華衍慶長

趙心翁年祖母貞節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八

奇事爭傳女史光艱難家步記相將大家節自冰霜
苦上婦心從夙夜長摠有令名懸白日更令素業擅
青箱只今闢闔尚書履須信清風起北堂

送武選馬君

人道黔中尚論兵於君轉愜濟時情月明珠劍過湘
水風送樓船出石城千里鄉書看日近陪都部曲想
遐征便宜須上安邊策論檄猶傳司馬名

張廷尉封公九十一壽言

曲江名相擅高風奕葉雲孫起粵東辭却青鵷身自

逸蝶成丹尚貌還童家當嶺表梅花白酒進筵前荔
子紅共道廷平陰德盛高門從此屬干公

小山玄賞爲徐宗室賦

帝里風光麗王孫勝賞幽高軒時下鶴曲檻不驚鷗
磬落曇花曉尊開桂樹秋請看汾水上此意總悠悠
洞庭許翁六袞壽言

八九烟螺遠近青五湖風月任揚艇壯年才調驕銀
筆晚歲襟期付玉鉞快矣耳根無忤事佳哉兒輩盡
傳經仙顏似橘看彌少霜後回丹指洞庭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九

向忠節先生二律

獨撫孤城抗薊兵稜稜忠節屬先生一腔血化荒原
碧千襖香流汗簡清須信乾坤元有主卻憐河嶽見
鍾英瞻依此日應難作喜共初孫佐太平

詔起田間戴聖皇何難授首振綱常風生馬鬣魂
應慘月冷猿猴咽更長慷慨幾從宵夢見寵褒疊沐
國綸光祠堂赫赫蒸嘗遠度爲忠臣奠荔漿

詠孟水部奇蜂

言家數歲拜恩章并喜蜂屯彩服傍自是花封凝

瑞色更綠仙詔有奇香喧房釀蜜供親膳逐隊拚衙
翼午堂簡點宦情如嚼蠟繁華不共蝶飛忙

傳

馮大夫允泉先生傳

關中故伏羲及姬周父子心學傳承地所稱敦倫而
範物以該洽乎天下者一本之躬行實踐卽前後演
易贊爻發言爲詩書規制成禮樂要皆繇躬驗行著
之方冊而獨言也乎哉此地後千載以至今其間橫
渠張公及我朝涇野呂公皆能紹明正道然欲如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十

大夫馮公世傳家學蓋亦鮮矣公諱友字益卿允泉
其別號也家世長安慧穎凝重發心慕道躬行特稟
弱冠以縫衣試輒先其儕偶爲督學唐漁石公所大
賞識以詩舉嘉靖甲午鄉闈一再上公車僅循乙榜
署屯留諭壬寅徵博士高等晉守岢嵐尋以能治劇
移知忻三授官皆晉屬也久之以邊勦賜金帛加
四品俸願得同守保定而已則保定安能長有公平
此直舉公登級次第閱歷之槩若夫嗜書而貧假篋
飛腕夜穿匡壁窺謝董園或義不會心雖遠負笈力

都養與一快悟之好學真也執聲鵲起匪第朋遠推
盟典閣後偶而留庠試格六人眼决三士而李尚智
李之茂馮典果皆一榜膺薦品鑒大家莫不奇賦之
爲文字宗也嵐城逼虜忻邇塞垣而圻輔亡命鳴鏑
禦人乃築游勤而兇胡遯募繕速而邊圉修村烽團
邏椎埋革面之爲武功茂也前慈爲州省刑興化勸
和時獲大侵爲稔後嚴作牧強藩嘔勉訟豪去里隣
有疑獄借反郡丞諸臺表薦至于十有三上之爲吏
治雄也被徵將母選屈夢刀俸加一等更同守郡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七

帝曰廉明元宰齋怒迎意去公聽爲奇貨何去就之
無少繫戀也父不沾養而含哀母幸荷恩而即去
仕無非親之以耳先有故廬讓歸兩兄嫁侄女治養
更贈季姊祿靡弗家人共耳強仕而祿一孝友之情
也夫此孝友也决去就也吏治雄也武功茂也文字
宗也好學真也莫非躬行之出乎身而人見之爲貞
臣爲孝子爲人師而不知此躬行一脉更從慥慥敦
實之贈大夫誠庵翁來也贈翁雖從事力耕其心自
有所主每聞人道古今大義便意投神浹樂爲聽採

一一見諸行事慨以教公言用自勵是贈翁與公真
可謂心相授受有不專事于言語間者即今大中丞
少墟先生當公捐館舍僅九齡耳以九齡而上領公
五十九年之作用前承贈翁八十五載之垂貽此必
繇祖孫父子之間別有真精神相傳造故能立身爲
昭代之直臣倡明心學鼓舞豪傑使遠近無不信從
證此躬行一語非偶然也昔予社友焦漪園丈曾爲
公傳乃茲復從公沒後五十七年而遇今上覃恩
有理卿之贈如綸天語寵錫褒揚祝冊輝煌光照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里其殆以公家一門躬行之學措之天下也歟以故
區區不揣敢再立傳用爲口耳之學勉之也
誌銘

承德郎工部主事靜臺杜先生墓誌銘

昔余受學龍溪王先生時側聞有靜臺杜先生者倡
學松原因之往來參預多所發明未幾而靜臺長逝
計今幾四十年忽其令孫熙揆以墓銘造請余悲其
鴻脩久隕而螭碣尚懸曷勝存歿之感又何敢以昏
昧弗文辭謹按先生原諱嵩改諱偉字道升初號虹

野改號靜臺蓋有契于主靜之旨也其先出晉當陽侯勝國以前譜牒莫考 皇明洪武初始祖景安公爲南京留守總旗呂真者贅壻遂世其戎籍肇居吳江震澤雙陽里之大榮圩是爲吳江杜氏初祖景安生德昇德昇生惟明惟明生三子長爲西郊贈君娶于周生一子卽先生也生而至性過人甫六歲時祖母病盲聞人言舐之當愈遂朝夕抱舐得復明七歲而周孺人歿哀毀如成人每泣則贈君亦泣先生忽變悲爲懽無異平時贈君以爲易悲易喜孺子常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及陰察之枕席皆有淚痕蓋懼傷親心也于是宗黨無不以孝童異之已而從鄉師游教之句讀輒過目成誦間里又目爲神童云時邑中沈黃門水西公以諫顯其仲子國學祇庵君仁孝長厚樂成人美聞先生穎異命與諸子伴讀塾中亦未之奇也適一日祇庵君偕其塾師龐文川及先生及其長君虹臺次君道章皆髫髻游震澤湖偶目郡邑兩塔倒影水中屬一對云一水中涵雙塔影先生卽應曰九天環聚五雲光祇庵君撫掌曰此兒言志異日未可量也遂令

廟見而子之更名偉命其子虹臺君位弟畜之道章君俾兄事之而黃門公命婦俞太宜人祇庵君夏孺人尤愛憐之撫摩過于已子時先生方十餘齡已通四書周易及尚書屬筆爲文無不咄咄驚人未幾卽以沈姓補博士弟子每試必冠多士文章行誼已藉藉一時年三十舉于鄉是爲嘉靖壬子時毘陵荆川唐公大負文望每推轂先生爲得時文正宗荆川奉命治兵道經垂虹特辟前驅訪先生于委巷一時侈爲盛事嘉靖癸丑當上春官而贈君年逼古稀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四

生依依不忍去贈君強之再四不得已啓行至都門而贈君計至旬旬號泣而歸絕不欲生居憂盡禮爲遠邇所感慕旣而屢困公車絕不介意專志聖賢之學生平不欺暗室無疾言無遽色無惰容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大抵先生學問不立門戶不事標榜惟以切實躬行爲務著學聚錄正學編順性錄靜坐訣聞發良知主靜宗旨又著四書筆記四書口授尚書筆記文機五首紹明洙泗羽翼程朱爲後學津梁一時江浙以還學者雲合響應受業松原者幾與山陰龍

溪王師稱嗣席其江右念庵文恭羅公復禮聘先生教其子中途遇盜乃盜賊聞先生名卒皆羅拜而去至江右與念庵公靜坐石蓮洞天數月靜中殊有所得先生居鄉凡鄉里有爭者必曲爲和解以此里中四十年來無爭訟雖不輕見官長顧邑中如請蠲賑別患區等類又未嘗不竭力懇之當道且尤加意報本雖奉沈恩親命復歸杜宗然居常每念沈氏不忍一日忘沈族自簡討公歿變難交作先生悉擇禦而鎮定之道章君早世遺孤三人皆幼是歲適當禮部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五
試先生業就道至京矣忽憶道章臨歿之言痛念諸孤無依遂不就試即垂涕還鄉躬爲保護且師率焉既而三人先後成進士今儀部君琦憲副君玳大方伯君珣是也其黃門公曾孫爲公所自幼提命同時成進士者更有若銓部君璟僉憲君瓚云萬曆庚辰復上春官不第乃慨然曰先儒有言一命之士可以存心濟物倘得膺民社以不負所學何必營營一第爲遂謁選得南陽司理理官多尚赫赫聲先生則一以平恕爲聽斷凡所研鞠推誠動人俾奸頑自吐情

實而毫不事敲朴故剖疑獄如趙萬倉羅繼先等幾十事釋重辟如王義楊添詔等十餘人一時無不稱平至于凜持三尺又毫無假借唐藩有不法蒼頭悉寘之辟奸胥巨猾無不斂跡暇則與諸士橫經講道以究濂洛派傳奉委查盤開封汝寧數府悉却例金署篆內鄉新野惟亟亟以課農桑行鄉約表節媛恤孤獨凡王政大端一力舉行人初多目爲迂不踰月而與人乃已興誦故治行爲中州最兩臺列薦得贈所生如其官尋府內召廊廟諸公咸欲得先生爲臺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六
省重顧以年不及格議爲減匿數年先生毅然曰吾豈可以此欺君哉拒不聽遂擢北京工部主事奉命權稅荆關荆故墮地先生獨携兩蒼頭行初艤舟即爲文告于大江之神誓以公賦外不染一緡寬撫商民謳歌載道荆士素仰先生高風乃大關臯比令之虛往實還咸以得登龍門爲慶瀕江沙市十里每天雨泥濘沒胥先生捐俸且請郡積羨金築之以石植榆于堰至今指爲棠蔭其他一切興除不遺餘力甫及期疾作而返商民卧轅下者道相不前皆號泣

宵係以祀適歸舟中見兩木桶叱蒼頭曰此非荆州
物乎亟命浮之江曰吾庶以報江神矣歸而養疴小
樓蕭然冰蘖晏如也乃竟以纏綿不起惜哉予伏自
念曩昔出山應世日逐奔忙精神向外此心失其所
養請告還里閉關靜思見得自己多過不覺警省痛
自怨艾方圖晨夕操持復還此心本體乃不得先生
相爲印證可痛也因誌先生而并述于此先生生于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壽七十有一
娶周氏早逝贈孺人子男二長本明聘國子助教吳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七
崑麓子貢生玉成女未娶而天次本過邑庠生娶長
洲筠泉鄭君女女三長適張世茂次適烏程嚴臣等
侍御子又次適太學春洲沈君子琬孫男二長熙揆
郡庠生娶貢生景玉申君女次熙陽幼未聘以某年
某月某日塋于十一都西基圩之新阡坐基向基爲
之銘曰經履履笥常陽裔封躬符實踐松原之宗平
輿中州清流荆渚鵲亭絕呼魚懸可拒字孤如已報
遺如嬰既以學聚仍自悟生鬱鬱峨峨震澤滑塢種
樹毓龍瞻依水部

墓表

奉議大夫雲南雲南府同知斗陽閔公墓表

閔族甲三吳代爲聞人而一時以德行著稱者有斗
陽先生余家距若不二百里耳公名嚮往其人久歲
已亥承乏南大理會攝篆光祿公時爲典簿疎眉長
髯風標峻整凝落落不可一世已漸就之澹古真篤
如飲醇醴余性素迂拙寡合獨心折公每退食之暇
輒過公作接膝譚移日卜夜相得恨晚也旣而公猶
祥林下幾二十年余浮沉南都且老正圖掛冠遊碧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六
湖蒼弁間從公講逸老盟而公逝矣卒之二年公之
子逢德等將啓柩梧村之北藏焉介其猶子觀察公
狀丐少宗伯朱平涵公銘復紹余倩凌生弘憲請表
以隨余固知公者何能無言公生有異質童時儼
恪如成人嬉笑作止皆有常度甫就外傳讀父子有
親句遂卓然志聖賢之學髫年背贈叅知公備禮哀
慟幾不欲生事母吳太淑人以志以色視贈公有加
太淑人病至露齋請代刲腕以進及沒雞骨僅支數
絕數甦垂老譚父母遺事猶嗚嗚作嬰兒啼也公起

孤童自樹立猶諸生入太學有經術聲爲文刻意先
程不逢時好寧棄去怙怙謀自展之地遂入貴拜光
祿丞已謁選授良醢署精敏虔共署務畢舉至剔奸
釐蠹計歲省尚方若干緡陟良醢正低奏最遷滇中
別駕公輒上書請致政冢宰才公尤嘉與公特題晉
一階予告蓋異數云歸而益爲德于鄉鰥無弗婚餒
無弗食殍無不殮所與疏若戚丈人行者事之小者
弟之更小者子之材者獎成之不材者婉道曲誨之
締交斷金生死罔易急人之難甚于已至出橐俸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元

部運丞厄貸徽商千金焚其券又非直市義也有司
自鄉飲甫一接他不得望公趾日閉門讀書遇格言
手錄成帙詔茲來許念族譜散逸殫精三十餘年合
歐蘇襲世系考生死殯葬梨棗木本水源變遷不紊
以垂不朽至于篤友于則撫失怙之猶子揮而壯之
仲兄多子分其第五子而子之旦夕朝夕嫂至老益
莊事仲叔兩兄終一生無違色公所謂施于有政哉
生平不喜逃禪見譚佛戒者正色謝曰吾自有孔子
戒丁巳中秋夕感林泉雞犬之夢夢中一衮衣博帶

者諄然授八禁十戒遂斤斤奉之至欲作觀泉圖以
自警靡留之前二日預爲治命刻逝期及期沐浴端
逝或咤公爲禪定中再來人余謂不然四勿三省及
不忍無罪皆吾儒本色而兩楹一夢去來了然公殆
聖人之徒與蓋得力于父子有親一語實多也余夙
與公有婚姻約以子女長幼不偶乃命余凌氏甥元
燿委禽爲公孫壻述公懿行尤悉不能盡表表其大
者如此公諱世魁字季文別號斗陽先生配嚴安人
丈夫子四其家世勲閥生死年月詳誌狀中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祭文

祭王文成公

重脩南都陽明祠成

於惟夫子接孔孟之正脉發忠孝之奇祥兆靈倪于
神夢標異姿于維揚信聖人之可學志弱冠而非常
感緋衣于秋試佩威寧之劍鉞趨鼎鑊而不悔赴坎
險而相羊惟良知之是致似異類若故鄉證五經于
入室引三千以升堂會知行之合一履顛沛而莫忘
磴鏡臯于烈焰起黔黎于痛瘡乃助猷之迭奏顧讒
誹其如簧任譁張于百態奈虛洞之善藏幸天泉之

妙契挾宗秘于門牆繫嘉靖我邦國勤斧鉞于封疆
奠金甌而無缺盟帶礪而彌昌詎精華之烜爛還麗
照于扶桑闕蒙陰于晦蝕消無根之機槍氣節凜乎
盛歲道德久而愈彰采流風而繫郁浥行露其灑灑
其也竊微言乎私淑供一職而旁皇感廟貌之威赫
信有用乎文章媿拮据以春築僅揚播乎批糠與吟
盼之在邇修簞簞之芬芳唯明神俯垂乎一鑒穆焉
賁我冠裳

祭王龍谿先師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萬曆癸未六月七日龍谿王夫子先師卒于里第九
月九日嘉善門人丁某聞訃親詣山陰慟哭昭告于
靈几之前曰嗚呼大道炳于中天而群人以習染滋
障高者驚空玄之識卑者溺功利之藩說頓者既見
端而忘竟其業證漸者復息力而紆視其程所繇道
術愈裂而聖統罔底于一自文成公揭良知之要于
習坎重寢中紹承千聖真脈以梯後進唯我先師証
悟四無四有之秘旨于天泉而致良知之學益以丕
闡緬惟先師壯年力學冥心世榮強歲休仕一志開

後而周游聚講迄無虛晷以至九十年如一日繼往
傳來厥德偉矣某及仲兄寅宿有厚緣得侍門牆追
隨道履于吳山越水間而竊聞其繫嘗憶師語某曰
言有相似而非者識似知而知融意似心而心寂解
似見而見圓惟悟者自得之又曰學貴悟悟有三入
從言得謂之解悟從靜得謂之證悟從磨鍊得謂之
徹悟至徹悟而到處逢源常感寂矣又曰學本平
易切實不離倫物應感乃至天心書院與周夢秀及
某等八人結契共竟斯道隨荷冊付許之爲勇且諄
諄于不負初志爰始及今未敢湏臾去念也繼有華
陽請益冀醒迷津而先師明倫諸訓更覺耿耿在懷
噫嘻先師之于道可謂明且行矣而今竟山頽哲萎
矣因是思之宇宙以道脉爭升降人心從迷悟爭存
亡獨幾甫兆良不可欺當下徹透更無餘事故學者
以求仁爲急而出與處其致一也某佩服師訓間有
發明適司民社而未竟康保列臺班而未盡勸勸惴
惴是懼而且有枕石漱流之癖矣要之境遇可不問
而一念入微處自知求自慊夢寐我惕皇天我臨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師我鑒其消息當何如哉夫知之成功揔歸于勇淵淵浩浩還攝于仁其惟秉心仁守以履知之之實期無負厥志獨痛先師之能冊付其而弗及哉就其也嗚呼哀哉哭先師者衆矣顧人哭典型之或遠而某哭瞻聽之未真典型遠猶得追想于登堂拾級之際瞻聽異未免沉墮于游心竄句之中則奉先程俟來學關係非渺其亦奚以慰先師于九京乎三復遺模祇增惓惓焉泚藻仰祈格歆尚饗

祭太保裕翁袁安節公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古大臣兮事君以人古賢士兮伸于知己顧人實難知今矧其知也未識面之初士實難伸今矧其伸也非素習之侶劍伏豐城兮標斗牛以爲光玉蘊荆山兮抱璞石而踴履嗟嗟我公隸也何能今輒推轂以騰譽邇公立朝兮介然金相而玉武蚤振魁名兮載躋八座謂我聖明兮匪藐躬之肩荷也謂我後生兮匪難施之臆斷也爰列疏兮十漸爰屈指兮下僚嗟嗟念其廬仕兮僅稟官常而公則許其名顧念其家食兮僅遵庭訓而公則許其人師曰惓惓兮將勉

承其樸茂曰道義兮寧無歉于毫釐嗟嗟公心則諒兮其分詎宜是惟駕駟之筆策兮等大治以燭精寒蹇厥職休休厥衷容言君子兮門無私謁亮余小子兮胡敢一介以自通亦猶千古之神交兮豈其百里而易爲過從嗟嗟達人貴士兮曾區區于形迹丈夫報稱兮期無忝于先容公見我心我心見公公不負賢賢忍負公所以寥寥于投足之便而屹屹焉夙夜于平生也嗟嗟我公忠勤在朝純自在躬勲庸在史善慶在門展詩元老信傳典刑生也喬嶽歿也列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四

星國有彛章以哀以榮緬束芻其再拜兮憬靈貺以余歆

祭民部西川游季美先生

諱時熙中州人

嗚呼叔子何才之長而算之促誕之豐而奪之酷也方其遠紹宗芳上稟廷訓既含英而咀華亦懷剛而秉順粹乎金玉之溫居狀珣璣之映蓋光射而芒寒詎席珍而待聘俄而離象舞歌鹿鳴賓王國望天路也方將整彼華鑣振厥高步掩終賈而長驅挈王楊以齊鰲僉謂快乎如遇順風疇知溘然而先朝露耶

美才間出閱世惟艱衆庶馮生耄齒匪怪曷昇之美
而斯之延子安文考伊昔則然莫知者數難詰者天
嗚呼珠璧頌耀蘭蕙摧華凡在見聞所共悼嗟矧某
與子誼協通家總帷丹旆觸目哀加我聞神理無聞
顯冥奇氣之發日星風霆驂鸞駕鶴乘彼白雲有涯
也生不昧也靈而況子有奇文足施不朽子有佳兒
克昌其後則視彼絳縣之亥首無聞果孰夭而孰壽
而中郎之遺書靡托亦孰亨而孰疚

祭少司馬夢池李公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繫有名世生靳之陽秀鍾衡岳清淑瀟湘山庭淵角
霞舉雲翔幼不好弄岐嶷昂藏蚤歲修姱老而彌芳
因心則友棟蓁輝煌南宮掇拾東觀趨蹌朝拜青鎖
夕進阜囊慈寧一疏萬古綱常七日待 命鬚髮爲
蒼匪躬之恤而時是匡一麾以出薇省粵邦拂衣丘
壑麒麟鳳凰玄纁谷口參藩豫章七閩較士衡平鑑
朗遺形相骨孫陽九方颺歷中外建牙畿疆抗章採
推扼制貂璫豺狼平息狐鼠踉蹌時局既改忠誠莫
亮一疏自罷五湖徜徉赤心可剖蒼生允望天不慙

是六老云亡帝之懸解以遊漆泱典刑凋落朋儕沮
喪某比肩仕進均懷肺腸道義相許承矢弗忘公歸
溟津誰與頌頌擊策西州聽笛山陽染櫛凍飲義樽
兕觥摧心賦些雪涕歌羌

祭少保荆翁王文肅公

有穆圖規吾 皇之世聿垂其光元宰托契二十年
來清蹕罕展曠然下交可以觀際公之結知寔惟早
齡旃幃啟沃夕史晨經稍晉宮端鼎楫已成公獨難
進避此先登大庖則盈不以官餉捐橐從官風節道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上大軸昇之康莊蹕鞅易退惟公翻求侍養在昔有
位若酒醕酣而公明志自北自南在咎去位疇返芒
簪而公膺召至再至三其眷伊何惟孚與異孚則缶
盈異如膏潤善歸于君過乃自任巷遇牖通繇斯術
進朱扉輟社青幄紉文即乖蚤建猶獲多聞桑榆之
挽已極萬分青秋之貴門謂云云噫公論思粹不能
紀其所均調英闕底裏乃其大者則此焉止何以徵
之諫草是以讀意外調靡有拂違察詞中意靡或詭
隨得門即入逢窾必披一動一緊一步一催上引宮

聞中廟寵尊熱血赤肝媿媿陳說時蒙褒嘉兼亦賜
詰黃門縮頸同官咋舌老臣報國誓畢區區亦有誠
誦正言類諛賦遠誠廊廟是圖遺忠不究竟已焉
吁公之勲猷爲史所讚公之行評尚煩月旦古有平
勃安劉扶漢引義王陵面折不憚直諫叔孫憚則周
昌展如子房招皓翔翔事以正令亦有權濟兩端並
存用項來裔去公何年九關日翳長叫不聞潸然出
涕然後思公呼吸 帝通十謁九報雖異亦同庶幾
吐美肅祖羅峰公歸不復終古濛濛杞人憂天怒焉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祭少司馬淑臺耿年丈

維魚有主維雞有尸維公倡道伯仲鼓吹視彼二程
爲百世師嗟乎旻天曾不憖遺國際其寶士賈其儀
維公楚材授簡色絲江漢英靈寔在于茲春官上第
冬屈允釐兵刑駁歷邁種運奇兩岐五稔天台峨嵋
耿公爲政樂不可支爍哉異等迪簡 帝知八閭振

鐸神識黃驪濟濟周積白虎青藜天中贊政奉常二
祠旣自銀臺建牙高麾視師江上戈船蛟螭乃佐司
馬竚踐台司曾伊一別後晤無期在余同籍于公頃
篋疇曩留寺听夕相依連牘諄復遜志解臚艸木臭
味何有差池天塹之寄幸矣規隨猶懼弗克教誨是
晞昔公抱病卧蓐淹時余前太息雨泣相持矧茲濛
汜終古不曠奪我良友若之何其我公宏度浩浩無
涯涓流匪細土壤何辭仁者必壽胡厓若期箕裘以
紹日有佳兒至寶瑞世甘泉紫芝克昌厥後匪俟于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六

祭少宗伯明龍郭公

江漢之精必有所鍾煌煌我公鬱爲儒宗公在章逢
即稱班馬及登玉堂哀然作者翔翔中秘表長南雍
士樂趨之如穴受風公教主嚴而端在愛始憚奉繩
終欣受戒菁莪之化浸于江南俄拜內召論思講筵
再晉春卿佐司邦禮秩叙粲然鉅細畢舉正色立朝

曾弗幾時忽卷而藏未究厥施公歌考槃碩人在澗
胡不久視及爾泮渙乃辭昭昭遽返冥冥下爲江河
上爲列星其最顯愚公每開我一間哀訃涕下如顆
雄文大章宇宙爲鮮浩氣壁立塞乎兩間維楚有材
左史倚相公起繼之千秋奚讓公名在地公神在天
竹帛風馳旆常日懸蕪詞誄公弗盡厥臆公歸即安
一歆清醕

祭太史弱侯焦公

紫金光聚白練奇鍾泰階間會風雲景從岐山瑞鳳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无

渥注神龍公之誕世中書是蹤少而徇齊長好著述
疑剖竹書博綜萍實咳唾珠璣戶闢紙筆公之名世
卿雲是匹京兆鹿鳴蚤登薪樞獨對大庭哀然魁首
祥徵五雲名占八斗公之遇世孝先是偶秘抽金匱
珥載玉堂既羅二酉復擅三長寶輝石室華粲縹緗
公之傳世遷固是方典司文柄苗軋爲憂搜群異北
崇雅黜浮價增一眎人樹千秋公之經世韓歐是儔
孤睽之操與時齟齬納履掛冠視同腐鼠閉戶著書
焚魚放語公之違世子瞻是侶慧澄葱嶺辨發鬱湖

良知宿契良止合符宜鐸龔贖糠粃程朱公之導世
孔孟是徒予也不敏夙欽羽儀承乏錦里忻奉師資
二十餘載臭味附麗晏嬰久敬維公有之錫子爲政
匡其不逮發覆啓蒙興衰起敝九鼎一絲默相勉勵
後覺惟攷先聖是衛予志未艾汝顏亦醜期之無斁
遽爾沉疴六齋傾負孰砥江河梁摧棟折天地其何
縉紳皇皇悼喪宗盟予聞床第涕泗縱橫一眞不晦
千古猶生悵予未緣往酌兕觥

祭御史大夫王陽沈公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无

浮玉崔巍峻峙湖陽寔鍾靈秀岳降徵祥紹衍休文
歷世彌昌惟公異稟宿慧名彰龍集已未雁塔翱翔
筮仕花封績著澄江爰陟水部才藝軒昂五馬治郡
飛蓋黃堂良二千石言蒞建昌載遊百粵分握憲綱
嗣膺方伯政敷晉疆遂撫太原肅整戎行聞譽旣隆
謂克張皇爲少司馬貝錦在旁或忌盛顯來南大常
余佐大理時奉明光公轉納言旌還北方袂分燕吳
數襁參商邇遷都院再指留邦余爲公貳臬侍劬勩
延望企首人之云亡驚聞訃音用畫衷腸公壽因隆

公爵靡量胡以二豎遽摧棟梁所慰詰嗣德位方將
堂構滋興慶澤綿長公宜含笑式寧仙鄉傳昇列星
衆瞻輝芒特摠憶懷敬奠一觴

祭豫府藥城伯李公

周馥方叔漢則條侯惟公令德壯略是倅蟬聯既永
千篤前脩股肱則厲寔貽有謀 帝曰嘉哉世冑作
述大江之東 廟寢咽喉汝往視師克壯乃猷汝礪
汝鍛越劍吳鉤日月省試春夏苗蒐俾爾材官距曲
超投惟茲長江天塹設防楊僕樓船伏波航檣公任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其勞蚤夜以從百丈千尋鍊索朱艤張皇克詰類醜
攸降乃闢三府乃建元戎削之彭彭琢之瓏瓏百堵
皆興高臺崇墉爰鞏鍾陵以肅提封往夏五月陽侯
爲阻高薄城闕卑沒原隰滌陂決塞奠彼屋宇乃周
事先備戎遏侮嗚呼我公允 國重臣繫公心口洞
表達局予叨共事撫登江城文事武備犄角是并爰
經爰度小心營平鎮密驂雅祭遵士行胡天不憖奪
此老成台星隕耀壘壁震驚同舟之誼寧無涕零公
之步飭遺都人思念公有後悅禮敦詩芝蘭階庭賀

客何其歸真釋負條興我悲吁其悲矣酌酒陳詞

祭大司成切峰余公

鍾阜鬱葱篤生異人蚤負經濟絕類超倫手挾雲章
藻煒 天廷名題玉管身入蓬瀛覽酣四部啓過八
磚黼黻 皇猷絲綸 帝言豫章多材幸逢匠石以
人事君濟濟臯稷賢關造士菁莪樸棧倚棟明堂而
耽泉石蘭亭脩禊洛社耆英嗣晉風流爲邦典刑東
山雖樂其若蒼生 朝野之望庶起老成胡不少憖
泰山遽頽文昌掩曜玉苑寒扉士痛歐陽人悲韓愈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未握天樞竟稽霖雨某夙稱游好傾聆德音驟失楷
模殊深痛辛出爲國師入爲里母如龍飛潛快萬物
覩不朽之業鍾于詰孫積奮南畿名高北辰生榮死
哀庶幾無憾奕葉有人若韓與范我之哭公盡未交
情丹雘荔漿曰寫我誠

祭少宗伯雲嶠劉公

川岳毓靈超甫軼申我公乃生龍蛇司歲星流雲翳
我公乃逝公之存也士瞻道化物繫紀綱今茲長往
澤水其萎人將安仰粵惟我公周情孔思綉席彫龍

木天簾筆橫厲詞場追踪六一鳴玉無何小山叢桂
蔚里尊鱸鄉之賢詰曰惟文潔皎皎不屑我公與俱
連床對席寤寐弗渝朝乾夕惕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洗心退藏厥德惟剛學乃愈光 廟堂側席公雖難
進不遑家食爰發旆旌圖書東壁赴我陪京紫微之
堂揚芬吐藻鳴球天章予定僕拙適戎容臺與公朝
夕成均之胄予愧代庖公勤造就臭味既協凡百脩
舉志同事合擁臬北斗太山懸寓羽儀清時多士式
穀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公弗我諉氣求聲應如箴如
玉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頃公再拂衣嚶嚶奉母泛泛言歸四壁轉索殘編亡
恙吾道足樂君實洛中安石東山望久愈崇普天霖
雨四海蒼生矧公蚤起公若靈光出爲世儀善賈安
藏公亦審視得時而駕搏抗一世夙戒星馳寢處弗
寧達于南徐胡茲不辰瓊瑰一夢遽返其真玉柱俄
折長淮陡絕旻天欲裂旻天可叩曷使黃耆遽惟此
疾 朝野嗟哀孤舟旅櫬悲風南來握手河梁曾不
數歲遭此盡傷公昔埋照精光陸離日月朗耀公今
厭世人之云亡邦其奚賴啓沃疇肩情懷震悼軫我

高賢其奉楫楫勉策庸駑長懷光采江干來芻淚盡
以血悲哉黃墟公也不朽千載心期鑒此杯酒

祭封大司馬年伯顧公

天生名賢社稷之鎮倚重中外干城千仞歲在重光
公進于 廷析珪而出令我吳興稍轉洪都游游郎
署旬宣三楚神明茂舉嶺微邀惠秉憲雲中閩轄旣
良晉長關東遂擢中丞撫綏三輔尋兼司馬大張威
武九邊論師曰惟公能大肅高牙旌旗倍明虜虜寡
然曰惟公績優之南臺根本是殖公亟將母俄而在
玉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祭少宰中翁趙公

贊豈意哀哀趙爾棟傾公負甚弘動可爲式大業豐
功六月以息方矧即吉樞我留都遂握政衡几几碩
膚吏藉以典民賴以乂胡不憇遺乃升天際某辱至
誼垂四十年雖不昕夕黃墟在前見而教我別而書
我豈無弟昆公愛寔夥臺門列柏公今不來孰楷孰
法悠悠我哀敬陳一尊侑之以誄公子象賢榮哀恐
備鼎鬯百年孰司其期旣樹不朽千秋在斯

祭少宰中翁趙公

敬亭毓秀宛溪泳芳羹秉冲和雅度貞良夙慧淵淳

藻思飛揚早占巍科烹鮮名邦績勩丕著薦剡騰騰
爰賁豸服白簡凜霜人避驄馬輪埋張綱秉節滇中
歷轍西江所至仁流載巡 帝鄉豺狼斂跡賢德高
張遂陟理卿更貳憲堂紀法振肅聞譽輝煌留都冢
宰位與雁行畫錦過里高駟軒昂詎知山頽二豎爲
殃某之于公久奉清光道器共礪德義相將良知啟
示云胡敢忘三十年餘締交永長和風披拂宏量汪
洋靡所不容擬彼溟滄地隔人遐已憚參商矧公仙
逝如何爲傷國喪典刑道頽冠裳醇德響絕高風表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祭大叅存葵凌公

閱閱世望才華著聲學富五車藝擅彫蟲據芳揆藻
芥拾科名筮仕豫昌績起花封頻膺薦剡晉秩留京
審克刑曹寬抑頌平既歷郎署遂把一旌出守蒼梧
五馬崢嶸爰陟副憲不樹威稜民懷吏畏夷獠用寧
載轉叅藩勞勩靡增種德既劭口碑交騰謂將崇擢

指日貳卿胡遽歿算倏報莫極豈傷拮据靡鹽勞心
或以縟暑煩鬱炎蒸益綠瘴癘嵐毒驕行試問蒼旻
曷有定衡所嗟喆人遠道摧傾剖符去路旅櫬回程
悲風慘黯飄搖素旌迢遞靈輜窀穸靡寧閨人途泣
斑衣郵斃舟經江渚聞者淚零矧公季嗣門倩余庭
誼聯姻姪能不盡衷敬陳醴奠式寫哀誠彷彿萬里
來格來歆

祭憲副華岡王公

房精天驥產自崑崙逐電追風瑤丘日門霜蹄屢蹶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太行羊腸收骨泉臺韜精混芒惟公睿喆天挺神授
目下數行才傾八斗冥搜洞覽秘笈西藏筆珠錯落
墨海汪洋六義賓門力追風雅王庭載揚龍瑞螭竿
地官分部天庾告盈清河楚甸所至持平出守一麾
禧祿江國治並頡黃文收崑陸黜典之罹蜚語終風
許昌之命義聞隆隆恢復 聖陵哀成郡志板輿彩
衣梁園魏墅渤海綰符清賦和鈞救荒有奇郡無流
民激揚士風抗持權璫岱宗萬仞佩刀翱翔棘院持
衡璠璣剖璞白雲鸛鶴覆盆吐旭六息已久河清此

時夜郎一節胡云量移芥視金緋蛇去影纓一瓢雙
屐雲臥鍾陵夢寐烟霞音芒泉石訓恭象賢文輝聯
璧乘斗以降騎箕而升良臣完節不忝厥生維公之
才脫穎邁倫維公之遇搏寒懼屯維公之名江浙嵩
高維公之胤龍駒鳳毛其締交士林夙企長材三山
傾蓋言必傾懷謂公籌國玄礫灼夜何紛不解何的
不射謂公任事烏獲武擔觸之不動測之愈潛冀公
鶚起共襄王略秣陵再耒亡琴逝鶴珠崖戎伏遼左
師環公胡可逝天步維艱太息悲思山高水長叩門
之慟涕泗椒漿

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祭嘉議大夫見翁蘇公

棟梁瞻峻必念鄧林之雄珪瓚微奇定憶崑山之美
江云永而溯厥海則大而思源憶太公之耆英我公
祖之嚴考稟靈南斗啓濬中台雲絜兎英風孤鵬翥
乃馳心于邃古冀垂範于來今庵出千斯溝中肉萬
人之骨書搜百氏寓內秉一家之言日月昭茲異聲
鬼神福此謙損屈尺寧雙仲六惟龍繇是以吐喻烟
霞修其身以經綸天地傳之子德深種樹後益芬芳

道悟析薪有其負荷教神鯤之海運沛霖雨乎垓埏
觀威鳳之天飛耀文華乎縣宇都臺簡擢俾緯武而
經文太公手書使忘家而爲國拮据轉餉以佐遼
海請罷織篚以甦鬱攸指顧笑談而魁賊呼癸不動
聲色而妖黨夷庚此老泉所以留篇御將壯浙士之
詠兔置東坡于是有策練軍喜海堧之銷蜃氣允也
子之能仕信哉父教其忠借老人星之瑞以爲年分
卿士月之光以爲誥老方與九聲並香山彭合去
三飲恆神水百齡應知自有五濁何遽能指豈達慕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六
莊生脫焉委蛻而象占軋父驗此潛父喬惜乎其株
傷梓哀乎其枝動帝旣以大封翁生其子之生以
爲浙人生民亦推大中丞痛其父之痛以爲浙人痛
合浙海以增閩海之淚顧眉山而惜泰山之頽某昔
叨留京幸交令子誼聯昕夕受道德之漸摩契結襟
期映文章之煥爛况更當乎旗幟之下每過沐乎縞
帶之隆且聞見星之行可勝臨風之悼推恩佇有
待于蟒玉不妨作地下三公洒淚自托契于蘭金湖
致此靈前一竿

祭計少麟表兄

玄雲慘慘天垂遠酸白日黯黯光餘晚寒事驚心切
情殊境遷神俄悵恍涕忽汎瀾問胡然爾生死攸關
嗟我表兄匪恒如舊兄祖也姑我王大母兩家嚴君
襟期雅厚視弟與昆如足且手契締分投傳承及後
猶憶我幼兄長六齡垂髫知愛提扶孺嬰稍知嬉戲
刺莪編荆言以禮誨面以色懲轉念如昨思之怔營
兄既成立枝柱門閭樹德則宏簡身惟約謂余讀書
如我耕鑿兩力俱至各以勤獲教子一經不踰此法

計少麟公遺集

卷之六

表

令子雄異五彩飛文攀香到月階青有雲歷膺巍寄
寵荷宸綸推恩所自拖纓曳紳教忠之勸榮足稍
伸孝養深心言念無已時或自公乞假歸侍食中所
甘衣副所喜歡招意前事愜情裡竹笋江魚未足語
此旣膺色養鼎分天祿令節揆辰稱觴上祝露賜金
莖袖翻彩服我亦曾來賓階佇足白頭相向話談衷
曲音顏暫隔日月幾多七箸不嫌駭言沉痾候僕方
遣訃音來過踴地悲叫是真是訛老年中表傷如之
何謂兄魁梧仙仙杖履天官恂謹恃爲教父望高臣

隣經文緯武麟玉貽榮兄且旦暮寧曰仙遊棄之不
顧季子哀哀幸當面訣我痛有兄遂爾長別吾子表
孫吾孫受業合淚廢悲情哽難說酌酒靈幃拭襟成
血

祭吳做章內弟

箕裘紹衍毓德于潛韞玉藏珠文彩翩颺卅年卓犖
穎鋒超脫佩服遺經研究該博先翁廣文累席橋門
公衍厥緒益著多聞母氏令範家政肅辦公遵築謨
足備衆善責脩于身蠡施于人鄉邦推重蔚矣芳名

吳做章公遺集

卷之六

表

臨池濡墨蕉片柿葉逸少伯英仰摹前詒室裕于財
躬潤于德謙冲去盈優游自得列名儒紳洵足榮身
曳裾翱翔云邁等倫予之有室爲公姊氏誼則骨肉
情則兄弟與公周旋公甫卅年久式相好今各華顛
予昔在告每聚談笑伯仲同遊公壯效少去秋予行
掌土金陵伯仲飲餞厚意慇懃分袂悵惘相期過訪
下榻以俟劇談抵掌胡乃季冬公報考終訃音遙聞
痛傷我衷公之醇厚宜膺永怙纔過甲子奚以畢壽
公之康疆命當延長二豎驟侵何遽爲殃公才奕奕

靡需不給一旦捐館蟪蛄戶集公纘先人下蔭子孫
後有昌者將被贈音嗚呼傲章上善若水悲流之涸
形骸影毀人琴俱亡興言悽惶遐想容止絮酒遠將
山川阻矣神人隔矣式薦一觴公其鑒矣

祭光祿謙所侄

痛哉吾侄之歿也遂匝歲耶先是萬曆丙辰春侄來
自家視予白門署中相對晚食忽潸然泣下曰侄臆
間近有痰結飲食不快殆非久祥也余爲驚怛無何
別我歸而遂病余猶日夜以冀庶幾勿藥乃竟以訃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聖

聞耶世無異香幽魂孰返嗚呼痛哉余株守一官遠
巡五載未歸竟乖永訣五內崩裂涕淚溢眶頃因考
滿方具疏乞骸意且旦暮入里門呼侄靈而哭之不
謂 皇恩有延途調理赴任之命再請不獲以至于
三而猶踰留署也今聞侄兒子洪春洪夏將奉靈櫬
權厝先兆以待牛眠吉壤則祖墓有期矣而予又不
獲親臨則安能脉脉不一抒寫哀情馳一价以告吾
侄哉憶歲甲子吾兄清湖公與余同試京闈偶余名
已登五十有五至七十得兄名將登錄而監試者難

之遂寘乙榜一時人士痛惜乃歸發憤教侄侄冲齡
奇邁侄曾以舉子業見賞于表了凡兄丈至謂兒風
骨不減乃父余聞而喜可知也了凡之目文士宗鏡
吾兄積學庶幾待侄發舒耳迺竟低徊胷監用大官
丞以老則數之奇非侄志也侄雖不得志于文戰而
能持家秉躬惟勤與儉修先業而傳之微但不以府
怨且敦倫睦族好行其德而仁義附焉凡在親屬無
不感其惠者他如施藥置田甃橋掩骼諸善狀未易
更僕數也僕役憚嚴遵總毋開罪里黨予得一意守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聖

官忘內顧憂吾兒鋪鋪劬與侄兒洪春洪夏得以專
力問學皆侄乎是賴侄平生孝友恭順其事余尤極
懇款毋論予身一二稚息真切友愛凡于予戚屬瓜
葛蔑不始終用情而又能凜然方正以植家風蓋侄
之操念無不關予乃其識見力量允哉吾丁之棟礎
而足爲予之柱杖也侄年纔五十七春秋尚賒一旦
長逝天何奪之速耶嗚呼痛哉自吾兄清湖公以令
德祠祀鄉賢而侄益懋繼述今予子孫森立而乃子
洪春洪夏並有聲文林其發舒兩世所未竟之志可

歧俟也。何憾哉。惟是余當暮年失此佳侄。是用怍怍耳。隔言不文。而情則真。任其鑒之。

祭魏國楊太夫人

淸源疏派。瓊蕊敷華。誕毓鰲頭。服休嘉於赫荅。襄才兼文武。威骨鷹揚。爪牙圻父。第甲燕山。勛在王府。猗歟夫人。載誕之奇。爰嬪上公。定維我儀。後軍統御。耳目鼓旗。厥克允濟。長江謐夷。誰哉內助。夫人是尸。玉鏡中分。羅幃寂寞。迺勤詒穀。慈義有託。靈羽夙異。冲飛惟驚。瑞錫介珪。年方舞象。鯨浪陰消。虎旅斯壯。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三

桓桓右軍。屬司簡練。水犀倍雄。半壁天塹。最之伊誰。母儀聖善。翟翟煌煌。寵膺前後。壽而康矣。荷天之祐。後福日升。孫枝暢茂。何憾重壚。以定爾胃。某於右軍。夙好協恭。右軍之績名徹。帝聰忽聞。媛計恒焉。其同縹緲。綵雲鬱郁。香風靈胡。不在式鑒。微衷。

祭顧母太夫人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淑美升文。朱第程裳。母出名門。作配君子。相登五命。儉恪不弛。煌煌恩綸。秩秩玉音。敬助之賢。播于球琳。爰育長公。南宮首冠。進策。

大廷臚傳。華貫仲氏。吹簫鵲起。天衢季子。秀令行將。繼之母若。岱宗吐吞。霖雨母若。滄溟雲龍。颺起晝夜。之訓。輩開詰人。文母造周。孟氏求鄰。爲陶士行。爲崔善果。曷不有基。聖善發我。得全全昌。壽考令終。在古爲稀。于天寔隆。母雖不居。澤流數世。振振用光。奕葉拂媚。孰司彤史。美愛則傳。佐彼嚴君。啓此後賢。士頌女師。人歌壹式。懿德不磨。永昭千億。天高聽下。源衍流長。累累皇麻。行爲報章。某誼辱通家。盡悲含玉。炙椒薦漿。矢茲以告。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四

祭顧母莊太淑人

天啓宗臣。濤奇有源。若周徵在。宣尼肇焉。維我太母。夙鍾端懿。含靈象月。履柔若地。蚤嬪碩德。妙稟內儀。家人肅離。著爲女師。篤生長公。爲邦之彥。文冠王庭。治高赤縣。水衡視事。甄子恬波。分憲名藩。三湘兩河。借轄八閩。旋兼諸鎮。白雲孤飛。親舍屢問。南臺入領。明發有懷。一水盈盈。惟母惠來。子秉機樞。身都上壽。萊彩曾甘。承懽春晝。繇此久視。其樂未央。胡先瀝露。驚與上驤。堂北之萱。寔關天下。大柄侍公。遽居禮舍。

當寧興歎四海夢陶若日方升禺中暫發其托籍如
昆登堂拜母每式徽音若嘗麟脯猶子之義均痛極
極公無盡傷 國命在肩生享極祭歿殊典配孟
德班九京奚憾雪涕亡從棲遲舊都既悲母儀復企
鴻墓空谷一芻德輝千古我酌苾芬靈其不吐

祭何母周太宜人

軒轅華胄長發其祥相以淑媛天和茂昌維幅有輔
維澧有源佐忠成節內則斯全始結其綱領于國士
蘋藻在官滌滌滌滌鳴戒旦鸚擊橫霄星朗三署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星

解宇霜飈魚鱗著犀冠脩職樊姬論賢敬姜戒逸
象刑正俗勸法維風鴻光交儼其樂融融一疏蟬冠
雙輝鶴髮 綸章煌煌六珈鸞裕簪燈佐讀訓梓課
文象賢再起黼藻賓門力抗貂緇名懸日月姆教夙
成清貞亮節辨析朱陸講明律呂姆有懿訓道諛學
稽奉母闈儀而爲鄉範開閭師覺人倫月旦姆之女
誠移孝作忠補穹刊壤扶翼大鴻連壁雙龍叔季同
起第五之名何減驃騎芸蓀芝茂吉光片毛天門八
翼四環傳貂全福上壽觀化以升青鳥白雲西池北

演琬琰流光國書家史大年無涯逍遙容與某承乏
白下婦交嗣君御李依光渥蘭成芬德門法家名儒
益友爰仰夫人發光灼斗蕙幃寂寂仙馭遙遙國亡
良似恫合同朝清風屆寒丹旆昭回莫茲玉醴仰止
金臺

祭吳母張太孺人

咨淑媛之嫺嫺回景胄之發祥伊世德之孔茂滋蘭
蒨以流香惟王父之吏隱宜慶遠而流長暨處士之
善幾曰鎮朴而靡戕肆誕啓夫展如性貞恪而溫良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六 星

懿嘉偶之曰諧和鸞鳴之鏘鏘羨季子之不乏作好
合于吳張奉甘旨于堂上允思媚乎姑嫜族有戚疎
以咸睦情無觴迄而相傷儀君子兮一德偕白首以
相莊理家政其克勤曷月明于東方手機杼之軋軋
謝綺縠之煌煌每縮口而裁腹備禦冬于古藏既茶
蓼以能甘復熊丸之是嘗嚴繼畧之程督耿東壁以
餘光擇朱藍于絲素慎食膾于蒼黃匪人爵之歷羨
新聖賢乎升堂偉令嗣之迭生洵斐然而成章組華
編于經傳載行事于倫常伯搏鵬于秋風建旗幟于

詞場甫雲程而發軔行豐羽以高翔季沉酣于藝釀
聲藉甚于膠庠雁行相望而奮翮鳳苞振彩以鳴陽
媛發之陶成已廣媛福之暉何未當方且隨子征于
天路日覩子樹于旂裳胡又天之不弔倏懸總而帷
堂嗚呼哀哉夜亭之令儀不可作延陵之閨範不能
忘其忝戚誼而思淑感敦睦以迴腸酌椒醕以陳詞
望雲聖而徬徨

祭朱母周太宜人

貴壽榮名世法罕兼哉穀釐宜隆之自天人亦有言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四

芝根醴泉培壤松栢胡以能延荷與夫人獨無間然
毓瑞鍾陵葵光應麗女貞則淑婦順而賢異以成舉
坤以成乾無非無儀可誦可傳宜其室家結爲大年
始相夫子既受 帝祉四郊政聲門內是矣曷不靜
治民無勞止夫子在官胡慎而勤蠅聲月出夫人獻
箴夫子在家胡雍而穆琴瑟鼓鍾夫人式穀夫子問
學何淵而長鸞鳴雜佩夫人是將繞階玉樹鬱乎青
葱斷機和凡夫人是供德施未盡夢誕長庚臥龍入
咏首唱臚名鳳池祝史鶴禁傳經推佐秩宗躋于上

卿入則視膳出則調羹母以子貴莫之與京子以母
愉夙夜寅清長器鳳鸞次公龍躍筆化樞星光傳藜
閣紫泥陸離 帝命褒嘉翟翹炳日翰拂流霞玄髮
在鏡青山滿家遡迴從之其樂只且云胡一疾倏焉
不祿川有急湍林無寧木眉壽如斯百身願贖嗚呼
士女已矣誰刑鄉邦彤管廢矣孰闢幽芳某來自南
令子所請追隨公署延佇精藍相視而笑縱口而譚
間舉朝政或寃瞿曇犬馬齒及華袞者三中心函之
欲報實難謂夫人壽山陵岡阜佑之不文酌焉大斗
今也不然焚焚在疚黃塵蔽帷寒風吹柳不寧負心
明負我友哭陳炙絮母其知否

祭許母沈太宜人

寶婺騰輝閨闈則耀條墜于纏隱光藏照倚蘭在堂
彌室馨香凜霜載摧萎葉凋芳於惟尊靈令德攸聞
爰以名聞言婦封君儷相玄度儀範有素冀野齊徵
鹿門方譽勤儉起家厭薄奢華訓嚴三遷教督五車
哲嗣丕承解褐明經時惟辛未發跡 帝京某幸薄
緣雁塔聯翩長安陌上追驥揚鞭匪惟同榜更屬同

門視母猶母誼倍加親哲嗣初官花封鳴絃板致迎
養稱慶堂萱卓異政成薦剡頻登晉秩蘭臺母氏增
榮爰視屯政亦巡真定乘輅留都母俱康勝迨陞太
僕遷南光祿迄于納言母享其福某秉憲職金陵服
官獲與哲嗣再相周旋時問母安問母壽徵八十有
六健如平生遽期別世忽焉傾棄計音驚傳肘膺交
涕享齡誠高霞帔已貴有子大卿母宜心慰戚我年
兄躋踊悲風欲養不待孝思罔窮敬獻藻蘋言莫尊
靈玄冥有知翩然來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哭

祭閔母臧太夫人

璇閨毓秀出閨作嬪賦性淑媛稟德柔貞敬姜標異
少君迥倫叶嬋名德諧鳳諧麟詩書稔飭道義規繩
赫奕太翁五朝耆碩文武壯猷助勳偉烈建節樹旄
輸忠秉赤仁也柔嘉義惟肅慄惠在召棠威行鮑泉
八閩名高三秦勛燁皇恩優渥臣合賢勞何知馳
驟任簡荒微瘴烟歷入滇嶺憑高膚功柱石俾望雲
霄厥追懿配綸褒孔昭劍履巍階公忠盧李冰鑒鼎
瑩玉衡止水師保重臣股肱心膂斗牛海膺程緋凝

社命服殊榮夫人里庭英英令胤爲熊爲羆中興應
運展布明時宦馳分轍祿養同期夫人貞靜綜理自
如家若甌水詎溷懸魚嫵婉和柔女士易辦羔羊素
絲壹職攸贊芳聞蔚隆純嘏可按鼎盛豐盈史傳圖
讚未艾泥封 諸綿祿算云胡厭世促駕瑤池玉京
遼邈珠林逶迤星輝掩虧月彩沉迷郝法鍾儀一朝
陟覬同泣慈雲况余懿戚雪涕冰天寫此哀臆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六

哭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七日錄

書牘

復顧涇陽吏部

復許敬庵京兆

與鄭太初父母

又

復錢定齋明府

復李介石郡守

復管東溟臬憲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七

與唐凝庵太常

復戴江寧

與廬郡守

與袁了凡兵部

與葉臺山少宰

與趙新盤少司徒

與趙心堂大司寇

與劉雲嶠司成

與朱平涵少司成

與耿淑臺操院

與滕常簿諱萬里

與董見龍戶部

復支華平司理

與楊九山戶部

與董見龍戶部

復葉臺山少宗伯

復李九我少宗伯

復管東溟臬憲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七

復計少麟表叔

復錢承江侍御

復詹魯臬太僕

復徐檢吾光祿

復屠冲暘憲副

復寧波徐二府

復錢明吾刺史

復虞紹東大叅

與劉孟雷光祿

復鄭鳴峴廷尉

與李中石按院

與管東溟臬憲

與項瑞崗妹丈

復張見庵司寇

復盛鹿臺妹丈

與高少江節推

復曹嗣山應撫

復曹嗣山應撫

丁精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三

復曹嗣山總河

與高少江司理

復廬郡守錢鄉丈

復寧國張郡守

復凌存葵郡守

與茅句容

諱一桂

與朱虞峰公子

復管東溟臬憲

復呂四舅父

復劉景孟方伯

復吳迥齋內侄

與林仲山廷尉

復甘紫亭撫院

與甘紫亭撫院

與周懷魯應撫

與王弘陽少司寇

與方魯岳鹽院

復馬禹山郡守

丁精惠公遺集

卷之七

四

復劉是庵宮諭

迎沈玉陽總憲

復錢秀峰侍御

復楊淇園學院

復張望湖憲副

復呂鳳麓孝廉

與祁克度兵部

與徐道經刺史

與徐玄仗光祿

復莊冲虛宮詹

復蘇郡鄧宣公書

復李四可學科

候趙心堂大司寇

與沈任庵司理

復王荆翁相公

復甘紫亭撫院

又

與三閣下及工部工科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五

復陳穎亭銓部

復臨江任郡守

諱元忠

復馮文所臬憲

復周懷魯總河

又

復甘紫亭撫院

又

復錢定齋明府

復王郡守

諱時文

復錢繼脩岡卿

復王宇泰太史

復湯霍林官諭

與李修吾淮撫

復馮大咸郡守

與詹起鵬父母

復劉景孟方伯

復丁慎所中翰

與閣下及吏禮都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六

復黃與參大叅

復陸寔府司理

復徐文江銀臺

候楊淇園學院

候孫月峰大司馬

復賀道星銓部

復王白岳大叅

復徐玄仗光祿

與周懷魯應撫

與周懷魯總河	復張雨若比部	復郭青螺中丞	復陳如岡官諭	復梅春麓民部	與沈泰垣薄伯	與唐凝庵奉常	與耿淑臺少司馬	復李修吾淮撫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七	復陳懷雲閩撫	迎史蓮岳少宰	與王麟郊按院	復劉海嶼常郡守	復王洪顯主政	迎顧冲吾總憲	復史武麟學院	又	又
--------	--------	--------	--------	--------	--------	--------	---------	--------	-----------	--------	--------	--------	---------	--------	--------	--------	---	---

迎邢崑田大司馬	復王麟郊按院	復吳念詒郡守	候姚允初觀察	與周懷魯應撫	復松江府鄉宦公書	復熊芝崗學院	復朱密所光祿	復彭天承侍御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七	復熊壇石尚璽	復馮桂海憲	復包心弦刺史	復包儀甫明府	與葉臺山閣下	與許少微副院	與楊止庵少宰	與謝鳳臯父母	復諸景陽祠部
---------	--------	--------	--------	--------	----------	--------	--------	--------	-----------	--------	-------	--------	--------	--------	--------	--------	--------	--------

與吳安節納言

與李九我閣下

復曾東陽侍御

復馮文所憲副

復王二固侍御

復傅見俞侍御

復熊思城尚寶

復堵太冲公祖

復葛岷瞻兵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九

復李碧海太史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七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書牘

復顧涇陽吏部

山中握手獲聆清誨開示躬脩實際不覺蕪衷頓啟
舉從前識解更脉脉知有着落處良晤緣淺遂致契
濶未得時親函丈以竟厥旨悵悵忽承手翰恍接道
顏且荷臺下推許至誼然此番東歸不過欲遂昔年
乞致初心蓋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十餘年來業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復許敬庵京兆

甲申冬嘗具緘托社友張龍臺致門下龍臺亦唐一
翁先師門下士頃接手書乃知其遷延未達豈竟往
關中耶數年契濶耿耿未申歉如之何老丈完養于

道德性命之域一出而收匡濟之業于當時真吾道之大幸靜攝日久蘊藉益深聖學真功必已體究端
的近來儒者好談空寂虛玄之旨而于庸言庸行多
忽略而不修此學之大患老丈真篤何以挽之江右
李山人星學果是不凡渠云丈梓大學衍一編何時
竣局山中人勝引領也

與鄭太初父母

老父母天稟異資青年好古邂逅相接歡若生平凡
立身行已居官治民要務罄日夜言之不休私心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二

切敬仰嗣後入郡荷沐寵臨聚首幾番情益深意益
篤而商確政理更益精練至如論及貴治均甲事體
則欲反求諸已而後求諸人論及禮部條約則欲添
補學道交代一節皆繇調攝性情養得此心平等乃
能如是非世俗循守格套僅了幹局可得而擬萬一
也豈意大教復來建業耶夫相道師道若分而峙要
之至理實非兩途自相道之根于慎獨者而言之相
道師道也自師道之主于經世者而言之師道卽相
道也禹稷顏回同道同此而已千古學脉備載易傳

大易先天之旨一準諸乾乾之要妙至于用九見群
龍無首而後可以超然入聖孔門無意無必無可無
不可其日用周旋景界正類于斯借使學道君子未
悟無首之義雖亦各有成就又安能脫去見聞獨全
性體空空應世以覺天下而任道統哉僕于此學原
無所聞年來更苦虛寂所謂甘心凡夫不足道也
門下豪傑作用方且東奔南廝又不自滿假而念
切于成之虛虛則進退則日新富有而無疆將來造
詣繇二程而上以究竟乎相道師道之精微又奚少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一

三

讓于前人哉僕別後舊恙舉發自量力不能支已差
役資疏上 請照期當不遠也

又

朱虞老敝鄉典刑也邑人無祿天奪之鑑不佞株守
水曹愛莫能助徒抱耿耿門下惻焉注存不憚分俸
不憚緩頰務俾身後有賴而澤無疆且及其尊人門
下道義掩白日矣生忘明德耶

復錢定齋

宿知門下與吳君交厚往歲叩宅過辱優禮

種種謬論一本虛懷又知門下待不肖厚也日來各
以職事羈身在南在北若非門下遣問于千里之外
則親情道愛不幾疎濶矣乎感刻凡作縣令除庫藏
獄囚衙舍城池加意看守外晨夕念慮所當操持者
惟清慎勤三字其見行事體大槩頭腦惟詞訟錢糧
兩端古人云刑罰中教化催科中撫字可謂得其槩
矣然而究竟體認工夫殊爲瑣碎煩難民間詞訟不
爲准理恐多冤抑濫受猶非所宜此中須得調停制
御之法可也萬一本縣自理詞訟成招則罰穀上倉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四

更爲明白其錢糧要以本年爲重本年春夏秋不完
延至冬間卽爲舊欠矣催徵固當責比猶不可專于
責比務在清查已未完數每比一次便須清查一次
尚且吏書嚮官賣比大抵縣官果欲加意錢糧須于
每歲編派時卽爲料理將本縣民糧丁口覈實又將
本縣應派本折色條編項款細數覈實不得縱容書
算加派分毫要見每田每地一畝應派本折色若干
每一丁應派若干設立清冊于開寫每畝每丁派
糧數目明白每戶給發一張蓋縣票者細民之耳目

也每歲本縣公堂無礙銀兩陸續自備縣票當其冬
初托令見役糧長領發各畝人戶嚴禁糧里需索人
戶縣票紙錢而通鄉因得備知一歲錢糧定數然後
隨意緩急分畝分甲徵比本折色然後嚴禁臨比賣
放之弊庶本歲錢糧可以盡數追完不至將來更有
拖延之患若前官舊欠倘上司不行催者不必言矣
如或行催未可輕易出票先將上司來文留入卷箱
到衙細看某年某款隔別細訪應緩應急端的如其
可緩卽與停止如不可緩到該房吊取原派錢糧文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五

卷併承行吏書算手各正身查考本縣本年原派總
數內已完批領狀寄庫實數有據然後將未完數
內分出各畝各甲花名收入衙內可于無意中密抽
一畝拘喚到縣每名每名查點正身問其未完的否
如或已完收票可證而猶開在未完之內卽係吏書
侵匿卽當追究責令重複開寫欠戶花名畢竟咨訪
無弊方好開比未可草草行事也新舊錢糧並緊民
間自是不便萬不得已亦宜仔細行之耳以上詞訟
錢糧條款言之頗詳至于一切吏書門皂等役應發

工食自當及時給發服役有不到處或可稍爲體諒
若衙門關防難以假借每日言語舉動之間少有透
露被其窺竊不無乘機驅取從此汚玷官府名節良
可畏哉伏念不肖資稟不如門下文學不如門下履
素純篤不如門下賴天之靈近知悔悟深自懲創方
且究心典獨之學以爲立身行己根基恭承下問顧
不自揣漫爾登對伏惟高明採擇

復李介石郡守

台臺蒞任南國經理軍儲每歲既無侵漁而各銀米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六

解戶到來又無索騙擔閣之苦真稱絕盛哉茲當臨
郡益勵初盟痛切民瘼直置毀譽是非于度外頓使
諸僚各屬一朝易轍改絃自古大豪傑隨處有功于
地方類多若此恨不肖衰年意懶入山有期而盛德
清光未審再得快覩與否此不肖所惓惓繫戀而諒
門下亦同此情者也

復管東溟臬憲

弟至不肖生平過辱垂情感激私衷時勤夢寐適接
手翰復讀我執公叅益徵翁丈問學工夫日來愈覺

精銳豈勝敬仰竊念世之講學者每患溺于嗜欲意
見兩途嗜欲且未之論意見纏擾動輒持以勝心語
以大道終未相入即如陽明夫子單提良知二字乃
從萬死一生中苦心刻意磨煉精密貼出吾人全體
真景象指點後人千古學脉端不外是昔賢有云良
知者範圍三教之宗非虛語也吾黨不能深信力行
用求繼續乃猶倚傍見聞另討名色不幾于頭上安
頭已乎翁文學造淵微該括萬善從來諸聖入道淺
深階級皆不能逃翁藻鑑所謂意見云云又奚足爲
累若不肖往昔家居離索正陷于嗜欲而不自覺察
者也年來叨起留都居常守官盡職不負生民外每
承諸公相約會講幸而觸發恥心向來所犯嗜欲病
根當衆說破甘立誓願守戒將來第恐虛見相乘竟
無結果猶所大懼明歲或請告或報滿可得便路還
鄉尚須造堂請正以求堅凝鄙意萬不敢希慕爲聖
賢且學伯玉之寡過第未知福緣何如耳

與唐凝庵太常

丈以天稟異資而生于尊翁大賢之後家庭傳習非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七

此泛常乃者蘊蓄愈厚造詣愈精千百年道脉因緣
殆自年丈一身承當其關係世教豈淺鮮哉爰念龍
谿先師曾以良知宗旨與尊翁老伯反覆印正真爲
道誼之交弟附驥尾親炙多年而晨夕因循種種行
持總屬虛見竟于翁丈所自得處未能超然領悟回
視先輩經歲出遊取人爲善一段光景良可慚愧太
常有幸 寵命維新衙門專役奉迎弟以代庖具啓
申意惟速賜命駕豈但弟輩有所依歸且慰官屬願
望耳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人

復戴江寧

不肖自分迂疎山居廿載直是絕念名利矣一旦荷
蒙起用苦辭不得乃來留都同將以康濟斯民爲已
任功名遲速顯晦非所論也叨署光祿申明 會典
京城內外大小舖行頓免繁差庶幾澤加于民乎惟
該寺寄庫錢糧商議未妥大費躊躇自門下蒞任江
寧過辱相信慨然受託庫銀方有依歸其所賴藉豈
云淺鮮尊駕行後不肖于世情愈覺看破守官守道
夫復何求計今六月不肖已當考滿乘此退歸乃爲

妙算又未知人間清福鄙人可得叨享與否門下素
志奮勵力擔世界更新加意動忍古人學問俱從困
進毋以眼前順逆二景櫻懷至禱

與廬郡守

弟與兄丈僅一江之隔竟未獲一面懷歎想同之茲
啓句容施君具文臺下蓋爲奉律禁絕茅山燒香婦
女因不肖往年曾于此地行禁欲求代懇惟俯亮施
君惻忱當此春會將舉未舉之先急出告示張掛城
墉鄉村及往來衝要路口責成所在誠實居民總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九

與袁了凡兵部

翁丈真實之心卓落之行任天下所不敢任之事而
舉世讓步開天下所不敢開之口而謙事莫之與京
實當世之偉人而理學中之巨擘者也適過留都幸
親道範微言與義滾滾不窮愧弟日坐塵冗中未能
洗心領略萬一耳辱惠學約一書仰覩翁丈生平造

諸略具其中是弟幼學時所同心而共事者也得之如獲故物賢郎所選時藝不媿迺謹并付塾中以爲指南沈助教有志聖賢之學立身制行真無忝古人弟慶得一益友矣

與葉臺山少宰

門下脩行飭躬直爲士林山斗而吐詞則蔚爲國華宰治則居然國憲三不朽大業會聚一身豈尋常所能窺測耶不肖質既闇魯學復疎庸雖矢心自命要以守已無求隨處濟物爲主然硜硜之見自分取笑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一

大方乃辱門下包荒雅度葑菲不遺周旋教席者人載于茲無言不信無事不從誠不知何脩而得此也瀕行一擾衙齋再擾蘭若三擾郊餞且頒惠扇頭文翰雙美獎與過情得無益增感愧乎謹藏之什襲爲世世寶矣

與趙新盤少司徒

不佞出山就列竊以隨地救民自命浮名之顯晦業已置之身外矣往歲佐大理秩滿時辱門下遠緘及我謬許代庖光祿不啻祝國如家不佞何敢當此然

私衷未嘗不奉爲藥石也以故承乏奉常鴻臚三年于此苟裨民瘼髮膚可捐蓋未敢以冷局自阻未敢一息忘門下之大誨也夫以門下德劭望隆卓絕一世至乃齒及不肖其惓惓汲引人才之盛節可多得也哉瀕行先蒙寵召專餞畏暑方命而九列公舉又煩玉趾儼臨感佩明德寧有紀極也

與趙心堂大司寇

翁丈識超養到故于良知正脉獨契根宗每日用應酬清不忤物和不弛防中外主持所至輒臻偉績豈獨樹縉紳之模楷抑且關宗社之重輕不佞弟謏劣闇弱曩者幸叨籍末茲復望履南中奉教周旋倏爾八載過蒙左提右挈俾不至隕越以速罪戾皆翁丈賜也頃積日告滿伏承手製雄文獎借過實直欲引之道岸良切深愧瀕行更沐公私兩餞感佩明德寧有既乎

與劉雲嶠司成

門下濬道脉之淵源樹人倫之模楷不佞往歲遯跡草野神往形留匝一日矣比來竊祿南中乃得親炙

台範過蒙契味交合時招促膝細談印證所學益知
門下識朗功深透悟良知本體直是擔當世教萬夫
不回蓋所見更溢所聞而不佞恃爲依歸者也韋絃
在佩私心日夕兢兢又何敢以昏髦自阻耶

與朱平涵少司成

門下登金馬著作之庭寧曰不足自潤然而干牘不
入于公府田園無益于曩時已夏出俗流萬萬矣至
于均派里役之說又毅然獨力主持其亦限田之遺
意乎時下道路咸嘆積薪而明公方樸棧作人孳孳
弗怠絕不以功名遲速少介于懷自非養深而見定
者未易能也不佞里居向往有年茲竊祿南中過辱
引爲同志誨迪惓惓幸也何如瀕行既叨郊餞又煩
車蓋遠賁小舟感載中藏勒此鳴謝

與耿淑臺操院

弟無似于歲之丙寅從龍谿先師座中獲聞賢昆季
共信良知之學自分當吾世而不得執御非夫也乃
辛未叨附籍末已亥陪列南中遂爾斯暇奉教倏忽
多年不亦厚幸乎憶佐大理秩滿時翁丈損書及我

有本心不違濟人有難信嘗不樂等語蓋弟之小
而出也志在隨處救民翁丈一言提撕受益匪細以
故奉常鴻臚三年未敢一息忘救人之本心亦未敢
一息不佩服翁丈之大教也翁丈歸興雖濃然旣荷
皇上溫旨勉留自當翻然轉念圖報 國恩卽此
便是見在學問至于珍攝貴體中秋後招長公一至
署中少舒鬱抱皆不肯肝膈之談非泛常套語也晦
日貴衙握別不覺潸然淚下自非翁丈疇昔以弟畜
我胡以有是哉

與朱平涵少司成

尊翁老公祖昔年曾有書及不肖謬謂不肖兩番入
覲不以一錢餽貴顯及至賑饑傾家所有且無求人
知此等作用原非不肖所能承當若尊翁曲成獎與
一念則固于古人中求之矣昨見足下簡點家火查
問事體一一精詳足徵家學淵源將來力肩天下
真有無施而不可又豈淺淺所能窺測耶太常右堂
內房西五間一路加四鐵鎖是不肖一點愚忱門下
體亮即買加土且將匙鑰懸牌入匣鄙人雖遠去亦

云八月初到任且凝老極知君家世德尤爲留心之喜也

與董見龍戶部

台車觸暑貴臨小舟又得備領至教大率門下之意謂格吾心之物與隨事格物兩條路徑俱可步趨只要真做工夫不論居家居官日用應感兢兢業業求存其心求盡其事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外慕庶幾足以入道耳生雖老髦謹當專意服行不敢姑自怠緩

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四

復支華平司理

弟自分入山不深復成小草相違左右條已年餘辱手書遠存恍若晤對且聞動履矯健著述盈篋以心慰藉更未可以言盡也方今海寓多虞官府固難採騷動民瘼已深不肯卹夫殊無足數年丈東山之望夙著朝端且一出而展猷爲國維桑諧宜

不與有光寵乎

與楊九山戶部

陪京舖行之害人人知之矣顧欲革舖行必復官買之制鄙人偶署光祿仰遵會典務在力行查閱文卷知有蜜糖銀一款先寄應天府庫今寄江寧縣庫府庫見貯蜜糖銀九十餘兩理合先行動支買辦蜜糖而後及于縣庫萬無抵償米銀之理蓋因昔年沈鏡老題折米銀正爲蜜糖等銀一時偶缺而設非謂蜜糖銀有餘又補米銀也昨告貴堂翁及京兆公

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五

與董見龍戶部

竊聞貴衙門水兌規則內國米一款近有每國多至五百餘石者米數既多堆積必廣探筒之所不能盡而低米因得而潛藏之且一國之米利于一日之節

賜米多而日晷有限則篩颺不得展舒而低米內種
種糠粃糲穀依然尚在他日給散糧米軍人受累未
可知也夫解頭之米各願爲一圓而不喜于分者止
恐不便照管耳假令一人兩圓而緊緊相並不少相
離則解頭既不苦于照管而圓米數少探筒篩颺皆
可法行之實爲兩全無害又何必一人一圓以致
法壅而弊滋也生非職掌分毫不得干預惟是貴衙
門諸公責有所專親登水兌之場而目擊情形區處
方得停妥且門下精心體國軫念民瘼乞轉達諸公
速爲度量事體設法通融如米果多卽與分國務使
將來絕無欺蔽庶爲軍民一體效忠于朝廷者之
至也

復崇臺山少宗伯

伏讀翁臺譜序大要在子弟不墜遺教而以象賢一
路共相奮勉此譜法之最善者乎至于太翁生平出
處行履真所謂誠與才合充配前賢尚當澄神默體
以圖效法一二未敢草草論也

復季九我少宰

承諭廣集衆思一節足徵翁臺見超形骸學通人已
他日可使軍民並惠而法垂無疆別後卽具三東達
之王司廳及楊呂二君冀其默體德意當日見之施
行耳

復管東溟泉憲

同榜中最不肖者宜莫如弟裒然以文行著者則莫
如兄翁雅俗異趣有如矛盾而相求相應乃時時在
聲氣間豈前生結緣有分故不得而疎之耶先後佳
刻議論出群實爲三教宗範恨弟見未超脫讀之愧
然正猶鼓雲門之瑟令里耳聽之祇見其洋洋者耳
烏知所謂節奏乎哉尚須面盡所請貴門生許友及
二令郎會間各道盛雅儼然披拂光風又何幸也通
來時事多舛料理更難弟拙于自藏徒取素餐之誚
兄丈愛我至其將何所指示俾得善處末路耶

復計少麟表叔

吾叔壽躋九旬步履強壯真人瑞乎而來翰猶以玄
關要訣加意詢問因念吾叔素能尊生故致多壽從
此勤修不懈壽且無疆所謂玄門闢竅庶幾得之深

矣若不肖乃總帖耳惡知大椿冥靈乎哉

復錢承江侍御

臺下文章本于家學風節著于朝端不佞誼辱維桑竊聞月旦推重舊矣顧官轍周游每與風願相左不能一聆德音以消鄙吝恨何如邇者驚車南狩奉揚主上德威能使百粵吏氓盡皆兢于履冰而安于帖席回視壯行初志不大愉快哉卽鉅璫爪牙庸冠乎然以臺下文武弛張迎機互用已格其心而禡其魄矣手教遠頒兼以時政下詢故自台臺虛懷雅

平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六

度非劣如某又安能出一語以贊盛美也

復詹魯泉太僕

年丈持身清約御物坦夷碩望風猷表著朝野不肖向以病退形跡睽違私心時切敬仰去歲來遊南中得從諸名公後數親道範倍領教言所藉以振鐸冥頑而慰風望者真大幸也乃台旌一至滁陽又成隔濶矣爰念鄙人性秉庸愚才識短淺幽居藏拙實分之宜年來不自揣度混列冠裳究竟分毫無補于世得無自舍其硜硜而甘蹈斗筭之行乎豈旦多慚請

正更切

復徐檢吾光祿

台駕榮行生以匆冗闕禮爲甚遠承手翰連篇情詞勤懇迫出尋常鄙人才拙年衰棲身林壑乃分之宜去歲蒙恩起陞請休未遂爰來白下頓入喧囂眞所謂風波搖蕩中無可住足處幸遇翁臺宇內清標每接輒聞高論慷慨激烈意氣振揚直使頑懦之夫不覺感發興起俾鄙人一生名節未至蕭焉頽廢者門下之教爲多也光祿事宜恪遵約束至如買辦蜜糖搬運柴薪等類近議少有變更者生于其間只加意調停通融曲處云耳門下以爲何如長途驅馳百惟珍攝

平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七

復屠冲暘憲副

令郎來南承門下垂念通家遠寄手書中間論及時政至以古名臣經世事業相爲勸勉屬望抑何殷也但不肖自揣庸愚兼有痰恙往歲悞蒙起用辭之不能強力周旋日惟逐隊隨行空糜廩餼所謂經世種種作用尚未知從何處下手又安得仰報盛心萬一

哉

復寧波徐二府

老公祖品格孤高治行優異每于趙心翁耿淑老前
談及左右輒共相稱頌私心愈切瞻依以爲朝廷
得士如門下殆未可一二屈指乃承華札濫頒而且
以古人繆爲屬望自反其何能當爰念江右李見羅
公痛懲時弊提出修身知本四字爲學者把柄而台
臺襲與見羅公往來若所云云其果相信相得不少
扞格否妄意古人之學要在會其本原探本之功貴
于知所悟入誠知所悟卽致良知卽修身知本何有
分別何有異同顧悟入亦難言哉何日再與門下相
面尋覓靜所對證多時將一念入微處細細討究洞
見無始以來真光景庶幾了當悟入真功夫固千古
一快事也

復錢明吾刺史

不佞初游黌序獲與翁丈周旋雅以意氣許可把臂
論心如埧如篴真稱莫逆矣嗣翁丈出試百里父母
斯民足以盡行其志不負生平弟未能堅卧林泉

顏小草出處兩無所據徒爲識者所揶揄耳翁丈諱
禮之餘遠致手書是以愛親之心旋及故舊此孝之
所繇生也起而推以加諸百姓庶幾其有瘳乎尚祈
爲道珍攝

復虞紹東大叅

叨竊同籍間濶二十年所未緣會晤卽欲通問無繇
假雁足以繫帛書仰慕之私徒縈方寸頃承遠致德
音如從天墜喜慰可知惟年丈嘉遜優游膏肓泉石
真足以大暢胸懷弟猶然蕩漾乎風波負媿殊甚茲
承留理事簡而暇政于迂拙爲宜至謂薛文清其人
則牛涔何敢以擬海也聞之益增慙赧耳

與劉孟雷光祿

讀來教知老公祖軫恤貧商一念極爲親切况廿八
廿九兩年之間正除舊更新之會若非台臺急發舊
價振作新規則向來謀之戶部謀之該科種種苦心
俱付之東流矣更望傳諭四署官喚集八書手將廿
八年各署用過物料細細算覈的價其所費工程不
過時日而台臺便可憑據轉文差吏帶領各行前去

領銀此在一催督之間而舊事既完新規難掩自此
貧商當歲歲沐恩關係真非小也

復鄭鳴峴廷尉

不佞往宰容山遠滋腴潤仰欽碩望蓋有歲年遇者
備員留都獲隨步武則又借輝靈曜淑芳蒞蘭庭幾
薰習覽觀或能寡過乃倏爾內召頓遠儀型遂使
疑慮萌生末繇請正所謂悠悠我思良不誣云方今
西北多虞東南困苦有識之士共切隱憂翁臺德望
日隆天下倚賴處中秉軸內脩外攘行將膺簡命
下濟慈公遺集卷之七 三

惟炤原

與李中石按院

老公祖望碩淵泓威名翔洽繡鉞所指海甸澄清昨
者伏閱稅餉疏章纖細委曲皆軍國至計華裔遠猷
讀之令人歛衽此豈惟浙越士民實受其賜推之環
海在在無儲匱之虞矣茲聞霜駕有行部之勞地方
賴藉厚幸謹端啓馳候

與管東溟臬憲

弟生平蹇拙辱我年兄道義骨肉之愛百倍尋常頃
言曷既春時強起過吳門入候顏範屬軒車往鄉不
及面晤一整種種迄今耿耿正懷想間忽接教言恍
如展對慰藉可知時適敝僚枉顧一見尊刻懽然袖
之以去今始歸壁正欲潛心卒業用裁七襄耳弟此
來初謂蓬廬偶宿而已不意一試竿餌遂呈網羅碌
碌庸庸頓減真趣不識高明何以教我

與項瑞崗妹丈

自別翁顏倏更幾葛懸想一念不啻九秋諒吾兄草
設至誼彼此同懸耳草蘊繁感慕寢屢徵乃中間事
勢多所掣肘未便遂願奈何吾丈種學積文已非一
日近者家居靜養磨練更精來秋一捷京闈庶幾足
慰衆望乎

復張見庵制寇

台臺通響獨振清標鮮傳望重斗山景仰有素去夏
欽承內召愈顯經綸好生煜若春暉猷猷晰千秋片
臯陶之克允定國之不究皆門下見在事也弟今因

北多艱東南困乏有識之士共切隱憂惟是台臺
經險夷智周通塞方且夙膺大拜以幹旋其間則桓
戈轉日砥柱廻瀾不可翹足待乎不肖匏性柳姿謬
貳南棘雖種種一遵教範而瘵曠實多乃辱華翰遠
頒推獎逾分自揣疎拙向未報酬茲更齋領公移聊
附寸楮惟炤原

答盛鹿臺妹丈

別丈以來屢承札示中間議論雖連篇累牘要皆以
先輩事業屬望可謂道義之愛矣但區區中人資也
不能無待而興嗟今日逕酬應既涉塵勞卽退而優
閑亦無可與共學者此離索之患多而事業之無從
而著也吾丈近來蓄養精力何如諸凡交游自筆硯
文字外所藉以麗澤而師資者有其人否至于閨闈
之內果能包荒忍耐委曲區處使尊寵輩各得其所
不甚乖違否舍妹向爲病纏頗知用藥調治自後服
習無間乃至願也幸轉達

與高少江節推

鄙人于門下雅有維桑蘿葛之誼每以不奉光霽良

之有加禮焉故不佞常從舍親處獲公家積德種種
甚悉頃者發跡魏科出理名郡獨持丰采吏畏民懷
矧貂璫虎冠肆螫在在亂階可虞而貴治濱臨大江
尤爲全楚門戶所賴門下彈壓而綏靖之者更不淺
也鄙人抱病支離分甘泉壑強起就列徒負宿心雖
敝署訟簡事稀冠簪多暇然以菲劣當此寧不兢兢
未審遵何道術庶可少塞瘵曠收末路耳

復曹嗣山應撫

弟兩署光祿見得蜜糖價銀原係每年正派間閭細
民旣已輸官不爲設法行催而使衙門買蜜買糖束
手無計非所以奉職也年兄爲東南張主而弟又素
沐教愛故敢以張震翁咨文及光祿關文上覽其文
內大要在于本府轉文銀不貯府當年徵收當年
解兩端乞命該書速備七府文移而以咨文關文全
入其內必待各府轉行各縣取有依准據實報臺然
後求發回咨回關詳悉卽鋪遞至南戶及不肖處可

復曹嗣山應撫

小走歸自句曲得領翰教弟捧讀再四翁丈惓惓憂
國恤民至意真可謂情見乎辭矣近者徽寧稅使仍
還內守備衙門而蘆廠兩端亦在調停邊際卽未能
事事無擾而較之他方外省光景則殊或可少慰兄
翁萬一乎蘇松錢穀極稱浩繁而郡守縣令患在不
知本府縣丁糧之總因不知有派糧之總而該地方
書算諸役從而密司派權任意出入良可痛恨吾兄
昔在太倉旣已洞見情弊今茲開府一切應否興除
更自了然周文憲公惠政去今百年揆度理數當復
見于翁丈也句曲樵樓外弟以條編規則具石刻立
丈令該縣敲刷張呈覽何如

復曹嗣山總河

自徐園領教後直至台駕辭 陵乃獲再瞻道範人
生會晤之難如此豈勝感慨正想間承使遠顧伏讀
華翰極于漕政周悉大率以加河論卽今舟無所阻
再加脩飭增置閘座庶爲永賴以黃河論則蘇庄一
決而單金魚濟瀝爲巨浸東出昭陽逼侵運道挽回

便之復東誠不宜以費鉅爲解卽此兩端而
運之大計實萬全矣然非翁丈飽諸經濟何能通達
至是也弟近患臂疼之疾方議請告還山留都四品
諸公各自陳本銓部總覆未下且須隨衆候 旨未
可萌他念耳

與高少江司理

麻城敝同年三人止耿叔臺中丞見在仕版劉鳳嶠
吏部劉弘原給諫皆早世而所遺諸孤皆幼小爲宗
祔臧獲所留噬臍止孫一人劉時中弘原兩子劉
峴瑒劉彥璘時中與彥璘皆被青衿而峴瑒資學並
茂能讀父書尚在童子籍中幸門下留意教植之敝
慚去今三十年俛仰今昔不無生死之感區區欲存
其遺孤敢以至情告之知己者伏祈亮在

答廬郡守錢鄉丈

曩過貴郡輒從月旦中聞盛德事益洋洋盈耳矣強
入南中復得與門下周旋許時良慰茲者割符出牧
政教翔洽四封之內罔不沾膏雨而慰來蘇矣雖礦
稅之使充斥道途然以門下雄才偉略坐而鎮之或

先事以銷其邪謀或當其挫其強梗要自有其存焉不肖衰病侵尋殊愧升斗不識何以全末路惟不吝珠玉一終教之

答寧國張郡守

不肖叨署光祿方爲進貢奉先買辦密糖所窘乃者廿九年密糖銀兩自台郡俯賜回文而附近地方風聞嚮應所藉以給上供而克財用者既非淺鮮又况瑤篇寵幣之海加種種不能仰當乎門下積學累行著在鄉邦變烈風猷彰于治郡近會操院耿叔老談及吾丈審斷查毅老令郎輩爭田事始終不少遷就又見門下玉成後學一點道義真心可以配市人也

答凌存粹郡守

五馬過里門不佞無繇瞻晤布茲捫私徒爲快快耳郎君遠存併拜翰儀眷注之誼什伯尋常私衷良用耿耿親翁治行高第當宁所稔蒲輪徵召旦晚之西粵竹馬之驢不久將扳轅而臥轍矣不佞無效一籌深慚負乘親翁提教肯從風而東乎

與茅句容

句曲地勢東北西南高下頓殊向苦無水而尤難于住水倘能以節省官銀而興工建閘將來水住氣住士民受福無疆至于搬運米鹽灌溉田土利又兼之矣何如

與朱虞峰公子

屢辱翰音雅誼流溢爰念尊翁道養方隆倏忽辭世然清風高節無論識與不識靡弗企慕悲思即司成郭明老不佞言之未既而願爲立傳此其向往何如所寄行寔隨即致之曾不踰時而傳告成矣敬以歸上幸珍藏而永其傳焉令祖母令堂晨夕起居知足下無不如禮惟節哀承志尤知已所惓惓也

復管東溟臬憲

弟聞魯迂僻虛度歲時淹忽至今齒髮俱敝律之正學曾未涉其津涯殊深內愧入南都來辱年兄不我遐遺屢勤手劄多方接引共證聖果雖甚頑冥弗靈寧無感緝明德綢思年兄性稟超悟見地精瑩乃復研幾極深畢力殫智直將先輩開發未盡之奧一旦

大明如皎日中天非挺生人豪孰能當此弟惟有莊
誦佩服云爾鄙人官守此中略無善狀寧如徐京兆
過爲言之而年兄過爲聽之者乎至明示出處大義
勉鮮于仇三難則又受益不淺鮮矣

復呂四舅父

奉別舅父再更寒暑未能數至問音忘其疎節乃承
遠頒翰誨有若陽和春煦清風穆如然而戀慕之私
則尤不解于懷也惟大人深得養生之術熙熙皞皞
以躋上壽足稱人中之仙乎倪妹丈回肅此附答更
祈大人及舅母大人各各加餐以膺多福

復劉景孟方伯

弟菲劣無似辱在年丈同籍之末榮藉良深往歲轄
我浙藩凡屬宇下罔不悃悃若弟二天之倚則感激
中藏久矣緬憶己卯之春台旌賁止句曲不佞得以
邑令瞻趨下風至今想像光儀足消鄙吝頃者佳公
子遠來兼荷手翰下及沐手捧讀忻若晤對且也佳
公子雅馴謹恪左繩右規乃知過庭詩禮之教端有
在也皖江可泳龍山可眺老丈樂則有之乃蒼生之

憂朝野係望當事者疏入明光已非一日寧能堅卧
不起乎

答吳適齋內侄

老侄會試未偶以有拂尊翁顒望爲念興言至此可
謂曲體親心之至矣但老侄生平學問專以守義安
命爲主窮居不損大行不加此中光景業以時時覺
照將來成就斷爲天下第一流所以體親尊親者自
有大焉者在而豈區區一第足爲芥蒂乎况吾侄年
來時藝最爲諸名公敬重不發于今而發于後夫亦
事理之常幸勿繫念吾鄉水勢不平揀青難遍如果
秋成失望民生奚堪鄙人老邁桑梓一念頗與足下
同之故談及焉令祖母岳母大人及尊翁令叔均乞
轉慰萬萬

與林仲山廷尉

曩歲幸辱周旋重藉提誨不惟輔仁寡過樂此心知
而向來通家骨肉之雅益中以篤矣嗣是分携各天
旣切懷人兼紆重負西瞻台旌日夕以冀奈何自
徂夏 上眷彌殷而吾翁丘壑彌戀蓋尊家名德在

自冲恬但當時中外蒼生引領謝傳又安得晏然而已也 朝命敦趣南廷屏肅以待照臨謹遣吏前迎仰祈暫別東山星言風駕以慰跼望

復甘紫亭撫院

莊詞見示疏稿竊歎敝省灾黎何幸得遇老公祖濡沫懇惻必欲措之生全至于移咨趙新老謙留嘉湖昨歲應解南糧備荒而以折銀還部所謂貯升斗以待轍鮒不尤見苦心之極乎鄙人謹與孫越老如命懇懇乃新老以主持在北部不敢擅專則此事必藉

青島公集

卷之七

七

老公祖具題仰惟裁斷免致擔悞也題咨二稿謹留卒業外新老報書附覽

與甘紫亭撫院

兩浙生靈自得老公祖拊摩煦煦如赤子之在懷今歲商羊作祟既爲疏請蠲賑又欲議留南糧蓋苦心勞慮無所不至不肖每與念梓里切願長借福星乃簡在所鍾攀轅無計感德懷賢惟有哽咽而已

與周懷魯應撫

台臺德愛決于士庶方略簡于宸衷玄圭之 錫金

正隆而赤子之攀轅彌戀微但鄉士大夫雅欲緩彼行河留茲坐鎮卽弟輩藉手蕭規仰成畫一繞戟門而環索甫念蓋殷殷也方與僚屬計議所以爲三吳借冠者茲先具不腆聊貢賀忱仰冀鑒涵

與王弘陽少司寇

方今海內所宗爲泰山北斗惟老年丈與鄒南老並以間代偉人陶鑄于學問雖以弟輩想慕時勤其如遠詣玄探有非膚末之衷所能窺測而來教獎借踰涯祇今不肖惶汗無地耳年丈靜攝之久得力處固已沛乎有餘幹旋乾坤正在此際况留都事勢尤切雲霓之望頃閱邸報見佳疏猶戀丘壑鄙心如焚幸而 明旨再申敦趣就道庶幾地方之福而弟飢渴之懷可以少慰伏祈即日勸駕唐許二兄處謹達尊意矣彼亦皆翹首跂足以俟謝公之來也

與方魯岳鹽院

浙直水災請蠲各款業有專勘而蘇松常嘉湖五郡白糧又蒙老公祖垂念憫惻欲以光祿寺稞糯米府部各衙門糙粳米二項于往例外上徵非常之恩

特疏懇請改折而且停徵從此五郡民運併閭閻細民受福無涯不肖謹代爲拜賜也至于貴府安慶地居九江之衝爲諸水所會以故汜溢倍橫其間墊溺種種受害情形誠如來諭所云且謂水痕浮于至正數尺迄今未退稼穡無望西成此在不肖叨有地方之責蚤夜疚心目下雖已勘定尤當加意軫恤以慰台念惓惓者契濶之餘重荷注存理函甫啓而揭稿白糧事宜釐政約較士錄種種法程應接不暇蓬心頓爲開豁感喜匪言所宜附使裁謝嗣容再陳

丁緒惠公遺集

卷之七

書

復馬禹山郡守

頃歲郡城辱賜高宴諸公雅愛于今不忘牌坊葺理與分不佞且以得從同年兄弟後榮施附驥何煩齒及耶惟年兄達善之餘葆真丘壑吟風弄月光霽滿懷此等清福乃天之所以佑助吉人視不佞弟軼掌王程負慚竊祿其爲計得失相去何如也

復劉是庵宮諭

僊舟過白下時不肖病牀初起失于郊勞私心歉然政欲懷想茲至前三日忽于齋沐之所有徑前口通

欲換舟批送令兄兵垣公還視者既無捧函又不明言尊使及問兵垣視今安在對以江西船裝送亦竟不言換批乃家眷船也不肖倉卒不能辨領之越宿待齋畢驗發始知尺素遠遺尚緘雙鯉既取讀之光英爛然急徵前使則先期馬首遂北矣蓋事有意外相左者如此然而鄙情悵快鬱不能申奈何茲已更換船批直送兵垣尊眷至于貴省其長年通期亦遵命不究但恐台念爲勤專裁奉慰

迎沈玉陽總憲

丁緒惠公遺集

卷之七

書

仰惟老先生三朝名德與令郎參知公並以實學經濟方軌王程蓋海內共所推重寧惟里黨之光已也頃不肖獲追隨于南奉常竊爲景行嚮高抑且飯懷光霽已而台駕入掌銀臺不肖適以南廷奏課復就都中極蒙欵洽生平交好雖斷金如蘭誠無以過適因鄙拙株守踐繩一概不敢通長安書問以致心知疎濶方厯悵快乃忽聞新命特簡留臺總憲兩人再得聚首一堂累世宿緣何其幸耶專役奉迎謹啓申致私喜伏惟早臨以慰渴望

復錢秀峰侍御

年丈芳猷偉略所至騰聲設當世有如蘭臺令者握
管金匱印循良藝文可合爲一傳奈何令鴻篇雅撰
僅僅藏之名山蓋私咏伐檀以爲太息然而碧淵澄
潭翻成麗囑在年丈衡泌之樂諒不與易也矧鳳毛
彩彩接武揚庭未竟之蘊有藉以紆耶弟謬覬鉛刀
當茲盤錯屬歲災祲蚤夜疚心方爾寤想優游乃適
瑤函遠辱重荷不遑年丈其何以教我

復楊淇園學院

丁請惠公遺集

卷之七

美

數日間方遣小力奉書左右而尊翰適至鄙情已塵
電覽矣閣豎趙進成凌辱學較凡吾輩列在儒紳無
不共爲髮指不肖旣奉 青覆案用彰 國法伸士
氣正不肖之責豈肯爲彼左袒而助之張幟也來教
敬當銘刻其續揭留讀并謝慈誨

復張望湖憲副

翁丈縱步林阜瀟然物外六橋柳畔九里松濤時時
獻翠蛟華以供杖屨之適弟從牛馬走中每一遐思
便覺形超神越况其朝暮覽結樂事當何如也吾鄉

水災延至來春絲米兩罄誠有難爲措置非年丈洞
悉民艱安能指陳及此至如省刑薄歛一段尤惻乎
仁人之言不肖殊深佩服矣

復呂鳳麓序廉

年兄厚抱數奇困于家食此從昔英雄所爲慷慨悲
歌至擊唾壺盡闕者然而天發未解太璞猶完况有
諸賢郎翩翩藻雅足以光大世業又何惡焉承手教
謹與賢郎面悉之矣

與祁夷度兵部

丁請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三

孫月翁道義壁立取予至嚴往者不以生爲不肖獨
推同袍之愛解衣衣我且命無拘施報常係蓋高情
雅誼益佩服不忘也茲月翁仰奉 溫旨榮旋在邇
鄙人此衷何能忽然顧復慮造次獲罪以故昨懇轉
達冀當得請儻仍執前誼更乞代鳴區區誠竅必得
慨諾迺敢恭薦一片古人縞帶紵衣未有來而不往
者諒月翁萬物一體終不忍貽生以不安也

與徐道經刺史

年丈林阜自適噓吸天餘黃髮婆娑等添海屋卽今

二難競爽並分大官之膳歸捧霞觴乎一堂于是里黨逡巡相隨祝華而年丈醇醴醅顏不羨大還九轉也豈不亦人間極盛事乎不肖邇來日混迹牛馬走中無所建明慙負夙志每嘆年丈福壽之備輒爲欣慕無已茲便裁候興居統祈願珍庠受難老臨楮神馳

與徐玄仗光祿

自丙午郡城分袂居諸荏苒不覺三週踰想晤言殊增悒悒門下勁節高風肅被海內種種經濟實學得

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天

時而駕令縉紳皆知景行何憂泰寧頃白糧民運一事賴嘉疏條陳甚悉業已奉 旨允行各地方乃近聞縣官扣除如故痛乎習俗之移人也不肖頽齡多病力不從心進退維谷較之尊翁年兄虛綠葆真天倫聚樂奚啻仙塵迥隔耶

復莊冲虛宮詹

台臺旣苑宗盟望隆公輔不肖從昔歲仰奉竿旄于白下沉芷澧蘭無日不往來胸臆間也頃以尊眷舟行石尤作苦雖竊少效微勞然愧周旋未備顧辱理

函稱謝惓惓盛讀再三不覺慚悚與感忭兩念而交集矣

復蘇郡鄉宦公書

仰惟周懷老旣以本地方水災痛苦情狀流涕告之皇上而又盡心區畫如拯救餓殍制禦強梁種種條件詳密周到鄙人同事茲土每爲誦法不遑但此等作用必藉懷老堅志力行舒徐展布至于來春二麥已登庶幾可望實効耳治河之簡良亦重任然鄙人私心誠念災黎係命之切深爲目前時勢惜此功緒正爾無計挽留乃承諸名公札諭敢不奉命惟謹雖賤體尚且困病卽當力疾與衙門察屬商議而行先此裁復尚容次第請教

復李四可掌科

不肖生平自守株愚愧乏寸長每聞門下清標邁俗則未嘗不羨慕之也茲當車騎北上正君子道長之時而門下事業日隆區區方且拭目以觀其盛此蓋世道之所倚賴又豈直里黨之微藉寵靈已耶別論夫力一節自平望至鎮江用憲牌自鎮江至北京用

勘合盛使歸報時能口道之

候趙心堂大司寇

老年丈雅望耆德當世仰爲威鳳祥麟自頃者推轂首聞中外喁喁舉手加額幸正人君子旦暮秉衡如泰山之雲觸石膚寸而不崇朝偏雨天下也不肖向來叨署刑篆敬藉畫一而獲免于戾私心感激尤倍庶恒徒以地方百務鞅掌不及修候每增惆悵茲王年兄函使之便肅此奉訊起居統祈順時珍攝以迓駢禧臨楮神往

李翁惠公遺集

卷之七

四

與沈順菴司理

自接華翰以來幾欲裁候輒爲焚冗所稽乃更辱輶軒遠訊發函鄭重且怍且慙老公祖治行高第異等口碑嘖嘖傳播金陵不肖私心愉快一爲今日儆省士民襲休禔福一爲將來大用登朝天下蒼生所倚命也若不肖榆枋之闕奮翥徒勤仰視圖南惟有企羨來教獎誨過當何以堪之貴門人吳生磊珂英標一見故自超異尊委謹已聞命有道人倫定不敢相負也

復王荆翁相公

仰惟老先生元勳名世簡在宸衷鄙心惓惓殊切欽慕迺以官守羈絆無繇一望龍光顧辱翰獎踰涯自反何能仰副愧悚萬狀梅子丹廷齡妙品謹對使拜嘉外長公太史先生病原及眉公奏記二紙俱已莊寘案頭仍用時時採訪服行不敢忽也盛忝歸報專啓上申臨楮曷任翹企

復甘紫亭撫院

老公祖惓惓爲浙西留米備荒一念剴切真可謂已溺已飢不肖傾心仰承德意于初九日未刻甫接尊翰卽親達趙新翁反覆諄懇必欲得請以慰盛心而新老云台疏未經覆下轉移之權實不在彼須候北部奉旨移咨到南或本或折方知所定耳不肖更况趙中老張兄老協力苦求新老持前議如故不肖此際萬分躊躇無可奈何嗣後改折咨來另當馳報也

又

老公祖過愛不肖欲許衆樹枋胎之不朽鄙心雖愚

寧不感刻但不肖初志已定矢不敢渝若今不言徒使後來又增一番懊悔古人相知貴相知心非老公祖當誰望者萬乞俯爲諒察將該道申文按候勿批則鄉人自然中止而台臺所以惠而好我者至矣至矣千里襟期伏惟印可不一

與三閣下及工部工科

伏念節省財用自是經國良規不肖素所奉持豈敢輕言改作奈敝衙門缺修已經二百餘載屋材朽蠹萬分難支不肖暨諸御史每當入署目覩梁柱傾斜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聖

榱桷墜下公座岌岌不安此其勢誠不容朝夕待者若不及時修葺將來勞費愈不可言爲此迫切具題仰仗老先生極力張主下部俾得移咨南京工部速行估修衙門幸甚 國計幸甚

復陳穎亭鉉部

門下真修偉節一言一動足爲後人模範步趨私心每敬仰之霖雨斯世展盡生平乃上天篤生豪傑厚意而頓興長林盤谷之思非所爲知已望也前見吳道齊云令嗣翩翩自是鳳毛麟趾後先繼起小大生

稱前人豈足多讓若不肖執掌白門歲復一歲匡其不逮以濟時艱政賴有道義數公在幸門下有以進我肅此奉復卽容面晤以悉

復臨江任郡守

諱元忠

南雍共事雅荷同心門下端亮老成幕楷後進又嫻于當世之務允矣爲霖爲楫天下之仰賴也昨歲商羊爲祟大浸稽天建業百年來所未嘗觀不佞手足俱濡無瘳于墊溺每每拊髀興嘆安得通才實學憂國奉公如門下者與共拯此一方民哉跼蹐之餘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聖

理函適下捧讀再周不殊晤對矣陽德維亨君子道長門下蜚英騰茂崇臚旦夕可期勉旃爲時加餐自愛

復馮文所臬憲

老年丈卓犖奇材意氣無可一世下視不肖愚魯迂疎真如泰華之于崑嶠龍燭之于螢曜而邂逅愛忘其醜瑤函袞劄獎借踰涯至珍瓦礫于璚璵登疲蹇以上駟蓋汝南月旦在不肖微寵寔多而捫腹懷慙不覺愧汗之沾衣也翁丈數歷有年清時倚重此行齋

捧按李九列正當虛席以延何言遂初之賦乎竿牘之詐在他家容有之若貴宅從無此事幸勿過慮也

復周懷魯總河

承乏以來仰藉知己爲之斗極司南使愚昧款啓不致貿貿惑于祈禱真所謂斷金之利如蘭之臭也河上特簡政自聖主爲國愛材庶幾金隄永固可省負薪沈璧之勞且轉漕不膠而杉榆豫章之上猶之航筆豈不亦中外所快心哉然觀此地方父老子弟借寇皇皇而不得則鄙人猶惻然重念之矧其鼓櫓揚帆望彭蠡鄱陽而拂袖耶興言及此弟之黯然寧惟戀我三益爲已私而惆悵也者佳貺隆重誠何以堪報謝短函鬱紆長結

又

猥蒙不彼見示別劄二紙亮節素心種種條悉譬諸皎日當空片雲俱盡戴目所知何容寔喙大抵天下事之難處者十常八九其窳會所在斟酌調停恰有宜適此當事之苦從來不能持以告人而要之明矣美玉雕磨益光亦惟台臺通識大觀爲能怡然自得

不掛纖芥于胸中也

復甘紫亭撫院

浙西百萬生靈嗷嗷待哺而以應天六府割其賑數之半就令五萬三千完全解用且慮不敷廼該監止解一萬計口授殮十不得一此真令老公祖難爲措手而隱憂不無可虞者不肖于魯監素無邂逅然以桑梓誼殷且仰體台念諄懇當籌其開設之路而致意焉至若老公祖另疏請回應天分去之半如果得遂尊願則功德誠無有量不肖固所日夜禱祀而求者也

又

南糧改折弟輩奉命轉懇甚虔而趙新翁公祖答以欲候部咨往覆數四其執詞亦甚堅確弟輩又念老公祖業有大疏方且旦夕下部則該部題覆必且咨南酌議此時弟輩又當強之新翁必從改折庶幾仰慰台臺存活浙西惻怛盛心于萬一耳

復錢定齋明府

甘棠令譽自南漸流入于大江以東洋洋盈耳一時

詞壇臭味鼓掌下風謂足爲文士吐氣而不佞所覩
門下老成大受近耀里間尤視恒情百倍愉快焉昔
歲曾承造詢雅誼至今不忘茲仙舟過石城未獲郊
勞廼更辱函覲爲勤此衷銘刻其可知也外蒙虛懷
見問挈家入京足稔慎重之至但今都城內各官舍
從來並以家累自隨此可勿煩過慮其兵船謹如命
撥送奔牛地方原批覽訖使旋裁謝

復王郡守 詩時文

門下以匡蠡名宗紆輪百粵用使 皇風淳耀溥扇

十集卷之七

卷之七

果

遐區功德誠無有量憶不肖釋褐曾遊令宗伯公之
門而昔歲留都更于門下有綢繆之好通家世講通
異恒情伏承璫函遠念而感忭良可知也千里霜蹄
佇閑帝皂臨緘裁謝可任馳誠

復錢繼脩問卿

方正學先生祠宇助修公分謹付掌記如數登籍翁
丈義聲當與此祠並遠也獻歲發春普天同慶而陽
德之亨福履尤綏君子報緘遲視曷任瞻馳

復王宇泰太史

百六天行此都方割不肖承乏夙夜痼于厥心寢食
不遑私誠有之顧反躬自惟智術淺短惕焉休焉每
恐下未救阻飢之阨而上蔑紆微予之憂負山當輓
貽誚通人胼胝拮据空爲自苦者廼不謂大雅宏達
獎誨溢情飾之嬌施忘其敦洽蓋捧讀廻環真慚悚
莫措矣伏惟門下鴻冥高蹈縉羽可儀側想經綸令
人距躍瑤華隆重奚啻百朋之好我哉附使裁謝

復湯霍林宮諭

頃緣天幸再挹清芬至今五內冷然猶覺飲瓊漿而

十集卷之七

卷之七

果

吸玉露者北道遄征餞送不腆荷蒙慈諒在省已宏
其以蚊虻弱項目擊東南灾沴雖云蚤夜拮据終自
懷慙怒臂來教獎誨過情令人汗發霑衣也方今時
事多艱弘濟正須寧靜以平昔公輔之係目前端揆
之仰朝野喁喁切注臺下計 簡在夢卜之所南國
維桑拭目以俟嘉惠之澤矣

與李修吾淮撫

頃承手教肝膈之言謹已銘之肺腑祇緣庶務冗紛
未遑裁報然私心無刻不在左右也翁丈忠誠所孚

聖眷隆重既簡在嘉績晉之八座仍資藉方略
經理漕河蓋魚水風雲允稱玄契而端揆夢卜計且
謂指可期者不肖邇來抵掌時事惟此堪爲擊節耳

復馮大咸郡守

不肖賢書獲附驥尊公而宦跡又依蘭門下傾懷有
日矣顧微才重任音問爲疎正所謂道義之臭不在
區區形跡間也郡符久綰適足盡行已志詎云雞肋
允稱鴻漸門下姑少俟之計當事者旦暮有不次之
擢以償從來積薪之苦耳令兄東流君善狀通家世
誼殊爲喜慰况奉教言尤當隨處留心不敢置度外
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與

與詹起鵬父母

老父母下車以來種種善政翔洽不佞每從留都采
聽頌聲未嘗不欣然慕也徒以地方鞅掌官守匏繫
無繇躬晤是爲悵悵適聞老父母欲爲不肖樹坊高
情厚雅迥倍恒凡感激良難以諭但區區鄙意堅欲
停止故昨歲曾有書白兩臺公祖俱幸俯亮許允若
使辭于兩臺諸公而不辭臺下卽不肖前辭爲僞辭

而心實有未明也爲是寤寐不安千里陳情萬乞速
爲中止儻或業已庀材卜地亦願寢閣尤佩知己之
愛不淺臨緘真切

復劉景孟方伯

弟駑下謬叨長江之寄惟是微福假靈于我年兄幸
而寧謐清晏得以逭咎于不職至于災沴之賑河渠
之濬雖勉強拮据顧于古人已飢已溺之思慚未有
當也年兄知已何以賜教以俾阻飢墊隘胥沃九里
之潤乎年兄蠅謁衡門而龍德彌劭當此泰道方亨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二 見

復丁慎所中翰

居恒揚榷海內名世至于風節峻嶒文章玄箸真心
實政家學淵源如老丈者指不二屈焉因嘆向來世
路多難比于羊腸九折奈何使驂駒伏櫪欸段效轅
幸今泰道方新推轂林藪計東山之樂不能長耽我
謝公耳尊公先輩典刑其舊辱在知己顧自揣力綿
肩鉅而來教獎誨逾涯祇增慚慙慙獲天風假翼得
與老丈欸欸晤言頃刻自足千古豈不快哉

與閣下及吏禮都院

敬啓國家需才甚亟卽三載一歌鹿鳴已著爲不刊之典矧南直尤號賢俊淵數其濟濟待薦公車者不啻甲諸省直而過之頃以學使楊御史陞任本差久闕其新題差者未蒙 欽點今一十四郡中尚有應天等七府未經錄考而蘇松徽寧等府生員望考遺才不啻望歲卽使新擬者叩 命而來匍匐拮据必不能徧查得萬曆三十四年該學使黃御史去任曾經劄委南直隸三巡按代考誠一時救迫之微權也

一書愚公遺集

卷之七

平

似應照例舉行但彼歲之劄委在二月內今屈指四月杪矣若再稽延則三御史不能措手緣事迫燃眉謹差役星夜馳請伏祈俯令部院立發劄付俾三御史竭蹶從事尚克有濟不然鉅典有悞如令甲何臨剡曷任戰汗

復黃與參大恭

不佞竽濫南中碌碌罔所自豎每翹望異軫聞碧雲縹緲輒勤馳憶顧未遑一介起居者冗癖可知遠拜鼎函深感存注東南數千里一望彌災不佞雖日事

補苴而苦乏要領門下誼切通家何不以拯豫章者而一爲垂誨門下久歷名藩功高秉憲業已簡在帝心矣建牙一面以寄安危不佞雖潦倒無似其爲席寵寧可涯涘耶令弟世丈以試事來留都使鄙人又得聚首不勝喜幸差還附覆諸未悉

復陸寔府司理

不佞與尊公生同地仕同 朝而誼又同道同心撫今追昔倍切遺簪墮履之感逮門下雄飛又未嘗不快補袞有人謂尊公不朽也門下負震世之才受盛

一書愚公遺集

卷之七

廷

府之憲諒必得情勿喜多所平反不以擊斷爲名高矧其地又尊公向所秉鉞坐鎮者德澤德威得門下而愈嗇受息之衆寧獨欲勿剪其甘棠耶僕見江右士大夫詢及門下輒嘖嘖口碑重爲色喜異日經綸大業不佞尤爲拭目自恨冗羈未遑以片言投上忽辱尊使遠來仰見推及世好感且貫心膂矣

復徐文江銀臺

浮沉南都幸微共濟凡事難肩任而議難猝定者一就翁丈決策少出緒餘應之往往立辦私心每自媿

服通者翁丈求退兩疏詞堅義決卽五丁不能爲之挽
聖明然其說併諒其心暫予以奉身而示眷于
召用誠爲知遇之隆矣傾陽戀闕志專報主豈
翁丈能忽然乎掛冠神武士失依歸每一相對詎不
置念如不佞奉教最渥荷愛最深者其企慕更當何
似輒以冗奪疎于奏記乃厯注存忽辱之召感佩愈
不能忘遙瞻芳躅真在清涼世界不佞猶然塵鞅中
脫苦海而登覺嶺更望門下以筏喻矣

候楊淇園學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七

都門奉教猥荷德愛不啻披肝膽而示腹心門下誼
何綢繆也不佞輒以冗奪久疎裁候乃門下不我遺
遺卽旌干瀝發又厯命使之辱具感注存且增之愧
每念門下品高望震業駿聲流政宜提衡當世而一
旦求遂懸車時事可知寧獨爲知己惜重爲世道惜
也月旦公評得東山勁節而益顯諒高卧必難久容
不佞尤延頸以待矣

候孫月峰大司馬

老先生忠貞世篤清節邁倫動法古人知及仁守卽

下尤當聞風興起况生同斯世者乎僕自幼
識荆燕邸南中又得隨步班行百凡多荷提挈自往
歲別後而啟迪無資益深繫戀非虛也不肖向苦思
慮傷脾今年六月八日偶爾風食感冒而脾家遂覺
臱滯湯水不進者五六日所幸區區業已絕然四年
根本未壞而諸醫發藥又不聽其妄投卽今病魔盡
除殘軀可保奈諸務擔閣有負地方爲歉耳爰念台
臺暫卧東山養氣凝神玉體倍加康壯世道關係更
非淺鮮謹令小走代候左右冀慰下情臨緘無任瞻
依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七

復賀道星銓部

門下自幼居家力敦孝友至誠感人內外無間求之
千古如陳氏之義門姜氏之共被不是過也其後以
高文登第晉秩銓司世人竊以爲榮門下視之等浮
雲耳方且屢進危言直聲震世卽今暫棲林壑靜中
所養當益淵深先聖所云求志達道用舍合一大學
問非門下其誰與歸乎若區區質稟懦弱才識疎庸
無論在山出山其一切作用俱屬鹵莽所幸年來自

知悔改又未得如門下者時日相親隨緣請正竟抱
離索之憂乃來教謬信過褒一念自反殊覺汗流
陽夏君練達端潔言笑不苟難治之國最得民和此
門下所稱許實鄙人之同心也

答王白岳大泰

我年丈宿抱經綸勲留天府固同榜中所推讓而敬
仰者也邇來優游綠野性適天真兼以諸賢副志趣
高明爭先嚮往仁人有後此其徵驗乎弟以陋劣衰
殘叨冒茲土去年河伯爲祟一切料理摠屬苦難即
今雖有秋畢竟瘡痍未起知愛如翁丈不識何以終
教而補救之

復徐玄仗光祿

門下守真識偉經明行修力挽頽弊之風中外倚以
爲重卽今暫棲林壑靜中所養自當愈入細微他日
出而大轉經綸幹旋造化用樹無前事業固同志者
所深期非敢以譽言相加也不肖才疎年邁邇來苦
患脾病精神意氣不舒前即欲強力改圖用免一
二罪過尚未之能

想希文先生耶溧陽夏

君仁心雅操膏澤敷民誠如台教及道老所言者不
肖叨冒地方稽察吏治自是職掌敢不仰承德意用
廣知人安民之謨乎

與周懷魯應撫

不肖職司江防茫茫三千餘里可恃無恐者唯是把
守信地水兵日久偵戢而靡有怠數乃向多被黷貨
武弁鬻私自肥晏然縱萑苻之竊發雖膺守信虛名
實濫冒 朝廷廩餼所以前輩題 請議令治中同
知等官專于沿江點閱以文而督武諒非苟焉已也

夫既係點閱則不得不專其任別項差委悉置而不
預此固 明旨與在業經奉行顧可轉移于其間乎
且遊兵營轄留都雉堞之下密邇 陵寢關係更鉅
而治中之責實以點閱遊兵營爲弊緊則今之袁治
中者政其任也乃京兆謂不肖曰我輩非不知治中
職掌點閱以船爲家更不可代之庖第署印申請不
迫于若人狗迹者寧不有損弃不錄之嫌然則以上
元印而申請袁治中署之蓋勢有不容已者耳不肖
卽查得昔年已事上江二縣印信總屬一人署掌則

今之邵通判既見署江寧而上元兼攝倘其最便者
歟竊聞表治中亦以難署之情具申臺下敢懇尊裁
允其所請另委署篆之官令彼殫力江防庶杜疎虞
而兩全無害不肖亦藉是可以奉 旨嚴督行事其
荷同心共濟一體相成之誼又寧有涯量矣

與周懷魯總河

獲奉明臺檄範于留都者且四寒暑極荷道義雅愛
鏤刻殊深雖日下未得一覲清光而予墨往來神情
契徹無異時時瞻對也爰念翁丈臨鎮以來仁風覃

一書惠公遺集

卷之七

美

布徧作陽春大江之南無不民歌士頌載路口成惠
碑卽歲稔告沴時而賑卹百端萬衆更蘇潛消意外
之釁則底莫我 國家者勲德詎可量耶從古以來
用世大豪傑愈磨鍊愈發光輝諸凡議論久而自定
仰祈自信自愛生雖衰腐大道同趨一念始終不敢
自外門牆也

復張雨若比部

令尊翁生平志存不朽群望攸歸貴之微言雅稱名
實豈惟增輝泉府雖謬叨同籍者寔欣聞焉門下以

高才暫駐東山當不久淹謝轍而令弟應試禮闈報
捷有期則崇棟之盛且並隆矣不肖才庸年邁乃尤
冒叨地方職任竟不知將來何等作用庶可保全晚
節相愛如足下更祈有以教之

復郭青螺中丞

弟每屈指同年中如翁丈以三不朽事業交修並勉
各臻其志者有幾人哉乃今暫駐東山優游色養福
履康勝益暢班情彼蒼之所以眷佑善人者真當世
絕無而僅有者也若弟質本疎庸年復衰邁復爾濫
叨地方職事日逐隨步班行毫無建豎遙對知己如
見大巫惟早賦歸來庶幾可全晚節耳便鴻更祈不
吝指教二位令郎南還附候不一

復陳如剛宮諭

久違台範瞻晤無從懷仰之私居恒馳于左右也頃
接華札如對高風詢知道履亨嘉更足欣慰每念當
今之時才紹入斗倚馬言飛傾瀝液漱芳潤爲詞林
樹赤幟者孰能並驅高駕乃謂小草尚倦則 皇猷
潤色將屬之誰且門下坐論有餘又群品所受成也

不肖才疎年邁乃不自揣量輒干民間一切興除妄
意隨緣擔荷竟不知將來何所結局興言及此寧不
凜然懼乎

復梅春麓民部

曩以較士得接芝宇殊自抱歉然我輩意氣相期原
自有一種真精神往來政不必于形迹間計疎密爲
也門下抱經國之材蘊匡時之學豪傑作用固不在
尋常吏治之嫻而諳練如門下卽一樞政亦自足以
窺一班者迺肩事愈力謙德愈光且以病商寧病課
爲不佞告當此南北薦饑而有仁人長者言如是寧
獨四方槐市人受之庇行將爲 國家造無窮福澤
矣不佞以衰鈍之資當紛拏之任安能使長江一帶
中無伏奸不負 聖天子東南半壁之重寄乎

與沈泰垣藩伯

向荷門下使問且細讀來翰中間通家至情殊爲勤
懇不任感刻爰念尊翁昔在太常與不佞交稱莫逆
後以燕吳異跡夢寐時形此間尊翁榮轉掌憲南臺
正喜躬親有日詎意倏聞訃音耶山頽梁壞喪我哲

人可勝哀悼奈區區匏繫留京未獲執紼龍岡躬申
絮奠謹令小走齋具俚語薄將澗溪沼沚之忱少布
范張夙契用是專啓申候其諸位世丈不及一一另
楮統惟崇炤

與唐凝庵奉常

弟幸得與翁丈連年聚首留都別後辱賜翰札中間
尚以學問與妙處未及印爲歉自非真心援引與人
爲善者其肯出此言乎聞台駕抵宅卽避喧山中晨
夕忝承本來光景當益透悟奈弟株守一職未獲卽
日振衣左右終所請教耳孫月翁素稱高才迥非流
輩所及卽如留都發配之始若非此翁整頓一番何
能卒底平定公論久而自明豈容埋沒耶弟清夜靜
思此中煞有所見故偶及之亮兄翁不以爲謬也

與耿淑臺少司馬

弟何幸得與年丈同官南中署舍比隣得以晨夕相
對握手披襟講學論政其間領受規誨補益頗愚真
所謂損之于箴無倡不和茲年丈東山暫卧道養愈
純嚮往私衷與時俱積願以百務倥偬每日自晨迄

哺拮据疲敝兼以病魔久而益增用是逡巡至今未
通一函于左右高山景行我勞如何歲晏風淒仰惟
珍調以膺 欽召賢郎德業益進有舉雄之兆否郭
明翁道履何若便時幸致鄙意

復李修吾淮撫

猥蒙不彼以揭帖及永慕錄見示不肖發函展誦私
心嘆服蓋老成之言能引于大體而不屑嘵嘵之辨
何莊重也若其間詞旨爽朗條暢有讀未終篇而無
暇心事已了然于尺幅中者又况永慕舊載家世具
存可覆案乎高明特達如翁丈自當不寘纖芥于懷
以俟公論之定矣

復陳懷雲閩撫

憶疇曩之歲微靈鄧定宇年兄獲奉顏色于燕邸每
促膝細譚輒娓娓移日自是彼我神情契于糾芥其
後台臺董留都學政龍門之彥如林而不肖適承乏
南廷證鼎劇切相得愈益懽甚乃浮踪萍梗會晤難
常別來不覺又易紀矣過者八閩威望日赫日隆不
肖闕焉聞問深用歉于此衷不謂千里飛鴻翩然遠

及也台臺故舊之雅厚矣哉

迎史蓮岳少宰

台臺翱翔石渠虎觀之間爲 國家潤色鴻業品格
聲望籍甚埉埴凡文士式以操觚而薦紳想其繇異
公輔之下 朝野同情不肖雖未獲親御龍門然私
心跋慕與時俱積矣茲幸留銓暫爾借重庶免竊從
下風仰聆緒論生平愉快良可知也摠侍非遙先裁
布悃

與王麟郊按院

自台臺懸秦鏡以照百吏行部所按心膽莫逃至于
頒教郡邑娓娓周詳皆爲地方永利眞所謂秋霜冽
而春雨蘇也頃留都邂逅政慰請益之私率爾分携
良用耿耿茲肅候興居且有所啓應天首府事體繁
多百倍外郡而各廳員偶值一時俱缺幸擇于近邑
令長曾經久任而有賢能聲者題 請陞補庶免道
里旣便赴任可無淹遲而京兆諸務不至積壅廢闕
矣此于時事最爲燃眉萬乞留神

復劉海嶼常郡守

共事留都竊歎欬唾每每宏蘊深籌足裨廟廊至計未嘗不心儀之至若大雅真誠重門洞啟虛懷廣詢不棄蒞莠尤非世俗町畦城府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分携以來念想如結忽披瑤翰式慰我思貴郡人士蔚起爲延陵季子之鄉行春之暇弔古懷賢陽羨山川視曩更爲生色矣

復王洪顯主政

偶爾聚首誤辱采詩來教云首革奉口包稅牙行因并裁六關俱以原設公費補解正額二端每歲減入約四千五百餘金而商民所寬無慮八九萬且行諸到任十日以內何其精之奮勵也四方行旅欣焉望杭關而歸之視遠如邇其可知已藉令在事人人皆門下何利不與何害不滌生民庶有瘳乎反覆嘉嘆爲之歛衽

迎顧冲吾總憲

萬里威名得借重彈壓豐鎬此都人士喁喁想見丰稜而在不肖弟冀竊教言且釋庖代衷情尤倍切也迂吏旋持尊翰知年翁旌旗尚稽尚發令人悵快茲

再肅奉迎伏惟翺然命駕臨楮可勝鶴望

復史武麟學院

內庭簪筆至今臺閣猶自生風迨奉 聖書較吳士驥足千群而以兩閱月盡入孫陽廐牝牡驪黃之外目不留行何其捷也承教以來方幸金蘭契合修焉濶別何以爲心重望斗山計廟廊不能相舍非久卽當爲勸駕耳

又

人間家常事唐虞上理具是矣茲刻既傳海內有不聞風而興者乎常珍藏家塾世世奉爲天球也

又

玄風提倡雅道在于東南遂令吳趨靡靡復聞正始之音而怡怡一編家哦戶誦未有不雍然孝友者試誦指大冷宗工前後不乏乃匠之以文而標之以質若台臺寔所僅見歸去來兮高尚逸難攀矣如此多士何哉不肖悵同心之遠別望旌旆以神飛裁候布衷可勝依戀所願毋馳丘壑庶幾念此蒼生耳

迎邢崑田大司馬

老年丈助勸旂裳膽寒絕域文事武備在今代可謂一柱擎天者也弟居平跼想雄風輒自飛神榮戟茲幸以留樞借重旦夕親覲台光金蘭之誼可藉以綢繆矣忻躍之懷非言所喻軍吏奉迎特肅馳布伏祈蚤旆慰此渴飢

復王麟郊按院

細讀大疏建酋情形外既察若列眉而又內嚴邊禁不露聲息真能制人而不制于人者至于撫臣將領所推舉盡屬長城而覈餉留稅以供召募言言石畫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寄

雖子房借箸何以加焉反覆數過不覺嘆服胸中有數十萬甲兵也誠鑿鑿舉行廟堂之上庶其無東顧憂乎

復吳念詒郡守

憶疇昔南都周旋時每竊嘆龍文之割千里不留行今茲借重當事者政用以盤錯試利乎夫滇南夷漢雜處不無蠢獫侏魍然俗固椎樸倘稍稍寬其文法以安靜與之休養亦可使戴其上不至扞厓作奸以門下高才游刃當有餘地也

候姚允初觀察

門難之行仰賴賢伯仲矢心協志捐去一身一家之謀以加惠大衆爲念以故義聲所倡遂令人無異同二百年曠舉不致墮于作舍凡皆大雅贊襄之力也宜其清標介特超然埃壒之外仕版旣登者數年儒生氣味蕭蕭無改矣夫以門下過綽綽密出而肩宏鉅之任其何事不辦而肝膈洞披絕無城府尤不肖之所幸遊其藩者前旌北指音徽頓遠謹遣役代送千廣陵之潯縷縷私衷固非楮墨所能罄耳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七

聖

與周懷魯應撫

夙聆雅誨服膺不忘邇來聞問濶焉良用耿耿想翁丈亦同之也茲有二事請商其一青浦韓令業已得調長洲乃松江鄉士夫連名公書欲爲保留其應否具題不肖未知所裁其二則太平府同知陳文選鎮江府同知錢夢夔者向俱叨列台臺薦剡之數今當赴部給繇于例防江之官有留其在任管事而遣人代齎者本官得照例免行應否籲役叩問均乞指示爲感

答松江府鄉官公書

貴郡于敝邑相距密邇年來地方彫瘵種種情狀固鄙人所稔知而感額靡寧者伏承諸明公惓惓以桑梓爲念不忍循良賢令爲長洲奪去合志同詞屬不肖題請挽留以終撫字其鄉此誠仁人君子一片公心不肖敢不仰體卽當貽書周懷老商議具奏以副盛雅先此奉聞嗣容再報

復熊芝崗學院

靈河滂沱與芳辰共會臺下之潤澤三吳士者真與

前集公遺集

卷之七

奏

盛夏同其長育矣辱念先施愧感交集謹附使陳謝別諭云云自非同心體國安得聞此言也謹銘識之

復朱密所光祿

翁丈風裁挺峻養以和平凡事劑情法而歸于忠厚此不肖數年道誼之交最爲服膺者一旦睽違悵悵如失覽教知勞念不殊惟是此段精神契合不以室遠爲間耳潯暑熏天加餐自愛所論教藝源欽縣題額皆所以隆重晦翁也業如命牌行兩縣矣

復彭天承侍御

門下以天馬渥駟服在帝皂海內方喁喁焉引領屬目以觀皇路之馳驅矧在里閭相知能不倍爲欣躍耶不肖兩年前偶患脾虛腸紅諸症遂至屏不能統血所幸不肖絕慾已經數載而藥劑不敢妄投至于省思慮節飲食戒煩勞又種種留神庶幾殘喘苟延方圖具疏請告不復戀戀浮名矣尊翰遠頒旣辱垂念殘軀抑且褒獎逾分不勝愧謝郵符一節盛使尚欲請命而行令其還報當能口述也

復熊壇石尚璽

前集公遺集

卷之七

奏

台臺翼雲翔龍鳴旭威鳳斗間劍氣旣閃閃于隣封柱後惠文更昂昂于輦轂蓋實心體國雅志匡時而不徒以憤激爲名高者忠亮老成朝野倚重至于不肖私衷嚮慕尤切迺龍門咫尺而聞問缺焉鹽發尊函不覺愧汗忉躍兩念交集于懷矣使旋裁復

復馮桂海運憲

門下當朝野顧注之日正宜乘時建樹乃決計東山竊意以此効太夫人養志而七箸加進喜可知也來諭當爲預戒榜人且晨夕瞻望五色雲氣于江已

矣

復包心弦刺史

不肖邇來稍稍留意靜攝一切政務雖不敢怠荒然賴拙誠孚信庶幾可以行所無事而賤恙自是亦覺漸平適承手教注念惓惓且示以省事一着此喫緊之論非兄丈愛我真切安得聞此言也敢不佩服門下世家博雅而精理名通道德言論鑿鑿爲末世津梁至于著作毋論名山之藏千秋不朽卽制義緒餘得未曾有遜心耆宿程楷後進癸丑之事繼施韓而

丁青惠公遺集

卷之七

家

復包儀甫明府

門下駿發詞場鶚擊文苑片語隻字懸之國門千金勿與易也乃不肖所仰慕者尤以家學淵源玄心道契所謂流愷悌之實惠垂不朽于方來俾韓范諸公不得專美于前耳鄙人迂愚何足齒數伏承大雅信

聽于聾敢以一得之見聊備採納念門下飛黃之步屈而與鷩鷩齊足卽徐徐按轡便已超乘何物野叟以區區負喧之樂爲重裘獻也佳卷令兒曹頌法多儀更拜君子之嘉使旋附謝

與葉臺山閣下

不肖經硯株朽雖神治心期而疎疎郵問迺且督過是寬瑤函數下若其謬而收爲接塵之好者此亦足以明山海之藏納而翁臺之提獎不肖不啻宏矣其如忤惻居諸空悲冉冉慙負知己奈何奈何茲欣南

丁青惠公遺集

卷之二

家

都幅幘最濶戶口殷繁向來摠甲火夫及踐更役未經官僱以故兵馬司衙門人役得以賣富差貧輕重在手其爲害尤甚者排門正身摠甲旣以出錢私僱代充矣每遇路有僵骸家有病故則私僱摠甲與司役等視爲奇貨輒比而串引無賴于各衙門代告人命狀詞仍拘正身摠甲出官用錢蓋正身摠甲與僵尸所值排門蕩析破產無可控訴而若輩且以果然其腹也積弊從來匪一朝夕先年海剛峰先生掌南院時通都士民欲比照條編納錢于官代爲僱募以

免諸累而奸徒以不便已駕爲半不願之說陰撓其
間遂爾中格不肖承乏江務縉紳士民連名屢呈不
已至有泣數行下者不肖廼同五城御史查據各城
居民所呈三十六年分出過錢數仍復身親細訪然
于舊數之中更從減派冊籍已定每戶給繇票試行
之夏秋兩季人心歡悅輸錢如市曩害盡去地方安
堵乃敢具疏 題知切念老先生正位揆席六合在
宥而留都細民先年親受台臺軫恤尤所謂納諸懷
中寘諸膝上者寅亮之暇其聞而喜可知也伏乞鼎
新勅惠公遺集 卷之七 三

與許少微副院

敬啟南都地廣人衆向來揔甲火夫及踐更諸役未
經官僱而兵馬司衙門人役得以恣意漁獵賣富差
貧混派妄取所尤患苦者排門正身揔甲既已出錢
私僱代充矣一過道有僵尸家有病故則私僱總甲
與衙門人役朋奸糾棍代告人命狀詞仍拘正身總

甲出官用錢蓋僵尸病故所值排門與正身總甲輒
至破產而若輩方且耽視飽腹積弊繇來甚久先年
海剛翁總留憲時曾因通都士民之請具 題比照
條編納錢官僱乃竟以奸徒駕爲半不願之說撓惑
中阻不肖承乏江務諸縉紳士民連名屢呈不已至
有潸然涕淚者不肖廼同五城御史查據各居民各
自願呈遞三十六年分出過錢數仍身親細訪然後
攤派比舊各爲減錢冊籍已定官給繇票試行之夏
秋兩季人心踴躍輸錢如市從來諸害盡除地方一
丁請惠公遺集 卷之七 五

與楊止庵少宰

留都根本重地五方雜處彈壓爲難頃者妖人狂逞
先事失防實任其咎茲啟五城兵馬司正官向繇例
監出身不知起于何年竊意各司所轄地方比于大

邑而所隸職守出入刑獄爲九卿衙門讞決之要樞
倘任匪其人有負明允無論含冤肺石有民命草菅
之虞而堂堂京國視戶如兒戲實一紀綱之大蠹
也鄙意常易以科目或擇邑令中資望素著者推補
如果稱職亦照京縣例一體陞擢部屬庶幾銓規畫
一賢者爭趨其爲地方計綢繆者至深遠也事係憲
綱敢爾具啟請政伏惟台慈裁酌題請施行根本幸
甚

與謝鳳臯父母

青惠公遺集卷之七

七

老父母仁心爲瘡洞悉民瘼如均甲均役種種善政
通邑沾被洪慈固足垂爲世法矣竊謂運頭南北糙
白京糧一二三倉餉米極爲煩苦糧長點是役者本
名糧米應令免派充軍即留爲起運之數爲之存厥
實于公私俱便蓋向來存派不一使此運頭本名糧
一槩派充充軍復令集收別糧長米起運跋涉盤桓
殊多轉折且往往被奸點勢要者拖負以累本戶卽
間有完者不輸本色中多低銀雜貨糖抵致使役者
十室九空解運愆期公私兩病今誠定存厥之法永

永遵循庶幾上免比并之勞而下無賠累之苦洵兩
利之道也伏望老父母堅持肅斷卽賜允行其粮道
公祖處不佞亦當具啟詳言之當有同心也仰冀炤
原

復諸景陽祠部

捧誦佳筵穆如清風感門下之不忘故人不佞待
罪江干叨庇幸擢居恒謂古人行政求不愧于天人
赫赫見任易依依去後難到今始知向日當權悔未
爲民間造一分福德蠲一分罪業耳門下何以幸教

青惠公遺集卷之七

七

之

與吳安節制言

台臺材擅函三學繩克一簾千聖微言之絕緒爲九
寓人士之師模昔年借重南勲竊幸朝晡仰止渥聞
至教辨晰疑衷曉鵝湖紫陽不復同異其口卽達心
賤子仰藉齒餘亦若有渙然冰釋處繩仰道範敢負
紳書洎台臺榮晉納言在帝左右侃侃闕諫明
主動容綸言之體旣明敷奏之規復振直是狂瀾
砥柱衝風勁標國是人心寔倚賴之不佞年來迂

懶成癖卽台臺不忘舊好載惠教言而修候闕然忘其疎漏猶幸賢郎長公同事法曹時得把晤稔聞令德欣載庥光依止之心自謂侍臯比而親函丈不過也頃者 廊廟需賢殊爲急切台臺繇喉舌而陟斗杓則福在 社稷而非不佞一人之私仰惟順時葆攝以式承之固區區所注望也

與李九我閣下

敬啓代王之事當年吾翁在禮部曾據撫按結狀爲之處分乃天下常事 大明律令只以結狀爲主老先生無心也譬如外省提學考取童生進學所據廩生結狀結狀無弊則無弊矣結狀有弊罪在廩生爲提學者且據以按廩生之罪未聞罪提學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鄙願老先生將今日舉 朝議論或與此或與彼悉付之無心任憑議處而我不與焉此大中至正學問上不負 朝廷下可以端意靜養不識台意以爲然否不肖生平受吾翁非常知遇論情分不殊骨肉論道誼不異孔孟不得不具啓奉告耳統祈台原

復曾東陽侍御

曩握手南中時時得聞謙言開我蒙瞽非陋如僕藉是以不即隕越每一念之倍增感佩今且溺焉數載所謂離群索居譬尤日積惟臺下仗鉞畿南肅清輟轂一時中外百群咸惴惴奉法稟度則以大君子在事赫然有所懾動此真 社稷中興之兆也不佞遠懷提耳似渴徒慙適拜台翰德音秩秩恍若親承先此肅謝

答馮文所憲副

昨歲棹過金閭緣舊恙倏發不敢以風以故屏息舟中謝諸長者車轍不意數年飢渴竟爾相違而復重勞玉趾負罪何云後以催促纜夫少憩渡頭而徐文江銀臺猝至扶病相看不能成禮至今歉然懸旌揜揜祇增暮雲春樹之感耳一入里門杜絕人事藥裹關心卽族黨姻朋不及聞問安敢復預人間世也還想年丈道光清吉聲望正隆毘勉王事以慰蒼生德業未有涯也召伯之歌當盈江漢翹首五雲不勝願望若不肖衰朽自分頽廢抗疏乞休蒙促就道奄

奄喘息益不知所稅駕矣

復王二周侍御

捧讀翰教獎借過殷蒲柳之姿望秋先落又安敢向大方侈談道德哉自顧平生謬邀天幸沉迷莫指竊嚮姚江以庶幾不負名教萬一故自筮仕以至今日兢兢尺寸涓埃靡效而荷 恩逾重負罪益深衾影之慙終未能釋誠不知所謂真儒作用而道學名世也不謂海內賢豪兢兢齒及適足增愧耳第私嘗謂儒者有真志操而後爲大學問匡 君澤民揔不出此南臺數載君子彬彬唯門下以精白之心勵貞堅之節馳馬所臨不避強禦非獨荏苒之奸屏逐殆盡簿書之蠹剔伏無遺諸凡計益 明廷澤及萬姓者畢議決行靡屈靡撓化雨隨車誦聲載道世間有志操學問如門下者哉建立伊始衆望方殷銘鍾紀常是所厚望又何必下詢老朽而遠叩朦愚也惟乘時奮策施及桑梓以稱遠懷是祝

復傅見俞侍御

久厠南中實藉諸君子左提右挈以違不一之愆然

所稱深交久敬白水旌心者獨門下耳南臺諸務號稱難理門下鎮之以清淨齊之以寧一數年來畿甸粗安士民帖席非賢直指其誰貽此私嘗謂 國家二百年尊禮儒碩之報惟門下可爲無忝若不肖之負乘包羞不暇安敢過承獎借哉江干別後夢寐神馳忽捧瑤瓊若披雲日門下不忘故人頓施隆愛若茅肖則何以報此

復熊思城尚寶

不肖解曠江防幾歷年所釋回增美惟門下之教居多地擔而歸追思明德益覺景慕之深也門下鷹揚高視當世才名無兩而縉縉不忘衰朽善交久敬之誼誠無忝古人第不知不肖何以邀此耳伏枕之中捧接百朋殊增愧汗臨風附謝

復大叅堵太冲公祖

留都素奉矩誨時稱冰鑑無私銓衡不忝者非台臺其誰不謂桑梓之區得邀屏翰仁風所被含齒俱孚鄙人之誦戴更可知矣輓繫一官未獲道旁罄折景仰之念何時不耿耿耶茲者謬膺 新命歸過里門

目謂得慰巖瞻修爲舊病陡發未酬所願忽辱瑤翰
兼錫百朋愧感當何以勝翹首彤雲遥中拜舞尚圖
趨階以謝

復葛吧瞻兵憲

臺下才居八斗望肅清霜 中朝簡拔以爲長江砥
柱鯨鯢屏息荏苒潛消商悅于塗民歌于巷非獨彭
蠡以西卽廣漢之南允賴節制噓被之澤直與江流
并長也口碑在峴推轂在廷又奚待不肖私獎借哉
不肖濫竽榮戟呖寸罔裨實藉名賢匡扶以道厥戾
東歸桑梓不勝景慕之思而足下乃不忘舊好遠辱
瑤華未審何以當此瞻雲稱謝拜手祇復臨楮無任
注馳

復李碧海太史

臺下韋賢相業箕裘司馬鴻章領袖洵文事武備甲
兵富有胸中而主德民風堪輿運諸掌上不佞嚮違
非一日矣謬叨重寄實愧菲才所幸前後承乏並遇
大賢之里風軌樂觀自昔天幸私淑爲多耳追憶二
十年前得遇相公于綠野之堂飲食教誨迄今耿耿

在心乃今贊皇踵武更夸祖德鄙人不勝快幸祇以
吏治紛拏未陳惻悃而臺下遽錫瑤華不忘舊雅通
家繼繼情見乎詞肌有重于百朋銘益深于五內矣
咫尺台居尚祈時賜德音俾獲奉以惠此南國知不
靳爲桑梓計也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目錄

書牘

與葉臺山閣下

與趙吉亭冢宰

復周敬松滇撫

復陸太和父母

復沈繼山大司馬

復楊翁丈

諱東明

與葉玄室太僕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與吳長谷公祖

與王麟郊按院

復朱蓼水司成

復韓鼎宇鹽院

與王澹生尚璽

復徐簡吾應撫

復葉臺山閣下

復孫立亭冢宰

復曹真予吏垣

復胡考功

諱汝政

復董見龍文選

與許少徵副院

與謝鳳臯考功

與徐紹階父母

與劉用齋司空

與吳本如方伯

與李霖寰大司馬

與高東溟撫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與葉臺山閣下

復周敬松大司徒

與朱密所光祿

復甘紫亭撫院

復王養初方伯

復錢繼脩太僕

又

復姜養冲戶部

與安慶趙郡守

又

復孟連洙巡撫

與劉雲嶠宮詹

復林仲山廷尉

與吳邇齋內侄

復方魯岳鹽院

又

與楊弱水鹽院

復陳心抑漕院

有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復計明葵表侄

復沈繼山司馬

與孫淇澳宮詹

與楊止庵少宰

復李九我閣下

又

與周懷魯應撫

復張益吾郡守

復方魯岳鹽院

三

復陳濂江大叅

與王泓陽少司空

復周懷魯應撫

與三閣下

復湖郡陳筠塘公祖

復朱平涵司成

復趙泰石光祿

與趙中翁少宰

與葉臺山閣下

有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又

與孫立亭太宰

與胥日華父母

復徐紹階父母

復湖郡張玄中公祖

復計明葵表侄

與葉臺山閣下

復汪登源中丞

與葉臺山閣下

四

與孫立亭冢宰

與王麟郊學院

復華做新大恭

與熊芝崗學院

又

與衛淇竹司馬

與顧冲吾大司馬

復詹魯泉副院

復吳徹如刑部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復劉斗陽太常

與周懷魯應撫

迎林仲山大司空

迎李孟白大司徒

與吳長谷公祖

與徐韶階父母

與堵太冲漕道

與孫拱陽漕院

候陳楚石淮撫

五

復郭青螺中丞

復諸景陽祠部

與董見龍考功

復王霽宇大司馬

復王弘宇憲副

與應天撫按議修程祠

復丁禹門閩撫

與黃鍾梅大司馬

復王養初京兆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復吳文臺僉憲

復王紹濱侍御

復朱平涵宮諭

復唐凝庵奉常

復張襟黃學憲

復傅凡俞侍御

又

復劉長史

諱師朱

與羅柱石操院

六

與謙所任

復京山譚令 諱邦傑

復黃味玄州守

復衛桐陽中丞

復丁禹門閩撫

又

與衛淇竹大司徒

復張誠字少司寇

復劉用齋少司空

復董誼臺中丞

與房素中按院

復北工部四司

復孫鑑湖官詹

復蔣瞻岵明府

候趙新盤少司徒

復鄧衡州郡守 文潔公兄諱以誥

迎陳蠡源操院

迎羅柱石操院

孫耿克勵廉

與周海門來僕

復陳葆初粵撫

與官賜谷掌科

復江陵張殿撰

與白完白憲副

與羅柱石操院

復劉省吾總鎮

復孟魯難守

復錢昭自郡守

復梁壺雲太僕

復吳太華工部

與陳少司徒 諱所學

復魏廓園大行

候朱養淳大宗伯

與李翼軒太史

復周海門太僕

復李懋明按院

與包大瀛江撫

與句容施令

與方中涵閣下

復黃鍾梅大司馬

與姚羅浮納言

與劉再龍廉憲

與林狷庵父母

又

與丹陽丹徒句容上元四邑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九

與張華東撫院

與晏玄州明府

與陸鳳臺撫院

復錢御冷宮詹

與唐遜齋巡道

復馮少墟中丞

與李旭山總憲

與閣下

與黃履素掌科

與詹昶南糧道

與蔡雲怡巡道

與林狷庵父母

復蔡培自父母

與馬駿如父母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一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嘉善丁 賓禮原甫著

書牘

與葉臺山閣下

不肖自荷翁臺不棄猥以學問相提携素心自矢願
爲小民興利貽分毫之澤庶幾不負 清朝期慰知
已雖夙病時時間作而病疏未敢輒上乃年來舊恙
腸紅轉劇脾氣虛弱飲食頓減膚肉渾消日間舉步
尚且難支况能料理職事不至廢墜耶以故具疏請
一 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一
告蓋萬不得已初非偷閑避事矯詞飾說也伏乞老
先生俯垂鑒諒速爲票允俾得及早放還杜攝延喘
旦暮則道義骨肉之愛所謂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
矣北首傾誠仰祈在宥

與趙吉亭冢宰

自老先生師表百辟陽德遂亨君子道長一時中外
羣工無弗濯磨爭奮展四體以叶彙征蓋風之者有
自也不肖雖稟賦暗劣向慕頗勤獨不欲益勵將來
爲小民貽分毫之澤以不負翁臺國士之愛者乎乃

年來舊恙腸紅轉劇脾氣虛弱飲食頓減膚肉渾消
日間舉步尚且難支况能料理職事不至廢墜耶以
故具疏請告蓋萬不得已初非偷閑避事矯詞飾說
也伏乞翁臺曲鑒下情覆 題賜允俾得早遂丘壑
旦暮苟延則道義肉骨之愛所謂成我之恩與生我
者等矣臨楮曷勝跂望

復周敬松滇撫

憶曩公車之歲過微天幸得與玉笋班聯嗣是汗湯
九垓濶焉間問剎那間不覺四紀于茲矣惟我老年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二

丈荆南杞梓棟榦清時數歷所經炳然聲實沅有芷
兮澧有蘭不肖旌旆所爲搖搖于蒼山洱海之際也
迺者雙鯉飛來脩披八素開函捧誦愧忤交際滇南
遐服時事多難邇來藉老年丈威望猷略主持彈壓
業已紓宵旰南顧之憂而衮補山龍虛佇甚切則東
山雖樂計非謝傳着屐徜徉時耳弟短材善病丘壑
最宜方疏請告伏承遙念具荷不遺肅裁報謝可勝
馳遡

復陸太和父母

老父母以菰范宗工奏刀敝邑道契與言華相章經
首與桑林俱會使敝邑民歌冬日士坐春風誠今日
大雅之一班而異時公輔之始基也不肖受庇星台
跼仰鴻漸二天之戴方深忤懷乃忽捧八行儼然親
承盤欬矣沈老公祖郵傳謹遵來命于敝衙門委曲
見取已經轉付沈使帶回併覆

復沈繼山大司馬

沈老公祖本以碩德高才辱臨吾郡榮任三載政績
休隆真如秋霜肅而春雨膏也行立顯揚卽庭訓可
一情惠公遺集卷之八 三
想乃 綸錫伊邇椿樹先摧此在吾黨所共爲傷心
豈獨司理公茹蹙已哉所有勘合謹奉老先生來命
即于敝衙門處委曲見取隨令人掛號付從者帶回
賤體向在病中潦草具覆仰祈鑒宥

復楊翁丈

諱東明

台臺謾謾松風標格不減先朝程邵追憶鄙人庚辰
邂逅何幸獲辱臭味之收自別以來跼慕恒切乃今
一旦而貽以雙鯉惠以佳刻不惟閒居功課具可想
見而三十年契濶恍若對面喜何如也方今世道如

濟巨川舟楫之望雅屬台臺中外蒼生咸以謝公之
出處爲時隆替夫台臺安得晏然而已乎不肖從曩
昔入山離索悠悠誤將一段清高虛浮光景認爲究
竟及後承乏留都賴諸君子互相切劘所云正已正
物工夫頗知奮勵顧先儒學問頭腦每若未能得手
即如賑飢一事細細自反胸中未免着相自覺去已
立立人已達達人尚隔公案幾層此際正好仰就大
冶鎔鑄而適賤體病魔方謀跼伏田里業已上 疏
請告矣人生會晤不偶大都若是尚賴知己時賜針
二情惠公遺集卷之八 四
砭不肖誠不敢以頽廢自棄也望之望之

與葉玄室太僕

頃道駕在南都不肖追隨晤語洞披肝膈補益良多
繇今回想神情風格嶽立淵渟猶與三山俱標二水
俱映也蓋此中知己無日不延頸以望台臺之再臨
者乃不肖適因病魔作苦具 疏請告方謀跼伏田
里所冀前旌早旆及奉台顏庶獲片言之誨爲終身
指南之道其汲汲之情尤倍萬矣

與吳長谷公祖

敬啟各縣原係排甲糧長既以排甲爲糧長則糧長
即是里長卽是辦糧矣而又另差里長另差辦糧徒
擾百姓甚無謂也 太祖十年一差成規其在乃聞
各縣有示仰老人塘長等役計議回報者夫老人塘
長與衙門人役通同嗜利害人如懶之甘腥若與此
輩計議是與羊謀裘與狐謀羞也彼決不肯放却里
長及辦糧婦家樂業明矣伏惟老公祖俯鑒不肖一
片苦情斷然必行速賜除豁孟子有云如知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則今日里長辦糧又何必問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與王麟郊按院

三冬晴和略無鬱發之狀真所謂如春煖矣遙知台
履萬福六郡民物仰藉覆庇宏深願不肖拘于篆務
未獲遡江而上一瞻丰采潤別之想不有與時俱積
者乎鄙人病劇兩番疏 請未蒙 俞允正調攝間
而部咨且到只索勉出視事不勝苦楚竟未知將來
何以結局也

復朱夢水司成

台臺摘藻揆天庭而經濟實學往往于抵掌擘畫處
露其一斑蓋楊馬趙張合爲一人揔來肩倚西京無
讓也若夫言爲珪璧行爲儀表當年成均之政不言
而化行重加以振作有方所儲他日 國家大儒之
用者甚具又以其暇勾稽賦入使黠胥輩無能恣其
鼠竊而庾藏安受其盈此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
凡有耳目誰無心胸伏讀來論是何謙謙君子若無
若虛一至于此不肖往聆緒論沾溉實多生平知己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復韓鼎宇鹽院

老公祖嚴法湛思皎然沛然于吳越之壤者雖歷屢
三載嘉惠而令聞永譽播之無窮矣承示疏稿言言
大裨激揚真可以發寤乙覽此天下之幸也豈惟吳
越實受其賜謹謝教

與王澹生尚璽

台臺海內名家主盟當代凡上下千古人物未有不

待片語爲陽秋者而不肯猥以非劣過辱弘獎追憶
壬寅之歲相見而握手繾綣及不肖歸自南廷尉
請告復疏所假寵于如椽之筆者羽毛踰項已甚屈
指生平同明之照自台臺外未有兩也所恨不肖自
出山以來碌碌班行毫無建樹有累台臺水鏡深用
惻惻今桑榆末景悔悟漸生克已慎獨工夫不敢自
懈倘大雅君子惠然賜之鍼砭則不肖秉燭之私猶
不敢自棄而所仰望于知己者猶殷切也

復徐簡吾應撫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讀二大疏一清豪右詭寄田糧以均東南徭役而收
糧收倉乃南北兩運等解戶之困舒矣一將蘇松二
府三線細布供御用者照舊附袍段船解進而以
二線及粗布潤白綿布賞資給邊者俱議改折附解
金花船而二府布解之困亦舒矣此兩事最係東南
喫緊重務台臺于下車之初卽爲留心稽覈盡得其
要領曲折一一處寘停妥題請著爲令甲以祛風
蠹而貽永利此蓋名世經綸信手拈來無非妙用不
惟人所不肯爲抑不能爲者自此閱歷愈久展拓底

蘊其爲三吳百世之福豈有量哉而不肖敢藉手再
拜爲知己賀矣

復葉臺山閣下

老先生之當軸也偶值事勢極難之會而靜正密劑
隨處苦心古所稱上臣調鼎超絕作用殆于今日見
之乎嘆服嘆服差役適自京回捧接華翰累函已感
我翁忘形厚愛且中間辱以高之一字見許至謂免
役法行卽一歲九遷當不與易何翁臺深知不肖之
心一至于此歛容莊誦不覺情思爽然病魔頓去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八

爰念南都文武寮典屆期而鄙人請告候旨未
下荷蒙我翁諄諄垂問以致銓部咨催苟幸未填溝
壑則犬馬餘生復何敢愛謹力疾視事仰副我翁隆
望云耳

復孫立亭冢宰

仰惟老先生道德風猷肅然儀型當代真所謂以一
身關係世運非偶然也不肖資稟昏愚學術淺陋茲
者捧接華翰歛容莊誦極知獎與過隆曷勝愧感賤
體素患腸紅脾濕諸症秋仲陡發頻危萬分苦楚乃

具疏 請告正候 旨調攝間忽奉台咨爰念不肖
疇昔出山自矢一念本欲隨處表見少補斯民况留
都文武察典伊邇業已無從弛擔苟幸未填溝壑何
敢復顧犬馬餘生以致耽悞諸務謹力疾視事仰副
台臺厚望云耳

復曹貞子吏垣

台臺究心理學海內著聞更以其緒餘爲 朝廷吐
謠論爲 國家扶正氣一時朋類引領大拜以觀不
朽洪勳喁喁然如衆星之拱辰也夫世間美玉須藉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九

雕磨而益光彼口語者安能以浮雲翳皦日而顧云
及遂初之賦耶不肖品卑學淺自出山來毫無建樹
乃賤體舊有腸紅脾濕諸症秋仲陡發頻危具疏
請告正候 旨調攝間忽蒙銓部咨移兼捧台翰曲
賜溫言至妖犯一案至以壁立萬仞之槩相許歛容
莊誦令人且感且慚不肖因念此時南都文武察典
伊邇既已無從弛擔苟幸一日未填溝壑何敢愛惜
犬馬餘生以耽悞要務也勉爾力疾視事以仰副台
臺厚望端此裁復

復胡考功 諱汝政

憶昔留都聚首仰止台範最親別後踪跡濶疎而踰
慕之懷殷殷常切惟臺下以水鏡清明分調鴻燕真
足使寒茅彙征爲世道慶者不肖學術鄙淺年來碌
碌班行無所樹立乃舊有腸紅脾濕諸症秋仲陡發
幾危具疏 請告忽奉貴部咨移且接台翰曲賜溫
言過爲獎許蓋臺下自推年家之誼不覺愛忘其醜
一至于此顧不肖當之能無感且愧耶方今南都文
武大計留期不肖既無從弛擔惟有力疾視事仰副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上
厚望耳

復董見龍文選

兩接手翰始而憂不肖之患病則勸之以節勞既而
因不肖之 請告則促之以視事無非以一段體
國純誠而推愛區區乃中間褒獎逾維有大非朽劣
所可當者欲容莊誦知己之感喟然切哀其何能忘
頃緣賤體舊有腸紅脾濕諸症秋仲陡發頻危方陳
情候 旨忽蒙貴部咨移兼奉明訓因念不肖疇昔
出山本欲隨處表見少補生民况南都文武察典留

期關係匪輕苟幸一日未填溝壑則犬馬餘生何敢自愛固當力疾而出以仰副厚望耳

與許少微副院

頃計典竣事翁臺疏中有愛惜人才之語海內嘖嘖傳頌而翁臺卓立之槩如泰華削成無弗踰爲攀躋莫及矣不肖碌碌因人毫無激揚何當高明萬分之一而謬辱垂念每事照管豈亦推愛惜之盛心乎南都根本重地不肖承乏日久與諸同志痛加撫綏一切民生風俗庶幾安養淳厚乃近日止以錢法一事下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動煩各衙門不得不爲上疏當日具景象已入小疏中竊恐道路訛傳而又加以好事之口遂謂小民真有犯京兆之事藉翁臺大力主持鎮定毋使浮言之溢而失實也若不肖衰年入春已滿七十而况疾病綿纏惟吾翁從吏放歸則成我實大其敢忘銘刻耶懇懇

與謝鳳臯考功

老父母以清德重望臨蒞敝邑一時士民均霑雨露至今有甘棠之恩而恩叔侄叨蒙優禮更出尋常自

非木石寧不知感茲敢不肖叨任留都最久自愧職業疎曠大負國恩晨夕自反直欲再行奮改用了未竟事業奈年已七十精力消耗我朝令典例當乞休敢具疏上請獲蒙皇上俯賜許允速還故鄉庶區區晚節有終實爲生平大幸也僕恃素雅同心謹持另揭外申布下悃統惟鑒原

與徐紹階父母

不肖去冬曾于答柬中奉懇按鹽兩公祖大率謂敝省俱以十排年輪當糧長糧長即是里長即是辦糧故糧長之外不必另差里長不必另差辦糧所謂十年而一差一當而九空蓋祖宗安養生民之美意名革除里長革除辦糧而又于通縣田糧內科派夫銀以補益之則不通之論也鄙人偶有所聞敢告老父母以備稽查果如鄙人所聞希爲嚴禁仰恃一體至愛冒罪上瀆統祈鑒原

與劉用齋司空

往薦南宮忝厠令兄籍未附驥之幸已快生平既而舉宗徼庇治下分爲子民若金在鎔惟冶所鑄頃歲

蒼頭入都辱翁垂念召至階前勞之酒食篤誼款款至今不忘何脩何榮而鄙人之于賢昆玉世緣每每相結也瑤函遠及如醉德音裁答久稽惟病冗牽纏之故所與吾翁心炤別論敬白之王道長已錢法小疏幸速覆速谷以利地方望望

與吳本如方伯

不肖自去歲染患脾虛入春來又以瘡疾作苦即職業尚在療曠而一切應酬交際尤屬迂疎至知己如祖臺尚未通一使候則鄙人之罪更不可追矣南兵缺官鄙人自庚戌季春署篆至今不謂前此本部有差官行催浙省柴直近該杭州府移文到部不肖細閱備領尊意其押解差官亦已稽留公所但地隔千里彼此精神命脉不得時時流通再三躊躇專役請教然後可以委曲調停不失同心共事之誼老公祖俯鑒愚忱慨賜德音以當指南至幸

與李霖寰大司馬

頃黃選本入都曾上副臺下荷蒙瑤翰優答獎誦過濫殊非謬劣所能堪承茲啓南京兵部差指揮梁心

恒蔡萬春往杭嘉湖等府催南京縉紳柴直銀兩也蓋三十七年等事猶在不肖未署篆之前而差官不敢回復本部又于今年到彼催償則以杭嘉湖各縣柴直銀兩每年全然不至自度無以成使故也乃差官欲與湖州太守分庭抗禮執不相下乃致湖守轉申撫按併及差官騷擾情弊因而上本夫既上本鄙人敢不依婦指揮如果有罪鄙人又焉敢曲庇惟是撫臺之疏雖未見全報而小報中已見殊語內有巡按御史提問等語則南京大小士夫無不群然駭異者何則法司衙門邦法所稟自祖宗以來凡一切成但聞外省所不能斷者付之法司未聞以京城之事而付之外省即如今日所奏武弁騷擾驛遞一節果係情真法司自能查據原題行事併移文吊卷細勘皆係法官常事摠之厥罪自不能逃乃以外省巡從兵部提官無論兵部將置刑部于何地耶固無怪乎輿情之洶洶也竊念翁臺酌議題覆請下法司審斷庶幾犯人既不歸之撫按亦不歸之兵部彼此平衡而輿論帖服倘亦國體所攸關乎

與高東溟撫院

敬啓萬曆三十六年東南大水不肖因目擊留都墊溺之苦偶爾感念敝鄉澤國衷心惻然不遑安處廼令舍侄曉諭小价將所貯米粟分散里中貧人然不過升斗之水稍爲一二輟鮒暫脫于枯魚肆耳原本有數登報府縣豈足以聞于朝耶伏蒙札諭爲不肖會疏類題此自老公祖與人爲善過愛不肖所致不肖非有胸無心能不錢之肺腑雖然非不肖之本念也不肖自幼稟父師明訓略聞萬物一體之義眼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前此小施濟原非獵名邀賞之資老公祖風勵一段盛心在鄙懷未吐之先自然治化所關爲不可已今不肖業已傾誠則仰望曲鑒俯徇亦斷有不容已者先是萬曆十六年不肖爲御史請告里居亦嘗不忍鄉隣道殣出粟賑之菴者所蠲視近日尤多而不肖又且家食非今者現任居官之比然當時撫臺滕少翁公祖雅意惓惓堅欲具題不肖躬至武林再三瀝情拜懇求免滕老公祖乃惠然聽允今不肖官守匏繫不獲如曩日樞趨幕府百拜面請惟是氣義相期

千里咫尺固知台臺之俯而聽之不在滕老公祖後也倘會疏已發千萬懇足追回併賜回音使不肖眠食可安若老公祖眷念至情尚當圖面謝于今生非紙筆所能盡也

與葉臺山閣下

戶部孫藍翁同

敬啓萬曆十六年不肖里居偶值大水曾不忍鄉隣飢困略有布施三十六年鄙人叨任南都又值大水亦曾命舍侄署丞鉉代卹里中飢人然通計前後兩次所施銀米數甚微渺且寒家居佳遠鄉每日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六

令家人私自陸續竊徬功德道場行事不係奉例將一合一鉢輸納有司衙門何從稽考與敝省諸縉紳捐捨交官有跡可據脂合旌格者大不相同茲承撫臺見愛之過至以愚叔侄賤名廁之類題疏中且所開銀米數目動至數萬浮實之名不啻百倍而已會其疏既發而後與不肖書言及之迨不肖亟亟貽書求止彼云疏發已久追之無及惟令使者持疏揭還報用是慙愧厥心無可自解伏念不肖稟受最屬蠢愚然頗知以近名爲戒又况本無其實而情被其

名下以自欺上以欺 君父不惟所學盡喪而天地鬼神且將有陰譴也萬不得已具疏上懇伏惟老先生道義知己俯亮愚衷即示意戶部堂屬于浙江類題覆疏內將愚叔任賤名一併除去免 賜紀錄表揚仍望留神擬票庶幾虛冒可白鄙心少安倘不蒙俯除姓名則鄙人豈肯靦顏就列以享此虛冒之名而肯受欺罔之罪耶翁臺素以不凡之品勉勵不肖固知今日苦苦求除賤名常必曲賜俯從矣臨楮不勝懇切踴望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復周敬松大司徒

不肖小草出山猥從留都諸君子後賴其朝夕切劘頗悟明德親民良知實際工夫但以陪京政務最夥而薄劣臆技易窮躍馬羸糧時苦不逮矧位分之外毫髮敢有他覬耶茲以夙病侵尋疏乞骸骨庶幾幸而得請尚當踰伏丘園樂觀老年兄匡濟大業以爲同籍之光耳前此滇南時事孔艱借重名碩指揮遂定至于玉鉉剛柔仰需調節 朝野慇懃所望尤大伏讀來諭雅然正壑遽賦遂初豈所以答天下之心

乎司馬司寇兩年兄處特致尊懷景慕爲勞渠亦同此懸契也

與朱密所光祿

台臺道德丰采至今南都中典刑如新蓋諸薦紳翹首仰望人同此情而不肖疇曩辱在臭味雅賴切磋其懷想之私尤視恒常倍萬者茲因差役之便肅裁紙候併布潤襟儻惠顧前好而加之訓詞不肖雖荒類敢不敬承以佩也臨楮瞻馳統惟台鑒

復甘紫亭撫院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八

米運之法利百姓而不利奸豪荷蒙祖臺先行覆議以折群奸而遂挺然獨斷此老成慎慮而浙西之永永嘉賴者也即周文襄不得擅美于前矣鄙人方與父老子弟共戴明德而敢貪天功爲已力哉乃至爲勒石建坊寧免胡顏之譏耶業已舉誓力辭發諸肝膈倘有文移到臺仰仗道義至愛將鄙意曉諭明白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

復王養初方伯

尊使言旋弟附有載函想塵記室竊惟老公祖藩垣

敝省每以物力之敝催科之急而苦心拮据多方調護俾國計民生兩交便也此之錫福寧有涯量耶至于嘉湖兩府民運免兌一事其卒底于成尤深仰望蓋兩府俱係排甲糧長以九年之兌軍易一年之民運取殷實之人戶幫運米之不足通融哀益到處均平此周文襄已試之良法而去冬兩府行之萬口稱平者也但敝處鄉書以失利故慫恿一二奸頑具呈官府惑亂視聽深可痛惡惟我公祖砥柱其間贊之果斷務俾文襄善政不致泯滅加惠兩府垂利萬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元

世則父老子弟式歌且舞我公祖亦今日之文襄也弟伏在下風敬爲兩府拜嘉明德焉勝大願

復錢繼脩太僕

世講勞念兼之懷賢每嘉舉播敷輒爲喜色韋氏經術一庭輝映也方歉亢夢稽候而兩眺儼然且若倦倦采菲者此大雅樂善如渴正惟不佞之所遜心何用仰禪相期共勗而已

又

不佞賴尊公道義切劇稔懷三益重以鳳毛殊采如

門下卓卓風猷令人欽慕而已蓋形跡雖阻而我心則儀茲者條風颶淑群家皆春矧大正享豫之首而通家祝嘏之殷者乎薄具聊當栢葉并望教言

復姜養冲戶部

不佞叨冒防江靡所建豎獨持此一念不敢自欺之心日與諸文武將吏相振飭爾如江上千係首在寃兵食之機宜覈營伍之虛冒嚴信地之守衛懲驕悍杜鑽求業已次第興釐無事更張太驟至東南文物之盛甲于寓內而風會所流浮文轉甚郡邑有司多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手

與安慶趙郡守

皖城屬縣大都瀕江其沿途舊有支河每歲玄冬水落官府督令挑淤以故春夏巨浸足爲藏舟之壑凡官民過颿偶遇石尤大橫即可進避晚必于此繫纜

又無泊後飄風之厄所全生靈不知幾萬邇來經理
無人一任淤塞往來舟楫半委陽侯不肖叨在地方
晨夕關心乃所托重恃力者足下也望仰刻召見瀕
江縣正官令各星火踏勘明白再煩親舉玉趾細問
民情端的併求往年所以開濬之方及查入夫如何
厝置卽日起工務使各縣地方寧力及期竣事免至
二月初江潮氾濫工不得完竟成虛負特此代面鶴
望回音

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皖城瀕江支溝與石頭城內外縈繞民居支溝無異
也曩不肖爲此每日將政事刻期早完務使行有餘
力得以徧至其處與父老等詳細講明曲折隨令卽
時便興舂鍾今幸業有成驗矣然非處處親履不能
盡得肯綮而調停未到恐民情難與慮始非卽時起
工開濬則江湖旦夕且至而今春無以告成非我輩
寡欲養身專心致志包荒忍耐繼日待旦又無以率
作群僚而鼓舞衆庶也足下雄才偉略將來建樹伊
始第從此一事鑄鍊穎奮以後執如破竹何事不可

辦何功不可成殆無復着手處矣恃在一體且爲地
方拯溺救焚不覺喋喋至此

復孟連沐巡撫

年丈解脫羈絆嘯咏林阜呼吸太和烹煉神丹真所
謂緝熙罔間姓命雙脩將來登峰造極直與安期羨
門把臂赤霄之上爲不難矣不肖時仰清風而汗漫
之遊萍蓬靡定雖同籍兄弟往往如參與辰頃于詹
錄石君所得捧瑤壁庶少委夢思若會晤之期又未
識在何年何地興言及此感慨更多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與劉雲嶠宮詹

人生相遇相信至如臺下之于不肖決不多得豈佛
家所謂宿因邪道路山林總勞關念胸亦有心如何
能忘代庖法曹適值妖犯一事甚費處分臺下正直
忠厚動令天則鱗羽有便莫吝相聞不肖慙直無涵
養然此事情不能兩全法惟有一實勘實折衷期于
合律而止若此外人情愛憎毀譽俱不復繫念矣江
行無風不可卽大風亦不可望留神是荷

復林仲山廷尉

當今時事多艱正須弘濟蒼生引領屬在謝公則台
臺其人也而抗志浮雲怡性丘壑雖翱翔于仞鳳德
彌高滄海橫流誰爲共拯此 聖主惜材寧虛雅志
况舟楫霖雨嚮注方殷者乎不肖碌碌無似不自意
得出令兄翁老師門下生平孤尚復謬辱台臺許可
世講之好天幸爲多適以留署乏人猥攝廷篆冰兢
弗任夙夜罔釋既聞 新命而喜可知也茲當遣吏
敦請用敢奉書通其志意惟尊家累代公輔 國恩
最深更逢 明聖相知特達東山雖樂固未得高枕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而卧者伏願台臺軫念時艱留神經世翩然命駕旆
指留都以副九重之眷答萬姓之心卽不肖得以藉
手追責代庖而外觀龍光時遂請益拜受明德豈有
量哉

與吳通齋內侄

尊翁福履德門瑞慶時從家中人來得其梗概足下
太樸不雕砥柱頽俗而又能與海內同志脩明學術
心精當有悟入處矣不佞逾六望七之年未獲就閒
江務叢冗兼以數綬代庖不免增之繁劇然事有

敝者不能坐視亦復勉爲規畫所不負出山一念耳
南都之最害閭閻者莫若舖行不佞向署光祿仰遵
會典一切革除而近復據五城軍民連名屢告備述
門攤之害如坐湯火今擬將地方排門差使照一條
編例改爲僱募總甲然幅幘旣廣戶口實繁且欲遍
採民情以求至當經久之謀就緒殊爲費手耳

復方魯岳鹽院

民運一事各以糙白米存厥其不足者補以殷實之
戶于法最良顧自周文襄而後振湮舉墜獨藉台力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臺下之功德于吳越者且在
世世卽文襄不得專美于前矣

又

浙省何幸得借彩法星使奸商豪賈無所蠹其嵯政
而閭閻小民均食其平價之利乎是殆已變斥鹵爲
黃金矣固宜老公祖車輪所駐萬井滋潤而列郡之
引領嚮風者喁喁如也此去左右盈盈一水前騶戾
止懽呼相聞雖無術縮地茂繇親炙龍門而縷縷私
衷竊快德音之孔邁矣

與楊弱水鹽院

側聞新令以夾帶爲首禁此誠釐奸要領而鹽政之
急務也遠邇傳播誰不快仰然以愚心論之夾帶所
以盛行者以其不待至行鹽本地而即于係真開包
故得將引內夾帶餘鹽先行偷出而後乃以正引赴
掣則官雖掣而彼之夾帶無從詰矣且從儀真四路
私賣岐徑多而分散便邏者亦難盡獲也故不若令
所屬各縣官審定某商正身料不作弊方具文申請
臺下乃准撥至各商本縣地方始許開包則夾帶自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無所容可不禁而絕且各照地方發鹽即食鹽均足
而價亦不騰上下商民無所不便管見如此台臺以
爲何如

復陳心抑漕院

台臺之視漕事也曾未幾時耳而風猷一新嘉譽四
溢自非世科名閥家學淵源安能作用神奇卓然意
慮之表如斯乎不肖以桑梓之誼慶喜倍恒忽捧甄
函逾感注存之辱矣竊意此時舳舻方啣尾入淮鼓
聲聞聞百丈如組以慰衛土之望以寬大農之憂台

臺之功于積儲豈淺渺哉第念孔通台旌而縮地無
術誰謂河廣一葦可航跂想光儀有懷脉脉

答計明葵表侄

自南宮捷聞而後鄙心庶幾稱快也吾兩家三世戚
誼若令祖老叔之于區區意氣綢繆而舍侄孫又得
從門下陶鑄此之忻惻豈恒情萬一可擬哉公車時
辱左顧石城匆匆慢去客歲尊翰遠及裁答嚮稽茲
假還紛冗兼之補葺舊居種種不暇乃注念區區而
使命遠勤是何故舊之縈縈一至此也區區邇來精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力自覺衰疲雖蚤夜拮据求紓此痼痼切念而事體
煩多常嘆約結來教獎借逾涯令人增其愧汗耳賢
表侄實心實行發于持滿將來建樹定自不凡而來
教諄切虛懷下詢何以爲獻意者韓王半部門下素
精取而行之大業具是區區但傾耳以聽驚人之鳴
足矣無庸哆喙也

復沈繼山司馬

翁臺忠義激發鼎鑊不移朝陽之鳴至今在耳不肖
竊嘗仰止巖巖氣象所謂泰華削成而雲霧蒸鬱不

崇朝徧雨天下蓋願爲執鞭者素矣况以潛養累年
近更讀禮習靜鎔鍊精熟造詣淵深世道人心仰望
于東山之駕尤不啻切乎留都初起妖犯繼有匿名
鄙人偶署刑曹奉 旨勘問撫心折獄非敢故爲異
同奈直枉是非良知難昧當茲景界只索任意應酬
不謂兄取臺端稍可自信然此秉風夜兢兢將來尚
須微惠藥石爲補過之地庶慰下願耳至望至望濮
陽君明允廉平爽鳩鶴植不肖天幸藉手贊助寔多
益知有道人倫不少謬也爲國惜才敢靳玉成以負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弘獎耶

與孫淇澳宮詹

不肖薄德庸才無可當于清評之採擇乃者幸叨
誥命復遇大方始以鴻臚業蒙就稿尋以今任轉讀
增輝真所謂奕奕宏詞而 王言之大莫過是也徹
同年耿淑臺諸公過和傳誦咸謂不肖得此妙作直
是遭逢際會之隆寧不深自慶幸第中間自揣有一
二不能仰當者不敢不爲門下告耳蓋留都妖犯事
發城中乃守備泰贊衙門職掌若不肖專務江防城

中事體不得相侵况擒獲妖犯時不肖正齋宿城外
諸凡捕緝顛末絲毫無預亦奚功之可言乎即偶署
刑曹奉 旨勘問直枉是非一歸至當非敢故爲異
同也伏讀撰文稿內有頃刻銷燬有變定必卒功在
宗社等語大率台臺以不肖兄在頗切事權故欲
曲賜褒美若不肖清夜自反本心難昧無能少安爲
此特遣人將撰文稿齎上懇台臺俯賜刪削仰感老
先生體諒玉成至德更有超于常格之外者矣瑣襲
再四魯戾尤多併冀昭原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天

與楊止庵少宰

敬啟留都粉榆重地 陵廟在焉而襟帶長江距城
數里上自新江口下自龍江關正當江水衝激雖設
有餘艘水犀以防不虞而時時出至江潯點閱徼巡
所與不肖分猷共念若左右手則應天治中是賴且
操巡并各差會聚都城凡江洋盜賊并一應詞訟等
務批委應天江防獨多則應天江防視他處江防關
係之重良可知也查應天府志所載治中以科甲受
事者從來歷歷可數正嘉毋論已隆慶有包大燿進

士潘子兩舉人萬曆有馬永亨夏尚金並以舉人先後選補則應天治中科甲與任子並用蓋繇來故事現行職掌非爲創制至于任子各衙門在在可補斷不以一應天江防之更遂患塞也今歲江湖早至加以霖潦茫茫大浸一望稽天尤恐奸徒乘機竊發望台臺照例補一科甲應用蓋江防關係獨重一日不得其人則一日之擔誤不小至劇且要不得不仰瀆耳方今 聖明慈愼每一疏入候 旨爲難若應天江防除補不待題請候 旨而又地方萬分緊要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完

復李九我閣下

承老先生連賜二啟不肖字字句句澄襟諷味如前啟末云南都疲癯孤獨活過十年卽以此得過吾兩人皆可無悔後啟末云政地非大事不宜言諷味至此不覺擊忤而起口是何其識之高養之定而靈府空洞無絀礙也僕于是豁然大悟自幸釋膠解縛學問殊有進步處則仰受教益不啻宏矣况近日留部

縉紳稱服台臺潔已愛民實心實政如出一口絕無他議若以飯堂煮飯爲墮職官者之計此自斟酌至言夫何容喙但其間作用次第須中肯竊庶幾于事有補先是三飯堂之立也 明旨着司禮監差內官支領光祿寺米前到飯堂煮飯原無署正兵馬在內而自萬曆廿七年以前大抵以煮飯爲主而貧民沾惠與否則未可知廿八年後不肖奉台劄署築光祿百凡仰仗主張委曲調劑以故內守備劉公慨然聽從署正兵馬等官到堂每月發米一次此正如來教三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手

台臺虛懷與不肖輩同心熟計胡至今日之紛更耶
茲因保留江防差役候 旨乘便奉復

又

南京光祿寺合用木柴皆出南工部每百斤脚價銀
三分有奇本年木柴若干脚價若干曩台臺署南工
部印時不肖曾請台剗無錫縣照應天府算出柴脚
夫銀原額起解南光祿爲僱夫搬運木柴之資至今
每歲遵奉絕不用鋪行也豈特木柴鋪行益自台臺
與不肖仰遵 大明會典首倡禁革鋪行之議凡南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光祿寺蜜糖雞鵝羊乾水菓停場雜物香蠟顏料牛
艸并太常寺果品牛草等俱催解原派原額官銀着
令署丞典簿帶領厨役照民間現買其太常光祿祭
猪取足于江東門舊額稅至于太常寺麵行自台臺
三十一年過吳門時寄柬不肖一到太常即催取原
派府縣麵銀着令典簿厨役現銀平買蒸作備祭本
寺舊用麵行盡數革除至今兩寺官員無有敢故違
會典仍復拘擾鋪行者台臺痼瘼民瘼而日擊南
都事體尤所記憶故因論柴價娓娓及之

與周懷魯撫臺

故事春時民有告災水旱者貴衙門詢實卽行具
題如 題後災不爲害則相安無事止不必言若其
愈甚遂至大無麥苗又于秋前續 題以待按臺查
勘受灾分數卽今自應天以至蘇松因被霖雨潦水
漫漲二麥既壞插苗更難人情皇皇春災之疏莫不
延頸台臺者雖將來雨水增減尚不可知要之但得
早聞于 上以爲及期覆題張本非欲動支錢糧固
無妨也此在貴衙門自有舊規翁丈自有高見但弟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素恃知愛且于地方有一體之誼故緩頰借重台臺
以慰民望伏候尊裁

復武昌張益吾郡守

年來從楚中至者無問士旅噴噴武昌太守餘有兩
袖春風夫楚自逆宗一逞狂生再開當事者率難楚
而門下燈檠剔蠹使民咸宜懸慰之私豈惟不佞即
鳩署諸舊僚莫不爲門下欣此展布而矜璽書之勞
也遙辱念存高情無喻春陽旣敷伏想勳履安和爲
慶益崇明德曷旣遐思

復方魯岳監院

台旌按敝地釐奸剔蠹條肅度貞不佞與鄉中人茆
宇下有日矣顧無能少抒一得佐紀綱未議而乃頓
辱瑤函慰誨惓惓重之寵頒過渥弗勝骨肉之愛佩
膺無喻已頃接邸報得臺下爲胡陳二公請謚疏讀
之則竊嘆今日德音希究道學罕明諸如補贈補蔭
之牘第脩世祿世官之舊而老公祖與思前哲扶持
名教心甚盛舉甚公所謂邦家之光非獨閭里之榮
耶自慚株守至今耳目睹記事可利民或風化所係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復陳濂江大叅

台臺清白家聲素爲梓里矜式而玉昆金友標映朝
紳憶曩者仰止清光厭飫玄論未嘗不灑然于中志
也京口之別逡巡再歲迺八閩口碑時時傳之道路
正所謂利器呈于盤錯者當此急材之會將來節鉞
高牙舍台臺又奚屬耶金陵時事洵非往比重以目

下洪水方割小民蕩析離居二麥不收秋成無望不
肖日夕深念寢食靡遑知已不遐寧忘教我

與王泓陽少司空

往敝省得借重節鉞間聞安堵豪橫戢彊乃遂羽芥
功名擢衣高臥至今且十年所而棠陰露湛柏府霜
被猶然曩日屈指同年兄弟高風偉樹如我老公祖
能幾人也不肖嚮往徒殷問候久濶則以代庖禁冗
無畧刻暫寧適 新命甫聞忭喜無量蓋不惟自揣
蠢負少寬而朝夕追隨所藉以領教益懃渴懷弟天
一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幸多矣

復周懷魯應撫

異常之水方割殆歸于吳郡即金陵內外居民蕩析
市肆蕭條米價騰湧其地可知不肖憂心廢不皇寐
深念薄德無以感召天祿消弭災沴伏承見示封事
稿本捧讀終篇然後乃自寬惻不覺拊几嘆曰吳人
其有瘳乎中間叙致剴切詳盡一覽洞然雖若不爲
過激危言而安危情狀有如指掌以此上之乙夜未
有不仰回 天聽者自非翕臺愛國愛民結精肺腑

誰其披瀝至此不肖竊附同心舉手加額亦欲綴續
短章以效鶴鳴之和然自揣無以加矣謹謝慈誨竚
俟 綸俞

與三閣下

謹啓南臺御史闕乏至于一人已爲廢事之極乃入
夏已來大水異常東南諸郡盡爲巨浸將來賦稅難
徵竊恐大司農不無仰屋之嘆然不肖所尤注意者
即今小民蕩析離居勢必流亡爲盜所望各差御史
分轍時巡多方賑恤庶幾防微杜漸隱憂可弭以故
不肖此番具疏呼籲情危百倍曩昔仰仗老先生黃
扉密摺 天聽頓回地方世道幸甚幸甚臨楮不勝
跼望之至

復湖郡陳筠塘公祖

老公祖蒞任以來奮不顧身爲地方興利除害凡一
切風勵于以肅清弊蠹鋤橫城奸者行之無不曲盡
竅妙用能使昧吏改行豪右革心奸胥市猾歛手而
郡內桴鼓不鳴士民安枕樂業聲靈赫濯功效昭章
蓋私心嚮往久矣茲承翰教得讀救災要編字字句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句皆自己溺已飢一片真精神流出因擊節嘆羨朱
夫子之在浙東富鄭公之在青州今日殆親見之也
第生輩年來衰憊不獲驅策以逐後塵且慚且懼路
引百張隨即印發聽用諸不盡欲言

復朱平涵司成

辱示手教及災略憫念東南墊溺不啻納溝乃遂肝
衡而告之司牧不肖捧誦迴環喟然太息何翁丈之
惻惻民瘼擔荷時事慈而且勇有若此耶通糴之議
至爲喫緊無論留都地方責在不肖即應天浙江二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撫臺所差官及富民之往江西湖廣等處販米船隻
不肖皆當一體和視沿路疏通不令少有阻滯稽悞
也至如勸大戶寬利小民販糴諸一切便民權宜苟
有可效其區區不敢有愛顧慙慙伎易窮所賴令志
同心有台臺之提誨在耳二船入淮者謹如命艤江
滸以待久曠玉顏旦夕得瞻道範臨楮可勝忭躍

復趙泰石光祿

門下當世豪傑不肖幸逢周旋八載以來交情款款
春初別去正自想念爲勞忽爾瑤函遠頒何襟袵之

不我選也三飯堂柴價一事日久弊生不無漁蠹門下爲之綜刷其間乃吾輩同心相助之雅初不爲過昔周公保釐東郊陳畢繼之剛柔寬猛人各自殊而變通宜民同底于道吾輩作用豈得繁以形迹爲拘者門下謂不必形諸白簡老成深識亮于大體而節財用肅紀綱唐凝老之疏亦自有見此在今日當事者委曲調劑以成吾輩之美而已一切形迹皆所不妨也周署正原不與事弟所稔知來諭諄復爲之暴白更見長者厚道附復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與趙中翁少宰

國子丞羅君嚮不肖言聞諸留都鄉士夫暨諸父老云龍江關舊曾有廟專祀大江之神至今遺址鞠爲蔬圃而香燭燭臺則僅寄天妃宮蓋雖圯廢之餘猶可稽之掌故不肖因念金陵憑阻大江祀典所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况茲脩省之時明禮感格在江神尤爲切要但此係貴衙門職掌故敢白之臺下幸卽命所司查覈江神廟址果否在龍江關地面脩理舊係某衙門及辦備儀物舉行祭禮各係某衙門一

一講求脩復庶可蠲吉肇祀乞靈大神捍患禦灾仰仗台臺非淺專啓上瀆

與葉臺山閣下

老先生旣正揆席道範遂遙不肖輩仰跼徒勤無繇請益而燮理之暇每辱念及南中故人卽往來輶軒載宣厚雅惓惓篤摯自非太上素交純以道誼相締其孰能超然形跡之外一至此乎此不肖之感佩知已所以鏤心而次骨也別情另肅

又

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美

留都地方蓋曩者老先生過化之處大德之所吹霽其民自愛而重犯法至今未改也大小各衙門恭布星列三尺無所貸錯今猶昔也乃今止以錢法一事動煩各衙門不得不爲具疏然則鄙人又安敢不爲老先生申告明白耶錢法係祖宗舊制六七年來南工部因新舊事例爲碍官錢鑄少以致民則兌換不敷而私鑄遂興相沿至今蠹壞已極京兆陸公循舊例鑄官錢兼默寓漸銷私錢之意而各舖賣物者乘機增價買者弗堪沿街爭攘聚觀者衆偶京兆陸

公經臨小民相率控訴遂出牌云官鑄未廣姑許照舊從便而鄙人會遇亦諭衆云本府告示原有不遽革私錢等語民乃解散鄙人與陸公遂各歸本衙而他市肆另有一二強狠害人者令城正法此其真景象也竊恐道路訛傳而又加之以好事之口遂謂小民真有犯京兆之事甚至因行錢一時增價遂謂南京民俗盡澆不亦冤乎不肖此言蓋欲翁臺大力主持鎮定毋使傳言之溢而失當日實境也若夫衰年入春已滿七十而且疾病纏綿惟吾翁票允放歸真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竟

與孫立亭太宰

敬啟留都錢法六七年來南工部因新舊事例爲碍官錢鑄少以致兌換不敷民間私自行鑄不肖忝歷風紀不能蚤爲禁戢罪有所歸爲此具疏乞休伏維老先生體亮俯賜放還真所謂成吾之思與

並敢忘銘刻乎至于京兆陸公素著清修今又出身任事必使久留在位與各衙門議鑄官錢了此局面不令私鑄奸徒得志乃今日扶持綱紀第一義也

與胥日華父母

貴治皂林官塘地方舊建有宗將軍祠者蓋嘉靖三十三年禦倭寇戰死于此而郡人即其地俎豆之也壯哉忠義其功德于桐鄉世世不泯顧歲月既久風雨漂搖而廟貌亦浸浸摧圯剝落殊弗稱往來瞻禮之意老父母政首維風素厯勵俗敢望動支無碍錢一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旦

報特爲修葺不但俯慰地方諸人報德報功之意而

台臺善政亦當與古人爭烈矣

復徐韶階父母

數日前曾遣蒼頭齋尺一祇謝台慈計塵電覽矣不肖孱弱兼署五篆終日竭蹶寢食俱廢至于老父母處問候尚爾疎節衷心歉負可知乃不意手札琳琅照臨白下是何大雅之繼繼不遺衰朽若此也仰惟老父母下車以來留心民務凡百興除極力擔荷一時人心整肅從此日積月累愈加剏安得工夫將

來事業雖卓魯何讓焉卽示委解規則一事于增減輕重之間使貧富不混勞逸適均此中牧養慈愛一段真精神尤可想見第不肖所私慮者勵精太過未免勞神意者晨夕間不妨以節嗇之道稍爲善息乎保身保民是所祝望于梓里之慈父耳

復湖郡張玄中公祖

敝鄉俱係排甲糧長蓋于十甲中取出一甲當糧長也既有一甲出當糧長卽是里長卽是辦糧矣太祖原編十甲充當十年門戶意在一年止差一甲意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在十年一差若另差里長另差辦糧則十年之內一宗而三差矣以前敢達之列位公祖近聞敝處于排甲糧長之外仍復另點里長另點辦糧舊套依然原在非老公祖憐惜民瘼時時叮嚀縣父母時時隔別細訪問閭小民安能着實舉行耶恭承提醒祖制二字敢另啟奉覆幸惟留心

復計明蔡表侄

足下連登科第遠辱兩造敝衙茲又承手翰下問及承垂念諄諄私心感刻真非可以言語盡也足下文

淵深夙爲後輩模範而握符出宰隨事精明練達迎冠時流毋念令祖老叔居鄉克自樹立儻有爲惜終其身未得一遇所幸足下策名清時將令祖豪傑意氣大爲發揚豈獨事成名世勲業其于孝思之義不更有光乎鄙人自反生平處世病在偷惰因循年來幸萌悔過之心凡嚮昔種種行事恍然自覺其非咸願一切盡改不少慳吝尚賴時惠德音堅持鄙志無以老耄棄予感也何如

與葉臺山閣下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竊嘗聞孟夫子云得志澤加于民又云歷年多施澤于民久以故不肖自少每懷久任成功之志筮仕句容七年選授御史以時事相阻乞歸二十年業已絕意仕進復蒙起陞南大理以至太常鴻臚操江中間本衙門及署篆諸凡興除區畫皆過辱翁臺相信隨處培植乃得安心任事及端揆內召又屢蒙推舉北大理北工部其在翁臺每注念不肖未獲轉北而在不肖則以未獲轉北爲幸蓋以留都任內一應事務凡當行者未便盡行應改者未便卽改草創方新端

倪未竟故自今而後倘蒙翁臺終始培植使不肖得盡力留都以了生平久任成功一念固區區所甚願曾不欲一旦轉北自棄前功也但今年已七旬精力衰疲我朝令典應得致仕爲此循例具疏乞歸伏望老先生俯賜許允速還山中用全不肖晚節則所造就于不肖一生者更大而感佩盛德尤深矣種種出自肺腑統祈鑒原

復汪登源中丞

老公祖碩德重望不肖傾慕多年乃于留都始得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聖

領指教一旦恭承寵命雖不佞失所依歸邊疆仰藉威靈多矣如所云不增寸絲不弛內備不貪一級皆儒者真實學問較之媚虜喜功心腸不幾天理人欲之辨乎惟是兩運愆期糧餉每苦接濟逆知台臺于此委曲調停比平時多費幾許精神然而天生豪傑大都不令安享現成勾當類如此惟我老公祖一意動忍朝夕勤修以膺帝眷不佞賦性柔懦居官作用祇是繩趨尺步然且墮落因循况以衰年染患痼疾醫藥罔効尤大可慮者乎竊自忖量惟有退

歸田里爲得計云耳仰恃素愛申此惻忱百惟炤原是幸

與葉臺山閣下

老先生匡輔以來每思平心和氣隨緣應酬頓令智愚賢不肖盡皆輸誠帖服蓋真古名世大臣之妙用也涵養深邃一至于斯宗社生靈仰賴真非渺矣僕恃翁臺數十年道誼至愛言之不覺欣喜更祈集思廣益立于大通用收平治全功不肖即跼伏田間無繫念矣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昌

與孫立亭冢宰

臺下精忠爲國簡在聖心吏治繇之肅清宗社賴以培植卽古名世大臣何以加焉乃不肖向來叨任留都自愧職業疎曠大負國恩反之一念時欲從此再行奮改用了留都未竟事業奈賤軀苦患腸紅精力日就消耗萬不得已謹循例具疏請休伏惟老先生俯賜體亮早放還鄉庶區區晚節有終真爲生平大幸也感佩明德其有極耶

與王麟郊學院

當代宗工秉如椽之筆赤幟詞壇者自何李而下指亦無幾詎然未有經濟實學文武全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又本以純金粹玉之品匡時拯俗之心如台臺者今日朝家之楨正需多士而得此真人品大學問爲之尚鑄將來必有名臣應運而起者功在國社豈淺淺哉不佞椎魯無文竊聆欬唾幸何如矣使旋附謝

復華傲新大叅

曩者留都聚首備領教益每想警欬緒餘則胸中甲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聖

兵十萬輒令人歎服不能已已茲喜天工寅亮簡在帝心蓋持衡者水鏡清明而才望品格如足下九列三事固宜旦暮預之耳不肖庸愚叨冒碌碌無所短長卽如錢法之變買者賣者一時爭論紛紜總係生等調停未善顧辱以片言立解謬爲許與不令人益增愧赧耶

與熊芝圃學院

往不肖讀台臺發解之作未嘗不慨想其人頃者傾蓋留都得以盡讀接遼疏牘函領邊務權揚如云不

掩罪不邀功積粟廣屯勸農勵士與夫平地掘溝以險其走集因取溝土爲墻以便于收保雖使晁賈復生計何以易此哉而至謂忠信之道蠻貊可行則經世大學問又昔者晁賈所未聞者倘後來者踵此循之胡馬豈能南牧第恨不肖顓愚領略未盡耳然而雷鼓淵淵輦節不覺爲之頓發矣吳中文體士習邇來頗有江湖之憂自非大力如台臺亦孰能爲之砥柱聞之道路云台臺下車之初卽已喝喝式化然過此已往沐以德教游以歲月功效又當何似用以襄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吳

國家右文之化而嚮無朝鴻明之運不亦千載盛事乎餘情另布

又

常熟少宰家一案于名義紀綱大有關係吾輩叨任地方均有櫻冠之誼矧台臺公正發憤十倍尋常者乎刻冊附覽并望留神

與衛淇竹司馬

差役回自江西得接老公祖手教再三捧讀恍如對面喜幸曷勝方今南北大僚缺人而南都尤甚南都

各衙門俱缺人而南兵部正右堂缺乏更久諸務闕
茸操演廢弛關係根本重地豈云眇少爲此各司官
晨夕仰望台旌真有頃刻不容置念者竊思吾儒之
學原以萬物一體爲宗此蓋得之性生不以出仕不
出仕爲有間也夫惟遭際不同是以隱顯各異夫子
告顏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其隨遇而安曾無
執著吾輩處世軌範正在于此 皇上近來不輕點
用乃榮推卽蒙旨下尚謂 皇上不用老公祖耶若
不一出似覺胸中太多沾滯與孔門家法終隔一層

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四

非所願于台臺也老公祖學問精深見地超卓拋却
功名富貴猶棄敝履海內同志誰不信之敬之乃不
肯猶復惓惓勸駕者妄欲臺下再以孔顏學術印正
一番慨然出救世界耳

與顧冲吾大司馬

老年丈威望壯猷赫紫塞而揚赤縣者匪一日矣頃
新綸既下南都縉紳士子暨于材官健兒莫不延
頸跂踵思得旦夕照臨以惠微綏靖之化簡拔之公
而不肖尤私爲鼓掌雀忭以籍雅寮誼相仍而愈篤

也芝蘭之契庶有幸乎不意良晤難期稽之讀禮雖
顯揚行道祿養綵娛在年丈孝德何啻三釜有加乃
不肖三益之違悵如何矣蕪詞薄莫聊表通家子一
念之忱所冀老年丈節哀順性以膺後眷于方來則
區區之仰期于大孝者耳

復詹魯泉副院

年丈清朝碩輔當代名公自茲時秉憲持綱凡此中
外仰風裁而雨露覆者莫不舉手加額願相司馬乃
妬嫖難並謠詠偏工遂令雅尚不乖而輿情苑結矣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四

載陽新運陰暄睨消東山之望視北斗俱崇而當路
之衡與蒼生正叶惟我翁臺其能久戀丘壑哉令侄
老父母世家名德借重螭角之區受賜宏多愴然艱
奪不肖方慚芹悃之未將而敢煩長者挂之齒頰耶
拜緘鄭重彌懇衷主眷未涯加餐自愛

復吳微如刑部

門下品格孤高譽望隆重不肖叨在世誼仰止有年
且也聽輿情之允服揆在事之鑒衡未有取道千里
而不物色驂騑者不次之擢真旦暮頃乎是以寧緩

奉初秋代 題之委而急欲扞門下經濟之畫也何期烟霞起殷病章逕上披函覽揭鄙懷悵悵其如失矣夫雅尚誠高而物情攸屬恐殷齒方新勸駕相踵門下其能久有此丘壑哉所冀毋忘企念蒼生加餐自愛

復劉斗陽太常

承教查復舊鑄移稿不肖反復細讀通篇指陳事體明透周匝且語意剴切足使覽者動容不肖荷臺下不彼引爲國事非不自願仰效芻蕘顧美玉全瑜中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記

心敬服實無容更加點綴矣謹于來日差人捧函偵輔軒就道時附尾偕往也程德九事已與諸道長言之一如台論抄白二幅領訖原稿一通附璧

與周懷魯應撫

平役一疏大造三吳眞無涯矣蓋吳中賦役弊蠹已久翁丈履畝鈎稽裁其濫而均其差自是優免有額奸詭實窮小民始有寧宇豈非百年來之盛事乎錢法已奉 旨嚴禁私鑄第民間急望官鑄有如飢渴九卿科道以 明旨內有着各該衙門設法疏通不

得壅滯又 明旨內有計議廣鑄以濟急用等語爲此遵奉會議該工兵戶三部各出銀三萬操院出銀一萬將此十萬銀兩買銅募工一時齊鑄適劉斗翁署應天府篆見得本府舊例開有鑄局更欲照例舉行凡此皆所謂設法疏通揆之時勢萬不可已者斗翁自有公移到臺仰望俯俞并爲急催速鑄至于敵衙門軍餉銀兩貯在應天府庫中者斗翁欲不肖支出搭鑄以便他日給散兵役人等于事體尤便再三熟議停妥專此奉聞

下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五

迎林仲山大司空

翁臺丘壑之戀彌親而廟野之瞻彌切以茲留都根本重地工賴鳩僦簡寄寅亮 聖明眷注良非泛常比也翁臺正可乘時勸駕莫枕陪京此不寧惟帝左右竹俟虛懷而昕夕晤言時聆教益以慰契濶之私者在不肖通家之誼想願尤時結也肅勒布忱萬惟蚤旆

迎李孟白大司徒

老公祖文武全材乾坤間氣宜猷郎署肅紀藩封其

爲中外之具瞻華夷之屬望者非一日矣其從編氓之末私心嚮往奈親會不偶識荆靡自茲者 天子注念陪京留神國課簡 兩朝之耆碩而倚毗之鄭武公之前奔李適之之舊績行且于今日見之衮衣之詠國人錄之恐後矣正人是進大任攸登凡在班聯咸懷丰範幸邀鶴馭以慰群情臨楮不勝鵲佇

與吳長谷公祖

敝縣北運水脚銀兩承 公祖舊有對支規則深爲官民兩便恩德無窮但對支之法貴于一頓不貴于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零碎假如通縣原派水脚銀共若干兩通縣現役北運解頭共若干名每名該水脚銀若干兩登時算明毫無差悞然後除各解頭本名下應納銀兩照數扣除免比免糾外其不足銀兩須本縣正官及時徵銀在櫃叫齊解戶當堂唱名給散不許庫吏及糧房吏書倡爲兩次給散之說從中尅減官銀需索使用蓋對支者只好儘其本家其不足之銀須官府徵完在櫃一頓給發庶幾不負老公祖委曲周全優恤糧役盛心矣曾記敝縣南運蒙發告示係老公祖親自起

稿若今發下北運對支票紙亦望親賜改削將儘數派足除本名應納銀兩照數扣免不足銀兩當堂唱名一頓給散字眼寫入抄甚幸甚

與徐韶階父母

生以賤恙未獲進謁公庭殊抱耿耿茲啓見年糧長向因天雨連綿進倉之米容或少遲今已陸續補上無悞乃本縣二父母偶不稟臺竟爾申報糧道糧道轉煩台臺比責區區聞之有兩可慮者一則謂北運繁差報道止遺四名則受累者多矣一則謂開兌在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通軍士方且多索贈米漕規九擔八斗之外即塌颺尚欲加增糧長正在徘徊難處一旦槩行比責則糧長之勢愈孤而旗軍之勢愈驕寧不有悞公事耶幸老父母俯賜盡行免責庶幾弟之風一播小民當感躍從事矣再有押單皂隸一節所關于兌運者甚大況今開兌之初不難更動敢爲老父母言之蓋往歲遍差皂隸押單每根米一擔動輒詐銀二分酒食在外計算兌米百擔糧長與皂隸銀二兩餘若干擔則二十餘兩矣排甲糧長貧者甚多何以堪此前歲

劉三府署篆將押單皂隸革去以本縣區頭代爲押
單所費甚少人人喜悅不識可照例舉行否敢并布

與大叅堵太冲漕儲

去秋言別忽越三時快睹喬遷幸私桑梓而後喜可
知也內而銓次流品外而貞肅官寮位隆任重自非
一路福星安得出關稱使古人所詠良有深意近聞
西浙欲以粮運責之小民無論浙船不諳淮海必有
陽戾之慮蠢爾里甲况自本鄉尚有多寡美惡之爭
年年不靜致煩調停况以無統之林相較于風濤之

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上非以衆亂必以強食三府之衆百萬之芻未易以
指顧定也又聞空船過淮十已七八計日便可集聚
非民之任而強之祇滋擾耳爲良有司者但得粮米
在倉已占上策豈容先期僱募船隻耶主持在臺下
必有良圖不勝鄉土之思遂爲饒舌統祈垂鑒

與孫拱陽漕院

道義盟心那堪契濶四年一日惟是如結之私也以
臺下學識之遠天下事何所不諳矧讀禮沉靜涵養
益深茲無待河隄行視胸中已具有成漕矣當事推

轂良有特見而來教謙光殊自挹損此江河之所以
爲百谷王而異日必辦漕事者不佞又安取饒舌以
瀆高明之聽哉篤誼高情誦之銘感使旋附謝

候陳楚石淮撫

自淮揚舳舻蔽江而來莫不舉手加額誦年兄德政
不容口弟蓋無日不賦高山仰止之詩欲一望榮戟
無從也弟舊恙尋發幾不自支杜門靜脩十去其五
然坐此荏苒遂稽報謝前讀漕運總兵一疏深爲卓
見蓋勳臣可裁而流總兵不可少世未有有卒而無

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將者漕卒十萬餘而以總兵統之 成祖意識深遠
近聞之旁觀持議者或欲另取兵船送漕或欲另遣
泰戎等官提兵護漕頗涉張皇且恐反生奸宄之心
年兄愚以申 請爲嫌或再具一揭催請北部速覆
就中京營等官可聽總督節制者得以聞 命卽趨
似亦甚便如是則耳目一新奸宄氣奪卽年兄一片
爲國儲爲地方盛念庶不至成畫餅乎并及惟台裁

復郭青螺中丞

老年丈天挺人豪 聖朝名世居常則表彰先哲導

儒教之洪流遇變則鞭撻夷蠻樹兵家之偉烈卽郭汾陽不得專美于昔王文成不得獨擅長于今矣弟知能所效不過尋常其于相視何啻燭火之于日月浸灌之于江河何足當年丈之期許乎天下蒼生方于台臺出處是卜請禮旣闕簡命旋至安得少緩東山之駕也且嗣君翩翩偉麗合璧連珠尤足稱賀幸在世講竊有榮施役旋肅復并謝佳刻之惠

復諸景陽祠部

臺下養重山中真是瑞世麟鳳他日幹旋氣運扶植

下清應公遺集

卷之八

臺

綱常全賴有臺下輩數公在若不肖効一官能一職所裨幾何曷足煩推重也淳于先生一朝而進七士猶以爲少若明教所屢示皆魁梧奇偉海內共推之士今業已次第改觀公論稍見且以視其所舉矣令嗣令坦賢甥翩翩偉麗望而知其非凡品扶搖九萬寧更待風雲之會耶肅此奉復

與董見龍考功

諸君自上計來者無弗高門下之品格如削成泰華不可攀躋且述門下緒綸謂銓部中四司遷轉太速

以故實心任事者端委纒晰方自謂興釐有緒而事權去手所志脩已成虛不肖聞之撫几嘆服非門下忠公體國必欲挽回世道烏能發此剴切之言乎夫以門下之誠之才之品但隨職綜理無在非功至于聲實隆崇盡杼底蘊成軸在我可翹足俟也惟爲世道加餐自愛知己念切便役附候惟炤原

復王霽宇大司馬

老年丈鄒魯真儒姬姜碩輔負出將入相之望壯文經武緯之猷西鄙旌旄北門銀鑰固已聲播華夷功

下清應公遺集

卷之八

臺

昭寓縣已顧文昌上座喉舌要樞非从祀王佐之才綽有公輔之望者曷足以膺制狄之論也帝心簡在中外驩騰臺卜之賢蓋不獨爲同籍之光榮矣弟承乏白門罪愆山積自念擁腫之項當茲輟輶之衛役役馬牛未遑馳候左右廼荷雅念先施益見迂疎遲拙矣九頓申謝容虔請謁誨以爲指南不一

復王弘宇憲副

日者南中小警大司馬以士卒僇弱欲更募勇士門下以更募不若簡蒐第主者氣銳慮難奪而門下設

然請往竟以利害得之片言之間費省功倍此豈可
以倉卒辦也滇中之事請來教甚屬苦心自非懷隱
憂窺左足身親其民者孰肯以去就爭之今雖稍
爲戢羽後澤者方思借寇而晉秩之 命又隆西顧
陽春有脚自是隨車其如南人之失武侯何不肖曩
荷輔持勉乘艱大今世事愈多掣肘而年來未得釋
負未審同心何以策後南望衡湘曷勝企仰

與應天撫按議修程祠

奉啟三陽化新萬類緬惟道履亨嘉福社輯集蓋與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五

春日並麗矣不佞還瞻丰範末繇握聆教指而仁風
令會藉藉都會靡晨夕不心醉而神馳也茲有諸君
明道程先生道潛德表儀今古而上元簿領乃其
過化之地宦遊者今嗣宇類此不堪享祀議者竊
心惻焉不佞庸庸激衷誠不忍忍其詳已悉之緣簿
中矣台臺道重崇儒風欽高雅肅先哲爲儒宗指南
陪京爲治屬首地鼎新祠宇善傳維風諒名賢所樂
聞而不惜工費者敢以奉告伏望惠然多助共襄大
典憑楮不任懇禱

復丁禹門閩撫

福興漳泉之間環海如帶出沒通夷是其故習考之
往事或以通之而治或以禁之而亂治亂之幾似不
盡在禁否議以通其有無不至濫其出入嚴其限額
不得恣其往來約束自吾奸說不行庶幾夷夏久可
相安之道也台臺明足以窮海微威足以信蠻夷經
權操縱自足以服遠人而莫闕越于金甌之固不佞
何知敢借前箸緣承清問聊爾相商惟台照

與黃鍾梅大司馬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六

南都 國家根本淮海咽喉頻年以來大江南北歲
侵民徙所恃有 九廟英靈潛消默奪以幸一朝無
事自非有計桑土 養精克詰戎兵以壯神氣未易
以百年保也 廟堂之上類壽南顧簡重臣而推轂
之舉六師之命授之臺下蓋自 綸音載出先聲暨
訖而秦淮若澤而深金陵若崇而高固知胸中十萬
賢于折衝遠矣玉門得代幸卽移鉞建康勿以父老
避留遲白下三軍之覲伏惟星言曷勝雲佇

復王養初大京兆

年丈養重東山不久當出而維持世教且庭訓是篤
荀眉鄰樹萃于一門行將豹變鯤騰更可賀也若弟
備位白門時復執掌雖以通家之誼未獲申其綢繆
之私簡略罪狀萬無可解惟年丈以心原之

復吳文臺僉憲

老公祖真心實政于治郡已盡露其精華若得久而
化成龔黃不足多也蓄之彌厚究之彌深卽如屯田
治河爲古今不結之局年丈纒纒千言視之如列眉
運之如指掌不徒著以言說直欲表見躬行不徒委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責他人直欲任爲已事此誠真儒之作用而學問之
實際也敢不鼓掌以佐上議令翩翩鵬奮在卽懸
弧虛度深愧歲月乃辱注存尤荷用愛茅山有靈增
光金石肅此附復

復王紹濱侍御

江右政成騰播人口昨年封事持公論者無不爲門
下嘆息非不佞之阿私所好也垂白承歡蘭玉繞膝
歲收秫足以供客家賦帛足以禦冬人生自喻適志
何必排金曳紫門下之言其有以教吾矣不佞衰朽

捱貳冬官如蚤負山不知所措別論自是執法之過
然或不喜于小人而必見賞于君子或浮糴于一日
而終見睨于崇朝上行召公矣努力飡飯共濟時
艱是祝

復朱平涵宮諭

賤體向來不自珍攝深夏幾不自全病中得治民事
天莫如書一語玩味久之今且託翁丈福庇視事如
常矣所不敢忘者病中之微悟所不敢廢者病後之
隄防耳別札八里江云云往來船隻從此得避風險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此爲第一義且又可以恃防守而待抽驗則小人不
得要其急而多索錢可以壯城垣而禦暴客則商賈
亦且安其地而咸行落此大利益事仁人君子之所
鼓舞置力也遠韓江有聞之王太蒙丈必見義勇爲
不佞疎庸無所短長于世佩服台臺與人爲善至教
謹當留心計議如無惜費以寬河身無欲速以集河
事無題請以省議論更爲名言敢不拜受耶餘情
另布

復唐凝庵奉常

令孫試事必大得意繩其祖武德門慶事亦年誼之
光也弟碌碌半生知非之年又過其十默自循省柔
情情氣鋼我靈明非猛下一番克治之功將有無及
之悔故顏其亭曰改以志不忘且因之爲戒云耳聖
門善克已者莫如顏子顏子非無過者也不貳過者
也至于不貳而其改過也勿憚矣非特顏子爲然子
不云乎不善不能改夫不善非過也不善而不改則
過矣聖人自有聖人之改如日月薄蝕明亦不增明
亦不減湯之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皆改之義也不識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年丈以爲何如聞年丈杜門誦讀潛心孔顏道脉所
樂何事直尋求最上絕傳啟籥斬關呼醒長夜甚快
而求仁直入太和春生尤爲極微之論弟鑽故紙生
活尚不知安身立命處何能贊一辭復明門竊疑隨
事精察曾子之學也聞見文章子貢之學也至于顏
子則如愚而已莫助而已至于夫子則無知而已空
空而已然則孔顏之所不傳意者在斯乎弟年齒日
進學問日退所恃合志如翁丈時誘進而警覺之俾
不負能改之義

復張襟黃學憲

門下直諫高華人倫藻鑑昨在白門荷辱推置相與
維機而共操之藉以不溺寔徵天幸桂陽臨武之墟
陽城杜甫諸君子之遺風在焉以臺下令世之宗揖
讓千古三湘七澤之所混濊七十二峰之所融結固
皆羅列明公胸次間矣素望新猷彪炳中外必有承
擬之命從天而下者乎若不肖執掌無殊疇昔未審
知已何以加策南望伊藍曷罄懷想

復傅兄俞侍御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明德親民功無兩用鄙人簡點一生徒覺憤憤而今
乃得之門下門下學問淵源自難淺述第卽此樂取
虛懷軫念至計懇懇一心上可獻之 明廷下可洽
之蒼赤便已泰透無餘不肖嚮往之私不覺頂踵并
跂矣睽違之恨益增九迴唯門下不忘而終始賜益
幸甚

又

限田之事不肖深爲民計慮周念悉恨不獲與當事
者縷陳詳指以蘇此一方重困門下乃能俯恤未議

切軫民瘼大疏所陳挽 祖宗不易之規釋閭里無窮之苦而浙生靈聞之家誦戶祝舉手加額計達聖聰自有料理卽令寢格不行亦足爲 國家不刊之議不肖意謂此疏當鐫之留臺奏議中與王道長前疏并存庶他日愛國憂民之君子見之知所觸發也幸惟留意

復劉長史 諱師朱

金斗之政不特民間尸且祝之卽不佞譏察江干藉手大賢獲逭官誨而功高不賞反擢王官以去雖管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藩善地左史崇班以處榮深望重如足下則不佞輩與有責焉耳投檄歸田爲德于里治藥衛生此最大陰功默令天地生生之意足下蘭玉且將繞膝不必致疑于伯道也別論計典行及向年浮議盡息公道大明正思足下劍氣沉埋或至灰豪傑之氣倘可効力當有以及之

與羅柱石操院

不肖濫竽江防七年有餘多所罅漏厚微者得翁臺今日一紙風音枯焦濡以雨露而不肖藉是蓋其前

愆非第南都士民之幸實不肖之幸耳方愧無以解積愆而謬膺 新命不益增隕越之懼乎但抵舍後舊恙腸紅痰火一時併作爲此差役具疏專意 請休人生福量自是有限以弟不才卽今遂得安享休泉良云過分尚何求耶留都排門僱役之法伊始惟是翁臺囑付五城御史及兵馬各官加意奉行庶幾久而不變青浦兩冊又承謬許繫念綱常殊慰獎勵文武花冊如命抄錄奉上不贅

與謙所侄

于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四
吾侄拳拳以過勞爲囑老年能不在心因思昔日羅念菴先生養靜松原新廬約王龍谿先師共訂所學且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里人執冊布算交涉紛紜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先師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研二氏究百家意超然也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攝安靜念庵如此功修吾輩如何到得但自朝至暮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之心更何枯靜之足慮而又何慮其不靜也

復京山譚令 諱邦傑

是者遠近白門具識干霄之氣爲宜拾芥金馬而新
礪之發暫試割雞雲杜之有師保父母也當事者其
念湯沐舊邑特妙選高手乎 陵寢重地誠煩壁畫
然治絲者必得其緒則不勞御馬者必謹其勒則無
佚不知門下以爲何如衰庸迂拙且思丘園之責而
忽被推澤承乏冬曹不知何以爲善後之策所望知
已一佐其不逮而已賤造仰厯推測當簿書填委之
時不廢窮理盡性之學其加于人數等矣

復黃味玄州守

行情德公遺集卷之八

奎

來憤慨 朝爲輔而致恨于倭乃不聞一出此而以
僊園之產爲方物是借資也遇盤詰而露刃相向是
示強也此明非琉球之本情也琉球之擒縱歸倭則
國非異國矣尚何謂貢仍其貢乎琉球于吾舊雖屬
國而于倭新則外臣則倭琉之合豈待挑激而後深
也其倭之欲逞乎閩也閩人開之也其以貢爲名而
引倭奴窺伺于邊境也亦閩人導之也彼倭而髮者
非耶故來教以爲絕之便是也然絕之貴有以待之
若所云選將練兵造船製器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勝

帝心簡在卽一歲九遷要非分外之榮耳日者
旌抵白下竟以風利交臂而失不獲一叙契濶之情
南望劍津徒厯瞻仰乃荷遠注惠吾好音捧誦瑤章
感佩愈切若不肖時步其艱拮据萬狀台臺已能念
其心之苦而復許以爲勞之大其何敢當雅念也

復丁禹門閩撫

來教籌琉球一事可謂悉其情形而得萬全之策矣
蓋琉球之脩 貢職雖曰有年乃其被擄而歸歸而
稱貢似宜以不能自守爲罪而請討于 朝又宜以

行情德公遺集

卷之八

奎

來憤慨 朝爲輔而致恨于倭乃不聞一出此而以
僊園之產爲方物是借資也遇盤詰而露刃相向是
示強也此明非琉球之本情也琉球之擒縱歸倭則
國非異國矣尚何謂貢仍其貢乎琉球于吾舊雖屬
國而于倭新則外臣則倭琉之合豈待挑激而後深
也其倭之欲逞乎閩也閩人開之也其以貢爲名而
引倭奴窺伺于邊境也亦閩人導之也彼倭而髮者
非耶故來教以爲絕之便是也然絕之貴有以待之
若所云選將練兵造船製器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勝

天誠在吾矣乃若惑其殘破與之休息必待十年之後力能自樹方許款關則固無絕之名有絕之實矣倭奴不將服吾中國爲明見萬里之外哉可謂無遺策矣夷情叵測豈能逆料據來教所及以意計之當不能出此

又

漳泉之人出海每歲以春秋爲期父往則子來兄往則弟來雖屢遭風波之厄而終不以畏溺而止者固有所以令其昏屯薩摩州之求互市郭國安之寄家書亦皆閩人爲之借夷狄以張其焰耳顧吾備則彼固緩其來我弛則彼又虛其警若將幸其言之一中而以濫出陰成其互市者則海上之本情也若能選將練兵造船製器則常勝在吾而海船之出入可否惟命矣統惟台裁

與衛淇竹大司徒

不沐紫芝曠有年歲而浙中之尸祝及知己之感恩生等干老公祖未嘗一日忘非不敢忘至誠至愛著于中心不可忘也古人云好賢如緇衣是時鄭武伯

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以國朝元老天子妙簡筦鑰之司特借自夏卿之署足食足兵風濂必有可想見者矣弟碌碌無奇循資俸擢嘗懷福過災生之慮所賴同心同德如吾老公祖一指嚮方至不肖弟年衰多病情狀且無暇輒讀尊聽也恭候起居并勸台駕霖雨須及時暨天下耳弟承下風而日有企焉

復張誠字少司寇

台臺立朝名節滿府風猷海內無不聞而知之願接光儀而弟尤切則姜秣馬之想誠不自意聖天子念大僚缺乏簡擢六卿弟幸塵九列又得與翁同韓雖竊竊懷負乘之惧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請教也更便其受益也尤親某何以得此于臺下哉正擬通候共決行藏因代庖武棘未果忽辱翰札寵嘉且感且愧矣附役九頓

復劉用齋少司空

翁臺碩德雅望寰海具瞻製時秉鉞虎林弟幸辱照臨至今耿耿不知言工之事仰厯台衡數年于

茲四方以通地財以長民器以辨疲困以蘇翁臺造
不言之福而 聖明隆眷顧之恩固弟所舞忭頌禱
不能自已也弟待罪江干一無善狀兼之衰至且戀
丘樊誠不自意謬被 天恩受事衮衣之側才疎任
重方且飲水而仰止高山奉令承教可幸寡過候代
者至便趣舍中索裝北指但賤體羸癯舊有屬紅之
疾邇雖極其調攝常恐容邪易入元氣難周握手都
門尚未敢期也令兄翁丈忝在年末乃向來踪跡迂
疎曷勝罪歎乞 察問中一齒賤名以當通候遠煩翰

卷之八

記

使荒勒謝言伏惟崇炤

復董誼臺中丞

自真州飢領教益至今耿耿不能忘楚水吳山祇深
雲樹兼葭之想耳南鄂襟江帶湖內聯襄鄧外錯五
溪古澤國也翁臺新承 簡命開府舊疆此邦之人
習且安之莫不舉手加額 聖天子不憚遺豐芑重
地如此而翁臺或平生所籌咨而未得卽見諸施行
者砦然迎刃以解于吾身親見之豈不大愉快哉僕
齒近衰頹江干于役勉告成事俸貳冬官 聖主恩

深重矣所恃二三知己匡襄不逮免于罪戾知翁臺
必有以教之今茲未敢順風而請也

與房素中按院

往者雲箋下及附貢報言想塵記室矣台臺攬轡江
南肅清憲度民歌吏凜直是世道一新非徒僅了故
事茲且報政矣佇看弘勳偉烈豈有限量不肖才庸
年邁兼之多病纏綿向來叨任留都惟逐隊隨行苟
延歲月非曾效一勞成一事以答 聖主而澤生民
安得不爲知己羞也小走叩臺另啟申致鄙悃統祈

卷之八

鑒原

復北工部四司

聖明進賢如不得已不佞固陋寒劣濫預叨轉禮闈
命不佞駕誠如諸明公所言而將作之勞經營之
苦力役之困傳奉之多此在替力方剛者或可支不
佞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即諸公何以補救其不
逮乎賤體素癯兼之多病擬再疏乞休握手都門未
有期也先此陳謝

復孫鑑湖宮詹

中聚首荷台臺道義之愛華衮之褒銘感非可言
喻第不肖受事江干多歷年所皆賴在位諸賢左提
右挈免于官謫正思知足知止之義爲娛老計而廷
推忽及 聖眷又不敢虛然不肖捫心迴照實覺才
拙任大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耳進而就列易就而陳
力難不愧于耳目易不愧于屋漏難唐虞命官有讓
無任古人非好飾情爲悒損也事固有不易仔肩者
耳北首末期先此肅謝

復蔣瞻吧明府

青溪公遺集卷之八

三

遠承翰教兼辱 朋感戢之私有懷無已門下清才
絕學海內推轂不揣荷托樛木藉庇宏深今者以百
里觀厥成是絆良驥之足而未悉追風之能也第當
沙屬名賢舊區絃歌之化繼軌前修內臺虛左指日
埃矣若不佞者衰朽匪材濫竊留都多歷年所謬膺
新命益重循墻適欲解纓入桑梓猶未知能叨
賜予否惟門下教之

候趙新盤少司徒

老公祖薇省宣猷棠陰載道兩浙謳歌士庶蓋十五

一自至今赤子免懷不啻也而不佞爲守
復又首承覆露猶憶留京勲寺瑣屑不佞匪材承匪
歲月既久謬有典除翁臺名德元老實來蒞之廼曲
收替說俯賜采葑匡救彌縫俾無顛蹶感恩與知已
實均荷之既而京兆銀臺風猷愈茂旋登留計獄獄
主持一念節愛精心豐芑舊邦百世永賴乃翁臺薛
荔巖阿不佞牛馬塵土雲河迢遞蹤跡參辰中間問
卿長公之戚人事蹉跎性復懶拙雖邦國殄瘁之歎
實憫于衷而難繁重趺之懷未申于情石交謂何疎
節迺爾雖恃惠予知我而抱罪負歉擢數其奚堪焉
伏惟道履清和福祥駢集茲當 國家多事之日曳
履晨星翁臺耆德碩臣誼同休恤手扶日月匪直海
內同情恐花月東山未許久淹蒲駕也不佞迂拙衰
庸出亦無補于世惟冀釋負趨超里門實望翁臺專
精神強飲食爲 社稷生民自愛不佞卽不敢妄附
規隨其拭露元化終荷裁成縱跼伏遐陬猶之同堂
宇下也

復鄧衡州郡守

公允諱以誥

台臺學闕黃紀誼薄青冥厥歷多艱助伐殷懋真儒
實用自與未俗功名相霄壤蓋不佞嘗仰止而未望
後塵者也重惟令弟定宇年兄墳簞並起兩服雁行
遠養清風迥軼塵表直所謂國藉珪璋家承型範者
顧台臺金昆玉契猶得自相師友若河南二程共探
聖域獨 國家未竟細繹而歲在龍蛇可勝惋痛令
侄來得奉明教情言滿楮且以萬物一體與泰之九
二爲盟豈鄙薄之人所宜當此方今 國是紛拏耆
猷零替誠如台論顧綿力乏材徒深孺子之嘆而已
清江先生集 卷之八 三

迎陳蠡源操院

兩奉鼎誨情言娓娓翁臺雅志諄懷愈益深諒愈益
感服惟是 國事殷繁南中大老冠然特甚百城萬
姓咸賴翁臺莫維如練澄江拭簷熊軾震眸炯炯欲

穿非一日矣翁臺吉人天相新社方來幸藉 聖主
特簡之隆南國士民鼓舞歡迎之望願言夙駕惠此
江郊則豐芑 寢園且爲增重奚直不肖輩得所依
歸爲幸而已率附吏士敬代祇迓翹首上游想斗間
紫氣刻日燦映秣陵業負弩道周埃之憑楮神馳

迎羅柱石操院

奉迎官舍至恭承華翰盥手莊誦情誼藹然至云道
存和平簡淡之中心游富貴功名之外閒居幾廿載
頑懦振其清風出山十餘年筑獨歌其遺愛等語不

清江先生集

卷之八

三

肖惕然反已自視無有分毫而緬想台翁推許一念
真千秋知己之感已茲再遣官役恭迎且鄙人病苦
情狀又有不容不上陳者不肖四五年來無日不病
非腸紅即痰火病愈久身愈衰年愈衰病愈至幸而
不發則已發則遷延難療卽今吐痰作喘委頓床席
遂至飲食俱廢坐臥不安言語不能出聲擬據苦情
具 疏請告然念 皇上旣以操江之事託之台臺
而不肖又沐台臺素愛不先以情告之臺下而遽然
陳乞不幾于匆忙失序滋獲罪過耶爲此差役專控

伏乞垂念沉疴關於軀命惠然榮任早完交代之局
使久困病夫得挈妻孥生出白門則台臺終始道誼
骨肉某世啣結不朽矣

復耿克勵孝廉

跽想台範十有三年迺昨歲又以考滿北上失接瑤
函逾深悵快不肖中途及履任後再疏請告復蒙
慰留顧賤體衰憊不堪驅策不得已繼上三疏尤
恐候俞稽滯日惟杜門檢藥奈何龍谿王老師全
集中如天泉橋印正關易與義及諸講章關係學脈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五

者世丈諷釋必精乃猶下問區區一何謙光若此春
闈伊邇更望專意公車之業以掇大元敝門生張賓
王所選群言液及宙合大編附上展閱此君天下士
長安把臂疑義與析甚于學問有益兒輩荷緒念并
謝

與周海門太僕

敬啟龍谿先師天泉證道親受文成印可最稱入室
弟子不肖向因文成祠宇創建深感翁臺衛道之勤
特將所重刻龍谿文集板寘之祠內且欲懇求大篇

序文爲之冠但以翁臺時方里居未便陳請耳茲幸
瞻依不遠正不肖奉教之日是用齋沐具啟伏乞片
言揮灑庶令斯文九鼎增重蓋翁臺服膺文成而不
肖師事龍谿同源一脉當必無靳也臨楮可勝跼望

復陳葆初粵撫

臺下篤誼奉渠注存之使幾于絡繹矣客冬從真州
旅次率裁謝言嗣後鹿鹿塵鞅久負疎節伏喜親翁
誕膺寵命大用方新忝屬葭莩微庇非淺正擬申
候復拜隆儀手翰同于面命珍儀更益逾涯無已之
愛何以當之日者邊圉騷動南中非無事之國不佞
勉砥懃力以應征繕以杜隱憂詎能勝任而愉快乎
親翁壯猷素裕必有以辱教之矣

與官賜谷掌科

臺下直道昌言朝端倚重凡所建明靡不肅衣袂
嚴桑土卽內而百工外而九塞咸凜凜奉憲度而厲
折衝識者爭頌臺下有社稷功也頃讀大疏真爲
切中時宜即如大內之兵仗局歲久而圯生輩因
念敝衙門職專修庫乃督率諸曹郎亟議補葺屢月

于茲漸已就緒而火藥辛三等庫喫緊工程今亦幸而報完矣至兵器盛甲等項已經南臺省會佑合用工料錢糧一萬有奇在戶部與應天府例應分辦然皆該局僱工買料茲復會同南臺省查核倍用督催務期百廢具舉于以仰副盛心而生輩亦藉免于曠瘼也

復江陵張殿撰

憶昔白門聚首稍憫思念之情已而一別數年濶焉聞問雖遙望江漢紫氣鬱蔥而縮地無術終是夢想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爲勞也台教遠詒具悉邇來牢騷景況老師母及我儀制兄相繼游岱尤令人傷悼不已至于老師相業救時海內原自有公論今得文集傳布家誦戶讀更自心跡皦然卽微不佞弟誰不樂爲唱喁者當與楚石兄商之世丈以池上九苞歛輝一壑永言孝思如此又何憂昧谷之不暘耶令侄名家賢裔將來奮翼絲綸重光世美一望其毛采而知之以不佞世誼矧臨台命敢不仰敦風好弟愧冰署無能具多儀之享耳

與白完白憲副

故大中丞宋可翁無子以仲弟儵之子開春爲後乃中丞存日以序以賢親自選建者中丞薨于留臺開來奔喪戚易殊哀觀者咸說且幸宋公無子而有子也若倬係宋公季弟以序則不順而又武夫粗暴貪婪讒慝業得數百金猶不饜餮窮至于糾黨構訟揚言到京揭帖造謠陰阻宋公卹典必欲快其耽耽虎視之意奸不可長衆心同憤生輩與宋公有師生友朋之誼寧忍坐視不爲正告臺下平是用敢以書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三

聞乞臺下憫念宋公特恤其孤母令貪殘得以魚肉之震電馮怒扶弱抑強俾煢煢者獲安于宗祏卽不惟宋公夜臺啣結凡遠近疎戚無不頌臺下之義矣

與羅桂石操院

南京儀鳳門外龍江關地方原有斷腰河一帶載入江防考本河通江可以避險救人年久汙塞區區妄意開濬其土挑發兩岸而成大堤堤上生長蘆柴柳樹長盛衆議本河現今雖開經歲不爲疏濬淤泥易生正苦每歲疏濬錢糧無辦乃工部正郎徐君諱九

德者偶以丈量經臨斷腰河細訪民情謂斷腰河不可令其復淤兩所官堤非民間所得掌管隨令上元縣蔡縣丞率衆丈量官堤畝數照減稅糧其蘆柴樹木聽憑開河公用且朱蘭老署工部印謂此堤既長蘆柴又長樹木須操院衙門着令江防官掌管庶于疏濬有濟若又涉工部則徒取多事無益地方矣鄙人乃牌行應天江防官許欽其力任奉行蓋不肖先前開濬斷腰河上新河原與許江防同心共事者又朱蘭老與不肖面議斷腰河與上新河每年俱該疏濬若兩堤每歲蘆柴樹木銀當以十五分爲率斷腰河用十分上新河用五分不肖與許江防四十年冬行之已有成驗矣每歲估計柴價須該廳督令近堤殷實守法之居民其領銀疏濬則斷腰河差委龍江關驛丞龍江宣課司大使上新河差委西城副兵馬典牧所提領不必差擾居民皆區區親自囑付而江防官時時稽考有卷可查不至虛冒也但此事係不肖所經手今則仰仗翁臺故敢以始終顛末上請台覽伏惟加意先期查問江防官明白然後一一施行

地方事甚

復劉省吾總鎮

門下震世元功累葉望曾專制閭外奮刃而走風雷公侯干城孰能踰此聖朝捐軀思頗牧是以特眷元戎劍閣潼關倚爲保障此宇內所藉其鎮定之猷而不肖所仰其無前之績者也生平雖未識荆居常屈指海內英雄私念德輶得此程李庶幾邊塵得靜而海波不揚每深企仰乃辱華札遠頒下詢方略自揣愚陋何以仰裨祇感玄度之不遺也

丁清公遺集

卷之八

全

復孟魯難郡守

向與門下偕事南都得深契合丰標譽望迄今耿耿懷思門下湘澤英才明時重器自製錦吳中以迨借籌兵署理繁治劇具見一班茲者邀惠天中特異朱旂之選惟是煦和風而融化日大展褰帷露冕之猷渤海潁川何足多讓此固門下風擅之風裁而亦鄙衷所深鍾念者也不肖承乏工曹僅爾塞責華翰過褒何能堪此

復錢昭自郡守

門下雄才亮節雅抱宏施憶里中時晨夕周旋
勇于爲義及奉 命恤刑多所平反載在爰書愧
中者邁種厥德備極宏深茲喜分符畿輔彌著
凡自南來交口讚誦洋洋嘉譽入耳此足以明
之作用而窺全豹之一班矣保障功高三事九
列行有殊擢以慰中外之仰不佞備位陪京留
歲歲感陳懇 天聽愈高未知何所稅駕辱知
已注念切銘鑄北地風高惟珍重無斃

復梁壺雲太僕

當此遑烽未靖 廊廟需材正捷嚴滌藪之時
登台臺高卧之日耶憶長安獲聆玄緒開我蓬
心竊切想念天幸得令郎縉部君以超群逸步
日夕周旋良足愉快過辱注存益深感歉不佞
一點樸誠凡司屬相與無不道義砥礪願相于
成况令郎清勤英銳自是救時妙手尤所心折
者乎北望耿耿伏祈珍玉

復吳太華工部

赴滿入都荷門下不遺舊雅繼繼有加嗣後文
旆南來殊愧簡褻感佩 念繁紆而理函適至慰我

參色固當有日辱諭使乎兌運事遵命爲之照
管恐亦無所補益也

與陳少司徒

諱所學

老公祖重鍾江漢芬襲沅湘乃淵水之舟航
鼎羹之和味非佞也頃自石頭城下一接芝宇
已慰生平既而旬宣茂烈徧被維桑即不肖小
牘所奉台批言言正論公道自存貳歌且舞永
言無斃嗣後節鉞指晉班遐思邇近復恭聞 新
命庶幾良晤有期輒因迂校附翼將迎方幸時
事多艱雲霓之想首在台臺乃閱邸報見有大
疏請告而 溫旨眷簡愈隆及辱示報函固爾前
旌來旆此不惟下走失望亦當如蒼生何不肖
屢疏乞骸計旦夕且得請則留都根本重地尤
急爲台臺勸駕也

復魏廓園大行

不佞猥庸無似荷 過實遂令鄭璞同于周寶此
惠何可當也 雅尚流著兩都而日者藩封之役
一塵無

長得時而駕真世道之光詎止梓里之幸哉不佞棄
年病困屢請休致未蒙 聖允辰下又擬小疏陳懇
旦晚得遂首丘乃至願也精神期許不以形跡自外
左右惟門下心焰時賜誨言爲望

候朱養淳大宗伯

台臺德業尊隆中外倚毗文章學術蔚爲一代師宗
以至遇事擔當毅然爲世道主持爲朝家砥柱不茹
不吐毫無滯礙自非正大光明涵養充粹安能彷彿
萬古之真貌會稽 特簡以慰衆祈不肖朽拙茂聞

清江先生集卷之八

八

濫厠留京罪戾叢積台臺不以爲鄙而啓之翼之推
心相與加意褒崇微有拮据不憚提挈瀕行重辱寵
錫花牋錦字文彩陸離懸之艸堂以憑尸祝此情何
能已已別後舊恙痰火舉發藥累關心不獲馳一介
肅候台階益增病愧然瞻依之忱則時在五雲多處
鴻便申悃伏惟崇炤

與李翼軒太史

老公祖粹品古範如崑山玉璫不受埃壙又如龍門
之桐百尺無枝而育中琴瑟不肖自昔長安幸辱周

旋德音道誨雅附心盟嗣後台臺敷歷中外形影漸
疎而炳蔚奇符儼然在望乃不意承乏金陵更得從
鍾山淮水之間作龍津之聚也至若犬馬之齒辱名
公麟鳳之章不一而足直是夙世因緣什襲藏之欽
爲家寶矣昨走謝未晤又聞文旆即日返石城再圖
面罄未一

復周海門太僕

令郎世丈以積學擬巍科不肖忝在通家未遑奉賀
乃承華翰遠頒兼以名刻見示何垂念至此陽明夫

清江先生集卷之八

八

子晚年透悟微機龍谿老師每爲不肖指點覺有領
略奈何立志不專用工不密至今蹉跎曾未得手竟
成孤負即今幸遇台臺而承教誨昔人所謂目擊道
存受益非淺但咫尺滌陽未獲朝夕聚首台駕何日
過留都尚圖趨侍左右密密請正也草佈未悉

復李懋明按院

老公祖學本不欺猷實濟世業不佞承乏防江竊瞻
山斗之輝忻慕已久茲敝省借重法臨則又私自慶
幸龍門在望庶幾乎儀型之有自也正擬肅候起居

忽承昂翰先辱具仍爲地方垂注盛念大抵天下事
豈皆有利而無害要在權其重輕而郡邑有司因循
坐視莫肯擔荷者亦有其故夫人情口舌自苦難調
如一事也方議行于此輒阻撓于彼往往巧陳其所
害而陰壞其所利卽上有善政下有苦情率皆中格
所繇來矣郡邑有司果實從地方起念首須有定見
次須有定力必無爲奸頑之徒雌黃之口所撓奪而
後能造福小民而后能仰承上官德意然言之難行
之正不易也以老公祖高品勁節照臨在上或亦有

丁清江公遺集

卷之八

金

聞風而奮起者乎風情知己且舍親魏卿雲文屢傳
盛意先此復謝容圖端請訓辭不一

與包大瀛江撫

台臺鍾金馬碧雞之靈著直言敢諫之節品望聿隆
儼臨峻座不肖私心向往已殷殷久積矣茲敝部
匠班銀兩隸江西行省者聞渠各鄉里之完納不待
官府催徵而在縣在府者總候藩司類解向以山川
修阻有失差人催取而該省藩司亦遂視爲尋常卽
今敢求台命下司令其一一如數以解蓋此項銀兩

原爲解京等用况近日奉 旨取遼餉至三十五萬
兩苦借修船銀那解目今急造運船而庫藏一空前
借作何填補勢如燃眉萬難再緩以是不惜夫馬盤
費差官遠叩臺端伏乞垂憫苦情務使累年盡數發
解以佐敝部眼前急用則感激不啻身承之也

與句容施令

三茅山係句容所管乃茅君三弟兄修行成道之處
殿宇儼然每當春初四外人民各發誠心前來禮拜
相沿已久在所不禁獨附近之家婦女容有乘便登

丁清江公遺集

卷之八

金

山者四外乘風亦有婦女遠來者未免混雜其中亦
曾嚴行禁止且于上下宮道路之中地名中館者鄙
人于此築大牆于道路之北牆上鐫刻婦女不許上
山六字又于道路之南對牆起一無樑亭將 大明
律內褻瀆神明一款鐫刻大石碑上豎立亭內其亭
之東起造道房一所着令上官靈官揀選好道士居
住其內又亭之西起造道房一所着令下官靈官揀
選好道士居住其內又買田地若干畝與道士種穀
糴米又亭之東有本山道上山園一所先年契賣溧

陽史家史錦衣爲不肖創業行禁惠然以山園文契
送還不肖隨令兩道士掌管此園其園內細柴每歲
許道士取用大樹不許輕動業已成爲茂林近聞兩
道士俱被光棍糾合賄錢不守本分遂至費田費地
并費山園大樹茂林爲之一空而道士方且遯去卽
今婦女上山不上山鄙人俱不暇計所惜大牆碑亭
當其起造之時區區費盡神思且又朝廷正理正
法一旦毀壞無人管理不覺傷心爲此敢求足下拘
喚上下宮現任靈官進縣覲面分付着渠同心協力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全

卽日到于牆亭處所細細查勘或無標亭有滲漏處
或大牆有坍毀處隨即修補免使日後至于大壞其
兩道房亦宜修葺另選道士居住田地查係賣與何
人山園照舊蓄養樹木以完固一方之風氣切念此
舉不會有害于靈官其諸山道士絕無分毫驚擾未
審足下肯俯從鄙願急爲料理否願望願望

與方中涵閣下

不肖荷台臺特達之契感出意外因揣生平夙夜匪
懈以辭 駭未知遇濫厠留都甘有餘載雖無實德

及民而區區一念無刻不在閭閻冀上以培國家
元氣中以砥世道狂瀾下以畢生平志嚮誠不自量
度而耿耿此衷則已誓之屋漏矣奈衰邁崦嵫不堪
鞭策屢疏求退而屢辱聖主眷留撫躬自顧但有
一分精力竭却一分忘軀盡瘁死而後已耳寧復瑣
瑣以求去爲逸哉乃今精枯力憊新疴陡發逼及咽
喉湯藥莫進入冬以來諸曹印務已區置有屬僮僕
妻子俱遣先歸孤身席藁病執日危奄奄自惟報主
之心殫竭已盡而醇知之志隕涕難言但乞一具白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全

骨得向首丘而老臣之願畢矣伏惟翁臺終始噢咻
曲完殘喘俾區區苦情得達聖聽旦夕邀賜允放
不至填委于道路則結草之恩已負往日而湛軀之
報尚異他生端此再疏上懇并瀝血忱扶病控役曷
勝激切

復黃鍾梅大司馬

翁臺德望并隆才猷兼著爲天子倚毗干城折衝
樽俎旋及受事而虜氛頓息麟閣奇勳豈異人任不
肖朽鈍無能向托鞭撻之餘深荷覆庇推心置腹用

相獎飾豚犬歷事仗下又荷垂青使知所向倘一日未填溝壑其敢忘此高厚哉台駕北指復以留都兵務見委何期重負數時而舊病陡發迄今七疏求還未蒙 俞允台臺其何以賜之生全俾旦暮得完喘息以及首丘則生死肉骨之恩又所望于空虛之外矣病中伏接理翰誨諭慙慙有踰而教強凭牀簣肅勒謝悰伏祈崇鑒

與姚羅浮納言

從重陽奉祖台旌越數日而舊病陡發朝難保暮因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允

亟价叩 聞懇求釋位以向首丘乃于牀簣間謹勒數行冒免台聽諒辱鴻愛必不置之度外矣第自价行後已遺賤眷先歸孤身待 命病勢轉增湯藥莫進而 天聽難期奄奄氣息恐無復生還之望計惟翁丈情同骨肉誼關休戚而德尊望重咳唾生成伏乞于政府諸公前曲賜緩頰庶言由桑梓乃知殘喘瀕危實在呼吸非引例求還者比自足以動當道之信而藉庇回 天旦夕得生入粉榆翁丈之明德將世世啣結未足以酬此高深也倘過承優愛未能遽

捨使遲回造次或先大馬溘露于翁丈之弘慈能超然乎端此再疏上懇并瀝血誠重于翁丈伏枕匪恭萬祈鑒亮

與劉再龍廉憲

知己睽隔五易星霜老公祖高標介質宇內推崇節鉞所臨士民仰戴生自南中已爲粉榆稱慶適以抱病歸來藉納幘幘獲延殘喘乃信惠風之孚被益深也懸車之後過辱瓊瑤卽當趨走台階一伸謝詞而疾痺不仁竟阻所願瞻企之懷惟覺惘惘尚冀竭蹶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允

有日耳謹先專价祗候少抒下悃伏祈崇炤無任神馳

與林狷庵父母

前鄙人將存厥典徵銀不比經催而比欠戶兩欸奉告俱蒙老父母過于相信着實舉行萬民稱快其存厥一節自有舊規不必多喋若比較銀兩與現年糧長無干應該饒比而竟責成于經催且各區還有倉甲所謂倉甲者素與里通相熟倉甲下鄉比民壯快手不同蓋民壯快手下鄉未免騷擾倉甲到于各里

長之家如同一家不至擾民且錢糧分數倉甲一去
欠戶聽信樂從卽今上懇老父母將各區倉甲姓名
附于各經催名下其下鄉催銀經催倉甲一同下鄉
臨比之日經催倉甲一同到縣如有不到欠戶還須
責備倉甲而經催自是脫不得干紀至于糧長斷然
不必叫起則糧長相安而每限應納糧長又無推委
伏惟慨賜施行庶幾不孤鄙人相懇之初意耳斗膽
上瀆緒容面請

又

下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七

僕又聞老父母所將比限之銀俱于臨比之日一齊
交納無非革弊除奸之意但恐通縣納戶半日之間
共相挨擠納銀而銀又不得全完難于開比伏願少
與通融比較之前幾日俱許納銀庶于事體停妥肝
膈之言不覺吐露鑒之亮之

與丹陽丹徒句容上元四邑令

鄙人自分衰年一切世味絕無沾染晨夕間惟是懺
悔前非期于必改保恤遺體意圖苟延至于方便人
間事偶或隨緣起念昔任留都曾以丹陽起早至南

京一路聞之于丹陽丹徒句容上元四位縣尊而又
自差官役捐捨財物置買磚石僱募人工修理路道
兩旁種樹經今十五餘年近日有從南都起旱在顧
不肖者謂此路儘好但騾馬走動頻煩磚石不無踏
動略加整頓庶幾不致大壞區區事權既不在手敢
求足下差委眞實不欺員役前到貴治所管路道眼
同路旁居民細細查勘令其略加整頓兩旁增添樹
木永久方便往來之人即足下之大陰德也官路之
外絕不驚動似于政體原不相碍爲此竭誠請教不
下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七

與張華東撫院

糧儲道近有條議中間除奸革弊所當褒獎惟贈耗
一節意欲脫去清規輕于增減此公之意大率謂米
不好者當于漕規外加增且屢指各州縣加增加增
之說雖未必有意縱軍而軍心從此益橫每每多增
議論互相爭訐以致稽遲交兌愚意悉遵清規嚴禁

低米則軍民兩服萬口稱平允期不誤矣且浙江通
省清規奉有 明旨刊刻板榜于水兌牆門豈有不
行遵奉之理至于征納好米責在縣令此外一切通
融之事恐非吾輩所當與聞也惟老公祖留神裁察
與晏玄洲明府

鄙人初任句容即以 聖祖欽定鄉約條規及陽明
先生所立保甲之法著實奉行其後叨冒留都仍復
遵守不敢懈怠天啟元年請告還鄉猶以一鄉休戚
爲已任鄉約保甲在在留心近有白蓮邪教愚民易

三清真公遺集

卷之八

七

惑兼之大水驟發人情惶惶吳江嘉善俱係水鄉其
泗洲寺地方乃兩縣交界所在盜賊出沒其中罪犯
互相躲避法更難行鄉約最爲緊要寒舍世居在鄉
去泗洲寺不几里而遙此乃舊講鄉約之地即區區
往時亦嘗與杜君靜臺在茲講學論道爲今日計得
兩邑父母官長會同經臨本寺將 聖諭孝順父母
六款高聲講解俾遠近聽聞不覺感發良心去邪歸
正且又申明保甲之法使兩邑窮民有所警惕不敢
縱意爲非此古人防微杜漸救災恤民之要務也生

識見淺薄不能摩仿一二風恃雅誼目擊時艱漫書
請正伏惟財奪

與陸鳳臺撫院

老公祖道宗姚妣業紹伊周東南半壁崑荷擎天豈
僅兩浙士民惠徼越蔭已哉不肖跼伏林丘仰仗萬
間厦庇得以却掃優游更切二天之戴頃者敝邑生
員里老敦崇厚道欲各捐貲爲不肖建坊具呈臺下
不肖其何以堪重蒙賜准行縣莊誦華袞批詞倍增
逾涯之愧卽欲匍匐叩謝會疾病偶發特遣小价抱
丁青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呈陳悃伏乞俯鑒愚忱卽免所請使鄙人不致貽累
鄉邦是台臺之大有造于不肖也倘荷謬愛不蒙准
呈不肖當力疾奉謁以伸下情老公祖寧不憐憫之
乎敬布腹心統希慈炤

復錢御冷宮詹

孔門關係列聖相傳道統乃者 朝廷建立學宮日
就頽落吾黨若不關心何以自安翁臺翰論詳悉起
我良多幸幸承發傳啟謹珍領容月內躬叩臺端隨
卽行事斷不敢悞也謹按先此附謝不盡

與唐遜齋巡道

當世所稱躬行卓立君子莫過臺下不佞菲劣本欲就正有道况承華翰念及十八年前相與舊情乎道義相砥職業相礪言念及此倍增感慨數日前泛舟苕溪而尋駕又偶往省殊爲悵快爰念不佞叨任防江幸有名賢左提右挈老公祖旌臨敝地精詳敏迅縉毫不得躲閃竊爲維桑加額又何庸老人饒舌爲耶生惟仰對神明晨夕懺悔以逸餘年獲台庇多矣

復馮少墟中丞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天相君子 帝簡名臣聞報以來士林歡動所謂君子待之以無恐小人因之而革面蓋忠信積久而孚故丰采不嚴而肅自古聖賢學術明體適用凡用之稍有偏窒必其本體先自障蔽如影隨形長短無間吾翁學問品格超然昭曠之原而動靜張弛咸合天則真當世之醇儒也道範忠模徒懷瞻企乃從舍親顧海老處忽拜瑤札謬許同心至以先哲名流借院下俚不佞稚魯其何以堪茲竊尊太公行履直是躬行君子故獨採躬行二字爲一生大段而三代心傳

潛心體道豈非先後精神相感召者乎陽明先師出致良知三字爲學問頭腦直從萬死一生中苦心得悟後人略有所見便認以爲實際未免失其宗旨翁臺以躬行立教明體適用俾先師之學益覺光大是不肖一生大愉快事也敢附拙作請政伏惟斧裁

與李旭山總憲

奉睽道範九易星霜瞻跂之私時勤夢寐緬惟翁臺五朝元老一代宗臣近者望重東山壽攀南極 聖天子詢茲黃髮特遣官存問奇榮異數海內靡不拭目傾心維不肖鹿鹿凡材曾無能步武長者後塵乃亦得步武沾 恩此皆台臺九里之潤也憶昔惠徼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榆社蒙台臺牧之蘭譜獲稱莫逆之交道義綢繆奉爲模楷歲丁巳不肖以考滿入都荷翁握手歡若生平不第錫款情殷凡箴規而藥石者儼乎師友之誨而藹然骨肉之誼也中心藏之何日能忘茲不肖亦叨存問之列具疏謝 思想當附翁臺之後幸以疏稿寄示用爲指南肅此稟懇請統希台亮潯暑并望道自珍以膺 聖明休養臨楮可勝翹溯

與閣下

敬啟寒舍賑飢一節不肖爲令時曾有夢兆其夢中景象分明以捐賑之事投意鄙人鄙人時常記念故自萬曆戊子以至去歲每遇飢荒輒敢量力救濟求以少答神明他無所爲也往歲敝省撫臺高曾將不肖行賑事題請荷葉臺翁俯亮鄙衷獲蒙先帝准辭去冬敝省撫按兩臺又以不肖賑飢事具疏表揚恭承皇上加銜太保自行建坊不肖隨以疏辭乃未蒙俯允復賜褒嘉竊念皇上優禮臣下故初辭下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未准但區區一點真心惟恐捐施受賞神明見罪故今再上辭疏鄙人衰年多病又以辭疏未准晨夕恐懼憂思疾病加增伏望老先生曲體垂憐將太保建坊兩恩盡數准辭使鄙心少得自安苟延殘喘古云成吾之恩與生我者並子孫世世啣戴不忘矣若又不蒙許允生當再上小疏控辭寧以煩瀆得罪所不能顧竊意台臺決在所不忍也鄙人身在艸萊心如面見拱候北來消息時刻懸懸仰仗台臺鼎力挽回造化得遂下私至懇至懇

與黃履素掌科

家居每讀大疏明切簡易透徹事情鑒鑒可見之施行絕無空言泛語足覩經世大學問無任敬仰茲啟僕爲令時曾有夢兆其夢中景象分明以賑飢之事授意不肖不肖時常記念故自萬曆戊子以至去歲每遇飢貧隨緣賑濟然亦不過了此心願聊以仰答神明實無所爲先年浙撫高公曾以不肖賑飢事具奏表揚僕叨任操院早得聞報隨即具疏蒙先帝准辭去歲吾浙撫按兩臺又以不肖賑飢事題請下清惠公遺集卷之八
戶部具覆蒙聖旨加銜太保自行建坊不肖隨具辭疏未蒙俯允切念皇上優禮臣下以故初辭未准乃區區心切不安目今再上辭疏仰恃臺下數十年世講道義之愛肅啟上懇萬望不吝移玉于政府諸老前代申鄙悃不肖衰年多病又以辭恩未遂叨冒逾涯晨夕恐懼憂思疾病加增必將加銜建坊兩恩盡數准辭其政府諸老處鄙人另行具東苦口哀求復藉鼎言力勸必得慨然相信而初心始遂矣鄙人身在艸萊心如對面拱候北來消息時刻懸懸

萬惟俯賜幹旋至望

與詹神南糧道

敝縣窮鄉下邑承老公祖台駕臨倉衆糧長爭先輸納鄙人因得躬親道範備領教言更爲非常之遇也尊駕繇敝府巡歷至湖州想已竣事得無過于賢勞否專啟奉候外漕糧遼糧摠派併兌一節糧船早開民財頓省真爲良法美意嘉秀兩縣去歲楊推府署印申請遂蒙許允嘉秀兩縣已經摠派併兌謳歌載道茲嘉善正官蔡敢比嘉秀事例肅具批文投遞其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與蔡雲怡巡道

老公祖神營環海慮徹苞桑以胸蟠無數甲兵猶爲決勝樽俎之計不肖伏在編氓不勝保障地方之感

茲啟敝邑稍東地名滌闕向無一兵捍禦海寇可以竟抵城下其形勢較海鹽平湖爲更險蓋噉乍兩浦猶近腹而滌闕獨當其邊境隣于松而地界于浙金山噉乍互當觀望之間兼以內寇久橫郊原此時不無窺伺狂逞固圉之備頃刻不可稍緩者也敢恃密問之及謬陳以備採擇少裨高深之涓滴爾伏惟台

昭

與林捐庵父母

追惟老父母臨蒞敝縣秉心仁厚持已精嚴催徵緩急得宜聽訟原被驗服恤困窮抑豪橫四境之內清平無事至于今台旌離任愈久斯民感德愈深三代直道而行依然存也承謫理學淵源摠不出一念之微此一念乃從生帶來之物靈寂虛明純粹至善學者果能晨夕操持拿得把柄在手卽所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問只在一念一刻間一齊了手觸處逢源泛應曲當乃至易至簡直捷工夫鄙人自幼得遇明師隨衆聽講胸中略有所見却是虛見未曾做得實地工夫其後奔走四方終日在事爲上盤旋此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七

心愈加放散請告回籍以來閉關靜攝想着從前作
用不勝慚愧思欲整頓舊學圖覓新功竊恐衰老殘
軀不能努力精進終負相知耳老父母來歲何日北
上滿懷經濟到處陽生將來主持國是不建名世助
猷何可量耶鄙人不勝顙望

復蔡培自父母

老父母慈祥育物平易近民謂大造一事爲一邑十
年利病所關悉心諮訪必得萬全可久之道此一念
真民之父母也竊聞議者俱首重均役此固同然之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五

情必至之勢蓋均甲不均役則均甲反爲弊政未均
甲以前邑中多富戶而小民亦不見甚困既均甲以
後小民不見受福而富戶俱至蕩然此其明徵也然
聞議均役者大都以田之多寡定役之重輕遂欲于
一年之內預定十年之役此其法雖似簡便終欠圓
活恐後不能不滋紛擾據愚見不若議貼役一款爲
差妥細核一邑現在役色誰最重誰最輕誰次重誰
次輕以諸輕者貼諸重者如北白爲最苦運量貼銀
若干其次如某運某運貼若干總之以重之差等爲

貼之差等如南糙爲最美運量出貼銀若干其次如
某運某運出貼若干總之以輕之差等爲出貼之差
等其銀會計應貼之數爲出貼之數某人名下貼銀
派某人名下支取官給一票令各自對支其有恃頑
拖欠及將低銀貨物據塞者以官法治之至如中等
運頭暨空役不給貼亦不出貼如是則重運輕運中
運際歸于平等卽令上戶偶僉輕運不爲漏網下戶
偶僉重運不至踴寬盈虛得劑趨避兩絕花分詭計
等弊不禁而自止矣或者曰役之重輕原視戶之貧
富今輕重既歸于平則貧富亦可不論今後無煩官
府審役直可掣籤而定矣有是事乎曰是不然夫役
准貧富爲重輕者法之必然也以輕貼重所以濟其
不及也如應貼者有十分之賠累計不過貼于五分
而止耳應出貼者有十分之便宜計亦不過令出貼
五分而止耳是均齊之中原不失差等之數也且使
是法行則十年以內家有消長不齊不至膠于一定
卽役之利害有變亦可時爲融通是活法而非死着
也愚見如此要是平常淺近之說伏惟採擇

一清惠公遺集

卷之八

五

與馬駿如父母

老父母以天挺高才舉旗執苑萬里雲霄方茲試朝
而何意彈丸敝邑獲借星台遂使汪汪河潤之澤于
今日爲首被焉頃聞尊駕日日臨舍躬行催督米旣
盈庾又復淨好從此兌期可無稽滯而漕規亦藉以
振肅矣鄙人足疾未痊未克躬叩左右端此敷悃餘
情另布

田亭草二十卷

〔明〕黃鳳翔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甘雨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田亭草序

自國家以著作大權歸史局而

之雋遂各發靈宣閱憲古會真以擅名

千秋如宋景濂之溫醇高季迪之夷曠

解大紳之軒豁丘仲深之沉實楊用修

之博雅總總林林未皇更僕迨北地起

務作壯語力攻前嘉而後來之摹影傳

聲如七子輩通以桓文相雄長祇史局

諸賢不啻駢枝吁亦可异矣它未暇論

即如瑯琊歷下新都非彼濩中最稱錚

錚者哉然歷下龍驤而舌則缺新都彪

炳而質則羊瑯琊浩漸稍具大觀槩之

理虧縣解識遜卓越則亦僅僅於咸陽

東西京間作椎埋已耳求自匠意逼真

古初則余未之前睹也使與景濂諸君

子並驅中原度不敢逆顏行况欲以閭

位而效正宗大言欺人其誰許之乎余

小子蓋嘗搯擊而歎竊惟文章代變猶

江河前代逞矣帝自爲統人自爲師即

居吾世而特稱鼻祖亦奚不可柰何必

字纂句摹舉咸陽東西京人之殘唾以

相辱且善法咸陽東西京者惟是血脉

流貫政不必字句之肖與不也譬諸五

父之衢百族之子粹而遇焉縱有若優

孟之於叔敖越石之於宣武冠裳似矣

形迹倫矣而以稱於真血脉則不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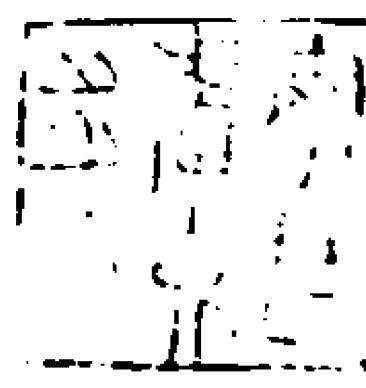
或一姓通傳來仍通降即鵠白鳥黔鬚

眉迥別鶴長鳬短體受各殊然其血脉

固相屬也是故真者不必似似者不必
真毫釐千里惟有識者能晰之吾師宗
伯儀庭黃先生少以明經取上第歷詞
垣其辨古法真似不爽錙銖故時攄腹
笥伸紙濡毫上之制詞中之紀述下之
應酬隨意敷言隨物肖象如郢鼎犧尊
之蒼蒼其色也如山龍華袞之斌斌其
文也如和鸞大輅之雍雍其調也其於
咸陽東西京不事剽剽而丰神機軸默
相聯貫殆庶幾大而化化而忘矣彼七
子之字纂句摹不辟易泉一吟百反走
也與哉雖然不朽有一太上之惠當在
宋時歐陽永叔勿孤奉母鄭畫荻之教
孝事最謹龍岡一表至今爲烈比其

朝急國本則數請建儲知貢舉則力堅
文標衛忠良則亟斥朋黨晚而屏居自
稱六一居士而尤好獎拔後進孳孳吐
握之遺至今想見其人雖爲之執鞭所
忻慕者先生夙失怙日御板輿修髓旨
以奉太夫人遺榮養志至老不衰其孝
敬同妻典文衡司辟雍篤意蒐獵惟於
小子混珠它皆知名士其賞鑒同晉貳
秩宗疏請
蚤建元良出閭講學其忠懇同枚卜
命下舉朝士紳引爲前茅而齟齬時好
拂衣徑歸其姦修同蒲輪數召堅卧不
起第時時與賢大夫士談道講業而嘉
意後學郵篤摯其風勁節又同夫永

叔以彼其才澤於道德故能振五季之
衰而樹慶曆之赤幟先生尚友永叔千
載同符故亦能洗七子之陋而稱隆萬
之白眉文章道德華實相須有由然矣
余小子固陋寧敢輒阿所好第令具隻
眼者按籍而索之當知余言不誕也
萬曆辛亥莫春門人吉州甘雨譔



田亭集叙

國家詞垣之臣以文章爲職業當其史
局編摩鑾坡視草之時濡毫染翰爲文
而已一旦而履端揆參密勿則鄉之給
筆札

上前咨討典章證羣今故者政啓沃主
心潤飾皇猷之所從出勲業爛然以爲
田亭集叙

乙

華冬乙酉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廼其所爲文不揣
耑摹古太半祖宋人之遺期於明易爾
雅藻潤雍容相傳爲館閣體頃歲持論
者欲別操其柄以奪之而駕其上顧竟
無以奪也吾邑自遵巖王先生以文名
馳海內與毘陵唐太史齊稱猶以不獲
官詞垣爲憾逮于今而黃宗伯先生始

由茲途奮云先生官史官遷坊局領南
北雍貳春省以至起大宗伯位不爲不
尊歟歷不爲不久廼先生居官在事重
十三年它非其請給里居之暇則其辭
辟不赴巖居川觀之日故先生之勲業
不可概見而時時見之於文章其大者
如請建元良論時政乞休辭用諸疏體

正長子金

二

國識時之真衷與夫出處進退之大義
炳炳朗朗揭如日月而其次者以暇日
餘晷旁及于經史之折衷道德之渺論
鑿鑿乎皆不刊之見有用之言也蓋先
生自繫籍後毅然以天下士自任而盱
衡當世之士無如金馬玉堂之上曾希
有遜席者而尤不屑爲雕蟲繡悅之文

故博而求之載籍浩瀚之間以尚友乎
千古抽金匱石室之藏窮二酉五車之
蘊博聞強識緒閱不休逮及里居謝絕
世好門可張羅或匡坐一室或湛思竟
日造詣益深採撫日富心所謂是雖前
人已駁之論力主之而不以爲偏心所
謂非雖古人相沿之書力排之而不以

田書集

三

卷三

爲檀其於歷代信史字標而事核之
非進退不謬聖人時勒爲成言以俟知
者其窮矻之勞有經生所不能堪而其
總攬之富廼宿儒所不能殫故發之於
文章渾厚博大亦窮工極變模物肖形
揮洒縱橫盡若是此先生垂世大業於
經世之勲名又奚羨也大氏先生之居

官。爲文而其爲文也亦如其居官先生居官直行已道進無炙轂退無終南相自徐文貞公而下秉權當軸寧無知先生者而先生循資望自如未嘗一凌躐而借寵於冰山之門也故先生爲文亦直據已志古無勾棘今無卑趣書自鄒魯六籍而外諸子百氏寧無當先生專嗜者而先生建旗鼓自如未嘗一餽飭而乞靈於捧心之里也夫文章家之相齟齬也如敵國然禘漢則祧宋禰宋則逐漢匪但格有所偏抑亦材有所限先生苞而孕之具體而化之按法則靡有不合欲揭而名之不可得矣故先生之文何嘗無館閣體亦何嘗專擬宋

田亭集叙

四

冬三百十字

人出入歐蘓而拔歐蘓之幟步咸陽西京間則無意求合而若逼真肖之也先生嘗自言尚友千古則有餘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光緒小子淺鮮誠不知先生於古人書所知世而論者當醉心於何代何氏而竊觀其意若不欲於今人中求之也光緒亦何敢以今人求先生要知先生文其不爲遷固者廼其爲遷固者乎矧先生有名山之藏嘉靖大政編在載明聖盛德述功臣賢大夫業不廢不滅功莫偉焉參是不朽矣讀先生書者其亦可以觀先生陶古鑄今之學而無失述往思來之意哉

萬曆辛亥季夏儒林間人晚學李光縉

頓首拜譔



田亭草自叙

郡城東郭外有田亭山即余所營塚地也山之陽構斗室焉每風日清和庭除暇豫輒約親朋命巾車以往客去則蕭然塊處案頭置南華經一部而已今茲拙集非山中所著也直謂生平耳目心思于茲焉寄當與鼠肝蟲臂並藏不令旁觀誚笑者指為覆瓿之資故目之曰田亭草云憶曩少年感氣時竊不自揆量謬意用世願釋褐得宰邑佐郡或備員部署庶幾効鉛刀一割駕馬十駕之力以圖報稱於

聖明不自意叨官詞垣職典司筆札非其任且非其

好也是歲屬有吉士之選議者謂上第三詞臣當令

乙

偕同年諸士肄業于瀛洲館中俾磨礪淬勵用課厥成而華亭徐相公以非近例已之余朝罷退食第健戶讀書已耳自惟孤陋寡聞乏師資之益然從容澹泳不束課程於依仁游藝之旨頗覺會心未幾而憂病相仍先後跼伏田間者凡六七載問醫裹事之暇時而閉目匡坐時而繙閱載籍以尚友古人則有餘以友天下士則不足又性素樸訥即進而抽金匱石室之藏執編摩校讐之役日與英賢共事曾不能款布腹心仰干提誨以故其孤陋彌甚逮乎領國雍

春省退棲岩壑或嬰心職守或結侶登臨駒隙馳而
崦嵫逼古人以暮年好學譬諸燭火之光而矧余之
不能好也夫不溉其根而埃其實不濬其源而決其
流難以真矣顧又不自揆量間有所著述論纂謬欲
以網羅今昔抒一得之愚而膚見管窺且用貽嘲賢
哲即贈送酬應諸作又靡能振拔時格力湧繁詞愚
心誠厭鄙之乃役余言者不勝對非管蒯之私業已
登諸卷軸勒諸貞砥余不得自匿其醜而篋中殘草
亦寢寢屬廢於蠹魚今犬馬齒逾耄而上矣吉州甘
義麓使君入溫陵左顧衡門請爲梓拙集中相知夙
念余再三遜謝不獲因手自刪竄命兄曹攸錄之以
備剞劂每觸目未嘗不汗顏也蓋昔蘇子瞻氏雄文
冠代所覃思滿志者獨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念欲
留播人間託名公以傳而恨其爲之無力顧二書竟
不甚重於世今所傳誦惟制策論議諸篇耳立言之
難於不朽也如是余何人斯乃獲借菑木以代其朽
而就正有道即評駁之後無追更定猶斤斤望焉而
豈妄以是爲可傳也田亭山靈且掃窟穴待之聊書
此以志余愧

萬曆庚戌臘月望日田亭山人黃鳳翔書

殿試策

策問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脩備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於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藉田諭

虞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興民生之不易

及觀

稽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日兢兢焉茲躬率臣民耕藉於南郊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虜長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戎以觀揚我

二糧之光烈顧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心武備猶弛四方浮情者衆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歟自屯墾之法壞而商農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歟醜匪茹警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歟議者或言宜戰或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

決歟朕日夜圖慮安攘之策莫急於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歟抑其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歟爾諸士習於當世之務久矣其仰

繹我

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以告朕將採而行之焉

隆慶二年三月十五日

臣對臣聞帝王之馭天下有治法之立焉興化之大務也有治人之用焉運化之大機也夫天下之政莫大乎兵農農以力本而斯民有所取給則國家之元氣賴之以益培兵以奮武而斯民有所防衛則國家之神氣賴之以益張此其所係固甚大也然法之立則紀綱廢弛求治雖切而無以享其成功用匪其人則舉動乖方置法雖煩而無以收其實效帝王有見於此故稽古之制酌今之宜而張弛維時師其意不泥其迹焉天下之治法立矣稽之於衆斷之於獨

而簡覈惟當委之任以責其成焉天下之治人得矣治法治人合二者以相濟則由是而足食可以成內脩之績由是而足兵可以弘外攘之烈尚何化理之不可與哉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自 御極以來下優恤之 詔恩同雨露矣錄敢言之臣 量同覆載矣慮臣工之不職而振剔之法申重於銓曹 明並日月矣懲醜之不恭而武備之防嚴督於將帥 威如雷霆矣 日視外朝未央之懿範也 躬耕藉田康功之遺意也治法治人一時蕪振海隅蒼生引領翹望思見德化

之成久矣茲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垂之 清

問憐憫然興化致理是圖謂非望道未見之誠居安思危之慮乎臣幸際 明時敢不據一得之愚以對竊惟帝王位天地之中承君師之統握民物之紀係華夷之望所以運量於九重而宰制乎六合者其為道誠多端而不可以勝窮矣然天下之大命莫重乎農而小民之依深宮之所當念也天下之大防莫重乎兵而武備之脩盛世之所不諱也當務之急孰有先焉者乎考之周禮有大司徒掌都鄙之職而以稼穡登萬民有小司徒會卒伍之數而以四時教戰法

是周公所以體國經野思患預防而無相太平之計者也故其告成王也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親政之始天下之務紛然曠矣矧文武培植之餘熙洽之風猶在也聖世承平之後窺伺之隙未開也而逸教之以稼穡導之以詰戎自常情觀之其說若近於迂緩者不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憂治世而危明主亦人臣無已之心也不念天下之至勞何以享天下之至逸不思天下之至危何以保天下之至安周公告君之意固如此蓋至千畝不耕而周道寢微武備懈弛而我狄交侵

然後知周公之言其慮誠深而詒謀誠豫也於戲以天下之廣望治於一人之身以萬世之圖取決於一時之近而勞逸安危之端則始於一念而已識其端則人與法兼舉焉而天下之治以成昧其端則人與法俱廢焉而天下之治以塞為人君者盍亦加之意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諭舉后稷樹藝之教述有周播穀之頌先天下以勸農也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紀高皇創業之艱究歷代興替之原教太子以重本也至於祖訓所載慮胡戎之密邇而豫乎選將練兵之防者諄諄然燕翼之必周焉

伍贏卒拱手而虛費廩祿為百姓者孰無好逸惡勞之心而肯自勞以養此無用之輩哉邊警之所以屢聞者醜之孔熾也醜之所以孔熾者中國之無備也戎狄之性伺隙而發進雖蓄蠱毒之心退猶懷狼顧之慮其初豈敢以遽逞者乃嘯聚而入無險阻藩籬之隔鹵掠而去無亡矢遺鏃之虞為北者徂於屢入屢獲之利亦何憚而不萌覬覦之思哉比年以來竭民之膏脂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是宜其仰屋聖衷而宵旰不遑矣為今日內脩之計必也使游惰之民盡歸南畝而其為道也豈必以勢駭之耶方今天下之田定額猶故而東南之地多沃壤西北之地多瘠鹵昔固可酌其宜而通之也做限田之例薄稅歛之征董仲舒之策不有可用乎去五穀之蠹省徵發之期賢良之言不有可追乎貴穀粟而賤金玉補不足而勸農功晁錯之謀不有可舉乎斟酌損益而行之則國無不供之賦民亦無不厚之生彼見夫為農之有其利而偷惰之無所容也安得不群然相率以自歸於農哉然此其足民之本也而屯田鹽法又所以濟其不及者也臣請以屯鹽之舊言之國初之制分屯蟻

張而更番迭休輸粟中鹽而自為耕種是兵固農也
商亦農也務農重本之意其詳且密如此厥後兼併
之弊起而舊額僅存復鞠為榛莽之區折色之議興
而儲蓄既竭復歛以工本之利商農俱困邊需告匱
其害職此之由耳是故豪右併吞之田所當稽也而
汙萊不治者脩之歲入之多寡勿浚求焉漢人之所
謂便宜或可以圖其八九也上納本色之例所當復
也而種田待哺者聽之穀粟之貴賤非所論焉宋人
之所謂三害或可以省其一二也稽覈明而世業定
弊端塞而利源開由是闢開墾之規重正引之途而
私役戍卒夾帶私鹽者申之令甲昭如也則民樂於
農而保伍之聚皆營田之卒民樂於商而逐末之
皆務本之資欲使民力本而不失業者此實不為無
助矣邊計之乏奚憂哉為今日外攘之計必也使南
侵之 不返隻輪而其為道也豈徒以傳膳之耶虜
之至也必有先聲而亦有匿形以詭我易驚以疑我
者其情皆可預覘而覺也先居其隘盈以待敵法不
云地形可擊乎夜戰多火鼓盡戰多旌旗法不云難
知如陰乎避其鋒銳邀其情歸法不云先治其氣乎
因時出奇伏而制之則我有必勝之算敵有必敗之

形彼見夫主客之勢既殊而勝負之數亦異也亦安
敢肆然跳梁以憑陵我中國哉然此其應敵之權也
而訓練土兵則尤所以圖之於豫者也臣請以兵制
之舊言之 國初之制衛所錯峙而九邊聯絡騎步
相參而五兵互用地各為守也人各為戰也折衝禦
侮之畧其詳且悉如此今也列障分圻而寇至莫禦
曷嘗見其有守之實登垣對壘而敵去不躡曷嘗聞
其有戰之名土兵之不訓練調之是恃其弊實使之
然耳是故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韓愈氏所謂大
弊也今日調客兵之議不可以莫之罷也籍民校閱
而精兵為諸道最李抱真之所已試也今日練土兵
之議不可以莫之行也客兵不調而芻餉省土兵
練而士氣倍由是勤蒐閱之法倡勇敢之風而
自廢賈勇欲前者一之刑賞較如也則進可以
破銳摧堅立於不敗之地退可以守而後不趨
平不用之勇欲一舉而大創之使 不敢窺者
有以為之本矣徵調之兵奚賴哉雖然邊餉之
久矣北 之匪茹非一日矣司國計者操籌而籌志
封疆者請纓而奮清查之使持斧四出分閫之臣仗
鉞相望顧今日建議明日報罷今日畫戰明日畫守

而竟不能興民利宣德威以俾廟謨之萬一豈利之終不可興兵之果不可用哉殆必有其故矣伏讀聖制五曰機要所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斯言也懇惻圖治之懷明見萬里之哲也臣試以今日之機為陛下陳之蓋天下無不弊之法而善救弊者存乎人天下有可用之人而善用者存乎君方立法之初豈有不善而所以日趨於弊者非始於紛更之為害則始於玩愒而不振歲月因循積弊愈深其間沿革損益之宜張弛闡關之用殆有未易辯者況地形異而事體殊鋒鏑交而機會變成敗之相為倚伏利害之相為輕重苟非善用人以圖之未有能濟者也故夫今天下之勢譬之富室子孫貲財盡耗付之善理家者為之補緝而生殖之猶可以復其父祖之舊譬之疴羸之夫精神丰采枵然消剥委之善醫者以培其命脉而壯其榮衛始能興衰起仆以不蹈於危亡之憂用人之道其所係於天下者甚大也廼今之用人則有可慨者內外偏重而登仙之想復見於今矣小大遞遷而貫魚之誚復蹈於昔矣賢能著績者以簡伉而被構是悃悃之劉方不獲上考也才力可用者以細故而永黜是罪累之李靖不

獲見庸也官不久任而或再歲一調或一歲再更縱有七年而足民三年而知方者何以究其用也事從中制而一動必經奏請一請輒延歲月縱有老成如充國善兵如頗牧者何所展其技也運司藩臬以屯鹽為名者何限而復置總理之職以統之必諸司多鯨曠之官也而可以不覈其實乎兵備提督以防邊為寄者何限而復遣巡邊之臣以察之是廟堂無督察之術也而可以不究其原乎夫張官置吏以為民也一官之出百家供具一將之遣百夫呵擁其所糜費而勞竭者盡斯民之膏脂國家之物力也顧用之而不得其人與夫用之而未得其道則於兵食之大計焉攸賴而奚紛紛焉以此輩為也臣願陛下參輿論之公持獨斷之明擇於諸臣中而用之上自監司下至守令必其能體陛下重本之心者也內自本兵外至督撫必其能體陛下詰戎之心者也均內外之勢使踈遠者樂於自効破資序之格使下位者知所自奮稽政績於論列之外采名不如采實也錄才能於罪廢之中使功不如使過也功之濟也增秩以示賞功之未濟也加意以責成使得安其職業而勿以歲月計焉可也暫費而永寧者不謂之糜財

一勞而永逸者不謂之厲民使得便宜從事而勿以
文法拘焉可也某也庶吏必考其所以庶者何如某
也能吏必考其所以能者何如是參驗之法所當詳
也而曠官其有所懼乎有功必賞而冒濫者之罰不
宥焉有罪必懲而規避者之責尤重焉是振飭之規
所當舉也而督察其有不周乎明斷運於宸衷而
精神通於寰宇黜陟公於廊廟而勸懲昭於域中使
文武百職大小臣工咸洗心滌慮効忠宣力之恐後
此之謂以天下之治人立天下之治法以天下之大
機圖天下之大事而 陛下之所以躬耕藉田博求

十一

長策有不徒為飾治之彌文者由是國賦可充不加
稅而用自足矣國威可振兵革不試而四夷賓服矣
所以弘 二祖之烈而追有周之盛者寧有外於是
哉雖然此輔弼諸臣之責也不足以煩 陛下之慮
也臣猶有根極本原之說敢冒昧為 陛下言之竊
嘗反覆無逸大旨皆在敬德之一言而立政之陳雖
綴衣虎賁亦戒以知恤焉即此敬慎憂恤之心乃知
艱詰戎之本圖之不可以不豫者也況人君一心之
微衆欲攻之一念不謹則譏諂面諛之人得以投其
間豫大豐亨之說得以售其欺而聲色貨利逸遊滯

樂將並起而乘之矣又惡知稼穡之艱難戎兵之當
詰也臣願 陛下常存此心日新其德主敬以檢束
之講學以涵養之親賢人君子以維持之知微之顯
有宥密緝熙之誠慎終如始有惟懷永固之念民雖
安矣如傷之視猶故也外雖寧矣內憂之慮不忘也
見一祖訓於葵牆監成憲以無愆則內外無患之休
社稷無疆之慶端有賴於是矣草茅之臣不識忌諱
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悚懼之至臣謹對

十二

曰亭草卷一

南雍請告疏

南雍查覈監生疏

南雍再請告疏

北雍進禮經注疏

禮部請立東宮三

陳事疏

禮部乞休疏

癸巳辭起用疏

癸巳再辭疏

甲午辭起用疏

乙未再辭疏

南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 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事臣海濱賤士遭際 明時筮官詞垣洊陞今職自惟材品庸下稱塞未能猶願勉策驚疲冀効涓埃之報奈臣稟賦脆弱貌不勝衣曩年曾患吐咯等疾雖經痊可病根未除至今年三月內宿疾舉發而是歲適當大比之期多士雲集臣既叨領辟雍仰當宣榘樸作人之風俯亦慙英材樂育之願黽勉供事不敢辭勞諾凡講德譚經課督藝文猶然朝夕匪懈以致心血耗散形神日頹寢食失常奄頓牀褥動則浹汗坐則怔忡每延醫調治云須謝事幽居方可責效目今秋期伊邇復當校閱諸士待試棘闈而臣以孱疾之軀偃然高卧職業曠廢痊可無期尸素懷慙竊念不得已具 伏乞 勅下吏部題覆臣臣回籍調理庶幾獲苟免官謫稍延殘喘歸計幸甚 奏 臣黃鳳翔 謹 奏 所謂如天之福也臣無任惶悚之至

南雍查究監生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等謹題為查究驕橫

監生事先是本年八月十六七等日有無名帖子謔斥監試御史党傑云欲待揭曉之辰集眾群毆臣等聞之不勝駭愕脫令惡聲狂態出自本監諸生臣等不職之罪莫以自解於是面諭六館屬官俾密行體訪嚴傳告戒隨據各屬官回報云本監諸生無敢有猖狂鼓眾如無名帖子所云者夫諸生列籍中衿則名場屋廼以法為怨訕上思逞非衣冠之竊禮法之賊哉無論其在監與否臣等誠與御史共憤之訪實

正法願得而甘心矣今該御史党傑論奏奉聖旨監試官例有禁約乃敢挾忿謀辱懸帖號召好生違犯學規該監查究的名送法司治罪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庸劣不才叨司胄教表儀靡稱尸素懷慚惟是肅持禮法繩督諸生兢兢焉恒恐踰越使諸生果有前項兇謀為眾人耳目所聽觀臣等縱欲曲庇又誰能庇臣等哉但今歲應試諸生在本監肄業者重五百餘人在各衙門歷事者凡八百餘人即御史疏內所摘如盧用等之夾帶稅肩遠等之違犯朱良佐莫是魁等之盜卷出場秦燦等之換寫策文歸隱松江

等之變白王與祿之請客皆非在監人數必謂無名帖子的係在監諸生所為恐諸生未肯心服夫監試者有兩御史而諸生獨歸怨一人就試者尚有各衙門監生而御史獨歸怨國學此於事理皆不可曉惟無名帖子內有云以我輩為白丁則二國師乃白丁之長乎故御史疏中亦用其語若謂在監諸生為之耳然稱監臣為國師者詎獨在監諸生哉言語字句之間似未足為的證凡事出糾集必有始謀謀雖未成踪跡難掩今此無名帖子一二無賴惡生黃夜粘揭不惟無據臂之形抑未聞糾率之迹必欲先事而規訶後時而鉤距臣等之力實所不能且自科場竣事以至御史論奏逾時殆且五日不為不久意者紆徐有待幾一得其主名乎而主名竟不可得今在歷者給引在監者曠出彼時應試諸生在班肄業者十無一二矧在監在歷科舉人數多寡懸殊若專就本監查訪恐將來事情不無枉縱臣等謹據實具奏伏乞勅下該部轉行南京都察院與臣等一同查訪務要明實的確毋得徇私故縱長驕肆之風毋得偏執成心開告訐之釁庶罪人斯得法紀可明矣

南雍再請告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 奏為親老病職
業曠廢北例懇乞 天恩准賜回籍依親調理事臣
庸劣下品遭際 聖明司教舊京深慚負乘去年四
月內偶患沉痾自知瘵曠 奏乞歸就藥物覲免尸
素之愆隨該吏部題覆奉 旨著臣在任調理臣何
人斯謬微 主恩如此下情感激矢竭罷駕調理既
痊策蹇受事惟有糜此身圖報耳詎敢復有私念以
自棄 明時但近得臣兄家書云臣母王氏朝夕念
臣臣母年七十八矣自臣入官以來素憚跋涉未嘗
就養臣曩奉 冊封之後曾一便道歸省臣母母成
臣竭忠報 國母得松營時臣母年力康強臣亦得
安心供職再入史局南北往來又復閱六載于茲
今臣母一旦念臣不置蓋緣年齡逾邁筋力頓衰隱
懷自虞之心因切倚門之望藉令臣依延戀祿不及
早歸則臣母悵望日深寢食必減桑榆暮景所存幾
何不孝之罪奚以自贖傳不云乎孝者所以事君有
臣如此將安用之臣為此恍惚怔忡宿疾沉痾痰涎
擁塞吐衄無時詢之醫人謂為憂思所致非尋常藥
石可療自冬徂春升散久曠是犬馬報 主之誼焉

鳥反哺之情兩無能自効也伏睹近日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蕭崇業以思親成疾陳情乞歸仰荷 聖明
矜許臣區區私願正與蕭崇業事體相同為此不避
煩瀆上干 天聽伏乞 皇上俯垂憐察 勅下吏
部題覆 准臣回籍調理臣銓伏獻畝戲綵庭闈既
慰望雲之思或微勿藥之喜舉家老幼感戴 洪恩
且旦夕向 闕焚香祝 聖天子萬壽臣無任激切
懇祈之至

進禮經註疏

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謹奏為奉 旨校刊經籍恭
進 睿覽并據陳全經要指俯効愚忱事先是萬曆
十三年 皇上俯允前後國子監臣之請以次校
刻十三經註疏已經陸續恭進外臣等竊聞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頃 皇上聰講貞觀政要
特命罷去進講禮經臣等仰窺聖學淵微弘超遠古
矣前任祭酒臣田一鵠司業臣王祖嫡臣余孟麟等
祇承德意將禮經註疏率屬校訂刊刻已完臣鳳翔
暨臣楊起元拱手受成再加繙閱則見古昔遺訓有
甚切于今日者如曾子答公明儀之問孝云父母
遺體見聖躬之當珍護焉學記篇有云學然後知不
足見聖學之當緝熙焉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
健見聖政之當勤飭焉教世子篇有保傅之設齒學
之儀見聖儲之當蚤定預教焉伏惟 皇上聰明天
授濬哲日新當 特命進講之時已若有神交妙解
而况經籍具在訓詁尤詳深宮燕閒開卷自當有益
臣等謹將所刻裝演成帙恭進 睿覽伏願乘萬幾
之暇垂重瞳之觀不徒託諸空言而且見諸行事真
所謂 帝王之學識其大而感德焉業亦將婉三五

陋漢唐矣此臣等因事納忠之芹獻也其餘方在接
刊竣完日更擬恭進

請立東宮疏

樞密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 奏為懇請

冊立東宮以重宗社以綏萬福事臣聞太子天下本也方今宗社大計莫急於蚤建元良而冊立上儀奉曾實典之臣以職事從尚書臣慎行後署名陳牘以請賜諸待命未奉宸俞因念 朝廷設官雖有長貳廼至竭忠畢諫則責任惟均矧事關廟廊芻蕘獻策計涉軍國庶采食謀而臣叨佐春曹徒優游素餐宴然以署名塞責柰官守何柰國恩何听夕圖惟靡遑寧處用敢專摠愚悃仰瀆宸嚴馬臣伏讀 太祖高

皇帝聖訓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繫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繫天下之安危大哉皇言萬世聖子神孫所當永念也今宮廷一定之倫序 祖宗立長之家法昭昭然若日月而行天且聖意攸屬綸音屢播普天臣庶孰不知主器之有歸哉顧大分雖明盛儀未舉明春改歲皇長子年既十齡矣是 陛下蒞青宮之第五載也茲歲元旦輔臣見 皇長子于 上側親睹龍安鳳表岐嶷非常踴躍為 陛下稱慶計今安表日以漸偉聰明日以漸開前後之師保疑必四時之詩書禮

樂萬萬不容緩者即謂九重有身範中禁有肄習則深宮易玩孰與廣廈大廷近習易狎孰與鴻儒碩彦不待智者而後辨矣孔子有言愛之能勿勞乎夫既愛之而必勞則又奚遲一冊立而不以明 陛下天性之至愛也矧受冊之勞一日可辨講讀之勞亦自有節豈宜以姑息之愛而稽隆重之典禮忽燕翼之訏謨哉今夫人情之愛其子自公卿至於士庶人均也教以詩禮則欲其賢被以冠裳則欲其貴既賢且貴矣內而家庭外而姻戚鄉黨咸交口稱賀焉謂至愛所鍾不容自己耳恒情且然而況至尊乎自頃年以來朝野咸拭目而望前星之耀鉅僚群寮章疏頻繁夫亦仰體 陛下之至愛愛 皇長子也又必愛陛下愛 皇長子者愛億萬年之宗社也惟 陛下第一發德音命諏吉明春具儀冊立然後出閣講學次第舉行慰九廟在天之靈遂兩宮貽謀之願洽禁御雍睦之懽大順太和充塞宇宙一舉而萬福萃焉宗社靈長之慶於是乎在若復遷延歲月付人言於旋續之外則 陛下真愛至情奚以明示天下而道路揣摩之口亦奚恠其謬爾紛紛乎非宗社之福也臣竊祿備員深懼積誠未孚無足仰動 天聽蓋焚香

默禱齋心澄慮而後敢進言區區真切微忱實望
祖宗臨之在上伏願 聖明垂察俯允群議以慰中
外人心宗社幸甚世道幸甚

臣等謹將

十月

奉

陳事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為邊患孔棘時
事可虞懇乞 聖明勵憂勤采群策以圖脩攘事項
者校虜陸梁盤旋內地債軍糧將遐邇震驚 皇上
側席宵衣勅諭屢下臨朝召對聖慮周詳在廷群僚
咸喜謂精神折衝足以伸威萬里矣當 萬壽聖節
傳免朝賀諸臣相向而語曰邊境靡寧聖衷軫念遂
使嵩祝盛典臣庶弗獲自伸此主憂臣辱時也恨弗
能執戈荷戈一當行陣耳逮十九日免朝則諸臣竊
疑曰得非以宴飲流連之故耶逮二十一日傳免經
筵則諸臣又竊議曰拂士外患之戒爾編具在
聖主肯一臨旃屢得無惕然動心胡為乎積歲相仍
幾成廢典耶今諸司四夷鱗集闕下復值此天驕內
訌羽檄交馳之會徒令凝眸傾耳者謂 明明天子
猶然耽溺宴安臣衣繡肉食誠竊耻之願 陛下深
惟醢毒之儆緝熙憂勤之念屏游宴御朝講與諸大
僚庶宋圖內修外攘振順治威嚴偉烈自茲內外無
患萬世一時也夫今天下承平久矣一旦醜虜犯順
而行伍空虛帑藏匱乏顧視文武諸臣罕足備應猝
用者為修攘計惟用人理財兩者最急已宋臣有言

平居有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有敵愾敢死之士故
軍中韓范西賊破膽彼兩賢皆著聲言路者也吏部
員外郎鄒元標直聲勁節業已受知 陛下頃銓司
特擬召用而聖意頓改于前矣建言請外諸臣如潘
士藻孫如法臺省交章薦舉銓司爲請量移而章疏
槩從中寢矣夫諸臣以敢言受知狂顛薄譴猶且不
蒙叙錄則彼獲譴獨重竄伏草茅如盧洪春李沂者
又奚望也竊恐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縻爵祿
耳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誰能耻邊疆之多壘効先
軫之死敵哉頃 陛下與輔臣面商邊事思得如諸
葛亮趙克國者而用之臣謂須其才於緩急宜養其
氣於平時直言諸臣亟當從優叙用願 陛下不以
臣言爲迂禮有之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
生財大道豈君子所諱言惟是多寡有無付諸閭閻
獻畝耳昔宋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匹易胡人首宋
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賑給之資史冊載之以
爲美譚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既非舊額積爲常供
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謂實內藏耶是富有萬邦而獨
營私蓄也謂給經費耶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也夫九貢典於太府九式總於太宰匪頗好用動有

所制乃額外之輸貯諸內藏經費資與外廷弗敢知
安保其不濫矣竊觀都城內外祠廟寺觀或鼎建或
修營金碧煒煌堂宇壯麗詢諸道路皆曰內帑所捐
金也而遠方梵刹之供奉歲時齋醮之禱祀亦復絡
繹頻仍與其捐此厚費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寬此一
分於子遺之民命耗財之流大率類此今東南財力
已竭西北邊務方殷勢急燃眉室如懸磬不有重賞
曷勵死綏矧養士募兵之需猶枵然莫知所措內帑
餘積宜可捐諸邊境如宋藝祖太宗故事必欲以額
外歲進責諸司農雖桑孔持籌卒難應命惟慨然需
德音特賜停止俾主計者獲大破常格以佐軍興朝
野懽聲如雷矣古人謂藏富於國不若藏富於民今
國與民俱病已反裘負薪之喻可爲寒心願 陛下
不以臣言爲狂臣起家詞林濫躋卿貳靡有尺寸以
答 聖明偶觸時艱謬陳膚見皆 陛下耳熟語而
諸臣之餘談也顧治有原本事有要機臺省言之而
陛下不聽則大臣言之一人言之而 陛下不聽則
人人言之 陛下念天下大計無急此者將庶幾
垂神采納焉宗社蒼生之福也臣無任顙望悚慄之
至

禮部乞休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奏
為患病曠職懇乞 天恩准賜致仕事臣一介腐儒

筆官詞館伏蒙 陛下采錄累遷至領南雍以念母

抱病乞歸調理蒙 恩矜允蓋跼伏故山依戀膝下

者甫及三年 陛下復俯俞廷議以此雍司成 召

臣于田里間臣自惟母年既老身病甫痊止願永侍

庭闈不敢復懸情魏闕矣乃臣母王氏朝夕語臣謂

皇恩深重當思稱塞為臣子而偃蹇 召命致身之

誼謂何則諄諄趣臣就道且治裝卜吉必欲與臣偕

行臣不得已乃奉母登途入都抵任五閱月遂叨陞

今職臣雖不才外贊寅清內奉溫清為臣為子名器

素心誠不勝私幸第臣生質孱薄少年蚤衰自去歲

趨召之時陸行則苦顛頓舟行則苦搖漾晨夕勞能

果腹夜卧弗能帖席臣母乃心憂之謂不意過一

年乃不如垂白老嫗也比入都以來眠食寢寐如常

然而二豎中之矣至今歲七月內痰火擁鬱脾胃虛

弱飲食減少精神憔悴臣猶勉強入署不敢自棄而

病根逾牢矣伏念臣迂庸散質起田里驟躋卿貳纖

塵涓滴無裨海嶽 圖稱塞何忍言去又惟

臣等言十七

東宮冊立大典禮臣職掌所關臣嘗附同官疏請之

又嘗特疏請之 聖意遲回未蒙聽許猶冀少需時

日快觀盛儀仰為 宗社稱慶又何忍言去顧自抱

病註籍已經月餘藥物聽之醫人殊無錙銖見效方

今玄冥司令氣候凜冽而臣擁重裘則茵褥浹汗露

表即起而勉就饗飧又不勝戰慄也病勢日亟殆莫

能興意者臣行能淺薄處非其據故彼蒼重困之俾

其自揣分量以無貽負乘之羞也乎竊聞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今不能陳力矣即臣母亦為

臣計曰病軀如此非旦夕所能療且曠官竊祿負罪

尤重惟陳情乞身歸就醫於故里庶幾優游靜攝可

保無虞臣為此具疏 上請伏乞 陛下垂憐

准賜致仕自南旋而後倘未即隕餘生者皆 帡幪

鴻造也此望遙祝終臣之身矣臣無任惶悚懇祈之

至

臣等言十七

癸巳起用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為痼疾戀親懇乞天恩准賜在籍調理事臣迂
庸陋劣百不如人遭際明時濫躋卿貳萬曆十八
年十月內為患病乞休伏荷聖恩准准回籍調理
臣就醫旅次習靜家園狗馬殘軀所未遽填溝壑者
無一日非洪造也忽於去年十一月及今年正月
內兩接邸報蒙皇上俯聽師言特賜召用尋有
新命俾佐銓曹臣捫心揣分感與慚并方今京察屆
期如臣不才即使列在班行猶當伏俟汰黜陛下
日萬幸未乙
乃過垂朱錄俾之再佐春曹臣雖庸駑敢不踴躍馳
驅圖報稱於萬一抵緣臣素苦肺胃吐咯之疾關心
藥裹董爾苟延而宿根未除積成沉痾蓋里居靜攝
慎自護持淹頓床褥者常拾之七八即茲祇承
綸命望闕九頓猶然伏枕之日也且臣母王氏年
八十有四矣臣曩趨召北雍時曾一扶養京邸比
歸就子舍則輒追悔驚心誠不意隕耄暮齡觸寒暑
歷長途而往來無恙也亦復以知年之懼為垂堂之
戒今母年日邁血氣愈衰將奉以偕行則勢難遠涉
將舍而獨往則情難遽離奈餘景既日逼於前蒲

小弱姿又未保其後夫事君致身事父母竭力臣
自髫年即已服膺斯語第揆諸今日所處竊恐無可
致之身有不竭之力進退兩失以為聖朝羞為此
具奏伏乞聖慈憐察准令照舊在籍調理臣
母子獲相依為命歌咏太平再生之恩昊天罔極
臣無任感激懇祈之至

癸巳再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為極懇 天慈乞 准依親養病以全微命事臣
自叨承 綸召具疏 請告方候 命竭蹶間忽捧
邸報蒙 聖恩陞臣南京禮部尚書尋疏下奉

聖旨黃鳳翔近以清望簡用着即赴新任供職不准
辭吏部知道欽此夫秩宗重任八座崇階臣乃衰軀
田里間得之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一臣委質以來
雖稍知砥礪顧紛華易染真修實難今 皇上以清
望獎臣一字之褒榮逾華衮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

四亭草卷乙

十八 王明三頁七十

二由閩海距白下道里頗近風氣相宜于臣將母私
情甚便此臣之感 恩踴躍者三 君恩在上榮路
在前臣敢冒華士偃蹇之誅而不念毛義奉檄之喜
顧區區微情有萬不獲已者敢披瀝血悃望 闕下
析顧焉臣今年五十五歲駕駘下乘似猶堪鞭策之
時而貌不勝衣夙病彫瘵燭之武所謂臣之壯也猶
不如人蓋人之擬臣與臣之自擬誠不意有今日臣
母王氏今年八十五歲飲食步履頗幸康強然重可
優游里居而難與跋涉道路閭閻阻絕抗旌叱馭非
如吳越間一水之便可得倚棹揚帆曩已庚之歲一

往一返亦屬有天幸焉幸不可再徵桑榆餘景非可
長恃也夫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庭闈
臣願為其近者夙夜在公難于報稱菽水竭力易于
承歡臣願為其易者揆諸事勢不得不爾臣詎獨依
戀膝下而忍割 主恩今 綸命屢頒陪京在望每
一興念戒僕又輒已肉顫魂搖臣為此展轉思惟進
恐貽愛日之後悔退恐惟方 命之嚴譴焦心愁慮
惶悸怔忡寢食靡寧精神恍惚當盛暑而悚慄際隆
寒而浹汗方寸已亂膏肓成痼跬步不能自致旦夕
且有他虞必至上孤知遇之 恩邇缺劬勞之報公

四亭草卷乙

十九 王明三頁三十三

私家國兩負初心伏惟 陛下湛恩汪濊覆冒華夷
草木昆蟲咸沾闡澤矧垂白之髮揭餘齡以待養疲
癯之子依寡母以偷生一觸 聖衷必先軫恤而臣
復叨繫 朝籍瀝情陳乞倘塵 居高之聽或 垂
矜憫之慈伏祈 准臣所 奏容令在籍依親調理
如天 鴻造闔室懽忻存當播擊壤之歌謠歿且效
來生之犬馬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甲午辭起用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為親年日邁身病未痊懇乞 天慈准容在籍侍
養事臣以匪材忝竊抱病里居萬曆貳拾年拾月內
蒙 聖恩召用尋 命佐銓文部典禮陪京臣雖自
分庸駑猶知感 恩思奮祇緣親老身病再疏陳情
伏荷 陛下矜憐准與在籍調理臣入告臣母隨即
焚香望 闕拜叩祇 謝溫清餘暇方時時與樵夫
牧豎歌咏太平去年拾貳月內接得邸報奉 旨起
臣南京禮部尚書伏念臣叨登仕籍者二十七年服
役兩都者十有三載即此十三載之內遂隊進退竊
祿素餐未有銖兩之報自効也不自意枯木朽株謬
辱 聖念過采輿議再 賜召用俾之典禮舊部臣
敢不陳力就列圖將來之報稱哉顧臣所為偷生
里自棄 清時者直為烏私戀遽難遽違徇馬病
軀弗堪鞭策此 陛下之所垂憫而臣亦藉以逭僇
蹇之誅者也臣母王氏今年捌拾有柒矣精神雖幸
如故而血氣已覺逾衰每暖日微薰猶能含飴哺孫
周游庭院或烈風陰霪則惟闔扉隱几葆嗇天和駒
隙餘光慎自調適故能恬愉抱一享茲遐齡假令以

時觸寒暑涉風塵臣母將不能自保矣兼臣素
孱弱精抱沉痾頃歲家居檢方書習靜攝而已即欲
竭蹶趨事夙夜在公匪惟才具未周抑亦精力弗逮
臣之自量入已甚明夫 君親大倫未有能輕重之
者臣誠不敢愛此身以負 陛下而猶不忍捐此身
以負臣母蓋中外臣工宣力効忠者濟濟布列而臣
母之子屬毛離裏者重臣一人是臣之一身在朝
者不足為有無在家庭則恃為緩急倚門之望臣母
方日切於臣絕裾之行臣不容忍心於母伏乞
陛下憐臣至情准令在籍侍養臣母子戴生全之
恩効嵩呼之祝身雖遠在萬里猶近在 闕廷也臣
無任激切祈禱之至

乙未再辭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鳳翔謹
奏為 君恩難報親恩難離再懇 天慈俯容侍養
以終 洪造事臣櫟樗廢質仰荷 聖明采錄 召
以典禮陪京今年四月內具疏陳情乞身養母奉
聖旨黃鳳翔清望素著特茲起用着遵命前去赴任
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伏惟 陛下開致士自隗之
途宏非對兼米之量如臣謏劣過被 寵褒臣敢不
勉效馳驅覽而後已以少圖報稱於萬一顧臣之所
恃以報 陛下者惟此身與心耳今臣之身近屬之
臣母則急公之義不勝其私臣之心方戀於子舍則
知年之喜不勝其懼奉自愛之軀操不專之念而欲
以酬 覆載生成之 厚恩固已難矣矧由開海而
距舊都水陸舟車計程凡三千餘里扶携跋涉難於
登天雖板輿家園之娛無能自致於臣母而衡門可
棲蔬食可飽垂白老人恬然安之不願臣以祿養此
臣所為躊躇阻廢而不敢前者也若欲割膝下目前
之權養奔走難冀之效人將以忘親目臣有臣如此
將安用之且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而 垂意用臣
者豈非重典禮之任兩都而求茂臣敢據禮以 請

臣有之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意之王之制優恤耆老而以禮教天下如此今臣母
暮齡望九十非遠矣 陛下既以典禮用臣宜令臣
以禮奉母伏乞 俯憐烏鳥微私准容在籍侍養使
臣非遺親之子而臣母亦享有子之樂 如天弘造
永庇衡茅天下士且聞風思奮而願自獻於 闕下
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奉
聖旨黃 疏詞懇切准以新銜在籍候用

田亭草卷二

送同年宋鑑弦之任宿遷序

摩訶菴聽琴詩序

卧雲堂集序

送州貳守陳君懋甫之任序

別自然上人序

卻推李公奏績序

梅溪陳氏族譜序

侍御詹廸亭君賜歸錄序

殷老師壽序

田亭草卷二

纂修家譜序

送比部吳君治獄江北序

送張山人之寧夏序

送大行謝君使琉球序

封宮諭羅翁伉儷並壽序

天恩追卹錄序

許氏族譜序

特舉趙先生九十壽序

泉州府志序

大方伯湯賈齋公七十壽序

送同年宋鑑弦之任宿遷序

宿遷瀕河邑也頃者淮河泛溢桑麻之地環堵之室
馬夷蕩而據之其遺黎漂泊相率向高埠露棲焉稍
聞則編茅自覆而掇其殘根頽棟縛為筏以濟往來
令晨夕坐堂皇衝泥濡輟而理簿書堂以下奔走供
役者皆徒跣沒趾猶惴惴夙夜有為魚之思蓋上下
之間孔亟已同年益都宋君調選人而得茲令過黃
生問政烏心冲冲其有憂古噤噤而言不出也夫河
患非始自今日而自古禦災捍患則令之責獨重水
工漕卒咸引繩操畚而奉成畫魏鄴令西門豹止河

田亭草卷二

乙

伯娶婦其事奇譎然能鑿十二渠經絕馳道不但遠
其害而已且坐收其利焉漢陽武令張汜浚儀令樂
俊皆出謀發慮佐縣官之急而河堤謁者亦藉以成
功今天子遣司空總河防事視漢行河使其責成
特切而又有分署起部董役丞倅以羽翼替襄之於
守土之吏無專責君無煩過慮第余誦漢帝瓠子之
歌廷臣師丹等諸疏嘆河伯之不仁哀黔黎之愁苦
一何敦惻懇摯而矧專城曳綬躬為民父母者也方
今耕稼失業室家仳離中谷有推之嗟何以拯之選
望樂土棄其田里家族縣縣皆齒之嘆何以輯之荷

鍾如雲揮汗如雨胼手胝足息肩無期魴魚頰尾之
瘁何以甦之欲為河南之賑卹而屈於無可因之資
欲為膠東之勞來而苦於無可綏之民嗟乎亦難甚
矣君所為朝受命夕飲冰而廩廩焉美錦學製是思
者也抑虞翻有言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則今日之謂矣余與君同舉南宮又
同師門相與周旋之日久睹其沉毅簡默與談天下
事吶吶若不能出口每一發則秩秩有度若張機省
括罔弗命中者余固知君之無難宿遷也又知宿遷
之民果得恃君為命也余闇淺焉能知政君開朗若
日序章卷二

素習亦無煩問譜於他氏矣

摩訶菴聽琴詩序

都城外之名為佛地者其殿宇壯麗房廊繡錯往往
為冠紳之所郵憩邀士之所麀集雖名淨土實塵寰
也惟摩訶菴遠離尘囂最稱幽靚余偕蘭谿趙太史
會稽羅太史乘休沐之暇聯轡携蔬往游焉而永嘉
湯山人亦以期會至主僧靜上人年耄矣白眉覆睫
聰明不衰其徒僧無絃蓋能琴者也余見而問曰陶
徵士畜無絃琴一張每客至有酒輒拊弄為適上人
之意良有取爾乎無絃對曰某何敢僭踰第竊擬無
生無住之旨耳余咲而頷之靜上人與余輩對榻閉
目坐久之而小沙彌報午餉矣余輩出所携蔬茹與
香厨之供不分主賓會食罷上人方與余輩譚心經
因及天台止觀法是時秋光方半雲淡天高萬籟與
群賢俱寂湯山人起語僧無絃曰佳哉招提風景有
琴不鳴有客無詩柰兩相負何請主人鳴琴一曲客
賦詩為和焦桐毛穎各自成聲亦一時勝趣也於是
僧無絃拂几焚香援琴而鼓之如風生蘋末泉落幽
澗又如玄鶴嘹唳於九天也商聲冷冷餘韻嫋嫋令
人煩襟頓滌機事俱忘曲終逾時而余輩詩亦就矣
趙太史顧謂余曰子其序之會夕陽在樹勸鳥已還

廼促騎言歸越明日而爲之序曰夫古昔詠琴之詩洋洋纒纒矣韓文公聽穎師彈琴之作獨爲蘇文忠所贊美而六一居士則以爲琵琶詩也吳僧義海又不謂然由今取其詩頌之則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壯士赴敵場僧義海謂琴之柔和警聳於茲焉取象夫琴雅音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操拘幽者其心戚操越裳者其心喜操履霜者其心哀伯牙志在泰山流水鍾子期聽音而審之洞然如見藉今日据禪榻而使兒女昵昵壯士軒昂之態盎然動盪於琴聲寧不羞西方大士也韓文公性悻直不喜佛亦自不喜僧諸所贈貽多訾侮詞屬之氣即如密席婢娟呼盧高唱所爲贈靈師詩者幾於妙罵矣而聽琴之詩其詞隱厥後居潮陽之日乃始降心於太顛延訪殷勤頌慕道德豈其遷謫抑鬱之意託於釋氏以自遣耶抑穎師品詣遠非太顛之儔偶足貽其譏誚耶余觀靜上人具嚴戒律於諸經內典特爲精詣無絃上人承其衣鉢恪遵而慎操之即一彈一曲得心應手其和聲淒清余輩所咏詩具矣未易與流俗人道也進之則無聲之琴在所謂無生無住之旨試質之靜上人

卧雲堂集序

卧雲堂集抱朴先生作也先生仕爲給事中事肅皇帝會肅皇帝方督過言官先生被嚴譴歸非其罪也歸則戲門距躍枕石漱流以詩酒自娛適自號曰朴里子其鄉之人稱之曰抱朴先生云先生歿若干年趙太史公子鳳梧其壻也以試事詣京師因謁余序先生集余稍暇乃寓目焉則趙太史業已序其後矣太史耿介慎許可其言故足重也又烏用不敏之言爲之厯贅而矧僭弁其端耶固辭不獲乃援筆序之曰夫古今豪傑遭擯抑於時者詎可一二數哉其現瑤瑤落之才果發精銳之氣而無用則往往放宕山水寄情篇什以自呈洩其奇聲諸紳鉤之劍在匣則鳴騶駟之產伏櫪則嘶勢不得不爾也倘臨風吊古效賸於離騷托物興悲濫觴於賦鵬據首玩今沿襲於客難之情雖富而感憤殊深揆治雖工而性真未適則窮通得喪足以滑其和故也余聞先生骯髒不群自其爲令時已慕古循良不能隨俗俛仰居諫垣未幾耳僭劓裂麻有待而發既不幸蚤廢又復以沉淪屏棄終其身夫孰不爲之扼腕哉由今觀先生集類如磨中融無情世不平之態乃其稿

詞鑄意不必一一步驟古人而矩矱精神森焉具足
彼其蚤謝世氛游情物外有觸斯動天倪自和固宜
其冲然蔚然若此已豈與夫慙紆情遇藉資唇吻者
競工拙較低昂也蓋昔韓昌黎氏誌柳子厚謂子厚
斥不火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世
余謂子厚克自名於文詞者匪第以窮極之故即愚
溪愚谷偃仰棲遲已潛消其懷爵祿慶賞之念神常
凝而氣不耗梓慶所謂其巧專者也先生未究之志
誠羞與子厚伍乃其窮於遇而昌於言也得微相類
與先生姓鄭氏名國賓浙之蘭谿人登嘉靖庚戌進
士

田亭草卷二

上冊二百

送州貳守陳君懋甫之任序

自余上公車則識上舍陳君懋甫君慷慨磊落
人別駕公貴書習制舉業與燕趙士角不利乃輸粟
入國學庶幾游海內豪雋以成其名嘗識余邂逅間
則把臂大噉曰先生天下士也願北面稱弟子時時
過余旅舍且示以所為詩若干首余讀而羨之則強
延以為上客曰吾不敢推舟於陸故唐人之行卷未
備而君優為之且非大曆以後語吾倘微寸進願結
社焉余叨第之數月君謁選為汝州同知詰余曰某
昔為貴生猶有冀也今為貴即矣貴即之為世輕所

田亭草卷二

七

由來日久先生能使之重乎夫世之輕貴即也為其
微貴賤權子母百方以牟奇羨視賈豎均耳又不然
則稍稍知自愛以貴售而以官償也卜式願輸家助
邊漢帝弗許及其助河南守賑貧也拜為即使之牧
羊豈惟輕式且輕即矣昔霸入穀沉黎補馮翊二百
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使領郡錢穀
計然而式令緱氏則緱氏便之令成臯則將漕最霸
以察廉為均輸長又察廉為太守丞其究竟奚若且
無論已夫輕與重何常之有州貳守副師帥於一方
汝州又中原善地也所統縣四吏綬長吏望顏色而

唯諾者皆甲第鄉書之彥勢不安為貳守下君奉
天子命業已儼然稱累民表視漢帝之待卜式馮翊
之待黃霸其軒輊孰多君志士也深心厲行知不為
齷齪牟利以自夷於賈豎之儔今茲行第勉之勿第
以弱踏謙挹為能其官勿蓄縮觀望受君直而怠若
職上官察君賢且將有厚委焉守且以君為輔車是
利又剽割駿驥馳騁之日也願君自為重耳余之言
何足重君乃至溺情磨唱流連光景此白江州事亦
非君所得為矣

別自然上人序

自然上人蓋住持柏林寺寺居都城東偏其梵殿不
甚崇闕禪房落落縹緲流稀簡遊人罕有闕焉者余病
肺厭苦煩囂又祝融司天日坐旅邸如甌就寺中假
十笏之地居焉上人時時問余無恙且設蒲團對余
跏趺坐授以吐納導引法稍間則為余言曰區區耶
郢人也燕趙間貧民睹間里有天闢供奉者其光燄
烜赫財貨充贏恒嘖嘖美之家有餘子即棄其一
為閹人異為它時得志地吾自幼年輒見棄於父母
矣稍長則以援附於大闢之門弗錄也嘗逐隊就闢
曰序草卷二

廷之選又弗錄也乃匍匐謁茲寺長老寺長老一見
而憐之曰此其天資朴愿可語西方教者教之誦經
教之禮懺諸儀為祝髮披緇而授牒焉夫以
聖天子懷柔萬國望闕廷希自獻者何限至使區區
一身跼蹐無所容惟空王之門其宏濶乃爾寺齋糧
故瘠非冬夏裘葛朝夕饔飧重取給焉已犬馬齒今
八十有二矣竊聞禁庭供奉之人有作姦犯科拘囚
犴狴者有奔走唯諾弗稱肯痛遭箠撻者有身歿未
寒同黨攫其貲絮分之宗戚廝役赤手逃竄不得名
一錢者吾老闕若中瀟散幽閒六十餘年如一日也

一身之外何求矣蓋上人之言如此上人所服習者
心經金剛經日置案頭曰脩持是足矣於它經不務
旁涉其持齋持嚴治豆麥飯及諸蔬茹又特精膏招
余食或餉余余食而耳之謂膏粱且遜味上人笑曰
人情濃或思淡淡即思濃竟之淡者易厭勿忘可耳
余聞其言大稱善若指覺路而醒迷途陰法雲而涼
火宅也居久之太火西流金甌薦爽余得請且南旋
上人謂余曰太史公行矣何以教我夫世儒多喜譚
佛謂其教尚虛無不着塵滓說尤簡徑不費思議然
而閑聖道者闢之余與上人居兩閱月凡上人所為
余言其身世之重輕劑濃淡之欣厭其大指暗與儒
者合未聞僧浩初之遇柳子厚僧太顛之遇韓退之
其往來論議有當于彼心如此也余抱病久謝筆研
第次上人所語余者為別倘棲遲海濱猶有起色者
一再易寒暑且叩禪關而乞言矣

口云並卷二

十 東坡集卷二

郡推李公奏續序

古今所稱循吏率以良守令當之夫吏遵職循理譬
則御之銜轡匠之繩墨循而奉之故控縱如意而疾
徐應心豈惟守與令宜爾哉史遷氏作循吏傳上下
數千載間如單父中年晉陽漳鄴諸良令悉未遑標
紀乃至鑄刑書之鄭僑石奢李離之堅直廉正不撓
法私其身得褒然簡編貽聲光于後禩此其意淵乎
微矣今夫嗶緩肉好莫和于樂武捷擊斷莫峻于刑
茲二者相遠若蒼與素顧黃鍾大呂諸管名之曰律
法家理官氏所筦三千之屬亦名之曰律是遵何說
也語有之稂莠弗鋤嘉穀弗長奸宄弗戢良善弗安
先王懸祥刑以惠嘉師其禁罔嚴密易避難犯弗以
彊豪假貸弗以私臆低昂比附駁覈如程銖兩較合
禽而累之于柙泰迺其哀矜惻怛刑期無刑德意旁
流不啻太和之溢盪已又孰謂法家理官不得名循
吏也史遷氏之傳有旨哉粵東李公司理吾郡者三
閱載矣公性素方嚴持重臨事善斷而操之以廉平
而造在前輒出片言立剖之吏胥抱牒受成不敢擬
一眦掉一吻為舞文計即單詞據說為公得情者咸
自謂不枉而公猶盻然哀矜勿喜之念也蓋自臨事

以來察不為鉤距嚴不為攀擊而問閭無韓孺翁伯之俠鉅姓無瞿氏原楮之豪閭郡有于公張尉之頌即令史氏握管而傳循吏舍公其奚以矣臺使者廉公賢恒借視邑篆閭中有大讞議必移公主之所至須德口碑籍甚第智效一官澤被一郡而止哉公今且以奏績行矣先是郡大夫無論長貳凡以職事滿考者上功狀兩臺差次其治行操牘馳奏移狀于銓司未始詣闕下也詣闕下自頃歲始夫一郡之兵刑錢穀亦繁夥矣自郡丞而下各有司存每邑令長缺輒復檄以攝令此寧有冗散餘閒哉 聖天子端居九重明見萬里環中外効職之吏良格動情可以燭照衡度而徒令虛曠職守馳騁脩途此何益殿最矣邇臺臣建白請許陪京諸臣移牒上績期在快費養廉省彌文圖實效顧格於部議竟報聞罷欲破拘攣之說難哉今此吾郡士民所為依戀悵望而不能旦夕釋公者也郡邑文學博士區君葦詣黃生請言為公賀黃生方乞假里居蓋於公德政日濡染而渥承之因謬為序述如此非黃生之言而七邑士民之言也

梅溪陳氏族譜序

梅溪之陳為南安望族余所睹自侍御公而下策名天府者凡若干人嗣興且未艾已族故有譜創自太學介石君顧義例未備未壽諸梓也今閱世繁衍當以次續增矣愈憲志齋君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官中外有聲以直道蚤廢爰于衡茅棲息之暇纂輯緒系搜羅故實續成焉謀諸族人將鐫以示後而屬黃生序其端黃生曰夫家譜之所自設也非原原本本之義哉今夫江發源於岷山河發源於崑崙支分派別百折迂迴以匯歸于海始乎微卒乎鉅矣乃記體者曰祭川先河而後海重本也人之生也必本乎祖考其初直一人之身耳而蕃育綿蔓至不可勝詰譜牒弗具即本始莫稽焉隋唐而上家有譜系官有譜牒婚姻選舉率視為等差歷代並設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仍用博雅碩儒知誤譜事考定詳覈藏于秘閣副在左戶五季以後其書散佚即華閭家已廢闕相沿矣夫由吾身汭而上之旁而及之又衍而下之如水之有源源之有流渟蓄奔瀾莫可壅閼追遠篤親之誼所繫於譜牒者豈其微哉直謂非婚姻選舉所繫也遂闕焉弗講亦闕於大較甚矣寒畯編戶姑置

勿論乃貴人達官才力德惠足以澤群姓豪家右族
殫精竭思廣營厚殖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顧獨于其
所自始怱然罔畱念也不幾於倒行逆施也哉今食
憲君自謝事岩居輒已乞乞編摩粹成茲譜一開卷
而世次具在不待歲時蜡社婚姻宴集而祖先之靈
爽子姓之恩禮如對越揖讓於一堂也此於追遠篤
親之情厚矣蓋古今所稱世譜惟蘇明允歐陽永叔
氏最著永叔依漢年表明允以大宗小宗為序意見
各異要以溯原本序昭穆均耳君酌古著例詳而不
燕嚴而有體即其書行于一姓而徵往詔來致足術
也余讀所自為序備矣又何能置喙抑聞永叔氏之
言曰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庶以居官學以立身行于
其躬教于子孫而世守勿失此愈憲君著譜意乎謹
述此于篇端俾陳氏裔胤相與勗之云

曰草堂卷二

十四

王明晉七十五

侍御詹思亭君贈言序

余竊祿京邸時思亭詹君以南海良令徵入為御史
並侍直禁闥追隨後先居常相得驩甚君英邁慷慨
目天下事若不足為余睹其意氣踔厲譚議鯁切輒
斂衽避其鋒屬主上聖明朝政無闕君獨蒿目其
間有憂治危明意累疏陳時事規摘無隱上皆嘉
納之已已夏乃以言事忤上旨廷杖放還時余方
抱病請告聞君創甚徬徨不知所出日遣視三四輩
幸爾無恙竟不獲握手以別已而得請南旋與君先
後抵里君家居杜門耽僻以書史文籍自娛構小亭
嘯哦其下謝絕賓客有蘇子由氏叢竹亭之趣惟余
至輒下一榻對談竟日靡倦余踈拙樗散無補明時
其意氣又不足以望君君謬有取焉乃捫心顧影則
私竊媿汗下矣一日搜其篋見士大夫贈言甚盛余
同年館中別為一帙而同邑李穆之君序之請携歸
讀焉君謂余曰忠臣之名古人弗願故有立朝敢諫
而焚疏削簪懼以其負自標也區區不識忌諱取譴
聖朝諸公復贈之言猶持鐸而鳴諸市是益其罪戾
也故藏之私篋不敢以視人久矣君何勞觀焉余謂
自古聖明之世以忠諫獲罪者豈少乃贈言之起莫

曰草堂卷二

十五

三百八十六

盛於唐子方即所贈炙人口者雖至今五尺童子猶手披而口誦也當其批鱗觸怒禍出不測旁觀者宜懼將及顧詠歌倡和不以爲虞此善類之同聲熙朝之美事矧不幾時而諫院之召下矣昔日之譴其何累于聖明也君今日所處實類乎是主上頃之且賜環矣君其無以爲諱也哉因書其後以待余言之驗云

殷老師壽序

蓋昔隆慶戊辰小子鳳翔輩同舉于南宮則吾師歷城殷先生與淮南李先生並典試事殷先生以經術事莊皇帝潛邸比莊皇帝嗣統諸潛邸舊學皆次第入黃扉棟政先生獨最後入入重旬歲而遂致其事歸當先生官大宗伯掌篆宮端也嘗疏陳時政大畧謂仇愼論事之臣多見摧斥非所以率厲忠諫培植材賢宜特賜優容錄用又謂國家財計詘乏法當節冗抑浮而行法必自貴近始大指在裁抑中貴人乃所薦言官如石給諫星詹御史仰庇皆以譏彈城社爲所齟齬者也先生夙有公輔望或謂先生宜稍委蛇其道與世俗沉浮即執政可旦夕致何苦探驪領之珠排虎豹之關徒令群小灰目先生听然笑曰道固如是孤立行一意不少恤也一時朝士則以此益屬心先生先生竟用舊學恩得大拜人情暫於夢卜詎不然哉先生在黃扉未久而是時秉軸者方兼掌銓衡勢輒張甚惟意所嚙輒族群不逞擯之淮南李先生已懸輿避去而忌者擯先生尤力先生不欲以寡援之勢逆嬰其鋒累疏自引退已乃遂堅卧不出上溫旨慰諭者再四然知其去志決不能留

矣乃勅賜廩與給傳歸歸而閉戶讀書間從二三同志譚性命之學即以師友造化批糠人世澹如也先生天性和易不屑爲町畦處儔侶中于焉不爲選其愛惜善類常爲之延譽汲引如恐弗及昔所稱休休有容不過若此乃至立朝進退大節則確然無所阿避雖處子未足喻其修養育未足喻其奮也人咸以先生未究其用爲之慨惋云今先生年六十距其致政之日十餘年所矣鄉之志雖怙權以排擠先生者其人今安在其聲光氣燄亦如太空之浮雲燎原之灰燼隨以漸盡無餘而先生巍然與泰山並峙松栢競秀海內人士之傾心翹首者慕其言行以爲著龜莫其德澤以爲霖雨又誰不祝願樂道之昔杜祁公在睢陽富鄭公在西都榮施至今能令人艷羨顧彼兩公者皆年躋耆耄乃始謝事遺榮方先生歸休之年古人所用服官政者也即旦暮者奪謝傳之東山而還諸廊廟其取適於巖壑也亦已多矣矧先生家居日久又非徒寄傲山水怡情宴咏已也蓋老氏有云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小子常朝夕哦頌竊謂老氏之言壽其精實與衍可操爲符券者宜莫如斯語而谷神玄牝

知子守母之說不與焉夫以德之長爲壽以修之家鄉爲國與天下則先生是已謹遙陳之用効眉壽無疆之祝

纂修家譜序

夫論世於家者徵諸譜在晉宋時選舉之途簡尚門閥而譜始重至唐貞觀中詔高士廉等贊天下譜牒參檢真偽誤為氏族誌即選舉不問而譜又未始不重乃李盧諸族有熏心勢賄通譜偽宗為一時嗤笑者而譜始輕要以追本始教敦睦則譜又最重其誰能輕視之也我黃氏世居城西南自勝國迄今詩書禮樂載德惟舊學博公基之令尹公衍之令尹公起家制科宰兩邑皆著聲聲載在浙志顧遺澤浹于士民而獨不能庇其孫子身歿之後宗枋中微家乘荒

日下重刊

序

黃四三

闕子孫幾不識其先如籍譚族伯梅江公壽八十餘能言先世事手輯宗支世次授先中允府君府君以授不肖翔曰此小子事也翔時方為諸生輒置心識之比叨第謁告歸按譜編錄綴以論纂先府君稍加寬定奉而藏之篋中擬壽諸梓有待也頃者揭而讀之則蟬蠹侵蝕殘簡並存不覺慨然嘆曰遭延之日久矣餘生幾何能無負我先君德意爰再加訂正續所未備事貴覈不貴飾詞貴簡不貴繁首世系次誌傳又次先塋又次綸命而戶役終焉篇帙成付剞劂殺青以遍示諸子姓夫葛藟之刺識者傷之蘇明

允族譜引云親生於服服盡則親盡喜不慶憂不弔判若塗人此譜所以作也我黃氏之登茲譜也閱世十有三矣自逸齋公而上四世而傳一子幾同於嶠邛之楊氏今九世而下不肖翔儼然為之長即云多服盡之親而墳塋拜瞻戶役供事則歲時共之未至如塗人之不相識翔竊祿以來愧不能効江州之會食姑蘇之義田惟是吉凶慶弔頗殫心力諸以緩急相抵者咸竭蹶應焉而勵共動戒惰佚又諄諄然附古直道諸子姓亦信而從之夫恩意稠洽雖疎可親德義相先雖微必振是在勉之而已茲譜之所為重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謹書此以勗後之人

送北部大夫吳平山君治獄江北序

夫先王之制刑也豈不誠甚重之哉三代而上其法簡三代而下其法繁蓋少皞之爽鳩氏與夫有虞之士師其官固不必備逮于成周始命司寇掌邦禁而置其屬隸之朝士典其內訝士典其外自司刑司刺諸屬各以所職贊司寇者總總然衆矣世降俗趨異章服畫衣冠之法既不足以爲侈故吏議日夥而其法不得不漸趨於詳然所謂敬爾由獄之戒與夫好生欽恤之仁誠不以法之詳畧異也我國家設北部尚書主四方刑獄即周官司寇率屬之遺意其在

江南北關內外歲遣部使者即詠焉乃始論報如法

十二

卷之九

蓋用刑之際若斯其慎也顧今之四方之獄夫既或治之矣縣上其獄詞于郡郡上其獄詞于直指使而是直指使者有一方之責至繁鉅也計日課成譬之馳傳驟騷其勢宜有所不遑給遂乃從一二郡司理而授之事郡司理又安所得暇力哉陰爲耳目於上而陽飾彌縫於下簿書尺牘焚然鼓積時取郡縣獄詞繙閱之覺其辜功甚著兩造不具已委之莫可究詰間或有所覆按則亦第毛舉一二取具文例而止直指使主畫諾受成焉即有令辭結憤自其覆盆者

亦孰從而辨之是故部使者之遣將與直指使爭是非者也然而部使者之視直指使其權力不相埒矣無論旁觀者之軒輊何如即付其所自處亦且將歛手讓焉是又當畫諾於直指使而後可也此豈朝廷設官意哉自古貞臣豪士爲國家守三尺法者其陳義凜然不撓故犯法可誅則天子不得宥犯驛可罰則天子不得刑矧吾奉南書與共事一方而獨阿已唯諾憚於爲異同也亦盤於古之所謂善執法者矣昔人有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均無憾也未嘗求之憾矣以免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抑有園扉以干天地之和朝廷設官雖繁其又將安用之耶歲秋七月北部奏遣治獄使而吳大夫平山君當其事於江北余識君質行卓犖其議論常依名節在刑曹幾三載精比慎誠翕然以明允者稱法所必加不爲干請屈也茲行也匪直循故事往矣鄙人翔性素迂迂謬使典筆札非其技也顧獨喜譚天下事因君之行遂不覺齟齬道之請余言者自馬子而下二十人則君與余所舉士也先是春禮闈之後余與君同以麟經典校閱麟經士入試者額殺於他經私心不無稍易之此與君所夕見其畫燈兀坐至夜分我

亦休旦辨色而興髮未及擗而手不釋卷窮日之力
靡少懈也余睹其如是乃始知然有難色也言君之
臨事不苟此其一徵矣故曰茲行也匪且循故事往
也

送張山人之寧夏序

唐時諸方鎮得自辟士士之挾奇抱藝不獲售於有
司者輒辟置幕府與參謀畫久之乃疏請于朝俾通
籍中外漸躋崇顯與明經進士諸科方軌並駕至有
兩鎮互辟爭得之以為重爭之而不得則蓄忿媚忌
尋端排斥以快其私亦或有感奮知遇畢慮委心逮
其褫權失勢猶裴回依戀不忍負愧於翟公之門終
其身泛梗漂洋雖阨窮而靡悔士為知己者死誼固
然耳今國家仕進之途操之自上卑占落魄之士率
研鑽風雅輦悅詞章遨遊公卿間以自銜達權貴人
之好士者間亦延致之無掌書記之名而有其實無
入幕計事借吻將揚之實而有其名彼所為德於士
者不過篋筐之贈遺蓬蒿之露潤已耳士亦以此趨
之望門牆而企聲光者踵踵也間亦以意氣之投締
為石交然未聞有汲汲求士者也山人張君伯揚浙
西士也寓京師凡五六載諸朝紳及外吏謁銓者咸
樂與之遊佳勝之宴集詩篇之唱和非得君不懽也
是歲中丞羅公自寧夏以書幣招君君善為詩即所
酬答尺牘亦翩翩有雅致寓居蕭寺與梵貝瓶鉢昕
夕為徒其游諸縉紳間口不問溫室之樹心不關田

賈之隙雍容拱默而已即有念君資斧欲為之地者
絕不以居間之說進也以故交游重之羅中丞之招
君也倘亦聞所聞而來耶韓昌黎有云先達之士與
後進之士恒兩相求而不相值君羈樓抱拙於中丞
公無及門之請謁左右之先容中丞公顧千里貽書
願羅置幕下也孰謂兩相值之難哉君其促裝行矣
寧夏為西陲重鎮宋時趙元昊所竊據跳梁以抗衡
上國者今直以節使蒞之而四封晏然又屬單于解
辦控弦射鵰之卒不敢延頸南向帷幄折衝自有成
畫無待君為借筋君茲行也登賀蘭山沿河壩眺望
由事章卷二
訪熙寧元豐間攻戰故壘思韓范經畧西夏之遺烈
躊躇弔古所揮毫賦咏當滿奚囊中丞公軍府餘閒
倘亦互相酬唱吟塞下之曲擬鏡吹之詞其意氣日
舒其籌邊也暇而能整君之所以報知己於是乎在
矣

送大行謝君使琉球序

萬曆四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尚永請襲厥父尚元爵
福建撫臣覈其事以聞于朝上俞禮官請遣使臣
捧勅封之而大行長樂謝君副給諫滇南蕭君將命
以往琉球國窮海中僻在東南隅是漢魏之所不能
臣而勝國之所不能招者也其稽首奉琛乞封稱藩
則自我朝始故事使臣受命者咸治裝解纜于閩海
間而謝君又閩人也聞有黃生聞其當行乃策馬詣
之抵掌而笑曰有是哉壯遊耶余生長海濱于海上
事見聞最狎每躡屐縱步不數里而陟島嶼之巔時
由事章卷二
睹輕航競逐巨舸縱橫儻忽往還于洪濤中若履康
達而騁熟路輒習習然兩腋風舉也辛酉登省試屬
莆陽告警道梗弗達遂乃覓舟南日泛海以歸蓋自
莆抵吾郡其為程者以三日計余暮發海涯朝泊江
皋假鵬翼之風僅一宿耳當其一葦凌空水月交映
僕夫酣卧榜人喧呼余倚蓬牕寓目焉傲然有蜺蜺
蛟龍杯勺真渤之氣自謂天下勝遊不壯於是矣矧
君茲行也又以王事往也昔在周成王時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白雉蓋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至今
侈之以為美談今天子膺聖遠邁周成王湛恩靡

洪威令烜赫自陽谷之宅訖于濛汜之津靡弗沾且
被也頃者憫兩淮生靈之困命官治河以紓民患則
海若効順二水安流擬諸越裳氏所稱不啻過矣君
今持旌函詔俯蒞遠夷而以天子之寵靈將之當
使風伯揚帆波臣鼓棹起蚌珠而夜燭驅鷁首以星
馳俾遐方絕域知我國家之威靈其四塞磅礴若是
畢事之日還報闕下籍其山川坦阻習俗異同與夫
耳目所覩聞者而鱗次之上昭無外之化下紀嶸廓
之觀以永垂於不朽而視余所道其猶并畫之見也
哉君之僚友相與重其別也徵余言為贈余謂君早
日事主本二
廿八
華豪其氣邁而意閒不宜作兒女咕囁語重為君
所笑故直書前所云者以偉其事使蕭給諫君見之
亦當一笑爾也

封宮諭羅望湖翁伉儷並壽七表序

蓋隆慶戊辰黃生鳳翔登會稽羅一甫氏榜相與締
異姓兄弟之好因獲謁于望湖翁時翁方就養京邸
與沈宜人偕至小子翔旦暮持刺恩典謁重獲一見
見其貌溫而氣和譚天下事纒然有緒蓋恂恂一儒
生也居無何輒爾戒歸一甫君頃首請願獲稍假晨
夕翁啞然笑曰夫茲地也可以托宿而不可以久處
我聞之德人馮閔翔廓浮游乎四方動則虛舟居則
逆旅安用是匏繫者為哉竟趣裝去黃生與一甫君
雖並登官籍乎乃往往余南而君北余北則君南若

曰平章卷二

廿九

三十八

而相避然惟歲時從楮生問翁無恙是歲翁復至自
會稽諸與羅君游者相告持脯饗往翁捷戶固辭即
黃生不令一望見顏色又未閱月而輒南歸其耽寂
不繁類如此一甫君在詞垣燁有時望顧自通籍後
遭延十有四載官不過為郎耳或乃旁睨而竊笑之
曰夫夫也將陸沉一官者君聞之殊忻然意得也余
與君直禁掖朝夕過從時輒誦東方朔客難楊子雲
解嘲博君一噱翁店閒則謂一甫君曰夫古稱宦海
士君子涉世猶之操舟也余橫江度淮溯淮入河者
再矣每餉艘商舶與巨波洪濤相上下有迅颶疾起

逆曳而前者有風帆方順竭蹶而趨者余觀其心甚奮氣甚厲競于先登顧櫓摧柁裂而覆溺隨之余申戒榜人寧淹毋迅寧退毋競用能涉萬里歷艱阻以無它虞夫仕宦亦類此矣惟恬惟澹可以致遠小子識之一甫君唯唯奉教仍復為黃生稱述其言黃生則嘖嘖嘆羨焉夫望湖翁者直達于仕宦之理哉乃其指與養生通矣古今言達生者本諸漆園吏要在恬澹寂漠動與天行以完其真故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不刻意而高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夫漆園吏之達生固所以善養生也夫輓近世澡淖斷樸營精於失得設械於害密竟之純白弗全形神日耗此夫日罹於柴柵微纏而自以為適者也翁世居會稽之滄塘距郡城稍遠而翁性復坦夷韜戢日與諸朋舊為布衣遊足跡不輕涉城市即邦君縉紳有式其廬者望而逃之漠如也沈宜人亦其澹泊與翁同德故一甫君無內顧慮服官恬素一如翁言是翁之所自為壽與一甫君之所以壽其親者詎不綿綿遠哉茲歲十月翁與沈宜人並壽七袞沈宜人方就其子養而翁獨家居小子以知與二三兄弟馳詞會稽仍携壺觴詣一甫君之廬壽也引滿巨酌坐待

橫參手南北指為賀曰是其南為老人星北為婺女星光芒燿燿交相映也一甫君亦大愉快哉二三兄弟有羨心矣

天恩追卹錄序

聖天子踐阼之元年覃恩中外揆潛德錄廢退之臣
存者召用沒者追卹俾言官訪覈惟稱故少司空仁
和江公名具薦牘中制下廷臣議時論歛然建之
天子俞其請予贈工部尚書錫之祭葬以爲公寵榮
先是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有聲振振乎大用矣在
起部勞績尤著遭構誣解綬歸自筮仕而去位而家
居終其身愿於輿論故有請召公者有請卹公者有
白祀公子鄉者諸所褒美贊揚爛然難舉然其論之
獲伸也僅什之一而其不獲伸也蓋什之九至是而
公論始稱快云公子主事君圻彙次群議纂緝成編
以制諭冠焉名之曰天恩追卹錄將登諸梓以示
其同年友黃生曰子史氏也願爲我志之以祇揚休
命以光昭先大夫令德黃生唯唯蓋自昔明盛之朝
所爲甄別才賢獎酬勩勤者即歿世不令晦滅如杜
公君之以事被徵馬文淵之中讒獲譴胥于其身後
蒙湧雪褒嘉具載青史并與鮑永朱勃之奏疏而臚
列之乃至揚喬疏薦孟嘗杜欽追訟馮奉世或不蒙
采納或采議上矣又以事在先朝槩從阻格此則時
之所遭偶際其不幸焉乃直道豈終泯於人心也

聖天子仁明至德洞燭海內譬諸日星炳耀即窮谷
覆盆畢照真可謂千載一時顧傳稱司空公生平輟
晦口不言功聞人有譽已者退然若弗勝推之惟恐
不去已也今爲此舉以暴揚之倘非公地下意乎主
事君捧以涕泣悲不自禁於是乎言曰茲錄也匪直
以揚先大夫之美已也念圻自先文昭公而下四世
受國恩矣聖天子察先大夫沉晦之後而褒之澤
滋渥焉歿者與生者之感均無涯也愧駕劣無能代
報稱於萬一錄以記之闡輿論之公示天恩之重
俾子若孫者永念焉所以答君亦所以承父也
曰天恩追卹錄
昔哉主事君之言乎夫逮下者君之仁也効忠者臣
之貞也繼述者子之孝也修此三者國家之利也君
子于茲錄可以觀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書曰
惟忠與孝爾乃邁迹自身江氏之子可謂永言矣矧
君承父非自身始也家謂之世德國謂之世臣尚
亦有利哉

許氏族譜序

昔班叔皮論史謂今之知古後之觀前胥此焉係夫
家言譜牒類是以故開國承家者重之代必有人焉
載筆編摩勒之爲不刊之典史之體取義於華衮斧
鉞而勸懲之機寓譜之意聯屬於根本枝葉而仁讓
之化興其爲用若不相通焉者然余觀蘇明允氏所
著族譜序記揭其流俗頹風誘人最速者諄諄然預
立之防是又以勸懲之機興仁讓之化而譜之可通
于史者也許之著姓于吾泉舊矣上世有諱稷公者
登唐貞元間進士實鍾歐陽行周先生而開清源之
文獻者也世遠時移譜牒久廢 明興以來嘗再修
之矣今給諫賜山君詳訂舊本復加編輯支分派折
秩秩有序按其圖以論其世而逝者之精神魂魄生
者之長幼尊卑恍若陟降森列坐立拜揖於堂階之
上下至其所著條說因此以儆彼舉一以諷百直與
蘇明允氏相爲符合使許氏子孫捧而觀之必將有
尊祖睦族之思而不忍忘有敦禮尚義之防而不敢
忽由其不忍與不敢之心而仁讓之化因之以洽斯
譜也其真有史氏遺意矣然余閱其舊譜自貞元進
士公而下名公顯人代不絕書而茲編闕焉何也紀

田亭集卷二

廿四

許氏譜序

載久湮之後耳目聽睹之外昭穆世數茫然無所據
以爲信而輒有所援焉以自標則其迹近於無徵而
其事難以傳後是謂夸毗崇僞郭氏之所以貽笑而
狄氏之所不屑爲也藉令因循公釐不爲之一訂其
訛是以存既往竢將來之書而祇足以滋後世之惑
惡在其爲信譜哉蓋嘗怪漢之司馬遷號稱良史獨
其自序也遠原夫重黎之初以及於程伯休父之世
衛趙秦晉之間若有若無若絕若續已近於附會組
織而不可信矧太史談而上所歷歷指名者其緒續
止三世耳猶旁及王殷之邛以爲顯重遷之意可揣
而知遙遙華胄預足爲遷嘲笑已然則君之所闕焉
而不錄者正史氏闕疑意君其深於史也哉

田亭集卷二

廿五

許氏譜序

特峯趙先生九十壽序

黃生其自襲受經時從學士先生訂繹疑義剖析異同必曰特峯趙先生云何即未及門實私淑艾焉而先生諸子克紹其緒某不敏謬託石交稔先生身範家法益習是歲先生壽九十矣先生仕止郡守優游泉石者幾五十年鄉大夫士謂先生經術似嚴彭祖而弗參石渠之論難官蹟似郭細侯而弗遇建武之延登爰歛厥未竟之施以昌燕貽綿壽祉某獨謂先生之早休益弄天實以耆宿畀吾郡用樹諸人士羽儀蓋世道關焉匪第一身一家之私慶已耳今天

申年草卷二

世道升降則風俗爲之樞自風之下也而汰靡貴競

于今已極顧其敦龐渾雅之氣醞釀於造化陶鑄爲人物有盎然長存者猶之萌挺爲華萼太艷矣而根未始萎流行爲汗漫太溢矣而源未始涸歸根還源復自有待故先進之爲禮樂矩也老成人之爲邦家重也眉壽無疆之爲君子祝也有之爲世道計也某嘗侍長老游譚成弘以前事大率士風樸茂仕者職思其居誦羔羊素絲雅自兢惕於閱探弄幻之精神濃郁芬芳之世味漠焉弗省也即退而偃卧衡門多闇然潛修葆真履坦高不至標名銜異卑不至熾趨

諸衆倘所謂三代之遺非耶先生生正德辛未追視成弘猶在眉睫未雕之璞未散之醇獨于先生焉鍾之方其起家甲第遲回中外分符竹于滇南滇士民慕若父師祝若畏壘先生念母春秋高陟圯在望遂脫躡一官去之歸而扁戶迺寂蔬糲以當膏粱布帛以當錦綺第宅不加拓糈福不加豐日惟左右圖史上下古今遠方四外之士以執經至者間爲之啓扉傳業諸郡邑守長行部監司枉于旌式廬曾不獲望見顏色子若孫綴纓轂登貢籍者濟濟於吾郡無兩人咸爲忻企豔羨先生逾自冲約無論衛武抑戒之

日山草卷二

世道升降則風俗爲之樞自風之下也而汰靡貴競

敝老而弗懈即所爲訓飭子孫凜若萬石君家法諸子孫遵教亦如之頃歲構精舍山中觀耕稼時竹木足跡罕窺城市縉紳學子樵夫牧豎望公至如麟鳳乍睹矣今歲登九表而手神健王步履康莊人謂先生殆神僊中人歟夫世俗所稱壽者往往侈神僊冲舉事以効遐祝如青牛稅駕於流沙玉鳥報章於蓬海皆誕幻不足信信有之亦奚關人世輕重惟先進耆德之老歸然父視俾見者醉心聞者竦慕永永欽而式焉挽汰靡爲簡質挽競競爲恬默即棲遲岩壑詎庸非世道倚賴之身此則某之所爲先生祝矣

泉州府志序

吾郡志不知何昉所可知者宋嘉定淳祐我朝嘉靖隆慶各有志其書之行於世隨古今為代謝而一郡千秋故實如火之傳薪車之接軌亦以永續於不磨自隆慶戊辰迄于今四十有五載矣楚梅城陽公由戶曹大夫出守吾郡廉平敏達閱載政成閑閤餘閒念郡志久闕圖續修之請於撫按藩臬諸臺皆報可則偕通守蘭谿徐公推守安莊伍公左顧不佞翔而屬之筆不佞老矣固辭弗克任而公固委之所敦請共事者則銓部林君志唯省元李君宗謙儀部何君學章卷二

君稱孝學憲蘇君弘家皆博雅正直可藉以匡吾不逮不佞乃勉勉執役焉群玉駢萃爰用雕鏤衆音相宣已諸韶濩凡六閱月而志告成陽公則又屬不佞序蓋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今天下郡國各有志奚啻百矣顧其叙事屬詞率多繁而不約較之國策國語其篇章卷帙多寡懸殊得非以述往詔來寧詳毋畧為守故重之耶夫守擅一方靈寵戶口登耗政事得失人才盛衰風俗醇駁咸握機黃堂之上其或政平訟理問訟樂業則山增輝而川增潤否則妖蠶之氛應之由古鏡今班班不爽語有之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郡國有志固二千石鑑衡也夫惡得而不重也曩西漢良守若黃霸龔遂留意民間微而畜養種樹重則孝弟力田咸若為之藉記而矧於版籍賦歛之法良有司賢士大夫之業張敞守山陽上言其戶口籍數課計事畧又願自試它郡條奏其政治所繇廢所以興之狀史稱其以經術輔政參用儒雅不虛哉陽公起家良令數歷有年一出而駟五馬聞見廣猷念深矣諸所撫綏振飭易俗移風直足班漢家循良而出其右第令旁詢諸僚案集郡邑博士整齊故實稱教令臨決之詎不足以創盛典垂後觀而下詢問閭草澤為也不佞則諗于共事諸君子太守公肅成之意殷矣是宋真王二賢守所未遑也吾儕其何以圖稱塞昔孔子善鄭國為命說者謂子產棟國總司厥事以潤色為首功而其實不然蓋鄭之諸賢實各據所長以襄國政草創潤色詎寧有低昂而獨討論亟焉是衆思所為集衆言所折衷周書曰議事以制孟氏曰論世尚友胥此道也以故諸君子殫精畢慮審法制之沿革揆時宜之通變覈官方於民譽衡人品於旦評彼此錯綜可否相濟其討論甚詳而偏私之見弗與焉此則不佞輩所以留意桑梓而仰副太

守公責成之極思也若其永譽汗青以為茲志重者則太守公預之矣不佞以一日之長奉公命僭序于篇端

大方伯楊貫齋公七十壽序

曩隆慶戊辰吾鄉舉制科者十有八士今白首無恙朝夕相過從得優游林泉之適者惟余與楊方伯貫齋公而已公少於予四歲是歲壽亦躋七袞矣諸親朋謁余言為公祝余夙齒獨微有天幸散質餘生歷閱人世若滄桑之變聊敘述見聞抒所蘊蓄亦足以資鼓掌咍玄譚如持一卮相晤對云爾蓋凡稱壽者必曰仙人列仙傳有老氏太史公則謂老氏百六十餘歲直以修道養壽耳夫世鮮聞道之人久矣於是乎功名富貴之士與道德之士岐而為三又有腫

慕雄爭飾詐沽譽以要利達而功名富貴之士溷而為一顧是二者將安傳哉必其七尺之軀久存于覆載間乃克恆管而圖之倨坐而享之世態塵情往往徂其所有餘爭於所不足疾趨顛蹶夜行漏盡計之以百年擲之于倏忽競之以牙戟失之于衽席冥迷終其身而弗悟也老氏致虛守靜洞觀世態則為之說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於以警世切矣而猶慮其弗惕也則又為之說曰知足之足常足又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夫至於稱天以警之蠢蠢凡庶可以悠然動矣乃又有功名富貴之夫息肩羈絆

妄意長生高者習經伸吐納卑者營服食藥餌又卑者謬譚鉛汞廣延方士求益於誕幻不可知之術謂眉壽亦可強而致終身無所不足也得微視道德經為迂談耶余觀貫齋公蓋深於知足之旨者也公初宰劇邑以賢能卓異著聲用常調遷戶曹即恬然安之無它羨也累資望至臬副方浸浸顯陟意有所弗合遽脫屣去之無滯繫也銓司采輿議起公田間遽擢至楚左轄其功望日振廷推開府者屢矣為忌者所中衆情憤惋公飄然乞身而歸無愠懣也蓋里居三年而始躋七十日閉扃守寂左圖右史與二三相知素交相往還已耳試追邈通籍以後世路升沉人情熙攘變幻萬千而不可勝原曾有異於一瞬乎又試自今日順數之以逮於百歲即日長子孫日開咲口視已往之年又既頃減復有異於一瞬乎語有之化國之日舒以長豈必漢文之世日再中哉夫昏旦亘而成日寒暑亘而成歲優游暇豫之時多則見為有餘紛驚疾馳之時多則見為不足蘇文忠公謂無事靜坐之日可以當兩日猶不啻也莊生所謂不導引而壽者也公於此道也深矣余荒耄五官之用不逮公遠甚每咲弁州王元美氏矢絕筆斫而歎弄精

魄日為人役不休余茲壽公直以筆斫供嗜咲彼老氏道德經精詰與衍律以清靜無為之旨猶多此五千言也公其置之一哂乎

嘉靖大政編年紀序

嘉靖大政類編序

張人論學劄記序

俞都公壽序

黃昭人詩稿序

制詞集

福建總志錄序

趙年文視篆南詞林序

將軍壽序

可地卷序

東母重紀傳詩歌序

年文典試還朝序

封目茲壽序

之相公王老人生應召序

使張程川公壽序

之生白陽公入覲序

白二書序

嘉靖大政編年紀序

嘉靖大政編年紀序

史之體有二編年昉於左丘明而荀悅踵之紀傳昉

於司馬遷而班固范曄踵之王仲淹謂史之失自遷

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其說蓋祖晉于寶而唐劉子玄

則謂班荀二體廢一實難良亦持衡之確論云夫宣

父作春秋垂楷萬世華衮斧鉞寄於一言其體裁誠

嚴且約顧非聖人弗能作非左氏傳弗能詳也史遷

之才詎讓左氏變編年為紀傳豈其師心臆決凌跨

昔賢哉堯舜之世猶有四凶極辨之朝寧無疵政史

遷氏散列區分尋繹互見章而晦顯而微顧蠶室腐

刑竟罹厥禍王允至藉口以殺蔡邕東觀漢記豈云

容易哉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制作大備後聖

嗣統方冊具存諸所廢置沿革更僕未易數即此虜

之和戰日本之朝貢近議紛拏莫知所定遠稽宸

斷昭然可循倘明主察相昕夕茲編沿本而尋其

末因畧而究其詳即運量天下不難也自日曆不脩

蟬階關職案牘或耗於蟬蠹章疏或格於留中標舛

若搜討旁摭猶有遺軼如射洪楊太僕最吾邑周計

部天佐皆以諫死而史皆遺其事聞一知二由今證

嘉靖大政編年紀序

政駿惟此時為然金匱石室之藏將來必有煥然改觀者矣不佞卧病岩數竊倣鄭端簡公大政紀續嘉靖紀一編據事繫日聊揭綱維蓋以傳諸子孫非敢播諸朝野死諫二臣增入為用旌忠盡不避僭踰且以待夫續筆者其大政彙編別著

嘉靖大政類編序

昔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我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取長顧一則窮兵四夷峻刑厚歛幾蹈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身佛寺末年覲啓疆之利延豺虎而破釜甌此名長實促耳烏足道哉我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弘兼以嗜學右文博習經傳臨御四十五載所為裁郊廟之制秩百神之祀內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却夷狄肇舉彞章遠符古訓運籌廊廟障掃妖氛當其衆口紛紜群策輻輳能令人眩瞶莫知所執上常洞洞而獨運之如懸金鏡於朝曦而妍媸靡遁握玉衡於斗柄而錙銖弗爽也用能俾文治輝煌武功耆定宏謨偉烈照映千古晚歲慕道崆峒潛精玄理築齋宮于西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雨暘關心尤厪露禱雖儉邪棟政或恣假虎之威而批決如流莫遏借劍之請逮乎泰階朗漢白簡生風幡然舉大憝而掃除之不啻撥濃霧昇皦日也眼釘旣拔茹茹斯登竟乃幹清寧之乾坤挈泰和之宇宙付諸聖嗣百千世而下猶且沐被餘庥矣猗與盛哉不佞曩者濫竽史局廁筆汗青今茲謬意藏山暮成斯錄匪能如

遷固之竊比春秋旁貫六經匪敢如孔僖之評駁是非挑釁梁郁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撮要若振裘揭領探水觀瀾本末備陳庶便考覽一開卷而祖功宗德燦然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佞守官者之賢否據實直書參互自見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知我奚冀罪我奚恤焉

張太史論學劄記序

夫自有斯道以來言治教者師以此爲統者豈不甚章較著哉乃今之世獨何其惛惛也任事之士喜功能修詞之士尚組織誅指而稱之曰爾管晏也爾莊騷也猶聖門所不道而莊夫所不爲也傲然當之有得色焉假令質之以濂洛關閩之學則強者恣睢而面謾弱者忍笑而含譏矣是坐矣故哉彼徒見夫空言者之無益於世用也嗟乎民之有道也譬則日用之於飲食典謨訓誥之文伊傳周召之業匪是其孰爲之謂空言之無益而以不著不察終其身是徒知塵飯泥羹之不可以飽而不知菽粟之不可一日廢也世豈有不飲食之人哉顧其不知類之弊一至於此孟氏之所謂暴棄而可哀者同年豫章張明成君惇樸篤行蓋有道君子也余與君載筆直石渠中匡坐而論詩君示余南遊紀真咏及知北遊稿皆以唐人之詞調明宋人之理學究極道與關發性真非第攻雕虫小技以博時好者余擊節嘆賞久之已復請益焉君乃出其篋中劄記數帙授余曰吾爲此語久矣未嘗以聞于人子其爲吾訂之余持歸再三諷玩如醉斯醒如夢斯覺又時時張諸座右以代箴銘

自尸居淵默逮于矩步繩趨若有逢原者值焉君之
命我深矣君簡訥寡言臨事弗為嘵嘵辨而又索居
下健匪其人不交所與促膝而論抵掌而譚者寥寥
如也先儒謂碩士大夫有此實學不碩士大夫有此
門戶君殆其人夫今 聖天子方遜志緝熙紹皇王
之統君供事 講筵日効廣沃執此以往可也蓋昔
永亨亭氏自江右入秦事秦要路曰正心誠意上
以厭聞姑置之則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然以欺吾君古人卓然自見其是如此君今又有其
病矣誠正之說固 主上所樂道也余閩人也道南
脉閩中稱爲其盛余生鄉獨質質然迷途耳因
書此以志余愧且期與君共勗之云

壽都護俞虛江公序

都護俞公蓋起家世胄累功至今官云公少年時與
先中允共學晝習制舉業夜則讀韜鈴兵法志甚厲
於諸書鮮所不闕既詣闕下世其官尋薦閩中武試
計偕北上嘗上書司馬門願得赴邊陲自効筦樞者
奇之曰此將來儒將也會東南歲苦弗靖謂公南人
也習南中事山海劇寇非公不足彈治之自分閩推
轂常在東南間所至開府大臣輒倚公爲重公治兵
簡易平居論議常重李廣而輕程不識薄李光弼而
美郭子儀故吏士人以願屬公其尅敵制勝務在萬
全如撫交南勦古田皆借箸聚米符其言若左券三
丈浦之捷以逐逋舟山之捷以火攻閩平海東粵
豐之捷以坐困迅發一時戰將如湯克寬劉顯其謀
畧皆出公下蓋馳驅行陣凡四十餘載而公之勲名
籍甚矣然又功成能讓於進退得失澹如也歲甲戌
爲忌者所中坐廢家居屬江右譚公爲大司馬謂公
大將才緩急足仗遂起公于家以都護僉書後府仍
掌京營務屬焉公嘗稱禦虜長技莫善于車戰其所
論著甚具考古酌今參之陣法今天司馬歲所校閱
大率皆公成畫也時聞東虜匪茹震蕩我邊疆輒拊

掌嘆曰吾老矣據鞍矍鑠之態不敢自讓於古人又
目直宿衛幸獲侍殿陛前顧安所得鞍馬也者而試
之茲其言壯甚每下將壇則迅騎馳驟蹻捷若飛即
少壯謝弗逮乃其色澤而神殊異公者以爲得海上
方也公嘗貽書先中允擬結社故山講黃白之學公
殆有真得也與蓋昔漢留侯遇圯上老人奉其所授
兵法以運籌與漢業既之復學道辟穀以圖輕舉說
者謂赤松子之遊則圯上老人實啓之此其說近於
幻然而非盡詭也老氏嘗言之矣老氏之言曰善攝
生者入軍不避甲兵陸行不避虎兇其道乃在於抱
一玄同又曰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
美深於老氏者謂其以用兵喻道彼其旨誠非有二
也公之用兵得老氏恬澹之旨矣即善攝生可知也
謂之得海上方非誣也是歲六月十四日爲公懸弧
辰同鄉諸君子將謀而賀焉公謝曰鄙人自少壯時
每誦馬文淵對故人之言以自矜奮今百戰之身獲
免鋒鏑實藉有天幸顧獨以老於功名受質私心誠
竊耻之黃生笑曰公之言抑又壯矣顧馬文淵豈必
踐其言哉其著績邊疆標名史冊者固在也此吾輩
所爲壽公也

黃孔昭山人詩稿序

余自通籍以來蓋踰伏故園者凡六載岑寂中無他
嗜好則與二三同志結社賦詩山人黃君孔昭其一
也君嘗語余曰世有名實謬盤咫尺千里者則今之
山人是已夫幽棲岩壑嘯傲烟霞藉薜蘿而侶猿鶴
此山人事耳顧日浮游四外與貴人達官接袂促膝
久矣其削籍於山靈也乃其稱於人人猶然繫籍不
改也名不稱情一至是乎余笑曰戴安道詣王珣於
虎丘趙元叔謁皇甫規於弘農士固有名下交相重
者豈必株守蓬窓矯世遁俗自明爲高潔哉且子墨
谷卿所資於江山之助良自不淺而猥云閉戶造車
四方合轍也亦隘甚矣君意謂余言爲然是時君方
有詩名郡邑大夫丹陽丁公河源李公博羅葉公咸
枉干旄與講釣敵禮而吾鄉之宦遊中外暨騷壇幘
者胥以牛耳屬君每有所招携君不憚跋涉赴之於
是遊羅浮登匡廬泛胥濤上姑蘇臺陟鍾阜之勝迹
焉最後乃策蹇入燕都則君之遊道益廣入夢之彩
筆益麗而名又日起矣君於吾鄉吟社中稱莫逆者
頗別駕範卿林太守登卿詹侍御爾欽周都諫以表
余陋劣亦與焉後先追隨所倡和篇章盈篋下諸

君子因余輩交君者或枉車騎或虛左席君亦于于然應之旅舍無鑿坏之實懷袖無漫滅之刺銜杯授簡陶如也每一篇成則坐客相與擊節嘆其寡和雖素負盛名者亦為君心折矣君家貧獨不吝購書間從積書家借讀之晝閉戶夜焚膏若諸生治舉子業者故於子史百家多所淹貫其初為詩取材甚博鑄意甚苦久之則舒發性靈陶鎔古法俾情態景物輝然妙運於筆端而古風尤有精詣余所謂江山之助非與夫近世山人之稱詩者余所耳目衆矣如孫太初盧次楨謝茂秦皆借譽名公以有聞於世試取君之詩與三山人詩錯陳而暗忖之未知其軒輊何如不待善譽者而後有定論矣余之言何能為君重然余非能譽人者也

制詞集序

制勅詞三百餘首余在朝供事時所撰也故事詞林與制勅者四人凡中外官滿考得微恩于上者銓移文詞林更番撰述則內閣董之余供事兩閣載滿值大慶覃恩諸循詔例請綸命者衆故所屬草較往時特多先是世宗朝永嘉張相君疏言制詞有體而近多溢美以君諛臣且所為褒颺其先人者類採掇細行若家傳宗譜然非所以重絲綸尊皇度宜亟行板濯以挽陋風論者雖為侵尋迄今日而濫觴如故江陵張相君復申明之余與二三君子恪遵矩矱即達官顯人有以先狀來者置弗省也大要在不輕褒飾歸之于簡質雅醇一時制詞稍稱近古余方困酬應無暇記存會奉使將之益藩書史持其素所彙輯者呈余將納諸書麓而束裝緘滕已具矣乃携之路河舟中閱焉蓋昔唐宋時凡王公將相之除拜其宣麻授詞咸屬筆於學士或宸旒密對或夜分進御間有一二俊語為人主所首領朝廊所膾炙者猶傳頌之至今顧歐陽文忠公內外制集序自謂屑屑應用拘牽常格不能專一思慮復誥命於三代之文今其集具在試一繙閱之良然非公過自挹損即棄

而弗存可也聊存之以備一代典訓可也頃歲官詞
林者惟執經勸講諸臣日侍上左右演繹註疏敷
陳今古所啓沃獻替弘多最號親密而其事亦最重
上專精經史不得復游意詞翰間有卿相制誥無關
於除拜盛典亦不足煩宸衷之獨注如唐宋時故事
邇而下之可知也以故操觚應制者非復金鑾供奉
之人即通經涉史之宿學灑雲挾天之捷手祇結約
而無所用循常襲故通相模倣歐陽公且以拘牽常
格爲媿而矧于余余舟中清暇偶按所存稿細核其
名籍九列而上有甫拜褒綸而彈文繼之者邑令而
上有甫膺薦剡奉璽書而吏議隨之者夫以兩載間
之閱歷倏如轉瞬而輒已乖刺若是矧今日而後爲
玉爲石爲鳩爲鷹益變換而不勝窮乃知主恩猶可
倖而微官評不可詭而飾也不亦令人懷畏哉因題
此于集端以志倣云

福建鄉試錄序代作

皇上紀元之十年歲在壬午天下復當舉士于鄉於
傳有之壬之爲言任也陽氣任養萬物也午位丙丁
健應林鍾陰氣受任助稊實種物使長大懋盛也夫
陰陽二氣淳蓄混元以孳萌庶彙蓋至任養於壬巽
布於午而化機盎然盈天區矣顧不有以養之孰從
而布之造化闔闢之理若是哉我皇上嗣曆握乾
于茲一紀應天地五位之合日惟典學親賢規恢洪
化修祖宗故實厝寰寓于不平是陰陽和上下交
而爲泰之會也猶然瑩精軫思期網羅海內賢雋之
士以充百職士嚮風承澤振芳競爽蓋不煩科條而
肅不用誠詔而手譬則庶彙昭蘇布濩繁祉良由其
養之者豫已闢在南服直丙丁之隅文明故有聲天
下自國家設科以來操觚染翰之英繇茲途奮者無
論其展采錯事比肩林立即曩時參籌帷幄弼亮三
朝與夫蘊崇道真標名理學者其聲光至今在矧于
今日際千載之一時乎其茲應聘入棘闈手諸士所
爲文詞讀之大率沉酣經術明習當世務乃其惇本
尚實闇然好修之志可揣而知也輒擊節羨曰是足
副聖天子額俊之求矣業已拔其尤登諸天府歌

鹿鳴賓之爾諸士夫亦知所自乎今海邦八閩順成
蜃波不揚途掖家獲揖志搏心而王鉛槧有司復數
數奉德音飭功令俾通經講藝之子不至涉足荒徑
以詭正岐塾序而上皆上所養也今夫場師之養
樹也時其灌溉護其萌芽冀他日為棟梁器也園人
之養驥也豐其芻秣謹其服習冀一日而能千里也
萬一者擁腫卷曲不中繩墨闔扼驚憂竊嚮詭銜則
所養弗任於所用其缺望將奚以解焉爾諸士幸遭
盛世漸涵聖澤已久今一旦計偕續食詣公車楨皇
國而列天閑是旦暮遇之矣 聖天子勵精圖理自
日亭草卷三

日亭草卷三

十四

葉九三月牛金

踐衢達操而循之于久要若符質券則純白之道備
而養之者醇也爾諸士第執此以往庶幾哉無負
聖天子養士德意以稱塞明時豈惟主司者與有光
榮即國家生靈實重賴焉尚相與勗之

日亭草卷三

十五

一五

葉九三月牛金

程文恭公遺稿序

黃生鳳翔操觚隸館下習聞程文恭公遺事頃者溫
竿胃學公過化餘蹟儼然存也公孫臺幕君官留都
謁黃生請曰先大父遺稿行于世舊矣顧刻久湮漫
復多散軼不肖光裕詳訂正庶按討而重鐫之冀永
其傳願足下一言弁諸首蓋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黃生頌公文有景行之思矣烏乎辭序序曰古
所稱三不朽立言最後夫言何容易哉魏曹子桓謂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惟通才者
乃克備茲四科自昔才士文人噉心鏤腸飽牢百態
舒一時之蔚藻希千載之榮名所可數而稱者良亦
至尠矣顧如唐柳子厚崛起于貞元元和之際與韓
昌黎氏並擅稱一代由今覽其集者輒執而訾之曰
夫已氏也附任文徵進而竟以謫斥終焉者也得微
以其立言貽累耶有味哉叔孫穆子之言其次第軒
輊可觀已程文恭公仕 肅皇帝朝倡理學尚氣節
士大夫景趨響應目為鳳麟由史局出尉信宜稍遷
安福令翱翔于兩都即署間已漸躋通顯以少宰領
官端端揆捧麻可旦暮待矣 肅皇帝方禱祀西苑
命近臣撰祝釐詞公獻詞多諷意 肅皇帝心銜之

日不草卷三

十六

卷三

會廷推公南冢宰疑公引而自遠也改貳南司空旋
視職去公獨行守道百折不回識者咸嘆其施之未
竟烏所為詩文皆直抒性靈綽合古法而時有大美
玄酒雅致試一展卷頌之出處大節可案而知也是
故詎重伐木身繫羈縻憂侯之獄中授書陳瓘之對
簿不撓則有司冠獄諸咏棲遲嶺表齊一窮通懷沙
陋比於屈平道南追踵於中立則有麗澤書院諸記
力持國是志切先憂擬龜錯之籌邊卑賈生之表餌
則有滅虜車戰諸疏公自為尉為令為署郎所至如
飄瓦虛舟而毅然以斯文經濟自許即所建豎不朽
者良自有在詎獨與立言君子一槩而例稱之也翔
不揣謬為序述俾他日論世者有所考焉公諱文德
浙婺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隆慶萬曆間贈禮
部尚書 賜今謚

日不草卷三

十七

卷三

少司成趙潑陽年丈視篆南詞林序

余不佞與蘭谿趙君結駟聯袂朝夕于承明著作之庭也蓋十七年往矣余資不逢世偃蹇爲郎幾且白首君爲權貴人所擯分臬嶺海旋復謫廢家居蹤跡睽違者凡五六載時時翹首凝睇有停雲伐木之念茲與君集白下而先後視篆詞林也則豈非良晤奇邁哉夫詞林之於官籍也世目爲瀛洲仙島大率謂其雍容間署無抱牘執掌之繁而遂閒靚幽與人寰迥隔以不佞視之一何謬不然也不佞束髮受書時輒已鼓掌而譚當世睹蒼赤彫瘁則稱引龔黃睹四

日華草卷三

十八

集卷三

鄰多壘則抵美頤牧蓋氣靈龜其自濫竿駢綴苦碌碌無所短長日搜閱殘編重與蠹魚爲侶即或操觚擗管冀成一家言猶患河東楊氏見而咲我謂非挂夫技也顧使之遂隊進退俛仰權貴人前又使之執鞭投刺日馳驚長安車中則惟有慨然面赤廢然意阻耳惡睹所謂瀛洲仙島也者而稱之比客歲弛擔留署乃始捷戶踰牆避寂抱玄署中有修篁一區方池畔畝迎風趺坐倚杖行吟庶幾哉惠施據梧之暝南郭子綦隱几之適時訪六朝舊蹟徜徉于燕磯鳳臺間歸而雀羅高張圖書滿前猶故也儻所謂瀛

仙島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已復考求故實睹國

初宋諸賢裴然標名圖錄即近世鉅卿碩輔由茲來往者聲稱彪炳前修具存余叨以不肖之身望末光超後乘輒晏然自附於支離之受粟樗櫟之天年不自量其不稱也亦過矣語有之能逸故能勞善息故善作今夫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不有六月之息則其負風也無力繼離騷駉追風逐電古所稱名驥也休其力而時用之故能周流八極橫聲群倫我祖宗念豐鎬舊京並設詞林優游綰綬至與鑾坡傑直之臣分峙爲兩豈第使養高坐

日華草卷三

十九

集卷三

嘯冒伐檀素飽之譏蓋其儲之厚矣君素性醇白伉直自遂積不爲棟臣所喜當棟臣謀奪情時方與言官爲仇而籍史氏之筆君力持其事已復偕同官連疏請有言事諸臣罪棟臣甚以故徙君于外尋坐謫去君歸則卜築名巖構小樓嘯咏其下爲終焉計海內大夫士益引領屬望君會上方肅清奸孽茹拔善彙遂用薦者言還君成均未久而有茲擢一時人情輿論欽然稱快駸駸乎顯庸大用矣匪直優閒君而已顧以余不肖謬獲爲君前驅是使鵬與學鴻並翔驂騑與駕駘方駕也詎庸足爲君賀因察屬

諸君子之請聊援筆而序之

郭將軍壽序

余載筆供事史局每從羽檄間識郭將軍名又性素
迂喜談兵則常扼腕嘆息謂今世無頗牧客有知
將軍者道其戰功甚具乃引手屈一指謂頗牧之
後今得一人矣是歲秋七月余鄉人林子為大同右
衛守備者郭將軍屬也致書於余請余言以為稱壽
祝其大畧言將軍視偏裨猶四體撫士卒猶赤子人
人感奮願得自効顧邊陲無事靡能效鉛刀一割者
區區之心乃出此耳夫自古良將老於功名者豈少
哉廉頗王翦之徒皆猛戾齷齪無論已其焯然最著
有儒將風者則莫如趙充國之在漢張萬福之在唐
皆勲業焜耀圖像於麒麟凌烟之間者也當先零煽
亂丙吉問將之時充國年七十老矣奮然請往馳至
金城卒收殲渠納降之功張萬福弱冠從戎靖寇難
于江淮淄青境上所閱歷幾六十載至於便殿召見
天子改容猶驚訝其健而悟讒者之非真也彼其躬
擐介冑衝冒矢石無一日不蹈危機乃徇國忘軀之
義必且咲生入玉關者之為怯然卒能以功名老焉
者何哉天生豪傑為國家張皇威武保輯封疆其所
默縱而潛祐之者夫亦自不偶然也將軍自奮跡行

在邊塞間乃所部又最當虜方醜虜匪始時
擊咆哮深入烽火近徹于郊圻蓋猖獗甚矣諸
將多選懷保為觀望自全計其黠者乃轉徙行迴
陽為直前而陰與虜左獨將軍挺身向敵所至輒逐
北有功墻子嶺之捷蓋邊塞倚為長城而隱然有虎
豹在山之勢說者謂將軍沉毅有謀如趙營平敢勇
慷慨如張常侍其所向克捷非幸也頃歲虜酋悔禍
納款而廟謨弘遠許之自新數年來枹鼓不驚此門
鎖鑰直安卧而鎮之顧夷性叵測喜則人怒則獸桑
土戶墮之戒誠未可宴然釋慮將軍之戲下方習騎
射謹烽火日飲軍吏市租而不用匣劍夜也蘭石畫
踴請以將軍壽日推牛享士自啖斗米飯披甲馳馬
彎兩石弧懸的而射之以一中一咲為懽使邊陲士
卒知大將軍之豐饒如此又使款塞遠夷知我中國
之不忘戰如此作三軍之氣寒飈襲之膽是亦一美
譚盛事也異時者太平日久
上思股肱之美欲圖畫文武名臣而張之如漢唐故
事必且召將軍矣

義壽貽封詩卷序

余叨領留曹識四川程君子師席中未幾而君擢南
銓部一日謁余請曰家大人是歲壽八十矣素性淳
樸以孝友聞于鄉自壯年喪吾母義不再娶鰥居四
十餘載不肖竊祿幸獲微天子命為家大人光寵
今年已踰戴望耄而步履矯健視聽聰明人咸謂累
善之報云不肖持表操簡丐言于諸君子題曰義壽
貽封願乞一言冠之今夫結褵主饋從一而終人紀
天常凜焉不貳即貞婦烈女矢栢舟之咏堅蓬垢之
節者史不絕書乃古今所稱義夫一何寥闊也魯曾
參琅琊王駿義最高而曾參氏事載家語與韓詩外
傳其說互殊夫娶妻非為養也共祀承祧仰圖似續
倘宗祊有託矣安用再奠之雁為故韓生紀曾氏之
言曰以華元善也是或一說也高宗以後妻逐孝已
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彼賢明猶然不免況其下乎
故家語紀曾氏之言曰懲繼母之煽禍也是又一說
也封君公所見得微類是乎嘻亦苦行矣今銓部君
奚讓華元子孝父慈鵲然天性封君公方我冠衣繡
而享其報天道良不爽哉余不文謬為之序

陳母太宜人重明紀傳詩歌序

高明州刺史陳君茂弘與不佞同里閭又同筆研相善君之先贈君鼎齋公與太宜人許儼德偕隱式于鄉邦咸不佞所睹記匪重重剽聞者太宜人衰齡患青疾越六載而痊君所為籲天求醫感夢視藥情極篤摯應充靈奇曩不佞志太宜人墓蓋嘖嘖神其事焉而同邑莊太史傳之特悉君嘗倅荆衡諸寮友暨邦縉紳為重明詩歌序記侈譚厥異爛然盈几案也不佞受而捧頌夫都有繫於天人相感之際云蓋自古史冊所載如晉盛彥母疾失明彥不應徵辟躬自

宋三百九十二

侍養厥後以侍婢恣侮慟哭幾絕母目豁然即開宋顧忻母老病盲晝夜號祈刺血書佛經數卷母疾旋瘳鐙下遂能縫紵事雖創見未足駭人聽聞乃至吳昇剖腹探肝以療父疾父目復能視而昇不死王翰扶左目以補母睛而母目明如故此其說似涉恠誕顧當時旌以粟帛異代垂諸簡冊惡得夷諸齊諧之誌而櫛弗譚矣今夫至誠可格鬼神專精可貫金石直寧真漠陰司厥柄故泣澤生重叩凌躍鯉應之于倉卒西離受粟牀頭易牒通之于夢寐大率券諸冥冥符諸昭昭於事若異於理為恒無足恠者廼陳太

宜人之重明非獨其子孝也蓋亦由母德焉太宜人
事舅姑孝謹相夫君儉勤待戚黨慈祥而好施予天
實祐善以豐厥報故刺史君虔禱而應求醫而効六
載既廢之視條若披浮靄睹朝暉用克享榮綵之歡
娛督荀龍之世業今刺史君循良奏最馳 恩命貢
二親地下陳氏之餘慶未有涯也謹僭升編端驗諸
它日且慰君終身之慕

十五

宋三百九十二

贈宮諭棠軒李年丈典試還朝序

陪京故根本重地也肱股列郡文獻甲于天下四方士操觚躡屨環壁水肄諸曹者林立雲蒸斌斌焉盛矣是歲八月宮諭東充于可遠君西蜀李元甫君奉命來棟試事兩君者各總州薦于其鄉弱冠同進士舉同讀書中祕又同庚甲子名相頡頏也可遠君執經侍講帷最久元甫君方由史局直經帟咸昕夕承明在 天子左右乃今並輟倬直不遠數千里而馳也詎不誠甚重之哉既竣事撤闈且詣闕下報命兩京兆公微言為贈焉循舊典也可遠君贈言屬

日章卷三

十七

集端三百九十一

少宗伯羅一甫君余黃生鳳翔當為元甫君効筆研役憶余自庚年別君長安市寥寥餘三年所君乃歷九折之坂操觚懷槩再入禁垣時余遷署南詞林旦暮趣裝發矣比余守官白下而豫章習時甫君會稽羅一甫君大田田德甫君並先後至君今與可遠君復聯鑣列轡而來也一時萍踪偶集我二三兄弟追懽握手促膝論心者視闕下半之良亦有天幸哉頃者賢書出舊京士大夫則欽然稱得人謂若懸衡而較持鑑而灼低昂妍媸毫毛弗爽也拔雋顯賢登諸天府譬則大匠氏執斧運斤鳩工庀材為國家輸棟

梁之用余嘗習時甫君亦嘗哀集六館士以備掄簡而供題楔慶緒多已幸之幸者也蓋昔趙文子相晉舉白屋之士六十家載籍紀之以為美談今士舉于白屋者不啻倍矣夫表裏山河之國畫界而居彼所得士重里知効一官能徵一職稱霸佐止耳猶然侈談之至今金陵舊都 高皇帝遺澤在焉樾樾芄芄比周豐鎬 聖天子堂精太平漸咸五登三興千載一時之業諸人士濯心拭目感奮風雲乃茲離輿滌上公車即第云舉于鄉實天下士也語亦有之進賢受上賞故冀缺俘狄胥臣錫縣五子効績翟璜駢軒

日章卷三

十七

集端三百九十七

鄒侯論功安平列爵所由來舊矣君今所薦士邁古人遠甚持此還報闕下按厥先資之言為他日符券袖冊夾袋皆是物也君受賞寧有既耶君行矣長江天塹之勝孰與天津潞河燕磯牛首之奇孰與金臺叢苑曩時王謝故居孰與金張許史邸第藉令西都賈與東都主人據席而語安處先生與馮虛公子鼓召而爭君之賦直宴然出諸懷囊矣黃生方晨夕支頤窮年騁眺而靡克餒心君獨以一日收之肺腑得微衷迴瞻望不能釋去耶 主上日湛思延訪須執經案筆之臣君其速嚴裝北向余且授詞博士弟子

歌驪駒祖道其無以為謠歌矣可遠君睹余言將無
迫然笑曰此亦足為吾贈乎

封君洪見英翁壽序

武陵令洪君懋純三載奏績功司第其治行高等按
令甲得貤榮于親於是其尊人見英翁彩繡我冠亦
儼然稱武陵令矣翁故博士弟子員也猷薄舉子業
輒棄去不復事事懋純君垂髫瞻敏斬斬露頭角翁
喜曰孺子可教矣即禮延經師督誨之而厚集諸儒
穎子弟與礪業角藝焉黃生鳳翔與懋純君少同學
長同舉于鄉最相善也自未第時率與君同館舍每
晨興櫛沐而翁晨至夜坐篝燈而翁夜至聞咻咻輒
怡然喜懋純應事盤旋少頃乃歸間值情嬉不大作譴

訶聲第密向几席前疊疊勅責之黃生從旁竊伺均
內慙懣也日戒同儕受要束惟謹罔敢以愒佚自怠
蓋視翁凜若父師矣懋純君五上春官不第翁殊不
色愠則時寬譬之曰命固然耳翁課子雖嚴乃至功
名得失之際其爽達類如此庚辰歲黃生以使事還
里數數上謁翁時懋純君已第進士矣翁意氣不為
有加而冲挹如昨詎不稱遠度宏識哉懋純君既滿
其官之考乃驟使者金陵曰不肖分墨綬于楚幸告
成功為吾親徵一命時歲星直昴畢厥月孟陬為家
大人誕辰願吾子一言為壽且與 綸詞並裝而獻

之黃生矯首南望思所為翁祝竊謂翁之宜壽也蓋有三焉翁弟季五人長司訓次州太守次殿中御史翁與季兄勿齋翁並止邑諸生又均以其子貴也簪纓閭閻甲于吾郡翁謙厚長者不以貴勢加于里閭即一立譚訥訥若不出諸口也天道益謙若符券矣一宜壽尊甫賢翁富而好行其德翁席先世贏穡人之望之不啻素封而恬居一室簡出寡酬于酒食微逐耳目玩好曾不一汨其靈府關尹子聞之玄元氏曰神不外馳可以集精神不外移可以攝精三宜壽武陵故衝疲邑也懋純君自曳組下車即煦妪其民振刷不遺餘力彫瘵者歡若更生沿流沂源本翁教也夫合百姓之歡心粹一邑之口碑以為祝願庶有不孱答響應者乎三宜壽黃生繫官白下不克登堂再拜稱百歲觴春酒介壽之詩請為翁頌之矣

賀相公王老先生應召序

今海內大夫士引領太平則遙指東吳松門語曰弟令太原王先生秉均當軸蒸黔其有瘳乎蓋人人慕先生如景星慶雲祥麟瑞鳳出即應聖而時清矣旅歲各屬宰席缺上采廷臣議詔起先生于家俾入參政府遣使臣敦趣就道先生馳疏辭云不可拜者三不能拜者一則又人人踐踵延頸思弗諧所願云先生自築任詞林輒以氣節文章重寓內臺柄臣謀奪情時先生譴止之不聽尋復酷逞於言者先生抗爭之又不聽先生故人望柄臣雖陰挾睚眦不能有所以齟齬也蓋欲收先生愚天下耳目先生奮然曰吾不可以立於無父之朝遂疏乞省覲柄臣猶容屬所縋諭意願得少假重朝廊且不久當大用先生曰嘻奈何其嚙我以腐鼠哉懇祈得請飄然拂衣歸歸而溫清庭闈婆娑采絲甚適也柄臣積忿甚乃益張矜雄圖錮先生于巖壑間賴主上明聖采輿論卒大用先生蓋自明興以來由詞林躋鼎鉉耀勳竹帛者莫可縷觀數則未有起自家食輒捧麻如先生者即自古側陋明揚猶煩歷試博考作相猶竢旁求其遭遇孰與今日多倘所謂千載一值哉黃生鳳翔方

官白下刑部郎劉君某陶君某皆先生門下士也
相率徵賀言於黃生黃生曰夫易之象泰也小往大
來今君子道長是為泰徵吾儕仰為縣官賀諸人士
翹望先生即雲霓不啻已徵書初下霈若霖雨吾儕
俯為蒼生賀乃先生棲真玄圃偃息衡門無論朱紱
華纓不結於靈府縱勒鍾鼎垂旂常猶之乎塵垢秕
糠也柰之何其張而侈之且先生之出不出非吾儕
所能逆知也雖然黃生竊願効一言於先生矣古所
稱高士逸民蟬蛻爵祿傲不賓之志如嚴遵偃蹇於
客星王霸潛形於坏竇高文通隱約於漁釣咸克希
蹤巢許自謝明時彼猶若數士耳先生先生
位通顯矣即謝政歸隱猶綴在朝籍以身當世
重者殆且十年主上方宵旰側席虛位以待信用
先生晚古語有之時異則事異若六奇士之稱非先
生事也謂宜旦暮趣裝往矣顧今日持衡事也
三難焉天關虎豹隱然在隅彼亦一是非以相擊刺
則清政本難士習於脂膏矣梯赴機若馳變幻高張
工乘人而闢其捷且閱牆交惡日不絕聲人各自為
計則正人心難方目為弊政尋咤為良圖旋革旋興
徒睹脂膏罄於閭閻遑陞陞於堂燕曾無能補苴殘

得益鳴毛則定國是難夫茲三難者匪名世之才
克濟也是在先生先生倘措意於俚生之言請然
乎萌黎手額宗社提福黃生乃俛仰為天下賀矣
先生寧能無意於宗社萌黎耶輒以為先生賀亦
可敬授詞于兩君而獻之

憲使張程川公壽序

不佞逃虛嗜寂足不登言偃之堂手不據陳蕃之
者閱四年所矣又自惟夙塵華貫馳駕于南北西
所知交幾遍寓內與衡霍素士抱咫尺之誼者未
並軌而趨不得鑿坏穴室固避遠引強附於顏閭
慎之儔以自賈重頃憲使金谿張公枉干旌垂訪
佞曾握衣迓焉睹其氣恬而神凝瀟然勢利以外
也歲臘月六日爲公岳誕之辰郡太守陽公別駕徐
使君司理伍使君請不佞謁言爲公壽不佞頌法孔
氏知有動靜樂壽之旨耳中年苦羸疾則采養生家
四亭草卷三

平四

言讀之如魏伯陽之參同白象甫之祛鍊陳
規中時時詭習稍窺藩樊有友人誚不佞曰子過矣
昔吳筠陳希夷皆習玄修術者逮乎奉九重召對則
借養生以敷陳世務喻治理老氏五千言至與矣
言抱一專氣以及於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治道也
養生道也至謂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則有其宰之而
我不與焉夫養生醺世原非判然爲兩此其旨豈與
孔氏懸殊哉子方繫籍朝廊而附出世法以譚養生
欲以罔象探玄珠未易覲也不佞聞其言稍省改焉
以迄于今由今觀公殆深於老氏者也當公第進士

出匣之劍光芒爍發顧獨韜鋒歟經費洋甘
縱冥於青氈不輕試也晉典司冠者就中窺若礪
以越砥淬諸澄淵者竟以直道厄黨非左遷外服不
色愠也既久詘而伸佐郡握符皆得西南鉅鎮用循
良著績矣絕不屑徵譽彌縫藉援推輓廻旋朱褚五
馬間累資幾三十載乃始來擁節於吾泉不嘆淹也
泉小邦耳又濱海地不足以辱旌麾惟是訟獄叢夥
島嶼星錯民俗黠悍海鱷窺伺未可晏然卧治自公
之蒞茲土也日飭紀法討軍實而以清靜豎之標小
大之獄郡邑吏每上爰書輒參覈平亭臻于明允虎

四亭草卷三

平五

文四

落龍驤之關士戈船下瀨之裨將奉公威德如清霜
湛露有超距思奮拔旃賈勇之風諸所歷江揮畫
操之堂皇四馳闕外蒞事將及林而獄訟清紀綱
黃墨綬肅肅迨公之聲實日益闕茂矣顧其處
澹如也公天性恬謐視駁歷之顯晦淹迅若時序
遷即所至涵育拊循能令人飲被其澤而我徐收其
效所謂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者公具有之是諸司所
稟仰黔庶所繫命也其爲壽曷有涯焉夫人知流沙
之駕足以壽其身不知道德經一書用以經世務壽
黔庶者一二言足矣五十言其多也壽一身其小也

謂公深於老氏良非謬語抑孔老之教不券而符也
請陳之以輪登堂之賀若魏伯陽諸家言則存而弗
論久矣

送郡侯生白陽公入覲序

國家令甲凡藩臬郡邑吏每三載一覲闕下明歲述
職之期及矣而吾郡侯新化陽公當以職事行初吾
郡之得公也郡士民聞之則私相語曰是曩令西蜀
銅梁以賢能最績遷者也漢時所稱良守如桂陽守
衛颯不嘗令襄城乎張掖守第五訪不嘗令新都乎
夫歐冶之劍庖丁之刀小試則小利大試則大利即
斷犀截鵠披單切玉所至皆若然解陽公且優於吾
郡吾郡得公是猷畝閭閻之福也比公至則躬操廉
潔為群吏率先諸所規恢厝注一如宰銅梁法不待

問故府采風謠而井然具石畫也郡苦多猾胥根株
窟穴莫可究詰公灼照弊實從几席上逕掃之抱贖
魚貫之吏無敢有心招瞬語寄旁人耳目者郡苦多
盜剽鷄犬夜驚甚則行劫公立保甲之法比閭相警
察雖豪家亦顧備干掇胥篋發局之盜無敢有鼠伏
鷹攫窺伺里閭者郡苦多訐訟片紙株連構為陷穽
公理論法剖一分其直枉輒遣去鬼蜮蛇蝎之徒無
敢有射影含毒蔓延無告者古所稱政平訟理良不
是過乃至風教所繫尤拳拳注心每朔望引見諸生
輒語以慎自愛重毋負國家造士令典杜媚奉之徑

塞干謁之門士遠逾矩矱中兢惕顧化倍於曩日
公所冶鑄也公外嚴而內寬拊民慈而馭下肅主以
清靜獨持大體不屑邀赫赫之名孰法則為秋霜敷
惠則為冬日七邑令長咸奉以為標表今山海之區
秉耒耜者狎于田野貿遷者嬉于市廛弦頌者勸于黌
塾即衛颯之在桂陽第五訪之在張掖其景象何以
逾茲而公且釋士民詣闕矣諸士民皇皇然如嬰兒
去乳哺子弟離師席不能一日釋于懷也而諸邑大
夫請不佞言為公贈竊惟 聖天子方注意吏治修
始元神爵故事久委任而責其成山陰老父美稷兒
重未遽與公別而猶日望其早來諸邑大夫追攀琴
鶴後跋屨山川方密邇清光綴班於文石之陞其近
奉特議留鎮劇邑與格於例而不獲往者亦確遵
教惠茲默庶若昕夕于公前也不佞第述士民之
戀於公者以伸祖道之意云爾

貞白五書序

慈谿馮先生江左醇儒也潛心理學績文弗售嘗應
襄藩之聘輯宗藩訓典 襄王甚禮重之錫號貞白
高士以故學者稱之曰貞白先生云先生學問淵而
著述富令子學憲公奉璽書入閩梓先生求是編以
誨諸士蓋篤信考亭闡發道突關致良知之說為非
然者也諸人士既奉為標的足砥頽波矣公校事既
畢復摘先集中三極通小學補質言廻瀾正論合求
是編梓之而屬余序余荒耄獨向學未衰于先生雅
有慕焉因稽年譜而論其世閱全集而探其微竊謂
先生著書立言為學術世道慮至諄切而詞旨至
明惟三極通鮮有得其解者蓋自漢 儒家言擬
易矣楊雄之太玄本易緯卦氣圖而 於孟喜衛元
嵩之元包取法火珠林而祖京房 於京氏挾術數
明災異以擷徒徼寵揚衛二書緣其意不棄其迹
謂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先生之易通既無所因
亦不為摹擬置卦畫卦圖於言外第參訂人事融貫
三才有原有衍有外衍玩其外衍而內原者可測而
闢也善乎張行成 言曰未形之先有理乃有數有
數乃有象既形之 而推數因數而推理先生

學易冥揲潛索由後天以符先天由顯仁以顯性
并意言象數而俱融者惟過庭之授嗣能達之
啓寡聞庶幾以玄解焉未易筆舌罄述方先生
通時逾志學甫七載耳其學已包羅今古其才足
駕風霆而抑才理性削枝葉澗本根所為小學解諸
編皆切近精實語施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宜真後學
之箴銘維世之軌範也矧當新學盛行之際狂瀾方
張隨聲應和者十之六七依違遷就者十之二三而
先生獨昌言闢焉若判白黑嚴關焉至以小學學文
與大學格致並舉互言之而以謹信之義貫徹于其
中可謂親切有味直足羽翼孝悌上邇洙泗而三才
一貫之理亦統于斯矣先生操履堅貞心地粹白即
光範之門可延兎園之裾可曳而不可以久留有德
者必有言固宜其不朽若是奉新蔡太宰公序先生
集謂其種學績文加人一等明體適用卓然有當世
具而以不獲試於用為慨夫天厄先生之遇而使之
明道淑世也其為用顧不大哉况衍繹恪遵其教者
又有後賢在余謬為之序不知其有當焉否也

田亭草卷四

條麓堂集序

大司農王公河工告成序

送林將軍京營序

王氏五女紀序

一林 四八十壽序

陸文獻序

馬陸公考績序

郎公楊公九載考最序

法經要序

樞經要解序

溪二大夫影候應召序

中丞蔡公平寇序

白人詩刪序

靈山房集序

送呂八夫應侯應召序

送朱公入賀序

都督王公詩序

宗伯鍾台田公文集序

蕭令公父母雙壽序

廷評何君齊孝存稿序

都司理卜公考最序

條麓堂集序

條麓堂集若干卷相君蒲坂張文毅公所爲詩若文也蒲有中條山即唐司空表聖道樓之地林泉幽靚甲于河中公夙構精廬讀書焉故以是名其集云公子藩參君梓公集行于世謂知公者莫如不佞則屬不佞序憶丁丑禮闈不佞濫分校供鉛槧後謬辱公獎許因數言不佞于江陵相君江陵弗答也比壬午陪京秋試汴商丘公當往棟廩事顧再四辭甚力公意以授不佞而不佞固弗敢承公用是知不佞益深夫不佞黠劣則曷克窺公藩垣哉第以藩參君奉奉

日馬草未四

乙

張鶴三自十五

屬序之意又焉敢謝不敏也序曰夫自秦漢以來作者何可勝數然大都不越兩途廟廊之作多闕富江湖之作多清越柳子厚氏嘗嘆其偏勝獨得而罕有兼焉者司馬子長南浮江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復畧昆明邛笮及爲太史令紬金匱石室之秘廼克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張燕公道濟視草集賢屬思精壯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比謫居岳州詩詞淒惋人謂得江山助茲兩公者即稱兼才要其才情所觸與遭際所值亦偶相發已公起家詞林直經幃綜史局訖于平章軍國生平宦轍不離春明故代言應制

賦頌賡酬似張燕公撰述論著表志叙事似司馬子長一再諷誦覺其鏗訇瑋麗如黃鍾玉磬並奏堂懸琮璜瓊玖駢列西序廼其風骨峻峭姿度爽逸又如猗猗千仞之峯漾千頃之波令人駭目洞心懽然企羨昔人所謂才全而能鉅者其即公耶蓋公自垂纓陟巍先後謁告巖居者凡若干載結侶烟霞揚推今古有子長之壯游而無其跋涉有燕公之湖山而無其淒惻故能使廟廊氣象與林泉幽趣合而俱融其精詣一至是乎此藩參君揭條麓堂名集意也顧茲集特公緒餘耳公才應名世以經術侍 莊皇帝講筵

日馬草未四

二

張鶴三自十九

莊皇帝雅欲大用公未果所獻納今具在集中嗣受上知遇起田間領宮端未幾遂晉參密勿時江陵柄國事多端裁然猶雅敬重公不至有所媚忌逮公宅首揆諸忌者遂群而齟齬公公計除權璫悉屏逐諸儉士一時氛曠爲之銷霽自茲而衆正登庸泰階朗擢皆公力也蓋公天資沉毅迎機善斷殆若有神運焉夫文章亦若是矣昔梁劉勰謂神思之妙並驅風雲猶輪扁不能語斤伊摯不能言鼎公殆已臻茲境與乎不佞烏能窺測之又烏能以鄙言爲卷帙重聊茲敘述用志存歿之感云爾

賀大司農御史中丞王公河功告成序

國家歲轉東南稻稻舳舻鱗次以輸大農則全淮稱咽喉地淮以北黃流駛峻遷決靡常故歲恒苦淤淮以南長湖映帶風濤迅忽故歲恒苦險當事者獨虞于北而固虞于南也詎直謂物力詘哉譬之食飲然咽喉為體即朝不謀夕奚俟隔垣望色乃時苦噬逆沉患方且苟覲無事忌醫養癰以底于鍼砭湯熨措手未從是倉扁之所預圖而庸醫之所玩愒也寶應館運道要衝范光湖滙馬槐樓中跼兩翼迂阻每狂颺時作橫波淼漫令人眩目怵心自黃生計偕宦游從湖上十往返睹商舶餉艘後先淪溺榜人至嚙指相顧幸無恙也輒為扼腕嘆曰是安得仁人智士殫經畧奠此一方俾從祗席度乎先是御史中丞關西李公采群議上其事于朝請開越河為運道利朝議建之未及興役而以遷秩行今大司農御史大夫西楚王公奉特簡代馬時旁觀持論者猶紛拏靡一也公至則躬圖方畧宿露戴星惟街譚巷語是究是度遂奮然任之曰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是在今日矣顧果斷何如耳若傳舍厥官首鼠避難而秦越吾赤子則余之罪也乃涓期鳩工庀具儲蓄申戒于二三大

夫曰諸君子其策慮黽勉以襄吾不逮已乃今下于邑里曰毋輒毀廬舍毋輒遷營塚虞傷匹夫匹婦心已復令雜作諸役曰豐而糗糒精而餼餼齊一乃心力以猛犢事成且有厚犒媮情者罰蓋居者役者聚懽成雷揮汗成雨公率諸大夫日煦媮督厲之凡四閱月而工告竣事聞上嘉悅之特晉公今秩以旌殊勩公顧謂諸大夫曰夫學書廢於掣肘吹竽病於混聽此其難在上版築舉而于思興謠田疇伍而與人騰謗此其難在下今茲役也廟謨之獨斷也黎庶之用命也且共事諸君子之贊襄也余何力之有馬蓋公之勞謙如此諸大夫余君蔡君革皆奉公指畫樂觀厥成者謂公之駿閱豐功方勒在口碑宜深詞為賀而走使屬筆於黃生黃生嘗握管隸史公記往史氏河渠溝洫志論述甚具率類耳食爾獨司馬子長南登廬山至于太湟洛汭大邳淮濟而喟然太息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蓋目擊之已夫水之為利害獨曩時哉顧興事之難自古患之宣房之役至躬煩萬乘沉璧馬將軍以下負薪姑置無論乃汾河宜渠譚之特易耳作者數萬人歷二三暮而功未就初平間平當領河隄使頻河列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而竟以河患終公今破築室之謀用子來之衆役不
再籍民不告罷而長隄繇巨險阻既遠俾茲轉漕繇
卒廢居費旅與方舟既濟之黔黎若緩步而履康莊
無復壅滯沾危之厄也且群然舉手加額以爲公祝
語不云乎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持此足以賀公矣黃
生愧不能文乃其目睹水之利害則竊比於司馬氏
爰捫管序之以復于諸大夫

送林將軍之京營序

余南旋舟次姑蘇林將軍來謁蓋自狼山總戎遷副
將京營將北上也余察其意氣推顏默然若不自得
然者狼山跨閩浙上游稱江南要害地帥亦崇制一
方矍矍鱗集跼踞雲擁無事則虎踞有事則鷲擊自
昔介冑之士超武功著雄名率多由此發軔京營之
名爲副將者日惟統羸卒擁鈍戈寓目於劇戲董之
以徹侯司馬而給諫御史復儼然臨之纖趨彌縫恒
憂不給即勇如育育智如良平其奚敢自標矣今夫
騏驎駟騁能一日而千里一旦置諸天閑俾俛仰於
金羈玉勒之飾雍容於和鑾節奏之御珥耳縮步惟
有憤鬱長嘶而已故臧宮馬援不安享列侯爵邑之
奉而顧鳴劍伊吾裹革異域彼豈幸封疆有故以自
爲功謂舍是則不知所報耳將軍所爲默默不自得
也顧京營豈投閒之局哉當 毅皇帝時宣威沙漠
向榆林雲中駐驛所恃以危從往來環勾陳森擁衛
者半京營銳卒也其先聲所暨凜然寒飈表之膽令
惕息而不敢窺即嘉靖初虜騎犯邊如黃花鎮延綏
之警猶選京營兵赴之顧諸將帥中未聞有忠勇才
略翹然特異堪爲國爪牙者自軍實日蹙浸淫至庚

戊之變戎馬蹂躪於畿甸權火映照於竹宮負筆荷
戈之旅重足備登陴擊柝之役傍徨四顧釋罪將於
貫城中而滌濯用之猶謂輦轂下有人乎孫武子有
言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強夫京營固儲將之地也今
之將帥不慕勛名而慕厚利不畏扞圉而畏長貧占
役士卒襲爲故常而復以空名冒餉昔趙括之母所
以訾其子者猶云藏所賜金帛爲田宅資今乃腹戲
下脂膏盜國家帑藏而營之藉令分閫授鉞當一面
之寄又安能捐武安君之市租傾祭征虜之賞賜俾
味醪挾纊者感奮而樂爲用也將軍饒勇略輕財扶
田亭草卷四
義翼嘗分麾雲中雲中士卒啗將軍拊循之恩爭願
一戰効死力未得當也屬鯨波弗靖堯樞者方移將
軍而南茲又移之京營而北豈第使驂駟驥抑首
天閑而已蓋被廬之蒐可以得卻殺繇上之蒐可以
得韓起矧官之師旅春秋校閱而以人聖天子寵靈
蒞之慎簡旁求寧無卻殺韓起者備備他日將帥之
選自虜酋款貢以來鈴柝罷警狼心叵測如將軍者
緩急足倚也試索鍵詣和門拮据朝夕悉漭夙弊必
奮然有以自豎者西北邊重鎮行且推轂而屬之將
軍又當勉思所報耳余將募埃於異日

王氏五房世紀序

王氏五房世紀自贈侍御公而下叙其世次而
皇綸先寵宦績家製文獻咸以類臚列焉潘參育齋
君所輯也王氏門閥之盛始自封評事公評事公之
子九人登制科官臬憲者二貢于鄉者一侍御公其
五也以潘參君貴贈今官先是族有譜創始于臬憲
長公迄于今若干年矣瓜瓞綿綿麟趾振振譜未及
續載也潘參君謝政旋里慮世遠言堙無以徵往詔
來將圖會修譜牒仰副臬憲公貽謀意而各房世紀
宜各自銓次以族綜括爰倡茲舉爲之先焉君之用
意遠矣夫治水者支疏而派淪之已而滙焉則爲巨
川治絲者縷折而寸累之已而合焉則爲完錦評事
公之諸孫繁矣第令人人如君當爲今日全譜是君
之率其宗人即萬石君不言躬行之教也善乎唐人
之言氏族也曰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
而衰故夫冠裳世閥之家必有敦守禮教明章士行
者爲之槩範標率然後族黨里閭群相慕勵以共成
仁讓之風此其所繫詎直一家之事而已王氏固士
族也兩臬憲公直已守道上迂天子下迂流俗懼
譴謫甘沉淪而無悔心次公貴志歿長公退而爲政

于家又以清修禮讓倡之鄉長老迄今猶能道焉今
潘參公操行敦篤曳墨綬為良令司相臺為名御史
出而旬宣四國為名藩臬即橫金衣緋秩崇顯矣家
故無厚稿也其宦游厝注建白暨海內縉紳所頌說
具載于茲紀中乃家居追述世德訓勅諄諄則王氏
青箱幾為之滿已蓋昔魯穆叔論不朽有三而以臧
文仲之立言當之君子謂之陋漢楊伯起擅名關西
迨厥孫奇仕靈帝朝帝稱之曰卿真楊震子孫夫王
氏子姓有能紹其表昌閥閱者奚必遠慕古人哉君
家標的具在矣余讀世紀歆歆焉因為序而歸之

汝寧郡伯林震西翁八十壽序

震西翁釋黃堂而歸徜徉林壑于今二十餘年而始
聞八袞余與翁同舉于鄉同唱和于吟社宜修東都
睢陽故事賦詩酌醴稱百歲之觴乃其壻江生並先
期請余言為祝即余耄不能文烏得辭余惟古今譚
養生者必稱引老莊二氏老之玄北言靜也莊之道
遙言適也第操其一決皆足以養壽延齡顧獨函關
流沙事為世所侈譚而稍置莊生於言外毋亦謂其
射之神人玄宮之顯項其說疑於誕幻不如青牛紫
氣為有據足徵乎其言不謬夫搖蕩轉徙之塗氣
與渾沌儼忽渺莽墮垠之野氣與柴柵繳繯其大致
相遠特甚然開竅岐路判於毫芒則適與不適異也
善乎莊生之言曰有天適有人適又曰自適其適非
適人之適視彼滌玄覽虛橐籥者其術至易簡而其
効又遲捷易臻震西翁得此道以養生為日久矣翁
起家名進士再握州符亦再登郎署迴翔兩都之間
旅進旅退人為之懊惋翁委蛇自如若寒暑之代序
也已而駕五馬擁幢帷其政績茂異譽望日烜赫媚
忌者中之遠爾歸休翁怡然高卧視脫纓紱猶棄敝
屣也翁心地坦夷襟懷灑落方其當官也雖理簿書

不輟吟諷雖軫黔黎赤子不避墨客騷人崑崙赤水之趣悠然堂皇之上而陽春高唱與頴川條教並流傳人間以垂不朽至其慕任延之不阿上官第五種之不畏強禦則寧中萋菲而靡悔升沉得喪一付之浮雲矣謝政家居口不齒官中事當道者干旌式廬時或一見報謁外絕無所造請其與里社親朋據几促膝有亭榭池沼之樂而無聲伎歌舞之娛有分韻刻燭之吟而無劇賢嘔心之苦間嘗上下古今有所撰著一日出以示余余盱衡擊節竊自嘆窮年兀兀老作蠹魚其蘊藉乃遠不敢望而翁之優游彌教則自昔固然真所謂得天適者于今年八十矣每觸懷賦咏片刻立成又善行草書適婉有法容持便面匹箋至者隨意揮灑不憚勞且自以為適也其精神健王如此函關紫氣亦且翹首望之已蓋儒家諱言老莊謂稽叔夜好讀莊子而增其放曠翁居家孝友居鄉恬寂事事雅有渠燠豈與夫黜削仁義黃鼓曾史棄繩約為適性者而獨其坦夷灑落之懷于莊生有冥契焉故敢以是為翁壽試召副墨洛誦而具陳之

清源文獻序

泉之有文集舊矣宋郡守真西山公實壽諸梓旋惟其燹復溷胡腥漸滅靡或遺者即郡乘所志藝文千百中不能一二卿先進作菴何先生里居耽寂證顯今故爰遐搜邇通米稗成篇表名之曰清源文獻授厥二子歲于家今郡守新安羅陽程公憑熊餘暇博詢故府則憮然慨曰泉固人文淵藪也如椽生花之筆叢桂春草之詞厥宜爛焉紀載今自郡乘外散軼靡存文獻不足一至是乎論世者將奚徵焉聞先生有茲集則就厥嗣儀部君稚孝請銓刻以傳而委不佞序不佞唯唯蓋吾郡以文鳴者自歐陽行周始當其離隱潘湖一向中州士角藝遂與韓退之李元賓輩相頡頏詎不韡然著哉顧其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伏闕推賢天下高之歐陽子蓋稟稟篤行君子匪直擅文藝名已爾群哲嗣興率由斯軌浸昌熾以迄今日唐史稱閩越地肥衍饒山泉禽魚其士氓不樂北宦及常衮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峽能文詞者講賓主均敵禮宴游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乃今日之矜耀已盈矣矜耀榮途羔雉文藝漢史遷謂儒業浸盛由利祿之路使然今天下士亦奚庸

勸而吾郡士掉鞅游又又寢爲天下士弁冕冠裳纓
韞蟬連林立即沉淪草澤樂飢餒泌者亦家握隋珠
人抱和璧岸然足謂無前衆之望吾郡士也若推鋒
然茲集第撫錄往作耳摸繪米於殘縑探澱紋於逝
水業已賊心奪目不可勝收藉令數十載之後廣遺
續編又不知鄧林之瑋幹玄圃之瓊瑤奚所屑斧斤
函篋矣是今日所少者非文也國家方張羅天之網
籠絡英雋士奚必憚比宦徃昔人顛陋故習立德立
言均垂不朽亦奚必逃玄虛擯鉛槧見爲名高要以
挽澆歸淳哉擢還澹令華實相稱不乖先進矩矱而
已由今頌斯集想見其人或湛涵道真或勤敦藝典
或抗節廊廟或葆素林泉至于揆藻颺詞擬騷辭韻
特其餘緒焉先生採撫雖博而屬意良深踵逸躅之
前修衍芳規於百禩是所爲述往詔來意乎顧如送
將歸賦縣法序彼哉者安所稱獻其猶錄何凡例標
之矣不以人廢言固孔門家法也元凱登庸臯夔稷
卨在列即四凶奚害平世而家有弗類之子黨有所
弛之朋德門仁里不以其故貶重昔人有云李陵失
身隴西爲耻夫隴西之有李陵也其焉用諱惟諸人
士咸用爲耻此隴西之所謂美俗也覽斯集者可以

惕然省矣是又先生意也程公蒞郡廉明百廢具舉
其帥士常先德器後文藝不佞又特推公意著于編
俾將來尚論者考焉

別駕陸公考績序

仁和陸公佐吾郡者閱三載矣曩公之奉檄來也蓋遷自青齊之博興令云昔龐統守來陽弗治而魯肅薦之曰士元非百里才當處以治中別駕之任迺可展其驥足耳徐暢為豫章內史丞陸機謂其才思敏贍志節清貞不宜令佐下藩而請試之近縣蓋古人衡材於樸用之際其持論不同如此夫曳綬握符制割繁劇分猷佐理諷議雍容其難易勞佚判然迥別士君子奮跡清時祇服群采輸赤忱於奎宰流景耀於春秋豈其趨易避難惡勞就佚顧尺短寸長殊其

器格方畫圖責其效屏軾輪轅帆幘櫂雖動異用低昂異質均之騁夷達而濟大川耳矣然而非所論於兼材也所謂兼材者能大能小能閒能劇綜衆職而能要分一職而能詳劬勤於簿書而能暇優游於堂皇而能整則陸公其人已公兩令東土有殊政以介特寡援重從恒調分半刺于吾泉大府休寧程公雅與公相重也諸海防刑獄要務非公職掌者必諮公而後定當道廉公賢每郡僚邑令缺又輒屬公攝之公攝令也一如令東土時攝海防刑獄又如其理錢穀也所至事治而民安之昔陳蕃見重於周景

王祥膺獎於呂虔柳慶著績於雍州趙軌蜚稱於齊郡誰謂古今人不相及矣公性資平恕操行潔修其臨事當機不炫揮霍而綽有游刃其馭胥吏聽兩造不事淵察而炯若燭照故為令則效佐郡則效方佐郡而攝令則又效吾所謂兼材非耶公治行為八閩最茲且上績于功司矣今天下吏治不振諸所為摧抑才賢使牛驥同皂玉石混糞者其害莫甚於資格三途之判姑置勿論即如郡守而下分職而輔之者三人各自効何庸軒輊而獨別駕一途抑首沉淪幾無復顯融之望彼魯肅之薦龐士元其奚以解也資

田亭草卷四

一六

卷元三百四十五

郡丞楊公九載考最序

清江楊公之丞吾郡也所共事二千石皆燁然稱良而皆信公如腹心伏公如左右手撫巡臺使者稽覈吏治必藉公重為薦剡光銓司承民譽請擢公為郡守者閱三載餘矣當西南弗靖慎選廉能吏以資彈壓嘗擬公守石阡已又擬守安順郡士民竊議曰夜郎牂牁之墟何足煩公往也頃者擬公守高州郡士民則又竊議曰今郡方缺守主爵者胡不即畀公以惠此一方而廼徙之東粵也昔人有言舍騏驎而弗乘將皇皇其焉索殆謂是乎

田亭章卷四

聖天子愛重名爵銓

十七

司除目多從停寢遂令公久淹吾土今茲滿九載矣昔地節神爵之間於吏治最稱綜核維時方久守長督課成效頗尹翁歸居東郡數載即入為左馮翊黃霸在潁川先後八載徵入為太子少傅超遷與久任之法實相為表裏每郡國上計輒詔使丞相御史大夫問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有條對稱意指者咸得先上殿以示旌勸不聞丞之與守有所軒輊其間也今積薪而滯之貫魚而叙之泥資格膠柱而調之於旌賢獎能之典未稱惟此一路福星類類在望則吾郡蒸黔竊有私慶焉公慈祥惻怛如春之溫操

持純潔如玉之瑩凝重鎮定如太阿龍淵剗割惟意而不以鋒銛炫也諸盜賊獄訟詣公前者徐察其情而剖之無盛怒亦無姑息人人咸輸誠引慝以去每海上汛期以職事按行諸戍營壘之牙錯餘皇之鱗集烽堠之星布諸所振飭撫畫甚設次舍信宿供餽不過一嚮一疏已耳申誠諸輿徒毋獲以秋毫為卒伍閭閻擾堯鑒介冑之將卒荷鋤搜吾之編戶祝頌公不啻口出矣嘗觀旁邑篆又嘗攝郡事大都倣齊蓋公之無擾獄市會稽劉寵之簡除繁苛諸縉紳飲醇不以居間氓黎畏法不以震厲所為治主清靜事田亭章卷四

其

語為公賀

法華經要解序

身自恒星欽瑞神降佛靈白馬馱經漢譯梵義蔗園
雪山之跡龍鬼捷沓諸書寢以流播於中華妙法蓮
華經者世尊演教燈然遍授闡實相而解疑網括真
範而撒稠林者也吾泉開元寺戒環禪師宋中葉人
也前身聽法乘化轉形空寂自願精研道妙著是經
要解行于世寺遭兵燹卷表靡徵今比丘通楫獲傳
本於肆中合掌頂禮拭目睇觀不啻如天花之墮空
金繩之導轍也遂乃腆質而珍持之已復念必芻產
自溫陵注疏定于禪榻大千世界共爾敷宣而獨茲

田亭車卷四

九 孝文三十四

寺闕焉窮子捨父衣下迷珠視斯豈獨異哉爰為
弘登校梓永鎮祗洹且可令主伴外護諸大眾
讚頌刻垂成謂余請序夫義即不論婆須密所以證
心字尚不識曹溪師自能呈偈天龍寓教於豎指
州示形於打棒第令摘句尋章振鈴繁說支駢徒爲
贅物詞魔障其中局此窓緣鑽紙古靈致譏鸚鵡效
音慧海發咲良是謂也顧根器有利鈍機悟有頓漸
得法忘言而非言無以衍法譬諸登岸捨筏而非筏
無以抵岸故升堂問難據座敷陳世尊曷以言爲諱
焉惟茲環師融徹真原發揮秘奧剖七喻而爲九會

三乘以歸一大明圓覺之實諦高標無陋之正傳衡
開啓鑰不爲簡徑累牘連篇絕無剩語正所謂心悟
轉法華者乃其慈悲拯世至意直將令五千由旬咸
歸淨樂億萬垓劫悉圓莊嚴爾寺衆中儻有宿種善
根潛心研玩脩六度而精進拔五濁之沉痾庶乎毫
光永照宗風可續於是刻爲不虛矣夫儒校緇壇均
之經籍爲重遊其門者匪明經奚稱也余故因其請
樂爲之序環師尚有楞嚴解最稱妙詣余筌中歲得
善本并貽置蘭若俾善知識傳習焉

田亭車卷四

二十 孝文百七十四

楞嚴經要解序

自佛敎入中國諸以經標號者滿祗林矣溫陵開元寺獨刻法華楞嚴要解者何要解出戒環禪師而環師說法圖寂始終慈寺者也先是法華經解刻成余既為之序矣客有難余者曰子業孔氏胡不昌言闢佛乃揚其瀾而行其流也視昌黎子不已鑒乎余應之曰夫儒先闢佛之論不啻詳矣即以萬乘之勢摧之掃蕩於大武汰擯於會昌然其經迄今不滅彼自有一種名理足覺世迷而福田利益之說不與焉乃吾儒溺佛者至擬其空寂之談援而入於誠正之旨

明倫彙編

世

李元三自十六

余謂儒自儒佛自佛各緣所從入誘之善焉足矣客無以難也楞嚴經故有會解所編輯凡九家獨環師所解最為洞瞭妙詣余覽而善之今殺青斯竟矣比丘正派通全復來請序余為之說曰若知二經括諸經之義乎夫六塵膠擾四諦不生五欲沉埋萬法俱沒惟是澄念歸真曠然無着息心猿調意馬潛符於上乘矣顧三結難脫諸魔易騰緊指空寂茫然奚據以故二十五菩薩及阿羅漢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脩習真實圓通而四種律儀三種科次精明進趣保持不失世尊數教諄諄乎其言之也循而持之虛實

均融有無俱化即醍醐無味旃檀無香鍾鼓無聲幡幢無影而實相究竟堅固不壞法華詳言具體楞嚴兼言真脩余故曰二經括諸經之義也乃至火坑地獄銅柱鐵床唐人謂象設之多岐箴規之別戶凡夫並誘總示佛慈上智之人無煩警摘環師博綜群籍獨厘二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刻也郡太守合肥賓公晉邑侯清遠徐公南邑侯東莞袁公捐俸檀施樂成茲舉太守公與二令公方以循良為群吏最宰官現身垂情淨眾余所謂誘人為善者也

日亭草卷四

世

李元二百七十六

送邑大夫彭侯應召序

是歲春屬諸司展覲之期 聖天子方垂意蒸黔振飭吏治勅下銓部俾覈其循良茂異者式示風勸吾邑侯潯陽彭公則褒然高等焉邑士民相與祈鳧鵲之再來而預策其不久借也乃旋旆未幾輟聞璽書召矣公秣馬戒途疾馳詣北闕下行且膺特簡稱殿陛耳目臣得持橐簪筆譚天下事矣蓋語有之百聞不如一見孫卿子之論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器也身不能行口能言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違國害也今制重臺諫之選必久職親民連著令績者延遠簡以充之非謂其閱歷民情諮詢故實爲已試之效而匪虛設之譚哉顧頃歲國是靡定章牘繁興朝議上刻核則有司者以刻核應之朝議上寬和則有司者以寬和應之刻核病於煩苛寬和流於僇漫兩者相矯莫知適從則有司者持兩端應之故鸞鳳之志移於鷹鷂水莊之風靡於蒲葦所由來舊矣自公之蒞吾邑也視以廉潔主以愷悌而濟以敏練嚴明環四封赤子兒嘔而煦濡之惟恐傷也虎冠舞文之吏怙賢任俠之豪縮步捧心而莫敢旁睨即如度田定賦承前尹未竟之緒當簿書最委之會止合郊垌徒

步阡陌窮閭稚叟咸得陳牒吐詞腴腴低昂犁然各當賦不加益而役不告疲蓋吾邑永世利也公今蒞任凡六閱載矣世事奕棋亦一再更矣時方上刻核不見謂公之嚴時方上寬和不見謂公之寬蓋自下車以迄報最惇大明作之治始終如一日以故垣節克溢而狎狴空虛蒲鞭不煩而徵絲罔逋邑士民群頌而祝曰使公宰天下亦猶此邑已此其美政卓績奚啻一拊循一振飭之爲功哉黃生操牘直螭階下最久睹諍臣上封事或隨聲傳和測景逐波無論築室道謀甲可乙否即持議出自一口猶然後先刺謬弗相符者私心誠竊駭之第令直諫垣參廟議者人如公又奚憂國是哉孫卿所云身能行之口能言之殆公謂矣佐尹施君劉君暨邑幕吳君詣黃生謁言爲公贈黃生方謝病里居健戶耽寂即願一覃思擗管做孫楚之贊梁令常爽之稱襄邑未遑也因謬述所見爲之序如此倘舉以誚黃生曰夫夫也身猷畝而口廟廊則黃生有餘媿矣

中丞秦舜峯公平寇序

聖天子威德翔洽函夏謐寧胡越一家蓋曠代恬熙
盛際矣惟是嶺表岑岡嵌岩叢薄蠢爾逋寇介恃嶮
阻蟻聚狶突以爲黔庶憂跳梁于江右東粵間幾充
斥不可制度臺中丞秦公扼腕籌之曰夫輔車唇齒
禍福相依矧勢且剝膚庸可秦越視乎遂力主勦議
請于朝報可已乃授筭于文武群吏馳驅電掃一
鼓而盡俘之於是疆場肅清旌旗靜謐度之人惟若
更生云夫江右兩粵之衆多起於諸巢嶠負蔓延易
爲煽動逮乎奔佚四出如燎原之火潰防之水低昂
南北惟勢所之莫可撲滅壅閼矣乃當事者畫界分
疆猥云墨守日苟覲無恙而遺寇於四隣甚則養亂
避難藉口冀渤海德化徒用弛備納侮自墮于虜殺
中此其爲禍寧有涯哉曩者粵西寇寇以雷廉高肇
爲壑即華林姚原群盜一將釜魚耳議款招降竟成
跋扈茲往事可鑑已中丞公視此隣猶同室救焚拯
溺不憚褰裳振臂趨之義重體國靡辨畛畦何其忠
也寢道旁之謀奮投杙之怒如瀟駕迅發猷不及駭
何其斷也殲厥渠魁宵旰罔治既以奉雷霆震耀之
威復用廓覆載好生之德何其仁也蓋自虔臺開府

以來惟餘姚王陽明公桶岡洲頭之捷勦景耀于太
常度人迄于今尸祝焉公茂績雄勛後先踵義矣顧
陽明公勦門庭之寇而公實拯比隣之災東粵明黎
咸舉手加額拜公賜寧獨江右抑頃者歲凶爲虐吳
越燕齊之民嗷嗷仰哺藉令諸巢逋寇越章責而前
枵腹待斃之夫將無有揭竿伺釁者耶公建威銷萌
折衝萬里冊其玄微冥冥無虞匪獨江右東粵之功
而海內之功也先是公讀中祕書時輒已先憂天下
此擢在諫署封駁獻替寒寒有諍臣風海內士紳相
與傾耳拭目謂公通達國體似賈生憂國忠誠似陸
贄宜其一建牙仗鉞而遂卓有偉望云 聖天子嘉
公功特命增祿秩資金幣爲公光寵若卿峻陟且旦
夕昇之矣藩叅高君臬憲張君走使清源山中微不
佞言爲賀不佞其何能文蓋兩君所頌述如此稍稍
爲論次其意云耳

白山人詩冊序

慷慨悲歌詩冊宣城沈太史君典為山陰隱士白君可氏題也燕趙習氣沉雄富慷慨鬱烈之士自商歌祖道步水生寒千載寥寥猶令人有怒髮衝冠之想君故浙中一儒生耳治舉子業弗售携篋游輦下因挈家僑寓長子孫為蓋昔莊舄越吟鍾儀南音不忘舊也君即稟茲負意氣何至結客任俠哀歌擊筑與荆卿高漸離偶哉余識君久覺其氣冲然其貌醇然間攜為詩歌亦陶寫性情平澹雅逸不作突兀驚人語沈太史稔知君乃所稱君者一何不類也噫嘻亦似之矣君之曾大父為分宜循良令曾存德於嚴氏當嚴相棟政日每詢山陰士大夫故白令子孫不落其否而是時嚴氏之門炙手可熱羶附如蟻君聞之深自韜匿弗上謁寧與行汲賣漿者遊耳沈太史以正言忤權相因自謝纓轡歸卧故園寄傲于烟水辟蘿以自娛適翟公賓客宜爭引避君獨不憚跋涉匹馬過從大類有俠氣然者所交游率敦尚誼槩即俠士豪客煦煦焉遇之也沈太史母亦得其似未得其真耶蓋自古英杰之士沉埋鄉井韞義負奇一出而將大人則長缺崩續可以居幸舍夷門抱關可以據

上座卒能紆籌策掉寸舌報知己而酬恩乃其片語未投抗顏貴勢者至謂死士之塚勝於生王之頭嗟乎俠甚矣君遊縉紳間不抗不諂恬適無求蓋然儒者氣象乃至然諾不侵緩急必濟固儒者事也灰云乎哉余自春省引疾解官歸阻雪河干扁舟未發君數數過訪竟日劇談第令懦夫側聞亦足灑然生色此足以知君矣余懇與君游者據其似名君也因題諸冊端貽之

靈洞山房集序

今宰輔潞陽趙公曩以直道迂柄臣退居于靈洞山麓若將老焉所紀述詠歌諸士紳多屬和者因彙編成集携與爲侶不佞嘗受簡一再讀恒忻然羨之每南北馳驅激水橫棹則輒與主人左惟時時展頌若寓目于山椒水涯矣蓋不佞巖居久竊睹今哲士持論者大率薄軒冕高林泉夫雕梁廣廈不如荆扉茨舍之安也層臺綺榭不如小亭曲沼之適也火浣龍綃珊瑚珠玉不如雲根石竇纖鱗鳴禽之玩也其雅俗殊致華樸殊用也顧有身林泉心軒冕者有身軒

田書草卷四

廿九 集卷之三十六

冕口林泉者有釋軒冕之華耽林泉之趣竭力營構捐捐不休者少室之索價高終南之覓徑捷姑且勿論即裴晉公治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李贊皇創平泉庄奇花異草珍松恠石靡不畢致爲娛此兩公者皆一代偉人雖退處林泉猶蔚然有軒冕氣而李贊皇之極力經始貽誠後稷最爲達人所嗤則信乎超脫世味之難矣大君子凝神於漠游志於淡居無營之宇立不貸之圃因石爲山因泉爲沼因土之毛爲饌羞故得喪窮通無往不適泊然靡所外慕其純素備而大樸全也乃茲靈洞集

擅勝而公皆因之飛雲之峯不輦而致天池之波不激而滙松檜藤蘿山有野蔴不種而殖當公抱寂樂飢棲遲偃仰之日逍遙杖屨快意苟完今當軸揅樞大慰蒼生望矣猶追憶故山弗置乞休之疏歲輒十餘上聖主方篤眷耆碩溫諭固留惟恐公一日去左右也夫出處隱見何常之有有林泉之軒冕亦有軒冕之林泉第令履膺乘輿者弗以寵辱驚心紛華奪素即澹然與林泉奚別莊生有言古所謂得志者昨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樂全之謂得志公有道君子也無入不得矣豈必林泉之高而軒冕之薄異日者功成身退徜徉于六虛之堂回視裴李山庄其幽趣雅懷不既卓越什倍耶蓋昔宋文憲先生作斯洞題名記謂人事變遷何可勝道惟有德之士其名不磨於呂伯恭韓無咎諸君子津津乎喜譚之懼後世泯沒也夫一時裴回猶于今仰止矧儼然爲茲山主人耶公之名當與巖洞俱永矣

田書草卷四

三十

集卷之三十六

送邑大夫應侯應召北上序

邑大夫應侯以名進士尹吾閩之建安兩臺薦侯才具任撥繁劇復移尹吾邑蓋蒞邑凡三載廉明愷悌口碑載道政聲奕奕為寓內循吏冠頃奉簡書召且釋邑士民以行吾邑縉紳謀所以贈侯者而屬言於不佞侯茲行也當承特簡列在臺諫不佞請以論諫之說為侯贈焉古稱諫官之權與宰相等謂足重諫官矣顧畢誼引裾天子改容指佞請劾公卿避席權乃重於宰相而言路通塞國運之否泰關焉自懸鉅設鐸止輦轉圜上不愛高爵厚祿以求言下不憚繩愆彌違以報稱國無類政臣有榮名蒸為太和盎然充滿宇宙是世運之一泰也若驪龍觸尾仗馬戒鳴士相率茅靡波頽以道譴訶縻祿爵長譽樹之佞固煬竈之奸下享其榮而國膺其禍是世運之一否也又若腹誹峻刑廷諍不撓丹扈之歲靡省而叩墀之血方披虎豹之關既鑰而伏閣之爭相踵善類奪氣社稷亦摧是又世運之一否也微獨此耳以直臣遇哲后而為人游說之疑狂態復發之詈猶然不免又奚怪其它否泰之幾間不容髮矣故蘇氏論諫欲以儀秦之術濟逢干之心夫逢干匪良臣所賴而儀

日知錄卷四

廿一 李元三頁九十一

轅之獻

日知錄卷四

廿一 李元三頁三

秦縱橫之術亦豈純臣之所以自獻者且術如儀秦而後可以諫為諫臣者不亦難乎易言納牖遇巷此諫術也韓稚奎自序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陳瑩中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此諍臣法也不佞觀於應侯心地光明器宇凝定操履純潔而弗以自標才猷敏贍而弗以自驕若徑寸之珠望之而徹其裏萬斛之舟汎諸風波而不搖也茲行且橐臬囊簪白筆爭是非得失於殿陛之上不隨不激能以片言悟主尺疏回天定國是而培元氣維泰運於方亨者必應侯矣謹書而陳之以代攀轅之獻

送憲使朱公入賀序

聖天子萬壽之辰自陪京卿執逮于藩臬聞司與畿輔諸郡國咸推擇一人焉齊心詣闕下列交戟龍旂之內遙鴈羽而効嵩呼今憲使吳興朱公當以臬司展賀行時公蒞吾泉南半暮耳目振飭紀綱填撫黔赤靈輿惠澤蔚爾方新郡士民相與騰來暮之歌而悵其行之遽也諸縉紳大夫將餞公于郊宜有一言為別而屬筆於不佞不佞自通籍以來嘗叨塵侍從濫佐春省每當大慶日頒得以職事供役殿中竊睹虹流電繞之瑞日升月恒之象恍惚在昨廼聖顏

聖顏

廿三

卷三十六

昨穆融融若有喜然此豈陳華封之祝賡天保之章可庶幾其萬一哉聖天子方凝旒密勿運量八紘而大臣法小臣廉內臣服庶采外臣固疆圉令封寓寧謐億兆哺嬉致足樂也此其太和景象莫盛于成周故卷阿之詩云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江漢之詩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然或繼之以王多吉士維天子使或先之以經營四方告成于王蓋臣之自効于君而不虛祝願者如此猶之家有肖子克肩其負荷堂構綿其弓冶箕裘然後躬綵戲之娛奉觴酌之慶所為聚百順而効之者頃已公今流行所藉手而

獻之殿陛者一何重且鉅也公起家祕翰敷歷中外者十五載于茲在起部室中貴人獎實諸事集而商民不擾此其所自効者一奉簡命董關中省試得士最盛梗楠杞梓且柱明堂此其所自効者二出守建州用經術飭吏治循良之績卓然稱最此其所自効者三今茲擁節吾郡諸凡怔營厝注不異在建州時復馳騁軺車跋涉海徼課督諸樓船將士是歲鯨波不揚烽埃絕警豈惟吾郡士氓受德施哉其七閩諸郡世實靈承之蓋昔唐曲江張文獻公當百僚上壽之日進千秋金鑑錄獨受褒賞千古詫為美譚夫効之以言孰與効之以身矣故曰公所藉手而獻之殿陛者重且鉅也諸縉紳大夫僉謂不佞之言為然請陳之以資祖餞顧詞之不腆視卷阿江漢之雅迥相遠矣

田澤章卷四

廿四

卷三十三

送郡丞王公詩序

郡丞南城王公擢留署大夫且行矣公性素介潔諸屬令毋敢以繁儀縟幣相加遺惟相與重公之行則歛為詩歌裝梓成冊授黃生序之蓋曩庚辰歲黃生奉使事南下公以吳江令會河許云時公令吳江已六閱載政績茂異倬然稱東南循吏冠顧重擢為留曹即旁觀者已為公不愜而是歲吳中苦潦民弗克供繇賦撫臣承迎當道意弗敢以災異請也則檄公視篆督通如故且用利害愆公公撫几歎曰夫波臣環郊關而處群百姓其魚乎第令浚膏肉於痼瘵快當事者心謂作民父母何吾一身去就其奚愛矣乎堅持之不為動乃撫臣憤甚遂特疏劾罷公公歸而行李滿條健戶讀書澹然自得也居無何會 聖天子轉圜從諫蕩滌一切煩苛與萬姓更始一時臺諫諸臣為公訟言于朝曰竊見故吳江令王一言拊循劇邑輝然有循良聲坐憫疲氓緩催科迂撫臣意被誣摘罷廢家居俾彊項勞心之吏望風解體謂宜破格錄用為循吏勸 天子建之於是公起家拜懷寧令尋擢吾郡丞云自吾郡得公也邑士民相與動色相慶曰是嘗捐一官為黔蒸請命者耶比公至而後

可知也公沉毅敏達臨事善斷如干將莫邪割不帶而主之以慈祥惻怛視惇獨疲癯煦煦焉惟恐傷之也顧獨不為貴勢翫法嘗奉檄屢出行縣又再攝邑家其要本嚴飭科指不繁所至吏畏而民安之蒞郡甫及暮而賢聲稱八閩最矣公今且釋吾郡去邑士民輒咨嗟駭愕曰 聖天子方久任賢良計安黎庶奈何奪我公亟也已復愔然相告語曰公正氣令譽藉甚公卿間蟻屈而伸龍蟠而奮理有固然即陪京不獲久借矣詎庸以私吾郡今茲冊所載譽唱同聲天籟自應大都以寫縑衣之好永其堂之思即其言出于學士大夫視閭閻里巷之歌謠若出一口也劉中壘氏有言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頌其美而致其敬則茲冊謂哉余不文僭弁其端以附於詩人小序之義

宗伯鍾台田公文集序

余閱宗伯田公集不覺涕下交頤也自兩榜附驥詞垣比肩與公周旋者三十載今公歿墓上之櫬可材矣廼捧公遺集讀之子桓痛息於德璉永叔長嗟於聖俞生死交情臨文興悼自古乃爾寧惟今日憶公嘗語余云大丈夫當為宇宙第一等人區區抽黃對白屑玉鋪瓊胥剝技耳以故公在詞垣厲節槩養恬默而尤研精于經濟每過從下榻輒抵掌古昔廢頌時務隱然有幹旋掀揭規摹即間為酬世之文皆逼而後應匪意雕鏤結撰以釣時譽者當公歿時讀

日手草卷四

增七

卷三十九

父書者尚幼笥篋餘藏未遑擗拾故所存重止此然而文在茲矣異哉疇曩才士借聖言譚文也曰情欲信詞欲巧夫千駟萬鍾以巧取榮途撫仕以巧進斧鉞刀鋸以巧避則志士咸羞之矣何哉欲巧其詞者言以足志詞以聲心董生醇雅故理邃而氣和元亮幽貞故響清而調逸昌黎骨體故格峭而局健諸如此類由百世之下邇之中士儀貌鑑神智者隔垣見臆表衷相映明然眉睫之前第令巧其詞而號於衆曰我情信也是肺肝唇吻判然為兩截人又誰敢任焉今觀公所為詩若文有溫醇之度而其力勁有閎

博之氣而其體家一切綺靡纖巧之習世所謂媚目諸心者悉屏若洗也夫公之不屑為巧也獨詞乎哉公以忤棟臣故投簪解轡棲遲巖壑者若干年比大奸脫距衆正彙登公際其時亦絕無所攀附孤立行一意而已讀斯集無論識與不識可想見其為人稽今天稍愍遺以究公志世道終將賴之即囂然終身棲遁藏山緒業復且炳彪未涯而胡天奪之亟也余所為涕下交頤弗克自禁也因僭弁公集之篇端以行于世

日手草卷一

廿八

卷三十九

蕭令公父母雙壽序

武榮蕭令公之蒞邑也御其二尊人以來至則扃戶垂鑰門以內廬兒廩廩也九日金谿之勝咫尺眉睫間即視之衡岳三湘猶培塿蹄涔顧亦足以陟籃輿喧橈唱太公虞僕隸目語閭垣耳屬曾不一騁眺焉第日察令公理邑狀睹猾胥擺指弊數室穴小大之獄必以情輒忻忻喜謂吾兒任為令矣乃公歸矣令公固齋心請願獲以升斗奉晨昏眷公笑曰夫故山薇蕨與者正蘭吾願與交游共擷而紉之奈何久匏繫此哉遂戒日趣裝以行行之日田更弗敢以壺漿

日耳耳卷五

廿九 樂久三三三三

獻士紳弗敢以縑幣獻蒼頭二三人踽踽然奉鞭策而投逆旅不至如胡氏之帳下督詭踪佐助以煩詰難被譴呵也而是時令公方遵有賢聲里歌巷誼盎然載道太公時時剽聞之則撫其枵然之橐顧太夫人自慰曰吾茲行也載令名以歸其為行李不已腆乎蓋令公自童年負雋譽包羅二酉沈酣六籍古所稱吞鳳夢筆未足與闢妍爭豔而太公猶日課督之不少輟語不云乎素習若性令公之飫庭訓所自來矣奚啻今日太公歸則每從南雁寄音吾二老人幸眠食無恙兒第揖志服官撫風抱母効兒女戀慕態

乃令公清才蘊藉出入不必戴星條教不必煩碎而曹無通事氓歌寧一未及期闔邑大治足副萬里外遐囑顧猶日望親舍之雲翹首跂踵也孝廉李君即令公所陶鑄士圖所慰令公孝思者請黃生丐言將為其二尊人壽黃生以宇下之庇即徵孝廉君請固願効一詞矣夫楚固多隱君子抱甕夫人獨耕老父皆并與其谷氏而隱之龐德公携妻孥居鹿門采藥以老即桃花源耕種遺民桑麻交映衣冠朴野儼然有淳古風彼均遭時屯否泥蟠谷遁者耳太公生逢明世居與桃源密邇也業已戢鱗藏羽隱德弗耀而竟克教忠勗子奮跡展采奚止遺之以安行吟餘暇訪古昔所迷途得無與異人者遇授以還丹却老術乎而令公方叶群黎謳頌以為二尊人祝又奚必問睹寢門戲綵堂下乃稱愉快矣泉山有佳茗澗有芳芹令公試緘而致之且以黃生之言將為二尊人將又忻忻喜曰兒果能以善養也

四十 樂久三三三三

廷評何君齊孝存稿序

廷評何君齊孝歿之若干年厥弟儀部君穉孝梓其遺集以傳而屬余序嗟乎文之難言也久矣國家以制舉業求才要在明經術諳世務其文體則去古遠甚無論金陵王氏學株守剽擬爲博雅君子所不道即賈誼崔寔之論晁董公孫之對今之循名而應者連篇累牘究其實竟何如哉士抑首燈窓固已厭今日之不古如涇渭蒼素之不相侔第云鼓瑟於好竿之門資章甫於文身之國時有所弗可耳比釋呻帖業服官中外乃始慕古而習焉其耳目方新沉錮日積若有先入焉據其中局而峻距之者即極力摸索又若分心兩墮岐路交馳竟不能自脫於徽纆之外乃有自丁年而白首譏彈千古傲睨一世所撰述論著自負爲上駟無前者試與之較繩墨程尺度曾不足當唐宋人之下駟且曰吾舍筏度川也始以爲時局終以爲聖諦蓋胥一世慕倣之遍趨通降若江河之不可挽安得如昌黎韓氏者力去陳言以矯頽風矣惟有韻之文潛心古昔登堂踵武者近代稍不乏人此無異故以無先入者爲之內距也余持此說舊矣頃以證于儀部君君固心然而口頷之今讀廷評

君集雖篇表未富而體裁各備諸詩有唐人風格其爲文俊潔典亮倣矩矱於歐曾視世之累餽飣騁蕪蔓不離經生口吻者相距奚啻千里夫君守孝廉者十七載而始從官所徘徊敷學重博士家言耳居棘寺未幾日職聽讞又未遑專思慮博群籍以紓所蘊蓄乃見解已超詣若是藉令短畧可延且見其進而未止也君之尊甫學博忤菴先生於先中允公爲僚壻先公嘗命小子翔曰何先生後學師表也爾宜以師道事之而穉孝君篤行雄文久有譽于士林間以君家橋梓弟仲自相師友宜乎君之有特詣已至讀君所與子弟書則飭躬範家典刑具在直文云乎哉余叙君集惻然有憐才之想矣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多言如余亦黠淺無知之一驗云

賀郡司理卜公考最序

今國家祥刑之吏內有與鳩氏暨烏臺棘寺諸曹屬外有臬憲與郡司理咸職董刑獄專讞決生靈命脉關焉中外上下參維通相評駁俾廉情法以叶于衷逮乎刑罰清平億兆提福則乾象左角李之曜曜且為之輝澤熒煌蓋所繫之重如此迺郡司理於民最親稽覈聽辭實躬自蒞之匪第據成案議輕重憑故牘為低昂者間有魁壘傑士負明察彊敏之譽則臬憲大吏恒移之檄而受厥成觀風臺使者倚為耳目時時從按行郡國其鋒稜氣燄幾與衣繡持斧者諸蒲伏堂階下者仰視之若神明往往智窮淵察萬厲驚擊而宇宙太和國家元氣亦緣以潛消斯蓋大憲氏傳循吏首言法令刑罰而以奉職循理者當之有旨哉不佞玷朝籍者三紀所閱人多矣竊謂郡司理中有金陵卜公則真仁人長者於今鮮儔云公天性廉約其飭躬遂遂如也與人言呐呐如也郡齋日給不過糲飯藜羹以為常每奉檄之旁郡城驛從裁廩食兢兢焉懼為蒸黔擾所治小大之獄明不以鈞鉅威不以筭朴恒和顏霽色導之使言而傾耳受之蓋則官所謂色聽呂刑所謂審克公實兼焉人人睹公

矜惻至意則靡弗輸情吐欵者比獄成奏牘上官爰書悉傳自公手舞文者擺指矣干謁者屏跡矣咸曰公已得情無忍涸公為也公蒞郡三載嘗一署郡界一攝邑事居郡齋三之行旁郡七之乃所至以廉平仁恕稱道路郵傳如出一口曩歲建州獄起棟事者坐以大逆所株連重比甚夥公意弗然也陰疊疊為之申雪用是棟事者心動雖弗以其事屬公然卒差次輕比多所全活昔東海于公自謂斷獄多陰德不諗視公孰多又安有為德於人令人不知若此者也藉令中外典刑獄者人人如公天下無冤民之頌不

必漢世矣不佞每嘖嘖羨公謂公當世君子人也不第當以循吏名已耳公今滿三載績兩臺借公為閩中重而為上狀于功司於是銓部署公上考例得貤恩二尊人以報殊勸吾郡大夫士謀所為公賀者而屬言於不佞蓋公尊甫方康彊在養不佞嘗以懸弧之辰遙致頌祝焉今者膺天子命服儼然受教忠之報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請並頌斯詞以佐公家慶

田亭草卷五

擬福建武錄序

大司寇王恭質公詩集序

翁海門公文集序

詹夫人六十壽序

兩粵督府陳公庸功晉秩序

山游吟稿後序

鄒南阜先生集選序

學憲饒公擢參藩仍視學政序

安溪詹氏族譜序

田亭草卷五

目錄

邑大夫顧侯奏最序

太史黃鷟峰君館課序

蔡師母林安人壽序

送郡侯實公入覲便道歸省序

同安邑侯王君惠政錄序

洪母林太孺人八十壽序

賀郡侯程公擢閩臬序

方塘莊先生周易謙意序

憲使張洞齋公七十壽序

易林疑義序



擬福建武錄序

萬曆某歲冬十月郡國材官介士各詣試省
某公按閩寔監臨之而先是島夷告警中丞某公方
遴將詰兵為建威消萌計茲歲試事視曩加虔期得
真材儲縣官緩急用試騎射中格復計籌略得雋
若干人某職司提調錄成堂有
曰夫古所稱順
治威嚴之世孰有踰今日者
天子威靈旁洽
神武布昭自御寓以來四海安瀾軍于解縣貢琛守
外藩惟謹方諸成周則儼然于襄越裳獻雉之會也
顧三載一校武士介冑韜鈴之傑與衿紳輦帶望

田亭草卷五

目錄

王明三

闕下踵轂並驅昔人謂天下危注意將徒漫語耳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聖主注意將也詎寧以安危

易念哉昨歲醜虜匪茹搖蕩我邊陲第一隅書析耳

上赫然震怒更置將帥所為嚴責成假便宜法令甚

具頃者鯨波未湧氛祲遙聞輒勅所司豫撤桑綢繆

之慮無論他郡國即閩中廢將業已備驅策列在行

間矧歌采芑而勸駕者乎蓋九重注念風行若馳如

斯之捷也昔漢之
慎司奴桀驚拊髀而思頗牧即
署長馮唐至謂帝
顧牧弗能用帝始怒讓之卒徵
其
而未能自
世士控弦鳴鏑握寸管而詣

主司朝登薦籍暮曳金紼積勞則剖券分茅
次亦擁旄專閫又次之不失為乘障守鄣即有瑕類
猶蒙湧雪藉令頗牧而生今世懼稱塞為難而莫有
弗能用之帳爾諸生往矣行且策名司馬效戲下第
令左鞭弭右櫜鍵與醜虜相周旋空幕南而擒頡利
惟爾諸士又令肅余皇破巨浪與戈船下瀨相後先
戮鯨鯢而築京觀亦惟爾諸士則奚以精手稱塞哉
大都營控縱送一人敵耳鄢陵覆師養由基寔在行
陣而射不穿札者卒收功於平吳學萬人敵耳莫如
兵法顧霍去病目不矚陰符與趙括之徒讀父書其

明倫彙編

王明四百

成敗又奚啻霄壤諸士所操為質券者輒已如覆
蓬占將自信之謂何矣蓋不佞曩下帷時嘗以頗
餘暇旁及武經七書觀所謂九變五權六術諸說
用輪扁糟粕視之所口頌膺服者兩言焉則受命
家提抱鼓忘身是也士平居抵掌詎不曰裹革絕域
鳴劍伊吾惟是祿爵在前妻孥在後則視家重臨敵
對壘存亡呼吸則視身重兩者橫積於胸中遂至股
削部伍巧為市而厚自殖迴翔選懦偷生苟完其以
身杆文罔寧死法而不死敵坐是故也夫惟忠臣貞
士念委質致身之誼矢志捐糜李牧備邊而市租悉

以饗軍祭遵位徹侯而家無私財身衣布袴杜伏威
每戰先登前無完敵李光弼持單刀厲眾誓不與敵
俱存凡所為國家摧陷折衝鞭笞萬里恃有此忠義
之腹耳是嚮用標的也它日質券直標此驗已諸士
勉之夫市井節俠厲意氣相許與一飯一諾猶然委
身殉之矧諸士生長盛際身睹聖主之注意將若
茲其有隆遇而不自濯磨感憤者非夫也若曰忘家
忘身兩言不第當為武士設則不佞亦自矜奮矣

明倫彙編

三

王明四百五十六

大司寇恭質王公詩集序

同年王司寇恭質公歿十有五年矣其仲子運昌公所為詩刻之謁序於余余謂運昌公先公奏疏文集皆瑋然足行世乃令窺豹者獨見一斑何靳也運昌感頌對曰先君子以清白遺後家故食貧弗能具副廁費茲刻也聊以寄羨墻之思餘尚有待也余為愴然者久之已捧讀公詩諸體不必具即具體不必多惟七言近體至百三十八章亦夥矣昔唐高常侍年五十始為詩顧為之即工每一篇出好事者輒相傳播今其集具在方諸李杜重重八分之一乃七言

則重七首耳彼其一時才名與李杜相頡頏後世之賞識尚論者所采掇多寡亦復不甚相遠夫詩詎以多寡為軒輊矣恭質公四十一歲始舉進士諸詩皆宦後作也公居官厲氣節居家耽玄寂不欲以詩名自顯如高常侍隨意搦管縱橫從心不求簡不為求益故諸作皆玲瓏瀟灑超然塵壒蹊徑之外即中以抗言見廢岩棲藿食者若干年置之若忘絕無枯槁憔悴之容也鬱佗係之意其胸懷恬曠可羨也憶余曩與公周旋公會無一語譚詩第嘗語余曰凡少世居身須讀老子夫以公鯁直骯髒與老氏若不相

誅然余有味乎其言迄今佩服嗟乎命之矣上德不德上詩不詩請以為公詩集序

翁海門公文集序

余及事海門翁公蓋視公夫人行也公折行輩與之交每從巖居川游脩蘭亭故事分韻擊鉢促席賡酬則公恒狎主齊盟不待屬鞭弭索綯而余已肅然心誦云公歿十餘年其門人馬平觀察徐大夫荆公遺集以傳而手為之序矣今公子日躋復委序於余曰知先子者莫如先生公遺稿多散軼即一二秀句逸語為社中傳誦者業已弗睹全篇第一班窺豹寸鱗嘗腴奚必悉睹其全乃稱愉快也夫古今修詞之士操觚嘔心輟編驚夢龍宇富於几榻擢萬品於筆端

日山王三

六

李文三百八十七

自謂豎藝林標幟顧當其佞條無柰則寓譏筆宰怨誹填膺當其利達快心則溺志太康流連光景意逐事繁情過境遷祇足傷天地之和呈月露之態而匪鳴其中之所自得於古誼奚當哉海門公傑士也綺歲即沉酣六籍苞舉百家岸然號諸生祭酒所撰著博士家言今載集中者獵涉千古淹浥時務已令哲匠擺指主司盱衡乃重捷閭薦而每上公車輒躓弗偶也既謁銓得令懷集是時嚴氏柄國政以賄成人自擇官而懷集介窮山嵐瘴間苗氓糾錯最稱遐陋第令若柳子厚者居之愚溪愚谷之號蛟涎沅穴之

今所以辱其山川憎其排側者當不勝嘆惋而公惟關心黔赤一意拊字自奉記當道規恢石畫外絕不聞宛結跼跂解嘲嘆拙以見謂不平之鳴逮乎丞太僕即留署駸駸通顯矣薊闕舊京之崇雄西山牛首之佳勝見公題詠者殆不數數其諸浮藻湛思流商激徵遣懷杯竿寄興霄淵則謝事旋里後結社唱和十恒居其八九乃至議祭田以溯祖德譜族系以敦睦諸如此類誼應古昔訓浹于茲矣大都公生平所兢兢者仕宦之職守家鄉之楷模其襟懷灑落超然物態世味之外故為言咸冲融爾雅匪待窮而工

日山王三

七

李文三百五十一

倚泰而麗區區與時上下者昔東漢葛龔以善文記知名而為大官丞令蕩陰臨汾皆有聲績不沾沾雕鏤小技陸士衡才藻翩翩擅嫖晉室至文賦之作則取其詞達理舉無貴冗豔夫公曷有意求工於文文亦曷足槩公也今懷集人志公于名宦而吾郡衿紳頌公高誼者久而不衰他日讀斯集尚論其世所景嚮仰止勒公不朽之業弗第以文詞爾已余竊自謂知公因不辭固陋而為之序

唐夫人六十壽序

不佞從司寇咫尺亭詹先生游最稱莫逆已乃締兒女姻而仕同朝解黻里居相先後飛觴分韻行吟坐嘯相周旋左右因知先生有賢夫人克相先生而弱息為夫人冢婦每歲時歸寧稱述夫人壺範母儀甚備不佞恒嘖嘖頌之是歲夫人壽六十矣復月朔二日為夫人設悅辰厥壻林生謁不佞言將奉夫人稱觴慶不佞唯唯蓋載籍所紀英又魁壘之士泥蟠巖數雄飛廊廟類必獲婉德令配為之羽翼贊襄顧其所遭有幸有不幸而彼此相成之際間或有瑕瑜不互

印之章卷五

八 樂彩三百七十七

掩者王仲卿貧病卧牛衣中涕泣其妻激以數語爰克自振奮勵徽譽於漢庭矣迨為京兆將上封事反用危言阻之婦人之仁一何饒耶桓少君歸鮑子都鹿車共挽提甕出汲為鄉邦所稱許顧子都進弗能相幾退弗能遠害即少君老而無忘鹿車亦安所稱克相也司寇故名公子第處孤孽遭屯蹇甚夫人極意從吏俾游太學以成其名躬篤紹素風約飭臧獲以母貽司寇內顧憂視西漢二氏異代齊軌矣當司寇為侍御史時屢摘扶城社逆探驪頰旁觀者為之懍惕夫人處房闈之宴閒窺篝燈之秘跡曾不屑以

兒女呶嚶態少繞其義故司寇亦惟嚴謹瀕九死而無悔心比再起田間躋列九卿崇膺矣顧與時多迂年甫及艾遽懸輿以歸夫人懽然偕隱佐以恬淡如曩日不聞較田牧之腴規雄長之貴如子都所營者此其度越二氏又奚啻什伯也仲卿子都仕當危亂之朝言訕於九閭而禍延於妻子今司寇遭際

聖明彊直自遂始雖擯廢而終乃大伸令名與慶澤均爾宅洽昌融夫人亦並受其福此豈非天所申佑以為閨闈勸耶夫人之子女八所督就外傳而克紹箕裘者六躬授內則而耳其室家者二皆樛木之惠所逮而繁鳴鳩之慈所均而篤和氣益溢蘭玉桂林與郡中人翕然羨慕謂夫人於司寇真能以德相成者匪弟不佞一人私頌耳請陳之以為祝

印之章卷五

九 樂彩三百七十三

賀兩粵總督陳如岡公膚功晉秩序

今兩粵督府屹然為南邦鉅鎮而自開府以來惟鹽山王公長洲韓公聞望勲伐最顯迄于今而有海陵陳公譚者胥噴噴羨慕謂後先芳躅若合一轍二公自西粵移節蒞總鎮于端州屬疆場寧謐荏苒警顧獨既濟戒如厝火防薪無日不計戎索而訓厲之獎循良紬食墨飭武吏毋觀私營有私營者懲如法兩粵大治交州悔禍華心欵關獻書惟是岑僇弗逞糾結煽亂震動我郭廓虔劉我人氓公憐厥愚憐固治脇從所招輯附降擣崩角者逾其半矣廼諸憑

日馬京老王

十

張三言

恃險阻虎踞狻突者猶躡躡搏噬如故公疏列十朋特請剿逐得一切便宜從事預令侍衛饒鮮棘乃乃部署行伍申命于師中曰蠢茲獯鬻自作弗靖以干皇畧爾將士尚一廼心力襲行天誅有愆懦前却者罰無赦顧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毋或鋤莠及苗焚林殃魚傷上天好生之德於是卒乘齊奮止齊不憚載旆衝摧山劈竹計所破峒寨若干巢所俘敵千二百有奇諸所綏定生全者無算蓋昔大藤峽兩役王公刻去兵威推誠撫諭而韓公躬環介胄督士先登張弛惟時操縱各異說者謂兩公易地則皆然今

公實兼兩策而用之元氣掃滌祇氣救寧疆圉自茲一勞永逸固百年無事之計也事聞 聖天子嘉公功特晉兩秩錫之鏤幣綸命皇皇光于嶺表蓋猶有顯擢特召以示眷酬云不佞嘗與公同朝獲望見顏色聆緒論每託公勁節雄畧當世偉人也閩粵壤接因耳公督兩粵治狀則又竊沾沾自喜曩所鄉往不虛耳而嶺西部諸大夫聞帥圖所為公賀者遣使就清源山中徵不佞言不佞踰伏巉巖剽聞今天下方隅多故北苦虜東苦倭 聖天子宵旰而營之殷憂啓聖實維今日在昔周宣王號稱中興然而獫狁內

日馬京老王

十一

張三言

侵荆蠻淮夷弗率尹吉甫方叔召虎諸臣左右戎行底于蕩定詩人侈其文武壯猶之盛即織文鳥章簞第魚服津津乎其言之乃至拜圭璫鉅帑之錫効天子萬年之頌以歸美於君又何其諄諄懇至也夫茲舉也詎直可為公賀哉有如 聖天子注意勞臣斬踵宿效或借公東北又或借公籌畫廟廊公之闕勲卓蹟當與吉甫方召異代交映國家中興洪烈亦且媲美周宣不佞尚預擬周雅以矣

山游吟稿後序

郡故饒巖洞泉石之勝近者以里計遠者以程計又遠者以次舍計其崔嵬寥廓窅窅寂第令一托足寓目能使人神怡心曠有齊鵬鷖等椿菌之想司徒陽山莊公抱寂凝玄陶情塵表頃歲倡為虎岫之游而余與四五君子荷嘉招蠟屐以往至則戶庭巖壑肺腑煙霞人人自謂意愜矣遂乃陟浮圖臨滄海裴迴紺院歷數日始旋仍各賦詩紀焉嗣而余儕各以意選勝携壺觴過主之每臨風待月促席聯床如初大都會主真率饌主澹約一如洛社故事所賦詩做香山遺意一主近體取其唱和同聲今具列編中者諸別體不與焉蓋昔疏傳謝事歸日召宗戚故舊設酒食與相娛樂顧第即其家治具抑何溷也香山洛社諸老宴集游詠重重於園林梵宇時作蘧廬添園生所謂適莽蒼三餐而返耳其逍遙物外者幾何余儕傲天幸偃息明時蓬蓬餘生未困登陟窮峻阻累昕夕不為勸此其取適於造物也亦已劇矣當其登立望海緬邈無際步月巡簷萬賴俱寂直超然崆峒具茨之境即無詩可也余嘗誦蘭亭詩序閱李伯時所繪圖竊謂永和諸君子伸楮揮毫据席高詠曾不

如閭筆持觴者之為曠且逸夫詩之侈于性矣而庸削剔為也蓋六一居士云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茲編也置諸几案時眸矚而口哦之恍如睹向平五嶽之踪聆夏統少海之唱辟羅雲水隱映在前用以當卧遊可矣諸君子之意在山水之間不在詩也刻既成司徒公序其端矣余述諸君子意綴無語於後若云蘭亭紀遊前有王右軍後有孫興公則余豈敢

鄒南臯先生集選序

是集也吉水鄒君爾瞻所撰著而侍御婺源余君為梓以傳者也君自登仕版輒論糾權相之戀位奪情者是時氛曠蔽日被重譴謫戍夜郎居七年天日開霽賜環易袂矣先後掄諫省改銓曹皆弗獲安厥位非明主初意也君優游留署尋退棲南臯之野而道日尊名日重海內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稱之曰南臯先生云余曩典留雍時曾晤君子講席比君赴銓司之命甫詣闕而余釋春曹歸君就行色中一晤語焉蓋自是而余跼伏荆扉者凡十七載魚筒雁足好音屢屢頃得君集讀之如炙丰容聆譚吐奚啻講席旅邸時景象也夫古昔才士多好自誇詡又常嘆知己之難逢陳孔璋善書檄不閒詞賦而自附於司馬長卿丁敬禮鐵中錚錚耳乃其自譽曰文之佳嫌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曹子建一彈一許遂欲定千古月旦顧敬禮之文今安在哉益以信撰著之難如是君潛心性學遠則周程朱陸近則河東餘姚遼索論難於宗傳一脉卓有冥契不屑以詞章鳴者惟是陶寫性靈興懷成詠藹然若春冷然若秋而世之鄉慕君者咸覲河片言為重君特用聲氣之

同應之無飾語亦無避忌豈與夫騷人墨客競譽奇又豈規規然為之較量曰待後世相知而吾文始定也大都君心事如青天白日出處如行雲止水所為詩章亦似之由今誦其集處遐荒無賈生弔屈之感還清朝無韓子慶雲之頌諸所酬答譔述無李賀嘔心之苦詞贍而逸氣雄而典有道之言信足傳也余老且衰學殖落矣宜擲筆裂研以畢餘生特以一念景企私衷僭弁君集端如此

賀學憲映垣饒公權參藩仍視學政序

今主張世道者惟士習文體為噶矢乃士習由醇而醜文體由爾雅而瑰異也若水之必下平之必陂勢所趨也自糊名易書之法嚴周官所謂六德六行者既弗據為選舉而匠心嘔肝之士復往往以驚奇得雋蓋所用非所養申命者一人司舉措者又一人名實乖迤彼此訾鑒士溺所習而靡所憚亦勢使然也惟督學憲臣奉天子書畫正一方示之標準專其視聽而旌別淑慝最文藝斤斤焉操功令裁之譬諸範金者惟所型鑄而璫珞則以為不祥樹木者

王明三

十六

王明三

惟所栽培灌溉而用之斬中于繩墨其途轍機權出於一所譴舉勸懲咸足移易耳目淳固思慮以宣聖天子棧樸之風蓋督學憲臣所關於士習文體者其重如此江右進賢饒公起家虞部出而司權稅又出而典郡符以方廉循良著聲主爵者重公用公以憲副視閩學公蓋不言而躬行慥慥君子也功令一布閩諸士信且服之躁競請寄者阻要駕竊銜者惕慮無不爭自濯磨以承德意矣至其臨校諸士若累黍而程之要以敦尚本實博雅兼請如功令而止諸拾非聖之言縱奇袤之製者悉擯弗與焉閩諸士謂

公標之如正鵠執之如金石照之如水鏡平之如衡自八閩試事畢公當用資望擢士且方以離明師為悵王爵者益重公爰請權公參閩藩而視學政如舊聖天子俞之蓋異數云孝廉林君輝宸等公所優拔士也相率謁黃生請言為賀黃生竊以臆對曰夫教學一脈莫盛于宋所傳受論著迄于今著蔡之不衰獨考亭朱子集群儒而折其衷至今重閩者遂躋之于鄒魯當其時有金谿之學與朱氏抗立為二相往復論難後世讀其書者又復分曹而角或互相戈矛已或強劑鼎鬲夫岐路總于通衢派別歸于巨壑立言各異顧躬行謂何耳兩先生沉涵精詣各自可師也公生于陸氏濬發之鄉振鐸于朱氏倡學之地屏諸論議而以身為之倡維士習正文體皆公緒餘矣今為閩士師既專且久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鄭人之頌子產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吾儕自相賀可耳而奚賀公為乃諸孝廉曰固也顧孟氏以教育英才為三樂閩即遐陬不得當天下士乃英才亦稱不乏吾師一再教育之抱鼓應而薪槲廣孟氏所謂三樂得微有當于心耶黃生曰然遂次其說為公頌即以為世道賀亦可

安漢唐氏族譜序

吾郡茂族其緒緒最遠文獻足徵者宜莫如安漢唐氏。唐氏之祖在後周為清隱公非必有無仕崇爵始顯顯則直以其唐隱公之世維七人咸欽而慕之宋咸淳中詔書至擬諸景康之景康公之齊社當其身不便而異代侯之父子踵美血食相依一何盛也。二十一世孫公冠冠事公以直節清操著聲朝野日獻門罕曜自圖籍詩為承先唐後之外無事事也。嘗再新清隱公祠矣又特創曾祖開州公祠矣已獲念先意副公曾編輯族譜佑後人迄今又五十餘載宗派浸繁渙者弗萃匪所以隆一本善繼述也爰乃博採細訪挾往績來與從姪大參鳴菴君互相參訂手自裁括之自濡毫連筆殺青凡再閱寒暑而始告竣其屬余序也則訂諸握管之初矣余茲受成編讀焉睹其編次義例悉依中憲公遺軌而論纂著述仰摹古昔蓋昔劉累秦龍衍為范氏敬仲奔齊猶沂胡公非系牒素明矣所稽而據焉紀世系第一籍談失對祖典以譏郊子能言先猷斯顯盛而傳美而章繫載籍是賴紀叙世弟二許政負土植栢成林原平買田帶經躬墾別貽自先世曷其忍埋紀

墳墓祀田第三范喬泣視元超泣石觸物興思永懷勿替豈其餘音琳琅手澤攸寄而可輟思於羹墻紀遺教第四魏公遺直賜笏猶存狄相崇勳告身不泯即以奉主恩光世閱矣必視諸故府紀恩命第五徐孺祠堂南豐標其嫩烏氏先廟昌黎揚其微文以行遠所由來尚矣紀文苑第六司寇公立朝奏議於編終附焉意傲太史公自叙亦族人所快睹也以故合之曰族譜夫譜也者晉也通也由吾祖父子孫通而推之及于諸從之祖父子孫晉孰甚焉水木原本焉嘉瓜瓞之念宜其殷且摯也司寇公於余為道義意氣交伯子洪鼎婿于余余之外孫登斯籍者五猶熾昌未艾也是余於公家繫族者二矣昔晏平仲相齊父之黨無弗乘車者母之黨無弗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其施之周洽而特有所重如此追遠睦族博叙無窮此司寇公脩譜意也公自為識備矣余無容贅唐氏孫子其永念之

邑大夫顧侯奏最序

邑侯顧公之蒞我上岷也蓋徒自吾閩之崇安崇安
紹興中孔道冠蓋驅馳南北者數擊肩摩已紛然稱
劇矣當道者猶謂斧斤新斲於寬辟易解挈吾邑委
重焉然而公不劇視吾邑也公東吳人也東吳財賦
甲天下其俯瞰吾邑奚啻泰山之培塿滄海之涓涘
乃至人文撫仕亦復遠不相埒其奚足當公一眴然
而公不易視吾邑也當蒞事之日邑縉紳衿弁暨秀
邑趨風至者後先上謁能令人隆冬浹汗不遑盥食
即人非陽鱗猶虞其心口難調酬應難給然而公不
難視吾邑也蓋公之言曰任延折節於龍丘庭參候
教於任崇陰澹諮議於索襲古之良守令皆然幸而
仕多賢之邦奚至以縉紳多寡程難易哉時而干旋
造訪時而開閣延見每譚及閭井利病輒虛心側耳
一一振舉騷除之而屬吾邑不天苗沴旱蝗歲相沿
于南畝上不敢徵官家之澤下不敢逋常供之賦
庶凋瘵特甚公蒿目怛衷極意拊循省催科之蒲
姑與為期會而已民亦遂相誠輸責庶幾無逋額以
不負我仁使君兩造之訟公徐出片言輕者立遣重
者量懲無株連亦無久繫人人踴躍去矣邑故富強

誦井市草莽士操觚待詠者殆以萬計之則
弦弛焉則翫公創意防範之術鑑所遠無留
遺在殼外者亦帖息靡憾邑長老謂自前今都試以
來未有若茲舉者也蓋自公蒞政頌聲載道或以為
仁父或以為神君餘波屆于旁邑即崇安士氓猶翹
首望曰廟堂之上柰何奪我良牧以私溫陵其去而
見思如此公今滿三載績大都蒞崇安者十之二蒞
吾邑者十之八乃至令譽章灼薦剡屢騰則瑋然為
全閩冠矣 昔兩漢所紀循吏惟良守居多其兩為
令而稱良者重一王渙耳卓茂治密績效較然若矣
顧初所措置吏人咸笑之隣城蚩其不能河南郡至
為置署令佐焉夫令若斯之難也即良矣信下獲上
又若斯之難也公甫試為令輒著能聲乃再試再効
名實加于上下揆諸史冊所稱渠寧多見今兩臺上
公治狀于功司功司以聞于上璽書之旌臺諫之召
可計日待矣邑縉紳大夫役不佞言為公賀蓋昔人
有言天下雖大一邑之積也今天下紀綱頽廢生靈
困敝公目擊而心籌之為日已久行且慷慨論列謬
謬於朝堂之上其為德日溥而生平蘊蓄亦日以發
舒不佞之所以賀公其在此矣

太史黃鷟峰君館課序

天之生才亦難矣夫既生之又復遂之而旋夭闕之
譬則豫章之產勢足干霄而摧於拱把重溟之珠光
足照千里而毀於出櫝茲其故安從究詰哉列子力
命論云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厚薄往來不由我也
余嘗三復斯語而深有慨於太史以度黃君君自業
佔俾日輒已攻古文詞今少司馬楚黃耿公曩督閩
學首拔君于譽髦中君一日而名振吾郡矣比冠閩
解對制策選讀中秘書天祿石渠之彥靡弗遜步雁
行者蓋國家重詞垣之選群英雋居業焉為擇名師
日誦並卷五
課肄之至乃厯密勿重臣輟萬幾助勦之繁綜核省
成品評甲乙詎直令崇工舩翰闢妍競華已也要以
陶涵其器識覽練其藝猷雖有魁壘豪邁之才束於
格而不得騁日囿於決澹澹泞而不得畔岸潛心抑
首若下帷諸生然其磨礪日益精而培籥日益厚將
來肩鉅致遠實始基之今太史君所為館課具在彼
其優游木天分光藜火得師若友漸摩之無尋常酬
應之苦以為微纒無眺玩杯酌之娛以為塵滓茲集
也自詔誥賦頌疏議叙記諸體種種悉具咸樹鵠于
果西京而出入廬陵眉山桀黠至其楊花千古為畫

時務如按局譚諧借筋請籌鑒然可覆而驗即通
達國體之賈生不是過也夫君居詞垣重餘兩載耳
乃所閱蓄煥發輒已章章若是似若窮五車閱皓首
者藉今天假之年惡能測其所竟哉柰何其奪之速
見謂天之生才國家之育才均置諸無用也嗟乎子
安委命於波臣長吉應召於玉樓憐才者為之嘆惋
顧猶謂鶯春華鮮秋實耳君華實並茂乃弗兄以壽
終也茲其故真莫可究詰矣君之子廷雷能讀父書
者梓君所為館課而問序於余余夙知君遂為之序
且興嗟於才難如此夫非才之難而才底於用之難
也
甲申草卷五
廿三 集冬三百四十一

蔡師母林安人壽序

曩小子翔薦南宮也吾師沙塘蔡先生實識拔之是歲先生所薦士若干人惟翔獲以邑子執門徒賴而事先生先生宦早廢翔亦依戀白雲棄其官里居者後先凡十六載以故奉色笑聲歆最數且親因諗吾師母林安人之賢於先生宦蹟行業弘有裨益云先生起家民部督京唐刻蠹瑾實嶠南弗滓曾靡聞室謫之愠以焚其慮比出僉楚臬憲司試棘闈而憐人羶附者挈榘臣子屬先生先生漠然弗為意也乃他氏卒承迎遂之以寫棟臣懽速撤棘先生以語安人

日南年未子

古

王明三百六十六

安人喜曰大丈夫寧為弦直母為鈎曲即緣此伏草莽甘若飴耳既而先生擢叅東粵藩果為懷技者媒薛坐民部時失官歸歸而行橐蕭條卜居城西偏上雨旁風漂搖不蔽而先生雅有向平之興頗浮游金焦泰岱間取自娛適安人日處頽屋課織采如淡菊勤泊如也先生素性恬寂三十年索居鍵戶謝干旄弗見有所厚善客至第引局對奕寄興篇翰已爾諸祭祀蘋蘩男女婚娶親姻吉凶贈遺安人一料量之咸衷于軌絕不以煩先生蓋自岩棲以來一切門戶事安人儋其勞先生享其逸安人職其詳先生頌

其畧乃至寶慈與儉則伉儷共之所居客坐庖隘弗任措兩胡床即燕寢小齋董容膝焉已而前有方沼旁有嘉樹先生殊瀟然樂之自謂層軒曲榭雕甍綺栱不足喻也安人亦時時相慰曰曩者雖上棟下宇何異沐雨櫛風今視之若楹與筵矣所親或風以改作笑弗謗也其以節書佐先生類如是語不云乎自求多福夫善歛福者亦奚敢求多為矣梁鴻之妻齊德而隱吳隱之之妻齊德而顯然而五噫之歌不覲貴披絮之儉不覲富彼其福在優閒在清白耳天之道酌而挹之益而損之人亦自為劑量俾歆器傾機

日南年未子

古

王明三百五十五

藉以自免安人受福於天沾沾然以膏承之此其識淵哉今先生年逾耆望耄康莊豐饒目炯炯能作蠅頭書而安人亦燿然稱偕老有子調中君克守其家法以娛昕夕養致足樂也蓋詩自關雎而下咏后妃德甚詳而繼之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漢宋訓詁家謂為后妃祝耳說者謂后妃婉德君子其福履之綏乃與文王並此之為善頌善禱小子翔謹陳詞稱安人壽而首奉一觴壽先生

送郡侯寶公入覲兼便道歸省序

溫陵僻介海取視皇畿如在天上而盧江寶公畿輔
產也自司徒大夫仰膺 天子簡命憑熊軾臨之至
則回首粉社望白雲鶴立蓋不勝孔疚之懷焉爰陳
請兩臺乞歸侍高堂養凡奏牘者三躬請者一時德
政方新郡士民日盱衡稱慶驟聞之懷然如失相率
追攀道左車馬輒弗前尋請兩臺請留公兩臺亦卹
士民私諄諄焉用大義相勸勉公固畏簡書尼官守
無能奮飛矣公歸而卧閣已乃強起視事每退食宴
居惟二三家監自隨飯饌茹蔬郡齋中靡通一刺無

廿

卷之三

庸拔葵懸魚以自明為高潔也公精敏強力遇事果
斷即令薛轄君張子高共事且遜弗如乃其意念常
有以自下者西河之廬必式抱兒置薤之老必詢秦
記陳說之文學必虛心延攬選道自言之黔庶必駐
車垂聽而獨咄咄嘆曰亂人治者常左右近習耳
鐫剔蠹間懲一警百令母試法為姦利居未幾而德
澤翔洽謳頌惟騰即在公左右日悚栗不遑者今亦
怙然自喜曰荷公安全甚幸蓋自公在事祈雨而雨
祈暘而暘中貴人以董權過吾郡必約飭其下曰慎
毋曠悍驕驕貽疾閭閻撓賢太守法每有所謀議營

建必就公商度可否公為陳利害禍福恒以預折
萌為百姓社席公所得於天人之際者如此年來市
不易肆犬不夜吠匪公令德其孰貽之今公且以入
覲行矣戴星揚旆馳而抵廬江境上修萬石君家故
爭入里門躬趨至家捧其清案以上封翁曰不腆祿
入之供無能饒旨其奉惟是小子稟仰嚴訓無得罪
於士民闔郡之人心有遐祝也敢上一觴為大人壽
子舍雍容之暇東裝北向今 天子方淵拱穆清萬
一憫然臨蒞廣合宮衢室之聽引問子大夫治郡作
何狀公從行列中效龔渤海稽首對曰此皆明主之
德小臣儕何力焉 天子嘉公循良勅大官宴諸闕
下公復捧銚幣殊錫光華載路歸而罷封翁前曰此
大人督誨所貽謹案而獻之用對揚 天子休命是
資父事君教忠移孝兩無負者也而吾七邑士民方
日翹首歧踵以望朱幡其尚還轅叱馭慰竹馬之迎
耶所弗敢知抑或破格超遷竟靡諧祈佛之願耶亦
所弗敢知總之忠在報國孝在顯親公其母弟修定
省細節而以戀膝下為能養矣

同安邑侯王君惠政錄序

同安蓋吾郡劇邑也其詩書弦誦聲名文物與吾晉
江埒惟是壤界清漳民習犢悍健爭者昔構訟刀筆
者善舞文其難治視晉江為最永康王公分符而蒞
之幾閱三載治理流聞謳謠載道兩臺首慰薦公猶
謂侯驥足未騁也疏請移公于閩縣銓部具覆以請
上報可蓋昔杜衍知乾州安撫使檄以它署二邦之
民爭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爾何故奪之一曰今我
公也爾何有焉公今奉 天子命移宰會城首邑同
安士庶曷敢有爭心顧二邑之送往迎來以得公為
幸

田亭車考

廿八

卷一百一十九

喜奪公為溫其景象依然可睹矣公赴簡書未幾邑
之耆老企踵而望翹首而思彙公惠政而輯錄之謹
咏之縉紳大夫士亦共屬詩歌以揚盛美或問於黃
生曰茲錄也古之道乎黃生曰於古有之夫汝陰蔡
燕之歌蒲亭鄉邑之謗諸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也山
陰老叟自若邪山間出者疊疊數語史冊記之與頌
川褒旌詔書並傳于後即蔡邕之頌小黃江偉之頌
襄邑不以諛其邦大夫為嫌夫庸非古之道也顧邕
與渾之所為頌不過曰冰清玉潔恤獄欽刑爾矣今
讀王公惠政錄其具美殆勝之公外中和而內辨哲

驟而即之咸見謂可親至臨事當機則屹立如山雖
貴勢不能撓也有戴星之勤故賦無宿逋獄無滯案
有懸魚之清故近習畏威豪右惕法有鸞鳳嘯煦之
慈故善良啣恩強悍馴擾以至勸學育才旌義監利
靡弗詳為之制貽將來嗣事者法程其最難者則當
中使估榷之日奸徒乘間投足盤據為窟穴視它邑
獨夥公嚴持三尺奪叢神而夷滅社遂令群奸削迹
境內晏如此其有造於蒼黔閭且鉅矣去後之思戀
戀而不能解良有以也昔人以良牧餘澤方之河潤
九里黃生沐餘潤日久知茲錄之匪諛也為題諸篇
端

十九 卷一百一十九

洪母林太孺人八十壽序

不佞翔總角之年與茂材洪懋正君構燈窓業時贈公太夫人課督君甚厲也贈公揭矩操繩課之于外而太夫人焚膏九熊課之于內未旦趣興饗飧饋餉間庀餐餌脯漿問勞之則黃生亦染指屬厭焉太夫人雖足不踰閭閻耳不聞外事顧獨知舍館有黃生又知其可教也每茂材君歸則指所携書詰之曰而誦讀孰與黃生屬戰藝孰與黃生工乎不佞聞之亦竦然思奮視太夫人猶母也蓋陶士行之母湛識孝廉范逵潘孟陽之母劉識補闕杜黃裳不佞何足方

日下草堂

三十

歲次三十九

古豪傑乃太夫人母德則視二母奚異焉不佞既超乘出茂材君顧久困青衿太夫人弟安之不色愠而季子懋遜君已昂然負頭角則移其課茂材君者斯夕訓誨之遂坐觀季子之成矣季君司理南安嘗版輿迎養太夫人忻然就之至則問決獄所平反又常稱許貧乏惡輕肥若懼以華靡之奉累其子者以故司理君持平恕勵廉潔燁然著賢聲於薦剡太夫人聞而道然喜曰吾歸矣孺子任爲吏矣有伯子可侍吾養有諸孫可教者以無替世業毋用久居此爲既抵里而陶陶于于如也頃歲典銓者廉郡邑有司

治行聞于上請置書徵而司理君首列焉遭延閱歲餘乃始報可今待次都下又幾一載矣司理恒引領南望願得一弛擔歸太夫人則寄聲戒之俾勉需一命備聖明驅使勿以我老人繫念司理君用是守闕下不敢瀝私情請也是歲太夫人壽八袞諸戚黨圖爲稱觴慶不佞翔故通家子也因念登堂拜母千里結言猶不憚自遠赴之矧日謁門牆趨堂序者耶請從戚黨後奉觴代茂材君祝曰以碌碌之老守下帷也莫慰母心顧不有居者誰視羞餽願効斑駁之舞博高堂一笑又奉觴代司理君祝曰游子羈在萬里外末由依戀膝下惟是恪遵慈訓庶幾一得當報稱明時以無負教忠又奉觴代諸孫祝曰宗元卿之孝養荀氏之八龍即未敢盡方古昔迺至說詩書敦禮樂其敢不勉恢世緒以仰慰百年厚望太夫人將怡然笑曰老婦睹子總角時今子亦六袞餘老矣釋簪纓卧林泉蒼顏華髮無恙得無交相慰耶其爲設張母之醞勞以餐餌脯漿如曩日

日下草堂

世

歲次三十九

賀郡侯程公擢閩臬序

泉海濱遐壤也其提封幅員生齒編戶貢賦供輸中州上郡不能十之一且以弦誦相聞衿紳鱗鱗輝然稱鉅于閩中司銓者難之恒慎簡焉賢有才望者憑熊軾蒞焉今郡侯清江程公辭榮就寂居里中日久聖天子俞銓部之請即其家起守吾郡公蒞事未及再暮耳而政通人和士歌于塾農歌于野商賈訟下闌闌即百年之德弗啻矣頃歲鯨波告警當事有於綢繆至計實張且詳會汀漳備兵使者缺願得公重以彈壓經營之於是兩臺乃合疏言于朝曰竊睹聖明綜核吏治久之任而責其成一如漢宣帝故事用以與民休息臻于寧一意甚盛也顧如泉郡守程某者曩備殿中執法出按粵東諸所建白激揚凜然有汲長孺之直節暴勝之之丰采而雅懷勇退棲息衡茅頃一出而綰郡符其治效卓犖誠無愧古循吏竊謂此一臣者其積資累望令政卓犖宜破格登進勿拘以雁行魚貫之序用示風勸矧瀕海山止以者貴朝夕亟一轉徙而人與地相宜緩與急相應惟聖明意旨銓部亦疏請如中丞御史言

至天子大之遂擢公為閩臬副擁節汀漳云公將上

日三章卷五

世二

陳裕言

而兩庠博士率諸生詣黃生謂言為公賀不佞禱敢辱宇下德庇甚渥即鄭人頌子產亦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公之教我子弟多矣不佞當首為與人頌而矧重以師生之請也敢不唯唯蓋古今稱親民吏必曰守與令然而守之勢尊矣合百城之長黃墨之綬日稟仰條教奔走下風煦之則春溫凜之則秋肅其操縱伸縮惟意所任故以耆宿巨儒屈為掾屬直為拜起舒遲遂出教主簿令老生習吏禮文學時有奏記輒曰太守奉三尺律令從事耳每持曲說逆折之甚則厲威嚴密詞察所摘發隱伏至使令長免冠謝也彼皆史所稱賢者而猶若此矣公曩嘗不繡持斧而按郡國能令旁觀遐聽者為之懷栗改容乃茲臨郡斂隼擊而拊循易激揚而濡沫視黔赤則為之父母視諸士則為之師帥也簿書餘閒特集諸士都試之躬題其甲乙而課肄有程督誨甚殷諸士以彼褒接為光寵如蜀人之於文翁慮無不爭自濯磨者吾郡人文復且斌斌日盛而公今釋諸士行矣諸士之攀戀依依何以自解顧波光非遙疑時可曷何異昕夕奉之聖天子以公惠吾郡又未有涯不佞與諸士交相慰矣謹書以為公賀

日三章卷五

世二

陳裕言

方塘莊先生周易講意序

經莫邃於易訓故傳習之業莫繁於漢西都之丁孟
京田東都之荀劉馬鄭專門授受所著錄至千餘衆
所編輯竄定至數萬餘言即論難石渠都講橫塾必
鳴諸人曰吾師某也爲之師若友者或遞相稱颺或
持弗肯仅則一時軒輊因之楊子雲謂曉曉之學各
習其師蓋紛員靡統舊矣晉唐而下厥說逾詳明
興表章六經特標考亭朱氏註爲承學鳴鶴派別共
源夷遠合轍然通經好古之士猶亦博攬旁摭焉不
佞株守勝囊晚而嗜易則嘗繹程朱傳義旁及諸家
曰序章卷五 廿四 言先
注疏行吟坐翫朝閱夕惟徒迂滯育督理跡蠹魚爲
輪扁所嘲嘆吾邑方塘莊先生碩學鉅儒也所著有
周易解意一編不佞蓋讀而愛之簡而密曙而邃其
探索理奧似陸公紀王嗣輔証鄉往事似陳文佐房
審權誠足衍考亭之訓而翼其所未備藉令錯群儒
注疏中當俾獨立者歛衽擁帳者割席豈與夫繁揭
章條穿求崖穴見譏於范尉宗者哉昔唐鄭漁仲云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表經而經亡我朝楊用脩
亦云唐人不以經取士而經明今日以經取士而經
晦讀茲編者第無以帖括語例視之矣夫美則愛愛

則傳不佞非知易者輒忘固陋并數語附茲編以行
于世公名用賓嘉靖己丑進士官浙江僉憲以直道
早廢其家居克敦孝友當閩中中倭時公力佐有司
靖寇亂今公子鳳重疏請予朝得贈公太僕少卿
別有錄矣不其論

憲使張洞齋公七十壽序

洞齋張公之友不佞也閱三紀于茲矣公長不佞者十年禮云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不佞兄事公有日而一春官廁朝籍輒謬為公前驅每得雋必推重公曰張伯子胡然獨後邪蓋自計偕都門恒相與促膝論心連床風雨比公為柱下史而不佞守詞垣比肩廟廊抵掌譚當世務諒然惠予之知我也盛年豪氣依依在目今不佞髮種種而公是歲七十稱壽矣不佞嘗沉吟斗室追屈指曩時故交所與驅馳文囿屬鞬彌索健者十童存二三所與跋涉榮途聯簪纓組紱者十童存四五迺至亨蹇共事仕學相資今巍然以壽稱者首公一人而已顧不難與是公固衆阜之喬岳百昌之松柏也公少成彬彬其家學業已有踵武雲衢騰驤天路者茲將以公壽日奉觴稱慶而謁言於不佞夫昨不佞知公深者公蘊抱琅瑋大器晚成當下帷時也公莫如屹屹窮夙宵匪懈蒞官所至皆焯著風采即建白聽獻据經執法獨據胸膈咸足為當官楷程非第操陶鑄堯舜之玄譚屏離朱喫詬於域外者然而公實恬寂人也不佞從公游甚習不睹其失得之櫻懷趣舍之滑和也不睹其

田亭草卷五

集

張洞齋公七十壽序

溫喜之毗於陽盛怒之毗於陰也老氏所謂總德而立莊生所謂純白備者公身有焉此於法宜壽今世仕者率藤攀蟻附嗜官若飴公積望內臺久以挺持寡援為忌者所擠竟從外遷其棄觀察使歸也恒欣欣自慰曰仕宦若是足矣夫我冠軒冕胥易技係也葛巾薜裳息黥補劓也二者大有逕庭矣家居啟門寡接間與一二窮交舉杯對奕譚舊故為歡於人世是非物態紛拏絕無所聞問暇則燕居兀坐閉目澄神而已蓋公自歸休以迄于今皆延年益壽之日未可恒數測也公懸弧之辰為臘月望後三日時新醅方淥紅梅方綻春事伊邇海屋陽回不佞且持一觴為賀無庸稱引香山洛社勝事即頌春酒介壽之章自附於幽民之善祝焉公其為我引滿微酌矣

田亭草卷五

集

張洞齋公七十壽序

易林疑義序

自余頌法宋儒時讀皇極經世易學啓蒙二書如駕扁舟涉洪濤茫乎不得其岸畔間或質所疑於師師輒拒之曰此非若所能知夫泛海而不問蓬萊未爲不知海也余退而竊笑此夫耆師宿儒陰發望洋之嘆而設爲謾詞抵我耳姑置之迨仕學稍暇旁稽羣籍睹禪家之楞嚴道家之參同陰陽家之納甲其義皆竊取諸易則鄒朱二先生精心冥會著書貽訓闡先後天體用凡氣時人事之得失聲音律呂之唱和咸于茲素爲焉而未學乃夢夢弗察古稱通天地人

廿八

曰儒此奚以稱也每蓬窓獨對宵旰紬繹時或領其崖略而闡奧未臻於愚衷靡能自信頃得同邑楊梓實君所著易林疑義再三玩索則乃憬然悟曰命之矣易傳不云乎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合象形則乾坤亦幾乎隱矣此二先生之書所爲作也一時從遊諸賢如蔡季通陳器之胡方平輩相與演繹之而其義益顯大都康節之學主于數而根諸理文公之學主于理而兼以數要以闡伏羲先天之秘發周孔所未發蓋至精至備矣世儒岐道器爲二智遺於玄珠算窮於鉤股遂操簡徑

之說以勝之以故其微旨與義雖如于宇宙間者遂鬱而弗章試閱釋實君所論著采摭詳而考訂嚴如謂九疇子目昭合河圖則取諸胡方平謂洛書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則取諸陳器之皆非創已見爲臆說者至于橫圖圓圖逆數順數與夫五行之推移生克縱橫錯綜左右逢原尤超然言詮象數之表余沉思力索間有異同即於胡陳二氏未能心折卒不能爲君難也君尊甫左州公與余同師門又同文社相與切磋者有年顧左州公業易余業春秋若庖俎之不相爲用未及以顯業相質正而君之精詣乃爾

日序草卷五

廿九

豈其趨庭之際有獨授耶抑潛心冥契不由師傳而充然自得耶君三載憂居研精學易尼父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余於君乎益信

田亭草卷六

賀學憲饒公改鎮福寧序

莊母王夫人八十壽序

中丞金省吾公六袞壽序

琴莊隨筆序

蔣母貞節吳太安人七十壽序

賀大參沈大若公晉長閩臬序

送邑大夫王侯入覲序

送郡侯張東山公東歸序

蜩笑集序

左史顏桃陵翁九十壽序

潛見與紀序

邑大夫李侯考最序

送都閩沈將軍之浙江序

惠郡守胡公壽序

清源文錦趙氏族譜序

賀學憲饒公改鎮福寧序

吾八閩青衿之彥得進賢饒公爲之師表則列宿之
此斗培塿之泰山矣公以臬憲董閩學尋擢參知視
學如舊是歲計偕事竣屬兩浙學憲通試期拜命校
閱弗周爲論者所糾於是上命銓部覈諸督學憲
臣資望隆而積勞久者特從徙改以爲他日地而饒
公得備兵溫麻云蓋不佞嘗典兩雍之役其先佐
此雍則承乏攝事大率力瘁於升散神憊於課督猗
之以不容暇之法格之以不得徇之情舉勞且怨叢
于不模不範之軀日攢眉蹙額而思適矣甚則鍾阜
石城之雄燕磯鳳臺之勝不能一托足寓目至羈懷
梓里屢疏乞身逃之于廣莫之野以自愉快豈其敢
爲避難哉夫肩重負適遠道固日虞其顛仆以羞任
使而願一弛擔也公之蒞吾閩也秉德堅標持方式
矩其督率在科條之外而孚格在聽睹之先諸司奉
章程分校錄者各循職掌而已罔敢有所闕覲請謁
以涸鑑衡以故諸人士憚公之嚴而不敢跳於法樂
公之寬而又不敢于以情不佞之所難固公之所易
也詎寧有它虞焉顧行則跋涉居則防飭臨校繙閱
則焚膏辨色竟昏旦弗得休公之五載于八郡也其

賢勞亦已久矣公雖不曉曉自言司銓者自能心知
之而委曲爲公地也公今釋學政董兵事矣昔者六
月之雅咏吉甫北征也而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泮
宮之頌咏魯侯在泮也而曰允文允武式固爾猷夫
壯猶匡國樽俎折衝未有能判而二之者尼父斷斷
洙泗之間其歷聘侯邦不答問陳曰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乃夾谷之會麾萊夷靖鼓噪千里之難定於俄
頃蓋儒效章章如此溫麻環山控海閩浙波臣之交
道也自有倭患以來特置屯戍用裨將領之虎落繡
錯樓艦星浮於武衛甚設而頃者海上偵伺之訃謂
平酋殘孽方大治餘皇窺犯我中夏風颶所播不之
浙則之閩而溫麻實直其鋒銓司藉公於雄鎮蓋其
重也以公之英猷鴻畧彈壓未萌制勝帷幄方且以
文武憲邦方且使飛鵠懷音其庇此蒼生將宏以鉅
渠直青衿子蒙教澤已哉郡邑諸生某等皆公所優
拔士也將謁賀於公而屬不佞言昔關西諸門徒睹
三鱣之祥進賀其師曰先生自此升矣彼關西夫子
澹然無營豈顯之足爲忻艷夫惟樹勳國家勳銘
彝鼎將自茲始焉則諸門徒所爲師賀者也

日知錄卷六

二

黃朝三卷七十七

莊母王夫人八十壽序

夫人之膺綸誥以司徒公爲左使時奏績拜命也今
歲夫人壽八十矣夫七命隆階也八表崇壽也有來
知君爲之子與其伯氏昕夕承歡而諸孫曾玉玄蘭
馨森然掩映詎直吾郡無兩即寓內猶或難之矣漆
園吏謂人生百歲爲期其間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夫人生長華族爲名公導嚴先生
女先生夙負知人鑑覓快婿而得司徒公于歸未幾
司徒公即薦賢書已廼陟上第歷華職于今且六十
年矣履順凝禧生平安一於詩人所謂單厚戩穀壽
而康壽而臧者種種具備此又人世所難也夫寧惟
天之所縱以綏此純嘏其夫人實克得天耳夫人稟
性賢明識理道其肅閨壺襄官業也皆晏然獨持大
體以故司徒公得一意服官靡煩內顧砥爲廉而不
必拔園葵豎爲慎而不必眎局鑰奮爲亢直而不必
韜燈草蔬蓋自公宰劇邑蒞諫垣時而聲名籍甚矣
則夫人匡佐之力居多已而出僉外臬人有爲公愠
者夫人第忻慰公曰竊聞臣事君猶子事父東西
南北惟命是從且焉往不自効也司徒公頷之自是
踐數外服迄于開府夫人咸從在邸中所爲飭其內

日知錄卷六

三

黃朝三卷六十九

政者凜如疇曩而司徒公當官之神情益暇豫矣司徒公里居十五載耽寂抱玄每遨游于山椒水涯取自娛適不佞與二三君子撰杖屨從焉顧或羈塵事弗克赴或先期以事告歸公蕭然事外卧空谷歷窮巖以興盡而止則內有夫人也蓋夫人之貽公以逸又如此然夫人即貽公以逸乎亦未始自勞瘁日匡坐淨室見兄弟不踰閭諸親鄰吉慶之延集謝不一應迄于白首猶然其措置纖鉅督理臧獲皆心畫順指之不動聲色而閭內外宴如夫人之相于家與偉丈夫之相于朝又奚以異矣參知君入賀闕下因取道歸觀夫人疊疊問之曰孺子官督學又官徵省皆而父所緣著聲猷也試自視與而父奚若參知君一置對而喜色適然也今簡書之期已及矣猶依戀膝下不忍發歲十月之十日爲夫人設悅辰夫人之外孫銓部丁君將奉觴爲夫人祝謂不佞居同里且絲蘿之託縣于再世也知夫人宜獨悉而役之一言爲稱觥侑夫銓部君夫人家陽元也宅相成而夫人之女儼然稱太君矣是又一愉快事也當奉觴之日夫人六珈瑱栒南面萱堂之上兩郎君綵服西鄉侍丁太君程榆東鄉侍諸戚屬各以其序從外內諸孫

於堂兒夫人陶然舉三觴乃左顧參知君語之曰孺子世受國恩而日第依戀梓里謂報稱何宜及期遠發慰而母心參知君當唯唯惟命繼自今諸孫之鵬起鵬搏且與夫人家陽元齊惠競爽其志逾怡神逾王開口而笑之日未可以年數期矣埃不佞兒孫齒鴈序而事夫人也猶當以一言進

中丞金省吾公六表壽序

閩跨山履海負嶠則虎豹吹波則鯨鯢往嘉靖之季
島夷內閩佳符揭竿之孽群嘯呼應之而全閩眷眷
大亂通歲東藩告警 聖天子屢南顧憂謂填撫重
臣實繫海邦司命詎于廷議無逾錢塘金公者公遂
膺特簡擁節鉞入閩矣公雄畧壯猷隱然有帷幄折
衝之氣而復以忠實心運之博詢群策力肩勞瘁廣
間謀則捐曲逆之金度形勢則聚新息之米搞戰士
則斥武安之市租定方畧則勒營平之圖繪庀餘皇
礪器械則壯臨淮之麾幟諸皆集思慎畫而間以便
宜從事運斤生風於是島夷情形公咸得其要領而
艤艫之哨詞屯戍之控扼星列若布所在森然屹海
上金湯之固若浙若粵勢比唇齒亦倚閩為長城島
夷方睥睨寢謀不敢窺左足而動頃中使董權稅來
也群情洶洶竊虞其不可嚮通公雍容調劑之張弛
互用所為羈紲其群下若羈鷹秦虎能令戢翼頻首
馴狎於條籠闌檻間以故閩士民得安枕含哺視諸
路獨稱寧帖公之功與德詎第在耳目之前已也會
有為蜚語中公者公慨然曰是固吾稅駕之秋也市
虎之謗竟當自明所幸封疆無事惟奉茲報國之身

然老巖穴足矣遂引疾乞歸疏三四上祈得請適已
先是公為曹郎時蔚負時望出視三楚學政風裁凜
凜楚權貴人目攝之極力擠公間關百折重乃有令
日而復為忌者沮也涉世之難一至是哉公雖奉俞
旨予告謗議旋白 聖天子難其代者復借公重卧
而治之公所督勵將士激揚群吏一不改于疇曩間
閩卒伍胥以獲借公為幸是歲公壽六表矣孟陬之
念四日為公懸弧辰藩臬閩司諸大夫將修詞為公
壽而屬筆於不佞蓋公自得請後移鎮建州旌旄日
遠不佞嘗旁問起居竊聞公幽居一室憲邦餘暇景
然若有味於參同之契講虛翕經伸之術者古所稱
江海之士不激亢而高不導引而壽留侯在漢鄴侯
在唐出處進退之際咸有所托而逃焉公方日政息
肩矣近望武夷幔亭君烟霞咫尺相接遠望西湖林
處士隱居遺迹公生平嬉遊處也恨弗獲須臾奮飛
枕石漱流與方外者侶顧丘樊猷畝之樂亦若或靳
之未可旦夕有也即有之又未可久為安也今寓內
號泰寧而囊藥潛萌匪英賢莫濟公即棲遲衡泌必
有推轂公而前者規中却期之說未敢遽為公獻惟
是公有大造於吾閩而閩人有願於公也其君子

日賡樂只之咏其小人日誦春酒之歌齊心叶詞以
効諸數千里外持左券而驗之于天公之壽日升川
至矣不佞區區無言豈其爲同袍私願蓋述士民遐
祝念以復諸大夫云爾

琴莊隨筆序

茂才黃懋弢君好古負奇困場屋之日久則耽諸經
生帖括外與名人達士結社賦詩以紓其慷慨磊落
之氣居則編茅藩戶據梧鳴琴其適也所著琴莊隨
筆蓋繙閱載籍證羈時事而適然有當于心者儀部
何君為梓以傳余讀而愛之因憶宋洪文敏公平居
手不釋卷上下古今所稽覈評騭積久成帙凡為卷
七十有四乃其自述云意之所之隨即紀錄任其後
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而臨川何學士序之謂
其可以稽典故廣聞見正訛謬膏筆端君豈其慕而
倣之耶抑創意獨製而偶與之符耶文敏公官翰苑
出鎮浙東上探祕府之藏下采叢軸之肆縑箱閱蓄
固宜其著述之富若是君抑首經生技力弗能廣致
箱麓今編中稱引孫蔚宋次道家富藏書而日給就
觀者酒饌恨生不與同時也察君意猶以積書未廣
為憾顧細閱所論著業已擷子史之菁華苞昭代之
文獻舊聞往蹟並入網羅乃至澡行洗心點名崇實
杜靡還樸之際往往借古風今舉一勸百其微詞顯
義有足醒人深思者藉令儋爵撫土巖居川觀之士
握卷繙冰未必不倚為得朋之助而踴躍會心其有

碑於民風世道良非淺鮮文中子所謂可以諷可以
達可以蕩可以獨居茲編殆庶幾近之不第廣聞見
膏華端而已夫立言而靡當於用即汗牛充棟祇爲
說鈴儀部君博學卓識特注意茲編而亟稱之曰章
章法言字字良箴必其中有獨契未易尋章摘句與
世人道者余故謬爲之序以表我心之所同然云

封太安人蔣母貞節吳氏七十壽序

余閱史傳所紀閨闈之秀率多遭家不造間關荼苦
而凜然挺姿松栢抗節繁霜以永垂徽於彤管其諸
履坦撫順相夫育子克底于成如孟昶之妻周韋逞
之母宋者上下儔侶中十不能邁一二古人有云士
窮乃見節義夫女德亦然哉顧其所經營拮据殫力
盡瘁爲延宗祚報九京計耳往往節立矣而子不必
賢子賢矣又不必及親而仕彼蒼者若重困之求其
行胤嗣於一綫改淒局爲華閨壽履昌隆燕詒咸慰
如虞潭之母孫魏緝之母房者百不能邁一二蓋天

之難定如此乃吾黨有蔣母吳太安人植艱貞之節
收已定之天則郡中所樂道云曩贈公捐賔客太安
人年甫二十一耳且部君未離襁褓舅姑寃然在也
太安人擗踊絕粒誓以身殉姑氏挽而諭之曰事有
不可知者吾二人是已惟茲血胤繫婦氏是賴若弟
自捐溝瀆爲匹婦諒泉臺之目弗瞑矣太安人乃忍
泣含辛撫梵梵之孤而長自其任受書逮于習舉
子業諸所延師課督若循級而登計筭見效儼薄嬉
遨之子耳目玩好之娛絕不令斯湏濡染以故民部
君遂克芥拾一第以振其先世其哀緒比民部君令

江山晉留曹即太安人膺 綸封者再矣屏華就約
澹然如嫠居日又時時稱引廉吏勗之民部君與綬
董權所至著冰檠聲念母志在善養也當太安人受
封時或謂太安人守孤孤立於法宜旌而重以子貴
也夫郡中稱太君者豈少哉奈何令貞操偉節墜闕
弟耀乃民部君兩捧 制詞恭誦之則云青年掩鏡
晚操凌霜又云矢之死以殉夫已強生而鞠子君不
覺舉手加額曰倚與吾母之獲封也美殊于獲旌也
即旁觀竊聽者亦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詎寧以閨
闈遺矣是歲太安人壽登七袞九月之二日為設饗
曰平車卷六 十一 張卷三十一

辰民部君屬以使事抵里爛絲在前孫枝交映宗黨
姻戚相率奉觴上壽頌從一之操者賦柏舟頌胤嗣
之佳者賦麟趾頌詒穀之長者賦有駉頌壽考之履
者賦兼肅於是民部君長跼請曰小子彥祗役于外
久聯膝下請賦北山以追寫我思惟高堂進七箸焉
太安人追然為舉一觴已乃遍觴賓客而黃生為之
次其事

賀大叅大君沈公晉長闕臬序

四明沈公遺榮里居者閱五載矣頃歲起家參藩重
清漳備兵事憶不佞佐春官時公方司儀制儀制於
諸署中最號繁劇循胥之作奸中貴人之請寄叢焉
公之理其曹務也詳而有體正而不撓大宗伯東阿
于公亟稱之曰經濟才也即不佞坐嘯伴食無所短
長亦私察公所為政而羨慕之既謁告南歸公出蒞
楚臬晉參藩東土聲實方隆隆振而今首揆公者公
從第也時已直黃扉襄密勿矣公謂物忌太盛老氏
戒知止遂引疾去之輿論咸謂當留公不能撓也自
是棲遲林壑有終焉之志乃秉銓者方搜拔偽賢布
列中外不令謝安高卧以胡越此蒼生遂起公于田
間相君亦貽之書曰弟可以出而仕矣奈何以我故
妨賢路公乃唯唯清漳臨海而郡其民狎鯨波與島
夷為市羯獫而輕犯法獄訟叢夥公曰欲直影者先
其標疏流者澄其源耳至則振飭綱紀表帥群僚黃
墨綬而下靡弗踰踐循軌者嗣而詰戎索以嚴理刑
獄以慎煦蒼黔以動卹介冑之士閭閻之衆咸畏且
懷之是歲有化外夷酋挾鄉導駕膠艘泊於彭湖之
島通譯而求互市如粵香山例沿海居人洵洵莫必

其命乃諸奸伺鐸者圖闌出財物以牟奇美耽耽方始也維時棘門之戰未堅防海之監司多缺公獨肩任而心營之密偵訊嚴要束誠諸樓船下瀨將卒厲戈矛以俟遣譯者語之曰仰藉 聖天子威靈餘皇鱗集卒乘競奮必不玩愒旦夕遺將來疆圉憂傾朝廷方用止戈為武不殺為威若其亟引去毋貽後悔夷酋知我有備又知其不可得請乃乘風揚帆而遁時左使蘭谿徐公已被命建節就杜其關伺折其牙距者始自公也瀕海郡邑士庶咸懼忻稱慶云夫以養由基之善息乃克百中於穿楊庖丁善刀而藏之

田中車卷六
西
東冬三月十九

故批大卻導大窾而若然靡滯公歛其精神方畧臨之有年且其一出而壯猶若此矣初公之出也人謂公積望久直以閩中為遽廬耳乃重循魚貫雁行之次需之餘二載乃獲一遷而又不離吾閩也夫今之仕宦者大率為官擇地耳其在西北邊要害則抵掌籌兵掀眉聚米借尊俎之譚而躡之其在中州名區則雍容風議送往事居借交游之譽而躡之其在顯貴人桑梓則猿攀蔓附武陽遠陰親借左提右挈之力而躡之抑豈無英哲賢豪藉手名邦以自表見顧善官者茲其數穴矣閩海內一隅也去天遼邈物力

綏綏綏綏徒盛而聲燄不揚視之象郡牂牁差勝云爾雖有巧宦之手奚所借以為階梯故今之結制憑軾而來者皆憂自樹立不資與援者也相君以來袋羅天下士藉第令過自引嫌不欲援公自近則古有內舉不避親者故實具在何至以祁奚狄梁公為不足法母亦素知公之恬於進姑遂公志用益營其遐方之聲猷也乎公今秉憲一方屹然與內臺埒閭雖遐僻日藉公為重銓司且采公聲實請之 上召公矣郡太守宣州張公暨諸邑大夫徵不佞言為公賀竊謂太守公褒然建詞壇赤幟奚庸借口於鄙人邑

田中車卷六
一五
東冬三月十九

大夫曰體宜爾也不佞乃敢以蕪詞進

送邑大夫王侯入覲序

曩不佞屈首下帷每扼腕世務竊不自揆謂倘微天
幸得釋鉛槧服官政則願試一邑自効即美錦學製
未操刀使割之謂所不敢辭既已濫竽詞垣上下千
古載籍校吏治失得又輒悟宰邑之不易而曩所自
期許祗覺誕而無當也馬班所紀循吏曰奉職循理
曰廩廩德讓而獨孔子之告子路昭然爲吏治法程
言循良者本焉蓋子路宰蒲憂其難治而孔子語之
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
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夫以由也之果豈少正與斷
哉而曰寬與溫曰恭與敬曰愛與恕處其六焉由也
奉之夫子入其境而嘖嘖稱善吏之所爲循可知已
彼据法守正之趙禹彊項擊斷之董宣曰彊曰察而
不得曰循甚且列之曰酷甚矣二氏之說似孔子矣
浙長興王公之蒞吾邑也初至而延見士大夫暨鄉
三老詢問閭閻利病貌溫而氣和人人得以所懷自吐
咸相顧喜曰公溫恭人也兩造詣庭下稽覲聽詞務
得其情乃止即怙護負枉者據法懲之無劇管盛怒
則人人相與語曰公平恕人也公蓋念宰邑之不易
而隱然有子路治蒲之憂者是歲夏旱魃爲虐公徒

步行烈日中往還郊外靡神弗舉輟催科停聽訟迄
靈澍應禱乃始洗沐而休焉而公之瘠已肥民弗自
謂憊其剖折重獄摘發巨姦主詳安不主揮霍始於
雍容竟於精覈即號稱嚴明開敏者無以喻也蓋公
之蒞邑有所式廬倒屣以爲敬而不槩施於陽鱈有
所閉閭鞭蒲以爲恕而不假貸於城社有所勅法明
罰以爲正與斷而常出之寬與溫甚月間士氓之頌
聲載路聞公以入覲行如赤子之離乳保依依不能
釋也惟是上計竣事後當復得公爲快郡邑博士暨
諸弟子員謁黃生請曰竊聞老氏有云貴富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儕沐令公陶鑄厚德以公之
懸魚留犢也不敢藉寸縷一函爲行李獻而願丐長
者一言贈焉黃生非劣安敢自附於仁人之言夫公
則誠仁人也茲行也圖書束裝祖席在野有核既徹
登歌斯興則南山有臺之三章在無藉不佞言爲矣

公東歸序

張公留曹郎出為吾郡守公趣操峻拔疑然其才也電鍊道靈劇如干越之劍也初下車後論焉不佞謬對曰政在嚴嚴乃成寬公曰人望不畏之自昔云矣顧嚴獨政哉夫律已嚴的豎防範嚴則近習肅所以本也無諸已而求人猶植曲木而求直影也不佞聞其言躍如焉吾故狎詩書習弦誦乃近俗奢靡甚奢靡則物力為趙子都尹子心所不貸者積橫恣為閭閻苦公摘其主名用惠文法按治之至其煦翼諸士民則汗津津然不啻若赤子人謂公鋤莠亦以養苗耳而又清潔自守如尹翁歸勑厲功曹如王子贛視所語不佞者直可操券而驗以故蒞郡甫半載而一時景象赫然改觀郡士民畏且懷之恨得公暮乃是歲屬留都計吏公中蜚語當解郡待左遷行矣知公者相與駭嘆曰公曩令壯邑今蒞劇郡皆恢乎遊刃有餘也而何難于留署嗟乎今之計吏治者曷有定評哉時方喜捷給則老成持重者為遲鈍時方喜圓通則秉法不阿者為迂濶時方喜樹黨則介特寡與者為法

三草卷六

卷六 三十九

茶矧夫嘗讐熾而黑白淆蒙垢傾險之夫巧於擠人以自代而操其柄者又或枉衡鑑徇之遂使網漏吞舟蠅玷完璧所由來舊矣公之及也固其所也竊嘗睹自古極辨之朝其課吏甚核而憐材甚恕張敞之守京兆蕭育之典右扶風政績卓然為天下最即用事免天子追思其績則一出而刺冀州守南郡憑如故譬諸驂騮伏櫪無事悲鳴一遇獎里矣乃今之棟銓者何苛也雖有瓌然不炫之士偶中浮議如墜淵下石而升徒藉口功令俾豪傑抑首泯然

十九

卷六 三十九

豈平世所宜有哉公暫釋塵鞅行定荃艾自判廟廊之上倘能破常居日久其視古置薤抱兒之野人血存廷諫之有加夫公固世情以足于其靈府哉獨無柰吾郡人生之請聊為序以贈公別

蜩笑集序

蜩笑集者南海李贈公集所爲詩而自爲之目者也公少負瑋質肆博士業有緒矣尋棄去學律令顧未嘗一日廢吟誦也凡耳目經涉歲時感遇攄情繪景咸於詩篇焉發之而初官樵李又海內人文地也公上所爲詩于守守大奇之徧示諸寮屬無弗詫異嘉賞者而三過堂烟雨樓二咏與諸縉紳詩並鐫石以傳一時名儒胥願慕與公遊當筵擊鉢刻燭授篇公賡和如響會且人人嘆美矣已而之鄱陽之富水諸大夫遙相獎識一如在攜李時即其地遐邇阻采鄆田亭草卷六
二十
曲寡和而公之吟咏不少輟以故長篇短什積累成帙而自名之曰蜩笑若云蜩與鸞鳩翱翔蓬蒿飛則搶枋榆而止於九萬里扶搖無羨也然而圖南之翼已有代奮者矣公之季子大令君以名進士蒞吾邑廉明愷悌遠然稱最于八閩簿書餘閒間摘爲篇翰諸士紳咸得傳誦之而獨弗以示余曰此非劇冗吏所得爲未可聞諸長者蓋其冲挹如此一日持贈公集索余叙余受而讀焉睹其弘博瓌麗能鳴所自得有斷鬚厲毫之士所未易及者不覺喟然嘆曰世網之限人也一至此甚乎蓋昔王子贛朱子元皆起家

法累功能而躋崇廡史冊所載第均用官蹟顯未
詞藻足稱也公積羈黃綬所至皆矢心恪職郵
滯繫慎識鞠營保障絕不以脂膩自染即王子贛爲
鹽官長朱子元爲安陵丞所奮豎未能遠過而公之
詞藻又復章章若是顧諸大夫交游第爾賞心擊節
竟未有振頰頰拔公者坐令翩翺轉徙卒不能越枋
榆尺寸也豈非有所限之耶抑古人有言詩能窮人
公其坐此乎然茲集也載公名以有永矣

左史顏桃陵翁九十壽序

顏左史余吟社友也吾里中之有吟社蓋倡自嘉隆間余鄉自詞林謁告歸諸耆彥少僞握觚翰稱詩者凡十餘人余亦策蹇與焉而左史公實主壇坫執牛耳時公方薦澤宮待次已謁銓爲九江別駕左調大寧參軍所至皆用詩名顯逮棄左相里居里中後進爭慕公則又邀公結爲社公折行輩而與之上下于于然不謂屈也即頃者雅音日振家沈宋人李杜而咸望公爲指南是歲公壽九十矣昔衛武公年九十餘猶箴警於國曰苟在朝者毋謂我耄而舍我即所作抑詩曰敬慎威儀曰不愧屋漏兢兢然惕自大庭迄于衾枕一何其潔雪粹白也公天性孝友蚤歲順親志盡讓厚產與弟有薛包之風別駕江州入謂公善詩率以白司馬目之公不爲嘯咏陳職業亦不屑阿嬋于時好既得左調第怡然安之曰吾仕當五柳先生之鄉願竊自附焉耳故竟撤王門之裾以去公居永春距郡城百餘里而聲名籍甚郡中蓋公既善詩歌復工行草書法每一抵郡舍則持赫號便面就公丐題咏者踵相接于門公揮灑應之閱昕夕不少倦間或治醪酌邀公公亦油油然往每接席危坐譚

田亭草卷六

十二

卷六

元日時亦浮白而玉山不頽有司慕公者顧恒式謂益焉自酬答寒溫問問利病之外絕不出一居間語蓋衛武公所謂敬慎威儀不覩屋漏公兼而有之無庸誦抑戒以自警矣歲七月八日爲公懸弧之辰而公適先期抵寓舍是時同社友則有林太守詹司寇周參知暨本而以相與聚而謀曰吾儕締吟壇之懽多歷年所今但蒼顏白髮而左史公儼然登大耋若歲寒松柏曾影靈光盍卮壺觴稱壽焉酒方半司寇公復語余曰予典詞命盍以詞申之余舉一觴曰夫東鄉九老古今咤爲盛事顧冠賓筵者壽八十

九

十二

卷六

潛見與紀序

侍御梅巖祭公嘗持斧按粵東粵東士民戴之爲建祠勒碑以志永慕逮茲替歸養屏居田里所爲德于鄉非一鄉士民戴之相率而勒碑祝頌者猶粵東也粵東之碑記五漳鄉之碑記二與侍御公遊者合梓以傳名之曰潛見與紀余偶得而寓目則輒有深羨焉夫御史職司激揚古所稱埋輪攬轡能令豺狼避路賊吏解綬而於民則弗親未有得黔庶輸心特爲祠祝也者廼至士君子居則惟曰逃虛抱寂爲脩而已矣顧劉季陵閉門掃軌而見非於杜密陳仲弓

曰草卷六

十四 三百八十五

平心率物而不取遺名於黨錮至今持議者莫知所折衷以今觀侍御公之或見或潛兩獲令名有以也當公之按粵東也飛帆渡海不避風濤已奮然有澄清天下之氣廼其解澳黨以銷反側數度田以均繇役計葺輿梁特罷征稅即渤海山陽之良吏所爲畢力殫精怔營歲月者公第一指顧撫畫而坐收曲突徙薪之效貽乳哺衽席之安粵東人方望爲福星而公遽解轂去矣公既抵里而徜徉林壑於田父野叟無所町畦每察閭閻疾苦而多方拯救之進諸學子問業而悉心輔導之洋坪下陂之水利營籌蓄洩躬

不以饘粥之資需需慨諸人士謂公清高如劉季陵而不爲獨善德化如陳仲弓而不爲遠近聞者咸謂確論夫公之整奮泥蟠皆盎然有造於士民如此宜乎其祝頌之有同聲也蓋吾儒之言潛見也本諸易易之乾曰潛龍勿用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樂行憂違惟時所值而夫子之言龍德則曰信庸言謹庸行德溥而化耳矣騶孟氏曰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安見潛之不爲見也公性資沉毅在中臺耿介特立不屑與時俗上下以故媚忌者擠之外服然而公先引疾乞歸矣自得請後棲遲衡門者幾二十載塵芥世路殆若將終身焉者夫潛既犖犖見斯赫赫今起而備兵瓊崖即曩日持斧觀風之地其壯猷令問日益休宅余與公相識于席研間固于其庸言庸行預卜之今日已茲不揆淺陋以贅語并諸簡端而預頌之曰公之見又且自瓊崖益著矣

曰草卷六

廿五

李文一百一十二

邑大夫李侯考最序

南海李侯以名進士綰墨綬入閩也再徙治劇而蒞吾晉江今報績功司蓋合三邑令政而彙輯之以登上考爲百城冠云當侯弟進士時年甫二十耳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而悔之使使追焉使者返報命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少者決之阿必治矣馮野王弱齡爲中庶子自請試令長安漢宣帝奇其志而丞相魏相以爲不可卒以功次補當陽長徙櫟陽夏陽令用治行最累遷爲左馮翊蓋才雋之士英猷敏識不可以年數限如此侯自

日三直卷六

十六

王明刻三百七

已人人惕息矣侯知吾邑所稱難者不在縉紳鱗集而在民俗梗悍則肅然下令曰國有三尺賦有常供爾胥曹中寧無五官掾之張輔習作姦獵賄者乎爾賦長中寧無神策士之尚君慶習負固通輸者乎其各洗手澡心自滌夙垢不然者當據法案治之如王尊李頻故事凡侯所振刷騷除皆紀綱必飭勞怨不避而一以廉平爲之主乃至無告之羣獨無知之赤子惇惇乎其煦翼之也間復以聽政餘暇集黌宮諸生譚經課藝士斌斌景嚮旁屬邑多願就鑪錘者侯之年雖少而習若素鍊才夙裕而出之精詳故匪特沐侯煦翼者交口銜恩即睹侯振飭者亦諗侯至意主于安全造就始于畏卒于懷南半菽而頌聲載道彼二邑士民猶翹首慕之蓋侯在沙連爲發硎之利及在吾邑爲就熟之輕車大窾錯節康莊峻坂無所施而不可茲以奏績登上考也宜也中丞臺久撫海邦物色侯非一日直指使者拜命闕下驅星軺望八閩稅駕計且合疏薦侯于朝功司又且叙侯賢勞破格徵召爲海內循吏勸諸士民飲承休德所傾心頌願焉兩庠博士率諸生丐言不佞爲侯賀不佞老矣詞不能文聊據素所鄉往者應諸師生之請

四庫全書卷六

廿七

王明刻三百七

送都閩沈將軍之浙江序

當世路清夷時持議棟衡者率右文墨左介冑逮乎
事變猝起則勦弗給四顧傍徨於是有禹步解闕
賦詩退虜之誦昔在嘉靖季世南苦倭北苦虜縉紳
衿帶乃始抵掌譚兵即短後之衣磨控縱送之技不
憚以身嘗之而卒之折衝消難者亦於是取寄焉則
時之緩急使然哉宣城沈將軍世儒家子也大父侍
御公季父太史公咸以磊落大節有聞于時將軍承
家學弗售則投袂奮曰大丈夫振臂取功名奚必用
毛錐進哉爰改業騎射韜鈴連薦武科得詣轅門自
効會島夷煽禍屬國請援時方急材勇之士將軍乃
奉檄伏劍驅馳于東北塞垣間所至皆賈勇先登耻
憑軾而奮蒙馬柄事者壯之遂以獲首虜中率授邊
都尉董浮圖谷兵事大帥李寧遠特所器獎屢薦于
戎署不第揭一障一障相委重矣會將軍論邊政有
所齟齬謝病歸閩撫臺金公聞將軍名又方經略沿
海與遼左協搗巢之策則羅將軍致之幕下初檄屯
海壇尋總浯嶼皆閩海要害處也將軍度形便葺營
壘整齊戎律戒士卒毋擾村落請中貴人毋椎殺艦
居民德之已乃天子衆曰某僇力行間奉國威

田亭草卷六

廿八

王明三

海上其敢私士卒一錢者敢臨敵愛七尺軀者海若
有靈寔隕越之諸士卒憚將軍之整服將軍之廉以
宿飽爲投醪以超距爲對壘每汛期至將軍躬統餘
皇颺帆建旆凌波濤出沒衆方盱眙錯愕而將軍晏
坐遙睇意氣自如也以故東番之役戴星破巢所俘
斬黠倭無筭紅髮夷人闌入我汛地求通貢市將軍
直輕袍緩帶譯片語諭之遂心悸氣折而遁海濱士
民頌將軍保障功責噴若出一口詳具余所爲碑記
中蓋昔漢武鞭笞四夷一時効力武臣比則有李廣
程不識南則有路博德楊僕顧出塞絕幕之騎與戈
船下瀨之旅不兩相爲用而將軍用之北則北效用
之南則南效非所謂通才也與哉今將軍遷浙都閩
行矣閩帥與藩臬大吏鼎立爲三每以職事書諾於
中承臺雍容旅進而已即有摧山倒海之奇莫由自
表豎焉方今寓內寧謐海波不揚惟是虜款日久疆
場弛備居安思危者有復隍之憂樞府且羅將才備
緩急必屬之于將軍將軍所爲淵壯志而報國恩者
其又在他日矣余交於將軍也既然一見輒瑋異之
謂將軍健將且有將畧也於其序以爲贈

田亭草卷六

廿九

王明三

惠郡太守拱柱胡公壽序

粵閩隣壤閩縉紳之官舉業者其畎畝閭閻之誼頌與道路行旅之郵傳響應互答也是時惠州守爲吾郡同安胡公余剽聞其賢聲有日矣惠別駕施君龍州令陳君貽余書曰古所稱良二千石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而民從化夫其身先之也渠直化及士民已哉即郡丞而下令佐而上咸遵軌望標庶幾無獲戾百姓太守公於吾儕有厚造焉今當其覽揆之辰且協群情爲遐壽祝而丐言於先生余謂二君所叙述約而盡即累千百言無以加又安用贅則因而繹

田亭草卷六

三十

之聊以慰惠郡士民之祝願云夫粵東故多腴郡珠璣寶玩之繁瓌工作雕鏤之奇麗冠帶衣履天下若脛走於四裔翼飛於九閩而惠無有也其有之以爲黔黎患者惟署宇憑穴之狐鼠崎嶇伏莽之豺狼郡特以此稱劇乃分符者亦畏苦之公起家邑令習吏事日久由計部即擢典是郡則慨然自揆曰主爵其授我盤錯耶瘴霧可一盼而披貪泉可一酌而爽他奚敢避難矣至則茹藥懸魚爲群邑令倡誡勅諸書佐曹卒各滌腸灑指毋或舞文翫事輕試迺公法犯者必罰無貸於是近習左右廩廩改觀矣乃所爲興

除弛張皆提擬大綱班爲條教責成於屬邑總挈於

郡齋大都慕龔黃遺風愛育黔庶存恤惻獨而以趙張治京兆之法輔之黃墨綬諸吏亦各分猷念斷無負公帥先德意以故詞禮村之剽盜芟雜魁黨嚴飭干輒而抱鼓絕警闢行省之郵道直達龍川次第及津亭候館而頽魴忘瘁戢庇盜之巨猾法在必行罪人斯得而黜馭屏跡凡公所爲治皆鉅蠹滋穀勞永逸爲蒸黎久遠計其諄諄注意者尤在尚禮教正民俗每月之朔望行視學宮必引見諸譽髦譚說經義以其次日期會諸里正伍長率子弟讀法俾導以

田亭草卷六

世

四

仁讓敦睦之行郡邑士民益斌斌鄉風而公之治理流聞蓋溢于東粵燁然爲良吏冠畎畝閭閻歎焉祝願不啻若其父母也蓋自昔稱壽之說莫辨乎詩詩南山之雅云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而必曰德音不已闕官頌魯侯保彼東方宜大夫庶士而繼之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夫其宜大夫庶士也非以令德哉至于德音不已則令聞長世此之爲壽詎寧與大椿錢鏗計春秋歲月則胡公之謂矣 聖天子淵居九重而稽察吏治崇獎循良未嘗廢元康神爵故事褒旌超遷之典且于公焉畀之公之名與漢循良守永永

並耀此諸士民所為公稱壽匪第二君所願言也
至黃耆兒齒之祝則於期太豫事亦微淺不足涸公
聽矣

清源文錦趙氏族譜序

趙氏得姓自造父之封趙城始其子孫散處於晉絳
燕隴如武如奢如廣漢充國以將相牧守之績顯未
易縷數宋受周禪追祖趙京兆逮乎靖康北轅德祐
航海諸宗室多竄居閩中吾泉郡之遺裔迄今猶有
存者而文錦趙氏弗強附焉文錦者趙氏世居故地
猶蜀之西嶽許之平輿邑里中所共指名者也木本
水原自為鼻祖不欲蔓綠旁引遙託於不可知之華
曹以炫耀睹聞詩禮遺教此其一徵已先是贈主政
公嘗修族譜閱今八十餘載矣比部大夫因甫君
承太守公命續修之告竣事而委序於黃生黃生病
猶慙宿諾未幾而君棄賓客追惟酬札焚報古誼則
然余即以焚草報君未為負也病少間乃為之序曰
夫族必有譜重之也夫既已重之必且亢而張之於
是乎爭勝之習滋夸毗之詞哆堂堂帝室與縉紳郡
望競較低昂而鬻譜賣婚之俗雖厲禁不能止遂至
尚姻婭者後本支尚冠冕者畧伉儷尚外戚者左儒
素波顏茅靡種種如柳芳所譏而禮教漸以淪蕪矣
間有英哲志士持高論矯之如雍州袁朗暨其孫誼
自謂先世以來著節死難

榮慕祿者奚翅霄

淵即王氏累朝佐命李氏隴西甲族皆力排之不屑
與爲伍而岑文本評梁陳名臣子弟直以表憲二子
爲首稱一時正論真足樹百世槩范或謂朗與誼有
爭心焉然其爭也君子矣趙氏累世賢哲登科第綴
纓紱者後先相望郎中抗言於朝署太守脫屣於循
良計部比部遺思於百里位不滿德時論愾之乃其
敷歷者顯融有待嗣興者接軌未涯也於吾郡閭閻
蓋如不蒙之有冠冕又皆好修砥行不屑以貴勢賢
蓄稱雄長於里閭而太守公之研鑄經術植標闢牖
直與漢唐儒林諸賢相頡頏讓由君子觀之其所
亦豈後譚者斷不肯以彼易此試參諸袁氏之持論
亦戛然無愧詞已余閱縉紳間族譜多矣余亦嘗譜
吾族今睹比部君所纂次條理詳密若緒分而綸合
若網挈而目隨庶幾良史才哉至于敘述先謨訓飭
子姓承往啓後之意諄諄乎其懇篤語云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田文之誚其父曰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
知何人夫積行累善以遺諸後者其人可邈而知趙
氏孫子讀斯譜慎勿忘永念哉廼若孝友雍睦之行
敦詩悅禮之風則君家庸德事又耳熟語奚用余贅

田亭草卷七

教內書堂記

巢雲書院記

思明軒記

誅蔓記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記

南臺山重建精廬記

異夢記

南安縣重建金鷄橋記

御會鄒公生祠記

王氏節孝祠堂記

中丞集齋丘公家廟記

思服堂記

東郊山廬記

泉州衛散饗記

重修安溪開先令詹公祠記

重修開元寺記

瘞旅記

陳紫峰先生贊宮特祠記

藏書室記



教內書堂記

余官史局四閱月與同年翰撰會稽羅君翰編纂趙君被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奄人自弱冠而下總角而上遊其穎慧者習誦讀工楷法而董以詞林官五人直日遞進皆內閣揭請得命也茲事實大奄主之諸監局有祿秩者所役屬若干人咸掄簡以充居恒各自有師其旦暮課業一如塾師例而請董以詞臣者重之也彼亦自爲重也宣德中謹身殿大學士陳山由內閣出教小內使書雖云輕其人然先朝亦已重其事矣故諸奄之傳宣詔命往來內閣無論品秩崇卑皆稱相君曰師傅所由來日久往時內書堂教習皆累資十年以上者至華亭徐文貞公特用資淺者爲之自乙丑先輩始同官訝焉公笑曰徐思之不足訝也公意謂資深詞臣交游廣又或分校禮闈典試兩畿著錄稱門徒者衆諸大奄中奄恒綠而請託勢不得固辭因以爲名行累又有階而媒進者蓋老成人之慎慮如此余輩既拜命則大奄先期過請牘候卜吉命日廼庀几席以待至期余輩由厚載門入大奄遣中奄主之率諸小奄肅衣巾趨迓既登堂前致詞曰司禮監某公方侍上左右不獲陪几

帝謹遣某代主者貌博碩儀度委蛇甚都蓋大奄所
行簡也致詞畢肅余輩南向立主東向立諸小奄北
向立四拜成禮退乃布筵陳肴核王者奉觴設匕箸
諸小奄趨蹌前後時主賓初會席相距遠問答寥寥
第舉觴以目而已然主者每觴必罄而時時浮白示
客余輩私相語曰此其形貌瑰磊足澆者將謬擬量
於百觚我輩第應以酒禮耳既撤席奉巨觥稱祝余
辭以疾並爲之濡唇二君各盡一觥力辭歸主者不
能強也率諸小奄揖送而別故事書堂有學長主課
程糾過事每升堂揖罷則掣籤背書背書罷則命長

日亭草卷七

張四四

短駢語隨其長幼酬對課程弗辦者例扑之學長職
操簪受扑者恬不爲楚也廼學長亦時糾其不率者
曰其歷位其喧譁每受扑則呼晷如郭舍人意學長
或高下其手抑或有不率故督過特重也余聞而哂
之諸侍側小奄拱而問曰師傅何哂也余應之曰吾
列官史局而日作童子師是故哂耳第令若輩熟文
義達理道它日爲國家作好事則吾之哂乃爲喜已
問者踟躕而去越數日余進課業罷諸小奄爭摘奇
字來問意大奄陰主之欲窮余所不知余稍爲解釋
一二仍語之曰若輩所誦讀不過語孟學庸達者讀

中外奏疏此其中曾無奇難字即令揚雄爲若輩師
無益也自是而奇字之問絕矣余因憶往昔所稱奄
宦自東漢迄後唐惟數呂彊張承業兩人其稱許太
監俾供事掖庭豫參帷幄者視爲殊躅不足鼓其向
善之心即兩漢時如黃門令史游之勤款納忠多所
補益鉤盾令鄭衆之一心王室不事豪黨中常侍良
賀之清儉退厚不敢薦士濟陰丁蘭下邳徐衍南陽
郭耽汝陽李廵北海趙祐之清忠恬寂靡爭威權小
黃門甘陵吳伉之博達奉公從容寺舍所可稱者奚
啻呂彊一人而已迨于唐季凶奄之煽禍極矣然而
彊立持正排擠邪黨則有如俱文珍奮身定難讓功
辭賞則有如馬存亮痛嫉儕類退隱青城則有如嚴
遵美伏羲矢節飲泣平賊則有如楊復光皆庶幾疾
風勁草狂瀾砥柱矣待三後唐乃稱一張承業也余
乃謀諸羅趙二君稍擴撫節畧彙次名籍命書史編
錄成帙以示諸小奄命時時習讀間呼而問之亦有
能津津頌說者而諸大奄中奄絕不以居間見悅蓋
知吾儕之屹然不搖又寡交游鮮門徒必且以未同
之言卻之也乃知文貞公曲成後進之意豫且密矣
越一載余謁告南旋因追記其事

巢雲書院記

出城北三四里許岩宇星列而泉石稱最勝者三望之突然梵宮陰蔚外坦而中幽者觀音岩也稍進而石門盤鬱佛龕邃靚有古松蟠虬倒影者彌陀岩也又進而懸崖陡立鳥道微茫常有雲氣朝暮往還者巢雲岩也二岩距巢雲若由踵至頂望之不能尋丈乃其欽崙突兀曲折迂旋登者十休而上五休而下若蓬萊千仞之不可幾比一至其巔則怪石峻嶒擎空吐霧流泉噴灑瀑布飛珠其奇勝甲于諸岩而金谿之水朝于右浯江之水匯于前平疇縣巨郡城在

田亭草卷七

四

巢雲三百一十四字

目當其形雲四塞烟雨沉冥則岑寂孤高恍在層霄之上若夫霖旭初開暮霞掩暎群山奔赴環流浴日又曠然備一郡之大觀矣先是年遠荒頽鞠為茂草雖故老莫知其處隆慶己巳侍御詹君以言事忤上旨譴歸田里常棲遲于彌陀觀音兩岩之間一日偕朱徵君訪尋故跡援蘿登巖披榛而石出卓杖而泉落不覺相顧大喜謂神人之挈而授之也已乃庀材鳩工即其舊趾建之中為書室背北面南左為流觴亭傍注澗水而蓄魚其中右為軒窓俯矚二岩勝其規畫精雅皆出君心構目營而郡守朱侯貳守

丁侯推守李侯咸捐俸以翼厥費兵憲喬公給岩僧田若干畝落成之日余携尊酒詣之相與掃石而坐臨流而飲覺其幽奇萬狀寥廓無涯令人息心炫目而不能舍去嗟乎百餘年榛莽之區一為君所賞識遂緣以改觀增勝即一草一木殆若非人間所有美哉君之足以自娛而茲岩之獲自托于君也然余觀自古諍臣以言獲罪者多稱病謝客塞戶避謗惴惴焉猶懼不測君今枕石漱泉陶然以琴書詩篇自適既無懷沙賦鵬之怨又無憂謗畏譏之慮則其所遭之幸蓋什倍於古人是皆一時勝事不可以無紀者

田亭草卷七

五

巢雲三百一十六字

也余於是乎援筆而為之記君名仰庇今為茲岩主人喬公名懋敬朱侯名炳如丁侯名一中李侯名壽皆尚意氣雅慕君者而余為黃生鳳翔也

思明軒記

黃子以乙亥春別故山驅車北上時郵禁方厲從二三僮僕日崎嶇羈旅間行望滁陽屬雨雪載途輪蹄胥阻投蕭寺憇焉寺甚窮慧上人樞衣出迎入坐方丈啜茗飯蔬恍若脫苦海登淨樂界方丈後有小軒叢檜蔽虧撥孔氏之旨頽之曰思明拂几然香請余為記余謂上人學佛者何至援吾儒為重且方苦罷困怔東龜手未遑也越晨復大雪四郊凜冽寂無行道聲上人留余甚懇雅有繫駒投轄意余乃就繩床與上人跏趺坐率爾問曰目有明乎上人瞠目視弗答余笑曰上人果謂有明者目乎上人知余非談詰也徐思之弗得其說乃徐拱而請曰公能謂目為無明乎余曰藉令目果有明則冥突部屋中固宜燦然獨照胡爾惛惛也故知目本無明受三光之明以為明耳明外也非內也安得執外以為有也上人曰公之言然顧明者察秋毫瞽者泰山在前而無睹有之與無不既判乎余曰此強分別耳瞽者之目弗克受明非原有明而今喪之也凡人之一身百骸九竅均受諸造物有若幻妄無者真體乃世之徇生執有奚啻一端矣形本無著觸塵斯著而強名之曰根心本

曰平章卷七

六

黃四三言公面

無境緣物為境而強名之曰彼岸聰明靈覺竟其身為形役而強名之曰有真君焉夫有非真也惟上乘法門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生滅非境故滿月有輪睹之無形摩尼有珠示之無色扣門有應曰舍無人焉但當空茲所有慎勿實茲所無此正義諦也今上人日坐禪室中而晏然執無為有不亦異乎上人驚下席再拜稽顙曰公殆剖混沌之竅乎南能北秀且拜下風請勅諸楮余曰無無亦無矣安用言安用言無上人請之甚力因次所問答作思明軒記以貽之余知上人非能歸儒者故不復示以吾儒之說

曰平章卷七

七

黃四三言公面

誅蔓記

余守官南詞林署宇岑寂軒墀蕪穢當階有惡木踳
烏蔓草積緣而上之翳翳叢蔚群蜂結巢甚夥余乘
暇擁篲步屨偶觸其繁柯蜂遂群起螫人即掩面而
逃猶追奔喧哄弗止也余不勝憤呼僮輩揮刃操鋤
難芟之殆盡是夜夢青衣童子趨而訴曰區區蔓草
神也自託根壘壇均受亭毒涵覆先是寓茲署者即
不垂灌溉亦不相誰何今足下橫見誅夷一何惜也
竊聞天道好生王政不撻藥不伐天以今揆之殆異
焉余勃然數之曰夫好生仁也討罪義也爾之罪盈

田事草卷七

王廟百七十三

矣不誅何待今天蓬在麻中不扶自直松栢孤根挺
然獨秀即隨風之草亦頽仰造化靡所攀緣爾性姿
非良黃緣獨巧在下援上假柔護剛膠漆連綿藏瑕
匿垢曲如鉤者日進直如繩者靡前爾罪一矣兎絲
之下必有茯苓莞莞條桑寄生茂焉彼實異質同氣
各成藥物以濟民用爾乃憑資藉蔭為遁迹數蠶毒
甚設伺鸞煽動稍有抵觸群飛刺天如叢蛇蝎之窠
奚止狐兔之窟爾罪二矣蟬腹蛭蝟乘隙而出憑社
黠鼠當晝斯伏爾乃盤據輪囷偃傲白日森布支黨
推之不去陽暄先被其光華膏露先濡其潤澤波難

居中撐柱實乃徒擁虛器旁觀者憤嘆蒙蔽者曰若
爾罪三矣爾負此三罪而猶搖曳青紫閱歷歲月吾
今乃按法行誅耳豈與鋤當戶之芝蘭焚崑崗之王
石比乎而胡敢嗷嗷稱冤也青衣童子聞余言懽為
縮氣噤為結舌少頃復請曰區區誠有罪顧所附為
誰昔曹公伐濯龍之樹而興疾鮑君懷舍北之桑而
獲福顧足下雷處焉余叱曰奴尚欲稱禍福惕余為
將來攀援地耶晨起鳩衆役集斧斤伐惡木新之庭
除肅然擁几危坐遂援筆記其事

日事草卷七

九 王廟百七十三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堂記

宋諫議大夫韓公國華舉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泉州有惠政以赴召道卒建陽其稱中令則厥子魏公琦所贈官云魏公弼亮三朝功施社稷相州人嘖嘖頌說侈爲鄉邦重然公實泉署中產泉故列中令名宦魏公鄉賢而郡用忠獻額堂則取魏公謚蓋存遺愛邇發祥所從來日遠先後郡守王公十朋汪公大猷真公德秀即署中建祠鐫像式隆祀典若曰是憑熊退食清紫降神之地云爾矣顧代遷事改祠宇久堙像設它移荒碑剝落尚論者慨噫

日亭草卷七

十

張栻言九十二

馬夫當中令歿時郡人奔赴千里朝夕哭奠不忍別靖康末虜犯河北過相州傳孝寺睹魏公畫像輒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嗟乎當時之人心如此三代直道百世如昨今之以名宦鄉賢儼然特祠者炳相望也廼獨於二公缺焉遂令報功崇德美意泯然於曠世之下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復斯言寧無遐想今郡守新安程公朝京方振揚風教修舉廢墜弔兩公之遺烈慨祀典之弗章則奮然倅曰此余責也爰即郡廨一區重飭祠宇昇二像還祠中祀以春秋著爲例委黃子鳳翔記焉黃子曰夫祠之爲言祀

也又言思也畏壘尸祝高山仰止崇賢慕德今古同然匪思其曷祀矣吳季子祠於毘陵齊相石慶祠於齊郡矧中令魏公世濟厥美父子間交相重也俎豆春秋實應古誼藉令紀載闕軼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宜勅諸彝典以詒後人鳳翔不敏敬叙次其事復爲辭三章俾祀者歌以侑焉辭曰風飄飄兮朱旂雲晶煒兮五色各導從兮雙騶凜靈光兮惕息望恍惚兮方來復容與兮裴徊心忤忤兮凝睇清紫兮崔嵬右迎神肅桂醑兮蘭漿薦黍稷兮馨香靈運蜚兮蒞止森後先兮徜徉塞幃帷兮鼓吹燦書錦兮堂皇忻下民兮抃舞戀溫陵兮故鄉右降神霧縠紛兮靈黼闢天門兮俯待趣九旂兮上騰霽霧沐兮風灑悵冥蹤兮靡及永翹跂兮如在願遺麻兮此邦綏旄倪兮樂豈右送神

日亭草卷七

十一

十一

張栻二百六十六

南臺山重建精廬記

郡城之北清源山雄峙焉山有上下二洞稍折而西循逕而南有恠石峻嶒下臨無地者為南臺山按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古所稱章華栢梁金鳳銅雀皆窮人力為之備諸環觀惟凝霞臺之在瀛海軒轅臺之在金母山乃天造非人力顧幻不可即茲山石壁千仞恍如削以神劍驅以六丁載以巨鰲湧以靈蜃棲以蕭史弄玉試憑而望之平疇縣亘岡巒環映溪流若橫帶城郭若女墻雖地非宏曠而奇觀遐覽種種入眸所謂高可望國氛小可容燕豆者庶幾近焉故

日亭草卷七

十三

王明卿三百八十八

自昔以南臺名云山故有精廬沙門居之歲久頽毀騷人墨客携侶登臨則相與班荆藉草傳觴騁望白雲青靄飄拂衣裾已而暝色逼人棲憇無所姑掉臂而去之兵憲容縣楊公觀風政暇嘗一登眺裴迴則慨然曰茲勝境也奈何委諸榛莽俾樵夫牧豎躑躅徜徉哉遂創意重構之資皆已捐不費公帑役皆傭募不煩民力背石為屋架層樓其上左為梵宇為亭黃生聞茲臺告成扶杖陟翫則輒有遐感焉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成之趨于毀也興之趨于廢也猶且之有暮彼金谷之園沒于豪貴平泉之石散于洛陽

其成毀興廢關一家者姑置勿論即章華栢梁諸鉅麗時更代易倏已夷為丘墟俾弔古蹟弔者欲尋其遺蹤而不可覩獨巖泉天然之勝托于亭臺棟宇之觀雖不幸至於侈頽而一加修營輒已依依如昨故恬愉葆真之士枕石漱流終不肯以此易彼今世仕者匪牯於溫飽私圖則縉於簿書執掌塵懷俗慮溢滿眉睫第令移楊公所捐之費亦足供金谷平泉一木一石之需乃所營者不在彼而在此茲其襟懷閑豁豈俗吏所可幾哉余請告家居坐卧一小軒甚固是日憑高遙矚岸幘引滿涼風被體酷暑頓消恨游興未豪不能偕友人作河朔飲猶遲回弗忍去顧薛扉之外恐有却立旁睨幾其去而代之者夫四時之序豈真可以說應侯哉即巖泉觴酌之樂亦爾然使余獲避喧逃虛偷一日之適者楊公德也興既闌促藍輿歸復坐小軒為之記楊公名際會萬曆丁丑進士

日亭草卷七

十三

王明卿三百八十八

異夢記

萬曆己丑冬至前之二日余以叨貳春省將祇事郊壇齋宿署中是夜淒風屏息玉宇澄泓與僚長東阿于公富順李公擁榻玄譚訖宵分乃罷既就枕而四壁間寥靜甚適忽夢有通刺者余誰何之則曰于尚書使者也開函睇視弗睹名姓刺中弟有二語云空山一淚憑誰寄萬古孤魂祇自愁讀竟即遽然覺心殊駭愕通昔不寐晨起會飯具述以告二公恨不獲如周宣索統者訊之乃于公訝曰所謂于尚書者非眼中人耶余慙悚無以對少選而浙江上奏檄來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呈副封則巡撫中丞傳其所題疏也其疏畧曰伏觀故少保兵部尚書臣于謙當 睿皇北狩 景帝嗣統之日內脩外攘盡瘁竭誠俾九鼎既危而獲安鑾輅既去而獲返忠甚盛也遭萋非之構竟死非辜睿皇旋復悔之 聖聖相承後先昭雪贈官賜諡建祠吳山恩華爛然備矣維時棟事者弗克將順德意易名肅愍未愜衆心乞 聖明裁改以章顯勸慰幽魂于公覽其疏顧謂余曰夢徵矣幽明感通之理一至是耶顧少保公獨見夢於公何也盖余嘗陟吳山之陽謁少保祠時於平鳥良謂有一面之識乎乃

為二公誦余詩有主聖臣忠語于公嘆曰公為少保公知己舊矣奚啻識荆比疏下于公請改諡曰忠肅命有司飭祠廟歲時虔祀毋有所懈 聖天子俞之於是輿論稱愜謂足安少保公九京云公嘗撫大梁故大梁人祠公祠碑記出此地李獻吉手猶謂南宮之錮太子之易二者不能為公怨嗟乎此豈公所得為也 純皇 敬皇恕之矣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至今傳公言足為酸鼻迺索癡持議者猶然沿徐石之吻公之抱幽憤於地下也固宜自古豪傑之士其精英靈爽不與殘俱逝如溫序見夢於其子張劭見夢於其友彼皆倫誼維綴死別未幾今余之生後公殆百年直以祠下一謁哀此片辭而公神遂不遐棄也余亦獲贊成令典以藉手報公孰謂公其竟死耶昔周禮春官有六夢之占余茲夢不與焉乃作異夢記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南安縣重建金鷄橋記

余巖居蕭散每凌波浮鷁弭棹扶筇徙倚翠光亭陟
元日山雲頂望駛流中疊石若累基或完或圯則金
鷄橋故址在焉橋南臨金鷄山東距武榮邑治董二
里許往來如織盈盈一水若鎖扃閤隔樊籬冠蓋者
繫騎停車負擔者弛肩企踵招招舟子刺篙廻翔間
有蹇裳徒涉者余睹而歎曰國氏乘輿寧無動念水
涸成梁之政蒞茲土者謂何蓋今天下物力詘法網
密矣曩歲輶軒四出括贖鍰以實內帑嗣乃按籍上
供若徵兩稅當官者搖手觸禁奚暇論紀墨之外矧

日三

卷七

三

人心多辟煩謗易騰寧獨于思煽謠即染指之議且
從而陰擬其後守土吏郵傳厥官憂謗縮步有自來
已武進蔣侯蒞武榮者閱四載廉明愷悌百廢具興
嘗新禪寺以虔祝釐移譙樓以撤障壅創隱君亭以
旌遺逸黎庶樂趨閭閻不擾一日有請建金鷄橋者
公奮然任曰吾責也遂列狀于兩臺時兵憲容縣楊
公郡太守休寧汪公推守武進劉公方廣宣朝廷德
意子惠元元爰力主其議首捐俸爲士民倡郡邑士
民咸樂輸貲助焉遂乃擇吉鳩工市材輦石經始于
萬曆壬辰年五月某日竣事于萬曆癸巳年七月某

日行者胥手額稱慶蓋茲役有三善焉古者龍見戒
事迄事于日至而畢斬不妨稼穡以惠郊廛今官爲
募役農狎于野萬寶告成之期適與橋成值一善也
昔賢論荒政欲興工作聚失業之人比歲災荒室如
懸磬自茲役建而程傭酬直民藉宿飽二善也人情
興樂成難與慮始乃斯輸錙僇力信不爲厲非有徵
發期會而奔若流水捷若轉丸三善也夫萃是三善
者以營茲舉固宜其惠澤弘濟兆庶永賴哉先是古
識有云金鷄通人行狀元方始生宋嘉定中吾邑梁
文靖公應之矣說者謂吾郡人文昌熾當有應斯橋
嗣興者茲且聽諸冥漠顧諸公利濟之功不可無記
余固陋叨典筆札因紀其事而系之以銘曰湯湯
流畛域道側揭焉厲焉望洋太息倚與仁人視民孔
棘跨波爲梁靈構奇畫群鵠填河六丁驅石斷
足垂虹舒翼連袂方車砥平弦直緩步康莊若履
席天江析木人寰咫尺寶筏非慈杯渡何極紀德
碑以永弗泐

日三

卷七

三

郡守鄒公生祠記

萬曆庚辰郡守鄒公由刑曹大夫來典吾郡居五載
還副閩臬已復叅閩藩越萬曆壬辰擢為東粵廉訪
使蓋先後蒞閩中餘一紀矣公將之官東粵道溫陵
郡士氓先期走數十里迓之已又追數十里送之又
相率詣黃生請曰太守鄒公之有遺愛于茲土也桑
庚畏壘之祝久矣在念顧輅車猶往來境上時時獲
望見顏色且格于例弗敢舉也今望東粵往矣召伯
之甘棠雖云勿剪并州之竹馬無所復待矣吾儕且
卜地建祠以識靡諼而願微一言勒諸石黃生乃進

日馬車卷七

十八

三言字

諸士民語之曰夫滁州之頌韓思復詔州之生祠徐
申蓋自古有之匪今日始已顧以鄉薦紳稱是邦大
夫不幾於諛耶諸君稔鄒公美政願為我叙述之乃
諸文學耆老嫻于詞者則進而言曰夫古昔所稱良
守班班史冊未易枚舉以今觀鄒公約飭砥礪無論
暮金不入即束脩之餽一切謝卻此其清操雅節似
北海之朱仲卿辰出坐堂皇吏抱牒次第受署浣手
奉法而獨煦濡蒼赤務在成就全安此其明察仁恕
似潁川之黃次公兩造至前片言立決事畢即遣歸
農仍簡除煩苛為諸屬邑倡此其安靜不擾似會稽

之盛祖榮郡故饒宦宗巨室公弗用舛稜自引重惟
遇事直枉毫無假貸雖有勢如山弗為奪此其公正
不私似扶風之尹子况蒞政餘閒輒校閱諸生差次
其材品且擇厥茂異者諄諄誨督之士斌斌多所濯
磨此其興賢毓材似成都之文翁蓋鄒公德政如此
公行矣執事即累牘縷陳奚諛之與有黃生曰唯唯
否否君之言得微有未既耶先是監司蒞郡者過聽
悠譚猛欲廝流鑿渠與窮鄉灌溉利顧郡南瀕海而
城河流隨潮汐上下歲稍苦旱即浮鹵乘之下流既
分上源弗給異時沃壤當遂淪為斥鹵區利未興而
害已立睹矣時群情洶洶以為弗便乃肩其事者方
且驚擊眾議遽屬耆紳謂鄭國王景之績可旦夕就
公博采輿論馳白于撫院趙公檄下立止之以故萬
姓懽呼手額稱慶公沉毅善斷當機迎刃不動聲色
而利害灼然茲舉實永世德也奈何置弗譚耶諸文
學者老余以黃生之言為然遂次所問答俾勒于石
為公生祠記公名墀浙江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

日馬車卷七

十九

張世言字十九

二氏節孝祠堂記

二氏故勲閥也世爲廬州府六安州人已調衛閩之
城其自榕城入泉則自揮使濬公始濬伯子某世
其官仲子桓爲郡博士弟子蚤夭配李氏茹荼砥節
撫其孤熺以亢王氏宗勝洪氏亦矢志相從終身弗
字郡人稱之曰雙節云節婦之子熺起歲薦仕爲瀧
水訓導熺季子文昇有隱德然皆以篤孝聞于家王
氏之累行好修所繇來遠矣文昇之子鏞惇惇篤行
君子也謁黃生請曰不肖自先高祖著籍于泉也曾
祖伯而下爲大宗先曾祖而下爲小宗不肖於禮得
別建祠宇茲且竭蹶圖之願丐一言爲記黃生名之
爲節孝祠堂而紀之曰夫乾坤所恃以不毀者綱常
已耳婦之貞子之孝皆天常人紀不當視爲希曠踴
絕之行顧詩錄其姜春秋美叔姬及陋揚舜孔門稱
曾閔一何寥濶罕值也乃王氏一門三世兼而有之
世德之積詎不厚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健
爲周敬姬誓死育孤百折不迴卒克昌周氏胤王休
徵以純孝名厥子根亦謚曰孝厥弟玄通孝謹名亞
休徵而王氏熾昌竟擅江右冠族蓋天心之佑善如
此今王君鏞且陵厲青雲搏扶搖上矣嗣興者猶未

艾吾謂爲積善餘慶之券故特取節孝名其祠堂云
余草既具或有問於余曰夫李與洪分則嫡媵也茲
取二氏之節而雙之且王氏以洪祔于祠廟也禮乎
余應之曰漢書所紀李善非清陽李元蒼頭乎當元
歿而遺孤岌岌善潛負遠竄迄用植遺漢帝嘉其義
即建武中詔書至今善與元之子績並拜太子舍人
矣洪氏之祔于祠廟也又奚疑焉因并記此以告王
氏子孫俾永世弗忘云

中丞集齊丘公家廟記

齊丘氏之先種德惟舊鬱積磅礴蓄焉未宣迄于中丞公迺始績戎駿發邁迹自身用光昭先人令聞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不云乎記事孔明先祖是皇中丞公令德鴻猷恢前啓後是宜丘氏孫子闡揚繼序世篤禋饗衍水木原本之念以永識弗謬公伯子維禎將建公廟于室之東咨度庀材賁志弗遂季子維棻筮吉經始遑靡寢食隆厥棟宇美厥輪寘所究竟厥緒者十之八九矣顧長算詘於短晷崇祐依神曠焉有待茲伯季二氏之子宇勲宇熙復踵

卷之三

廿三

三百八十九

先志竟之以萬曆己亥十一月九日甲寅鳩工竣事越歲庚子元正二十有二日丁卯奉主妥焉蓋士大夫廟祀之制裁於周格於秦漢復於晉唐而特詳於宋自慶曆至和間制詔初頒宰司建議下禮官儒臣參訂堂室兩廡齋坊庖廚之位置邊豆簋簠尊彝鉶鼎之供用咸定其規畫品式而韓忠獻琦張忠烈俊劉武僖光世其子孫胥䟽請于朝特建祠廟奉爲永世不遷之初蓋其制之詳且密如此惟茲中丞公氣節功業卓然負朝紳重望其令餘姚開府西蜀兩地之人咸祠祀之而泉鄉校亦春秋俎豆公不絕矧丘

氏之子若孫乎今營之再世殫瘁竭虔矢棘輦飛之態殖殖噦噦之觀弘敞鉅麗焜耀一時即不獲如三氏子孫徵朝命爲光寵乃誼協楚茨制沿古昔于以妥明靈展孝思中丞公其可謂有後矣宇勲等來請記翔樂觀盛舉因叙次其事而系以頌曰顯允中丞維國之禎不回其德有赫厥聲畏壘尸祝桑梓攸程貽謀燕翼展也儀刑本支百世則焉其慶綿綿繩繩前庥後映率親率祖惟孝與敬一門雍睦以莫不令新廟奕奕寢成孔安著龜叶從幽明齊懽酌彼清醑祇潔盤餐孝孫將之威儀既閒君蒿在上對越在下則著則存貌慈心馮神之格矣祐以純嘏錫爾祚胤符于周雅追昔魯人有頌閔宮邇自后稷逮于魯公卿尹庶士孝思則同勒詞貞石禋報崇隆

卷之三

廿三

王明三百五十六

瘞旅記

萬曆丙申秋杪余將上先塚營墓途出南門經雙坑之鄉睹客死者橫道烏鬚鬚頰白形貌不毀蓋死暴疾非死盜也乃停籃輿鳩居民詰之曰人固有不幸時若輩群處茲土忍視其灑風冰露暴秋陽中坐斬一縶裡之力不為地乎聞有老兩慧者向余語曰不敢也余訝甚詰其故則縷縷言曰是旅人以昨暮至少憩道傍有窮寇旋即踵至賊行若疾有所赴者行不百步僵矣當燔僊時左臂負袱右手里衣一小傘橫其側余儕相告趨視募各散歸舍躊躇不知所出已而衣與袱為行道者剽去矣憶先歲旁村有橫道斃旅類今日者其村民醺錢瘞之越宿而無賴子糾號前曰若輩利旅人貲乘夜殺而埋諸坎請分餘貲畀我不者鳴諸官禍且不測是時強者髮指弱者膽落方四顧屏營無賴子則已踉蹌詣邑白諸賊曹尉尉遣胥役往驗焉胥役至擇民居敞朗者出檄踞坐厲聲色呼集里人發瘞視之睹其死暴疾狀甚晰顧呼儕侶囁嚅附耳如將密文案効然眾滋慙為治酒食薦賂遺甚辦胥役曰尉無賴子詣尉大號曰所遣人獵賄有

田亭草卷七

十四

田亭草卷七

廿五

李文二百四十一

邑大夫邑大夫復遣尉往驗焉旁諸村聞尉出盛張樂往迓且蜂擁視尉所為尉至即詣視辭發所指畫明晰如胥役言尉幸不挾賄然村中治供帳輿從惴惴然慙失尉心尉歸報無賴子復詣訟庭大號曰尉亦受賄耳尉指天誓曰白無它村老壯群擁者復涕泣稱枉如出一口邑大夫幸不尉疑也呼隸扶無賴子下檄瘞死者如初夫掩骼埋胔陰德事也旁村民甫一發念矢力而禍奔隨矣故曰不敢也余嘆曰為仁義乃不利至是哉雖然仁義附勢而行之何不利之與有遂呼僕募役夫買樽荷鍤而瘞之記其狀

東郊山廬記

余以萬曆乙未卜永宅于東郊買山田亭距郡城十里時方有南秩宗之召控辭未允一意稱病逃寂往來丘隴間營其兆域植之檜栢每傳餐設榻假農家為廬湫隘喧囂靡獲寧宇然且朝夕安焉是冬奉主忌予告而畚鍤亦適竣事越兩載乃買園于山之南縱廣五畝居然田舍翁宅券也即其中構為小齋楹不逾九椽楠堂階不汰不陋雜蒔竹木花果編籬落環之而斥其餘為墳下農桑業茲地高燥爽塏前臨逵道然荆扉茅徑委蛇曲折而入車聲馬跡聞不

十六

黃四百五

相聞且與農家鷄犬亦自覺絕余宴坐沾沾一喜又越兩載乃買池半畝田二畝于小齋之下魚弗能盈尺稼弗能充箱竊自謂濠梁壯觀洛陽負郭不是過也昔原涉葬其父大治塚舍為周閣重樓余既無饒積以遺後人安得原涉者為之子即有之非所願耳司空圖築墳塚每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為娛樂庶幾哉與劉伶伍索佳客弗能從何余以區區最爾之地營茲小構不過斥鷃之枋榆鷦鷯之一枝顧容膝易安寓目易決清風明月易足耕夫牧豎易親而余家居城

叢叢力竭神瘁輒望茲山廬稅駕巾車獨往凌巖長嘯誦東臯清流之賦為之擊節怡神客至則汲泉瀹茗摘蔬供饌掃苔砌而班荆命濁醪而取醉無羨于重樓周閣亦無煩觴咏壙中第不知金谷蘭亭之唱和視今日何如耳大都群生擾擾有涯者數無涯者欲時乎縻情聲利料量失得則雍門之琴反以生悲牛山之觴徒揮涕淚時乎游心物外齊一死生則觴醴之樂勝於南面殤子之壽脩於彭祖夫余所徘徊容與曳杖往還者非它日埋骨地哉乃行吟觴歌之興往往于茲發之客至亦能樂與余共也莊生之言

廿七

黃四百五

曰有天適有人適三復斯語聊用快心因握管書之貽達人一笑

泉州衛散饌記

茲記也為郡大夫合肥賈公紀也衛群卒頃賴合詞請於衛將軍曰吾儕小人繫命公家帑庾異時者奸胥間郡侯之弗灼積據為窟穴也饌及期輒陰持而市之弗以時予即予矣復侵牟之弗如額吾儕閔閔焉如農夫望歲而天降之菑也賈侯至則勅主吏按月呈牘月竟給之饌其或遭延規望陰為漁獵必正法弗貸諸以饌額上者署其匱如數出則按尺籍如其匱之數給之勾稽不煩胥吏毋獲為姦利吾儕計日待哺若朝至而饗夕至而殮即歲之不易而侯恒予我以歲也且粒米寸鏹無浮券矣賴國家威靈疆場寧謐未從効死以報侯德願丐於立言君子而碑之用昭示後禩者衛將軍述其言以告黃生黃生不揣諾為漢郡守統騎士兵車稱曰郡將李廣守上郡右北平咸用武功顯而趙廣漢以太守將兵從蒲類將軍擊虜還復守京兆尹時文武吏未始判為兩途今郡太守職主奉宣詔書拊循黔庶而已無所與武事惟武衛糧饌則守實司之顧守之職繁矣諸百城長各以職事稟仰條教上官之檄若令又旁午紛沓如川至而山委也昕夕理簿書評獄訟稍間延見大

農桑牧畜米鹽細碎事
公語諸將軍校尉維茲屯戍之卒備戰鬪捍圍用
息藉其力居新其供非人情矣且誰非吾之赤子其
遇之也諸將軍校尉仰奉公德意亦靡或浚削自封
者公謹身率先奚啻為吏民師帥已哉先是公以司
徒即督饌上谷上谷雄鎮也主客兵歲饌百二十萬
有奇公矢心天日不以黠銖自贖其出納歛散總之
環轉衡平靡滯靡爽也嚮焉躍馬荷戈乘障之旅無
弗人人頌公者藉令公握兵擁麾如漢守投醪挾纊
之澤豈其令古人專之然而旁時者反目矣故事司
徒即董饌諸邊閱三歲乃代公居上谷重一載耳而
出守吾泉夫上谷之士卒不獲久有公也天實以公
親吾郡也蓋唐貞元間嚴大夫震牧梁將校吏士鰥
老童孺願建碑紀德嚴大夫固不許而柳子厚從西
人之願為作興州江運記以永其事余因倣之作泉
州衛散饌記聊塞諸將校吏士之請

重修安溪開先令詹公祠記

安溪之建邑置令也自詹公始公爲令多惠政尋棄官卜佛耳山居焉人稱曰清隱先生公既去而邑士民追慕靡諼爲立生祠祀之蓋在五代周顯德之世云迨宋咸淳中邑民以災旱禳祈故神公靈響請于朝得勅封靖惠侯賜廟額曰靈惠公始墨綬終嚴經生爲名德歿爲神今直稱曰開先令者溯昔士民意也蓋漢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而元始詔書特勅二千石率官屬行禮以示風勸北海宋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

日心直卷七

三十 李文三百九十一

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桐鄉民果爲立祠起冢虔伏臘祀今公有遺祠下協人情上膺朝命所由來日久公裔孫或居郡城或居邑里或居佛耳山之陽耕者敦本業讀者狎弦誦甲第賢豪斌斌嗣奮其二十世孫憲副公念廟貌弗稱舉義重興之規制宏廓輪奐輝煌詳具關廣文記中嘉靖之季邑遭寇亂祠遂燬于兵燹今司寇君憲副公仲子也自釋褐歸伏謁祠下顧瞻徘徊喟然嘆曰揚祖烈嗣先志是在不肖方今公私罄匱其何敢以累公帑煩族人復自捐貲重建顧力絀未備沿之將

四十載復寢寢陋剝矣廼于萬曆辛丑諏吉鳩工扶傾葺祀堂宇一新敞以門樓翼以廊廡奕然壯觀猶曩于是公靈響益著益存諸春秋俎豆于公堂者亦益懽然祗肅矣夫元始詔書第一時令典耳而公祠宇祀事易數代如一日即廬江朱邑所不能必之子若孫者公獨不費恆營奉嘗百世若持券而掇之此其垂庥衍慶一何悠且遠也按郡志公自光州固始入閩閩王昺強昇以袍笏弗受節度留從效辟爲從事弗應重建議創邑小試惠澤而遂爾終身林藪也公清修砥節庶幾哉廉頑立懦之風其賢裔孫獲則而象焉代有繁脣永享禋祀不亦宜乎翔不文於祠廟告新之日勒爲記公諱敦仁憲副公諱源弘治乙丑進士少司寇君名仰庀嘉靖乙丑進士

日心直卷八

卅一 李文三百五十二

重修開元寺記

今兩都蓋有朝天宮云神壇象設儼然于上而黃冠者流日靈承奔走焉每歲時高祝之辰則冠紳珮王雲集輻輳文武吏各東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百官執職傳警諸所為趨滄升降之度唱贊導從之節一與殿廷不異夫叔孫通之起漢制也為綿叢習諸野外漢帝臨觀令群臣肄習彼何其委諸草莽也乃知後王之制備且詳矣雖其因之事亦義起吾郡開元寺建自唐垂拱間白蓮呈瑞膾炙人口厥後次第營拓區院之莊嚴浮屠之峻麗屹然為城西巨鎮而有司習朝賀儀者詣焉此與兩都之朝天宮秩在典籍豈殊焉年所多歷日就頽毀故檀越裔孫憲副同安黃君斤財鳩衆稍稍脩葺之而紫雲正殿工鉅費繁力寄群緣勢難獨任也郡侯合肥賈公以嵩祝詣寺睹其彫剝不治重蔽風雨則愆然駭曰天威咫尺之謂何乃有司徒爾玩視也遂厚捐為倡而郡丞清江楊公別駕海鹽陸公司理江寧卜公晉邑侯清遠徐公南邑侯東莞袁公胥捨俸佐之郡士民亦慕義響應焉凡八閱月而工告竣時賈侯將以入覲行矣諸耆老方相率祈佛異諸所願謂茲盛舉也宜有

紀而屬筆於余余謂如來示法以慈悲為其視吾儒名教猶之蒼與素燕與越然顧夫施之供設梵唄之讚頌所為朝夕虔禱展敬於空王者庶幾一何重哉數百年祗洎精舍高皇帝綸音在焉而諸司選祝之儀俯僂于剝棟頽楹之下彼奉空王者計畫無復之耳而折珪儋爵北面稱臣子奚為者也此實侯所為目擊而心懷也公方潔仁明脩舉廢墜如學宮如尊經閣如紫陽書院如南溪石梁皆捐俸營之不日銀函遙度須彌律峯國號毘尼天曰梵率弄土為城編茅覆佛積縷滿千買花貢齎發彼弘願更無長物瑤壇之祝天子萬年冠裳萃止歲時有虔尊勝弗飭禮教虛懸戒律具嚴貪為慳緣吾儒之教亦復如然懿哉郡侯憑熊分虎香風慈雲慧日化雨性根菩提澤庇寧宇梅陞肅趨楓宸在觀爰需檀施成茲義舉淨財通委凡衆齊心露澄紺井霞映雞林層疊迎日蓮座凝陰令辰崇典天鑒如臨濟濟翼翼以莫不欽海國騰懼群黎戴德頌公佳績勝彼佛力更生其共垂範圍極爰勒峴碑永鎮寶域恒沙有盡頁泯弗泯

思服堂記

吳興沈公奉簡書來督閩學者凡四閱載以積望擢
叅知閩藩建南其駐節地也公雖釋學政專董一方
其餘光映燭奚啻懸北斗臨之顧諸士乍離良師依
依瞻戀皇皇然若有失者將圖祠公以志永念公聞
而亟止之曰吾不願有此名矧猶承乏茲土乎二三
子愛我宜以德毋重吾罪諸士唯唯已復聚而謀曰
夫茲舉也且將見吾師於羨牆詎寧祝畏壘護其棠
習孺子慕而已會城故有正學書院公嘗辟諸士敬
業時課視焉諸士構講堂于其東後既竣署其門曰

廿四

蔡元

八閩問道所請于豐城見羅李先生顏其堂曰思服
又不遠數百里詣清涼山中謁黃生為記黃生黠淺
未聞道第竊據所聞紀之曰淵哉李先生名堂之旨
乎夫大雅咏周王也孟氏樂道之與七十子之服孔
子對舉齊稱而千古杏壇之教遂與鎬京辟雍之化
抗而為兩乃其原原本本則曰以德行仁無異術也
孔門言仁曰成己曰教不倦統之曰性之德韓昌黎
氏名仁曰博愛宋儒摘以為譏至其言德也則曰足
乎已無待於外即見道分明者不能易也夫德修之
闇然歛之藹如其推之而準如形之印影響之傳聲

也周京之民與孔門之群弟子所為心誠服者其故
可思已不佞竊睹吳興沈公仁人也德人也公胸懷
澄瑩性資醇坦不設門戶蹊徑以自標幟而其中有
介然弗殺者甫入閩輒以端士習正文體嚴著令甲
逮行部校閱諸所收擯獎戒憂然循之如田之有畔
布帛之有尺幅也奇詭之詞翫競之風一旦為之不
變閩故多才公恢網羅之煦愉蒞之乃至風教法紀
所關毫無假貸每諸生以問業上謁視之猶家人父
子所鼓舞陶鑄培護愛惜無論英哲之彥爭自濯磨
即屏棄弗收為法受譴者亦自謂靡憾蓋公之真誠
側怛實溢而溢焉匪第以沾沾示惠矯飾為名者所
謂仁人德人非耶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
之言公之於道不待設門戶蹊徑者也宜諸士之戀
慕弗能解也乃諸士則何以報公哉詩咏周王之譽
髦斯士也曰成人有德孔門三千之衆獨稱七十子
而德行實首四科夫豪傑不待文王而興洙泗脉
鬢孰頌法舊已矧公日以身為鵠多士日以耳目為
步趨勗德不勸期于速肖所以報也登斯堂者宜
然惕矣

日亭書卷之二

廿五

蔡元

陳紫峰先生營宮特祠記

國之大事在祀蓋自古記之而營宮之祀典主於表章賢哲以揚勵世風尤莫有嚴焉者矣殷設學曰瞽宗使有道德者師焉沒而祭之以爲樂祖周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其禮教隆然繁矣而又祀先賢於西郊之庠蓋孔氏所謂天下之大教也夫春夏秋冬弦誦詩書之備法籥豆簫簫鐘鼓管磬之備物步趨周折登降揖讓之備文其爲教也人人之所共知乃獨謂既沒之祀爲足以教天下也茲其故豈易言哉人情激於有所觸而急於無所勸彼其旌別於宮牆俎豆之間能使聞且見者艷羨而興起焉是激勸人心之大權而殷周之典所以爲備也我國家稽古定制廟學中設鄉賢祠將擇其德業學問卓爲儀表者而祀之即古瞽宗西庠之遺意顧甄覈嚴密沿私相襲既非所以明祀典之重矧有曠世賢哲屹然挺生乎茲地上之有功於聖經而下之有關於風教者詎可槩以常典施之哉某自少小時輒聞吾邑有陳紫峰先生者今世名賢也潛心理學博綜經傳而尤邃於易嘗從虛齋先生問業蔡先生特所獎許每剖析疑義冥探奧微必于先生焉證之若程門之游中

日序草卷七 廿六 葉冬三百九十九

立朱門之蔡元定也諸所著述咸足羽翼傳註而猶其所未發至其棄官顧養再徵不出飄然逍遙於物外而不知有可慕之祿爵尤爲足以立懦而廉頑知先生者謂其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此百世定論也先生之沒有司既采輿議列祀之營宮矣然景行私淑之士猶謂不滿崇尚之意始議特祠如蔡虛齋先生例而學傍有隙地一區堪卜建如式殆若天造地設以遺之今日者議始於郡守朱公炳如邑令黃侯金色成於按院劉公良弼督學宋公豫卿郡守姚公光洋而邑令曾侯士楚實助錢金以襄厥事二百年來未有之曠典于今始備煒煒奕奕即營序亦爲之生色矣告成之日奉主以祭郡邑有司暨吾鄉縉紳學士忻忻然先後駿奔焉謂茲舉不可無記而屬筆於小子某某謂先生大節素履詳於傳誌載在郡乘可以無贅故特記其興事始末使千百世之下知我國家崇賢右文之治真與殷周比隆又使遐邇人士讀其書尚論其世而聞風思奮有不止於言語文字之粗者則茲祠之建其所繫於世道不少也豈直以爲先生榮已哉先生名琛字思獻紫峰其別號也

日序草卷七 廿七 葉冬三百九十九

藏書室記

凡藏書必有樓爲之洞牖以標以便搜閱辟蟬靈且令吟風弄月之趣與諷咏俱適此儒林家所稱爲勝境樂事余家無樓臺則第構屋五楹上棟下宇度群籍其中彙次森列俾不至散亂而已顧逼隘特其第能容一榻每意至則側身信手携數冊就卧內閱觀之更番來往意趣悠然若坐群玉山房而閱二酉之祕也漢陸賈云書爲曉者傳夫曉書豈必在多哉余自舞勺時受胡氏春秋兼習左氏傳已乃漸習他經及綱鑑性理真西山文章正宗非有他多識博聞可鋪張爲炫耀然出應主司試亦如探囊取給不苦匱乏比領鄉薦則歲二十三矣自是獵涉諸子讀遷史兩漢書暨國朝典故間有手自摘抄者有依先輩題評勒于篇端纍纍作蠅頭字者今其書具在蓋下帷發憤又七年而始叨第濫竽詞苑以書史爲職業指俸旁購遂歲遞增即不敢望四庫之藏而擬諸王修丁顓二家似不多讓顧繕性醺世之資所須幾何竊自愧駑劣不能遭時邁會用半部論語佐致太平亦不至情迷進退溺志羶途以讀書不識字貽譏當世之賢哲余謂曉書下在多倘或非謬也歲在萬曆辛

丑冬積苦淫霖閱五六日稍霽矣屬洪流暴漲闖入城市倉卒不及爲防家之老幼咸獲登榻而坐浸脛而燬姑置群籍於意外此水退乃命奚童開局鑄就視次第向皦日中曬晾之諸腐壞不堪檢存者姑置若既焚之芻狗耳曬晾畢仍舊藏焉而古今書目竟不遑具夫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則自古云矣張華雅嗜墳籍嘗徙居載之三十乘杜暹聚書萬卷貽誠于後即以書借人者猶目爲不孝其篤好注心如此顧中台星圻少子肆密箴之而留戀不能引退華雖博物亦奚以爲杜氏之後人竟未聞有留意縑箱紹承世業者則與平泉之木石奚異凡余所聚書多經心鑄研隨筆鉛黃積累幾四十載蝕之以蟬靈殘之以黠鼠又出其不意而蕩之以波臣勝囊卷帙多所耗失然其爲長物亦已多矣吾子孫能讀是書者第沿博反約精思實踐淺求之勿泥於副墨洛誦深求之勿索於玄珠罔象窮勿厭囊螢之苦達勿侈稽古之力要以步趨先民修身見世漸不忝于平生庶幾戡式穀貽謀可無負乎如其不能讀也則蔡伯喈崔慰祖亦願吾子孫効之母徒操杜暹榻心爲有識所嗤笑矣

田亭草卷八

郡守合肥竇公生祠記

同安縣新建鳳山石塔記

處士陳君放生記

泉州府督糧館駐鎮安平題名記

陳江丁氏宗祠記

雲南憲副企齋詹公家廟記

潘氏墳廬記

邑庠生蔣君遺功祠記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重修唐故閩忠懿王廟碑記

前督學使鳳阿姜先生祠碑記

憲副雲陽汪公生祠記

沈將軍靖海碑記

旌表孝子孤愚章公墓碑記

泉郡守厚山丘公遺愛祠碑記

郡守合肥竇公去思碑記

郡邑民之生祠其守長也則昉自東漢任延守九真張奐守武威咸去有餘思生見祠祝不啻詠父母於召杜史氏掇諸紀傳良謂閭閻畎畝有三代直道之遺焉而賢守長之績亦因以傳諸不朽蓋程吏於民若此其核云溫陵故多賢守自余通朝籍迄于里居閱三十四稷矣嘗一從士民之請為餘姚鄒公生祠記而今復記合肥竇公公名子傳字燕雲萬曆壬辰進士始謁銓為廷尉屬已屬司寇氏精識比綜群籍所著敬由編行世已復改司徒即督餉上谷有廉聲遷守吾郡公才具敏毅而持以凝重至則延見長老詢黜廢利害悉意罷行之居恒閉閣深念曰夫治遠先自近馭黠馬者警其街策耳矣則勅諸胥掾輿臺若儕第濯腸縮步毋溷乃公三尺乃公實全安若群小睹公英蹕咸相誡嚙指不敢犯有宿蠹窟穴久公操牘案之臯立具初見為震厲既而人知自愛官省善督乃益用稱德焉郡故富縉紳茂士公虛懷款接問政講藝人人謂公可親乃至事閑豪家輒据法持衡雖居間百方弗為動小大之獄和顏色訊之斬于得情乃止間有遮呼自訴者令毋壅閼或剖斷立遣

或應詰歎服庭中無留訟矣大都公之政嚴霜於奸
俠而冬日於士民標揭以振飭而醞釀以敦厚故在
事甫再期耳輒已懼忤載途歌謠溢聽歲嘗苦旱潦
公齋心虔禱皆應不踰晨夕其以人和得天如此先
是公來蒞郡也從二三廬兒取足給烹爨焉已即蔬
粲常供每浮直於市肆郡齋局鐫閒如也俸錢外矢
不家於官入覲戒發之日行李蕭然觀者謂與東萊
涿郡二守比肩鼎峙矣蓋周官冢宰以六計弊群吏
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夫六德皆統於廉
公之爲守稱良也厥有本哉公今擢副楚臬視學政
郡士民悵焉如失相率建祠爲公祝而謁記於余余
謂茲舉也古之道也方諸謝蘭兗州之筆當無愧詞
因次公令績慰郡人永思而系之以詩曰漢代良守
朱邑文翁宋有包拯尹于開封廬江之產靈傑攸鍾
標名史冊屹然巖從公生其鄉千古追蹤閩海分符
畫軌憑熊酌泉誓心調瑟宣風珠還枳伐秋霖春融
教興棧樸察鄙垢用百廢具舉湛恩麗洪臨淮謳澤
海虞頌功政冠
山陰叟老弄
永寄遐襟源
攀轅靡及請借末從勒詞貞石
以聲徹宸聰移此彤幃爲葵儒宗
以深源維公餘德水遠山崇

同安縣新建鳳山石塔記

鳳山石塔爲巒宮建也泉山川磅礴人文駿發自郡
治而外則首同安其巒宮居邑治西北隅而東南鳳
山拱焉邑侯徽欽洪公鳴琴多暇雅意作人每躬蒞
明倫堂爲諸生講德校藝徘徊容與向鳳山凝睇顧
謂諸生曰茲賓山也於方直巽且離方聯綴焉巽與
離皆文明地而突兀之觀靡稱也頃者邑人文方隆
隆起顧自蘇丞相後大魁鼎輔尚爾寥寥蓋營筆峯
而聳之庶以助風氣韓昌運遂度基建塔捐俸爲邑
人倡邑縉紳衿庶素感公德又謂是舉也爲德於舉
髦甚盛相率効力斥財鳩工伐石自附於子來之
費不煩公帑役不擾閭閻經始於萬曆庚子正
以是年七月告竣公忻然蒞止進諸生語之曰
備矣諸士亦睹象得心乎夫其懸繩累址因
九仞罔虧循級非躡也可以喻學其肇頑植什砥礪
磨礪方弗露鋒員弗可轉也可以喻德其螺回率律
摩空凌漢卓立屹峙震撼彌堅也可以喻節惟德與
節匪學弗成此羽鏃隱括之譬良有以也爾多士其
厚勗之諸生則私相語公溫文和粹其德尊方潔靡
淫其節完殆以身範士哉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匪第一塔之為重輕也吾儕其永永佩服以無負
陶成至教學博士姚君王君李君率諸生請記於黃
生而邑人大叅林公實承公德意倡其邑士民者亦
以書為之介紹黃生夙欽令公又沐河潤之澤最渥
也其何敢辭蓋史冊所載良吏如辰陽長宋均蒲亭
長仇覽皆以興起黌校垂為佳績則未有敦切懇至
如公者也索陽朱子嘗佐令于茲邑建尊經閣建教
思堂其遺風迄今在公紫陽鄉人也紹前哲振來學
異日者賢豪輩出追蘇丞相芳蹤不啻焉此之為德
與山川齊永矣公居官廉平懸魚馴雉俾有古循良
風邑人所紀而咏者未能殫述第以茲塔為耳棠云
耳余既擬公政教之大者編次為紀復念趙郡石橋
江州湖隄有其作之咸勒銘頌以志不朽因系之銘
曰地苞靈秀乃闢黌宇燿燿層巒震離夾輔堅彼巍
標矗為天柱雲根巖巖霞彩吞吐泮水凝輝群峯若
俯仰之彌高觀者如堵繁架重霄崔嵬千古誰其貽
之曰賢令公卑父宓子中牟魯恭鸞鳳呈瑞菁莪向
風爰協人力以補天工石不煩鞭神若輸傭崢嶸玉
立灝氣春融山斗在望百世龍從維茲名邑多賢自
昔陶鑄方新光華鳥奕復藉崇觀以寄永澤罔與巨

教皇臨奎壁英傑朋奮風教非泯承流繁思勒詞
蹟陵谷可移令名無斁

處士陳君放生記

邑瀕海之塔堀鄉漁者李良舉網得璫瑁焉按郭璞爾雅注涪陵郡出大龜文似璫瑁即今蠐螬羅願爾雅翼璫瑁出廣南身似龜首嘴似鸚鵡腹背甲皆有班文大者如盤而應邵為之解云雄曰璫瑁雌曰蠐螬則璫瑁固十龜中之一乎伊尹定四方獻令請正南以珠璫璫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為獻夫其與珠璫翠羽諸物並珍也所由來重矣然而吾邑之海濱未始睹也漁者得而囚之競相誇詫肩而鬻諸城市且索厚直市之人目為利罔陳君道澄聞之心惻焉呼漁者許其直既諾矣已乃語之曰此靈物也江之使者海之波臣皆是類也吾買此豈營利哉將投諸浟潯之淵爾矣古有餽鵲縱龜竟獲果報者吾豈敢微福它日誠不忍其剝腸剔甲以干天和漁者聞君言亦為愴然心動願損其直三之一以畀君焉君曰吾不敢獨為仁人遂許之命奚童偕而攜之放諸海龜既得水凡回顧者三已乃油然長逝夫泉陽之龜始厄於豫且終厄於衛平即其靈能見夢元王卒弗自保也廣州島夷人盧亭生獲璫瑁龜一枚獻於嗣薛王督府王令揭其二小甲繫諸臂以辟毒矣而揭

處漸生乃復遣盧亭放諸海然所遭困楚亦已甚矣以吾網餘息肌甲靡損輒獲望滄溟長往也其為天幸不既多耶君素性慈仁嗜佛道家語其戒殺貪一食匪惟澤被潛物且克以善化人孟子與氏所云擴充其端即在是矣余故喜譚而詳紀之漁者亦存厥名與豫且盧亭並傳于後

泉州府督糧館駐鎮安平題名記

郡別駕之駐鎮安平也蓋請自兩臺仰奉 俞旨始

于萬曆丙午云安平瀕海而城屹然稱吾郡鉅鎮鎮

西有微國朱文公祠是先哲過化之地也故其詩書

弦誦材賢文物幾與郡城埒乃至帆海之艤艘積著

之聞聞貨賄叢集生齒繁夥他鎮城莫敢跂而窺焉

曩嘉靖之季島夷內訌耽耽梯棚者數矣其士民率

力捍禦宵烽晝折迄用無他虞頃歲東藩失守海陬

震動當事者豫為衣衾戒初宿以戍兵已乃董以郡

幕皆于士民弗便已又議建邑治弗果乃踟躕于朝

日正堂卷八

特尊公署以郡別駕往臨之時郡方闕守別駕汪公

攝篆事旋入覲闕下當受事之日遙為控制已耳今

別駕新安殷公故名卿曾由比部郎來蒞是郡甫履

任即驅車抵安平周視其雉牒署宇慨然興懷曰茲

署之設奚為者藉令高據郡邸雍容諷議舉明旨而

弁髦之將謂官守何爰乃攜圖籍挈案牘即安平公

署昕夕與居所為董民正俗剖斷爭訟鈴束卒伍皆

如振衆揭領游及中縻士民咸德而頌之聽政餘暇

則捐俸召工醵石勒題名碑于堂左以待來者而屬

記於不佞蓋唐元次山刺道州作廳壁記上下百餘

年間所傳詢耆舊追遡良牧惟徐履道子虞諸以金

狼惛弱蒙譏貶者不勝數也而呂溫謂其章善不黨

指惡非誣直舉胸臆足昭鑒戒嗟乎可畏哉今天聞

譽則喜聞毀則怒見善若企見不善若浼非為名計

也乎古人有云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顧

有逃之而我隨有蓋之而彌章詎可以見見聞聞巧

匿剽取也大都里語巷議猶之飄風過耳傳響須臾

即青史美刺歷世不泯匪按籍繙閱未易竟也茲石

也勒在堂上昭然衆睹吏曹走卒胥目擊腹存之相

與指而評曰某也良某也無良口耳郵傳月旦相續

日正堂卷八

它日有如元次山者得熟數而稱譏之其可畏乃其

於青史志士不為疎然懼乎是公所以勒記垂後之

意也

陳江丁氏宗祠記

禮大夫三廟丁氏宗祠則梧州守槐江公承父命續先構而今計部光先君拓之不稱廟而稱祠何此世數享賞之外崇追遠之祀者也丁之先自洛入閩曰節齋公者居郡城文山里三傳至碩德公徙家陳江遺命諸子即所居營祠堂烏庇陴日蕃循沿餘三百載嘉靖庚申歲燬于兵封承德公傷之語梧州公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堙宗祠梧州公捐金營之廣袤如舊猶歛于未備而諄諄囑其子也頃計部君謁告歸聚族而謀食謂是役也鉅匪群力弗濟計部君惻然

曰父命之矣吾烏敢自愛其力悉罄祿餘規畫詳恪族人附祠而舍者咸願以地歸焉君厚輸其直拓祠地周遭可七十餘丈綜其費凡千餘金五閱月而告竣事門廡軒敞寢堂靚邃庭坪闊豁饗饋有室齋庖有所族姓七千餘指群集序列尊者司裸獻卑者職趨踰享奠既畢宴飲而落之因相與揚解言曰夫蓄源深者疏為衆派枝葉茂者庇及本根以吾祖之祠于茲土也自承德公而下營之凡三世乃今噲噲奕奕逾用改觀惟宗祊實嘉賴之吾儕昕夕于斯異日者永永俎豆于斯其又敢忘大德願圖刻石誌之而

司理興文君即梧州公諸孫也將其長老命來委記於黃生翺夫廟祀隆殺以世數為限議者謂服盡之祖遠而不祭有後之宗疏而不祔顧孝子順孫永言似續其曷有涯矣禮云致愛則存致慈則著祖先棲神之宅英爽膺靈世世靈承其為存且著孰大焉徒援廟制自抑殺而委諸榛莽夷為寢室也水木原本之思寧無感愴蓋禮教陳而習俗錮至有執政大臣祭于松寢為法官彈糾乃煩人主勅代營廟者宋公庫發憤陳疏者為令式維時在位公卿自文潞公而外未聞有相踵感奮者也冠紳薦享下同委巷矧寡

寡遠祖乎今承德公追遠一念子若孫克續緒而派張之且令丁氏子姓駿奔對越者仰思祖德俯篤本支是報本之孝睦族之仁一舉兩得也於以風世原矣抑楚茨之詩有之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而是祠有福徵二為祠面匯流日之告成也海潮三至其下祠旁有柏樹一夕產奇葩數本觀者詫為異祥丁之宗人咸忻忻相告曰吾祖宗報成賜于計部君而錫厥祉以逮諸宗也夫承德公之子若孫若曾孫三以科第起矣而皆用敦行世其家僉聞我昌君鄉進士德昌君亦賢育文武者大于公之門熾萬石之閥方且

未艾不佞於計部君高誼有厚羨焉爰樂為之記

日南書卷八

王廟十九年

中憲大夫雲南憲副企齋詹公家廟記

詹氏於吾郡為望族自五代時有清隱公諱敦仁者
釋清溪令屏居佛耳山樹德葆貞醞釀厥緒二十傳
至憲副企齋公始續揚而昌大之公中子司寇君仕
莊皇帝朝以直諫譴廢尋起田間事今天子稱當
世名卿論者咸邇美於公擬諸華嶽之崑崙江河之
宿海云公諱源字士潔登弘治乙丑進士授戶曹郎
筦樞河西務用察廉選為雲南道御史時逆瑾竊鈞
督賄于諸司橫甚公漫弗應也會瑾誅公益有時譽
而當柄者忌公遂出為貴州臬憲在貴州以勦叛苗
功資鏐幣擢副憲雲南浸浸通顯矣復執法抗直指
使力按其所私賊吏罷之坐是為所中失官歸時年
甫逾彊仕耳公故遺腹子母林孺人矢節育公公既
早廢則啟門奉母備殫色養推祖腴產讓其兄於客
司訊謁里閭是非絕無所聞問而獨好為德嘗疏清
溪上流紆廻三十里迄今貽灌漑利白葉坂山冠平
董其役者掩良民為俘公白諸行部御史立釋之所
全活九十餘人蓋公之為德于鄉類如此公居第臨
東街崇隆軒敞遙矚群嶽其南為羅蒙山則先尊人
封樹在焉因構亭西偏昕夕騁眺顧之曰望羅司寇

後全取其地改建公祠廟藏工庀材皆獨肩之而屬
張爲記在禮有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大夫之
立廟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蓋典制崇重而
世數有限如此夫禮反其所自始乃降而殺之至于
官師之一廟不亦遠於人情哉自周以前廟皆特建
故考亭氏爲之說曰官師一廟祖禰共之則二廟而
上可知已今同堂異位之制昉於東漢富有四海者
率沿而靡改又奚論卿大夫顧廟貌有統位設弗專
即遽錮俠無盡其物條濯裸將備其節怵惕淒愴竭
其虔而撥諸自義率祖自仁率親之心倘有所未愜

日亭草卷八

古

前

故特廟之建弗以豐禰爲嫌亦猶行古之道也抑家
語記尼父之言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
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而魯大夫夷伯之
廟見於春秋穀梁子傳之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君子貴始德之本夫茲地也公曩所襄徇騁
望處也其爲甘棠孰大焉公潔脩挺特出抗官節居
協鄉評其爲德孰厚焉今茲說繩孫子業已綿瓜瓞
紹箕裘矣入斯廟也仰視棟桷俯察几筵濟濟蹇蹇
駿奔在下得無有音容如見而凜然興繩武之思乎
德厚流光之勢行且操而驗之祠廟經始於萬曆丁

四月 日告竣於是年 月 日 樂觀厥成爰
不辭固陋爲紀其事若公家世生平詳具大司之恭
肅黃公相君太原王公所爲傳聊綴其槩不復備列
云

日亭草卷八

五

五

大邑潘氏墳廬記

廬之設奚爲也古之人有廬墓者矣或借資草土躬畚鍤之勞或通臨塋畝力祭田之耕此其節隣於苦乃貴閭豪家有廣營祠舍崇侈僭踰如潛夫論所刺者徒滋煩擾奚裨孝思故孝子順孫發乎情止乎制傍先塋以締構畧輪奐之美觀司以墳丁藏以祭器俾雨露休揚之感頻繁蠻貊之薦得有所憇而棲焉其或望隴阡杳靄當親舍白雲徙倚裴迴依依晨夕斯又風木之餘悲蓼莪之永念也吾邑稱世德者必曰潘氏今茲墳廬蓋黃州太守公維岳封吏部主

事公維岳爲其尊人南浦翁墳塋而建也南浦翁以

太守公貴封御史壽考今終泉之人咸嘖嘖美曰天

道福善茲其奏矣方太守公營葬時夢卜仙靈竟爾

叶吉拮据旦暮馬鬣崇隆而封吏部公肩墳廬爲已責鳩工歲事業已告成而未備也厥嗣考功君洙迨承先志復悉力竟之其規制不侈不儉詳具太守公記中而太守公復屬記於余余惟茲廬也潘氏子孫將世世守焉天將世世修焉書所謂動垣墻坐墜茨則創始圖終之喻也寧惟作室南浦翁嘗割股療兄疾矣此唐之何澄粹宋之龐天祐周善敏所致孝於

父母者而翁以自致於兄乃其尊人真叟翁游憩涉塘還遺金千貫豎尚誼樹德所自來也夫輕利者非市義孔懷者能遺身二翁之積慶厚已藉令史氏握管而書列諸卓行傳中當自不愧彼其名不通官籍身不離桑梓故其修之者止是今太守公考功君奕然貴顯矣而所至著聲靈無贏稿封吏部公以清白勗子敦樸係素終其身弗渝皆繼慕先德黽勉經營若此即計部君瀾莖仕宦貧力未能自致而其志亦足効將來者是潘氏之勤墮墮塋坐墜茨閱四世猶一日也豈斯堂者可以自得師矣締構之功勿論已余

因太守公之記而行之庶潘氏雲仍永念勿替云

集 44-469

邑庠生蔣君遺功祠記

語有之功不得違時而獨立士抑首蓬窓時乎未值
安得有所謂功者而稱之福全人之祠蔣君以保城
功也蓋余曩業經生時則嘗短後登陴雜隸鎗戈矛
間與刀斗同卧起是在嘉靖之季倭夷內訌江以南
靡弗頽潰者諸所推郭邑戕將吏無算而吾郡中其
患凡五載餘每譚及扼腕能令壯夫怒髮懦夫股弁
時獨聞福全有蔣君而壯之云君名君用晉邑庠士
也世爲福全千戶所人方倭寇之毒吾郡也瀕海出
沒所至屠燬睨福全彈丸地孤城孑立垣墉痺瘠直

田亭草卷八

八

三十八

累甲登之耳而戒垂堂者或謀竄郡城以免君慨然
曰此吾桑梓里吾先祖實起汗馬勞奉高皇帝恩
世官移籍以子孫保茲土也捐先德非孝避難非義
坐視里黨焚溺非仁吾廉敢即安矣爰宣言于衆爲
開陳利害禍福俾各協志固賊而躬部署之君又素
以孝友信義聞衆胥委重焉即司篆者亦服公不敢
爲異時羣盜充斥諸隣鄉聚落進退猶豫者倉卒
孤城爲活屬霍雨疾疫比屋呻吟君一槩拊循之如
同室病者予藥羸者予漿勝戈者予餽餉朝夕來郵
間出奇攻賊柵連蹂五營賊遂捲甲宵遁計君所經

蓋瘁目不交睫者四閱月所捐貲至三千餘金家

爲稍稍訕矣然君忻然不爲悔兵使者萬公高君誼
將上其功于督府君固遜謝曰諸大夫德庇也閭閻
卒伍用命也君用何力之有焉人益多君長者夫豪
傑之士出則匡時處則範俗乃至平居遭亂克倡義
排難庇厥里黨者重重可一二見漢之季有田疇遁
居徐無山中能令五千餘家恪遵約束至北邊咸服
威信晉之季有巴西譙秀當蜀寇倡亂而避難宕渠
宗族閭里咸依之以爲安此兩君子者義士至今稱
之不置乃茲蠶爾島夷德不足爲懷戚不足爲龍章

田亭草卷八

九

三十九

情恟恟莫必其命君獨倡率有衆奮力捐貲用能屹
孤壘於金湯眞群生於柅席而又推功辭賞飄然遠
之茲詎多讓古人乎哉初君督城守日嘗病卧一夕
夢神告曰若爲德于鄉與若鍼藥勿藥君瞿然決汗
病良已今君歿而子光源舉進士矣身後之報樂寧
有涯福全人追思君其故老疊疊譚說有潸然淚下
者相率建君祠以崇報稱而羣謂言於余余知君舊
矣因爲次其事俾勒諸石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首先王建學之制一何詳且備也萃鄉子弟而訓之塾已乃拔其雋者肄習于中俾之敬業樂群以不遷於異物祭祀鄉射養老獻賦之典又日漸濡其聽觀聳動其精神故道德一風俗同人才之興於斯為盛自近代人文日熾方領鉅步之彥鱗次林立藉令連楹比宇勢不足以棲乃始群繫籍於黌宮私肄業於舍館即鼓篋升堂歲時讀法第托足寓目耳聞其儼廟貌之穹崇頌聖謨之霞燦偕青衿之雁隊挹絳帳之皐比有弗懷然惕矜然奮者乎故自建學設

曰序章卷八

十

卷八

科以來其升諸司徒登諸天府者咸克策勛展采舊佑休明即布衣藿食講業衡茅亦足羽翼聖真而列宮牆之俎豆蓋學之所繫其重如此泉郡學據城之方其規構鉅麗弘敞甲于它郡顧閱歲滋久而廊廡傾圯櫺疏澁蠹石梁摧毀墻圻剝頽所由來舊矣太守休寧汪公蒞郡也愷悌廉明訟清政舉嘗因行學觀而嘆曰翟醜之言惡可不防其漸是吾守土者責也及今圖之庶事省而功倍乎遂發贖銀俸金若干檄經歷汪本正署晉江篆訓導馮夢龍偕教授陳茂馨後先董其事首夏經始秋杪訖工殿之西廡門之

東西巍然煥然諸凡改觀于昔矣郡博士率諸士為只生為記夫僖公作泮宮魯人頌焉漢武成任延南陽鮑德胥以修起庠校為史冊所稱汪公興學育材誠宜勒貞碣以詔後稷顧諸士知汪公作人意乎愚請借修之義繹之為諸士告焉易乾之九三乾乾夕惕夫子釋之曰君子進德修業皐陶陳謨于禹曰慎厥身修思永夫子斷斷洙泗之濱其自道誨人則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修之說備是矣夫棟宇之營先修其基丹雘之華先修其質學亦有基與質焉德是已子臣弟友之道是謂庸德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是謂至德惕之於不睹不聞敦之於庸言庸行操履淳固實意常流是謂修德德修即身修而修業之事備矣用是出則匡時居則善俗猶培其基而棟隆具其質而華賁也今詞章訓詁之習富貴利達之趨錮於人心日久諸士盍反而求之夫修之未壞者易為功修之既壞者難為力公所云事省功倍有味哉其言之也諸士其亟修之以無負作人至意哉

曰序章卷八

廿

卷八

重修唐故閩忠懿王廟碑記

萬曆辛丑冬仲晉安文學掌故暨鄉三老僉言于郡曰竊見故閩忠懿王當唐末造撫有海國雖賜履非廣而貢輸帝室恒恪以虔諸所綏和黔赤其厚功在史冊於今未泯王故祠廟在城東北隅歲遠頽剝夷爲闌闌其餘區重存規制陋陋弗稱崇報請拓而新之庀春秋明禋如吳越錢武肅王故事庶以燦盛典寄永思郡上其議于兩臺司道僉報可而王之二十世孫亮居浙江臨海者以名給諫出爲臬藩奉嘉惠來副離司爰得悉心經理以歲斯役祠既成而走使

日亭草卷八

廿二

三百九十一

清源山中請黃生爲記按五代史世家閩王王公名審知光州固始人也以唐光啓中入閩卒後唐同光三年所戡定康輯怔營拮据者凡三十餘載而同時如西蜀王建南漢劉龔咸以大號抗衡上國楊隆演一豎子耳徐溫佐之亦儼然稱制改元公志在保境息民而已即唐祚告終于戈並起竟爾降心歛袂秦中原正朔以畢其身厥後嗣王改玉追謚爲昭武孝皇帝夫閩跨海負山叢爾一隅誠不足以當王氣顧石晉稱臣羯虜劉漢乘危盜興皆長如堰苗頽如拉朽畫聲紫邑曾靡當於閩位而欲令方內豪傑頽首

聽命斯已難矣歐陽文忠公亦謂其名號得失無足深較然閩人之稱忠懿王也猶仍其舊則追從公志云公倜儻有雄畧與其兄潮審却避泰宗權之難合偏師轉戰而前所至皆易暴以仁爲群情推戴潮獲代廖彥若爲刺史代陳岩爲觀察使則公左右之力居多比受事握兵迺克禮下英賢設四門學教閩士之秀者而又勞來商旅遠集操航遐邇委心歸鄉焉時吳越鎮海間方狡爾啓疆日尋矛革公謀畧才氣遠出劉龔諸人上藉令俯職交廣旁睨淮浙誰敢不免冒趨風者公一意畫界居之貢賦商舶浮海上下

日亭草卷八

廿三

四百

帝室無包茅之問隣境無竊瓜之隙武庫無躍劍之災泥丸不封而固局鑰不戒而嚴閩之民老死不罹鋒鏑雞犬相聞含哺以嬉秋毫皆公賜也以故和氣薰蒸大順醞釀海上黃崎風苦波濤阻阨一夕風雷震擊開以爲港人號其港曰甘棠用彰德政焉蓋史所紀十國其享國最久澤流後裔者無如武肅王錢公鏐顧其履錦山林崇飾樓殿常重征厚歛以供奢僭令後嗣則而效之史氏謂其百年之間虐用蒸黎已甚而公獨儉約自將與百姓共休息閩人德之最深雖厥後沉開煽燬陽邱踵逆乃一時舉事者猶借

王氏子孫以號召其衆則遺思之在人心如此今刺史公治績載溫陵郡乘有司歲時俎豆不絕而知忠懿王又有大造於全閩飭廟貌而薦馨香固其所也是舉也撫臺雲南朱公某按臺邵陽劉公某方伯臨安王公某郵縣徐公某大叅仁和公某宜興俞公某歸安沈公某憲使郵縣楊公某咸主其議且捐俸助役而晉安郡守內江黃公某閩邑令洪君某皆先後商度共成令典蓋於祭義協於輿情慰矣爰備書之勒于石

故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前督閩學憲使鳳阿先生祠碑記

郭之西望招提而入循廊而左有崇構翼如其堂扁親遼丹堊輝煌令瞻眎趨蹌者儼然祇肅是爲故學憲使鳳阿先生之祠蓋吾郡縉紳庶士慕先生遺教相與鳩工歲事隆俎豆以志永思者也先生之督吾閩學也謂標懸而衆目集矩畫而群足趨則當揭科條示之的矣已而曰此舊章耳聽睹未新也則當抑奔競杜請寄新厥聽睹矣已而曰此健轡耳底裏未激也每諸士上謁或退食賜坐則置置論之

曰若儕生考亭之鄉今海內景鄉考亭亭且以著述註疏爲六經羽翼已耳其涵養本原出處大節固後學槩范也若儕宜自得師焉諸士聞之靡弗滌心振奮者迺至臨校評騭則覩本業於詞華判前塗於寸晷九方臯神識不足踰矣間拔其尤俾肄業講舍諸經獎許而卒用成名者斌斌甚盛迄于今流風餘韻士猶津津頌說之詎第揚子雲之侯芭文中子之董薛已哉茲祠所爲建也先生起家中祕官詞垣以沉毅梗直雅爲士論所歸分宜相弗善也而擢之外比分宜逐蒼素灼然先生震震內召矣新鄭相又弗善

而擗之里居蓋避喧抱寂者十五載建黃宗祠捐
田設義塾日覃精著述如周易傳義釋疑諸書經
然爲考亭氏鼓吹優游泉石視人間世澹如矣用廷
議推轂出載典奉常以至佐銓部爲司寇宗伯皆在
留都屬滿考固乞歸休 上憫勞以事優其寵數特
加太子少保致仕夫以先生之清修正氣兩扼於權
相甘自沉淪卒由蹇而亨克以令名終始而吾閩士
之頌說鄉慕閱四紀如一日則信乎公評直道不惑
於當世人心也祠既成而吾郡之縉紳庶士屬記於
不佞竊謂茲舉也猶齊人之祠石相潮人之祠韓
田亭草卷八 廿六 王陽三首
昌黎乎先生家行直與石相差肩而節槩文章儼諸
昌黎當亦不讓皇皇祠廟真足令人祇肅已昔蘇文
忠公紀韓昌黎廟碑謂潮人飲食必祭水旱疾疫有
求必禱藉令其禱而求者止是耶則重如柳子厚之
在羅池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亦淺之乎祀公矣
殆不其然先生之休聲不泯教澤猶存諸懷思景行
者方見諸囊墻方依爲模楷唐人山斗之仰意若斯
乎不佞於詞垣爲後進又叨領南雍時即先生過化
地也獲私淑遺槩以玷臯比其耿慕之私獨至因不
揣論次復于縉紳庶士乃縉紳之長者復語不佞曰

昔考亭先生嘗主同安簿而吾郡祠焉自宋已然非
始今日矧姜先生風教被于我全閩也是吾儕所以
祠姜先生之意也子其記之不佞曰諾遂并次其語
勒于石且爲詩俾郡人歌以祀公詞曰北固之山控
洪濤天孕靈秀挺人豪雄詩詞林擅綵毫護夫及目
自孤高一麾外服擁旌旌蠶叢閩海師譽髦賜環賜
珖任所遭薄視纓綬如羈牢時至順風鼓鴻毛八座
歸休卧林臯五湖煙水泛輕舸乘箕久矣解天綬
有聲華滿士曹憶昔閩士荷甄陶絳帳冥茫駕六轡
顧懷含睇祇心勞虔構廟貌迎君蒿爰潔椒醑薦清
醪雲剡剡兮風颺颺神來臨兮騁游翱先生諱寶字
惟善鎮江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

憲副雲陽汪公生祠記

雲陽汪公自溫陵郡守遷副閩臬已而遷江右參藩者三年往矣閩畝晦之黎韞韞附注之旅思公遺澤相與建祠祝之又遠數百里群走溫陵道而來謁記於黃生余謂榕城故多君子其人如玉筆如椽者濟濟甚盛夫奚庸不佞蕪詞為乃一二能言者則趨而答曰聞汪公有遺愛於溫陵清源山之陽歸然畏壘杜稷也吾儕小人願獲一快覩焉故遂敢以祠記請夫飲河者沐洪潤而復溯厥自也思深哉言乎先是公以司徒郎出刺吾郡其廉明愷悌方軌龍黃

日亭車卷八

上

汪武三頁三

郡士民頌為百世德比遷蒞閩省猶歲時問公無恙每輶車往來郡境攀迎追送者趾相錯于途若赤子之慕慈母也臬司雄地其親民宜不若守公所為經畫措注咸悉心殫慮為黔庶計久安理郵傳則物力甦飭戎伍則卒乘奮厲當鯨鯢跋扈海上赤白囊日交馳於幕府當道者方綢繆先事紓聖天子南顧之憂公檄一諸郡邑繕城浚濠閱下瀨餘皇以佐烽堠備規訓躬歷沮洳相度險阨某所宜屯兵某將領堪任捍圍胥燭數衡晰牙錯星列凜然有長城之勢而海陬荒遠少藏蓄公念倉卒寇至民且輕轉徙輒

為儲糧糗廣倉厩時時捐贖緩以勸輸將所至戶有宿飽矣迺其大者則在絕武弁之腹削禁伍旅之驛駭令卒與將相習民與卒相習荷戈執殳之士日狎於櫓幢虎落而市肆按堵雞犬不驚方今鯨波靖矣海濱稚子含哺以嬉而戰士獲輕裘緩帶即憂邊思職安所見效第令嗣事者念規隨而循軌轍曲突徙薪之防折衝厭難之畧隱然在也公之功與德在閩中誠永且鉅豈與夫畫然智絮然仁者程能而量勩矣蓋自昔親民之吏職主拊循其去有餘思生見祠祝者班班史冊難一二枚舉乃至秉憲飭戎古所謂

田亭車卷八

北

汪武三頁三

鷹隼高飛迎秋則擊非矜奮武健惡能勝其任而綸快乎故往往振厲之意勝而遺愛之績衰惟狄仁傑之撫魏元結之經畧容管能令軍民戴德為立祠刻石以志靡護而今汪公實似之公誠與才合即憲紀嚴戎律肅而本之至誠懇惻固宜其繫人心永甘棠若是也黃生辱公宇下蓋躬沐遐被兩者兼之爰次第所見聞應來者之請且寄吾邦人道思焉公名道亨直隸懷寧人萬曆癸未進士

浯嶼水寨沈將軍靖海碑記

泉故海國吾邑石湖則海濱要害處也宋熙寧初特
置水寨與小港石井諸戍聲援相聞控制聯絡迄于
乾道嘉定增戍卒拓營壘郡守真文忠公所區畫條
議特詳國初設巡司以備干掇尋徙置祥芝村而茲
池之寢備日久其以浯嶼水寨移建于此也則始自
萬曆壬寅而欽依把總宣城沈將軍有容實董其事
將軍經始慮終殫心力營之規構弘敞屹然為郡城
巨鎮者再閱歲時矣余方偃息山齋有麗眉皓髮嫗
杖華約者五六人率其子弟踵門請曰吾儕小人關

日亭草卷八

手

三

滄溟伏莽災以捕賊為業而儒者習弦誦憶嘉靖季
世沿海苦倭患已而諸堡聚村落復苦兵也自沈將
軍鎮于吾土操戈投石之旅與曳畧持畧之衆繙錯
而處肩摩而趨融融若同室然乃至殲東番之黠倭
卻求市之夷舶其功伐尤足多者願丐大君子一言
以永垂不朽余不識沈將軍作何狀顧將軍之功則
總聞之矣先是倭衆六七艘流劫東粵近瀝關浙聞
至東番披其地為巢四出剽掠商漁民病之將軍與
其伍長壽曰東番距澎湖可晝夜程其夷性如鳥獸
馴不為寇鈔倘折而沒于倭捐野鹿而傍豺狼為內

地憂不少乃陰詢其地勢情形部署戰艦以士寅臘
月乘風破浪出其不意襲之諸士卒殊死戰勇氣百
倍衆賊馬東番旋倪競携壺漿餽牽來犒我師曰
沈將軍再造我也逮甲辰之夏有紅髮夷人者為膠
艘泊於澎湖之島通譯求市邑長老謂茲舉諧乎利
一而害百矣中丞蘭谿徐公直指臨清方公監司鄧
縣沈公咸以為不可而屬其事於將軍將軍輕袍緩
帶登其舟為譚陳天朝威德封疆峻限與夫主客
勞逸之勢持久坐困之苦夷酋覩其聲韻雄朗意氣
壘落群然為之心屈遂伺風便揚颿而去夫夷狄之
為中國患所自來矣創之則難為力弛之則憂難同
馴而狎之則獸心叵測逆而抵之則虎咆莫禦設伊
洛溷而辛有興嗟先零驅而諸羌煽燄漢高后禁南
越關市而尉佗叛孝景時邊關貨賄通於塞上而匈
奴橫甚矣夷性之靡常禦夷之無上策也沈將軍掃
倭寇之逼處也勢若掣雷其卻夷酋之求市也機若
轉圜尉繚子所謂武為植文為種將軍兼而用之遂
令鯨腥消戢溟波永靖茲詎直吾郡瀕海之民賴障
庇哉實全閩之德已吾聞將軍廉而善撫士廉故能
惠善撫士故得群力且奮不顧身沉幾能斷真良將

日亭草卷八

世

三

才也今天下有能用頗牧者頗牧固不乏於今矣余
嘉將軍功因諸士民之請為之次其事俾勒于石沈
自侍御公太史君世以儒術顯而將軍獨用韜鈴起
家云

旌表孝子孤愚章公墓碑記

郡東郊之桃花山有章孝子瑩即孝子廬墓處也孝
子嘗囑其諸子曰吾廬於是寔於是庶以從父母九
京諸子奉治命葬焉今墓木拱矣曩孝子將葬母淫
雨決旬孝子袒而哭雨中天為霧威嘗苦蝗旁墳木
盡槁孝子抱樹泣蝗遂不入其界一日暴雨廬將壞
有白衣人呼之出孝子應聲出而廬遽覆得無恙此
與夏方之馴獸劉殷之感神奚異迄今田更村稚
猶侈為美譚而頃歲里遭回祿孝子故居暨兩隣燼
矣獨其節母被旌之坊表巍然如故人謂孝感得天

即地下猶有靈如此而成以孝子不及旌為恨焉曆
己亥監察御史東莞何公熊祥奉 上命按閩檄下
諸郡邑御史職宣揚風化按部中有孝子貞婦於令
甲宜旌者亟具覈上於是晉江令清遠徐公兆鼎陳
牘于郡曰竊觀邑庠文學暨里三老列上故儒士章
起宗篤孝狀起宗生三歲而父元歿母蔡氏矢志茹
荼蘼續如綫緒而起宗幼有至性每念父輒號慟輟
寢食稍長事母孝謹問寢視膳昏旦夔夔如也常僕
行詣諸名公丐言為母華表諸名公胥倒屣迎之直
指使來節母行將疏旌之不果起宗哭三日夜不絕

聲目遂廢比母旌而目復明矣母病不解帶而侍疾
哀毀如禮既葬廬于墓側又痛父歿時幼不勝喪即
廬中追服如初殯凡六年乃釋蓋孝子之行如此於
令甲宜旌郡守合肥賈公子偁建之上其事于督學
使者沈公傲煥遂以上于御史御史具疏請禮部覆
如御史言 上俞之下所司旌表如例前史臣黃子
鳳翔孝子里中人也聞而喜曰今日天定矣夫孝治
之典自昔隆之漢晉時令郡國舉孝廉故江革盛彥
諸人皆起側陋躋榮膺而晉許孜當元康之世以至
孝聞跼伏堪巖終身巾褐迄咸康中郡守張虞疏請
標其令跡以疇既往乃詔旌表門閭復子孫夫惇
倫砥行之士名湮滅而弗章者何可勝道哉韋孝子
令名在宗黨郡國間凡五十餘載而 天旌茲始及
焉論者咸以此晉孝子許孜故曰今日之天定也孝
子之子三皆敦行世其家諸孫曾多賢且才有登鄉
薦仕爲循良守者饗宮之彥代興有日天之報施其
未艾矣鳳翔不文謹爲勒詞墓碣以颺 聖治礪世
風昭示後禩永永無極

泉郡守厚山丘公遺愛祠碑記

蓋鬻熊氏有言民至卑也而使之卑吏焉必取所愛
班孟堅傳西漢循吏則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三有
榮號歿見奉祀自漢興迄于哀平凡二百餘載郡國
吏所可列而稱者重六人而歿見奉祀者三文翁終
於蜀即祠於蜀朱邑守北海以治行著乃其祠也不
於北海而於桐鄉南陽守召信臣卒官竟寧中至元
始之世九江二千石乃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祠
祀距其遷少府之時閱三十年往矣非輿議久廼
定而民情之愈久愈弗諼尤爲循良程泰耶今吾
人之祠太守丘公與南陽人之祠召父其意豈
公朴茂君子也起家太平司理以卓異徵重
遷主事比部累資望出守吾泉泉故仕國公接
以禮育諸士以恩而涇渭蒼素介然不濁每珍
庶拊循其疾苦又謂古所稱賢守常明示好惡使
知所趨避庶奸慝不作而孝弟力田之俗可興於
下令禁擣蒲跳者不貸曰是椎埋之梯也逐俳優
令淹境上曰是游惰之媒也鋤祲魅夷其丘墓
其子姓曰是左道之囿也凡公所厝注務在使閭閻
猷畝各安本業以不犯于有司其立法在必行而尤

廉潔爲百城率有令長恣而墨鞅按法斥去之乃
以聞于上官仁者有勇觀於公信然歲嘗苦旱公齋
居徒步遍禱于山川獲甘霖大霑乃止獄囚伺守者
稍懈有乘間亡命者時公方滿考諸祇隸皇皇相語
曰吾儕萬死奚恤柰累公課最何四出追捕遂獲逸
囚以報即左內史之民所自效於兒寬者不足逾也
公蒞郡五載政聲籍甚擢山東臬副以行累遷至興
西憲使有齟齬公者疏其老公年實未及耆也銓部
重惜公擬加藩使致仕竟優游里居卒卒之日家無
餘財其屋宇湫隘薄田幾不充饘粥即在吾郡可知
已昔西漢重廉吏又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故
朱邑以廉潔見褒賜黃金四十斤以供祭祀而召信
臣之祠亦奉詔列在令甲惜乎今之世無有揭茲典
而請於上者吾郡人駱君日升督江右學特訪公後
錄其子籍第子員郡長老聞之欽然稱快甯熊氏之
言詎不驗與方公之離郡也諸士民圖生祠公公微
聞而力止之曰此東漢時故事也第使我爲西漢循
吏不亦可乎諸士民建公言乃已今公歿矣其去吾
郡亦三十餘年而公之畫像猶有存者蓋吾郡之人
心如此哉者謂公守南昌熊公故有祠于東郊規

制弘敞而歲遠頽敝宜可撤而新之塑公像于其右
與熊公並夫熊公當寇亂公際承平一以弭亂全郡
爲功一以拊循煦育爲德其令績皆足不朽而又皆
江右人生同桑梓歿共俎豆神其兩不吐之矣因鳩
工繕事垣墻棟牖儼然改觀凡費緡錢若干積若邪
老叟之獻頽川樹畜之贏饒堪辦此既告成則縉紳
大夫率諸里閭老少虔牲醴以奠而屬黃生鳳翔爲
之記公名浙別號厚山建昌之南城人嘉靖乙丑進
士

田亭草卷九

讀大學古本說

讀大學重定本集說

讀三墳說

讀乾坤鑿度說

讀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說

讀汲冢周書說

讀道德經說

非家語小說

周幽厲王謚說

田亭草卷九 目錄

讀晏子春秋說

讀新序說苑說

讀諸子說

讀史記項羽本紀說



讀大學古本說

今學者誦法孔氏而孔氏之言曰信而好古夫後之視今猶今視昔通相禪為古以迄於無窮也無論數千載之上若存若亡即耳目所覩聞猶然傳信傳疑紛綸靡定師心者難於臆決旁搜者惑於多岐要之詳說折衷證其是而已於所謂信且好者固無盤也大學一書載在戴記河南程子始表章之考亭朱子更定序次之行于世已久我朝餘姚王文成公始標戴氏古本而出之謂經傳無分脉絡自貫近世論學者或以為指南顧又有石經大學海鹽鄭簡公曉云石經大學亦自可玩味愚嘗取而閱之覺其意義融徹有令人躍如者如止至善之下即承以古之欲明明德一節自是直捷分明宋董氏槐諸公極主此說而不引以為證何也平天下章節次與戴記本大異其以忠信驕泰得失節置之為國以義為利之後又承以堯舜帥天下以仁節與上老老節遙應甚有意義而藏身之恕又應上絜矩之道收束甚緊切端簡公謂是本也乃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愚按政和乃宋徽宗年號

惟魏明帝改元太和今日政和者訛也石經始於蔡邕在洛陽及魏明帝時曾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示來世初邕與堂谿典楊賜等正定六經文字未必悉依戴記即太和中石經可知也但魏誌不載其考正者爲誰惟王肅傳後云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註經傳頗傳於世而裴松之旁采世語云魏畧以遇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所載七人則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而不及虞松蓋陳壽之誌當時已病其闕漏無足恠耳虞松爲司馬師作表檄亦載世語不聞其他譔著然此本故自可玩味也今觀修身在正其心章內多顏淵問仁等二十二字意彼時去古未遠別有所據以補石碑之缺耶後魏時洛陽破壞石碑猶存至馮熙常伯夫相繼爲州刺史分用廢毀大至頽落則石經之不足徵也久矣聊識此以俟好古者質正焉

大學重定本集說

朱子既補格致傳乃南宋諸儒又謂格致傳原未嘗闕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其說具存愚竊蒙無所知因校閱尋繹之暇並錄而編之俟請正有道焉

四明黃氏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獨所謂傳之五章釋致知云者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矩堂董氏槐謂此章本無闕文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與聰訟章正釋致知在格物

田亭草卷九

卷九

者不待別補第錯在經文三句之下耳

魯齋王氏栢曰玉峯車若水言致知格物傳未嘗亡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聰訟一章儼然一傳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爲傳必有其故矣反復思之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甚切其承上句也甚緊故三先生不以爲疑也後學一旦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更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

非強爲異同也。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承接尤緊二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致格之一傳三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四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終始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所謂知本即

田亭草卷九

張其四

此之所謂知至五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六也。或問曰知止云者物格知止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七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簣前數目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焉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在此所以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以一定之見大公至正之心也。

正學方氏孝孺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嘵嘵然堂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

田亭草卷九

李三白

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以上諸儒之說大旨俱同而與朱子異愚不敢自出已見綴輯成篇亦不敢有所竄易皆詳存之以俟後賢云

讀三墳說

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稱左史倚相曰是良史也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時墳典諸書猶在自秦火熾
而羣籍灰矣孔安國謂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言大道也杜預亦仍其說然子革述周穆王巡遊之
事祭公祈招之詩而倚相為王誦之則三墳疑亦古
史之遺故魏徵修隋史直以墳典丘索為左右史書
之類與孔安國所言大異雖未有定據亦未有以辨
其非然也今世傳三墳始自宋元豐七年有毛漸者
自云奉使西京得之唐州泌陽民舍本書後序不著
姓名第云三墳亡於幽厲余於天復中隱青城之西
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夫使三墳亡於
幽厲倚相安得而讀之為此書者殆未讀左氏矣其
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言君臣民物兵象謂之連山
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
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而以姓紀皇策政典附焉
漸篤信之以為三皇遺書按古今書目有連山十卷
隋劉炫偽造以應隋文之購既受賞去尋為人所訟
坐罪死除名晉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歸藏注皆言
古文而今亡矣即不亡無關於經學不足存也毛

漸所傳三墳以本文為經註為傳連山專言象義歸
藏乾坤配以聖人意味膚淺牽強湊泊是又一偽造
之書也廼軒轅氏政典竊取胤征二語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謂夏后氏為政之典籍
頗與書合偽撰書者之用心亦已太勞矣鄭漁仲稱
其詞質義古錯綜有經緯非後人所能為夫似鳳者
豈必昭明似王者豈必砥礪也閒中偶爾寓目因題
此資高明捧腹謂賢於博奕云耳

讀乾坤鑿度說

乾坤鑿度上下卷首云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
古籀文其書先以黃帝言次以老神言終以孔子言
各有注釋不明言著述注釋者姓名又有周易乾坤
鑿度上下卷皆孔子言也首云漢鄭康成注班固藝
文志無此二書目麟賦餉從斯所注周易尚書毛詩
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無乾坤
鑿度注故知此二書偽也殷之帝乙六世王唐博士
馮琮引以議禮隋王劭引泰表戴干證文之符瑞
引隨上六係人以義拘人以禮頌隋文之政落皆周
易乾鑿度語也而又有天門地戶鬼門人門功用
傳會白石之字則庖犧乾鑿度語也據本書中說文
曰鑿者開也度者道路聖人鑿開天路彰顯化原所
為命名亦聲牙甚矣故其書組織雕鏤務為艱棘而
意義短淺如鋪糟啖醢間拾奇字以眩人目而已蓋
自漢世祖中興時謂名應圖識而世祖亦酷信好之
命諸儒參校識書昭播寓內與含文嘉中候諸書
傳諸儒之逢迎徵寵者復多所牽合增益桓譚尹敏
深非之而眾咻咻競獨見難明即贊塾授受石渠講
論若堅標懸的矣白虎通所引乾鑿度之語曰太初

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而繼之曰
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其文又與本書互異是二書自
東漢以前未始有也周易乾坤鑿度託名孔子所解
卦義皆明白坦夷讀之易曉故說經議禮者得引以
為證乃若一聖二庸三君四庸五聖六庸等語文義
舛駁殊不可解其言積部受錄則以西伯受命伐崇
當之言河洛龍馬則以首黑者人正首白者地正首
赤者天正應之又云復表日角臨表龍顏孔子以春
秋西狩顯創表命諸如此類詭誕不經愈離而愈遠
矣大抵此二書皆識諱家所撰而皆託諸易託之庖
犧者其詞隱陽合而陰離託之孔子者其詞顯始合
而終離夫惟其陽合陰離也故其言近似而亂真能
使後世有迷焉近乃特刺之為易經羽翼是信古之
過而不知所裁也

讀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說

此二書出汲冢按晉書武帝紀咸和五年汲縣人不準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據荀勗序則在太康二年束皙傳與勗序同蓋晉紀誤也今竹書紀年有沈約注穆天子傳有郭璞注竹書紀年與經傳大異者夏年多殷蓋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周王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此皆傳所云也傳稱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不云有所竄易然

目下草卷九

文二五九

今所傳竹書啓即位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之與束皙傳所云大異豈傳之久而譌耶抑好事者以己意改之耶太甲居桐實止二年所云三年者舉大凡耳帝王世紀載伊尹年百歲卒嗣王沃丁以天子禮葬之竹書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夫使尹放嗣王而自立則殺之爲天討天胡爲以大霧暴其冤哉是紀事者自相矛盾也湯之子太丁太丁之子太甲沈約注云文丁即太丁史記非也湯崩太丁未

目下草卷九

文二五九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此騶孟氏之言非史遷言也今竹書紀文丁在位十三年殺季歷事不必問其有無矣按竹書終周赧王十六年此其紀事之人在尼父刪書之後相距百六十餘載正與騶孟氏同時者而其言之乖刺如此乃譚古事者誤以汲冢書爲證而取之以翼經甚矣世之好奇即孔孟以周人言周事不能與之爭是非也穆天子傳紀穆王賓西王母事而竹書紀年則於虞帝九年記西王母來朝矣至周紀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賓朝于西宮書傳稱西王母者三一爲周穆王一爲漢武遡而之虞帝則事愈遠而愈虛矣穆王沉璧馬于河河宗河伯號之皆應曰穆滿郭璞注云稱名謙也然生而自稱謚是何記體也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騾之頸取青血以飲天子臣蒐之人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穆王淵居九重飫享八珍而茹血餒腥如素習且以牛羊之漣洗其足是生而戎狄者也八駿長驅一日千里每至澡澤洛水諸處輒休以待六師是誰爲之周衛也荀勗謂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然實不足信且今後世求仙之主以虞帝爲口實周穆漢武無論矣大都宇宙間奇事

奇物何所不有即如南齊昇明中襄陽盜發楚王塚
有竹簡書青絲編簡皮節如新後人得十餘簡持以
示王僧虔僧虔曰是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官司按
驗竟不能得乃汲縣竹書存之無益於人世乖謬於
聖經者至今猶不泯滅徒以亂耳目費剗剗良可嘆
已

讀汲冢周書說

汲冢書目詳具晉束皙傳並無所謂周書者按班固
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今存者四十五篇
耳據戰國策國語左傳韓非子呂覽淮南子漢書所
載蕭何王符之言班班可考單襄公論卻至曰民可
近也而不可上晉荀息告獻公曰美女破舌美男破
老狼暉馳秦師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韓非子難
勢篇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呂覽去
尤篇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
子淮南鴻烈解覽冥篇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蕭何

告漢王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王符論救邊篇曰觀
彼聖人必趨時皆明言其出於周書是春秋而後秦
漢以前逸周書尚存不待得之汲冢而始傳於世然
荀愈狼暉韓非王符所云見大匡武稱周祝解寤敬
解中獨單襄公呂覽蕭何淮南子所云今無之想是
在四十五篇之外者也而故籍流傳與序文共七十
一篇無關蓋好事者增之耳孟氏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今合七十篇讀之其文體多與古文不類間有似
韓非說難呂氏春秋者其指陳往事則殊不足信夫
其敘湯之放桀讓民讓士動必歸諸君王及士民不

從乃聽之去何宛然揖遜景象也叙武王誅紂即既死之後猶射之三發擊以輕呂與妲己之首並懸於白旗且用于南郊燎馘于周廟一何其暴厲已甚也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周之史官不應抑揚至此且蒐狩于殷固而獲獸以萬餘計徂征西方而馘魔又以億萬計豈伐罪弔民之仁也成王會諸侯于成周合四方之繚幣璧琰珍禽奇獸不勝名狀者周公太公左右立而受之豈不寶遠物之訓也夫本書所紀不無失真後人所增又復詭誕是訛而益訛也孟子於武成猶曰取其二三策而已故晁氏公武之志此書亦云在學者之慎擇矣

日知錄卷九

廿三

三

讀道德經說

老子去周出關西之流沙事見列仙傳蓋葛玄輩傳會杜撰非實錄史遷則云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修道而養神隱居子也並不言其仙去世侈譚紫氣青牛之事遂以老子為真仙人矣至言其得道成仙之秘旨則歸之谷神玄牝按道德經之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第二十八章則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夫谷惟虛也故響應若有神焉人心虛而神靈亦如之以能生生不死知其白守其黑玄之謂也言渾默也知其雄守其雌牝之謂也言柔靜也渾默柔靜知榮守辱澹然無競無營虛之至矣惟道集虛常德體用之全靈府寂感之妙咸統于是玄默柔靜之道所自出也生天生地無有窮極故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存之為谷神運之為天下谷此二章意義實相發明大都老子所著五千餘言先言治身次言治家國天下而皆以虛為本直捷言之則曰聖人處其心取譬言之則曰上德若谷曰塞兌閉門解紛挫銳是謂玄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是謂玄德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

日知錄卷九

十四

壯以靜爲下其發明谷神玄牝之義可謂詳盡顯著
晉玄稱其宣道德之原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彼豈專
營一身而遺棄天下者蓋公授之以治齊文帝得之
以治漢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其要旨豈與吾儒家選
庭也當孔子適周之時所問者禮耳老子親告之曰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五千言義以
加焉其刺譏孔子與晨門荷蕢之意同而語特峻孔
子乃稱之曰猶龍蓋心悅冥契有超于言表者今世
養生家抵掌豎指而譚玄牝實祖述河上公河上公
注云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
五氣氣從鼻入鼻與天通故鼻爲玄地食人以五味
味從口入口與地通故牝爲口鼻口之門通天地元
氣此其說穿鑿不經於文義又甚不可解養生家詞
之持說各異有謂任督二脉者有謂臍之後腎之前
者有謂兩腎之間中一竅者指血脉形體以爲性命
皆河上公之說倡之耳夫關尹子爲問道而請著書
老子著五千言憂斯道失傳也亦以詔來世也何至
譚還丹之術若幻若誕導之以所不可知哉然生死
之故亦嘗言及之矣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
徒曰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是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雖不明言玄牝而玄
牝之旨在其中矣自河上公倡之諸譚神仙者和之
發聲傳響導流揚波遂求玄牝於鼻口腎臍任督二
脉之間以厚誣老氏真所謂大惑不解者也善乎史
遷之言曰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欲
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蓋於老氏之修道養壽可謂
涉其精者乃至養生家所云鉛汞爐鼎黃庭崑崙諸
名號姑聽其自爲之目耳必欲強附於老氏之玄牝
則與援儒入墨異夫烏可置之不辨也

非家語小說

昔柳子厚作非國語觀者不以爲狂黃子狂生也倣之作非家語焉或問黃子曰君子畏聖人之言非聖者無法家語之爲孔氏書也舊矣子寧無畏乎黃子曰愚非喪心安敢非聖非其非聖人之言者也夫假託附會誣聖已甚故據理非之如左

哀公曰爲政如之何孔子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非曰爲政者正家國天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舍父子而專言夫婦安在其爲政於家且夫婦男女一也別而且親正夫婦之倫耳安在其爲三者正也禮記大同小異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斯爲得之

儒行解

非曰子謂子夏女爲君子儒君子之道雅而正今曰搏鷲蟲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毀方而瓦合非君子之道也雖與禮記同猶不敢信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非曰士人君子賢人奚別焉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富貴不益貧賤不損曰士人矣將不得爲君子乎言必忠信仁義在身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曰君子矣將不得爲賢人乎

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云云

非曰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其材優也今由曰唯由能之使二子從焉賜曰唯賜能之使二子從焉淵曰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辨三子者互角負豈聖門雍容氣象彼賜也何敢望回其謙遜云

此即率爾之對何嘗敢有加於人而矧以誣淵也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云云

非曰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重君賜也漁者之魚不忍棄而獻之君子不卻之可矣再拜而受掃地享祭不已重乎

孔子曰季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乘我車而道加行微二子貶財則立之道殆將廢矣

非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以道也奚待千鍾之粟交乃益親它日敬叔以富逐歸而載寶以朝子曰喪不若速貧之爲愈也而乃藉敬叔之富以行其道

沾沾自喜乎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洫與民葺食壺漿孔子止之曰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

非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而急於修備倘待白於君而發倉廩又何及矣此懲宋鮑陳氏之事而曲為之說者也一邑宰能移國乎

孔子謂伯魚曰人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云

非曰學誠要矣飭容烏得與之並也世有徒飭其容而心不忠信者若其容不飭未必失親不忠也

印之五卷九

王明三百一十七

大戴禮云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此皆託於孔氏各自為說耳

孔子觀于河梁懸水三十仞有丈夫度而出曰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云

非曰忠信可行於蠻貊理也若入水不濡必左慈干吉之徒乃可耳今孔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可

以忠信親之是將以忠信溺人矣列子說符篇與此同而黃帝篇所載又與莊子達生篇同其始乎故長乎性二語猶為近似有理

孔子不借蓋於子夏

非曰孔子以道化人子夏以道事孔子乃鄙吝一蓋也至是乎陳蔡之難不憚以身從之何平居而吝一

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曰不及二年將亡

非曰將祭亡其牲不祥之兆也然雉雉之異可以

德消公索氏平居不德臨祭不虔又弗能恐懼修

省以亡其家耳預言其將亡而期以二年若識緯

之必驗然善必先知者其理不如是也

哀公問曰今之君孰最賢孔子對曰丘未見也抑有

衛靈公乎

印之五卷九

王明三百一十七

非曰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以其國有人而不喪

何至稱之為賢也仲叔圍輩皆不必賢特其才可

用耳靈公有蘧伯玉而不能用今曰有士林國見

賢必進之而與分其祿又有士慶足者國有大事

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是何衛國之多賢

而進賢者之多人乎

孔子曰見長者不盡其詞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

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孔子之言如此雖有風

雨吾不能入其門此市井俚語也

孔子曰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

非曰苟實有家耳安得曰亡國伐君之臣倖免於僇乃擬諸轉禍爲福之聖人難以訓矣禮賢事於傳無所考即有之何足道也

孔子在齊聞周廟災曰此必釐王之廟

非曰語謂釐王變文武之制宮室崇峻輿馬奢侈故天殃宜加其廟審如此則自釐王而後如惠王親遭子頹之難而寵愛庶孽幾危社稷襄王不聽富辰之諫而立狄女爲后失位出居過有大焉者

廟之災奚必釐王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退援琴而歌孔子聞之而怒

非曰鼓瑟言志之氣象一何雍容也乃至以小過盛怒幾殺其子乎孔子以大舜望參以瞽叟待曾果有之曾不得辭然萬無是事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子貢子路子張之爲人奚若

非曰回之信賜之敏由之勇師之莊則誠然矣然

安能賢於孔子子夏篤信聖人四子何爲事先生之問非子夏之言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與也自暴其所長以加於四子非夫子之言也列子仲尼篇全與此同此掇列子書爲家語也

楚王渡江有物觸舟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子曰萍實也惟霸者爲能獲焉

非曰楚昭王失國出奔辱及先人百世不雪之耻也拊傷膏圯稍稍洩憤於陳蔡而竟不能報吳安在其能霸矣使萍實爲霸者之徵則莊王當先獲之若獐羊楮矢骨節專車之類柳子厚已具論之

不復辨

孔子在陳聞魯宗廟災曰其桓僖之廟

非曰魯自隱公而下惟僖公獨賢閔雨喜雨著於春秋而牧馬之盛獻賦之烈魯頌所載孔子不刪也今等諸弑隱之桓曰功德不足以存其廟則春秋魯頌之紀載非耶且以宗國先君而貶其功德顯言於隣國非臣子忠敬之道矣孔叢子書定公問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此說較爲有理

子服景伯囚於吳以詐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

非曰夫差將以魯公見晉侯此諸侯旅見天子之禮也景伯以禮裁之而以事吳之賦說之其詞雖謫其理則直第守死不撓以待其悔禍於秉禮之國詎不有光哉而區區以詐免陋矣棄臯之會吳將尋盟以子貢之對而止于鄖之會將執衛侯又以子貢之言而止孰謂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哉孔子在衛顏淵侍聞哭聲甚哀回曰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云云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田子方卷九

廿一

三百五十三

非曰心戚而聲哀表裏如一也其為死者且為生離別烏乎辨之桓山之鳥悲鳴以送其子回烏子聞之亦烏乎辨之說苑桓山作完山此皆後儒口耳沿習之譚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孔子又見之云云非曰康子知慕孔子者問政屢矣但弗能用耳何至見之而不悅也不悅而又見之何其屈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所至且然况魯乎甚矣好事者之敢於誣聖而其子孫猶樂道之何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孔子先食黍而後

食桃

非曰雪桃之黍非熟也而食之非人情也若欲告君以貴五穀則借事直言之有何不可奚必先食之而後為貴耶

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炊米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子貢望之云云

非曰異哉孔門弟子以市兒之態相疑孔子雖信回而猶以術試之也疇昔之夢一何詭耶此市井小人之言儒者不道也

子貢問曰賜倦於學願息而事君可乎云云

田子方卷九

廿二

陳餘三百四

非曰此學莊列者創為詭論而自附於孔子也撥其大指不過息我以死之一言耳事君事親何往非道何得言易而乃託以息也子貢孔門高弟不應情情至此學不厭智也是子貢之言也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夫子之言也異端之說安得而混焉列子天瑞篇只云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別自成一議論不須援儒而入之孔子適衛蒲人止而盟之曰無適衛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

非曰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春秋凡書盟惡之也自

盟之而自背之可乎既以要盟為非義胡為而與之盟乎倘曰姑以紓難而已臨難苟免嘗聞教於夫子矣若勸衛伐蒲非不答問陳之意

季康子問五帝取法五行孔子曰五行用事王者則之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非曰史遷傳騶衍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使孔子有是言則史遷不當云始於騶衍矣漢劉向別為著論而後世因之禪受革命各以符瑞為證夫五行運於四時四時錯行土寄王耳何帝王則別為正統以秋承夏

田序章卷九

十五

卷九

安睹相生何帝王則五德相承且四序推遷本無盈縮而帝王之國祚長短較然懸殊安見其上應五行也世儒傳會假借於孔子以伸其說不足信明甚

子夏問於孔子曰天一地二人三云其餘各從其類

非曰天一地二人三此三語衍出許多議論穿鑿迂誕不待辯而知其不經矣至於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孔子然之曰聞諸老聃兒童聞之當發一笑

女有五不取婦有七出

非曰女有五不取而喪父長子者居一焉王肅解曰謂其無受命也夫母獨不可命女乎伯叔不可命猶女乎上文曰女子幼從父兄兄不可命妹乎求其解而不得矣婦有七出而無子居一焉夫時固有待倘無子而不妬也何患無後與淫逆竊盜者同科非通論也梁子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從商瞿之言居二年而有子由後觀之鱣於夫婦之倫幾乎薄矣且使果無子也老而棄之於理未安

田序章卷九

十六

卷九

觀鄉射章

非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百人中能得三五人乎一言而去者半何其多也勿壯孝弟者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比之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其造詣似無差等何前言之而處者半後言之而僅有存焉也吾不知其解矣即禮記有之不敢信

孔子學琴於師襄

云黹而黑頤然長

非曰聞其樂而知其德師襄所鼓果文王操則其緝熙敬止以服事殷之德可想見於聲音間者今

見其形曰黜而黑頤而長諺所謂鬼語也

孔子答子路曰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
非曰子路之言云處貧賤而不能屈節以求信則
不足以論乎人之域非子路之言也而况於孔子
乎此戰國之士為枉尺直尋之說而託此以自文
也

孔子在衛聞齊將伐魯使子貢說齊云

非曰此戰國策士縱衡之術非孔門事也孔子卒
於哀公十六年夏而越滅吳於二十二年冬先哲
已辨之矣茲不復贅

日序章卷九

廿七

莊三十一

子賤為單父宰請魯君之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云

非曰書而掣肘誠可喻政然以一宰而請君之近
史二人邑宰多矣君之近史可勝請乎二史歸而
子賤終不報命公室雖卑體不若是其褻也

季康子使冉有禦齊師遁季孫問冉有曰云冉有

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文武兼通適聞其戰法

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備也非戰也衛靈公問

陣子曰軍旅之事未學豈其平居而與群弟子講

戰法哉

趙穿弒靈公趙盾亡未出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其君

云云子曰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
乃免

非曰成濟抽戈以弒魏主持正論者而歸獄於司
馬昭穿之弒靈盾實無所逃罪豈以越境可免哉
先儒已謂非孔子之言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
人終無已

非曰朝祥暮歌太遽矣子路笑之是也孔子謂其
責人無已子路出子曰踰月則其善夫踰祥而禪
猶在三年之內安得云善且聖言安得持兩端也

日序章卷九

廿八

莊三十一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云

非曰兄弟哭於廟於理然矣哭父友於廟門之外
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竊謂皆非其所也
禮記雖強為之解愚不敢信所知哭諸野朋友非
所知乎伯高因賜以見即在所知之列而哭於賜
氏於義何取文中子哭董常於寢門之外蓋用斯
禮未聞孔子以此禮哭顏淵也

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草不
仕弗與共天下過於市朝不反兵而鬪

非曰天討有罪主之者君奉而行之者有司父母

之仇理當控訴求伸遇於市而鬪已為非法遇於朝而鬪也尚為有君乎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與遊辟也

非曰盜而能改行從善焉不追其既往可也未睹其遷善徒以所與遊之辟為解一遇而薦之於公不已輕乎是好事者託之于管仲而又託于孔子之言也即載禮經中吾不敢信

子貢問居父母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

非曰居喪而哀人情之自然也哀為本敬次之哀

不足則非人子矣敬安用之孝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死生之義備矣

孔子合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云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非曰孔子葬母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豈其纔反虞而墓遽崩也雖云甚雨當不其然古不修墓解者

曰敬慎之至不至於修孰謂夫子而有不慎哉

孔子母喪既練陽虎弔焉私謂曰季氏將大饗士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

非曰吉凶之禮殊矣今季氏饗士乃欲以衰經往

即有所示意於陽虎而自處非禮能喻諸人乎
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耻之
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

非曰史記所載與家語同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而田闢爭寵子我為田常所殺想以其字訛也愚按李斯上書有曰陳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不言宰我作亂而劉向說苑又與家語史記同田常弑君晏然無忌假令宰我與之為亂奚至獨夷三族哉此事理之必無者也蓋自秦人焚書諸儒各以口耳相傳耳

有訛誤乃諸弟子與宰我同時及門豈其承訛至是乎且史遷第云孔子耻之而家語云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此二語殊不可解蓋見此書廣也今世儒以二十七篇者為未備之書以四十四篇者為幸存之典殊不知篇愈多則廣愈多耳

黃子曰今所行家語有魏王肅註云得於孔子二十二世孫猛以為孔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夫秦炬熾而六籍亡矣有秦之焚然後有漢之購有奇書之競尚然後有贗書之亂真猛去安國已三百五十餘年愈

遠愈廣而徒以孔氏之家學證也自漢元封間序茲集者謂其屬文下辭往往繁而不要七十子才有優劣故使然耳今讀茲集無一語之幾乎魯論也豈直厭其繁哉又往往舛於理乖於事究其大指與諸子相出入矣夫剽掇異端雜學高標赤幟以誣其祖孔氏之子孫豈其庸妄至是大都崇廣者之謬託耳班固藝文志所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非二十七篇也顏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則廣書之傳有自來矣曰二十七篇曰四十四篇皆強爲之說耳讀者當自辨之

王明道八十三

周幽厲王謚說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白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於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殪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矣顧不云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爲之說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謚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如畫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

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弑終者則惡謚加焉魯桓弑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弑虔謚之曰靈宇文化及弑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謚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強傳益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誅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之說所自來也夫挾實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

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
乃公出其子代焉董乃得脫即宣王嗣立廩廩若駟
朽履氷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貳乎是召周
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宣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
祚如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
之首難置若罔聞宜曰東遷猶於母家寄命柰其父
謚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
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
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
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於公議亦且扼於時變

十三冬通百

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
事而以己意爲之入廟趨蹌焉蒿陟降目睹祝史陳
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宣揚於其間譬則噍爾而
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敢享與念及此必有跼蹐不
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
則騶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
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
惡名于後世即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閭閻
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於民上
耳若尹氏胡氏所云善惡惡天道也

親親尊尊亦天道也柰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
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爲貶謚或取節或溢美
其羣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爲譏夫溢美非
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
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胡狄可也倘至情國
體有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由孟氏之說可以
毒暴君之戒由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胡
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十四冬通百

讀晏子春秋說

自漢武帝建藏書之策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史遷作古名臣列傳始稱晏子春秋至成帝時詔劉向校定諸篇目厥子歆卒父業總輯諸子略而儒家首標晏子即子思曾子鄒孟子猶次其後自是迄隋唐及宋凡藝文志皆因之以孟氏所不願爲者而終古陵跨其上詎不令吾儒扼腕也夫晏子詆毀大聖阻尼谿之封非得罪儒教者耶惟是歷事三君以節儉正直重於齊左氏所紀載具矣其委曲納牖有諫諍之風卒能以其君顯樹功立名之士蓋籍籍羨慕之顧諸

廿五 子文三百八十二

子之以書標名者或宣敷道德或經營法制或綜核刑名莊生所謂得一察以自好爲所欲以自爲方吹一呖窺一斑亦足表著於異代乃晏子春秋敘述其終身數歷之行跡疾亟納極之囑言景公追慕之摯念此自有握管爲之者謂之晏子傳可耳非晏子筆也而與鸞熊老聃諸子並稱何也據劉向所摘削外篇有文義重複者有不合經術疑非晏子言者姑置勿論即所定著篇章如出犯槐斷竹之囚蠲駭鳥殺馬之誅罷長康大臺之役格珠履球冠之飾止淄上牛山之悲歎其文義未嘗不重複也途於何之母宜

許合兆也何不諍路寢之禁景公病瘍一言可鍼砭也何以曰瘍之熱如日曾昭謂景公可以詞命折也而曰嬰之族待庇焉不敢擇君則辱命已甚東阿之見毀可以直道明也而善事左右以要譽三年淫惰之俗國何以堪公孫接等不禮晏子非無禮於君也挾詐術以激之俄頃而殺三士國之爪牙良亦可惜此於經術又奚當也大氏春秋戰國之士輕王道喜伯術慕晏子顯君之烈謂仲尼相魯且爲之讓功矧曾孟乎以故其增飾藻繪務極恢張體裁多模倣詞語多掇拾即所云景公請納女於晏子又欲爲築室

廿六 子文三百八十三

於宮內無非侈恩遇頌功德不計其事之必不然也孟氏曰子誠齊人知有管晏而已向與歆詹詹之見類是其以晏子冠諸子無惑也何世儒之沿襲不察也

讀諸子說

漢劉歆輯諸子畧班氏藝文志因之有篇目雖具而簡帙弗存者漆雕子宓子之類是已然而讀子書者猶以藝文志爲據嗣而東漢書及晉書皆闕焉故偽書競出玉石錯陳紛紛不復可辨按班史篇目所載鬻子二十二篇至唐永徽中逢行珪獻諸朝重得十四篇關尹子九篇鄧析子二篇今無增損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存六篇慎子四十一篇今存五篇文子九篇鶡冠子尹文子各一篇隋唐經籍志則皆增益于舊乃至黃石子鬼谷子孔叢子子華子亢倉子即亢桑子皆班書所不載也孔叢子出孔氏子孫其出自何時不必深辨黃石子出宋徽宗時張商英序云東晉亂盜發子房塚得諸枕中果爾則隋唐經籍志何以不錄且語多龐雜絕無與義信之者獨一張商英耳鬼谷子隋志始有之蘇秦張儀原師其縱橫之術以致卿相所云捭闔揣摩飛箝抵巇似矣而盛神養志損兌持樞此豈以師儀秦者也陶弘景之註實出假託子華遊於諸侯其疇答諸語見呂氏春秋者五蓋博達用世之才未聞道也書首篇輒云風輪水樞坎離虛吸又春秋時所未聞此三書之偽灼然矣竊

子十四篇言王道者十之一言政教者十之九即賈子所錄對周王之間者七皆政教事也班氏列之道家是耶非耶請以質之儒者世傳子產殺鄧析顏師古據左氏傳辨之詳矣崇文總目則謂鄧析子戰國時人也其書言循名責實察法立威而又曰無人者道無外者德蓋申韓老莊合而爲一非作竹刑者所能辨晁氏又謂後人附益者良是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論近於滑稽莊子所謂辨圓也樂正子與譏其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好恠而妄言乃解者謂其辨是非正名實而班氏列之名家將以惠施桓團爲何等道術宜隋志削之矣關尹子亢倉子文子皆師老聃者函關之迎畏壘之居二子於師道亦能窺其藩焉莊列所稱許第其書有云服巨勝可壽腹中吸神可以成鍊治曰谷神嚙氣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是在魏伯陽參同契之下者也非二子筆也文子之書每篇必冠以老子多根極理要切當事情柳子厚以爲聚斂而成周氏涉筆謂淮南子實本之然其中實有精邃語試與道德經參校未至如雅鄭相懸者唐天寶中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皆以玄元皇帝故而亢倉子始以是時行於

世其真偽可辨已史遷記慎子學黃老之術且述治
亂之事以于世主今觀其書言君主逆臣主勞事斷
於法誅賞予奪裁於心嚴整刻核與申韓若符契莊
子又稱其弃知去已冷汰於物譏髀無任而笑天下
之尚賢倘其真書盡脫軼耶何無一語相類也鵲冠
子班史不言何代人惟皇甫謐高士傳云衣敝履穿
隱於幽山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師之逮援顯于趙鵲
冠子想其薦已遂與援絕蓋東漢逸民也唐時傳其
十六篇至宋時增為十九篇類皆以詰曲之詞文其
膚淺之見又雜亂而無家世兵篇襲魯連遺燕將書

目録卷九

廿九 李文四

凡百餘言而采掇無次前後文義踳駁其為庸妄子
假託甚明韓退之陸農師為之標題注釋而無所評
糾殊可恠也尹文子論大道名分治術其言云好者
物之通稱牛馬者物之定形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
人矣好非人人非好白馬非馬之辨實祖於此故班
史列諸公孫龍之前然其論治術也似慎到視龍之
佞給無當相去遠甚而莊子稱之曰不累於物不忤
於衆願天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豈
其心主救世而其術則主刻核耶第篇目加多不無
增飾令人難以盡信夫立言非為名也鵲冠子剽采

孫光并其高尚之名而泯之世乃有掠美於人收名
於己如郭象竊向秀之注注何法盛竊郁紹之晉書
已足異矣顧又或勦剽陳言剽擢腸腎飾無為有增
家為多假賢哲英邁之名以冀傳述於世又思後世
之不見信也并其序而假之即如子華子一書無藝
文篇目而有劉向校序仲長統序尹文子自謂黃初
末始到京師條次撰定按東漢書及魏志統仕於曹
操日久卒延康元年甚矣作偽者之心勞日拙也

目録卷九

卅 李百字九

讀新序說苑

漢劉向仕元帝朝雅志匡拂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今新序存者十篇說苑存者二十篇所遺軼已多南豐曾鞏譏之云蔽於衆說而不知折衷志欲有為而忘其枉已也夫向之持論鯁直援古諷今能令僭主改容棟臣仄目其何枉已之有學術混轍苗莠莫辨今合二書觀之縱橫策士之說與帝臣王佐之猷分道並駕固無足怪獨其摘摭櫛於間有習溺於舊聞牽刺於往事者許世子弑其君明著於經文而曰春秋義之樂武子事晉厲公也謂其

曰草草卷九

四庫全書

勸文公之進賢司城子罕宋之良也謂其逐君專政子服景伯魯哀公臣也謂其相襄公朝荆子我與陳恒爭即闕止也目之為宰我此於經傳訛謬考之不詳者一矣甯戚遇齊桓一曰管仲薦之一曰叩牛角商歌以干之晉太子之死一曰譖於驪姬一曰為愚御過言之故翟璜之不相一曰進王孫苟端之不肖一曰所進賢非人主之師有龍矯矯之辭一曰舟之僑歷階而去一曰介子推入山焚死鴻鵠六翮之喻一曰固桑荅晉平公一曰古乘荅趙簡子此其枘鑿影響考之不詳者二矣席會隨會之對君其詞同也

而姓異燕相齊相出亡而召諸大夫其詞同也而國異淳于髡大咲寤主其事疊見也而祝詞稍異此其紛綸錯出考之不詳者三矣向治易宣帝時始奉詔受穀梁春秋厥子歆喜左氏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猶自持其穀梁義故所說春秋時事多乖刺然經傳具在安得背而馳焉矧其篇中復自相抵牾則信乎著述之難也史稱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猶然如此况其下焉者乎蓋自秦人燔經籍坑儒生道術埋滅漢雖除挾書之律脫簡殘編人局師授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誠有如劉歆所譏者雖向

曰草草卷九

四庫全書

讀史記項羽本紀

史遷作項羽本紀列於秦始皇之後司馬貞謂羽崛起爭雄假號西楚未踐天子位而身首分離宜降為世家劉子玄則云方之於古蓋衛州吁齊無知之類安得諱其名字稱之曰王者按史遷雖系羽於本紀惟直書其字至鴻門以後乃稱項王夫既列諸本紀與秦皇並矣即稱之項王奚靳焉秦始皇挾詐恃力

亦并列國燔與籍坑儒生秦毒黔首二世繼之如火
益熱天下之憤秦甚矣羽與季父梁起吳中破秦軍
於鉅鹿降章邯殷虛上遂畧定秦地尊楚懷王爲義
帝而立諸將爲侯王沛公雖爲漢王與羽比肩然實
羽所立強弱勝負未有所分羽徙義帝於郴縣而陰
擊殺之江中使高帝得借之以爲名部五諸侯兵伐
楚劉子玄比羽於州吁無知良謂是耳然州吁無知
睥睨神器躬行弑逆不旋踵而就誅夷羽爲天下誅
無道秦不爲無功直以二豎擬之殆非通論且是時
秦統既絕汜水之尊號未建即以羽次秦皇使天下

史記卷九

聖

卷九十九

後世頌高帝之功者咸曰誅秦蹙項豈不允光明俊
偉哉此史遷意也廼晉葛洪云史遷發憤作史記百
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謂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
本紀謂居高位者無關德也審若此言則史遷之怨
憤訕上一至此極雖蠶室腐刑猶未足以盡其事彼
葛洪者真深文酷吏矣自古史臣逢主怒被譖言而
蒙譴者不止司馬遷一人而已梁武帝罷斥吳均漢
劉曜殺公師或魏道武殺崔浩假令持論者盡如葛
洪則螭階載筆東觀著述之臣不亦日凜凜哉佛家
所謂口業知畏者鮮矣

讀前後漢紀說

讀三國志說

讀晉書說

讀宋齊書說

讀魏書說

讀梁陳書說

讀北齊後周書說

讀南北史說

讀隋書說

讀新唐書說

讀五代史說

讀宋史說

讀金史說

讀元史說

目錄

李元

讀前後漢紀

漢獻帝好文章留意學問以班固漢書為繁命祕書
監荀悅刪取其要為前漢紀閱三載乃奏上晉東陽
太守袁宏讀謝承司馬彪華嶠謝忱等所撰漢書病
其煩蕪雜亂爰多方采輯重加刪正撰後漢紀凡八
載而始告成夫紀傳之體始於子長踵於孟堅參差
斷續前後錯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
事具高紀諸如此類繁而不約故論者盛稱丘明而
深抑子長此亦一說也兩體優劣故未易言今披荀
袁二書細閱之荀仲豫漢紀其編年提綱處全依孟
堅舊書而所紀政事人物則隨年月繫之孟堅本良
史才兼續子長之緒其考據精詳體裁嚴密仲豫因
藉誤述故其書易就亦易為工然創意布格專在識
其大者則於縷分纖悉勢難兼收如轅固之譏公孫
弘朱邑之遺愛在郡邑皆儒術吏治中所稱卓犖者
而皆不錄於史冊即所闕遺亦未為多乃至朝廷大
政固未嘗漏也余讀范蔚宗梁鴻傳睹五噫之歌所
謂覽觀帝京宮室崔嵬民之勛勞遼遼未央等語不
測所自及覽袁彥伯漢紀則云是時承平久宮室臺
榭漸為壯麗乃知漢之盛意實不滿時政明示刺

譏矣蔚宗於馮本傳既不明言至肅宗本紀又不嘗具載其事建初六年以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守南陽自建武以降太守名稱無逮虞者及為三公無它異政稍與黃霸相似衣冠稱之稍詳而蔚宗循吏傳亦不見錄凡此皆政事舉措之大端而闕漏如此何論其他乃過自誇詡欲求勝於班氏其實迺不如彥伯也大都彥伯之才優於仲豫仲豫所纂承者馬班舊史而彥伯在蔚宗之先謝承諸人率碌碌庸庸無足采掇獨創之與沿襲其難易較然而二氏史才亦判矣然馬班論贊據事剖折其是非之辨理亂之原昭然可睹乃荀袁二氏所論著皆迂腐蔓衍無常事情譬諸石畔緣藤几上堆沙而自謂典藉之淵林名教之原本也不已太自譽乎仲豫仕當漢獻之時曹瞞專柄跋扈無上論公孫弘封侯則曰封必以功不聞以位撰哀帝讚則曰察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說者謂魏公之封伏完之誅實借此迎之倘其然乎則信乎作史之不易也

日下草卷十

二

讀三國志說

陳壽之志三國承馬班之後難乎其為史也在晉書之前則易乎其為史也蓋史之繁蕪惟晉書為甚談諧之語幽恠之錄無所不備今試閱國志互評之譬則厭批糠而得脫粟厭餽釘而得齋供差令人快心或訾其乞米於丁氏子不得竟不為立傳夫儀廩雖有文采原在建安七子之下其陰附陳思王以觀後福所謂佞人能亂國家者何足傳哉丁氏子挾憾詆誣未宜過信獨范頤稱其辭多勸誠有益風化則有大不然者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謂三國鼎峙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猶為篡逆至司馬氏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焉袁宏譏後漢紀亦云漢獻時人心未忘漢則魏未可以取今以不可取之實冒禪讓之名因輔弼之功代當德之號欲以比德舜禹豈不誣哉蓋二子之持論如此壽蜀人也而乃貌豐沛之裔茂正統之義尊魏抑蜀若廷與楹即謂司馬氏得天下與曹氏一體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彼習袁二子獨非立司馬氏之朝者乎壽之舛甚矣凡偏方小國有文辭之義之臣必標名史冊垂示來茲則堂堂帝室之主統亭之敗有傳

日下草卷十

三

卷十

彤程畿後主與觀之前有傳彤之子僉其殉國之義
昭昭然若揭日月晉武帝褒美傳氏父子云天下之
善一也豈以彼此有異壽之紀蜀譙周諸人尚在宜
博加諮詢爲之立傳不然則於紀載之條揭其死事
之實亦足章顯忠義立勸善之標顧第錄楊戲之贊
聯綴編末若云此楊戲筆於已無與耳此其舛又甚
矣說者謂壽紀詳於魏而畧於蜀其實壽志之詳畧
不第以魏蜀爲軒輊也其所詳者在要勢貴人所略
者在忠臣義士當司馬氏專國之時王凌毋丘儉舉
義名之曰叛逆爲司馬氏屈也故王凌賈翊之呼毋

田亭草卷十

四

丘儉罪狀司馬昭之表皆削而弗存乃吉本耿紀章
冕之討操亦書曰反惡其似也是非之心淪喪已盡
矣凌之子廣勸其父勿爲禍先事敗就戮恬然受之
與儉之子旬携家逃竄而竟不免者判若霄壤故袁
宏贊之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壽繁略其事姑爲之說曰有志尚學行而已不紀其
處死之情狀奚若也范頴所謂有益風化者果安在
哉蓋頴之請錄壽志取其能曲筆也裴松之之奉詔
增注存天下後世公論也倘令壽之志獨行於世三
國遂爲闕史矣大都壽之爲人品格既卑史才亦短

其粉從簡質足自蓋覆卽如魏之張郃稱一時驍將
陽平之戰與夏侯淵共事淵陣亡而郃固在也壽於
魏志則曰淵爲劉備所殺於蜀志則曰黃忠大破淵
軍殺淵卽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至祁山之
救兵則又曰卽追亮至青封被箭死壽之錯謬昏懵
至此甚可恠也

田亭草卷十

五

讀晉書說

唐貞觀中修晉書所簡用令狐德棻等二十人而房玄齡總監之德棻博貫文史且老成先進諸義例多所裁定一時共事諸臣惟來濟之文翰李延壽敬播之史才爲時所稱其餘如李淳風以方技著許敬宗李義甫以奸佞著陸元仕劉子翼陽仁卿李安期劉引之等碌碌無聞於世皆預覲書成恩例黃綠溫等昔人謂史局爲養拙藏愚之窟穴尸祿素餐之淵藪斯弊實始於唐其篇端冠之曰太宗文皇帝撰此文臣追爲之紀蓋慮衆口之雌黃靡定假此以

申書章卷十

六

賢良可哂也凡史書必有所因藉如輯衆皮爲重裘斷羣木爲大廈必掄其材質適用者然後采之晉時修國史者或奉詔或私撰或上諸朝或藏于家于寶習鑿齒書止于晉愍帝孫盛陽秋止于晉安帝虞預鄧粲書止于元明其書皆行世惟徐廣何法盛臧榮緒沈約所著述爲全書若王隱之鄙拙汗漫殊不足道唐世史官所因藉止此矣論者譏其遠棄馬班近宗徐庾譬則被紈綺於高士施粉黛於壯夫猶有不盡言者夫史以紀載往事剖治忽之原寄章庠之柄耳至如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諧謔詆及於父祖

錦張窮態於魑魅爲哲人所不道資愚夫之笑談而皆采掇靡遺其爲簡編之累豈小哉乃至義例取裁人物臧否紀載詳畧尤多不滿人意司馬氏纂魏自炎始魏志稱懿曰宣王師曰景王昭曰文王已令人厭觀唐人修晉史第斷自司馬炎受禪之年如兩漢帝紀之例於懿師昭稍繫括事狀足矣而特標帝紀繫以年月不已贅乎君臣大義華夷大防凜然如天冠地屨不可混紊循史傳中之喬智明仕於劉曜儒林傳中之范隆仕於劉淵續咸仕於石勒韋謏歷事羗胡三姓忠義傳中之王育爲劉淵太傅韋忠爲劉

申書章卷十

七

本四下

聰鎮西將軍劉敏元爲劉曜中書侍郎舉前日之委身効用貽節輕生者一旦而棄之義既絕於晉朝安得復列於晉傳且忠義之名又何得輕畀也古所稱貞婦淑媛皆操行潔素出言爲章李玄盛之妻先適扶風馬元正方歆黃鵠之寡竟應關雎之述大節既命有美莫贖謝道韞適王凝之意甚不樂曰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其施青綾步障對客爲小郎申前議禮云婦言不出壺殆未之聞王渾妻鍾氏生子濟渾偶譽其子而鍾氏笑曰使我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雖神情散朗博覽記籍其奚稱焉而槩標諸

列女傳胡不引班姬女訓證之也夫乾坤之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不滅者恃倫常名教爲之維持耳而决裂頽壞若此其甚將安用史爲矣按德芬當武德時謂經籍亡散祕書湮缺請購求補錄不數年圖典畧備夫非不備之爲患而擇焉弗精裁焉弗確則史之弊恒在斯耳恨不得一良史才爲刪正而更定之也

讀宋齊書說

誤宋書者有徐爰孫嚴王智深誤南齊書者有王邵劉陟今其書皆不傳所傳者沈約蕭子顯書耳約初修宋書時擬立袁粲傳請於齊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又約書多載孝明鄭襲事世祖語約曰我經事孝明帝卿宜思諱惡之義而蕭子顯撰齊書實自請於梁武帝而爲之者也夫作史者而使入主預聞其事安所得直筆矣諸葛長民之見殺云將作亂王珍國張稷之通謀諱而不書視爲固然無足怪者姚察稱約曰高才博洽名亞遷董宋史臣鄭穆曹輩等之評子顯則曰喜自馳騁多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詞而其文益下蓋文章之病自六朝始而徐庾之體尤盛行於時故作史者皆旁搜曲采不忍割置不第子顯爲然約雖博洽獎過更甚大都炫博則不約勢所必至也今觀約之書如天文五行志邈自伏羲迄于順帝其爲宋事者十之三爲往事者十之七彼蓋藉口於孟堅而不知效顰西施祇供嗤笑又如永初之郊祀志受禪也胡爲記劉孫告天之文冠裳之制志禮也胡爲記袁紹之縑巾曹操之白帟祭祀之歌章志樂也胡爲記韓娥之悲哭薛譚之學謳以

至秋胡行獨祿篇陌上素白紵舞凡曹氏父子君臣
所賦咏者明堂清廟不以登歌而掇輯連編於義何
取夫徵往垂後實賴乎史若一切駢儷之辭事無關
於軍國義不繫於勸懲已不足紀載乃謝晦作逆符
下荊州豈比顏竣討劭之檄顧覲之論定命矯世屬
筆於其弟子愿大不如李康運命之論顏延之庭誥
蔓衍不節江數代辭婚之奏近於諧戲謝靈運山居
西征賦謝莊舞馬賦周朗報羊希書諸如此類不可
勝窮蓋自班史而上文華未啓故鄒陽司馬相如諸
作悉行采錄代而降則文日盛矣邇相模倣益無足
觀劉子玄云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記註無涯閱之
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弗給至以李斯設筭
董卓成帷爲快也約之病蓋坐此矣裴子野嘗刪爲
宋略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世獨行約書
何也子顯謨齊書每至三教低昂之間嗶嗶注意其
著論於隱逸傳後則自謂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蓋當
同泰捨身講堂說法明爲之從史者故不爲時論所
歸鄭穆等亦無所推許然其書比之休文頗爲簡質
間有書疏繁無不能刪繁就約則以時俗習染亦猶
不多若謂多雕刻藻績之詞又似不爾也獨其傳李

珪之於良吏傳卞彬於文學傳紀僧真於幸臣則于
公評甚爲未愜珪之歷官中郎諮議右軍將軍都水
使者厥後復爲游擊將軍並無蒞民令績彬嗜酒跌
蕩乃一滑稽之雄俚詞諧語只可傳之間巷何良吏
文學之足稱僧真爲齊高帝腹心籌畫擁護之功多
所自效於寵利絕無淄染而與茹法亮等同傳劉子
玄所爲不平也然則子顯任意褒貶亦未爲實錄徒
令讀史者思吳均已燔之書良有以也

讀魏書說

魏史初撰於崔浩高允繼撰於李彪崔光魏收故鄙邪無行仕北齊位望不遂自請修史而崔暹薦之於高澄云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收傳訪百家譜狀所與共事房延祐辛允植刁柔諸人皆凡劣非史才收因得擅自握管恣情褒貶書成表上之悉焚崔奪舊書諸家子孫訴訟者紛紜闕下收辨論不能抗羣臣亦攻其失文宣親自詰問范陽盧斐等陳牒自訴云其父盧同功業顯著不為立傳博陵崔綽名行不章是收外親迺為傳首收雖強自辨折文宣竟不直之也今魏書所載無崔綽傳而有盧同傳列於張烈之前是皇建中已奉詔改正矣夫使同之傳不宜立也則宜宣言上下爭以去就不宜依違于可否之間而已今收之疵同謂其黨元乂殺中山王熙耳靈太后宣淫亂政清河王懌玷穢宮闈朝野所共怨憤元乂幽靈后於北宮又於禁中殺懌此舉亦足快人心第事其子而幽其母勢同騎虎奕且翻局而又自得志之後簸弄威權遂爾自惟禍釁乃其初何嘗不稱義舉况熙亦懌所昵也而以殺熙為同疵又謂其窮治黨與以快人意事屬文致情實偏

御覽卷十

十一

卷之四十六

黨則升天入地之權握之固在也維時訾收史者謂其諂齊抑魏實迺不然收史云魏祖詰汾為天女所降而生力微夫自力微而下十五世乃有拓拔珪彼力微一夷酋耳何至降天女而誕耶且叙其歷世諸酋嘔盡而生榆散葦而成橋所以神其事者非一收之尊魏如此顧誕妄不經雖欲尊之而適足貽笑於後耳李百藥北齊書撰爾朱文畧傳云文畧厚遺收收為傳其父榮擬之彭韋伊霍則收之曲筆實多不可謂訴辨者之厚誣矣乃盧斐等鞭配甲坊李庶因而就斃蓋是時僕射楊愔勢傾朝野為收親姻收又為其家作美傳以故德收而厚庇之然收之自媚於親姻權家不止愔一人而已凡顯貴人之傳必細列其子孫又或旁及其羣從德業既無可紀官爵亦非崇隆披而閱之即其家譜牒也愔嘗謂收曰君史誠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猶以觀過知仁為解夫有所阿必有所忽任德者猶有異議則含憤者寧可遽平宜乎陳訢紛紛而發塚棄骨之歎酷貽於身後也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屬筆於魏澹等澹表上義例云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可相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尊

田事草卷十

十三

卷之四十四

崇有乖周代典章須得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太祖武並遭非命前史之紀不異天年宜分別直書使亂臣賊子無所遁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同敵國書死便同庶人所宜更改澹之言其詞正而義核不惟可以矯叔之失即紫陽朱子作史編綱目之意澹已先得所同然矣隋文帝是其言猶謂其書未盡善更勅楊素褚亮等修之未幾而素卒事遂止唐高祖復詔侍中陳叔達等修之歷年不就按唐藝文志書目有魏澹撰書百七卷魏徵稱其簡正詳密足傳於後今已湮沒不傳而李延壽稱叔云學傳今古才擅縱橫足以遊尼父之門追班馬之轍夫尼父之門何容易窺也

讀梁陳書說

梁陳書皆姚思廉撰也而魏徵與焉思廉之父察仕於梁陳之世皆為史官故隋文帝委以梁陳二書每篇成輒奏之未竟而歿思廉繼父業初上梁書其陳書則更九年始就夫陳之享國僅三十三年思廉仕於陳為衡陽府法曹參軍其耳目聽睹不為不習而稽延若是意其故國之事難以直書而陳氏子孫舊臣有比肩事主者故爾依違歲月不肯遽脫稿乎今觀其書詞類多曲筆如安成王瑱廢其兄之子而自立則曰慈訓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以高宗入纂且謬稱世祖顧命謂欲遵泰伯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魏徵之論曰高宗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萬世之公論定矣江總佞倖邪臣傾覆國家而稱之曰清標簡貴雅允朝望即游宴賦詩不能盡掩猶錄總之自叙繫之曰人以爲實錄也總與察以文史相歡察致位典銓雖不在狎客之列亦不聞諫諍之語後主入井之時總與察偕在焉蓋同心同德之人思廉所為護總也凡所贊於史者不虛美不隱惡故人主不得觀史而總三人之意為改易季世則私心日熾機械日增

矣梁武帝觀吳均齊春秋稱已爲齊明佐命遂詢而焚之夫佐命尚不肯當矧於篡逆也顧有可生可殺而筆不可奪者易世之後若猶曲筆則奚以史爲矣梁書屬稿於察思廉續成之結撰體製嚴整可觀然所品評人物未爲確論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位崇顯矣直以不應梁主之辟而列諸處士傳顧憲之歷仕宋齊梁繫纓紱者將三十載晚乃辭別駕從事史之徵陶季直起家上蔡令仕至給事黃門侍郎其出爲北海太守也諸謝權貴特被眷留天監初乃卧家不出

日南草卷十

十六

莊三十四

而特創止足傳以標之夫使其人果足稱也數其事而傳之可耳奈何被以不得當之名徒費評騭者之口彼其時魏徵已受知遇典機衡不得分心著作遂令思廉專握管以至是乎

讀北齊後周書說

李百藥仕唐貞觀中嘗奉詔次齊史今所傳北齊書則在隋爲太子通事舍人時所撰也令狐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共撰周史而今後周書止冠以德棻名它人不與焉凡作史者必有所承藉又必其時創業守成之君留意考文之事博收載籍延攬英賢期勅成一代盛典然後有直諒洽聞之士操觚翰應之用存往蹟以示將來高氏故夷種用干戈立國其父子兄弟蒸淫酷虐骨肉相戕蕩然無中華禮義之風即祖珽陽休之等間有著述不過紀其征討之事勳賞之

田南草卷十

十七

闕而已百藥承其父德林餘業少稱才穎第通悅喜劇飲當在隋時年尚少也故所撰書事欠條貫詞多俚鄙如謠語夢語識語鬼語皆鋪張剖析若著龜之必驗意蓋自附於左氏而誕妄猥瑣乃什倍之即如諸詐之談盛自東晉惟片言捷給以資抵掌乃徐之才傳所載累累凡數百言真以青史爲戲劇矣其大者則常山王之墓奪曲爲掩飾斛律光死非其罪名之曰誅陸法和詭挾幻術恣淫越姥當擬諸鳩摩什之輩而傳在王琳之先祖珽彈琵琶於御前媚太姥爲女媧當與和士開等並列佞倖而傳次趙彥深崔

季舒之後遂使邪佞宵人竄迹逃匿想其書爲唐諸臣所不與百藥亦不復更撰而以舊時所撰者行於世耳後周自明帝嗣位好古右文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摭採羣書叙歷代世譜一時典章文物煥然改觀即隋祕書監牛弘直諒博雅嘗仕周專掌文翰修起居注所追撰周紀時人稱其綱紀有條德蔡承之加以刪潤叙事詳核無煩擬古如令狐整趙軌著績州郡足傳爲循良王褒庾信擅稱才藻足傳諸文苑韋夏清真高尚足傳爲隱逸皆不特標名例強爲湊泊殆確然有定見者惟是皇后傳之冊文諸文士之

申亭草卷十

書讀賦咏詳爲記載未免繁蕪王勇字文虬等十三將連編共貫獨侯植樹績州牧一心王室忠亮之節倬然足紀其餘皆勇敢粗猛立戰功裂膏壤宅無善狀不過以閱閱隆盛爲之侈張耳劉勰有言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殆謂是乎蓋二十五載偏方之國幅幘非廣享祚亦促善政無幾才賢難得欲求多於簡帙則立傳不得不恕且王褒庾信方有時名德芬所作論斷亦侈爲綰詞以擬之不自厭其多矣殆時趨局之也

讀南北史說

李延壽撰南北史自宋本初元年訖陳貞明三年爲南史自魏登國元年訖隋義寧二年爲北史隋纂周并陳既已一統宇內而列之爲北史不知何意宋祁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冗詞過本書遠甚蓋自南北分疆各自稱帝南指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詳畧迥異毀譽失真李延壽獨創體裁務從簡約於詔冊表奏書牘詞賦之繁碎冗長者槩從刪削卷帙既省披閱易周顧其所創義例亦有於理未愜者史書列傳專以紀載人物而一代之政事寄焉漢周氏韋氏父子實氏祖孫馮氏耿氏兄弟立傳相次班范之體則然若革命更朝則非所例論第書曰某代某人之子或孫可矣賀若弼韓擒虎楊素蘇威爲隋朝將相乃次之家傳不特繫隋直以其父故聯傳於周夫其載定之畧貞邪之品實關隋家理亂史氏豈爲家傳設也乃其它類此甚衆有革命者再而父子祖孫連編者此義例之外一也史以垂後華衮斧鉞定於一言誠節傳中之皇甫誕酷吏傳中之盧斐宋游道畢義雲皆與其父祖同傳而辛毗與其子孫同傳又若班氏之恕杜張誠節酷吏之標悉舉而掩之此義例

申亭草卷十

十九 王明三頁十五

之外二也北史有列女傳矣南史孝義傳爲龔顯公
孫僧遠等而以蕭矯妻羊氏等凡十人間於其中夫
此十人者誠孝義也獨不可標之列女乎此義例之
舛三也延壽所撰大都沿襲前人不求爲異或一字
無所更易間有獨出意見與本書異者如傳陸法和
於藝術傳吉翰於循吏是也荊州之捷法和雖與王
琳同功然淫幻之夫貪天功爲己力抑之固當吉翰
橫殺典籤豈比傷一民之命者而列諸循吏傳亦謬
甚矣此其抑揚之間互有得失乃至言將興之符瑞
將亡之妖孽荻洲之蛇擊井之龍嵩山墜石之壘殿
庭畫宇之鳥語神語恠曲爲傳會諸如此類有甚於
本書者孝經鉤命訣孔子河洛讖杏壇之教安得有
此不經而又詳爲之解說邪特甚讀盧玄裴駿薛辯
等傳全似各姓家譜即魏澹所著義例延壽既采掇
其語列諸傳中乃不能遵用而偏襲魏收何其苟於
徇人果於任已也然以二百餘年興亡理亂之蹟括
之而網舉目張覽之如鏡照龜卜使讀史者目力之
用寡開卷之益多則此書亦足傳於世矣

讀隋書說

唐武德初令狐德芬言於高祖謂近代無正史周隋
事多脫落二祖功業多在周今耳目尚可及宜各早
爲論次使先烈世庸有傳于後高祖然之而隋史屬
祕書監魏徵等歷數載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徵復奉
詔纂修至貞觀十年始成則徵已位特進矣昔人謂
頭白有期非虛語也隋享國三十八年舊臣故老唐
時尚有存者文獻足徵討論日久其爲書遠宗班固
近摹沈約間有驚繁艷而少簡質溺舊例而乖正軌
者愚嘗闢沈約之非未竟其說也今請以尼父刪述
之義訂之春秋魯史紀魯事也天文災異必紀如星
變日食之類是也災異在他國者因赴告則書宋衛
陳鄭火宋大水之類是也然皆一時事耳如天文五
行志隋事也是時南此諸史方分曹而修何乃并紀
之於隋有俎錯陳倘可劑乎尼父刪詩取其用於清
廟明堂者以備盛典班固所錄漢樂歌竊取其義若
鏡歌十八首有曲名雖具而訓詁莫解者曰翁離曰
上邪是也有其名可解而章句不可讀者朱鷺思悲
翁芳樹三章是也班固樂志置而弗存魏改翁離曰
舊邦吳則曰秋風魏改上邪曰太和吳則曰玄化自

立名號強附古昔徒以頌述功德炫聽驚愚邇相沿襲愈離愈遠而隋書追錄齊歌學步傳訛良無謂也春秋書桓公薨于齊又書子般卒爲宗國諱耳若晉趙盾齊無知楚商臣則直書曰弑矣隋煬弑父倖爾通誅宜暴明其罪惡以示天下後世乃於宣華陳夫人及張衡傳互見之而隋文書崩張衡即梁之王偉而與宇文弼等同傳何以懼亂賊也詩美共姜春秋褒紀叔姬章婦節也蘭陵公主拒隋煬之命從柳述徙嶺表豈不可稱顧先已適王奉孝矣而登列女傳何以勵女貞也且凡一代之興必有勳舊貴戚諸侯

田亭草卷十

十三

官贈官之冊命讓官之表奏詔諭之褒答寵數雖淫罄竹難書顧如源雄獨孤羅達奚長儒豆盧勣等叙述特詳侈厥恩遇而尹式祖君彥孔德紹劉斌諸人文詞寥寥皆無足紀又爲李密竇建德效筆札者而附諸王貞虞綽之列此皆過爲褒飾猶可言也裴矩逢君之惡坐視滅亡反面事仇恬無惻愴罪浮于施文慶沈客卿乃稱其夙夜恪勤未虧廉謹之節直譽黑爲白矣蓋自其牽率歸朝分曹史局謫然共事之雅遂爾徇情假借夫以魏文貞之名德位望而猶若此矧其下焉者也其尤可怪者誠節傳首以劉弘次

以是月誕而首序則曰皇甫誕等時當擾攘確乎不救又置弘於言外也弘仕齊爲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楚州刺史又仕周爲本郡太守矣其在隋亦官泉州刺史以城守死賊始終異操而一時褒卹特厚所謂在人則欲其悅我在則欲其罵人者也史臣之錄而稱之也無亦以朝野所加不得遺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田亭草卷十

十三

讀新唐書

新唐書自開局至竣事幾二十年修書官初無定員皆兼蒞他務或出領外官虛延時日者將十五載而書未有緒朝廷屢加督促遣使就官所取之乃以書來上進書者劉義叟呂夏卿等凡七人而宰相曹公亮提舉之篇端標名者歐陽修宋祁也計其專功纂輯垂五年所耳書進於嘉祐五年六月至紹聖元年九月左朝請郎吳縝著新唐書糾謬上諸朝所糾正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其錯謬亦已甚矣唐有天下二百九十年自武德迄于神龍溫大雅許敬宗敬播于志寧令狐德棻徐堅劉知幾吳兢等先後纂述各有定本顧天寶以後治日少亂日多京師失守乘輿播遷鍾虞重器尚不能保何暇及祕府之載籍書庫之晞囊加以五代之際寶曆傳舍世事奕棋其主臣日尋於干戈更無遑垂意於文史而唐朝一代故實幾於泯沒靡存矣夫歷年既久聞見無稽而散亂之殘編採摭拾亦復不易宜其錯悞叢雜如汰沙礫取亂繩也顧吳縝所糾以其記事失實往跡參差年月乖刺而紀載義例褒貶品評有當訂正者尚未之及也夫中宗廢而睿宗立至天授改元乃降稱皇嗣而

先宅元年即冠爲則天皇后本紀何太遽也徐敬業舉兵書曰討亂矣衛將軍蘇孝祥爲武氏將兵敗死則與死節者同書何是非靡定也宰相賢否關國家理亂誠重矣夫既詳於列傳則年表可省世系表尤爲贅也方鎮沿革宜詳於百官志安用表爲若云史遷有將相表識者且謂史遷贅也諸帝公主如合浦太平安樂之醜惡不世出也漢陽岐陽廣德之賢亦不恒有也附見於武韋二后及其夫傳足垂勸戒矣乃其餘悉列之爲傳備書釐降薨卒之年是徒費翰墨也李密先群豪逐鹿與秦王相頡頏豈不亦岸然稱雄既歸唐拜光祿卿封邢國公矣怨望背叛立斃於盛彥師之手今與單雄信同傳以擬勝廣非其倫也列諸叛臣如李懷光輩可也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奉朱溫意指弑昭宗於椒殿名之曰姦臣未盡其辜列諸逆臣誅朱溫之首惡焉可也陽城以不娶率二弟棄倫絕祀即論行取節登名史冊而不必標諸卓行長詭激之風陸羽挈茶具詣宣慰使辱身莫大焉即隱居茗溪終辭一命而不必傳諸隱逸貽羞高尚之士凡此皆所當訂正者而吳縝未之及也貞觀中鄭惟忠云自古文士多史才少夫歐陽永叔

之文學史遷有酷似處乃其修史則不愜人意者斯
信乎史才之難矣豈其承已就之緒逼於欲速徇於
因循乎宋子京才不逮永叔又無論已

讀五代史說

五代史體裁稍依南北史之例文字整潔其創立雜
傳殊覺機軸圓轉而分義嚴明計五代諸臣專事一
朝者自義兒宦官伶人而外不逮百人而雜傳所紀
倍之又過其半世變至此良可哀已夫事君有死無
二天之制也余閱南北史睹其時委質之士視君父
如逆旅主人乃亦有垂勳竹帛爲世艷羨者李延壽
之傳漫無所分別心竊病之自雜傳立而君臣之大
義炯然彼貪位忘君者無所逃於清議歐陽公良史
筆實有關於世道矣至其司天職方考十國世家皆
由亭集卷十
考據詳核簡質無刺語蓋世代近則見聞易洽當局
專則筆削自由即吳縝有五代史纂誤於其大體不
能有所刺譏也據縝云石晉天福間有趙瑩者嘗纂
修實錄卷帙粗具而歐陽公所撰瑩傳不曾叙及瑩
仕晉高祖時起家節度掌書記遂同平章事厥後隨
出帝北徙爲契丹太子太保死虜中瑩素不以文學
名想其所紀述無足采者故歐陽公亦置弗錄也然
晁氏謂晉出帝之論爲濮議而發周韓通之不立傳
陳氏謂之闕典原非吹毛洗垢以爲譏彈者則至今
亦有遺議矣

讀宋史說

元至正己酉宋史成與遼金共稱三史丞相阿魯圖
領三史事脫脫爲都總裁諸纂修者半胡人也胡人
自相標明蓋不肯以正統屬宋元楊維禎作正統論
華夷界限較然我朝命儒臣續通鑑綱目已足闢
胡元之謬矣然編年體也莆田柯計部維騏謝職岩
居編摩校訂者二十餘載而宋史新編行于世其改
正義例稽核譌舛所自爲條目具矣粵東王宮詹佐
稱其簡而詳瞻而精嚴而不刻直而有體東西漢書
不得事美於前細閱之良是然其義竊取於紫陽立

四庫全書

卷十

宋史

論其正指律止數者猶未能爲之昭揭褚亮吐言
君過長揖主司懷憤不仕金國此宋義士也而傳爲
金之逸民於義奚取則揭而還之於宋是紫陽書晉
徵士之意也留夢炎身居僞國破君亡不能死而
事元以終身視杜充不殊倘幸逃青史之斧鉞何以
示懲則揭爲宋之叛臣是紫陽書秦太夫人之意也諸
如此類關潛德之幽光誅亂賊於既死大冠也懷內
憂外夷凜然無得踰越斯名教賴以不墜耳迺論者
謂朱壽昌徐積之爲孝天親不必標於卓行種放之
奔走策途不足齒於隱逸呂祖謙學宗關洛任重道

遠張子淵潛心理窟與朱子上下議論不宜令與蘇
崇義邢昺等夷爲儕偶此亦其一時意見之少偏不
得云是非謬於聖人也韓通之死在宋祖即位之前
五代史業已遺之李筠李重進系之周臣則未死傳
之宋史則非宋臣故特列周三臣傳於宋史之末創
意表忠委婉周至大抵柯氏之書其意見確然文詞
簡潔馴朗不必模倣遷固而自成一家言歐陽公新
唐書未必能勝之然而世罕有稱之者昔桓譚謂王
邑曰凡人賤近而貴遠彼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今世視柯計部得微類是乎吾固謂
其書必傳也

四庫全書

卷十

讀遼金史說

余讀遼金史睹人姓名有四五字者有六字者心與目俱厭之掩卷而休及睹其國語解聊資一噓則又讀竟之腥羶沙漠之鄉鳥語獸鳴之民文物典章本無可紀即有禮樂志其儀度聲音皆竊擬中華以飾固陋者被獮猴以文繡享斤鷄以鍾鼓幸而不裂毀躑躅耳無足觀也惟自石晉時割十六州以畀契丹迄至于宋竟不能復南渡以後盡喪淮北其屯戍扼塞之地畋漁榛鉢之期灤河蓐耕河間權院之制區分條折足為後事法程曆象之法五代曆三變宋曆田亭草卷十

八變遼曆始終再變金曆一變自大定以後則專用趙知微曆定朔置閏時有不同治曆明時者所必稽焉博雅君子多識旁觀未可以夷狄忽之也遼之強始於阿保機繼以德光遂長驅入中原廢置天子金之強始於阿骨打繼以吳乞買遂執二帝遂康王立張邦昌劉豫是為胡元入主中國之漸矣修三史者之意蓋欲以正統屬金而以元承其後故遼史略金史詳不第以時代久近載籍全缺之故且與紀完顏氏世系一依魏收史法想其君相所裁定亦非史氏所得為也阿魯圖脫脫雖云與領總裁然阿魯圖

順帝云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幾之暇乞以備一覽脫脫平章軍國出董河工理兵政何暇及修史事皆寄空銜耳維時與纂修有文名者揭傒斯張起巖歐陽玄也或問揭傒斯修史以何為本對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起巖習熟典故究心道學玄論撰守正不以口舌爭皆良史才也故其書數覽實實每至上下冠履之分死節叛逆之臣美刺勸懲尤所注意即金史所紀忠義傳昭昭然垂光史冊至如高守約宋康九住馬驤完顏禹郭蝦蟆等

田亭草卷一

破金之時力戰死守誓不事二主所著錄者凡三十餘人皆博據廣詢不嫌為吠堯之桀犬真足以崇獎節義示勸方來矣海陵淫逆暴恣罪浮獨夫瓜州御幄之乃咸云快神人之憤廼元宜之倡禍札里海之自首史臣直以失刑濫賞為恨即茲二事其與掩傳彤之節削陳泰之對者相去何遠也持論至此廼知宋儒之有功於世道揭傒斯謂心術不正不可與於史事者真謬言矣

讀元史說

胡元一統天下開闢以來世運之一大變也其與
之廣人民之衆亦自古帝王所未有之天下也夫中
國不可以夷狄之治治也故其制詔號令法度紀綱
皆準古酌今俾當于人情協于時宜用以維乾坤於
不毀而又廣徵名儒尊濂洛關閩之學以爲多士倡
其一時措注燁然改觀百年間文治華風蒸蒸孳孳
溢宇宙視遼金之際霄壤相懸矣厥後以任用匪人
政刑日紊而束手失之其覆轍昭然可睹我太祖
高皇帝御宇初年輒命儒臣纂脩元史越一歲告成

四庫全書

卷十

元史

自古汗青之業未有若是其敏者也維特握管史官
如宋學士濂王待制韓皆卓負詞望者豈不能倣馬
班之體創突兀之觀顧奉高皇帝明諭俾文辭勿
致艱深事跡務令明白善惡瞭然在目將來足示勸
懲倚與聖神獨見真非世儒所能窺測矣昔漢高帝
謂陸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與我所以得之者
陸生第粗述存亡之徵而已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
豈必有綺詞奧語動九重之聽哉先聖後聖若合符
節故史臣所撰著皆質實易曉組織雕鏤之詞屏而
不用所爲將順德意啓沃聖心一開卷而其益弘矣

乃文士持論者目元史爲爛朝報夫今日之朝報即
它日之舊章殷監在夏周監在殷史遷曰述往事思
來者此史氏大指也以百年事跡而紀載至一百六
十卷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似繁而不約讀之難竟
然而國家所監將在元矣繁猶可以約而裁務於約
則慮其軼也故屯藍茶馬賦歛糧運諸法詳其所產
之地與其經畧之規多寡輕重纖悉具列且弁其沿
革歲月而紀之兵制則宿衛鎮戍捕獵急遞刑法則
大辟遣配笞杖徒流惟據事實言雖名之曰兎園冊
城旦書皆所不避取其文義易解而已夫考古可以

四庫全書

卷十

元史

元史

宜今徵往可以竣來元史一部我國家所以立綱陳
紀因革損益邁古昔裕後昆者其大畧可覆而按故
繁而不穢質而不俚藉令讀書萬卷而不讀元史亦
未爲識時務之俊傑矣顧目之爲爛朝報夫今世覽
載籍列縉紳者曷嘗東朝報於高閣而乃易其言至
此耶抑其列傳中有卓然可喜者一人焉南宋時有
一朱元晦而壬人群然攻之彼以偽學之名元之世
侮儒特甚列諸娼之下丐之上而儒學之名終不可
貶彼之所侮者腐儒耳即隱逸傳中有清江杜本力
辭徵辟貽書丞相曰合萬事爲一理合萬人爲一心

合十載爲一日合四海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
臻五帝三王之盛真儒者有道之言也夫斯人也而
生於元之世又隱於元之世其亦知禮樂之不可興
耶史臣摘而稱之謂之知言可矣蓋昔劉子玄論史
多所評駁觀者謂其工於彈射情於自鑑愚生聞淺
恐亦坐此病而獨元史一評竊附於從周之意云

田亭草卷十一

大父母傳

郡博士徐先生傳

大叅象峯周君傳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贈君竹墩程公傳

何烈婦王氏傳有小序

蔡烈婦呂氏傳

安平三烈傳

梁節婦傳

田亭草卷十一

目錄

謝氏節孝傳

傅烈婦蘇氏傳有小序

大父母傳

不肖鳳翔嘗逮事我大母林蓋自離乳襁大母將
摩長育之比童州就外傳歸則爲譚先世事甚悉辨
雖愚鈍猶知感奮謬觀有寸豎以恢先緒今大母歿
又若干年矣深懼祖德湮滅後嗣靡徵爰次厥睹聞
著爲傳

大父諱禮字廷文以字行曾大父太學公諱性之弟
三子也太學公父諱惠而伯父諱應登永樂二年進
士爲永嘉龍游令兄弟故相友愛迄三世猶同居也
太學公應貢之歲實始生公公甫九齡而太學公歿
二昆以遨蕩覆產又皆早夭無樹類公隨母携弟掇
殘貲依外氏以棲外氏奇公穎慧常曰公曰此詩書
種也佐之脯贄遣詣塾公亦昕夕刻勵絕不與凡兒
伍顧未久而母余孺人亦逝矣先是大學公歿權藪
于東郊淺土公年幼弗及知余孺人知之而弗能躬
詣也臨歿以告公公大悲泣時公雖幼弱已蘄然有
成人志輒拊心自念曰此非吾哭踊地也第令吞聲
屏息柰此一腔血淚何遂懇辭外氏出捧遺簪衣衾
屋設位朝夕奠以其間訪求太學公叢所閱兩月弗
能得則籲天祈神大號于東郊者三日忽有龐眉老

相示之曰黃太學在此矣公移上啓最痛血漬
以上以滲入爲驗果然遂奉與余孺人合窆隣里相
稱爲孝感焉既卒哭行貨于二山莆陽重鴈鵠形
損纖累寸凡六載始克娶于鄭又三載始克爲弟廷
睿娶公竊自喜曰先人嗣續庶有冀乎無何弟廷睿
卒鄭孺人亦卒營之又三載始克娶我大母林蓋公
於骨肉婚娶間遭屯蹇甚然自是而公營于外大母
營于內乃始有環堵以居蔬糲以飽矣公性謙和悃
悃人有買貨于公者公爲言原值幾何今獲子錢幾
何無匿情亦無厚索見者傾信即同黨咸推公祭酒
田原直卷十一
戶故有懸糧每縣役至不敢出片語較多寡惟里正
命應之終其身不識官府亦不聞隸卒追呼聲居
語八曰飽食須念枵腹時暖衣須念懸竊時人胥以
爲名言蓋公之知足無營實克踐云家祚單微自不
學公而下皆孑身著代公舉中允府君又晚殆稟
有如綫之慮然絕不爲姑息小慈大都其教不嚴而
肅啓手足之夕呼府君囑曰惟謙厚可遠怨惟質實
可動人兒其識之大母林既代公持家政諸所爲先
聞壺訓子孫一如公風範即不肖輩侍太母膝下
從斯督誨儼如侍公焉太母初年啖辛中年董鮒

茹晚而府君能供甘旨養矣顧韋布蔬糲如昔晨起
織紵迄日昃弗休昔人謂瘠土思而沃土逸殆不其
然大母素寡疾一旦弗念輒集家人正衣冠坐俾環
拜爲訣呼不肖翔撫之曰兒當昌吾家吾含笑逝矣
遂端坐而化殆翩翩乎仙哉鳳翔曰家之昌也多起
於單微困厄其修德而培之也若持券受償隨聲答
響非意之也吾門之中替甚矣實藉我大父母卒瘞
種德振茲式微而大父漬骸營葬與唐王少玄事頗
相類即列之孝友傳其奚忝矣小子謹論次其實用
貽後之孫子俾永念祖德云

郡博士徐先生傳

先生孟字希孔晉江人嘉靖中爲郡邑博士公業
從朱易傳義得蔡文莊公正傳邑人士翕然宗之稱
之曰徐先生壇壇所至無論云公自幼喪母家故貧
既推擇爲諸生受餼廩矣兼諸從游所束贄差足自
給悉罄以奉父旨甘事繼母一如母也異母弟四女
弟五婚嫁事獨力營之義不令橐中有私錢帛比爲
博士郡邑諸弟至輒傾囊恣自取旋取旋耗旋復給
之弗爲悵晚歲家居重重免凍餒猶損糗濟焉又
旁及其族黨公性雖長厚豐推予顧獨斤斤爲廉妻

田亭草卷十一

四

王朋三百五

父謝公其鄉所稱賢也念公貧歲遺粟二十五石公
受之一年即謝卻之曰非壘上所耘辟纒所易食之
其味弗甘憲副何公元述公高弟子也同省試掇科
推宴金爲公贖公堅弗納曰初發軔何得急此爲蓋
自爲諸生時其廉潔已如此初仕司訓袁州遷諭曲
陽最後董教黃州不沿例問諸生贊餽間有問其乏
困而周之者居恒擁臯比譚經講藝士斌斌嚮往而
黃故材數所型范造就者十之三所賞識期許而卒
持券驗者十之七以故既去而人思之歲時通問訊
不絕里居樸戶寡接惟諄諄課諸孫學即獨坐竟日

親反宴閒未嘗有夷踞傾欹態而亦不爲儼厲如此
者至耄猶然蓋藹然衛武抑戒之意焉鄉大夫士無
問識不識胥傾心注慕云年八十八卒黃郡乘列公
名宦頃歲弟子員陳牒學使者請祠祀公學使者允
其請輿論快之時公離黃郡四十餘年所矣

史氏曰班范儒林傳所載諸博士皆論石渠躋崇臚
者也顧第沿述師說以授諸徒衆尠有他行能足稱
而萬石君之馴謹姜伯淮之孝友匪顯融廊廟掛名
弓旌恐亦與塵芥同汨沒矣輓近世賢人君子蟻屈
下位泥蟠岩穴而欲標不朽之聞永施後世也難矣

田亭草卷十一

五

王朋三百五

哉徐先生九原之下倘未曰世莫我知也余景慕先
生故采撫厥行實爲之傳

大參象峯周君傳

大參周君標閩晉江人舉嘉靖壬戌進士授廣州府理官廣會郡也獄訟囂繁諸監司倚重君又率移它郡獄就訊君覈情比法歸之于審克胥占即上官不得以意為高下民羅罪者咸自謂不冤焉嘗攝守者再攝令者一所至用廉平為理有兩漢循吏風其攝守廣州也屬島夷匪茹荏苒間多伺釁嘯聚為居民苦君曰世豈皆樂禍之民哉碩鼠之怨其咎在上則勅屬邑令卹惻困蠲繇役民謹然若更生已乃厚募武健設間謀俘厥渠魁而下令境中諸持錢鉅鈞

東華錄卷十一

六

卷一百一十七

銓者皆為良民毋得問自是盜賊屏息環四封按堵如故議者謂龔遂之治渤海不足逾也居三載以政績茂異屢為兩臺奏薦而君素挺特耻納交重得遷戶曹郎通選員外郎中在戶曹凡六載奉部檄督淮安儲督太倉鏹帑督總漕廳事規畫悉飭諸弊實洞然如掃乃其操持嚴密矚然不垢則閱六載若一日也積功望遷守長沙君前後三為郡守而兩以憂歸最後得揚州未蒞事為長沙重數月謹身率先聲譽方隆隆起迄于今民猶追頌之在兗州最久兗故鉅郡所庭蒞州邑長凡二十七屬旱蝗後民替替艱食

多逃死于他方公躬自節約諸服食取給月俸而已檄下諸州邑俾招集流移課農桑墾疆畝每歲春輒發倉廩以賑貧乏勅秋自樵輸而不責其息以為常民安土樂業靡復有萑蒿中谷之嘆矣郡館穀通衢冠蓋絡繹相望且宗室繁衍舊時者率與郡縣問遺通請寄撓有司法君第以時謁過賓無乏供亦無侈饋宗室祿糧恒委曲為之地乃非事干請者絕不得通也君為郡雖任寬和持大體頗又佐以嚴察諸猾胥跼蹐奔命旦暮持牒陳牘剖折如流而尤留神聽獄有冤獄積不能白者君察其枉狀立釋之并廉得其它主名移之罪闔郡頌曰神君云時君政聲倬然為東諸侯冠姓名在屏風久矣以故其復補揚州也即途中擢備兵徽寧江西按察司副使君至則節約惠愛一如曩理郡時不以臬體崇嚴故自亢重歲偶亢旱輒率諸屬吏徒步虔禱三日而雨大應閭閻有商霖周雨之頌焉遷去之日稚耄擁車前後不忍釋比舍車揚旌蓋號涕留者夾兩岸也君蒞官皆劇地而性復樸敏詳慎綜理務精核即旁午中無所避難故所居以治辦稱而力亦困憊矣之江右參藩兩閱月竟嘔心卒君內行脩篤自居貧庠校不以一膳

田馬年八十一

七

卷一百一十七

錢自私從宦二十餘年所餘貲先後奉封公稍營產業而哀集三分之伯兄與庶弟均得一焉君無銖髮加也宗黨中老弗克終壯弗克婚稚幼弗克長育者悉仰君饗所望去速自兗州歸免喪赴闕二親俱已捐養矣而伯兄同愿無貲省則籍其田畝所入歲令主記者分給姻黨視疎戚有無為差曰毋令涸吾宦邸居恒語人曰泉中縉紳日盛不患無文采患無行誼可述耳又曰福戒於過享財戒於侈用氣戒於奢溢終其身食無兼肉衣無重綵居無華宇即販夫稚子不睹一鵲色倨容閭里間忘其為宦閥也計至時里中人咸咨嗟慨惋或至為之墮淚云黃生曰古所稱賢豪士內行治績罕有兼者陽羨許荆以孝廉舉至為桂陽太守則卓然稱循良廬江朱邑守北海治行為天下最而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此二氏者足為兼美矣今觀周君實類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詎然哉余故從史氏後得論次當世賢豪長者因次君行事輯為傳藏之名山俟知君者采焉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吳洲沈公諱塾字子居浙之烏程人嘗為博士弟子員受饒廩守次當應貢春官以讓其友人泊如也旋以子少司馬公節甫貴累封尚璽卿矣猶稱隱君子蓋重其德云余從宦兩都間檣舟茗水上接吳興士大夫譚公質行甚悉其現墨籍籍人口耳者凡二事當嘉靖之季浙苦倭尋而白巾賊起衆皇慄鳥獸竄公約飭其族黨里閭豐儲蓄繕戈矛旦夕為守望計賊聞風不敢犯里落賴以全安嘗築室穿土得窖金約二萬緡公愕然曰無故之獲有道所憂吾未至五

里章卷十二

九

里章卷十二

月披表而敢拾遺金謬稱天奉乎遂以白邑令請常縣租一歲乃邑使者不時至為群不逞荷戈効之官重帑其餘而公靡錙銖染吳興人侈譚茲二事謂保聚捍寇似晉庾亮鋤金不顧似漢管寧而所處之難殆過之乃其孝友恬怡亦復有相似者公大父處士公汝梁父孝廉公端咸奇公于孩幼中處士公晚喪儷恒以公侍寢食不離側詩書傳疏習尚嫩惡縷縷譚說以為常比處士公棄養公甫十歲耳已哀痛如成人有范喬泣視之思焉弱冠任為家督孝廉公計偕北上藉以無跋扈憂即家居營公所料量區畫恒

忻忻喜曰弟令吾為之不是過矣侍孝廉公疾祈天
請代問醫嘗藥窮心力匪懈逮執喪則戚與易兼不
致貽它日悔母溫孺人孀居二十載嗚嗚難事公奉
之日以怡愉母歿時公方寢疾猶匍匐號踊如禮愛
公者鍼之曰得無滅性乎公弗為輟也有母弟二公
撫之恩意周浹其季者領鄉薦公實輔翼督屬之庶
母顧幼嘗哺食公壽高而無子公肩其生事死葬與
顧復之報弗殊人謂有子哉此母矣生平槩獲甚嚴
即尸居燕閒無惰容藪語自閔宜人逝遂絕意繼娶
輒築一室蓋二十九年青燈相對蕭然若出世緣者
田亭草卷十一
惟念遠祖墳塋傾圯墓田他屬捐已貲修葺增置之
春秋二祀外悉籍其餘楮以給族人復倣歐蘇二公
之制創為族譜叙次詳覈俾三百年血脉流貫若一
身乃至婚喪弗贍者朝暮弗克舉火者望公若取諸
寄焉其追遠敦睦如此公既以少司馬公貴膺清秩
漸睹華廡顧降心自挹捐望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叔子之崧季子之喆孫淙淮演後先登科第而服官
中外者皆克世其行業有聲歲時干旌之訪望通德
門駱驛不絕而公韜斂益甚人謂公範家之驗厚德
之報且昌熾未涯云公雖用長厚維世風顧其磊落

扶義有矯矯不可奪者富人朱整死以生前賄結故
棟事者議祀之鄉賢即貽訾月旦弗恤矣公移書昌
言曰夫世有節名吊詭者指視叢焉矧奸富如整若
暴諸遠路者乎某即屏無力終不能茅靡緘默令桀
跖溷隨夷也棟議者為之奪氣事遂寢吳興人僉謂
茲舉也真足懲奸植名教已公卒時年八十有三
少司馬公請于朝得賜諭祭而閔宜人並享焉仍予
半俸黃生曰庾叔褒砥節清白當世目之曰異行而
晉書列諸孝友傳中管幼安匿景韜光聲暢殊俗乃
青州刺史程喜具上其閨庭孝慕狀一何惇惻懇至
田亭草卷十二
也夫惟謹庸德者乃克著瑋節耳異行云乎哉今觀
吳興沈公迢迢薦行君子也乃至扶大議臨大難與
夫義利失得大開輒崢嶸軒豁幾於壁立萬仞矣古
今砥行束修之士或伸於人而臍於天或厄於生前
而享於身後獨公所得於天人前後之際者如此是
又庾管二君子所不敢望也

贈君竹墩程公傳

贈君程公諱璉字廷器徽之休寧人隱跡于江湖市塵而雅敦士行謂竹有君子之德慕而勗焉因自號竹墩人稱之曰竹墩居士公既歿以子太守公先令都陽奏最贈公都陽令人又稱之曰贈君云微俗多業商自挾冊塲頌通文義克綜簿籍即逐其父兄儕侶出而行貨公喪父早壯採木于枯倉山因游金華訪黃初平叱石處謁趙清獻三衢醉嚴子陵釣臺飄然適也絕不為博戲馳逐諸邀蕩事亦不屑仰機利競尺寸性剛果矜重然諾自奉菲嗇一絮袍非敝不

田亭草卷十一

十一 卷十一

更而獨樂施尚誼每行道見遺骸必買棺殮亟瘞之姻戚貸子母錢者遭折閱復有所請公貸之至再三無難色間有鴛鴦負公公亦置不問也當往來枯蒼值駛流覆舟漂泊數里援木以濟卒無恙殆若有神祐者然公自是遂徙業居杭南關杭僧閻璽素買金半百遺客舍與突中同事者疑其詐而匿也攻之甚亟公偶蹴得之即號于衆還焉璽頓首謝曰公乃上我僑杭逾五十年諸以善果來募者施之惟恐後南關權木使者至咨詢利病必首禮公凡訟不能決者咸賴公質成焉公雖什九居外然至恤家族持門戶

殫竭心力不以遠游為解有祖塋沒於豪右族人操於悍奴每構訟蔓延十餘載不憚以千金佐費乞事直乃已嘗三長糧役皆勇往弗避諸子姓逃匿者公倒囊代輸徐埃追償蓋公之樹德于家鄉類如此黃子曰史遷傳貨殖世訾其卑仁義羞賤貧徒隨聲傳和耳遷發憤著書其立論曲盡情形而歸之于正故曰本富為上又曰廉賈歸富所為崇義獎世意何深也即如陶朱之好行其德三致千金散與貧交疏昆弟任氏折節為僮隸公事身乃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此非賈名而士行者哉蓋

田亭草卷十一

十一 卷十一

遷所稱述如此程贈君故宜有傳乃贈君之子太守公克豎循良績馳綸命為九原光寵夫贈君之為主上重也豈必在其身哉

何烈婦王氏傳 有小序

烈婦之以死殉夫也事在重陽後一日時余方歸自巢雲困登躡餘勞猶艱步履而郡公邑侯亟于揚幽貞勵風教則即日臨其喪矣余將以次日拜烈婦几筵或問於余曰烈婦誠賢顧以老成人降禮少婦也母乃已重乎余應之曰宋子京有云聞家淑女執誼抗節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夫且躋諸哲人烈士之林奚而不拜也比及門則同紳長於余者已源源踵接余遂入而成禮焉其舅儀部君亦從旁酬拜是勿殤童汪錡之義類也越數日睹所次行略因采掇為

中書

七

卷之二十一

傳

何烈婦者故弋陽令王君居瓚之女也名承靜嫁為邑諸生何九轉妻年甫十五耳已敏毅有丈夫氣時姑溫安人已捐養舅儀部君奉謹之粵西越數月乃棄官旋里烈婦以弱齡肩家棟如理棼絲縷有緒事諸母恭如其姑處妯娌睦如其弟第門以内交口賢之儀部君既喪伉儷不再娶取側室攝閨閨事中饋業有託矣烈婦則曰有舅之尸饗奚容它諉每理舅喪殯奉即婢媼無所假手一疏一肉皆攢洩自一指具雖龜手弗憚焉其孝敬類如此何生意不可一

世所屬矯矯儀部君常衷裁之獨其下惟憤發絕不倚父官作潤家計烈婦恒羹藜飯糲恬然其之曰庶成吾夫子高邁乎又時對人云天酬吾願必不以貴富自封殖此其志殆不讓何生者何生疾革烈婦已旁皇廢寢食及其卒則朝暮拊棺號哭曰此固吾卒命之時也諸母暨妯娌曲為慰解猶謂有遺孤在比孤劬殤而死志決矣自製殮且還所賃市坊米鹽雜直分豁纖甚出遺衣布與人稱其多寡全歸期則所預訂也母氏尼之不可內外親黨尼之不可舅面諭尼之亦不可既得請大寐達旦語人曰吾夜夢長虹裏身殆得死所乎死而有知當祝舅百有餘歲重九日延母氏姊妹為別越次日晨出廳事謁祖先尊長拜跪如禮無慘悴色所囑夫子祀事及所以嫁幼女者皆周悉有條又謂兄曰妹行矣弟慰母母過念我遂闔扉懸帛自盡顏色如生時年二十有八儀部君次烈婦行略述其兄世都之言曰烈婦十許歲時從父宦邸讀書師試之駢語曰紛紛名利客輒鷹聲曰文文禮樂人及將死謂其兄曰少嘗聞女媧補天茲事渺茫倘有補世道云爾嗟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自劉子政傳列女而後諸以節烈稱者未易

縷數惟宋子京所錄樊會仁母與烈婦所遭頗相類
乃其死之皦皦雍雍則烈婦尤過之烈婦故詩禮家
胃何氏自學博公以德禮範家儀部君嗣之砥礪名
行者聲朝野其風範所自來耶不佞無陋謬為之傳
俟觀風使者采錄而褒旌之焉

蔡烈婦呂氏傳

烈之為言取義從火凡蓋臣殉職貞女殉夫均名之
曰烈謂其英風義槩赫赫勃勃如火之炎上弗可遏
也夫蘭閨弱質微霜可摧乃克臨難矢志慷慨捐生
與偉丈夫競節詎不卓然稱難哉顧又有從容就義
不逼不徐動符規則匪第厲意氣振奮一時者此尤
足多已晉江呂氏女嫁為邑諸生蔡國襄妻國襄都
講安平氏恪勤中饋共舅姑叔水懽未半載而國襄
病氏昕夕籲天請代扶持湯藥未久而國襄死死之
日氏自矢以身從矣悉歛其簪扇筆研納諸懷袖示
不濁生焉者虔案醑哭奠如禮屆三七期手懸帛告
于夫柩拜辭于舅姑父母過及戚屬徐握衣升几向
總幕自經是時關內外觀聽者數百人無不人人嗟
異黨正鄉三老至為望懸下拜焉嗟乎人之所惡有
甚於死者矣顧驟激則奮徐思則悔乃烈婦之死揆
時涓日釋衰麻而就斃一何雍容也茲豈非鐵石肝
腸浮漚幻劫者耶贊曰宋宮之火楚臺之水造次犯
難猶守以死矧夫所天焉用生矣寧與霜彫不隨風
靡懿哉貞婦曠世齊軌令聞孔彰輝彼女史

安平三烈傳

吾邑安平地瀕海自餉舶利興則航海而賈者走死地如鶩歲一往返大率以呂宋爲藪穴萬曆癸卯秋狡夷難作安平之賈人罹禍酷甚乃婦人女子仗節死其夫者三焉莊生有言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夫烈者固自烈耳槩以殉名例之非通論也余聞三烈事而嘉之爲之作傳

陳章憲妻黃氏事舅姑以孝謹聞呂宋之難章憲與其父典箴妹倩黃崇禱職焉夷方信息在波濤渺莽間越歲季夏而子遺逃歸者至矣氏聞計則號慟幾

陳章憲妻黃氏

大

卷之六十八

絕矢志必死姑再三慰諭之氏復忍泣慰姑又時時舉粥進請強留老身爲他兒地也夫兄請以子後章憲氏答曰伯氏重有一子未亡人安忍奪之且死易耳吾爲其易者下報夫君畢矣蓋朝夕上尊俎奠者凡三旬逮七月之望拜辭姑氏遂闔戶自經宗黨姻戚知其志堅決不強挽也然感悲而壯之

陳氏名英娘即典箴女幼受黃崇禱聘婚期未及也自計至則與其嫂黃氏預訂死期誓不再許矣日向其父几筵哭又遙向空哭比嫂死家人哭之慟英娘則曰嫂自得死所耳奚以慟爲已遂拜辭母氏暨諸

叔伯昆弟趣素車詣黃門是時送者如雲泣下者如雨英娘不爲心動也晝夜坐苦由弔客至就總帷答焉夫兄高其義擬厚治殯殮報之英娘辭曰旅逝者身膏草野而死閨閣者享厚殮九原何能自安以八月七日亦自經死其日觀者闐門謂列女傳所未有云

柯日蕃妻顏氏幼喪母父梧絕憐愛之日蕃死氏晨夕哀號稍稍散其奩具遺諸妯娒密爲治殮計其父遣媼婢謹護之比卒哭與擁以歸諸慰諭者日環其側也氏日啜粥量一餐然陽爲不死狀時或笑語如

陳章憲妻黃氏

大

卷之六十八

常九月之四日蕃死日也前期語其父曰良人死且及替禮宜歸奠父許之屆日鷄鳴起薦俎哭極哀舉家皆慟不爲意氏遂乘間自經以絕異議者非一氏論者謂自古貞媛如剪髮削鼻以絕異議者非一氏父梧之牽於小不忍無足恠者乃氏之矢志弗移良足嘉已於是鄉三老爲之敷其事

史氏曰死生之際亦大矣顧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茲三烈者皆激昂慷慨視死如歸取義成仁矚然最著見聞者咸重之彼其期固相先後也豈耳目濡染有交相成者耶抑天植其性非有待而興耶語

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又曰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
默而黑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梁節婦傳

梁節婦惠安人也上石州知州陳某之女嫁爲南京
吏部主事梁公懷仁妻吏部公晉江人弱冠舉進士
聲稱籍籍節婦相其內治以孝謹聞于家宗黨中目
爲雙璧云吏部公卒于官邸時節婦年甫十九耳朝
夕拊膺慟曰嗟天乎誰當以輅車往乎既已扶櫬南
歸則絕粒闔戶誓以身殉是時節婦姑莊氏暨祖姑
黃氏煢煢然在也相與泣諭節婦曰夫死者有知誠
願血食爾夫弟尚幼吾二老人者桑榆之日有幾爾
即不愛一死將送往事居之謂何何以延宗祧見夫
君地下節婦乃始收淚飲泣罄簪珥躬織臬以奉甘
羹歡爲夫弟婚娶冀續夫後已而夫弟相繼歿祖姑
黃氏又歿節婦重與姑莊氏形影相吊也摧楚甚矣
節婦則益黽勉拮据維持門戶罔替又二十年而姑
莊氏歿蓋自節婦稱未亡人距之至于今艱阻備嘗
慘愴萬狀諸生事死葬之費紛集適交節婦一以身
肩之盡慎竭誠顙若畫於禮度居常毀形素衣與人
言無見齒之笑閭內外斬然有條也今節婦年且七
十矣襲壁橫珠矜然不滓閭里以爲完名焉

黃生曰節婦姑莊氏亦以貞行膺 朝獎梁氏蓋世

有節婦矣豈獨其賦性茂哉亦耳目漸靡使之然也
豫讓有言吾所爲此凡以愧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也
若節婦者足以愧世矣雖然願爲良臣無爲忠臣節
婦之志良足悲乎

謝氏節孝傳

晉邑謝氏自其先太守公以宦蹟顯今封君先生
九思太守公五葉孫也先生生五歲而父茂材公母
魏氏相踵歿惟繼祖母蔡在而先是蔡之歌黃鵠寡
也年甫二十三耳獨居一室撫遺孤與已女等其孤
每從外傳歸則勗以先緒俾克紹詩書業人謂翟東
郡繼母之德不足逾也逮撫封君先生茹艱持荼志
彌厲諸所爲殷殷顧復斤斤訓勅一如曩植孤時中
年家遭變落飢粥或時弗給第泊然甘之終其身足
不踰壺闔目不覩歡會曰未亡人何忍與内外宗婣

齒以故封君先生亦克自感憤蚤蜚聲橫序中而曾
孫吉卿台卿岐嶷穎發蔡已及覩之乃竊自慰曰庶
藉手報九京乎尋以壽終蓋身繫謝氏宗祊者凡五
十載封君先生幼有至性自問業就傳輒廢蓼莪遡
水木也即嚴大母訓惜陰焚膏無逸晷然昏旦必歸
奉定省以爲常大母疾叩天請以身代叱歿而執喪
營葬且戚且易居恒搏顙隕淚曰不肖於大母蓋怙
恃兼矣其何以圖報塞嘗夢晤蜀人李密相與酬答
語詳先生所自爲記中觀者異之先生二子吉卿台
卿同舉萬曆庚辰進士而先生以其子台卿累封知

府黃子曰古今稱祖母之慈孫之孝則嘖嘖李氏矣嗣是而齊宗元卿唐楊審禮皆少喪母為祖母所養元卿孝謹篤摯每祖母病雖在遠必為心動人目為宗曾子審禮值隋亂負祖母轉側渡江侍病嘗藥一似報劬勞罔極茲其一門慈孝差足與李氏埒美顧非有文才審禮一子宦而靡暨乃宗氏之胤無聞子重有文才審禮一子宦而靡暨乃宗氏之胤無聞矣今謝氏二惠競爽咸克惇世德奕家聲天之酬節與孝何隆且渥也余讀長君所緝行畧有慕焉因撰其大者次為傳

傳烈婦蘇氏傳有序

古昔淑媛貞婦不踐二庭者班班載在史冊彼其忍死植孤衡父母亂命截髮刎耳以矢靡他松柏歲寒之操非閱歷不驗至于殉義慷慨捐性命於斯須第一決之力易易耳間有求死不得而展轉逶迤如東漢荀采者方其懷刃自誓豈不凜凜然皦日秋霜顧其父喪令傳婢奪及擁入宅氏之室乃用術自衛重爾得乘間雉經夫死非難而撓之者難之也余睹傳烈婦之死不惟為之悼而又為之幸焉爰搦管傳之傳烈婦蘇氏郡城西里人也伯父侍御公封太守公兄學憲君以詩禮家法聞于郡中烈婦嫁為武榮傳熹光妻傳亦詩禮族也初烈婦之生也當學憲君登第之年封公奇愛之會母陳恭人之乳將以付諸保氏弗忍也而會學憲君內子恭人王亦乳子遂佐姑哺之封公謂烈婦有奇邁其鍾愛之逾篤年十七歸于傳姑陳善病卧床褥日久烈婦朝夕省問與諸娣姒迭伺盥膳姑懽甚語人曰吾得孝婦愈吾疾矣越歲熹光病烈婦祈天請代竟弗起父兄趨往視之烈婦已誓不欲生矣自是晝夜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遣侍兒請與父兄訣父兄至悲不自勝烈婦則慰

封公曰女子既嫁為人婦即長存無能供膝下孝養
兒死自其分無庸戚也又謂學憲君無過哀兄爲綱
常名教之官妹庶幾不爲綱常名教玷耳時姑陳暨
夫叔兄圖所爲烈婦慰者立伯房子廷佐嗣燁光事
定矣姑又遣老媪敦譬盡力烈婦答曰姑所爲汲汲
立嗣冀藉口全吾生耳顧撫幼兒延宗祏自有任之
者吾卑弱何能爲惟從夫子地下是爲永畢已疏奩
具跪致之姑所曰以此爲幼兒資散其衣服與侍婢
將永訣之前夕詣姑榻前跪白曰婦絕粒旬日無生
趣矣留一日則多一日毒楚惟姑垂憐姑哽咽不能
語亦不忍逆烈婦意詰旦烈婦更衣服拜祖廟夫靈
闔門理尺帛自經顏色怡然如生内外宗姻觀者人
人泣下時年十有九

黃子曰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荀慈
明漢代高士其對策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
禮義備則人知所厝夫慈明之論述如此乃家庭私
愛何其以姑息不以禮義也封公之愛烈婦篤矣獨
不爲嘔煦小慈以故烈婦上無阻撓下無牽戀從容
矢志視死如歸其天植貞性與家訓薰習交相浹也
吾故以此爲烈婦幸嗟乎烈婦真是垂不朽矣

田亭草卷十二

尚書贈太子少保黃恭肅公行狀

南京刑部尚書王恭質公行狀

勅封太安人先母王氏行狀

少司寇咫亭詹公行狀

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楊吾許先生墓

誌銘

周宜人墓誌銘

處士先兄岐山公墓誌銘

勅封安人薛氏墓誌銘

田亭草卷十二

目錄

冬三

南京刑部尚書我渡陳公墓誌銘

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仰恂楊公暨配贈恭人黃

氏墓誌銘

興化府學教授錦山林先生暨配柯氏墓誌銘

尚書贈太子少保黃恭肅公行狀

曆丙戌九月初七日南京刑部尚書晉江蔡參黃

公於臨漳里第閱撫按官為請卹典于朝公季子

崇方仕為光祿署正亦陳情以請 上下其疏禮

部禮官言公勲德純懿為國名臣於令甲宜從優卹

一俞之於是錫公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肅蓋卹典

冊隆脩焉先是公治壙于邑鐵甕山之原倣劉忠宣

公故事自為壙誌遺其子公子喬棟等業已遵治命

公所為誌藏諸幽矣頃復貽黃生書曰先恭肅公

遇自提損不欲傲身後榮名此生平夙志也顧不肖

田亭草卷十二

七

卷十二

孤軍遺佚前人之光弗一表著不孝之罪其奚所逃

茲將丐名世大筆勒銘于神道之碑以詔來許願足

狀之黃生不敢辭狀曰公諱光昇字明舉嘉靖戊

子為子鄉越明年己丑成進士令浙江長興長興故

劇邑也賦役浩穰吏緣為奸又多傳圖虛糧賊輸者

苦之公躬自綜覈定輸收彙券仍下首正之令俾各

以頃畝自實吏民憚公嚴明莫敢隱蔽繇賦為之一

清邑多豪貴人善請寄其百姓故善訟公屏謝覬遺

以古懸魚自勵人亦不敢以私謁兩造至前既得情

立遣之有訟庭如水之誼焉簿書餘暇則延諸儒士

爲校藝講業士斌斌多興起者居五年以治行冠兩浙乙未秋奉璽書徵是冬拜刑科給事中丙申遭母喪歸庚子免喪還朝復補兵科時信州柄國方與霍尚書韜郭通侯勲互相詆訐公昌言大臣宜和衷共濟而各分町畦日尋戈戟非所以尊朝廷定國是信州銜之辛丑出爲浙江按察司僉事然未幾而信州歸矣甲辰晉浙江布政司參議信州起家還政府道浙東諸藩臬多逆諸境上公第遣刺候導而已信州念前卻志甚然亦不能中也丁未晉廣東按察司副使庚戌晉四川布政司左叅政癸丑晉廣東按察使

田車草卷十二

公居官皆累閥積資若循階而登無少踰躐廼所至率繼聲蹟在浙江職董水利力排衆議修築捍海塘於凌諸暨泌湖蓄洩山會蕭諸之水四邑藉不苦旱湯民迄于今德之在廣東職巡視海道兼管市舶公檄下濱海郡邑嚴干掇之令諸小民修牢盆業及諸夷持貨貿易者爲詳譏察程緝算諸奸猾無得漁獵其間夷民均利軍興賴以饒給交南莫正中與土舍莫法翼爭立敗而來歸逆酋圍欽州索正中甚亟公密授俞都閩方畧伏兵海島連戰大挫之莫法翼歎關聽命卒定其承襲交南以

崖州之役

部勦諸將士討定徭黎賊厥渠魁而止事寧督府奏捷皆首最公功顧卒無異擢也公居恒語人曰人臣第以不欺事君以仁恕馭民天下奚憂弗治矣總粵憲尤留意爰書所平反冤獄甚衆新會盜陳文伯剽掠四出督府檄公及兩兵憲討平之諸將領獲一賊屍而緋袍目爲陳文伯也同事者心動將上功于督府公引狄武襄事折之竟中輟其不欺類如此甲寅晉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乙卯晉左使丁巳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宦蜀中久洞晰其民情利病嘗重編全省縣籍調適劑量吏無得以意高下

田車草卷十三

核秋糧剩餘米爲勢豪詭匿者抵免丁糧物料之派遂永著爲挈令比開府會三殿營建需鉅材蜀中公酌定郡邑大小道里遠近給其直輸運諸司期會文移旁午蓋揮畫瞬發以爲常且與諸長吏約曰緩課督杜侵冒玩視茲禁爲百姓豺狼者有朝廷三尺法在以故輦輸不絕而黔蒸忘勞公猶閔然嘆曰蜀民力憊矣胡可竭澤而漁矣於是題蠲醵司閏課黜商民困苦又奏乞停取丹砂免採麝金均蒙停罷焉庚申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屬苗夷煽叛疆吏弗能制公激厲士伍

將命大猷石邦憲安大朝等屬以兵事戒偵候
伏諸苗聞風瓦解矣遂乃宣布恩信俾携鉏飯犢
為齊民而誅勦其負險怙亂者復下令毋燔聚落毋
逆壺漿計前後所降二十八寨所招回流移軍民六
百戶事聞 肅皇帝嘉公功賜寶鑑文綺辛酉改工
部右侍郎尋晉南京戶部尚書先是振武營兵變成
主計大臣公至則與大司馬豐城李公協謀底定仍
疏請手朝曰按令甲江西湖廣轉饟留都歲漕百二
十八萬厥後歲輸遞減加以逋負漂失戍卒警警待
哺遂至脫巾乞念根本重地復會計原額部覆報可

明倫彙編

四

卷一百九十七

自是歲漕百萬石軍儲不乏卒伍無譁矣是時分
棟政公自疏議外絕不為私交分宜亦輿論用公
故楚蜀急則之楚蜀留都急則之留都公所裁定經
畧咸倬著績効而華亭徐文貞公雅相重亦頗從旁
推轂乃改公刑部尚書公慨念郡國刑獄率多冤濫
由長吏不奉宣德意乃疏陳六事曰重檢覆之官嚴
誣告之罪權輕重之情詳有詞之審懲奸慝之端省
干證之累疏入 上嘉納下所司行焉給事中沈公
東以建言繫詔獄公疏請蠲宥 上初弗許一夕思
公言遂特命釋歸中外快之通政司叅議胡朝臣坐

為繕司時事論永戍非其罪也公力為昭雪竟得解
肅皇帝英毅獨斷法官讞上獄詞多手自裁決或持
旨詰責廷臣凜凜公据經執法引律原情所委曲平
亭皆此類居而會隆慶改元新鄭相以藩邸舊臣見
柄用方與徐文貞公修宿讐忌者因並側目公公曰
吾可以懸車矣連疏乞骸骨得旨賜馳傳歸歸而捷
戶却掃寂如也庚午春蒲坂楊襄毅公秉銓公用薦
者言起家拜南京刑部尚書再疏辭弗允迺束裝行
抵留都而襄毅公去位新鄭方以編修典銓部給事
中韓某阿新鄭意劾公遲慢不恪勒致仕公賦性剛

明倫彙編

五

卷一百九十八

毅生平論學一以考亭為主重實踐而禪玄虛故其
視身居官咸確有矩矱筮仕四十餘載未嘗以寸楮
尺帛濡跡權門奉賜外家無它贏食不重味衣不襲
帛伯子喬棟自臨安守棄官歸侍貧弗克自給公怡
然笑曰真吾子矣里居約飭宗族屏絕紛囂日惟焚
香著書矻矻終其身弗懈云所著有四書記聞讀易
私記讀書愚管讀詩蠡測春秋米義歷代紀要陶集
註解杜律註解數百卷藏于家黃生自游庠校時輒
已知景嚮公既從宦疆半家居得陪公杖屨之末奉
渠誨故知公為詳謹次公生平而狀之俟大筆採擇焉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恭質王公行狀

黃生曰不佞狀司寇王公則祗頌今天子明聖云上冲齡嗣服而江陵相君秉政江陵者才相也剽管商申韓術頗有效然遂席寵靈顯赫弄威福遭喪奪情後益熾熾假歸襄事所至撫巡藩臬大吏奉趨走唯諾惟謹無論楚中矣是時按楚者御史趙應元獨稱疾不會葬而馳疏丐休闕下御史大夫某疏言御史持斧一方當竣事歸受察著為令日久今飾疾規避法弗宜姑息於是御史迺奉謹罷歸公時官戶部員外郎則為御史發憤疏抨御史大夫其疏畧曰頃御史趙應元用違例乞休斥似為法蒙譴者第相臣某襄事畢陳謝具列會葬諸臣名氏獨御史不與焉某紀綱大僚而承迎柄臣風指竊恐憑社煬竈之奸復見今日謂宜別白忠邪永為朋比戒疏入忤旨黜為民御史大夫某者夙稱清慈竟用是敗名公雖廢聲名迺日起矣公歸食貧家徒四壁立就郡城講授稍資脩脯自給所居距郡四十餘里率徒步往返以為常鶉衣藜食澹如也江陵歿上徐灼其專恣狀遂極譴之地下諸為所排擯淪落者立賜擢用公起編氓為刑部員外郎時萬曆癸未也歲中連遭喪

東按察司僉事尚寶司卿申遷右少卿大理明轉左公起家不二載而衣緋橫金躋在九列則旦暮手額嘆曰不肖沐主恩至渥矣何能圖纖埃報其惟寸丹靡改此舌尚存乎每朝廷有大議公常引諠力爭不為撓餘姚王文成公從祀孔廡廟議業已定矣公疏言其學術頗詖於祀典未稱寧國儒生吳仕期書詆江陵奪情頗傳播操江都御史胡某嗾屬吏龍某尋端逮覽之事覺法官當之謫戍公謂官吏聽主使人入罪者罪之如奸黨律法比明甚請擬大辟以埃乾斷此二疏皆孤立行一意不與時上下語不售識者謂晏子和同之辨宋人上殿相爭之風循幾觀之時追論江陵者日紛拏未已公徐譬解曰譴如是足矣已甚之恐傷國體蓋公之正直忠厚多此類丙戌晉順天府尹丁亥晉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輦轂下多中貴人請寄顧獨憚公通相戒曰是不畏權相者柰何其以私請耶干謁之風頓為衰止南中歲比苦侵公請發倉廩平糶汰冗兵節饌額民困藉少甦醒尋會勦太湖劇盜殲其魁上嘉公功賜寶鏤文幣已丑晉南京兵部侍郎庚寅改吏部銓省即稱華要迺佐銓者主坐囑畫諾耳商

丘太宰雅重公時時就公詢訪公亦時舉所知備登
顧靡以一私溷也商丘公自謂得所輔焉辛卯晉尚
書南刑部抵留都數月輒苦脾病公怡然喜曰造物
逸我以老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疏乞骸骨凡三上
乃報可公里居清約如寒暖而時割其餘貲急人困
阮一日謂所親曰人生幾何青山白雲之誌即不能
自題南陽新阡詎庸令兒輩侈之耶乃自營壽歲為
終老計甫竣役而公卒萬曆癸巳十一月初九日也
卒之日約友人遊紫帽山中戴星往返燈下健飯引
酌忽就枕而逝若虹化然距其生嘉靖戊子十月十

申帝堯嘉靖

卷之四下

日享壽六十有六公諱用汲字明受嘉靖戊午以詩
經領鄉薦三上春官不第廼改習戴禮舉隆慶戊辰
進士魁其經釋褐授淮安府推官淮南北走集地也
獄訟繁夥公一訊輒得情弗設鉤距弗事驚擊民惟
于罪者咸自謂不冤矣署邳州篆屬河工方劇行河
使者一切倚辦公公念民苦胥胥室鮮蓋藏則旦夕
拊循勞來之程工酬直胥胥無得漁獵其間且躬廉
約省厨傳民迄今頌德焉然竟以失過客懼遷貳常
德公攝守幾二載其廉平節愛一如署邳時暇時輒
正師席課諸士藝士靡弗自濯磨者時江陵勢薰灼

宦楚者率蔓附蠅趨公屹然不通一刺也丁丑擢戶
部員外郎蓋淹頓外服積十年所矣初公為諸生時
島夷犯泉猖獗甚廬落為墟客兵飽廩饋橫行市中
弗克以一矢加遺直指使行部抵郡公上書極陳其
害郡守庭詰公曰此有司事何與爾諸生公徐謦曰
范希文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矧鄉井事耶色
不為動諸生人人練服公公亦以是歲領鄉薦公鯁
直尚氣節性本天植即偃蹇宦途靡悔既登郎署矣
廼復用迂時譴斥賴天子明聖即其家用之閱十
載而陟崇臚遂令公信眉叩之皦然以功名終則豈

明倫彙編

九

卷之四下

非惇史美譚哉公世居晉江龜山祖諱端容祖妣鄧
氏父諱孫妣施氏公以三載考績贈祖及父皆通議
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及妣皆淑人公
配許氏封淑人無出公以弟之子肇績嗣已乃舉男
肇京肇績蔭為官生肇績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
公柩葬于邑三十六都海印山之原墳負土揖丙即
公所自營也先期請黃生為狀將丐銘於鉅筆惟公
大節炳煥聖天子知之俞禮臣請予祭葬仍予謚
曰恭質按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名實不爽曰質彰德
懿也黃生謹勒狀如右

勅封太安人先母王氏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鳳翔今何恃矣母夙康彊寡疾將卒之前五日食飲稀御而寢興如故不孝延醫奉藥輒揮焉然時時進粥飲精神殊王卒之日以是午語不孝曰夜二鼓吾將去矣吾所預治周身之具藏其篋中可啓鑰視也日昨某子甲有所請貸吾未遑應兒其以吾意餽之不孝暨家仲兄向帷側吞聲忍泣母呼不孝語曰兒髮種種矣宜強自愛母過戚又語家仲兄曰兒老且羸百日拜謁之勞深慰爾弗任慎之慎之已復拉不孝臂而撫之曰吾乃真有子矣呼諸

卷十二

七

李氏行狀

孫暨諸孫婦更迭入侍疊疊問答如平時燈時進粥母曰而輩猶未信吾言耶若之何其以填吾腹也二鼓闌母崛起坐曰吾去矣不孝泣挽而問曰母得無所憶耶母曰憶而妹耳請問其次曰邦復言訖就枕而瞑蓋吾妹嫁而早寡又苦迷罔疾此吾母生平痛心事邦復者吾母舅諸孫庠生士統也不孝業胡氏春秋舅文學公獻夙以是經著于庠則揭牖囊授焉母素德舅氏謂士統克世詩書業故瞻念尤焉云母卒之五十日而仲兄卒又十日而妹氏卒母若預知未來事者不孝既失怙恃終鮮兄弟嗚呼痛哉

卷十二

七

李氏行狀

正德己巳十月初九日卒萬曆丙申四月廿三日享壽八十有八茲卜以是年十一月廿八日祔葬於先中允府君鐵竈山之阡墓中片石願藉名世雄文以垂不朽爰捫淚捫管粗述一二備採擇焉母為郡南郭外之車橋里人父處士翁諱鐘有隱德媼黃任身七閱月而誕母初誕時膚肉重綴頭顱表裏瑩照觀者駭之然自襁緥中輒已寡疾病不妄啼哭處士翁恒自詫曰此非凡女也先府君初娶于丘繼娶于世處士翁於丘為同里以故耳目府君而心物色之比世母歿遂以吾母歸焉時大母林在養然故食貧也先是曾大父太學公應貢春官再試長安弗售悉其貲產以歿大父守軒公零丁孤苦日營糴菑糴而己先府君既任家督服勤劬瘁佐之寢用饒給不遭多難竟弗振母至則操作力勤紆紆統夙宵不輟自饘蔬糲而奉大母旨甘手口拮据備殫勞瘁八復故廬斥旁產為居食大母終殯殮諸費皆輸自母手先府君竊計財力匱矣顧猶嘗試卜壤一日以獲吉告母即携一橐置之府君前曰畚鍤傭募之直業豫具已先府君大喜過望謂從蕉下得鹿也母心畫周詳類如是母生未嘗讀書而性彊記自米鹽

以逮門戶縣後若簿籍司其腹中者儲蓄支撐纖秒靡漏先府君晚而暇豫受成焉不孝二昆皆世安人出先府君遺就外傳母度其根器鈍常煦煦柔之間語隣姬曰吾非忍以小慈妨大義顧棖桷難為棟徒費督過傷母子恩無益獨其課不孝學嚴甚晨趨詣塾夕眎篝燈即歲時休沐必呼置几前督之諷頌母嘗神採蓮之戲喧闐外不許一移寸趾間逐隊為母所伺輒怒而譴扑之非丐靈大母不得解母所督誨不孝即與二昆異乃至食一榻衣一色穀字卯翼一心見者不知為異母出也憶大母嘗持不孝摩其頂曰而母賢孝其報在子不孝童州入邑庠繫籍之日母泣然淚下曰恨遲之二載不令而大母見耳然課不孝學乃益厲性澹泊食不重肉絕葷酒念先大母朔望必齋則持齋一如先大母旦起櫛沐罷輒擁篲自掃除一室終其身以為常不孝曾趨而請代母笑曰人體太逸則不運耳豈乏使令而乃煩兒代為因又語不孝曰吾居母腹垂七月徒以節食飲調居起壽迄于今藉令兒輩循而行之何憂不百歲哉其以身教如此不孝竊祿先府君曾一至宦邸歸而母問京邸風景何如府君曰雨雪凝冰肌膚欲裂局戶

戶守寂桂玉重其風景具是矣自是每祈母就養輒固拒不肯往不孝從南雍解鞍歸居二載而召命至不孝方躋躅却步母曰烏有為人臣而偃蹇上命者乎夫兒直為母老耳吾尚健飯當趣裝與偕行不孝奉母就道由武林泛舟北嚮屬歲苦饑疫浮骸觸舟恒維纜登岸汲而上食母愀然嘆曰蒼生乃至此耶每飯多為之輟筋抵潤州戒途往而又屬歲旱郡邑吏方齋戒泛蜥蜴所至有餽餉者母預戒無殺生第以脯脯給諸孫食而躬啖蔬素閱數日不稍改行次永城永城令以蔬果餽庖人進饌則又絕蔬具也母喜曰賢哉令矣宜約飭廬兒勿有所傳索不孝唯唯越一程霖雨大霑母大喜曰此非永城令雨乎不孝咲答曰安知非太安人雨乎母亦為莞爾一咲是時江以北道殣相望與人應募者胥檻縲柴瘞不堪役母心憐之每抵郵舍即犒予酒食貲千緡募宿恒節其勞逸勅諸從行者毋或督促諸與人遞請於郵吏願得御太夫人之京邸至良鄉環拜而列曰吾儕奉摩耶夫人登維羅衛國矣居京邸幾二載而不孝以病謁告奉母南母語之曰而家箕裘中替至於兒之身而振之豈伊咕嚕之效實惟祖宗厚積以

有今日今第宜勉修陰德圖報稱耳母性好施予自就養歸則益捐茵簾振戚屬不孝所進俸餼索無留焉即隣媼里婦獲一奉盼昧者咸饜所欲以去居常奉西方大士每焚香祝曰願兒善飯願諸孫守家法願老身不疾而化餘無敢觀云馭家素儉厲晚乃更為和煦諸孫有過第敦諭今自洒改即不孝有所訶譴常用好語譬解不令一加笞楚也不孝棄喪歸氏婦頃歲嫂楊卒母皆哀悼其竟暮歲不張樂不赴姻黨招邀不以壽日冠帔受賀獨立時嘗語不孝曰吾百歲後乃無一持喪之婦耶言已墮淚以故不孝

日不直卷十三

哭

十

李文三百九十一

命兒姪輩皆為母杖以志感焉不孝官編修值上登極恩母從先府君封孺人逮為修撰中允值兩宮徽號皇嗣誕祥恩兩封母為太安人竊惟不孝翔謫劣自策名通籍垂三十載于茲間奉母祿養者二年前後周旋子舍者十有六年進不能宣猷報國揚母令名退不能治家園娛板輿儼古閒居之賦欲報之德抱恨終天顧惟母閨闈懿範足輝彤管不肖子如翔當如庭簪之景讓碎魚之堯咨附賢母冊為世嗤笑所不敢辭焉伏惟仁賢大君子采錄而表章之異日不孝從母地下庶有所藉手

少司寇咫尺亭詹公行狀

少司寇咫尺亭詹公自請告歸則已遺情世外營塚于南安觀音山之麓時集親朋宴眺焉今公仙逝矣大夫三月而葬禮也顧禮當俟卹典墓當有銘不佞為公石交以諸大夫國人僉言當具狀乃按儀部何君所紀公行畧及不佞所睹記而叙之曰公諱仰庇字汝欽咫尺亭其別號也初祖敦仁公五代時為安溪邑令因家焉既歿而邑人為創清隱祠至今俎豆不替公父諱源登弘治乙丑進士以戶曹郎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官至憲副公之登進士也以嘉靖乙丑其為御史也亦隸雲南道人稱作述奇觀云公自幼有識量膽力憲副公心奇之年十二而憲副公捐館未幾伯兄繼之家釁外侮存臻時公已遊邑庠矣御史大夫南昌熊公方守郡器重公力為之擁護事得直尋遊南辟雍從學邑先輩鴻臚卿史公學日益進甲子領薦南畿連登第授令南海公才具敏贍而性侃諤主以廉潔於上官無所阿承小民以事詣前者卑辭寸懷咸得自盡也有窮里巨猾掠人於廣野巧為藏匿索其家金錢若交易市中莫可踪跡至是有陳牒邑庭者番禺人也公屏左右問狀具得其根株數穴

日不直卷十三

哭

十

李文三百九十一

請捕卒於備兵使者密授方畧捕獲一二巨猾窮竟其所匿者即遣歸而并按諸盜致之辟游徼卒獵賄其土之盜而誣指泉漳行貨者捕諸官沒其貲將以爲戮公覈白其寃先後所全活百數蓋終公之任盜賊屏息商旅獲安嘖嘖頌公德矣鄉縉紳龐公極稱公令政所擊節嘆賞則曰吾邑令最便民者在一條鞭法蓋其法總括畝數定額徵輸龐公撫兩浙上其議通行寓內則自公初始云居三載以卓異稱徵入爲御史會 上命戶部購寶石珍珠諸物責三日取辦大司農吾閩馬公都諫南昌魏公諱之不能得公

日亭草卷十三

十六

卷元

疏言珍珠寶石多藏中貴家上供日亟則索價逾倍今南北多事軍興之餉而徒貴異物坐費萬金仲虺不殖之誠召公寶賢之訓惟 聖明留念焉明年春內官監辦製烟火進奉元夕火藥突發所延燒內房十餘間公復疏言逸欲害德近習僨事宜嚴懲其不恪者凜宴逸之戒杜諛奉之階其民間上元燈市爭鬪奇麗男女溷殺淫侈之俗并宜勅廠衛禁革疏入俱寢不報而是時 陳皇后遷居別宮寢疾危困公以巡視皇城遇醫官出自禁中具言其狀則拊心嘆曰事關 聖德孰有重於此者乎知而不言死有餘

罪即其夜然燈具草明日遂以疏上曰臣聞帝之有后如天有地故名其宮曰乾清坤寧夫惟乾坤忻洽泰運乃昌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皇上爲宗廟神人之主者也竊聞道路流言坤寧宮曠而弗居積有歲月又云 睿體抑鬱成疾 皇上畧不省問有如萬一不可諱其爲 聖德累不小臣願皇上一聽臣言還 皇后于坤寧宮時賜問慰即臣蒙譴死猶賢於生 上覽疏爲心動手批其疏曰皇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移居別宮與安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妄言姑不究初公疏上聞者謂禍且不測及得 旨中外懼傳謂 主聖臣直迺今睹之然爲公慮者謂公今且休矣批逆鱗而嬰嵎虎不可爲常公奮然不顧也會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勾稽簿籍莫從寃詰公疏言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租地稅糜費不貲動以供御爲名肆行侵冒利入私索過歸 朝廷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等官備數應留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又惟人主之嗜好左右視爲趨向四方繫以安危今該監所開工作諸費如鰲山花欄龍鳳船鞦韆架金櫃玉盆之類皆作無益以害有益滄海之漏卮易涸狐鼠之

日亭草卷一

十七

卷元

窟穴難問伏願慎儉德屏玩好近侍諸臣或以織造
采辦逢迎者悉屏斥之以彰 聖斷疏入 上震怒
有 旨詹某悖逆狂妄着逮至午門前杖一百黜為
民公官臺中八閱月耳而四上疏疏多指斥中貴人
以故中貴人齟齬之摘疏中一二字以聳激 上而
公之蒙譴重矣當公蒙譴時淮南西蜀江陵三相公
合疏論抹所慰存公尤殷公既旋里或謂公宜報謝
者公曰吾罪人也而通姓名於朝貴接諸分義謂何
竟弗通一赤牘也公屏居多暇則築巢書舍構城
南水榭輪扉重具圖籍滿前時招邀同社友分韻賦
詩相與馳域外之觀攬溪山之勝而已今 上登極
詔復諸言官譴廢者如前給諫東明石公磁州李公
皆用原官賜環而公遷粵東參議是時江陵相與
大璫保表裏操官府事相得甚懽大璫保即曩齟齬
公者也江陵相憚拂其意又時時語人曰我知詹君
詹君乃忘我耳以通輿議故不得屏公田間故特從
外轉云公聞 命忻然曰吾起編民衣緋橫金沐
主恩高厚敢擇官而出乎遂東裝抵粵東任居閱月
丐疾歸自是徜徉林壑者十三年逮江陵卒大璫保
遂滿州張相公棟政世道更新吾邑郭中丞奉 持

旨召還於貶所方擬徵用公未及也姑蘇兩相公嗣
事太倉相公知公深郭中丞還留臺亦即疏薦公而
太宰海豐楊公大司寇關西李公副都臺南昌魏公
采輿論亟欲得公以襄時政於是公起家參江右藩
旋轉副憲山東南京太僕少卿不二年晉左僉都御
史或謂公栢臺事自有主者公第優游養重足矣公
笑曰是協理為具員而使我以尸素負 國恩也諸
所振刷論建如申飭御史出巡事宜定擬章奏體式
為吾邑蔡虛齋先生請謚侃侃縷縷不覺僭長侵官
為嫌時論益歛然歸焉中官鯨者陰撓輟政閣部力
攻之 上猶豫未決公抗疏言巨奸不除群疑未釋
懇乞亟賜處分鯨即得 旨斥逐矣公意氣磊落心
地澄瑩其持論一以正紀綱崇體統為重於人情異
同一身進退絕無所顧慮然齟齬公者至矣遷佐司
寇甫數月遂引疾乞休或尼之公曰同朝事 主友
誼也合則留不合則去侶猿鶴而衣薜荔吾所素諳
已姑蘇相公使人謂公公東山夙望朝端藉重少須
吏大卿及矣而是時淮撫缺關西李公方晉典栢臺
事議暫借公淮上以竣召還公直答云大臣進退以
道耳僕能避世不能避人連六疏乃得請公遂飄飄

出都矣公家居寡接惟與二三同志譚古道今布衣
荀與留連溪山間如曩遇節辰或佳風日必修禊登
高攸古人故事興至必有賦咏皆超脫工鍊瀟然物
外之思歸而捷戶謝客泊如也行部使者郡國守相
旌旄相屬不獲一望見顏面顧時時伺公言論為時
政因革民之困紓稅之輕重者得公居恒慨歎之聲
焦蒿之色而閭閻賦畝脉脉蒙覆露矣每朔望拜
謁祖祠誡詔子弟雍雍然咸執于度廬兒戢戢無敢
叩首里中者聽事設二屏大書君子之道四及博學
審問二節常在左右而括為聯句懸記於柱蓋真修
學問具此已以故公居鄉使人有所慕而為善有所
畏而不敢為不義其真修所格也公自登第四十六
年宦游中外者十年而已其餘皆林居之日兩臺奏
薦歲無虛刻其云宇宙偉人乾坤正氣縉紳罕面走
卒知名則識者謂最中公之實云是歲春公詣清隱
公故里裴裏祠下越仲夏乃言旋時不佞病幾死公
視不佞者再而公亦病矣公始不豫輒語所知曰吾
其與世訣乎亦時時對親賓譚笑不佞視公疾者三
其最後公已先期沐浴猶譚笑如常也蓋不佞肉
者四十餘日辟穀者七日神氣清朗溘然而逝於正

寢其得正還真如此不佞長於公一歲追隨日久今
亦為幾死散人矣伸紙握管不能成章竊謂公立朝
大節居鄉雅操人人鄉慕之亦人人能言之何儀部
君謂公俊偉光明豪傑之作用繩檢律操聖賢之家
法真善言公者不佞烏能贅一詞矣是為狀

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楊吾許先生

墓誌銘

余束髮治經生業則聞邑中有楊吾許先生先生業尚書最精傳訓故繹旨歸以教授于里里中徒衆特盛諸高弟以其業顯者殆十餘人子國誠領庚午鄉薦國璣丁丑成進士官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蓋昔西漢盛時經術浸著如濟南伏勝千乘歐陽生輩咸治尚書學爲時所宗子若孫仍衍其傳以有聞于世以先生視之奚多讓焉當先生發憤下帷也蚤有聲于黌校間每鉛槧則人人讓矣顧久躋塲屋先生攻

明倫彙編

卷十二

孝友言行

苦茹辛目爲幾青然不以其故稍懈也課其子學諄諄訓勅務在崇禮遜服仁義爲本匪徒督咄嗟以獵世資者祠部君宦留都馳書迎養先生忻然奮曰大丈夫生而懸孤志四方也吾足跡所至跬步不越會城此與埒并龜奚異吾將泛舟劍浦問躍龍古津跋富春山陟子陵釣臺勝槩浮鷗夷之濤訪闔廬之城向金陵縱覽焉先生既至留都輒病不起時上方崇徽號兩宮加恩臣庶先生以例獲封如子官矣蛭諱執中字順可先世家晉江廿九都下倉里六世祖烈始徙居城西五傳至古淳公鳳娶某氏生丈夫

子二先生其長也事父至孝每舌耕所入輒罄之以供甘古淳公好賓客有客至輒昵譚先生爲力致醴饌期于款洽懼失嘉賓歡傷父志也篤愛其弟用中凡授徒講肄必携與俱比既長爲治冠姻如禮衣食與共有無古淳公慮仲子惰故令折箸以難之先生泫然出涕曰夫繆彤以諸弟婦故至掩戶自撾即大人有命兒奚以自謝於人言耶請合爨如初古淳公乃笑而許焉先生性素甘貧力學辛酉壬戌歲連大侵弟某及父古淳公又相踵沒先生匍匐喪事自課子頌讀外無復他營比二子以科第起足明意得矣先生自奉愈益菲日誦蘇長公養福養德養財三語布衣糲飯若將終身昕夕闔戶自守郡邑有司罕獲識其面咸稱之曰古篤行君子也先生之名不待應詔命論石渠而始顯矣國誠等卜以萬曆八年二月初七日葬公于邑三十二都許田山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爲之銘曰鵬鋹其羽翼爰有二雛字之伏之啓彼壯圖二雛振振跂足九衢齊奮雲翮以慰桑榆鵬也長往而不少需有赫天章既言潛夫樹德食報厥應匪誣

田亭草卷十二

卷十二

孝友言行

周宜人墓誌銘

周宜人者封奉政大夫西浦林翁之配南京戶部郎中登卿君之母也登卿君自留曹丐疾還里同年友黃生過而問焉曰君胡無疾也君捧心蹙頰謂黃生曰不肖喪吾母逮于今十有三年矣曩困諸生時貧弗克襄事自己丑叨第以來執役中外格于例不敢有請又惟受國厚恩靡能効涓埃以圖稱塞未忍遽棄官歸也昕夕念之寢食靡寧以刺結于衷不肖之疾甚矣時黃生方徬徨奔走營葬其父而君亦四出卜地每黃生曳屨攝屐披荆榛而陟崇嶽輒與君相先後也已乃一日詣黃生瑩廬再拜稽首言曰先宜人兆域既獲吉于奎支山之原距吾家青陽五里而近龜筮協從茲且卜日封窆矣憶先宜人歿時不肖雲程亦苦劇疾昏憤中不能奉吾母永訣稍間始知之蓋慟而絕絕而甦者數四也抵今追惟猶含酸茹嘆而先宜人之志又有甚可悲者先宜人無他子然不以隻子故為煦煦小慈程幼齡即遣就外傳受書每塾序歸輒摩其頂語之曰吾生平酸辛幸者爾一頭顱耳爾宜力學以光而門閥慰而母望程不孝不獲以其祿養又遭延及今而始克葬也程何所逃罪

田亭草卷十二

廿四

黃四三項十六

哉願子銘之俾有以自解者嗟乎君之情可謂甚篤矣今夫菽水可以為懽歛手足形可以為葬其分域定也顧力願自致而時有所待則仁人孝子可以情裁之而以權通之君以今日之力厚誠信而襄大事即使蚤為之其豐嗇孰與今多矧獲被恩綸以光賁幽宮尤足慰宜人於九原之下而君獨悼恨哽咽若不能為情者則信乎君之克孝而宜人之有子也君又稱宜人事舅姑孝處妯娌睦相封君公纖密而勞勸其內行純備皆人所難宜乎食報之豐顧僅以五十之年溘然長逝使其子抱無窮之痛也豈所謂天之未定者與昔賢有言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負米之恨黃生方與林君共之而何能為君解乃其葬之先後緩急則君可無復論已宜人葬以萬曆甲戌二月念七日宜人慈祥慷慨家無腴積而不屑為厚營姆氏沒諸兒女俱幼宜人鞠育之如已出為其婚嫁皆名家今諸兒女亦追戀宜人如母云宜人之所積者宏身後之福方且未艾奚必于其身享之也銘曰近計樹穀遠計樹木計遠者其享盈計近者其利縮則宜人之食報于子與其子之所以安宜人者夫烏乎較其遲速

田亭草卷十二

廿四

黃四三項十六

處士岐山黃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翔忍銘吾兄耶兄卒萬曆丙申六月十三日距吾母仙逝重五旬耳當奉母永訣時母念兄羸弱戒勿毀瘠時溽暑酷甚兄與不肖翔倚杖吐哺而酬弔賓日殆無寧晷也不肖乘間諷兄曰兄憶母囑言乎宜稍節勞自愛兄不答不肖復因所親以意諷兄乃答曰吾非不勝喪者奈何重自愛而闕劬勞報然卒以瘁病弗藥嗚呼痛哉兄病雖瀕殆而神弗亂卒之前一日方修母齋薦次日祇祀事皆兄揮書也又輒於簣上頌首曰兒逝矣願少假須臾申一念乃

白雲草卷十二

廿七

張瑞智

覲母地下祀事畢兄遂啓手足而瞑嗚呼痛哉兄諱鳳翔字子岡別號岐山與先長兄棲山公鳳梧皆勅贈安人世母出兄生週歲而世母歿吾母王太安人嗣撫之日遺嫗弓乳于里婦夜則啖以菜餌通病迨起重乃生全然自幼恒苦羸疾稍長就傳善鑒頌日所記常數百言獨至操牘握管則憤憤母憐其多病每寄聲塾師願從寬貸先中允府君亦弗浚責也比不肖以警慧稍稍穎出先府君乃一意課不肖而輟兄學兄性素悃悃既以父命廢頌讀亦不能馳騁爭時作治生計未幾而不肖舉于鄉矣則益從里中

少年醵杯酒社酒不至酣不屑爲關奕擲盧意錢

諸戲取娛適而已間料量餘貲屬僮僕積著稍權子母自給然其於出入盈縮靡所勾稽即狡而耗焉置弗問自不肖從宦歲歲割俸爲兄壽兄絕不以營產業或供婚嫁或佐賓客者醴惟時所緩急故生平不苦匱乏亦不能致富歲居恒語人曰人生猶寄耳食不給乃問田居不給乃問宅何至貪積聚仰機利重自苦爲嘗一視不肖于留都出遊牛首山登雨花臺忻忻自喜曰吾庶免闕觀之誚乎別抵里則益從鄉長老醵杯酒社鄉長老愛兄和易無不人人願交惟

白雲草卷十二

廿七

張瑞智

者兄時舉舊京山川途中景物以資譚笑至譚及官府事則噤然默也不肖里居得謝干謁約飭子姓虛兒不至爲閭黨羞兄實有助焉女弟適李生者蚤寡有心疾母嘗就京邸養則屬兄迎致于家兄語嫂楊曰是吾圖報之秋也爾必勉之嫂奉兄戒朝夕撫摩省視惟謹母聞之踴躍懽甚蓋兄之孝友類如此郡大夫采鄉評延兄蜡賓兄感頌言曰吾安能以逍遙之身俛仰貴人前卒不赴里隣尤以此高之兄生嘉靖乙未七月初四日距其卒之年享壽六十有二娶張志顯女蚤卒繼娶楊智女先兄卒子男一源中娶

廣石布政使史公朝宜子太學生繼倫女五
序生潘濂適廣東僉憲王公宗會子序生應泉適
州少參李公繼芳孫授適高州別駕林公宗和
梅一未許源中卜以萬曆丁酉十二月初四日未
柩葬于邑三十九都蓮花坑山之原背丁酉癸卯先
曾祖大學公所葬地也兄以萬曆甲申冬改葬世母
及長兄棲山公嫂張氏于茲山迨萬曆壬辰冬嫂楊
氏祔焉今源中奉以合穴禮也銘曰甘貧不必如李
次貨殖不必如端木賜取足焉無餘親游聞公子名
不必如宛孔氏用纖儉起家不必如周師史取適焉
不為侈幼也以繼母生老也從繼母逝方諸古人庶
幾哉宋思禮楊伯威之儷

明詩草卷十三

廿九 張瑞言序

勅封安人薛氏墓誌銘

安人薛氏晉江節孝里人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
直齋公時通之孫女例授冠帶儒官友塘公天榮之
冢女余黃生鳳翔配也生嘉靖辛丑十二月廿八日
卒萬曆甲申六月十七日得歲四十有四子男七淳
中正中質中俱郡庠生泫中翰中潤中顯中女三安
人歿余不再娶納側室李氏男翰中潤中顯中暨第
三女生焉皆安人子女矣孫男七楨胤茂胤正中出
樞胤啓胤箴胤矩胤標胤質中出孫女三先中允府
君與外舅友塘公比隣而處出入相友最懽也余自

明詩草卷十三

廿九

張元吉序

重州頗謬負時名友塘公請以其女女焉先府君固
辭曰君有貴介弟齊大非偶友塘公請之力且嘲先
府君曰吾女恨不男子耳何遽讓賢即而足下故自
引重也兩人相顧大咲先府君遂以余壻于薛矣安
人來歸三年余舉于鄉又七年而余成進士余一官
偃蹇十五載為郎惡衣糲飯安人殊與余甘之歲癸
未余領南詞林安人從而南阻風真州余逼簡書期
登陸趣往屬風便揚帆中流颶發旁舟蕩漾盡沒安
人與兒質中叩天而禱卒無恙既抵官邸則頻顛謂
余曰今乃知畏途矣倘微天幸獲抵里後不能復追

隨矣余聞其言駭之越歲余典留雍而安人卒初安人病喘余謀為召醫安人固不肯曰醫非察脉望色罔效也姑已之忽一日痰壅遂弗甦安人穎敏識大義初歸余時盡斥其貲裝嫁余妹且自詫於吾母曰將來固自不乏此耳吾母督余學嚴甚余時歸自外館安人察吾母意弗憚輒陰遣婢媼告余不迎余語也余亦以它事趨出以故吾母甚奇愛安人友塘公亦倚安人若丈夫子即方伯南塘公為其兄立嗣友塘公晚得子而從家折產咸咨安人乃定秩然諧物理人情也已已歲余卧病謁告歸安人為余祝天減餐請以身代吾母意弗忍每午膳輒停匕飭以待安人第殷勤視膳耳凡七閱月迄余病瘳乃復午餐如常性素儼勅凡閨閭屑注皆目畫意授不嚴而肅余室居無妾媵之侍或見謂操余急然實余益友藉令安人至今在詎寧以美疾易藥石矣自余宦游安人恒於邸中課婢媼織泉弗輟余為稱引公儀子事安人笑曰君何迂耶士頌女織各自為業君迄今不廢頃讀何以也且吾姑老矣手製一帛獻之孰與市中物耶兒輩迎喪歸携其手澤盈篋吾母為泣然出涕不忍視也安人歿今十餘年而靈爽弗散時時見夢

於余言禍福輒驗友塘公將卒之前一月夢中告余吾父且永歸矣願善視其送終事戊子冬告余曰徵書曰夕至君其趣裝不數日而聞召命蓋其大者如此余寢舍與安人慢櫺東西對峙子夜恒聞扣櫺聲余偶起巡簷步而聲益急余惶駭以告吾母吾母乃焚香持玆祝曰子宜即寔窆久矣若夫子性猶豫屢卜屢改子所為弗寧居乎擲玆卜之果然嗟嗟此余過也時余已卜地于邑二十七都田亭山之原距郡城將十里而近且東郊夷遠也形家言悉置勿譚今後世子孫歲時視阡壠良便遂決計營二壠負癸抱丁以次年萬曆乙未二月念九日申時兒淳中輩奉安人柩葬焉虛其左泉郡俗凡婦人卒則私為謚實僭也方安人歿時余沿俗私謚曰恭懿今于其葬也削之銘曰子之幽宅為余樂丘萬形同盡孰短孰修子雖不壽多福自求余今老矣社樗與儔寓茲逆旅以樹松楸匪子之故營余菟裘時適去耶飄然不留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我渡陳公墓誌銘

萬曆癸巳四月二十二日大司寇同安我渡陳公卒于郡城之里第距其生正德己卯十二月初十日享壽七十有五公子金鑑卜葬公于晉江一都磁甕山之原即公所營樂丘也先期纂公宦蹟行履及持少司寇廵亭詹先生所爲狀謁余請銘余從公宦兩都又周旋梓里最習不敢以不文解公諱道基字以中世家同安莊江坂尾曾祖安祖材父北溪公光節代有隱德公貴而贈祖父父皆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北溪公猶逮公養封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生有貴徵

田亭草卷十二

三十一

李文三頁

少警穎異凡兒侍即公心器之携詣郡城就學因卜居于郡之黃甲里遂爲晉江人爲郡諸生有雋聲嘉靖己酉舉鄉薦庚戌成進士授浙江嘉善知縣嘉善劇且饒公雅崇廉約謝一切餽遺請寄兩造至者立剖其直枉諄諄慰諭遣之吏民畏且懷焉邑故無雉堞屬島夷寇擾旁郡民荷擔立公爲設隘堡嚴偵伺捐俸儲廩昕夕營拒守計四封卒賴以完比公去遂罹寇變民用益追思公云公之去嘉善也實奉璽書徵聞母林淑人訃奔歸服除詣闕下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右廣報命復出按左廣二廣編戶錯繆

田亭草卷十二

三十一

李文四頁

而居官其土者率用雜夷之政治之左廣又號腴數吏漁獵厚自封所由來日舊公攬轡往輒振飭風稜郡邑吏應聲潔雪諸所興革咸足貽方來畫一利拓林叛卒流剽省郡城門畫鑰公命洞開諸門榜諭以禍福遂戢戈稽首遠遁稚耄竄投傳聞者數萬計卒無恙識者預覘公戡定雄畧矣乙丑以積望擢太僕少卿丙寅移鴻臚卿于南京時蓋有陰中公者隆慶丁卯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戊辰爲廣西布政司叅政公所至怡然曰內外皆王臣也奚擇焉然公評久乃益定矣己巳遷浙江按察使庚午遂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即歲改應天巡撫時新鄭柄國方修華亭宿憾意公外調時華亭尸之且藉手爲釋憾地公漠然不以措意也而先是撫三吳者負耿介頗峻厲警擊猾少年競起告訐肆角持爲效利士民病焉公曰琴瑟不調鼓而更張茲其會已乃檄下所司第不得軌法有所縱舍諸告密株連者置勿問謬持人短長快睚眦者必罪無赦自是告訐之風頓爲衰止吳中人懽若更生顧獨念閭閻彫罷冠蓋棲船相屬則勅郡邑吏無或飾厨傳媚過賓頗如前撫臣要束公復躬節縮爲之倡吏斤斤罔敢踰越

有竟失貴近意而言官復搢搢臣微指遂誣摘
公短公解組行矣公歸未幾遭侍郎公喪請禮捷戶
營樂丘于先隴之側若將老焉丁丑廷議用宿望起
公開府蘇鎮屬虜酋款塞邊候息烽至則閱部伍除
戎器凜若與虜對壘者幕府市租悉覈爲饗士費總
戎某者倚與援善乾沒亦斂手就羈帶也江陵以歸
葬故往返良涿間督臣躬迓道左視供張公獨謂督
臣曰不佞請代公視邊析其挺持不搖如此戊寅遷
南京大理寺卿辛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
尋以工部左侍郎召入督 永昭二陵工既竣事詔
加二品服俸癸未遷南京刑部尚書南曹故開局惟
畿內刑獄頗稱繁夥公先長棘寺時已積著明允稱
典留刑幾三載尤精意爰書慎識決兢兢三尺雖有
勢如山弗奪有孝廉以扞罔黜者百方營解甚力權
貴人強爲消雪公力持之弗爲動忌者乘是中公于
是言官復摘公短然不能有所厚詆也公慨然曰歸
休固吾願矣再疏乞骸骨竟得請公脩幹豐賴電目
聳觀性亢挺自負一中讒弋再被謗書不以其故少
貶嘗曰我道固是耳家居啟門寡接人弗敢以私干
而獨篤故舊崇長厚既爲列卿見鄉先達遂巡隅坐

如故其接鄉後進則輒請毋固讓鈞禮乃罷所汲引
薦達爲多里中無少長甚鄉重之晚歲獨寢一室左
圖右史布衾縑帷蓋其性所安匪矯云公配蔣氏封
淑人子男二金鉉郡廩生以陰入太學金鑑郡庠生
女一適太常寺少卿池公浴德子郡庠生顯京公之
歿也閭撫按官爲請卹典于朝 聖天子念公耆碩
予祭二壇遣中書舍人來董葬事葬以甲午年某月
某日塋負乾揖吳銘曰矯矯司寇莊江毓神徙居于
晉徽譽振振自他有耀曩應在陳公叶厥繇爲時聞
人馴雉乘駟廟所珍培風斯奮既抑復伸南北節
旄策足要津直道終售猷望嶙峋職司喉舌履近星
辰縣與歸來蟬脫坊塵屯膏未究旦評方新傳說乘
箕桑扈還直辭哉佳城先公與隣綿綿慶澤赫赫明
綸勒此銘章以永弗泯

大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仰恂楊公暨

配贈恭人黃氏墓誌銘

仰恂楊公諱佩訓字維式舉隆慶庚午省試第二明年成進士累官黔大參而以蜀臬憲中議弋當左調歸日徜徉林壑陶然也嘗私語所親曰漢邴曼容宦不肯過六百石吾叨竊逾涯第以此畢吾生焉足矣居數閏月偶過其弟茂才佩範方引酌深譚忽中疾昇歸舍弗藥而卒公至性淳篤愛弟如子愛異母弟如母出從宦餘貲持以畀仲季無失業與人交迢迢退讓表裏洞徹每命觴對奕笑言啞啞無城府町畦

廿六 卷之六

人亦不得而溷也卒之日宗黨里閭咸以喪此德人為恨焉公釋褐為戶部主事居二載奉贈公諱南奔免喪復入戶部出典潁野關稅公搜剔蠹剔諸胥吏近習靡弗灑指奉法者追遡往額校數歲之中以為程始至量征之稍充則量蠲之額將盈則又蠲之戒停滯省餽餉要以下不病商上不乏供而止仍擬其事宜梓為例嗣事者有規隨清靜之慶焉竣事還朝大司農深器公復請遣公督徐州庾兼董推舟公所為埴弊實時稽驗一如曩日理吳關狀舟無苛索振無羨耗諸榜人漕卒歡聲載道即署間稱廉能吏

日序年卷十二

廿七 卷之七

必首舉公屈一指矣積資閱以即中遷四川參藩駐涪州藩司贖無旁午第與上下吏報答相可否公不喜陰陽人意持謙如山即大吏無所屈會有大木之役直指郝劾州縣科派者七人合州守劉某與焉劉居官廉公寬之銳身為白郝甚甚而合州民詣闕號劉守寬甚急劉事解得不免官郝疑公主之愈大恚遂論調公改參粵西藩公嘆曰畏途瘴鄉奚擇焉此身乃猶故吾耳至粵西則讞決爰書表率屬吏皆凜凜如故徃徃煽亂督府調蒼梧兵討之凡發縱借筋必仗公而決事平督府論薦公即擢副粵臬備兵桂林乃忌者復中公蜚語當得調時公意已勸游矣盤旋里居者凡二載所親或勸之駕曰子年甫彊仕耳而偃蹇清時得非不足君所乎公乃復捧部檄入蜀董叙馬瀘兵事駐節馬湖馬湖故牂牁地也漢夷錯處憲使者新自長寧徙鎮焉其署宇錢穀問伍營營若新造之家公游及應之繕儲蓄釐軍實飭將吏毋獲生事土酋望風帖息郡遭回祿延燒千餘家公從便宜發粟賑之所全活以萬數烏撒土酋死二子爭襲紛紛如亂繩公奉兩臺檄細訶其倫次情形出片語定之酋頗頹謝曰得楊公一言賢於十部從事

矣行縣之暇召人士為會面加品藻不啻若子弟凡
經公甄識擢巍科者若干人播揚酋始發難時有議
主撫者公爭之曰虺不摧而蛇若何亟上三策請勦
之秉鉞者屬公西路監軍會北路兵失利諸將卒皆
披靡散公下令堅壁獨與參軍曹希彬殿後師以還
即同官咸服公勇略矣公居馬湖最久遷黔中大參
而直指論撫者失策并波及公復從左調公默默不
自明也人謂天之返公故里也盖有陰祐焉忌者之
力宜不能及此公始祖曰不語居士元時始居晉江
三傳至知善知善生祐保祐生璇璇生和和生寬

卷之四百

稱雲龍先生生六子季曰恂齋公鸞嘉靖丁酉鄉進
士官輝邑令是為公父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公母
陳太恭人郡華族也公配黃恭人教諭西村公女大
司寇恭肅公姪女也恭人生而婉婉及有家事舅姑
孝謹甚其從公宦邸諸所嚴屬餉僮僕能一一愜
公意衣麤食糲與婢媼同作苦曰吾以佐君子廉耳
晚念公獨子為置妾媵以需當夕樛木逮慈而螽斯
未廣蓋終其身有遺憾焉公子師尹卜葬公及恭人
于某山之原先期來請銘曰先公於先生筆研交也
且誼在姻戚乃敢以不朽累嗟乎公達人也余豈敢

諛公憶公始自蜀歸時余亦謝南雍抵舍嘗投壺對
酌左握矢右持觥向余笑曰李謫仙蜀道難有歌兄
能為我誦之乎余誦其半弗能竟也公曰足矣為引
滿舉白者三乃不意再入蜀而再躋又不意歸自蜀
而長逝也聊掇一二以銘公墓曰噫噫蜀道難兮難
於上青天匪蜀道則難兮人情乃險於山川錦城豈
云樂兮不如返故廬人也何尤兮彼蒼胡弗假以年
天不可問兮惟令德其永延偕如賓而藏夜壑兮孰
與天梯石棧相鈎連

卷之四百

興化府學教授錦山林先生暨配柯氏墓誌銘

司理林君學曾將葬其二尊人率弟姪謁不孝請銘墓焉不孝方廢蓼我伏草土謝病未能也司理君懇請曰同病相憐先生得無意乎不孝憶弱冠時受經于與泉蔣先生司理之尊人學博公於蔣先生同社友也每過從匡坐而譚無見齒之笑其步趨動止折矩循繩凜若擇地而蹈同業生望見公來輒私相語曰有道先生至矣不孝慕公有日矧司理君之請又甚殷也爰不辭而志之曰公諱敦忠字恕甫世居郡城西里曾祖觀祖英並有隱德父坦齋公文明為博

日南草卷下

中

李文三百九十八

士弟子有雋稱公生稟至性母陳碩人蚤歿權厝禁間時公尚孩也髫齡甫知之則輒匍匐號慟哀動原野聞者為之墮淚坦齋公挾奇弗售常都講里中公出就弟子列入治饗殮咸克當父意比喪父年已及艾矣猶夙宵作孺子泣每步庭除不敢有褻履聲出必告反必面醴饌必獻一如事生禮也家故貧窶乏貲公身與傭作伍晝操畚鍤夜宿榛莽形神為之毀瘁而是時公方以學行顯郡縉紳多賢公者稍助纂裡費迄竣封樹然貧迺益甚日如藿為飽懸鵲為溫矣郡司理袁公聞公名延為子師邑有二豪構

其一挾重賄浼公居間公弗許然司理意直之頗為公譚其事適其人復有所祈公以情告事既解持賄為謝公笑曰吾乃竊官司仁明為駟駟耶峻拒之如初有舊塾徒投筆用武功顯然弗愜於士論一日以厚餽進意借師為重公堅謝卻之其人懷快悵去乃卒用賄敗公雖貧其志操嚼然不淄如此公前後最為督學所知獎晚乃應歲薦上春官選部關西胡大夫復延為子師公閉關招提與胡氏兩生講業其遠嫌疑杜干請一如在司理署中也謁銓得司訓南陵已遷諭海澄已又遷授莆陽所至皆嚴模楷卻贊饒

日南草卷下

四

李文四

諸生窘乏者恒就公假貸公應之無愠色蓋後先著錄編牒幾二千人無不人人頌公者居莆陽閱二載忽慨然嘆曰吾位非二疏而老似之矣庸可冒顏齡縻祿耶遂投牒乞致仕歸歸之明年而司理君舉鄉薦又三年成進士所居負郭窮巷僅蔽風雨公恬然甚適於郡邑大夫絕無所造謁即致為鄉賓不赴也公生平論學一以躬行為主督學奉新蔡公廉公賢特優獎賚試事竣集諸生講學于清源山中諸生群有論難公徐拱而前曰今之學者基無尋尺而臨深為高自謂聖賢作用不知中行難得若狂若伯

一箇入頭狂者天資灑落地位儘高若痛自刮磨掃却枝葉從根本着力將來亦覺有灑落處此猶之可幾於狂也所謂踏却實地人也蔡公爲首可者久之公之論學如此故其居家居官皆自孝友操修中確有實詣焉頃歲海澄人士請祀公名宦公儼然存也歿而泉士請祀公于鄉莆士復以名宦請嗟乎此三代之人心哉公配柯孺人性木訥惻居恒與公相莊公素篤孝而孺人斥資救爲孝養具公專精問學不問家人產而孺人勤織泉處藻蘋俾無內顧公課諸子業而孺人夜執女紅以督篝燈皆出公意授者惟是公有孽叔以折地折節爲垣齋公所不喜碎物故公方肄業山齋孺人以已意亟出簪珥治送終事公常津津語其諸子曰使吾無憾於季父逝者而母以也嗚呼賢矣司理君卜以萬曆丙申十二月二十日葬公及孺人于邑一都仙嶺山之原而司理君之配陳孺人以甲午歲卒今亦祔於姑之側焉余觀司理君遂遂篤行君子也以祿弗逮母封未逮父爲恨每譚及輒淚浪浪下然而公之所爲世重者在彼不在此銘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居今行古任定祖史氏傳之標儒林寥寥千載公爲伍歿祭於社而生存

而尸祝庚桑楚新阡何必侈南陽居乎容膝藏杯土如賓之儼雙璧合有子繼志孫繩武詩書格棖澤猶新永貽苗裔天之祐

田亭草卷十三

學諭林九山先生墓誌銘

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達東江公墓誌銘

廣東四會縣知縣杜林周公墓誌銘

封翰林院編修小石莊公墓誌銘

湖廣行都司倉書署都指揮僉事震宇林公墓誌銘

銘

雲南姚安府知府特舉趙先生暨配贈恭人王氏

墓誌銘

處士李公墓誌銘

故鄉賓勿齋洪公墓誌銘



學諭林九山先生墓誌銘

余嘗考兩漢盛時崇尚經術立博士弟子員其高者可以爲郎諸博士委蛇未央之殿與天子面質經疑公卿大夫缺以次而登用之彼其時雖設科射策然仕進之途各有所分而未有偏重經術之士咸獲以所長自見後世重科舉之制上之用人與下之求用非繇茲無以爲的郡邑學官即古博士之任類使經生學究筆窮皓首者爲之資格所拘始終不離黌序雖有經明行修如兩漢所稱名儒祇瞻然堙沒於世矣此志士所爲嘆惋也安溪林九山先生習胡氏春秋旁及左氏公穀能涉獵而極其精其爲文又足以發之督學使者至即置先生高等獲廩于庠矣數奇偃蹇屢躋場屋竟以貢爲廣東韶州府學訓導久之擢教諭于浙江之僊居所至端嚴矩矱畫設科條與諸生講學不倦於脩脯常儀一無所較中有貧不能葬飢不能給者且捐已俸資之諸生既仰以爲師尤愛之如父其感奮濯磨視尋常殆什伯也顧先生性素剛介不能隨俗有所浮沉當在韶州時同官者忌之目其爲矯先生亦以矯亭自號毅然不

為之少阻賴當道知其賢特加器重忌者無從中也
此在僊居有縣令諷諸生頌已以干上官譽先生佛
然曰此人士類習詎可縱哉嚴勅諸生無得赴之者
坐是取憾竟中饒失官還里嗟乎博士之職亦重矣
石渠諸儒雖宰相不得議其用舍乃陳留之教行于
其鄉縣事猶率吏屬而將事焉先生乃為縣宰所讒
而竟以去官也今之視教職輕重何如哉先生諱際
陽世為安溪赤嶺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貢入太學未
仕卒先生葬以萬曆八年九月初二日墓在鳳山之
原銘曰林氏之先詩書世澤雖不鉅終猶有宏積先
生承之厥光奕奕不朽者名崇卑莫擇俯視流輩何
啻尋尺彼諧人者指玉為石吁嗟先生其皦如壁史
氏銘之以旌幽宅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達泉江公墓誌
銘

達泉江公卒且葬矣公子中栻等謁黃生請銘玄堂
之石蓋公自解綬歸與余結吟社朝夕相過從甚雅
遂締姻焉余誼不得辭銘顧余交於公也晚其於公
官蹟行履聞與見參耳惡必無掛漏也乃按省元李
君所為狀次之曰公諱萬仍字若度舉嘉靖丙午鄉
試癸丑成進士筮仕貴溪令擢留都計部郎出僉江
右臬憲忌者中公坐留曹時事謫判兩淮驍司稍遷
德慶州守廉州郡丞再入為留曹大夫以憂去
復中公坐廉州時事當左調復除丞郎陽秋
守潯州比政成遷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而公已倦游
矣初聞命遂丐休旋里公才具敏給而淵慮詳畫
不以所長自炫初令貴溪也用寬大傳嚴覈為理民
懷吏戢即去後猶爾見思其以曹郎董權北新酌課
通商舟人便之顧竟中萋菲謫公曰命也人乎何尤
吾安能截鶴脰續鳬頸以與造物迕以故無弔屈賦
鵬之愁無跼蹐待遷之態而所至咸著聲蹟司驍于
泰州諸場峻却羨餘屏汰冗役且倣閩中法教鹽丁
時曬晾以代牢盆屹屹朝昏人不知其為遷客也德

慶坻徭錯居宿重兵爲衛兵脆而坻憊久矣公至則
節公需省繇賦稽班舍定稅額日咻噢其黔庶而社
席之已乃議并營兵以肅干楮儲糧饌以備四山徭
寇厥後大軍征勦率因公策焉先是州置招主主販
魚鹽通諸徭貿易往往闌出禁物導之遮迺爲姦利
民積苦之或請去招主用營兵公曰徭害魚鹽恐生
變營兵何必可長恃也惟土著民便令招主無專屬
苗休參遣自是奸竇杜矣已復增樓船水上軍巨州
南北岸踐更同警掣仙洞大石山栢之旅高新安白
馬雙龍之壘固石子何木大泥之椅角分灑水兵千

黃四四

人四禦雉堞六布村谷州治屹如金湯公居德慶三
載當道奇公方畧即隣境亦稔聞公名比至廉則大
府倚公如左右手矣廉故有狼兵備扼交南咽喉素
悍信難遽馴擾公特嚴保甲練鄉兵家自爲守狼兵
不如命者置之法衆不敢譁負海產鹽十五場牙
錯高雷瓊崖間動多掣肘公司攝始建議裁并鹽政
爲清明珠翡翠不入私囊閭閻卒伍頌之公雖以去
後被謗調猶得郎陽郎陽控引荆襄西連隴蜀實全
楚重鎮也蓋銓司同事者灼公誣枉故而公職詰戎
索諸所紆石畫撥兵饌一如曩德慶廉州時先後中

丞開府者咸雅重公居五載乃得潯州潯僻壤也公
不鄙夷其民問風俗詳興革禁婚嫁不及年者禁游
閒惰窳棄本業者禁臺役貿易市肆而縮其直者時
進弟子員授聚講藝人文爲之改觀兩造聽讞爰書
成手中吏無獲舞文高下大宣峽山諸徭稍治以漢
法散其部落夷酋翻樂其生盜去入它界凡公所治
潯皆因其俗寢與更始龔渤海所謂安之而已人謂
公之才蓋未究云公性本挺直於事無模稜於上官
無苛禮以故一斤不復振迴翔楚粵遽仆逝與卒弗
獲一善地其在分宜郎陽皆故權相鄉或駐節或隣

五

境藉令蔓附藤攀可微通顯然公弗屑也吉安劉御
史以彈糾楚相戍粵西粵西吏人人避匿公一見懼
若平生存遺無虛日又鳩郡子弟師事之劉御史歿
又厚經紀其喪建祠勒砥有以隱禍休之者弗爲撓
蓋公之義槩如此狀謂公位不配望始終偃蹇公實
終其身靡悔云公自宦游時念封翁春秋高無可信
愛日養者祿入餘贏悉致以供游宴伯父草蘭公嘗
捐貲佐公學公奉之隆腆起墳塋與封翁同窆幾於
罔極同報矣折箸諸弟無分胞乳各豐田宅畀之施
及諸父諸從周旋有差增祖先祀田庀墳廬皆獨力

肩為無所顧望江子姓兄弟取給於公之官邸如其家取給於公之家如其家終公身士有以讀商有以賢先饒受養先寒受衣者一惟公是藉公猶于戶部君嘗語人曰吾微伯父無以微今日遇人無少長貴賤胥折節下之里居十四載率宗人以禮宗人咸軌于公肅肅訢訢稱為德門不第以宗豪手邑矣公墓在南安縣三十三都納口山之原公所自營也葬以萬曆壬寅正月之九日銘曰塵世波瀾此壙壙成毀相傾淑慝斯系和璞為石干將為鈍德人安之曰自吾分終身讓路不枉尺寸所至有樹竟焉無悶知

伊孝友行為要訓月旦賜微蓋棺定論勒詞幽局永章令聞

廣東四會縣知縣杜林周公墓誌銘

杜林周公諱茂中字伯冕舉嘉靖癸卯鄉試官終四會令享壽七十有九公子參知君以衷將奉公柩葬于邑三十一都錦安山之塋即公所自卜壤也公晚歲嗜養生家言讀黃庭經參同契悟真感應諸編咸有註釋既治塋錦安山旁構丙舍客至則觴咏竟日或角巾藜杖徜徉塋畝間偶值藍縷老人輒覲面而譚遐想冲舉謂神僊可旦暮遇蓋絕輩辟穀者殆五載臨終更衣易簪鞠手盤足神色了了不變僅所謂僊去非耶憶不佞童壯時與參知君同業因聆公餘

歎每望見公狀貌魁梧寡言笑殊肅然憚也今參知君以公墓銘見屬其何敢辭按狀周之先自吳航入閩居長樂數傳而廣源公避亂入泉卜臨漳門居焉廣源生佛福佛福生淦淦生聰為湖庠司訓舉公于官邸公母趙孺人僉憲瑤女也司訓公病風痺驛官歸長貧以歿公年甫總角與母趙孺人兄贈郎中公筑筑相依寒暑至不能具獨握卷焚膏弗輟稍長學就聲名籍其儔侶中諸僑士多執經問業者顧屢困數奇癸卯鄉薦實以儒士遺才舉云自是凡八上公車弗第當己未歲公從子銓部憲方典選或私謂公

久厄矣宜可乘此時微一善地爲脂潤計公笑曰大丈夫貴自堅耳奈何借從子私自營也越乙丑而兄贈公之子良賓舉進士公喜謂吾志有託矣乃謁銓得四會令四會嚴邑盜藪民負固多逋賦而罷訟公至則定要東先德化歲會縣賦所入均爲程若干省其火耗輸如程者有獎而差次扶其逋負者兩造至前直枉輒片言而決輕則遣去重則以所罪坐之無或株累人人頌公明德而隣邑廣寧其民新就撫者也有牙角爭恒越境求直即麾之必質成過已每過市市人或爲歛肆輒逡逡語人曰周大夫故吾父母

王明四

吾安敢犯爾一芻蓋公之德感類如此公蒞士民雖煦煦慈和乃其持身持法峻甚丞有甫人者倚同里嘗試公公正色諭之曰齒以焚身復可鼓餘燼燎人乎僚尉並畏公如大府贊生某子甲席伯父官燄橫里中舊令尹置不問公廉得其腹心爪牙立捕置之法諸巨豪爲之伏匿先後上官皆才且賢公屢條于直指使得旌異焉居而會蒞郡者新頗獵賄于屬邑以葺署宇爲媒責其供數倍公慨然曰吾不能以賄事人迄無所應守志甚日陰釐公而豪貲生遂望風訐詆守因力左右之公又慨然投袂曰杜陵男子何

必蕭育不貢緣求解也竟枉坐失其官歸公性資沉毅氣嶽嶽不爲人下而獨篤至性甘恬淡於世路塵情絕無所營較方久困孱廉時食貧猶故與二仲共居豐至營二尊人塚及諸猶子婚娶獨盡瘁肩之比折箸所有硯田若干畝分致之二仲不言貧也歸自四會而勝橐枵然不色慍也叅知君長諫垣擁金緋擅一時貴顯矣公彌自韜斂干旄及門者謝弗見即見弟相寒燠已耳處問黨恂恂不貌溢也既而叅知君以顛早廢長跪膝下謝不敏公弟慰勞之曰兒天性足自樂矣齊雲西湖雁蕩武夷諸名勝何不便道

九

王明四

周游吾雖老夢寐未嘗不之也魏伯陽所云徜徉寥廓形化而僊公之得道或以此經伸服食云乎哉公配陳孺人處士陳紹女浙江台州府貳守節姊也以叅知君宦中書時遇覃恩得今封子男四長即叅知君良寅公葵以萬曆壬寅九月廿七日銘曰令而隱耶爲陶潛令而僊耶爲王喬雙鳬乘雲竟渺茫門垂五柳山之椒身骸骸矣心無營可軒冕兮可漁樵不售于官式于鄉有子象賢足道遙寂居化臺今埋玉

安之岡蔚嶢嶢

封翰林院編修小石莊公墓誌銘

小石莊公故茂才異等廩于庠余爲諸生時從儔侶中望之昂身山立方瞳重頤魁然偉丈夫也又生長甲族稱貴介公子比邇而挹之則韋布冲醇無統綺矜揚態余與公並以角藝爲郡守熊公所知余幸超乘出竊祿兩都能公起家爲御史大夫典留臺事猶喜謂余曰莊生其今亦有子在詞林矣其心賞公如此公既以伯子太史貴仲子主政復舉進士聯英競爽士紳稱榮乃主政不幸捐館舍公痛之神爲內傷已而公季弟又繼之公友愛素篤痛刺心病乃在臺

王明三

盲弗自覺矣先是太史用仲氏喪請急歸侍里居者踰閱載公屢趣之北上太史難端發顧重違公意屢卜屢改無何公遂歿易簀無它語惟手書數行痛念季弟後事耳太史以遲留故得侍含歛殆若有天相焉公諱望槐字彥木世晉江青陽人高祖啓曾祖軫祖旺封吏部主事父藩叅公一俊母王宜人有丈夫子四公其伯也藩叅公由銓部出知浙藩用骭髀罷官歸以詩酒自娛適斥丙舍有亭榭園池之勝左延賓曰開徑右居諸子曰過庭伊吾聲與浮白擊鉢聲各自爲得顧未愜公逃虛意也廼別營一室頌讀其

中已又讀書于紫帽山之古玄室長坐一禪榻榻爲穿宵旦忘枕擲勸則緩步山椒攀藤蘿沿澗谷水窮雲起遠近會心時託之詩歌寄興公於詩好杜少陵於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下筆數千言博綜閎衍尤精篤經術勃率理奧心繹手記足續諸先哲眇論其得之玄寂獨多云公才既高氣嶽嶽不肯人下試輒冠而久躋塲屋凡兩入殼又弗果錄公笑曰耕也或餒適然耳吾其爲老農乎其以二子獲乎時公二子已卓然負時名矣公課二子業猶不弛自課然泉中方苦寇亂藩叅公居第丙舍俱燬諸田園所

王明四

侍給饘粥者鞠爲蒿萊弗治公嘗產大匱勸舍中兒展轉爲治生計又輒與時左公又笑曰造物重困我俾改圖哉吾本業竟屬二子耳爰挈其二子卒業蕭寺寺屋圯漏長苦雨公志益堅諄諄訓勅二子曰學荒于嬉退于銳若毋太苦弟母見異物而遷二子率教遠遊如也惟謹學業日益邁矣公性剛方坦洞不旁狎不密窺不傲人所不知不乘人所不備間露下急善譙讓然卒無它腸惟二子有所厚善客必下氣延接意繾綣甚殷庶幾樂從兒游以相劇切也居家天性篤摯藩叅公卒公強年執喪哀毀甚髮爲鬢鬢

白矣執母王宜人喪亦如之與諸弟分箸不自主割而聽諸弟割雅有推產讓僕風即所分重一婢斥以侍婢妹不爲恡封主事公遺著未割者與群從共割之仍推以拓祀田昆弟宗黨靡弗頌義焉公嘗謂史遷有言君子富好行其德夫待富行其德也乃稱君子哉故其慈施慨然雖困窶中不衰有族黨州而自鬻者二人又有鬻其女自給者公贖以歸煦哺之俾撫有家室永寧趙光輝公髡鬻師也貧歿無子公躬營窆事并葬其家七喪爲銘文納諸壙今京兆張君問仁諸生時喪父無以爲殮公且唁且謀助會亦

日正年三十三

十二

汪朋四首

大窘廼出室人綺衣一襲俾轉質爲殯殮資嘉靖辛士之交齒駘錯于道法輪寺僧某爲大窖哀而藏之公嘉其慈悲捐緡錢佐荷鋪包氏子父故諸生父歿東華瑣尾走父客無應者公遇諸塗嘆曰劉孝標絕交論有以哉推糲藿食諸舍館中召其弟與偕習傭書業業成足餬口廼聽歸凡此皆公窘匱時事詎惟恒情所難哉公既以子貴常與諸老人結社爲高會行部監司郡國守相歲時枉干旄公或謝病或一再見絕不爲干請其訓誡二子惟惓惓以直已守道報國恩無私及也嘗一抵京邸會常熟趙翰檢抗疏迂

柄臣杖北闕下太史趙所舉士也偕二三同門僕行左右之將薄佐歸計咄咄無所出公喜曰不腆行李之遺其以佐若若其以佐趙先生已南旋遂迂途代問趙君居起趙君間詒公書僕自得罪之編氓親故多爲獸竄匿而獨公父子不自引避以是知公超也少司寇芳州洪公爲虎冠吏所阱斃獄中屍瘞三日不得出太史竣使北上適與值頌言出之且周旋祿賄或怵太史是相君所甘心也而奈何強預人事公獨寄聲慰曰兒即以此得罪無恨老父亦無恨聞者杜之公季女許杜繼藩潘父歿母嫁苦貧甚或諷公勿予女公卒居之贅舍且誡女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其愛子女以德類如是公墓在晉江二都仙景山之原公手治也前葬丘褚二孺人矣太史君卜以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焉謂余請銘銘曰纍纍秋實孰慨其根恢恢堂構孰闢其門身也龍蟠子子鳳翥挹之酌之奚輕奚軒猶有餘澤永庇後昆勒銘章德奕哉九原

明威將軍湖廣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震

宇林公墓誌銘

都閩林公之卒蓋卒于師也粵西撫臣追上公功于朝曰臣頃者襲行天罰剿平叛徭徼上寵靈諸將士競奮故守備林武莛堵截平南厥績茂焉而竟以勦瘁隕按令甲宜優加卹錄獎勞臣天子下其疏議叙而公子民部君欲棟將庀公窀穸則請於黃生曰以先子之未膺明典也願丐長者一言責諸幽黃生不敢辭公字養萬初名雲標少壯習明經業嘗夜夢神人召公爲更今名授之勅署曰將軍與素業左也心

十四

卷之四

賦異之既寔戰藝遂棄去習騎射韜畧戊子辛卯連舉于鄉壬辰第會舉迄克累今官如夢中言蓋林氏以明經授科第者斌斌衆矣而公獨用武科起今讀公所遺壯猷集翩翩才藻也昔陳子山少好讀書博達善爲文竟起家西域副校尉宣威絕徼馬文淵受齊詩師潁川蒲昌不能坐守章句已廻轉游隴漢策汗馬之勲自古豪傑其鄉用非一途類如此故事士舉于司馬者受官歸待次公歸屬閩海告警撫臣薦公材第一遂奉檄守浯嶼浯嶼控漳潮咽喉鯨鯢所出沒道也公條上三議嚴召募以精水兵畫分界以

均責守禁夜發以防暴客當道頗采行之海波用是稍戢公又廉而愛士月饌悉按籍予之母有所編諸戰士人人戴公比遷古田守備猶群詣當道丐留公海上云粵士餽薄不能當閩浙之半主藏吏復巧腹削之公至則白諸邑令某即駕下不敢藉卒伍自肥弟請軫恤諸介胄毋令猾胥攫之食自是卒稍稍甦樂爲公用命而古田徭夷與編戶繡錯居住往往以小嫌相煽構公單車羸糧行聚落與諸徭約殺人者死禦人者坐卒有借官司相恐喝者必罪無赦徭咸鳥獸馴自恨得公晚矣居一載會府江徭種倡亂當道

十五

卷之五

者謂公閒將畧足倚也復檄公備五山時新附黠酋皆陽順陰逞諸將吏苟冀旦夕事姑息酋迺益驕公亟召酋至諭以朝廷威稜上官德意咸委心搏頰願效死戲下五山士籍單弱公請于幕府增戍兵明訓練精間牒遂屹然爲一方屏蔽大王下詔諸寇叫聚肆掠公設伏掩捕數月間悉平之盜剽武緣上林庫主名已得矣而嶠負難卒樓衆相仗莫敢先發公一日促騎之太村擒其酋毛用詰之曰若非盜邑都者耶有大酋在若第爲吾致之吾能生若用惴栗乞自效竟如公策誘巨酋毛蒙獲焉蒙至則互相隱護莫

言也公佯爲厚蒙者而故窘用猜憤廼大呼曰劫武緣者蒙也何獨爲我罪公立訊之情狀畢吐遂并擒其黨三十餘人則人人服公神算矣於是督撫大臣及直指使交疏薦公適公聞母計慟幾絕請歸終制諸臺使咸以例格公而屬有大征之役檄公赴南平之廖杜鎮以捍賊衝公如卹墨衰不敢辭難也廖杜僻據窮原公芟荆棘而營之風殄莽宿與士伍偕躬歷諸隘阨度地布戍爲犄角計檄指揮許世勲扼花相而西檄千戶楊涇戍長嶺而北檄千戶許胤距杜良五嶺而東公自統奇兵應援遠斥候嚴刁斗而

日知錄卷之三

十六

陳裕四百

時時掩其軼越者寇相戒不敢睨平南矣萬承州發狼卒戍古批卒悍甚散掠諸村公逮爲首者置之法餘衆譁而前公按轡諭以禍福咸投杖下拜去而化相故稱險絕諸徭多反覆伺釁集公聞亟單車往撫之晝夜馳五百里諸徭望見旗幟僉踴躍曰我公來也公積以焦勞冒嵐瘴病作弗藥矣而湖廣行間之命距公殁重閱月云公雖用武事起家而存友慈仁藹然儒者氣象侍卒以母病告歸公淚潛潛下謂吾實有母廼弗卒若耶亟丐歸養弗能得至廢寢食病幾殆有舵工法當抵罪鬻女自贖公捐金代之贖

而追還其女此豈與頌法孫吳者論軒輊哉公配周恭人婉孌有婦德歸公時適當兵燹喪亂之後拮据內政百艱嘗之事舅姑孝謹姑疾侍床褥不解髮湯藥必親姑氏嘖嘖風諸婦至祝天願李婦有婦如李婦也其課計部君學恒率以夜繼蓋凜然身範矣子男三長即計部君欲棟次欲楠次欲機計部君兄弟卜以萬曆庚子十一月十六日奉公及恭人葬于邑五都營兔山之原負壬揖丙銘曰久困鹽車晚騁騶騶知公淺者謂爲拔筆立功之班超知公深者謂爲說禮樂敦詩書之邵毅佳城鬱蒼並埋雙轂惟風懷其未竟埃方來之燁煜

十七

陳裕二百甲九

中憲大夫雲南姚安府知府特峯趙先生

贈恭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今海內學士知吾邑有特峯趙先生先生著春秋錄
疑行于世與蔡文莊先生四書易經蒙引並為後學
指南讀其書者謂為隔世人細詢之則固歸然在也
是歲萬曆甲辰五月三日先生以壽終時叔子令尹
日崇自入覲歸省裴徊不忍去馳詞乞休因獲侍公
永訣仲子貳尹日榮星奔抵里猶及擗踊而奉几筵
人以驗先生家範云先生嘗營樂丘于邑茂趣山之
原葬其先配王恭人今日榮等將以先生卒之歲十

二月五日奉柩合窆焉而謁銘於黃生鳳翔且曰母

恭人永歸時墓中之石未備願并誌之翔於先生之
教所謂私淑艾者敢弗供筆研役顧先生宿學者德
宜得如椽鉅筆相為不朽何至以朽詞溷先生謝不
敏甚力乃先生之子若孫又力請之也翔乃不敢辭
公諱恒字志貞世泉之晉江人五世祖寧高祖永俱
隱德弗耀曾祖贈戶部主事森祖戶部郎中瑞父贈
南京戶部主事信郎中公居官廉比歿而家中落頗
為隣豪所齟齬先生幼警穎負奇氣大母林每課先
生讀輒為叙先世起家艱難及隣豪見侵狀先生輒

慰之曰孫恒在大母何憂贈公聞其言奇之遣受經
于鄉魁留先生子陳留先生異先生材志虞其氣不
可下忽尋端跪先生于庭授之千餘言成誦命之起
又授千餘言又即成誦留先生嘆曰是圯下之屈也
孺子加於人一等矣十三克郡庠弟子員弱冠試高
等受餼矣先生不規規肄舉子業日博綜群籍工古
文詞獨謂胡氏春秋闡素王心法功令標以錄士而
末學穿窬崖穴繁擥技條如捕風射影經學墮矣遂
奮然以推明經術為己任屏謝世務鍵戶逃寂務在
揭康侯之精探宣聖之奧群籍中有可互證者攬撫
必盡每彥會論難逢涌先生徐出片語折衷之雖當
世者學碩儒不能窺其際也嘉靖甲午薦于鄉第五
尋奉贈公諱讀書武夷山中建州士多就先生問業
故兵部主事黃君嘉賓其最著者戊戌成進士先生
夙患耳疾然据事答吻響答弗爽每廣坐論辨對榻
深譚第為舉指書空未及竟而已洞然解矣即試割
新銅宜無滯礙者先生不輕試也乞就教職得教授
袁州故事督學使者校諸生兼校諸博士而起甲第
就教者弗與焉先生曰一第浮榮耳奚庸自標異乎
則前自請試督學固已心賞先生比睹先生文皆左

國秦漢人語也大駭服遂延先生於白鹿洞集諸郡
儒父而師之先生楷範儼然自臯比退食戶外之屨
常滿諸執經問難日不遑給則出所著錄疑示之人
人快睹殆曠若解矇矣乃袁州諸生則竊相語曰柰
何奪吾良師以畀它郡士躡屨而就者趾相踵于途
於是趙博士之名燁然于諸旁郡居三載遷國子監
丞先生念大母暨贈公襄事未畢特過家營之蓋跋
履拮据者幾閱歲所親或趣先生曰簡書有期寧無
仲氏可託乎先生不答時部例甚峻先生違限當左
遷而柄銓者重惜先生因改而南南中諸縉紳咸以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三

得先生為交遊重先生至則辟雍士請所著錄疑梓
之南都一時為之紙貴焉其以講業詣前者先生
疊應之弗為勸助教某者負僂譽常以齒先諸博士
不少遜亦南雍故事也博士某不能平盛氣折之先
生嘆曰不意江公王式之詢復見今日貽書博士為
陳齒讓和衷誼甚悉博士得書大慙悔論者謂先生
庸人以經術薰人以泰和真足貽重儒林已居二載
遷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旋遷副郎南虞部未任即
遷南戶部雲南司郎中是時承平久四方漕餉率重
此而輕南歲押運一二縣薄領之所積負以百萬計

先生謂留都根本地而膺庾虛竭何以應猝則請之
司農公疏部運之規令諸省分漕以郡佐總漕以藩
司各請部庭稽覈如輦下例疏上得請今令甲載在
會典即先生所論列云咸寧有充運寄囤改而輸折
色先生力卻之曰如成憲何將楚中充運盡如咸寧
耶請本折互濟視贏詘為調劑自是積逋悉償數十
萬儲穡溢於內府司農公顧而喜曰趙正即經濟才
也凡奏牘必經先生手乃定嘗手撰一疏以示先生
先生對曰當煩再慮如是者數四司農公不覺色動
然故心折先生竟細詢利害如先生言竄改之其質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三

直不阿如此有籍雲南冒京成者圖詐索於其間左
之同姓乞借後湖軍冊核之大司馬誤聽之移部矣
先生白諸司農公曰尺籍伍符相傳日久奚待核始
知耶此奸徒欲挾部文恣唱耳夫蔽在眉睫而害
貽天外安得猗違以聽駁回之屢移文不問大司馬
憤甚詬先生於六卿之前司農公咲曰趙正即必自
有見姑緩之先生聞而恬如也已果有訐其奸狀於
兵部者司馬為之愧屈焉先生居即署聲籍其弟以
鯁介無與援遷浙江鹽運司同知未幾而姚安之命
下矣時先生母李太安人方就養宦邸而滇去閩

遠不得御版輿以行先主請命太安人顧景衡先生
勉強束裝往而留王恭人侍膝下然宦情薄矣滇故
維夷而治俗徂于淫僻先生為下教定婚娶之禮土
酋款然鄉風先生才素敏民以訟至者常立斷縱遣
之胥史欲借事嘗先生一日呈舊牘滿前先生一覽
數行下不急者揮之即有所訊讞第出兩三語立折
其情人人錯愕謂先生乃不以耳聽也即介大理楚
雄雲南之交而大理產奇石楚雄雲南多產銅諸採
辦鑄造費運旁午積為卒伍閭閻困先生白狀于中
丞臺請封閉嚴石嚴官署鑄銅之禁中丞偉其議行
之雲貴兩地軍民並獲息肩歲嘗苦旱蝗先生出舍
素食步行請禱未旋署而澍雨驅蝗去卒以大穰閭
井謳頌恨得先生晚然而先生歸思動矣投牒丐終
養者甚懇再三請乃獲命士民攀轅載道度不能留
乃共繪像建祠尸祝焉既又祠先生名宦先生蒞姚
安九閱月歸囊惟圖書衣衾已耳太安人見先生為
之嘻然色喜且勞且慰曰吾為廣吏母即三公養詎
與易哉太安人性下急諸女侍鮮當意者惟先生在
側則懽竟日仲氏悅最為太安人鍾愛先生友之甚
篤揭先世遺產盡畀之不以已貧故恡也太安人物

先生年逾艾矣其哀號毀瘠一如喪贈公時人謂先
生蓋終身慕者里居廩門寡接邦君式閭義故存訪
悉引疾避之惟覃思著述至於穴硯塚筆有慕先生
文而贅幣以請者弗能盡應也交游中以道義相期
許者莫如同安洪司寇司寇為權奸所竄逮繫會城
獄瀕發訣先生曰茲行也吾必死之稽紹不孤無煩
多囑先生呼其仲子曰榮命之曰君受洪先生國士
知勉旃以報母令魏邵郭亮千載笑人日榮方馳謀
索饋則虎冠吏已毒斃司寇諸親故母得近者日榮
撞突而前殮其尸以歸人咸稱日榮義士實稟先生
訓也蒞家儼勅甚雖燕閒必整冠危坐對子孫終日
無惰容或有軼越謹訶立至一發如迅風烈火伺顏
進見者凜凜如矣諸子孫縷綫蟬聯顧宦游多困頓
又皆不屑營自潤先生每譚及津津喜曰吾道固是
晚歲築精廬于茂趣山中蒔花竹畜池魚足跡不
窺城市興至則跨驢戴笠或與田叟牧豎摩肩而嬉
直以野人爭席為快當九袞時曾一應賓筵形神健
王不掖不杖俯仰拜起弗爽尺寸殆翩翩乎欲僊矣
乃望越四歲而卒吾郡士民咸以天不憖遺一老為
悵云先生所著有莊子涉筆史記涉筆與錄疑並行

于世其忠愛堂稿經濟錄抄及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未傳先生配王恭人父翊正德庚午鄉進士母黃為
會事黃公澄妹也恭人生而嫗慧蚤喪父母黃奇愛
之常曰是女也矢不婚凡子偃蹇媒議者積有歲月
比感異夢而許婚先生當恭人于歸也先生方發憤
下帷不問家恭人養必視寢饋祭必躬盥錡又斥其
衿帨簪珥嫁先生女弟先生之孝友恭人實襄之先
生席世閥復早通宦籍恭人食甘糲藿衣絕綺紈能
令諸婦罷飾織泉競勸先生之清白恭人又實襄之
先生單車入滇南慈闈甘旨諸子課業一不煩內

卷十三

十四

李父四

動如虛舟歸靡室請先生之恬退恭人又實襄之疾
卑誠其諸子曰勤有功儉養廉此二字吾佐而父三
十八年居官理家用之不盡小子識之嗟乎真先生
配哉蓋天作之合以昌德門矣先生以伯子日新國
子博士貤封進階中憲恭人以叔子日崇滿南康令
之考有今贈先生壽九十有四亦幾百歲人矣同時
故老久已凋謝無能悉先生生平者先生諸子所述
行畧與銓部林君所為狀皆核諸見聞參諸集稿書
疏無杜撰緣飾語所謂識其大已翔稍稍隱括誌之
而系以銘曰關西絳帳高自標幟月旦官評不勝言

談穎川際時樹績揚芬受經夏侯憤憤靡聞鍾氏春
秋登朝見獎優游閒署竟終即將景伯者宿願仕喬
年一傳而後箕裘弗延天縱先生毓靈具美操履經
術士紳仰止躬享壽考世衍昌融維德介福實鉅且
崇所遺悵者位未滿德顧茲表堅已輝簡策高原翠
嶽碩人之過佳偶同藏其光不磨

卷十三

十五

李父五

處士李公墓誌銘

國子生南安李志輝將葬其父處士公詣黃生再拜請銘而侍御黃君爲之狀余辱與李君游侍御君壻於公況其言又足信也乃按狀序之曰公諱梯字冠夫龍溪其別號也高祖廣齊曾祖珙祖溥銘父瀛代有隱德李之先世有爲唐西北道安撫大使者曰大亮封武陽公其徙于泉也自壽州參軍弘弼始傳十九世而生君酥君酥幼孤育于外祖因從其姓爲林李氏之姓有復有弗復如故太守徐公鉞今戶部員外郎林君奇材南京刑部郎中李君載贊世澤未遠

十六

家咸以宗盟相叙譜中有復姓解爲廣齊公所著者其世次犁然備也廣齊公任俠尚氣節自郡城徙居于南安之小郡山遂世爲南安人云處士公修幹通臂豐頰疎髯儀觀瑰偉望者懍焉嚴重之其爲人豪亢峻爽絕機械而耻言利當喪父時零丁才立內外侮逆臻公處之晏如折剛以柔御曲以直卒之傍睽訾晚者咸縮而讓矣居恒痛生事不逮父也事母甚恪嘉靖丙午春有流盜剽掠于里母顏氏傷焉公適寓郡城且痛且憤捐貲募關士扼盜所嚮擒獲數十人歸于官而致之辟歲大飢民待哺縣官者終

給公出粟百餘石輸諸縣仍條上事宜報可行之計鄉藉以全活者甚衆令苦賦弗均行覈田法而屬公爲者正公挺身任勞履畝考則以定賦衆服其平無讞議焉公所爲多尚奇節有祖風然仗義飭行而軌之于正無有以任俠名之者公自幼好讀書業幾成矣竟以蚤孤棄去乃其論事可否琅琅聳聽尤邃於儒家言間嘗語侍御君曰天道忌完神道忌彰人道忌露物道忌華君子蓄之以爲發守之以爲通明也而晦居之才也而拙用之裕也而約出之天神人物之道所由以貞也嗟乎有味哉其言之也設令當年畢所業與學士大夫共售於世其所措施可究竟哉乃使之沉伏岩穴而修奇士之行則天實嘉之矣祖祠宇淺狹弗稱公愀然視爲已責捐其分地併易地拓建之不以錙髮諉其族人其族人有族姓貧弗克舉婚者輒予田十餘畝助其聘娶之費蓋公之施於家者類如此年未三十即自營墳壙作葬殮具或恠問曰何急也公曰夫生死猶旦暮耳吾不能如莊生以天地爲衾槨萬物爲賁送無徒勞子孫爲也公於生死之際可謂達矣晚年奉例冠帶受益府引禮舍人日惟引酌嘯咏陶然自適比疾革且歿傾囊濡下不能

禁也詢之後事一無所答惟目其母顏曰嗟天乎不
孝梯有母在而不能養也何以死哉繇此觀之公非
直豪亢人也然公有賢子足代公終亦可以死而無
憾矣公娶傅氏即中浚之女生女一適龍源君襄繼
娶林氏吳氏子男二志輝廷灼俱吳出葬以萬曆二
年九月十三日墓在其邑三十都沈林公之原即公
所自營也銘曰儒家者流繩步矩趨跼踖守爲古
之愚亦有俠士骯髒睚眦如驢汎駕或蹶及途公氣
倜儻砥行則儒弗忤於衆履坦于于有高者丘生也
所娛終焉永藏神守其都刻銘玄窆厥善匪誣

十八
卷三

故鄉賓勿齋洪公墓誌銘

余吾郡稱甲族必屈指武榮洪氏其子弟多才其父
兄峻督而動昂之若穠叢之侯豐年也以故賢書踵
接而簪纓閭閻燁焉稱崇余所知則勿齋公其一矣
公諱庭秀字德鍾世居武榮之翁山曾祖純祖慎父
質菴公由俱隱德弗耀質菴公始徙居郡會以孝謹
淳儉重義好禮闈于鄉溫陵廼知有洪氏矣質菴公
有子五人長學博公庭芳次貳守公庭實次侍御公
庭桂次即公又次則封給事公庭蘭公自幼力學刻
勵弱冠補邑弟子員時諸昆斌斌宦籍組轂相望公
耻冒游閒公子名益如澹攻苦督學使者試之居向
等直謂凌厲青雲綴諸昆後耳無何以眼疾輟質菴
公慰之曰命也實氏之芳蹤可常有哉且吾老矣不
有出者孰老門闕不有居者孰代家督爾爲吾持門
戶足矣公乃謝去巾衿端意綜家務素彊敏有心計
畦畝賦役即毫釐主操一握算如指掌諸所學畫咸
犁然節解窾批而又逡逡冲抑修萬石氏家風宗黨
中欽然有譽矣質菴公喜曰兒豈必盡纓組哉質菴
公歿公哀毀一如孺子慕時侍御公以迂當道歸伯
仲氏亦掛冠倦游公曰吾家用詩書顯而緒業未昌

究厥緒者當屬後人乎遂旦夕課其子學延致師席
館穀脯幣必腆群才雋子弟結文字社而黃生與焉
社日則臨視兀坐竟脫藁乃歸黃生偶思蹇不能竟
強就月色中竟之公戲黃生曰古所稱夜中暗書快
吏殆謂子耶惟子能終不為子開焚膏例其儼飭如
此公性彊記蚤年所習書史每默誦輒數行下侍側
過庭餘暇或詰難或講解若出自腹笥即朝夕捧頌
者謝弗如伯子上舍君遵教惕息無嬉情矣猶時時
煩公訶謫聲同社生每課集聞公至必變然動色焉
公課上舍君嚴甚至課仲子貳守君稍稍用寬和齊
之要在崇本實循渠矧一切技藝玩好綺豔奢靡之
事不使交耳目其子姓斤斤束于正業公猶子舉進
士者二與貳守而三伯子亦蜚聲詞園廩于庠本公
教也貳守君剖符信陽公馳書戒之曰吾耳聾足自
給若弟刻志業而官恪守三事毋庸內顧為已而貳
守君以失上官意左遷公聞之無愠色弟寄聲慰曰
直木防伐遇也兄弟無改吾素以收素榆自貳守君
歷仕邊陲備嘗壯門大夫之苦饔飧交際時患乏絕
公常素已資佐之故貳守君得失心冰篋無墮清白
聲比轉南昌公喜曰吾誦王子安滕王閣賦翩翩然

羽翼值之今當遂我壯遊願睹所謂落霞孤鶩齊飛
景東平疾驅車往至則一登眺後扁坐邸中不復出
康臥中君所為佐南昌治狀又大喜曰孺子任為吏
矣遂趣歸歸抵榕城而病抵家卒公剛果坦直或面
質人過靡所隱互然表裏映徹人服其高朗無怨言
處里黨中尤衡公議扶弱抑強至聞人困阨則為傍
徨嗟嘆隨分拯給之家居勤本業時歛散事無纖鉅
俱親綜核隱然有競陰習勞意曾為度田賦焦思布
算凡經三易始定巧曆者無所設其奸一都賴以清
平晚年與二三親知結為逸樂會歌觴永日高翔寥
廓非公事於郡邑無所造請邑令來與語致為腊賓
再三懇重一應迺其課督諸子檢飭廬兒則靡一日
懈云公享年七十有三配黃氏司訓達女子男四長
有嚴國子生次有聲申戌進士任南昌府同知俱嫡
出有孚有濟側室郭出有嚴等十以十六年十二月
十二日奉公柩葬于南安金坑山之陽先期謁黃生
請銘泣伏地不能起曰先君子課諸孤學屬望殷矣
乃迄今葬以士也不孝之罪其何所逃惟子銘之庶
藉以遣死乎黃生再三慰焉因為之銘曰抱不售之
才而施之家留不盡之事以貽後之人東海之門既

崇牛固之塚方新樹茲楸櫟矣彼恩綸逝者其於
地下欲報之德者奚其戚戚而含辛

田亭草卷十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容所吳公墓誌銘

山西行太僕寺少卿龍源黃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使洞齊張公墓碑銘

太學生陳君爾昭暨配許氏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前南京詹事府主簿南屏陳公暨配

徐宜人繼配傅宜人墓誌銘

廣東按察司副使立宇杜公墓誌銘

無錫邑丞徐公墓誌銘

目錄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容所吳公墓誌銘

南京兵部尚書運江容所吳公以萬曆己丑致其事

歸時公年未及也海內大夫士咸覩其出處爲世道

重輕越癸巳上篤念耆德起公南京工部公疏辭

者四乃獲命繼車後優游里居者九十載而考終

于正寢時萬曆戊戌九月十一日也兩臺使者疏聞

于朝上允部臣議賜祭如例有加焉遣中書舍人

來敦葬事贈公太子少保惟易名之典行臺使者覆

覈具聞蓋有待云公子太學生承照等將奉公葬于

邑寶溪山之陽而次君承照如哀駭涉少宗伯

先生所爲狀謁黃生清源山中曰以先子之託知先

生也敢乞言於墓中之石黃生愧蕪陋無能爲後顧

素景慕公其何敢辭迺按狀志之曰公諱文華字子

彬嘉靖乙卯薦于鄉丙辰成進士守次銓部當授北

曹郎以將母便養丐南爲南京兵部主事稍遷郎中

癸亥晉湖廣提學僉事乙丑晉四川參議明年晉廣

西提學副使居三載晉山東參政踰年晉按察使仍

山東又居二載晉江西右布政使尋徙左河南乙亥

晉應天府尹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滿考晉戶

公載其大半璫盛怒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上供舟
豈為市販地耶有 祖宗功令在不知各將誰執璫
為氣奪遂巡罷是後凡進奉舟皆廢康守約束景藩
之國道留都復當具舟潘邸從人橫甚郵傳苦之時
公已改督草場而上下咸委重公公董役事事治辦
間謁王傳請毋以群小為賢王累傳唯唯泊一夕去
無詳者草場多營卒佃種卒驕恣欲縮其賦額主計
者懲前變輒為奏減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
地昔瘠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賦額舊矣何可更
且此曹何厭之有主計者不能從未幾去公從吏代

者疏請如舊制廼已公臨事凝峻暇則鍵戶讀書謝
一切交遊徵逐吳主事之名籍甚南中矣既擢視楚
學屬試期逼公疾走列郡晝夜校閱所評雋錙銖不
爽諸經獎借而成名者甚眾端模楷杜請寄楚人士
咸慶得師至其視粵西學也一如楚今兩地人稱賢
學使必嘖嘖吳先生云滇叛西鳳繼祖竄入蜀界兩
省合誅之連歲弗得比公以叅藩至杖鉞者用公籌
策事適平土酋世官積為獮貍者所格有司復引嫌
置不問天全六番招討副使楊時譽用是仇其使高
定日尋於兵邊圍騷然公貽誠二酋咸悔懼因代時
譽請俾世其爵邊釁由此遂解其在山東江西也督
儲清戎課吏折獄釐正賦役所厝施人人稱便甲戌
大計群吏 天子脩曠典旌治行異等者二十有五
人公為之冠時公已徙官矣璽書金幣下大梁輿論
快之大梁故窘藩祿公為酌盈虛嚴出納禁羨耗宿
負盡輸諸宗次第就給先是詔祀革除死事諸臣有
司寢未舉公懷然曰此 聖主褒忠德意也胡可緩
檢汴志得鐵公鉉等五人祠祀之又勅所司修太昊
陵濬復南陽水利它興革甚夥皆關風化民瘼匪取
飾觀聽已爾去汴之日宗藩及士民扶携追送者數

百里相隨屬粵西雜夷而治公曩所宜游處利病在
目中矣公開府時方苦旱民困艱食公疏請賑恤不
待報已先發倉庾仍告糴隣省給散倣常平法是歲
飢而不害已乃募墾荒均徭賦蒐卒乘疏設昭平縣
建養利州學割武緣縣屬思恩移兵備于鬱林增河
池同知種種石畫迄于今利賴焉六平寨徭獮突內
地公檄叅政陳應春討定之昭平賊酋黎福庄嘯聚
流剽聞公至佯自欽啟公亦為弗聞者會方剿羅旁
兵盡東公陰留戍士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
福庄疾攻下五指白冒諸峒俘馘外所撫定凡二萬
餘人即其地建堡墾田集新附及諸戍兵而柳州賊
巢北三者怙衆負嶮跳梁久諸將莫敢嬰公策之曰
兵法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時固有待耳適有河池嘯
咳之役公謂叅將王瑞倪化中足仗也昇卒七千餘
以往捷書聞即陰勒部署曰吾意在北三今賊不我
虞可乘矣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為備連破七十餘
巢斬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是捷也役不再藉因糧
于寇不浹月而蕩累世之窟穴山菁巖藪之孽孽公
威名惴惴屏伏矣故其再起撫粵也湘源熟徭苦催
科相煽動公檄諭之遂定田州酋岑大祿與其母梁

氏忤梁憤自徙避隣酋圖披其地將聲罪而兵之公
曰此亂階也亟令大祿迎母歸為母子如初兵端乃
寢說者謂樽俎屈人公其有焉二廣雄鎮廷議謂非
公不可天子藉公重晉秩總督之公忻然曰君
命天也東西南北敢不惟命是從哉既蒞鎮即簡行
伍會經費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它權稅夷
舶所入付有司勾稽幕府一無所預又斥其羸代保
昌浮糧八十石民籍以甦棘門持戟之士悉汰諸空
名者核其餉歸諸官其存者以隸裨將訓習宿弊
然悉除每山海告警遣將出師輒授以成畫若按圖
聚米省括張機動罔不效如營兵鼓亂於平樂獮獮
猖獗於府江倭奴流突於海上懷集劇寇嚴秀珠掠
封川諸邑瓊州叛黎羅旁殘孽公應機擗平之諸所
獲功無算又捕妖徒劉青山珠盜陳鏡等弛其餘黨
不治又襲惠州岑洞擒渠盜江月照覆其巢即王文
成所招撫羈縻迄今為梗者公一舉而克之蕩如也
先後在粵中以軍功賜金幣者九進俸者一錄子為
太學生者二公雖閒將畧善用兵顧恒主以撫綏壓
以持重鎮城嘗苦淫雨廬舍漂沒民號呼水中公親
乘城集急舸渡之捐庾穀哺被災者復請留贖鍰七

處士公瑒處士生廣西按察司副使公世澤即公父也公以右都御史秩滿贈祖父父如其官而祖母某氏母陳氏皆贈夫人配王氏御史德溢公女早逝贈夫人繼陳氏封夫人子男三承照承熙承烈皆以蔭叙爲太學生孫男六公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國有耆碩鄉有老成重如鼎尊爲典刑顯允吳公庶士攸程璋矣其實不朽者名公之宏才經文緯武造士作人械模楚撫綏戡定山海按堵周邦爲憲曰維吉甫公之志行儼然不欺廉開霧翳清畏人知截截矩矱肅肅繩規白璧精鏐卓哉匪夷公之進退馳驅範軌予立靡什蔓附爲耻介石既豫綸徵不起奚構綠野願從黃綺公之里居衡泌徜徉一塵不緇千頃汪汪好行其德樹義于鄉干旄式閭月旦餘芳旂常銘勲盤杼銘德公其兼之永爲世則勒此銘詞闕于北域茂樹崇墳流聲固極

日亭集卷十四

李文百九

山西行太僕寺少卿龍源黃公墓誌銘

龍源黃公泉之南安人舉嘉靖己未進士授行人秩滿選貴州道監察御史積資望五載出守黃州居黃幾兩載遷陝西苑馬寺少卿尋解職歸里居數門者久矣以論定出爲山西行太僕寺少卿無何屬計吏公獨由內批報罷時爲萬曆丁丑云自是優游巖薮凡二十餘載而卒公性資疑重平居不露喜愠其當官肩事屹然如岳時弗搖也爲御史按遼左嗣按真定蓋當嘉靖之季時朝政翫愒諸邊帥沿襲欺誣近畿中官豪俠憑城杜爲百姓豺狼直指使按部大率

由亭集卷十四

九

李文百九十四

通關說顧望權貴人意指已耳公目擊心憤舊矢抵遼陽則糾撫臣之侵沒軍饟者飭吏士增堡置障竟用創虜先是虜嘗入犯所衝頻邊探千餘丈事聞肅皇帝怒下吏議而邊臣譟上功兵部冒賞格公奮然抗疏其畧曰古云百聞不如一見今邊探頻虜蹂躪內地臣行邊時所目覩也乃債帥樞部交相蒙冒反用逆譴傲賞誠所謂一指蔽目不見泰山請按諸欺罔者以法疏入中外懷然憚之三輔故開權木場中官與郡幕董其稅率漁獵諸商自肥公一切裁罷有貴人子橫暴州邑吏不敢問民詣臺陳牒者衆

公廉其事皆有跡收繫獄中當道力為營解公嘆曰
夫原楮伏法穉季穴門豈衣繡持斧者乃不逮一守
尹哉力持之不少貸凡公所糾繩彈壓皆肅然攬轡
埋輪意而士人乘間齟齬公遂用外轉矣黃人聞公
名咸慙慙惕息公下車則問民疾苦治務在長厚而
已郡民苦冊籍影射公精覈得漏糧千餘緡始以見
糧差賦額高下民便之遂著為令猾胥持獄訟為姦
利往往拘對連帶至竟歲月公一訊立剖既得情又
早遣去於是歌咏載道其諸興利除害綏輯撫摩諄
有循良風而是皆楚相棟政宦楚中者率通相介紹

卷之四

李公

以求蔓附公視之蔑如也乃忌者復尋端批根猶用
前事中公竟假手權相為怨家釋憾云公事二親孝
母歿則代父撫育諸弟妹為畢婚娶已盡哀先世遺
賢與諸弟而嫁娶其子女若而人家世族齒蕃衍公
修譜牒創宗祠增拓祀田以追崇始祖即族人婚娶
喪葬咸取給焉族有富而無子者死以爭繼構訟願
丐公子為嗣公拒以非次而為之擇所宜繼白諸官
闕關者自是斂手其居鄉務尚義施德不以貴勢自
炫所居距邑治四十里會島夷寇閩中公輒捐金倡
眾築塢于要害處比寇至民賴以收保迄今頌之御

卷之四

李公

李公

史時過家有司請為樹綽楔公固辭曰寇難甫靖瘡
痍未蕪誠不忍以區區浮名煩吾父老子弟有司為
之愧寢跡公之修于家內外疎戚靡弗人人感慕公
者乃其涉仕途一何齟齬而卒以不容於世也嗟乎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矣余與公結吟社公常
衣大布衣乘一肩輿至也素善飲飲不至醉即醉不
及亂其為詩風格稟諸魏晉藻麗裁諸盛唐洋洋有
足諷者居恒左右圖書所著有四書易經集說藏于
家課諸子各受一經自賓朋過從外悉屏謝公門請
謁蓋公之冲寂如此公諱襄字國著其先自光州固
始避亂入閩世居于郡城西唐垂拱間有守恭公者
以宅施僧為紫雲寺而分諸子于支邑其自南安後
山徙馬林者始祖曰漢卿四傳福進福進生廷壁廷
壁生欽欽生澤澤生鈞溪公柯是為公父比公貴而
贈鈞溪公為御史母楊氏贈孺人公今又徙城西以
居古所謂必復其始奚待公侯乎公享壽七十有二
配李氏繼配沈氏贈封皆孺人均賢而克相公者子
男五女四孫男九先是公治塋于其邑二十三都石
闔山之原手狀李孺人而為之銘將葬焉未果也今
公子培楨等卜以萬曆庚子年三月十七日奉公及

季孺人同藏而持司寇廼亭詹先生狀來謂銘於余
余烏得辭銘曰矯矯臺史風猷蹇蹇人避驄馬朝肅
白簡汲黯淮陽望之平原暫奉一麾非久旋轅吁嗟
公乎一出不返復中姜菲終老林晚厥施未究用恢
燕貽其衆既紹式穀似之崇岡樹檟撫原藏壁券族
方來餘輝赫奕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洞齋張公墓碑銘

距郡城五十里岡阜蜿蜒平疇旋繞者曰晉邑方廣
山而其中隆然一丘佳氣鬱鬱爲憲使洞齋張公
之墓公謝政家居日與其世父隱君梧所足涉而目
營者也公子武義令國棠等卜以萬曆甲辰閏九月
二十六日奉葬公而省元李君光緒狀之南少宰葉
公向高誌且銘之乃國棠等復以麗牲之石屬詞於
黃生鳳翔翔故公莫逆交也即朽劣奚敢辭公諱治
具字明遇先世自光州固始徙于漳累傳至安溪王
簿康家晉江筍江里康生惠惠生安安生成遠成遠
生儼儼生鑑鑑生浴江公堯有隱德贈中憲大夫江
西按察司副使娶贈恭人林氏生公公幼聰慧且端
凝負大器林恭人嘗携以歸寧舅侍御公潮見而奇
之曰是兒足徵吾宅相矣十二歲能通戴記尋徙治
尚書越舞象之三歲遂應省辟先後督學使者每試
輒首公公名益高顧其墮場屋日益甚甲子乃登鄉
薦至辛未成進士公美鬚髯儀觀豐偉望之儼然謁
選當爲令屬柄銓者重邊徼邑公得廣西之永淳永
淳人睹公而驚曰偉人也而辱臨荒壤乎公殊不鄙
夷其氓南視事即詢民瘼爲豁浮賦三百石有賈豎

賄當道者請鑿鑛公力爭之不能得則為設重稅俾輸郡帑賈豎大窘皆遁去暇日進賢宮弟子教以文藝旁近邑有望風至者自是登鄉薦不乏士益顧化矣居閔歲移令臨海臨海多巨室公飲以和蒞以正士大夫安之其聽斷頃刻數百言立就疊疊中窾兩造為之縮舌邑賦繁重猾胥巧為弊數公分其都為四掾各領之以次徵解民無逋賦吏不得侵漁署其籍曰追徵全法考四封稱便郡丞王某者素陰鷙忌公訾其法于中丞臺而御史故賢公且肆公所著令丞計阻公名乃更籍其尋奉圖書徵入拜貴州道御史巡視京通二倉兼河道已復巡銀庫巡西城兼視十庫公蒞事舉大體不厭細劇事事治辦中貢人復母敢干者御史大夫嘉公能請命公督新運而公奉林恭人諱歸矣服除補湖廣道適庖蹕謁陵還過老君宮上有徘徊意公倉卒具疏上請罷逸游以光盛典上嘉納即趣歸時稱公有回天力焉已奉命按南畿還朝復出按楚直指使行部奔走群吏主養尊持重已耳公所至旌廉汰貪如別白黑而不借人耳目所亟留意者卹下情鋤豪強慎聽讞有閭戶習妖幻掠人子女為市者道訴公駭曰畿輔乃有

此乎立遣吏窮其奸所出數百人溧陽史綬帥交驥權相僕怙勢多為不法公特疏按劾史雖藉輿援免然時論咸稱快矣楚俗貧而自鬻者至奴于其族更數世猶隸役如舊公特明倫法諭禁之俗稍稍革土司相仇動輒指大逆為械弄公曰此謾詞也其煽搆不小下吏訊果如公言凡公所訊讞皆躬閱爰書衷以情法文移山積批荅無滯諸從公按部者間承諮詢而已居恒語人曰古人有云立身以正直忠厚為本吾儕當佩服斯言嘗監順天試主司先放榜日取諸生手牘備校對沿為故事公執弗與第按號彙次以待隨取隨應無訛者論者謂公善持法主司勇從善兩足多也後遂遵為例行部荊州過故相廬為之咨嗟捐贖鍰存恤其老母翼構公者王郡丞楚人也業已物故其子聞公來徙旁邑為逃匿地公尉藉之有加蓋公之正直忠厚多此類公積望久當內擢顧中忌口遷江右臬副治贛州已復晉其省參政治饒州贛苦徭徭為梗素稔公威德弭耳晏如奸民挾養砂術嘯聚幾亂公擒治之餘孽悉解散饒故淮藩封又尚方陶器所出也公核宗祿以時給禁埏戶母得盜鬻有以陶器餽者拒弗受人咸頌且畏之督學使

試饒饒諸生與郡推官事擁其署譁甚公曰此其坊不可潰而勢不可激乃召諸生至明倫堂諭之曰茲額也而曹得其解乎諸生唯唯謝去公一言重於泰山矣已擢四川憲使會計吏江右撫臣追警公謂弛法於諸生且建昌宗室索歲祿開于其門失居上體知公者嘆曰公未嘗攝建昌也諸生自心服公繩諸生非公職也然公已倦游遂不就調致政歸先是公在蜀給事中紕蜀撫臣屬公勘實而語多風聞公曰誣人以媚人匪吾素也竟上狀與劾章左播州民苦楊酋虐避入內地時議驅出之公曰播人即吾人

白亭草卷十

共六

李汝璈

外之何以明一統夫馭夷母太苛母太柔易之者禍為設法綏戰卒以安堵比公去人謂輕誣公者寧無愧公所為厥後楊酋煽黨征討累年則又咸服公先見云公操行嚴倫情篤自為令至長憲入覲入賀不以公私一錢為道里資按三大都諸縉紳交際取具禮耳不以厚餽為內交資乘輶過里暨謝事屏退門庭闐寂不以關說為田宅資弟主政君治樞弼于京師公在楚遣承後持尺符護喪諸屬吏無敢致賻者寄聲伯子國裳揭先世遺業盡畀其諸子比楚歸復作室安之距所居重十數武猶曰世世子孫無忘同

居意矣念贈公急遠睦族則立宗祠置祀田衣食其族屬之貧者世父隱君格最為贈公愛重公終身父之材其子磨引與季子同業已果領鄉書少年時師事愈憲莊先生視其子孫如骨肉物而不替蓋用情之厚如此嘗自言平生所為惟此念不欺始終一誠人咸信之以為慥慥君子云永淳臨海人咸祠祀公聞公歿有自遠來哭者公所著尚書會解四書初說諸儒辨旨初東集訊讞稿觀風襍言等獄要語行于世公生嘉靖己丑年十二月十八日卒萬曆辛丑二月初四日得歲七十三配黃氏與公齊德封恭人

共七

李汝璈

勒石于墓左銘曰張氏韞德世龐洪鍾為人殊有二
龍厥最顯者曰長公明經篤行稱儒宗初携墨綬蒞
一同河潤百里崇陰濃徵書飛自建章官柱後惠文
邇九重皂囊懇款動帝聰埋輪都亭人避聰出蒞
外服總宣風汲黯涕泣慙亦憊臣也蹇蹇誼匪躬東
西南北命是從蜚英騰茂日昌融蜀道險巖自坦踪
人情荆棘忽蒙茸君子何病人不容猶非蠅點玷黃
琮飄然勇退卧蒿蓬羽儀朝野均龍從一夜乘箕還
太空宰木方培馬鬣封詩以彰之永無窮

太學生陳君爾昭暨配許氏合葬墓誌銘

陳生杖榜將葬其父太學君于其邑西舍山之原君
配許孺人合焉先期請銘於余而君從兄僉憲君為
之狀余夙知君誼不得辭乃按狀誌之曰君諱學潛
字爾昭世郡之南安人曾祖庸祖閏父崑君生七歲
就外傳而父歿母李孺人絕憐愛之慈不以小慈弛
課督也君亦勉自刻勵斷無涕母心稍壯為郡學官
弟子員則銳然奮曰大丈夫當游海內以成名奈何
局趣守一室乎李孺人壯其志許之遂輸粟為太學
生得徧交海內英儒學廼日益長矣君治經生業頗
特酷嗜聲詩屬里中山人江一鯉于宗亮陳鵬黃元
晦與故令尹朱梧結為社時時分韻倡酬追蘭亭故
事君携筆研從焉天屬今司寇詹爾欽先生以侍御
編氓余自詞林養病歸乃益張吟壇狎賡和蓋余交
于君自茲始每扶筇鼓棹流觴刺燭君未嘗不振衣
步櫟相左右後先也郡俗畸薄賁生君負意氣盛不
少屈為忌者所搆幾罹奇禍尋得解已諸山人相繼
殞郡中士大夫相與為吟社益集君私謂余曰不佞
故青衿而謬與諸縉紳雁行時也驚弋在念將無郭
解我耶余咲曰郭解游公卿間以文辭耶君啞然失

笑然拱手謝不敏性不善飲與至輒亦引滿舉白陶然倚榻卧醒輒盥面操觚短什長謳若弗經思而冷有風致所爲詩具唱和集及一吟吟中君三世高賢齊以儉動世其業至君儉益甚布袍蔬食暑弗張蓋曰吾留福以貽後人耳乃至款賓友朋之困則一切豐腆不爲忤天性孝友事祖母暨母生盡志殫盡哀喪葬悉軌于禮伯兄學海夭有二孤又天重遺一弱孫則善維護之俾底成立兩仲氏學淮學深又天乏嗣君以其次子與弟學源之子爲二昆後均其貲飭蒸嘗伏臘蓋君自壯年持家政捍外侮跋履兩都

居恒覺紛瘁甚矣而術唐許家言者謂君豐貌銳首非壽徵君亦頗用爲虞母喪襄事畢遂築室於墳墳之右隱焉擇冠芒屨周游林野與族子野叟譚桑麻細碎事爲樂從兄僉憲君方葺祖塋修祠宇君悉力佐之行吟餘暇間稍習外鍊內典諸書謝絕交游歲抵郡城者不能三四余嘗謂君曰足下殆翩翩欲儔乎君曰修短有數世豈有僊人聊託茲習靜卻疾耳君生嘉靖辛丑卒萬曆壬辰得歲五十有二配許氏長沙知府許自新女事姑孝相夫子勤綜門戶賦役祭祀燕享咸斬斬有條理君出游太學得無內顧憂

比卒君難其繼不再娶子男二長棡邑庠生次榜乙酉舉人今爲學淮後許出君囊與余輩游忌者或目攝君每應畿闈試則竊指曰是應詩賦科往矣頃歲諸邑子乃益攻古文詞爲詩歌即謂君倡之其奚不可海內驚奇士邇譚黃白鉛汞者寢衆顧誕幻不可即君獨託爲習靜夫修短有數君豫言之矣銘曰謂詩能窮人而君遇已窮謂靜能壽人而君壽不隆不盡之享綿爾後祉其將豐

贈奉政大夫前南京詹事府主簿南屏陳公啓

配徐宜人繼配傅太宜人墓誌銘

南屏陳公浙之餘姚人其官南京詹事府主簿以祖大司空公任子恩也蓋昔蕭育馮野王咸起家任子著聲績于朝廊郡國間輝映後先光昭史冊以大司空名德方諸蕭太傅馮勳卿實相頡頏即官詹公之砥行服官詎寧下蕭馮二子顧竟齊志終一命儻所謂天道非耶乃一傳而有郡丞先生再傳而有藩叅都諫君識者謂報施今不爽矣公與徐傳二宜人葬有日而墓銘猶闕藩叅使君貽其尊甫郡丞先生所

墓誌銘

世

墓誌銘

為狀屬銘黃生黃生非能文者而喜譚名家世德爰不辭而誌之曰公諱孟愷字子教陳之先出陳高帝隋并江南分置諸陳有諱昌者徙居上虞之小穴傳至諱仁者徙餘姚夏少里又傳至宋武功大夫昇之孫臯徙眉山公六世祖信高祖頤皆以大司空公雍貴贈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司空公生徵仕公文斐公即徵仕公叔子也性剴直端凝司空公亟器之會以採木功當授陰而徵仕公有夙疾遂移陰于公時公年甫及舞象幾而徵仕公卒于杭公擗踊迎喪歸哀毀甚母毛孺人泣諭公曰而祖貽謀

墓誌銘

世

墓誌銘

而父苑積咸屬于爾躬蓋重自愛以圖似續公乃哀茹泣朝于几筵夕于書史儼若侍祖父前也越二載而司空公解綬歸時借公自慰曰與硯之人猶在升卿之字匪虛吾兒為不亡矣既免喪而娶徐孺人為郡博德輝公孫女陳徐故世嫺司空公嘗從郡博受業以故二氏之睦埒于潘楊而徐孺人以女德聲族邨中是子是女之婚棟家者尤屬意焉自于歸而上奉尊嫜下督戚族咸秩秩中法程又躬操作其澹素門以內翕然稱之公念祖父責成至意乃買舟携篋詣北雍函丈鍵戶下帷匪名士弗與交人謂公志趣蓋符融仇覽兼而參焉試棘闈弗偶旅邸蕭然徐宜人治女紅絲絮為薪水資閱三載乃旋里公弟弟六伯氏為家督公佐之庭闈間訢訢如也而又甚肅已而伯仲俱宦游公獨與徐宜人昕夕侍養調飴味鼎最當祖父歡當司空公九十之年肅皇帝俞禮官請遣臺臣式廬存問自中丞監司而下筐篚餽牽犇奏旁午公黽勉代酬之或修赫蹏或躬謁謝皆井井有條若分身而應者人謂司空公貽謀遠矣踰年而母毛孺人卒又踰年而司空公卒公居喪哀慕一如曩喪父時痛稍定乃匍匐北上請司空公卹典間

關數千里不辭勞瘁然而青雲之志灰矣是時郡丞先生已有士林譽公謂司空公治二戴禮本外氏郡博公而舅氏世傳其業乃率郡丞先生問業于桐木湖與同居超者數年口述手示凜若嚴師徐孺人實斥簪珥以供廩餼公欣然自喜曰吾家箕裘有託矣奚必吾身遠謁銓得南詹事府主簿南故散曹而詹署中菲涼特甚公與徐孺人怡怡安之曰此養德養身地也捐世味娛簡冊日與呂太史懷吳太史某質辨上下退而抱寂食貧甚適也既而徐孺人病不起諸孤疊疊公旦夕繫念比繼室傳太宜人來歸矩矱

日馬車卷二四

廿四 許正四百

秩然撫諸孤恩意備至公乃益安于官先後居留都幾七載不遷而遽以病痞逝交遊咸悼惜之方公疾革時顧謂郡丞先生曰爾足亢宗爾母足抗節吾目瞑矣傳太宜人號慟幾隕已乃強生為宗枋計居恒屏處一室惟機杼織紵是營家人罕觀其面有女一適邵生圭蓋遺腹所產者圭迎太宜人太宜人亦謝弗往也益局戶綜核內政如初家故清白田不滿頃屋不連楹兩幼兒當行經師脩又連舉婚媾太宜人以子身肩之重而獲濟郡丞先生雖舉于鄉屢躋春官家益窘無宿春糧於是奉太宜人命謁銓得令永

新太宜人就養宦邸猶諄諄囑之曰兒仕即為貧顧食其祿則當圖其報勿第以祿養為吾願郡丞先生自為令而貳守皆茹藥餐米以清白承先遺後遵太宜人訓也初公之從父某夭弗嗣公仲子三策當序及公與徐孺人力卻之曰兒未離襁褓忍與為人後乎即千金厚貲於我何有竟以司空公命弗敢辭然絕不關其貲產徐孺人猶終身邑邑以不能卒卻之為恨公既歿家業蕭條傳太宜人與藐諸孤形影相弔無幾微見顏面嫺卹中俸以橫逆加太宜人謂郡丞先生弟忍之慎勿與較而反稽之釁輒阻蓋公與

日馬車卷二四

廿四

兩宜人之見大類如此公子男四三省即郡丞先生三策聰選官三德俱徐宜人出女一適順天辛卯舉人邵圭今任廣德守傳太宜人出夫姚江稱世德者必曰陳氏司空公敷歷四朝聲實崇顯嚴居壽考以恩禮始終屹然盛矣中經式微官詹公宦不遂然行業足嗣家聲昔漢詔稱馮野王曰堅固無欲公殆似之蕭育一豪男子耳未足方也天將昌陳氏胤徐宜人以令德翼其範傳太宜人以苦節代其成即蕭馮二子能得之於其身乃所得之子若孫者尤遠不逮天道之挹損衷矣銘曰黎山磅礴鍾為宿海河源

涌焉群派斯滙蘭滋九畹衡正齊之映日凌霜無不
宜之源盎流長根培葉茂餘潤遺芳式昌厥後謂天
曹曹實乃昭昭勒詞幽壤永揭芳標

廣東按察司副使立宇杜公墓誌銘

觀察大夫立宇杜公之葬也封君塘山翁屬銘於黃
生公之倩銓部潘君介紹以請狀則銓部君所手勒
也而儀曹駱君為之傳余與觀察公締筆研交又仕
當同朝即微狀與傳知公悉矣公諱業字道修晉江
四十六都朋山之鳳樓里人也朋山為郡望藏其山
川磅礴風氣與衍居人今稱二杜焉公先世以隱德
聞逮今封翁始課公學竟以公貴累封奉訓大夫戶
部員外郎而門閥燁然為里中冠矣公初修藝嚴整
中一出而與郡士角其詞訥訥其步跼蹐若弗敢前

者然郡士則咸欽任讓公公既藉諸生遂以
鄉薦蓋歲嘉靖戊午也自是蹶春官者五時
春秋獨念二尊人老矣宜一及時鄉用以遂膝下
乃謁銓為梧州司理梧兩粵劇郡也公慎選吏役又
最為上官賞識諸獄情之微暖難明糾紛靡決者咸
檄公訊之公聽辭稽覈主以改忌期于審克往往用
片言折兩造即累歲滯獄公一鞠立剖之諸所平反
甚眾民之自謂不冤者不止蒼梧四境內而已郡故
開府權場設焉當事者復以屬公公竦然曰夫權猶
脂膩也染之則污人污者復思染焉此其持衡在我

隄防在羣下矣爰乃埤堦實嚴勾稽而潔身爲之倡
 尚有挾貨關出者貴勢人爲營解甚力公力持之無
 所假貸以故姦諂窒塞軍興倚辦獨饒制府公嘗語
 人曰杜司理能爲疆場興利者以無所利故也居梧
 三載餘臺使尉薦者屢矣以了立寡援重擢理順天
 董穀下獄訟蠲集責戚宦近又多所請寄公凜凜持
 三尺其理之一如理梧州時於是秋曹棘署咸知有
 杜司理云以歲閱遷主政戶曹亡何奉母某安人諱
 弄歸服除赴銓主政戶曹如故尋出督淮安吏事時
 督使者無董權舟諸偷鼠伏烏攫盤據日久公一切
 繩以法其根株窟穴從几上駭除靡或遁者自是吏
 無私耗權無漏卮羣小悵然側目謗弋起矣比竣事
 還朝再遷爲郎中旋擢廣左臬副備兵瓊海兼學
 乃嗣事者與公不相能乘癸巳大計齟齬公公竟坐
 前事報罷時公蒞瓊海南半期耳方添設土著謹清
 野之令峻通夷之禁屹然爲海上長城時時進博士
 諸生課以大學衍義之業曰此而鄉所標爲先進者
 也博士諸生灑然響應景附矣顧未久遽釋去士民
 翕然思之公既抵里而封君倚門迎公笑曰吾方築
 室鑿池雜時蔬果花木將以娛老今與兒共之回視

曩渡海凌波旋風飄泊時景象不猶愈乎蓋庭闈間
 怡然甚適也居逾年而公致公事封君至季稍值志
 愠輒長息請罪其承顧養志迄于華顛不少衰居官
 卒入悉推以均分諸弟弟無祿而撫弟之子猶已子
 也性尤慷慨尚義宗黨姻舊寡且貧者羈旅者婚字
 者皆倚公爲外藏有邑子客亡於淮弗克歸公憐惻
 捐金治殯殮卒歸其櫬里人至今頌德先後數歷中
 外凡二十餘載皆甘寂守拙不聞捷徑不虞機穽當
 理順天時王恭質公以戶曹郎抗疏譏切權相諸奸
 黨伺之甚密公連日過從弗引避比斥去則携壺觴
 遠餞之郊恭質公語公曰君不虞波及耶而是時余
 方典 帝制恭質公所得 覃恩制詞實屬不佞視
 草烏余旋襲爲嶺人所穿恭質公昨溢廬也蓋銓部
 君狀君溫而莊直而不倨真懇而無它腸此足以聚
 公平生已公子時芳下與公于某都弼佐山之原銘
 曰計偕之耆老守一第公尼禮闈壯而用世偉賢
 勞終焉踴屬彼得僞者於公寡儷利達之士老死一
 官公望六表已賦考槃宦游非巧萊綵爲權彼諸人
 者遺公以安內洽家庭外車里黨人無間言其德不
 與公雖往矣餘風可想于孫繩繩百世攸攸

無錫邑丞徐公墓誌銘

無錫丞徐公以萬曆己丑年七月十三日卒于官今其子某等卜葬公于某山之原先期來請銘憶嘉靖乙卯余童州就棘闈試與公比席公觀余文嘖嘖嗟賞曰真一日千里才也今不啻以名下識子矣公官鴻臚時余守詞苑比余官白下公以部運至歲時相聞問不絕已丑春余應召北上夜過錫山屬風利不得泊公馳一介追及余于潤州曾未幾聞公計矣死生之感愴然在念而司銓大夫蔡君所為狀又足信也乃按狀序之曰公諱用賓字子尚其先光州固始

日序卷十四

三十一 黃西三百九

人唐乾寧中祖學士公寅徙于莆元末有從莆徙漳者傳玄生春國初始入泉家晉江浯渡傳至封君毓毓生榮登嘉靖壬辰進士由嘉善令擢南京刑部主事以骭黷遷時卒官趙府左長史即公父也公少有異稟弱冠補郡弟子員下帷博習沉酣六籍子史而尤酷嗜左氏每試督學輒為諸生冠試棘闈入彀而竟見遺者三公弗為挫銳也復携篋游太學太學諸生又多欽衽讓公乃角藝畿闈又輒此公慨然曰士顧自豎何如耳彼入彀沈黎者不竟用察廉為右職哉遂復應賢例授典客三載出為攸縣簿簿職輸將

歲當督榷上留曹董區稅者齒例羨膏公公厲色拒之曰夫官而賄也乃云例乎當公者縮頭去凡兩運一無所染長沙吳守憐公廉而瘁也屬值觀期擬丞代番休而借公署邑公懇辭曰行者代庖居者移擔恐忌端從茲啓耳太守心服其言公復督運如初又復無所染如前兩運用是廉能聲四起中丞臺御史臺若諸監司交口稱徐簿賢閩八載遷丞無錫無錫頻患歲惡等轉者剽奪者相屬于途公典譏捕既嚴為禁戢乃日設粥賑飢掩骼給樁皆捐俸濟之民呼曰徐父治譽隆隆起如治攸時顧甫四閱月而遽卒

日序卷十四

三十一 黃西四百四

縉紳士民哀思焉公天性惻怛言呐呐不出口一望之知為仁人長者長史公不祿封君年已及耆公旦夕扶持最得膝下惟封君曰吾有吾孫猶吾子也仲父無息公極意左右凡百以身肩之居惟回祿也代而構諸叔母喪殯淺土也代而塋仲父曰吾有吾姪猶吾子也弟甫孤善病公手湯熅殷勤備至女弟適人者遭家中落公力為推解至蔡氏妹蚤寡矢志四十年間待舉火者七口飭衿襦遺其甥女二諸弟妹曰吾有吾兄猶吾父也錦田某子甲者邂逅棘闈中意氣來依公公廉其貧贈若錢穀罄已復告又復

公贈之還其券不責償甲辰乙巳歲大侵饑

公脫粟貽餉自中春至中夏操瓢而仰呼庚癸者踵
相接夜出金錢施焉不令知施者姓名逮辛壬間家
計亦稍詘矣猶捐業賑貸如曩計先後所全活無算
宗黨戚閭勿論已公所謂好行其德者哉第令公黃
馘岩藪不沾一命其所濟於物渠寧淺歟矣公生某
年某月某日距其卒之年壽若干娶某氏男某某
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葬以某年
某月某日銘曰姜肱孝友劉翊好施是亦為政奚必
撫仕仇香為簿張玄為丞官不厭卑斯有令名振振

日知錄卷十四

教

十一

黃四二百十四

孫子握瑜懷瑾陽報雖盡餘慶未慙

田亭草卷五

鄉賓一溪楊公暨配薛氏墓誌銘

湖廣布政司叅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江西德安縣知縣致仕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

史月潭蔡公墓誌銘

誥贈淑人陳母戴氏墓誌銘

南京刑部主事端石楊公墓誌銘

封太安人史母李氏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澄江張公墓誌銘

嵩明州貳守賓泉黃公暨配陳孺人蔡孺人墓誌銘

銘

浙江按察使肖燕蔡公墓誌銘

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雙林洪公暨配封太

安人林氏墓誌銘

衢州府別駕中監李公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戶部主事潛齋趙公暨配人汪氏墓誌銘

安溪學生新岑林公暨配劉氏墓誌銘

鄉賓一溪楊公暨配薛氏墓誌銘

一溪楊公有子啓新與黃生翔幼同塾長同

逆交公娶于薛於余爲友壻其伯子年會暨仲氏咸

事余若丈人行余習公素矣今公歿且葬非余孰當

銘公者乃鄉進士李君所爲狀又核可信也謹按狀

次之曰公諱宗叙字由典始祖不語居士徙于泉再

傳允迪生知善知善生玄琦玄琦生瑩以歲薦授湖

廣景寧司訓瑩生亨生一坦公桓並傳司訓公業

爲博士弟子一坦公娶武榮黃孺人實生公公幼嘗

敏日頌數千百言偕弟令尹公宗秩共肄館舍稱楊

氏雙駒同舍生成歛社讓顧世業儒弗售家浸落

公竊自揆曰儒之利什而贏百然懸遠不可幾孰與

營什一易爲取辦哉吾計從其易耳遂揭書委令尹

公而身服賈供父母養殮養王父黃公故高嘗因

賞貸緒錢以往公頻拾仰取薄飲食忍嗜欲所贏得

過富乃權子母錢悉輸之自携貲爲買遷

計然耻姦富不屑爲駟驢驚趨弟躬修勤書時積聚

已耳聞聞中人望見公遶遶忠厚長者也不忍用智

數嘗公公貨日益起數年之間幾致千金嘉靖辛卯

令尹公領鄉薦天公意本業而服素如樸如墨

惟是數擊鮮稍貢輕煖爲二老人奉兼力營大父母
葬事不以關叔季令尹公屢蹶禮闈來往京師者十
餘載水陸資斧一仰給公如探囊公嘗爲稍損矣已
而令尹公由博士擢邑令未上卒粵郎官囊滿然二
孤乳乳在抱一坦公黃孺人聞不勝楚公忍淚進粥
徐慰二尊人曰兒在何至以仲氏憂父母星馳之粵
中扶輦車返綜其遺素買田建屋以安二孤二尊人
忘亡焉一坦公念季子宗尹無可爲衣食業公微司
其意遂捐已所市田請公折著曰兒安得有田頃踵
皆大人賜也有無與余季共之終不令季獨誦其孝

日南書卷十一

卷十一

友蓋天性云督其二子學每譚及令尹公攻苦狀輒
淚涔涔下夜呼諸燈前與辯晰古今大義或迄子夜
不休諸子姪有過失嚴譴讓不少假貸至令展轉相
責因宗老固謝請改之乃許門以内凜如也公稟性
坦洞無町畦城府口與心應足與口應遇事善摩畫
當否而扶義激昂諸族屬雅相推重事無巨細必待
公片言而決晚益攻岐黃俞扁術急病樂施雖甚風
雨恒徒步赴之諸所全活甚衆而不自爲德乃其德
公者無涯矣郡邑庠上公行誼于郡延致爲腊賓者
三而公三辭其姓名如此歲己卯子啓新舉于鄉念

公祿秩高憂苦之矣俛按邑學博公詒書誡之曰世
恒謂學博爲祿仕率誕語耳周官之師氏專爲窮途
康祿者地哉兒其念數學半之義以無負厥官啓新
遵教惟謹滋陽人士欣然慶得師公聞之沾沾喜矣
蓋又越二年而公孫載華文用儒術奮公所謂業儒
之利什而贏百豈真願遠不可幾哉抑亦公積善之
祥也公配薛孺人處士薛聰女也自歸于公輒撤簪
珥佐廢著推布操作治生計力甚凡公所爲孝父母
友昆弟皆孺人贊襄之公欲置勝遺所親偵孺人意
或風孺人兒子女多矣安用它姬子爲孺人哭曰異
時及室子非吾子耶吾願胤嗣日昌耳何憂兒子貧
遂爲公納側室林氏竟舉男宇新自孺人歿公如失
左右手終其身念之不哀公子男四伯即年會郡庠
生次即啓新已卯舉人今授滋陽學博次時新邑庠
生薛孺人出次宇新側室林氏出墓在晉江一都之槐
市山葬以萬曆戊子冬十二月初六日銘曰世有儒
而賈公乃賈而儒其言呐呐其行于子好行其德富
非陶朱家居孝友姜薛之徒衣布緝績伉儷與俱葬
也同穴樹之白榆卜云龍吉想問青鳥曰貴茲新降
者爲龍駒與鳳雛

日南書卷十一

卷十一

亞中大夫湖廣布政司叅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黃生索居山中歲云暮矣漳浦林生毓榛自雲霄前
途凌寒疾驅踵門上謁為其嗣父叅知警庸公請銘
墓中之石曰先君子治命也余與叅知公同舉于鄉
同官詞垣能悉公行業耳豈蕪言足為公重公亦可
謂有嗣矣又無庸以伯道為公憾也乃按少司徒瑞
峯廬公之狀而次之曰公諱偕春字元別號警庸
晚復自號雲山居士先世出唐九牧漳故多林而居
雲霄霞州者為公始祖曾祖崇器有潛德崇器生琥
蚤世配王氏遺腹生文貢矢志植孤迄于成立以霞
州近海多盜徙前途居焉文貢為邑諸生娶于謝而
生公比公為翰林檢討封父如其官母封孺人奉封
翁命疏陳祖母王苦節獲旌表焉公自少穎敏封翁
授以六籍百家言輒能博綜解悟塾黌諸彥咸續手
讓公先登矣嘉靖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書中
祕時閩士與館選者二而莆陽陳宗伯薦南宮第二
人衆目屬之當事者重公學行與宗伯相頡頏既散
館並授史職蓋采公望云公性坦直無城府亦不屑
隨時俗低昂居詞林局戶讀書而已尤注意先朝
典故廟廊政體人咸以公輔器屬公嘗一分校禮闈

四事集卷十五

四事集卷十五

涉以名士多入穀者以與修莊皇帝實錄成遷編

修時江陵相棟國亦以實錄成晉秩得給綸命公適
當制所撰述不肯侈為褒飾語典藉承江陵意指以
動公公答曰王言有體相公所自申飭也其誰敢違
江陵深恚之越歲京察圖釋憾然不能有所瑕摘例
轉公楚臬副使公笑曰擯我者楚相耳即副憲何必
楚五省二親在菽水可懼金緋可履脫矣疏乞致仕
歸歸而奉高堂寢饋與松菊婆娑足跡履城市邑
令攜李朱君雅慕公敦請公董修邑乘強應之寓
邑禪寺數旬經公撰集者皆信史也居九載而權相
歿銓部錄權相所廢斥者起公原官督兩浙學政封
翁趣公曰君子道長茲其時矣公遵嚴命之浙中浙
人士甲天下公所評薦若懸衡而較持鑑而別錙銖
毫髮靡與士被公賞識相繼擢巍科展達路者不勝
編錄而陶太史望齡以補試拔置正案第一則尤稱
神識奇事昨券諸事後其孰能信之直指使繩公苛
禮積相迕則憤然曰是猶作登瀛態乎乃其舉措又
何狂誕也遂論公調歸政府諸公備論浙中狀屢貽
書為公勸駕封翁復趣與偕行公寄家姑執單車入
都下需次得江右臬副滿六歲州度岑岡巢穴不靖

四事集卷十五

四事集卷十五

衆議食主勦公謂勝小不武濫殺非仁諍之撫臺甚力顧撫臺業舉事用公言竟僇巨魁赦厥脇從所全活生靈甚衆尋遷湖廣右叅政分守荆西荆西湯沐重地時方苦旱甚公蒿目焦思與諸守令拮据賑救黔庶方倚公爲命而忌者復撫前語中公公怡然曰區區此身今以還諸膝下必不令北山猿鶴帶憤含羞矣既懸車子舍日惟鍵關距躍于人世蔑如也作小齋扁曰讀書譚道諸後生小子執藝文就正者戶屢常滿公倒屣應之不爲倦所居當雲霄孔道諸臬郡邑大夫以事過雲霄必造公廬請益惟與譚閣閣

利病絕無一語及私見聞者益鄉慕之故事凡縉紳

家居鄣中月致輿餽公悉謝不受曰吾棲息衡茅邀

遊山水間安步以當車甚適矣奚敢厚煩邑里費其取與不苟類如是公事二親孝處二庶弟友待宗黨睦而有恩念葭州爲瓜陟舊地肇建宗祠仍捐貲買田以供禋祀林氏宗共利賴焉先後宅封翁及謝孺人憂皆伏苦三年足不闌內寢四出擇吉襄事即山窮水盡不憚跋涉迨出殯而戚容哭踊觀者如堵塙鎮城內外至豎木標題曰爲仁德林封君營築豈必大行之爲顯親哉然公自是毀瘁矣終喪甫閱載而

公之胸次無着臨終乃益見矣卒之日雲霄爲之罷市蓋公自通籍以迄考終所爲德於鄉甚篤先是雲霄多俠少頗有窮里剽掠之奸如趙京兆所捕治者叅戎與巡海憲臣議且請夷以兵革公昌言于朝事乃寢而辭不逞亦因以潛遁饒寇入閩銓部爲添設臬憲委以練兵詔邑控制雲霄公謂官多民擾陳之冢宰尋罷設起官浙中時鄉耆舊乞借公重蠲公溪舶餉公言之邑令邑令以成事解言之撫院主先入

竟不得蠲邑令大憾公公不爲悔也其歿而有遺思

宜哉公生嘉靖丁酉享年六十有八配方氏封孺人

先公卒繼沈氏無子以弟弘春之子毓榛嗣所存文

若干卷詩若干卷三國志摘晉書北史抄畧傳於世公墓在邑馬徑山之原葬以萬曆戊申二月初二日黃生曰三閭大夫有云同糒玉石一聚相量夫直枉之難諧也久矣三復其言可爲永嘆當公之以憲副入都也公同年許相君戒庖授几虛左席待公而吾郡詹司寇與焉公至則岸然据上坐不少孫疊疊譚說不少隱每及世故時艱人情物態則慷慨傾吐傍

若無人許相君膝席霽色而聽亦為心折蓋詹司寇
嘗為余述之謂兩公足交相重也夫以公意氣而欲
令卑疵纖趨之子迎颺扇箴之夫不動色操戈也難
矣哉顧於公奚損也銘曰厄於權相猶可言也厄於
直指使不可言也樹績于宦猶可諉也樹德于鄉不
可諉也蓋惡直醜正以為庸態而達人遺物有何前
慙惟不朽者之長存又奚勞旁觀者之嗟嘅

江西德安縣知縣致仕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
御史月潭蔡公墓誌銘

龍巖月潭蔡公嘗負笈游溫陵一時賢豪士多景鄉
願與交懽者公子侍御君復奉公命就溫陵問業不
佞因獲陪席所焉而學士先生故識月潭公者咸忻
忻美曰是父是子盡善也寓賢云公起歲薦司訓處
州時侍御君已屬閩省矣或謂公且以子貴安用折
腰下吏為公笑曰吾豈縻升斗祿哉顧區區縻縻思
一自表堅耳而括蒼士聞公名已企踵延頸待逮公
至則跼蹐尺動講藝諸貧士修贄者一切謝卻人人

自慶得師矣嘗署宣平景寧二邑篆大率用廉平為
理訟無匿情案無留牘二邑之士與氓咸喜色相告
曰夫儒而吏也迺駕輕就熟至是乎居三載賢聲藉
甚以臺使者尉薦擢令德安既去而遺思碑亭于今
屹然峙也德安當冠蓋衝達屬歲苦旱潦民彫法抗
公心揆之曰嘔喻撫摩利用寬挾垢剔蠹利用嚴稂
莠弗除及害嘉穀乃下教令勅諸曹史眷自愛母輕
犯法諸曹史憚公嚴明既相戒後濯公復間貸其註
誤者群小心折署中清平嗣迺覈徭賦畫為令甲俾
諸役得與民持符給楮吏無獲染指閭閻稱便嗣又

數郵傳掃除諸駟驗窟穴盈縮有程勾稽有法自是
賓至如歸而民困亦寢甦息矣每私謂今世善官者
率用資格自低昂多曲法徇上官意心甚耻之其聽
斷兩造務在得情即迂尊貴人不憚有豪家作姦發
塚而蜚誣良民自解脫九江守誤坐良民重辟矣寬
者號顧臺使復下郡郡移獄德安公奉檄躬詣塚所
具得豪家杆罔狀則頓足嘆曰夫爲郡決曹而白冤
獄者彼何人哉官可棄民不可枉悉次其事功傳爰
書操以白守守意弗憚比繙閱再三迺愀然悔曰吾
幾爲奸豪所困寃者獲釋自後隣有疑獄必丐詣德

印卷八下卷十五

王明四

安質成凡公所平亭蓋一月而易案者三人稱爲神
君仁父臺司核所部賢令必以德安爲冠無何而侍
御君成進士授中翰公聞命喜曰吾所自展監差足
賭矣其未究者以付吾兒遂稱病乞歸當道力挽之
弗爲動歸之日父老遮道卧轍車爲軼不得行焉公
諱謨字宜中父處士公其歿公生甫及暮母吳太孺
人夫志孀居撫公累第四歲底成立公痛父弗逮養
居恒自念曰吾見吾母猶見吾父也每受餽饗輒
以充慈闈甘脆無私藏蓄執母喪哀毀重弗減性厭
後直指龔公爲表宅里楊母節亦重公孝思云公歸

德安割俸餘之半以奉三兄時伯兄逝矣惟仲叔二
兄無恙每杖屨相左右肩其養生送死如事二親先
世故居鎮海曾大父以上墳壠在焉植封壤樹綽楔
閭歲必躬往展視即年八十餘老矣猶躬歷舟車冒
霜露徘徊歎歎者久之迺返祖遺祀田數十畝值水
漂闕公捐貲疏築仍成故業與子姓共備築盛蓋公
天性篤摯其率親率祖不遺餘情如此晚以侍御君
封如其子官貴倨矣獨凜然以持盈爲戒食不重肉
衣恒三澣兒孫歲製羅綺以進第笥之不御曰吾惜
福以遺後人且可留贏積逮貧乏乎諸所加意族屬

印卷八下卷十五

十一

王明百

飢授餐寒授衣婚授禽喪授賻皆節縮之餘也親賓
宴集餘暇第扃戶偃息焚香煮茗聽諸孫頌讀或有
以事投賄晚先生爲請囑者公徐答之曰吾曩爲諸
生居貧日不敢廁足公門即邑令修玄纁羔雁招吾
爲其子師猶趨趨不敢進今貴且老矣乃易嚮乎自
是無敢以私干者蓋余雅交侍御君睹其鯁直清修
卓爾大雅君子也至以陟岵故辭榮途年甫四十耳
大都其表暨大節得之庭訓爲多侍御君持斧過里
公囑之曰兒其務修德毋務修憾而先是公歿母時
嘗買地爲豪宗所絕比侍御君貴豪宗氏負荆謁謝

公曰此疇曩事業忘之矣人謂公實預以身教非
苟言之已耳侍御君當之東粵有渡海按甸南意公
聞而壯之曰天監有赫無遠弗届爾其代焉海若且
前驅矣蓋公之教其子不以艱阻動念類如是宜侍
御君之有特操也公素康彊無疾庚子夏倏病瘕結
臨化無它語惟囑侍御君成宗祠焚責券命諸孫讀
祖父書毋墮家聲而已歿甫及旬郡邑庠士群請祀
公贊宮蓋棺論定諒哉公享壽八十有七配處士徐
侃女累封孺人婦德母儀時稱婉美先公卒子男二
長夢周舉已卯武科試例授龍巖所鎮撫次即侍御
君夢說甲戌進士侍御君卜以今辛丑十二月二十
三日奉公柩塋于其邑九峯山之麓與孺人合厝先
期馳書函太史高君所為狀來請銘於余余夙慕公
屬抱痾巖數弗克驅素車往銘焉乎遜迺銘詞則太
史君狀具矣爰掇而系之曰行曾閔兮治召杜家萬
石兮鄉畏壘倚德人兮振醇風挽澆漓兮還古始緒
業未竟兮心所安鍾祥貽範兮昇之子雲樹蒼蔚兮
閔幽扃餘光烏奕兮銘以俟

日知錄卷一五

十二 李元三首

誥贈淑人陳母戴氏墓誌銘

楚之景陵有知名士孚齋陳公而同邑戴碩人為之
配今孚齋公贈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叅政戴碩人贈
淑人則以吾閩方伯使君為之子也使君貽書黃生
曰某不肖藉先父母德誨以有今日自叨第竊祿于
朝先太淑人遽棄栢棧又越七載而先大夫捐館舍
感念風木怒焉靡寧先大夫之葬業已請名筆銘諸
幽而墓未表也先太淑人窀穸計邐延未遂茲且與
伯兄亟圖之於禮宜有銘念二事皆不肖藉以不朽
吾親者願微惠於足下黃生自顧非其任也既黽勉
勒不腆之詞表贈公墓則復於使君曰一之弗稱其
可再乎而使君固命之焉乎辭按太淑人父處士戴
翁錫母氏吳世居景陵之社湖里處士故儒家每燕
閒好稱說古今成敗事訓誡諸子女太淑人甫穉年
側耳改容憬然若有會也處士奇之曰是女也淑當
以婚佳士而參知公方著少穎聲屬有襄修議則曰
吾聞其家多隱德後必有達者遂許妻禽焉迨參知
公遊庠泮而出贅贅居閩載而太淑人歸時上有舅
姑中有伯姒諸戚獲食指眾之曰歲之不易生業時
苦墊隘太淑人盡斥其產以養之

日知錄卷一五

十二 李元三首

知公得淬志下帷為主司賞識聲燁燁于士林間諸挾贊請益者戶屢恒滿時貢其脩脯奉二尊人旨甘而太淑人茹荼習勞力拮据贊之絮緼締綌新葉釅醴每先時而具俎餌饈饔醢醢所臚每應手而具陸字水學竹頭木屑無纖鉅咸爲之所杼袖聲往往至丙夜冬龜手夏浹汗不爲少休爰相宅於祖第之左闢堂構別自爲居舅氏英執紼之客數百人太淑人躬理醢醢享之客無弗霑飫者叅知公課諸子業就傳則饒贊結文社則饒饌督經籍則饒青鈇繫太淑人是賴叅知公視課程而已督其諸子學渠燠嚴甚即諸子逡逡稱率教猶時以嬉情煩呵撻方伯使君連捷賢書輟廷對旋里太淑人喜動色則倚門迎謂之曰吾非喜若一第也喜若不輕試耳比且赴闕下則又囑之曰若行矣吾且携婦氏視若仕宦而種德則昌熾之道矣蓋太淑人之母教若此性至孝姑黃太淑人素奇嚴難事獨太淑人用恭謹最得其懽至楚傳後特奉以朝夕旦視盥櫛宵視衿簞衣調其涼燠食調其飢飽疴癢疾痛時其抑搔諸所爲聚順者百方即歸家介家不能越宿或強留之則曰姑非我食不飽寢不安矣其相叅知公恒承迎志意而爲

之羽翼每祭祀牲脔肥腍頒饗金錡必潔曰是君子之所虔也宗黨告匱隨多寡應之即傾篋不靳曰是君子之所睦也客至呼酒立辦滿座沉酣不以疊耻告曰是君子之所懽也叅知公篤愛少弟與共有無迄頽白廼與昆季折箸方伯使君之舉于鄉也捐坊金分贍親族太淑人實調和德惠之惟是叅知公性顛真多面折入過無所隱互太淑人時有隱諷或委曲解之俾爲寡怨地叅知公亦自喜謂閨閣之鹽梅焉諸姊姒凡四所與周旋其間皆柔聲愉色抑抑退讓比有子薦公車列曹郎見謂意得矣而善下猶故也顧特善以德率人似有性狠戾虐使其婢者太淑人片言即解又時時擁護之婢私尸祝終其身馭小臧獲獎其勤者扶其惰者軫恤其疾苦者有大工作輒治卮酒勞之使人人感奮而饒盡力歿之日無尊卑疏戚老幼咸爲悽惋揮涕叅知公則若喪左右手云太淑人以方伯使君滿工部考封安人比使君以大叅備兵雲中值覃恩贈淑人皆從贈公也誌以使君故稱太馬子三長所前任浙江武康縣學訓導次即方伯使君所學季所讓墓太淑人墓在某山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孝武太淑人墓觀也焉

柳母九熊李母勅勤太淑人實類之廼其累功積善
以培家慶舅姑稱孝姊姒稱讓宗黨稱仁又何德不
備焉讀所爲狀信然夫其慈儀內則兼總盡善善業已
享厥成矣顧於固極之報歟焉未愜使君念及之輒
推腸灑淚不能自禁也銘曰謂德善靡報耶穠繁之
豐故在也謂報未滿德耶負米之悲又奚以解也謂
彼蒼巨測耶券餘慶以待也謂化臺長夜耶揭休光
于億載也

南京刑部主事端石楊公墓誌銘

比部端石楊公以萬曆甲午九月初八日卒于官公
之子宏道行營築地者十載通乃獲吉于惠安縣上
田埔之原卜于萬曆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奉公柩葬
焉先期持令尹謝君所爲狀謁銘於余嗟乎角州追
隨隄父永別即微狀余能悉公顧泉路有期能令巨
卿見夢否余握管爲之惘然公諱曰采字原白高祖
守恭家于泉之肅清里守恭生榮璉榮璉生榕榕生
石峯先生士廉是爲公父比公貴贈父文林郎安東
縣知縣母盧氏贈孺人初贈公學易困博士弟子而
仲氏貳守公士中治春秋領鄉薦於是贈公以春秋
授公屬仲氏時時課之曰此已售之業也貳守公校
公藝輒忻然動色曰是且振伯兄箕裘矣年十六入
邑庠每從師講肄歸則就贈公館舍燈下督誦讀鷄
鳴趣起公竣竣弗少懈余與公聯榻情不能從然旦
晝竊用自惕焉嚴師益友朝夕在也越三載而贈公
不祿服除應督學試以高等受餽廩又九載舉于鄉
是爲隆慶庚午時貳守公久宦粵盡歸其祿入爲田
宅貲均諸伯季二氏公任家督撫諸從如同產綜理
餘暇惟覃精典墳已耳或以干謁事請公笑曰吾籍

仲父范幸無虞饘粥何至俛仰貴人前爲凡五上春
官不第則慨然曰上負尊人又不能酬仲父雖然顧
自樹何如耳以乙榜銓授羅源學諭羅源士故聞公
名相率趨迂于途盡聚于廨舍群然用得師相賀而
公却貧士贊與雋士講德談藝時廣集諸生校之割
俸佐課膳竟日夕爲品隲瑕瑜又無不心輸意愜矣
會朝廷新遣京朝官典省試事命有司慎選分校者
公應聘之江右所甄拔皆知名士今太史劉君孔當
銓部吳君仁度在選中士大夫咸稱公冰鑑云已而
遷淮陽之安東令頃歲黃淮漲溢民幾爲魚而安東
持窪甚田廬胥溺邑幾廢矣公按行堤岸陳謀當道
先募役培諸護堤復循求堙蹟起故岸爲洪流障民
稍稍有寧寧已乃修平望五港水門時蓄洩令更相
洄注已又蠲諸荒田招流移給之牛種導之墾殖量
賦穀預凶荒備討勿以履畝取盈凡公所爲邑民計
大約如浚儀王業南陽召翁卿而焦勞過之民望風
來歸者歲不下五六百戶居而歲屢侵催科不能及
格公謂令即以蠲拙罷誠甘之顧柰此赤子何力爲
請蠲貸情詞懇惻竟得請乃止而先是安東倣江南
漕例民供賦者輸穀于官歲值不登至越境重斲致

升斗狙獺復漁獵焉其直數倍重貽疲民困公又爲
力請折解臺使者上其議于司農卒報可定爲繫令
自是餘糧棲畝徵歛不繁公私並稱便矣淮陽牢盆
諸賈轉鬻于支邑安東例有過壩稅令寔董之前令
率密署巧索延納餽餉以爲恒公嘆曰官而與商市
也法乎嚴飭諸賈豎毋輕溷我賈重譴而勾稽無積
蹄稅入無羨耗吏胥無染指則益人人嘆服諸上官
過使至者供具取不之而已矢勿飾厨傳以爲閭閻
擾署中一蔬一肉悉按直買諸市時而食無魚鮮耶
壘傲然自適也公雖用撫字著懷悌聲然性喜里夫
庭無宿訟有巨豪積隱占詭販諸奸狀據
究詰公曰養稂莠者害嘉穀殆謂是矣立按劾捕置
重繫群奸爲之屏息每旁郡邑有懸獄當道必移公
訊之凡公所讞鞠兩造帖然即麗重辟者皆曰死無
所恨公復以暇時興學育材賑貧士舉孝旌廉種種
應古誼爲諸隣邑風焉居安東凡五載賢聲籍甚諸
使者薦剡二十有三旌獎稱是以治行最奉璽書徵
矣用常調得刑部主事而南南曹事簡灑然以翰墨
自娛間有所聽斷亦灼情麗法如宰安東日然以爲
令時焦勞久體羸憊不支未閱歲病卒家人假貸以

殮同官為疏牘鳩諸義故助治裝廼得歸其貧如此
方公病困言不及後事惟曰吾竟負仲父第服膺長
者訓無敗名藉是見下里公生嘉靖庚子五月初八
日距其卒之年享壽五十有五公配贈孺人蔡氏繼
林氏又繼陳氏又繼封孺人陳氏今與公同穴者為
林孺人孺人毓自名族賢明識大義相夫君勤處妯
娒睦諸子女皆孺人出子男三長宏道次紹唐俱庠
生次紹丙嗟乎吏治莫核於兩漢朱邑尹翁歸死家
無餘財張堪去蜀之日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天子聞
而追悼之至為下詔褒獎賜其子金帛兩漢優廉吏
若是然亦厯厯矣公用卓異徵乃厯得留署食貧以
殞誰復知者古今寡廉吏以此公子宏道篤行能文
且克竟公志銘曰謂廉吏不可為良有激耶謂有陰
德者饗及子孫今猶昔耶公之廉其遺以清白耶公
之惠淮陽其永世德耶子克允宗其究孔碩奚必待
寢丘以為報又奚必身加紼而受殊錫耶

封太安人史母李氏墓誌銘

太安人李氏者官允史世程君之母也君奉母就京
邸養會天子建儲當遣詔使于朝鮮所司推宿望
詞臣堪為星華重者宜無如官允比疏名上而
天子忽庚用其貳者居未幾太安人卒獲有子以侍
含歆殆若天所相焉官允君奉諱里居葬且有日矣
先期來請銘余以嫺連故夙耳太安人賢弗敢辭蓋
吾鄉先進稱砥礪官業克遺清白吏子孫者必屈指
方齋史公公與厥弟郡守禮齋公同舉嘉靖癸丑進
士起家山陽令擢即民部累官至楚右使所敷歷皆
餐水茹藥不憂貧家庭間時時稱引疏太傅楊太尉
事以相慰勗然自令山陽而前梱以內薛夫人主之
自即民部而後薛夫人殤矣梱以內實太安人主之
當其宦京邸也祿入重供時寤桂王太安人羹藜飯
糲殊無厭苦意客至或趣治具輒辦實乃斥瑜珥付
質家不煩公揮畫也逮從而之粵之浙已復之粵所
至嚴局杜室穹鏘戟僕御加甚焉梱外聲絕無所聞
問諸所拮据茹淡大約不異京邸時比方伯公之楚
則太安人不復從矣第飭一姬俾往司縫餌而躬視
官允君之學于家已方伯公自楚致政歸解其裝

如也太安人喜而慰之曰曩所稱疏太傅楊太尉之言乃今睹矣而宮允君自少有穎質方伯公夙心期之每手授句讀口授吾伊意授結撰以爲恒而太安人所課督尤厲夜篝燈展趣櫛閱十餘載如一日即宮允君貴矣猶時時稱先德勗之以故宮允君清白行一意二季亦用文行世其家本母訓也大安人性孝謹尤賢明識大體晨興必縱筴執香祖廟嘗蒸釜錡身滌且澆務豐腆乃已每從宦則載主就道雖造次無闕供薛夫人之伯子妖重遺孤女太安人母之若離裏然一經一資不使已子先而孤女後也稍長則教之刺紵歸其簪袂以逮結褵之日無怠心厭容所撫摩薛夫人之子若婦咸曲意婉約融納鑿然瑣瑣荒旁觀者莫能睨其隙內外嫻族以時遺之必周其侍薛黨也尤摯薛氏子事太安人誠姊矣方伯公分畀田廬不欲以少子衡伯子顧謂大安人曰若自有贏焉意預期宮允君也乃太安人深心挹損實未嘗有所營度人謂太安人之見其大如此晚歲奉佛最篤旦朔必素食已竟年素食在京邸悉屏梁肉醢醢弗御曰毋負如來其好施予振人之急不以窘故廢又終其身靡懈蓋其言曰既以予人已愈有既以勞

人已愈康西方之教也嗟乎迹太安人所施于家詎直佛地中人哉即謂之聞道可矣太安人父曰雲岡公母管氏世揚之廣陵人太安人所撫薛夫人子三曰繼儒曰繼倬曰繼伊倬伊卒而伯前大者曰繼儒所出丈夫子三人長即宮允君繼偕舉萬曆壬辰進士第二人累今官次繼佃次繼任孫男十二人孫女六人而延瀨有子獻辰是爲太安人曾孫瓜瓞之綿熾而昌矣蓋余讀宮允君狀而悲焉狀云母成立丈夫子三而未盡食其樹且羹藜糲飯之日長而金碧鼓鐘之日淺也夫太安人固耳食貧耳即見方伯公地下如生前相慰勞渠寧以彼易此矧食其樹又未涯矣宮允君卜以萬曆癸卯年十二月九日奉太安人柩柩于方伯公之兆薛夫人先穴其左方伯公所嘗定也銘曰將奕其光隆其積將播其蔭厚其植深山廣敷良材出澆之培之繁陰密猗與史氏世載德爰有太君司閭則麟趾既昌熊九飭貴而能約老弗佚縮乃爲盈豐宜書挹之酌之其靡忒餘輝緜緜賁幽宅播諸彤管永貽式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澄江張公墓誌銘

觀察大夫澄江張公歿且葬矣公子汴汾請銘於黃生而省元李君宗謙爲之狀夫狀也者象也李君以文技擅一時所摹寫人多矣廼茲狀張觀察也肖其象兼傳其神即終身習焉者未之或逮也然習觀察公者宜莫如余蓋嘉靖戊申歲御史按泉試諸生有聖童張九鼎者操牘握管入其進止委蛇無縮朒周章態御史固心異之問其年曰十三矣及覽所奏牘縑藉現奇則擊節賞曰此黃香孔融之流亞也遂錄置郡庠充博士弟子而公旋連遭父母喪又遭大父

日三十一

卷之三十九

母喪伏在草土者十餘載服除詣督學試督學使者咤而訝曰夫御史乃侵官錄士哉吾惜法不能惜才竟落之公自是試有司輒弗偶家貧甚授生徒給食時余已領鄉薦柳首蓬窓公講舍隣焉時時相過從時其議論激湧下筆纒纒數千言氣磊落不爲人下也然每試則偃蹇如故公嘆曰語有之薑桂不擇地而芳詎然哉詎然哉乃航海入粵易其名曰會宗寓籍于潮之海澄自邑郡升于督學使連試連得雋遂爲其邑庠弟子隆慶丁卯試督學第一其秋薦于粵第二知公者語人曰是族張九鼎也先是公入潮飄

泊甚困復爲剽盜所刃掠其賢去卧創旅舍幾殆有日者譚公祿命謂當齊拾科第而官以臬副脫駕也戊辰春余隨計偕吏北上會公于長安道相慰勞如平生爲余述日者言沾沾自喜是春公下第歸越卒未遂成進士銓授博士于太常公笑曰日者之言稍稍驗矣居一歲今 皇帝冲齡嗣位躬親祀典公以職事奉祝贊裸常趨蹌上前上睹其習容止禮儀卒度退齋居而問爲誰左右以公名對自後上常目屬焉太常清曹先後召博士者多選爲臺省右職公性資慷慨每論古今人物旁及當世務皆侃侃諤諤披腸嘔心其邁尊貴人高譚潤步不能卑疵纖趨爲攀援計司銓者心弗善也重遷公爲兵部武庫主事公在庫部督武學其遷爲正郎也領駕署武學皆貴游子弟駕署典侍衛馬政郵傳貴戚宦近多所請囑公蒞事章程廩廩諸武弁奉法惟謹即窺覲于請者亦相戒削迹遁矣蓋張兵部之名冠于曹郎云必歲闋出守台州台浙名郡也天台赤城之勝焉游士所標集上官亦迂途登焉或請飭厨傳以迓者公答曰彼自有雅致奈何以俗吏溷之守遠懸益昌令不能代黔庶執役耳郡多豪貴能持吏長短公至

日三十一

卷之三十九

則枉干旌諏詢利病而已其宗鄙盧兒有恣睢犯法者一槩繩之不少貸公治郡務在滌煩苛禁非法小大之獄兩造伏庭下片言剖決且諄諄溫諭之卒從寬賞而爭訟息捐俸修黌宮恤諸貧士集其秀者與講藝親課之題其甲乙而青衿奮念大水爲苗檄下邑多開支河廣東湖之渚築負明福興之塘鑿嵩山之港而水潦有備治軍簿明覈諸鎮戍要地餉以時給卒無呼庚癸且釐屯田跣芻糗而士樂超距爲用居郡六載一切才名治理流聞被薦書者九矣丙戌入計考功郎論斥台屬邑令弗當罪也公爭之強考

功郎目攝曰夫夫也不能自芘安能芘人時蓋有持

廿六 縣元四

公者公得調岳州岳故衝敵當公時水火旱災相踵也公嘆曰夫銓司貽我以簡而造物授我以艱也惡乎辭哉郡苦旱則羸服步禱屬邑苦澇則冒暑省視城陵磯失火則發卒往救停逋賦開庾廩勅有司給糜餉就食者諸皆焦腸蒿目圖之廼其爲岳人圖百世利又至悉也華容瀕湖而邑春夏泛漲即盧舍畝畝爲墟公庀財鳩役築隄亘百餘里灌莽沮洳盡成沃壤人號爲張公隄郡城鬻洪濤善崩而岳陽樓址中枵外潰公墓千夫營之自是累基崇墉屹然金湯

公朴實無它腸其言動措施咸發於惻怛人情諭以東平河間之雅諸宗大感悔懣然質成約飭諸邑令毋急催科至以逋賦停俸不爲恤百姓頌公德繼負以輸遂上績如倪寬課最蓋公之得人心如此公前後爲守十餘載在岳州憂勤視台州倍之薦刻凡五上乃始擢臬副備兵滇中甫抵任適前考功郎據要津復修前却公遂用人言解轂歸公又笑曰日者之言驗至是乎命也何尤公先世居晉江張林里曾祖父岳祖父基父贈中憲公文母贈恭人柳氏無出側室陳恭人實生公公篤至性事嫡母如母事叔父如父愛其弟白首不渝而又敦舊故嚴義利初官京師有延平友人寄金四百餘歸而殁數載不聞問矣比其子訪公台州殊不及寄金事公持橐界之封識宛然方未遇時困厄久既貴而睹人困厄不啻其身惟也賑卹施予往往罄囊篋以供性豪飲飲未嘗醉比歸自滇南則稍稍謝杯酌日與朋舊對奕而已于卧徐行不齒戶以外事有謀以求田問舍者亦絕不應收視返聽塊然據梧公益歛其神以還太空矣公生嘉靖丙申十月二十一日卒萬曆己亥七月

四庫全書

七

第四四

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配郭氏封恭人先公十二年卒子男三孫男四先是萬曆丙申冬公卜地東郊之龍壽山奉恭人厝焉今公子汴汾以公卒之年十二月初七日奉公柩合葬蓋余識公困厄時比公爲兵部締兒女姻余懸車後一年而公亦解官旋里故曰習公者莫如余銘曰予之早慧遲厥成畀之雄才困廼亨人皆追逐我無營優游郎署蜚英聲兩剖郡符稱廉平白壁終焉點青蠅釋爾纓冕卧衡荆悠悠濁世任醉醒一朝乘化遽長暝吁嗟厚德斬遐齡欲問天乎天官冥存而順也沒而寧勒詞永宅垂令名

嵩明州貳守賓泉黃公暨配陳孺人蔡孺人墓誌銘

太史黃君敦柱自使楚來歸將畢其大父母襄事先期謁黃生請銘而自具狀曰先贈公口授之遺也復持嵩明州志以示黃生曰先大父貳守嵩明嵩明之人俎豆之若齊人之祠石相籍具在故府可按匪直孫子私言而已黃生唯唯按狀貳守公諱潛字昭卿別號賓泉起家歲薦凡三試京闈弗售乃謁選得嵩明州同知嵩明遐荒人謂官與地皆於公匪稱公所然曰仕以行願耳官與地奚擇哉遂踴躍然策策以行至則咨諏利病悉心爲區畫計開府顧公有所詢訪公條上十六事皆鑿鑿中肯竊顧公心儀之會州守左遷去遂以州篆屬焉州故土城爲叛酋安銓攻毀公請築城以石劑費公帑輸傭間畝自是而雉堞雄壯永奠金湯營宮在州之西於形家言弗愜文風久頹公遷之州後黃龍山麓其秋登科名者二已而嗣興者踵接晉沙河利漑一州秋冬恒苦涸公跋履荒度築壩張家山時其蓄洩人擬之浚儀渠焉州東北接東川武定尋甸諸界得夷出沒公議扼其要害倣什伍法練士甲嚴戍守盜賊爲之屏息蓋最所等

畫茲其最鉅者今行之遂為永利它如廣儲蓄平差
遺舉也政限畧田厲窩禁次第舉行皆公夙議也聽
政餘暇念諸士鰥陋寡聞責在師帥則時時接引為
之譚經講藝士虛往實歸耳目為之頓豁即文翁化
蜀無以喻已居嵩明三載臺使者交獎行且疏薦而
公倦游矣忽一日嘆曰吾老矣折腰之日視淵明不
啻父五柳吾事三槐其以埃後人乎遂丐休當道得
所請懸牀留犢行橐蕭然百姓擁路攀轅至有泣下
者相與建生祠于張家山念公所興水利處也雨暘
必禱歲時香火不絕其鄉縉紳請祀公名宦公曩所
印夢筆卷十五
王朋
陶鑄今猶有存者蓋去後之思久而勿替云初公父
令尹公業春秋舉省試謂公質魯以故授公易而授
其伯氏春秋公沉思曰不有以魯得乎故其學攻苦
刻厲於六籍子史多所淹貫而精研理窟剖抉淵微
匪並俾佔帖括者嘗手題讀書處曰靜養一心之神
動觀萬物之變又有四難四要箴四難曰急躁之心
難管束龐浮之氣難制馭誇大之言難收拾匆卒之
事難料理四要曰心要寬綽氣要和平方言要簡寡事
要尋思觸目做心恍若盤盂几席之銘一生涵養得
乃盡在是矣將邑庠試居第一伯氏次之公讓饒伯

氏學使者義而許焉次年試仍第一乃受饒雖屢躋
場屋名益重至其言動取與衆異先民矩矱影象不
愧學者翕然宗仰之海內士聞公名多就大學稟業
曹太史大章者公高弟子也他所造就尤衆公之以
歲薦仕以貳守終人咸惜其位不稱德云家居杜門
自老日惟焚香靜室課諸子讀書舊架古蠹繙閱註
解笑曰此自吾生涯與諸子共之屏外事槩不與聞
性不喜華麗其持身刑家務崇纖儉衣必布素食必
蔬糲恒語諸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奢歲時謁先隴
輒灑淚衷迴不忍去贈公體公意得村落舊屋瓦為
書舍鑿池種樹公約客眺咏其中扁其堂曰嵩山仰
止軒曰習靜蓋靜山為令尹公別號用以寄孝思且
勗後人焉郡大夫欽重公以鄉飲酒禮延公賓席再
三請皆謝不赴邑里人士謂黃氏世宦胥不顯然行
業楷模皦皦維則其子孫象賢有以矣公先世莆田
黃石人有宋黃公度之裔元末避亂遷于泉三傳至
宗養宗養生滿滿生靜山公泰弘治辛酉薦于鄉官
至武康令公其第三子也公元配陳氏鄉進士陳寧
女進士尚文妹也家世華閥而獨入躬澹泊動纖絳
有孟光椎布操作風

珥無所愛諸姊如慕孺人知書了文義遣女就學
人爲耳提口授儼然一外傳矣舅武康公官歸姑丘
孺人逝三塋棟家時有難調戢者孺人日周旋其間
調之和羹戢之如引繩能令其牙距潛銷閨閣用
是雍睦姻鄭謂其有儒生氣象非弟女流中稱賢者
不幸早歿詳具于公所傳中繼配蔡孺人安溪處
士蔡璣女自于歸廟見公持一子一女付之即陳孺
人出也孺人多方鞠育及長而冠笄婚嫁皆殫心力
營之至所自出者丈夫子三女二皆教以孝弟儉勤
閭閻以內惟洽無間即贈公忘其爲異母弟弟也當贈
公歿時年六十矣孺人猶問藥食節寒溫煦煦如視
孺子比歿則號天大慟曰何不以老身代其慈父焉
擊如此乃至霜天緝縕老而生日不爲樂動輒稱先
公之訓則若與陳孺人先後步趨已太史君事孺人
久言及之猶隱隱悲痛也公子男四廷甫郡庠生贈
翰林院編脩陳孺人出廷范郡庠生廷徵廷南俱蔡
孺人出女四孫男十六人曾孫男三十一人黃生曰
方公之歸自高明也以五柳自娛三槐俟後豈意不
可一世姑偕是自遺者今諸孫中太史司理最著太
史公輔器司理遂篤行君子也諸以文行稱者猶

自不乏公之取償於造物不已弘哉曩日之言殆若
券驗算之緩又若有待也先是太史君請告里居以
萬曆甲辰二月卜吉於南安縣二十一都安內山之
原營爲三壙已告成事茲卜萬曆丁未年十二月初
二日辰時乃奉其大父母柩葬焉蓋承諸人之意圖
之若此其慎也銘曰樹德滋矣久乃逾章積慶厚矣
久乃逾長其有待耶無待耶青烏白鶴之占以有待
呈祥素絲黃卷之業以無待熾昌勒徽樂石夜臺有
光

嘉議大夫浙江按察使肖兼蔡公墓誌銘

憲使同安蔡公諱貴易字爾通又字道生與余同舉進士公生嘉靖戊戌正月十一日卒萬曆丁酉正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憶不孝居先慈喪也公辱臨弔慰之睹其體甚康神甚王乃不數月而訃聞矣今公予選部體國君卜葬公于其邑民安十都董水獅山之陽而乞銘於余嗟乎吾郡士同戊辰舉者十有八人今重存者三耳河清有期人生不疎余方逃虛抱寂遨廣莫之野以畢餘生顧又不勝其生死存亡之感也惡乎辭銘公之先世家涪州平林曾祖父文周

廿四

祖父宜勲皆有處士之誼父鄉進士公宗德官廣西梧州府通判比公貴贈祖父父皆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叅政祖母呂母洪皆淑人公喪父時年甫十五耳已哀毀如不勝喪洪淑人督公學甚厲公亦刻志憤發弱冠學成補邑弟子員嘉靖甲子薦于鄉越隆慶戊辰成進士謁銓為江都令奉洪淑人諱未之官服除補令崇德崇德紹浙西孔道舳舻冠蓋相銜接其事劇而民疲公蒞事則約已勅下悉罷諸供應之擾民者過賓至東脯授餐如禮時時罄私橐以具然至顯貴人亦無所加腆邑民當輸粳京庾奸胥獵賄

恒以意為高下公差產授役毫釐不爽人咤為神明而疲羸者稍稍甦矣嗣乃復包角墻以捍海潮創尊經閣辟諸生講業以振弦誦即任怨勞弗恤也舍山巨盜楊雷蒲榜者糾聚橫行莫敢問浙以西苦震隣臺使者謀遣將兵之公曰無庸乃用間計擒其魁餘黨解散三方安堵蓋隣郡咸頌蔡令云賢聲聞晉南京戶部陝西司主事陝西司董錦衣八倉弊竇如鼠穴公日坐批糠塵垢中雖盛暑隆寒不少避官吏曹役靡獲表裏為奸者滿考晉浙江司員外郎督浦口倉一如督京倉時未幾晉郎中祠部祠署素號清適公閑戶讀書而已壬午寧波郡守缺而余文敏相君者郡人也則請公於銓部曰此吾門下士知其能澤我邦人也既得公則貽書戒其家曰是其報我不以私無庸私覲也公至而造請士大夫問民疾苦其或通關說撓三尺即詞色無所假貸而相府之舍人兒無敢鼓聲燄雄里中矣公吏事精敏即千夫之夥數年之後凡一矚皆能辦其形貌舉其姓名然性復宏厚薄鈞距遠厲之治務在存大體去泰甚而已先是諸衛所賂結府胥那借軍儲至數千金無還計公悉蒐致之法饒蠹一清海上漁商二稅舊輸郡帑公

議貯之郵定兩邑著為令曰郡牘故在耳靈門外跨
大江為浮梁兩涯隙地為豪家占以築室渡者壅遂
圯一日溺百餘人公廉得其狀立毀之仍為文祭溺
者民自是無所患苦居郡五載諸所頒條教卹刑獄
修舉廢墜皆用外寬內明得士民心比遷貴州臬副
士民勒碑頌之貴州峻遠且地瘠官將者往往生快
快念公分臬參藩皆在焉恬然安之無幾微見言面
題其軒曰運甓示不以休暇自逸也嘗署督學所校
拔多儒士又嘗署司篆第謹守管籥出納之羨弗問
已癸巳晉浙江按察使浙士民聞之喜曰是故浙中
良守令矣而公亦樂用浙會吳興董范事起訟者媚
集公一切用安靜鎮之不為理曰是無賴子易煽安
足聽也撫按知公不為動則徑下之道君府而范司
成竟投繯死事聞上震怒當事者咸獲重譴人始
服公能持重得大體至其風厲群吏則振綱紀慎激
揚貪墨者望風解印綬遁矣是時公方負駿望乙未
入計臺史有中譏搆公短者輿論為之不平顧銓部
重失言官意竟鐫一秩當候補而公子選部君方謁
告在里公慨然曰古人有言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
足吾歸趣吾兒代報稱耳遂趣裝出都門相知有力

若競挽留公公飄然不顧也公素恬仕進不能陰陽
世俗與俱上下亦不能結權貴干薦引為今與守皆
著卓異聲矣乃其遷也一得留曹一投遐裔則皆以
寡援故當余文敏輔政時有建開金塘大榭之策者
謂可墾腴田二萬畝佐軍興文敏從中主之監司業
唯唯促畚鍤役公曰此國初所徙地也役蒸黔而資
巨室詎庸利乎既力白於上官復究極利害為文敏
陳之文敏答曰某鄙人不知其不便若是事遂寢公
挺立行一意類如此然亦卒無枿鑿恒自謂有天幸
矣通籍垂三十年絕不營溫飽計自祿入外視之若
將晚已其自崇德趣留都也徽人商崇德者感公不
擾恩贖四百金追至姑蘇獻焉公悚然曰此山陰百
錢耶峻卻之諸商歸而立四知亭侈其事貴寧所部
安甯國章嘗遣人投牒若將有所覬者公叱牒還之
揮其人使亟去自是安甯頗首受約束惟謹曰畏使
君清耳觀察蘇大夫君禹頗其堂曰清白蓋實錄云
家居恬淡寡嗜屋無華椽食不重肉絕妾媵之奉而
獨軫貧窮隆施予內外親朋待以舉饗殯婚葬者
凡若干人念兵燹後鄉族多失祀者則買地置壇每
歲兩灑飯焉居常手不釋卷為詩文得唐人家法晚

頗覽佛道經用書畫自娛暇則與故人譚舊為懽譚
有以公府事干者輒謝去曰里棲而家於有司孰與
仕進而家於官乎吾即貧素何以改吾素易簪之日
囊穠蕭然周身外咸倉皇假貸而辦可謂以德終矣
今崇之生祠歸然在望閩學使者俞弟子員之請祀
公贊官與崇之鄉賢祠數千里交相映也斯足慰公
九原云所著詩文集藏于家公嘗欲結菴東山之麓
飯僧奉佛以答父母恩名曰報劬又念別駕公側室
楊無子執節於令申應旌欲列上其事者屢矣未就
而歿蓋公之永念先人如此豈與夫逐逐聲利規一

日所遺卷十五

廿八

三十九

身之奉者同也公前配累贈淑人葉氏婉嫕有婦德
克佐外修歸三年卒為嘉靖庚申八月十三日距生
嘉靖壬寅七月十四日得歲十九藁葬城北繼配累
封淑人黃氏子一獻臣體國其字萬曆己丑進士南
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孫男三謙光定光學光體國君
卜今己亥十二月初九日奉公柩并啓葉淑人窆合
葬焉虛其左為黃淑人壽藏銘曰令有中牟守則穎
川十道之使首曰象先奕奕古人公兼似焉脫屣榮
祿終老林泉修之于家其德乃全未竟之志付諸嗣
賢佳城鬱鬱餘慶延綿過者必式德人之阡

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雙林洪公暨配封

太安人林氏墓誌銘

雙林洪贈公諱以詵字德益世居南安英山之麓配
林太安人世居安溪赤嶺而皆徙居郡城公家之徙
郡城也自大父直齋公孟暄始而公父遐溪公溥母
蔣孺人獨屏跡山居以避坊置課農桑為樂時洪氏
文風颺起如郡丞英溪公侍御芹谷公蟬連科第皆
從郡中奮以故公奉父命就郡士友問業即怙恃在
念弗能從也每歲時定省輒裴迴山齋弗忍去遐溪
公趣之曰若第効孺乳駒不作蜚騰計耶則姑載袖

江表集卷之六

十六

集卷之六

以行遐溪公或以事抵郡舍公候侍終日昏旦視寢
膳惟謹林太安人伺嗜好調甘膳奉之諸細無不履
遙致之姑所者又不啻擊毬而獻也嘉靖季年郡中
倭英山結為賊巢遐溪公與蔣孺人復入郡城以居
公與太安人謀曰二尊人老矣今假我以返哺之日
心力庸自愛耶時服必豫旨蓄必克所屬意親賓至
必庀具款延供竟日歡娛譚笑二老人相與愉快每
語所親曰使我棄其田廬而無愁嘆之聲者家兒與
婦耳遐溪公性嚴公輔以寬和處二弟諒如也然不
設脣容不輕諧謔能令人嚴憚季弟性儻宕至對公

必訪必共蓄產經公手二弟不復置意郡從十許人
視如手足無少長油然懽洽內外親有所勞構往往
就公亭平乃至含慝負誓則逡巡不敢進生平篤親
舊重然諾急人之厄將孺人弟既謝諸生貧窶甚公
周給無虛日解衣推食撫其孤迄成立不衰兩女弟
適人者家山海陬一際時難一遇家難幾弗克自存
公爲悉心綜理靡愛貲力衽席哺煦之甚備而脫簪
解佩佐緩急者太安人也當倭寇充斥時英山佃僕
望主舍投止或逋歸自賊巢疾疫傳染衆議格不納
公惻然曰居間藉其力急而棄之不仁竟置諸旁舍
歿者給槨病者予藥而中堂以內千指晏堵無恙諸
避難全活者咸慶有天焉寇退蒼頭其間行還里徼
卒掩以爲盜傳致郡庭公亟趨申救郡太守色動公
指天日力誓無他會邑令素信公爲請得解公慮寇
且復至則倡諸宗人就山築壁塢障諸復業者旋以
山塢乏水移平地附澗以守而公家腴田若干在營
度中公請於遐溪公捐而成之人頌公高誼勝庾袁
云公逾冠遊邑庠顧每試不得志於有司嘗語人曰
支干家言我生之辰不值顯星而值天嗣吾緒業其
付吾子乎伯子懋正君奉公教年十四補弟子員公

督之益勤集諸少僇于藝圃坐觀對壘而黃生翔偕
焉月三會每會必至所爲課成篇評甲乙儼若明師
蒞之也嘗念先正有言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
敗爲三可惜於是構書舍額其額曰三惜軒令肄業
其中者不啻盤盂几杖之警而公仲子懋庸季子懋
遜時亦彬彬穎露矣公具嚴日課抵暮歸則太安人
設榻張燈列坐之而課夜讀公聞伊吾聲輒適然喜
曰是又一女師也歲甲子仲子受知督學姜公拔優
廩餼尋檄召會城講業名日起矣越明歲而公病馳
手書呼仲來還仲抵子舍兩閱月而公卒內外族姻
以至閭黨細岷山村佃僕奔走悲惋多有哭失聲者
是時季子未弁仲季二女未笄遭田里荒亂後家中
窘太安人黽勉補苴如紆敝裘其課三子益厲常語
三子曰吾今乃兼爲而父矣稍嬉惰呵譴隨之及所
善社友過從輒出脯醢勞之特腆余黃生戲謂懋正
君毋無煩驚鬚也儕侶中詎有范孝廉乎仲既免喪
應恩薦又五載寓死武林太安人潛自飲泣而外示
抑情者以無貽舅姑感日語伯及季泫厲成父志而
仲倘不亡耳比季子舉于鄉太安人稍爲色喜顧猶
扼腕流涕恨承德公不及觀也蓋自承德公沒太安

人營男女婚嫁有舅姑養生送死事又督諸子學所
含辛茹苦者百端而風範凜然季子六上公車始登
第爲南安司理太安人諭之曰兒困厄有日矣驥伏
櫪則長嘶騰驤或躋足兒其慎之司理以廉慎明允
稱應徵召得主事起部而伯子亦應恩薦分教遂昌
太安人復諭之曰官無崇卑爲人師實難勿以官卑
廢而志季子駁歷著賢聲而伯子亦虔其官以宜于
庶士皆奉母教也方季君之得守廣州也適以奉使
入里門念母老投牒乞侍養當道難之太安人躍然
曰簡書有程兒豈不違將母耶遂趣就版輿之粵居
半載思歸季子復以終養請上官憐其意予兩月假
奉太安人就閩界畧諸孫迎歸里太安人素慕歸
而掃室靜居通更寒暑陶如也廼不豫者三日遂化
去矣公先世爲陳尚書其之裔遠祖某贅於洪因從
其姓凡四世皆隻身著代五傳而同產二人長謹獨
公觀生爲公高祖有子八其五爲存誠公新綸傳直
齋公孟暄俱以隱德重賓筵而太安人父則爲太學
生新溪公回云季君滿司理考贈公文林郎封母太
孺人比主事起部遇覃恩則進贈封如今秩公享年
四十有五太安人享年九十子男三有觀以學訓

諱歸今陞浙江僊居知縣有秩戊辰恩貢入國學
卒有助萬曆壬辰進士廣東廣州府知府公墓在晉
江縣四十一都埭北後山鄉之原坐乾揖巽公子懋
正君懋遜君卜以萬曆己酉年十二月初七日奉公
及太安人柩葬焉先期謁黃生翔請銘憶翔之奉教
於公也童則名之冠則字之其評騭藝文於彈射無
所回隱謁然通家子姓誼也而太安人之教其子翔
亦竊以自淑焉今日之役烏乎辭銘曰以詩書禮樂
之宗風而或培其始或厚其終以九十望百之遐年
而或得其半或享其全論逢年於穠繁豈必盡諸所
願願其食報於生前與身後者均足徵得天之左券

衢州府別駕中藍李公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是歲萬曆戊申孝廉李君棣卜以冬十月朔日奉父別駕中藍公母王孺人柩葬于惠安縣十七都白石山之原先期謁余請銘狀出其從兄儀部君筆儀部君素耿直其言覈又余夙知公乃按狀志之曰公諱瀾字子觀世郡之安溪人至公父月峰公始徙居郡郭李為安溪鼎族自南豐令公煜舉景泰庚午鄉試詩書之澤始顯而旌義公森以慷慨好義名乃奕奕出簪纓上森生炯炯生坤坤生月峯公錢月峯公饒于庠其個儻喜施予如旌義公娶劉孺人生丈夫子

曰章章卷十五

四

江蘇三才七

二公其仲也公自幼警敏刻厲角巾游邑庠公配王氏為惠州守王公鏌孫女亦自幼以賢淑稱既歸公而茹淡服素克相公學公以嘉靖丙午領鄉薦方茂年也凡九上春官弗售至隆慶辛未年望艾矣心私自揆曰漢孫寶有言士不遭者可無不為直有激云耳要以伸道售志奚必取遭一第遂謁銓為衢州府通判衢故劇郡又冠蓋絡繹道也於公性雅弗宜廼其沉默不炫仁心為質亦能令上下信之嘗攝郡篆又嘗假令于龍游常山江山開化諸邑氓以爭訟詣前者第諄諄諭無煩鉤鉅亦無煩閉閣所至有質

成風一切治理流聞士民頌焉俸掌錢穀戶有幫索例里胥藉以乾沒其中公嘆曰鸞鳳鷹鷂姑置勿論乃與狐鼠輩營窟穴耶悉從凡上檄除之所司董織造當上留都例亦有所脂潤公夫心冰蘖毫無染也性樸訥不能與世俗低昂適當事者聽讒弋有所媒孽於公公時在留都聞之灑然曰雞肋一官羊腸世路乃成吾高邁矣吾逾艾未嗣奚戀戀浮榮為竣事後取副室周氏買輕舟南還王孺人先期發郡邸待公閩嶺衢士民日携壺漿伺江干無從踪跡也抵里廬門謝客不問閩外事居五載而孝廉君生公得嗣晚絕憐愛之孺人亦視同離衷均不欲以督責傷恩而孝廉君有異質公喜曰是兒也才紹箕裘不煩憂楚吾微天幸厚已所延師或致諸里塾或簡自宗中皆優為之禮過其望每孝廉君丙夜伊吾公據榻聽之忘寐矣孺人亦匡坐燭影中無少倦色是時儀部君已歲進士其封公素以式穀之誨聞公與封公最莫逆時時稱引以自慰焉歲庚子孝廉君果弱冠魁八閩人謂公之克有令嗣非直善教也盖又有德善之報焉公志行敦篤事二尊人孝每先形聲迎志意曲當其懷心居喪號擗毀甚殆不欲生孺人羽翼六

間存奉甘腴歿共享真秩秩然叶于則也宗部中至
比公王戴而以南宮婦稱孺人伯兄歿諸從子未長
公字之如子又躬督其家棟伯產籍不旁落今從子
茶陵州守楨上舍生櫛咸事公若怙恃焉公雖不家
于官然席先世之遺佐以節嗇衣無華食無忤交遊
無雜賓肩輿出入一奚童後之人不知公故貴也故
其家亦日以饒給而公所擘畫壽量務在倡義舉恤
貧乏又不需崇爲節嗇計者旌義公舊有祀田郡祠
中歲並可供一祭而已公意少之謀諸儀部君儀部
君曰禮謂賢者能備夫備則通之綏祖考惠子姓無

之而非百順伯父可謂能備矣公曰然遂割田百畝
入祀自祠禴嘗蒸之外裒其餘公諸族衆間有婚嫁
死喪苦不給者又時時捐私橐輔之諸取辦於公若
外藏乙未泉中歲大侵民飢出粟數百斛賑之里中
人賴以舉饔飧者亡慮數百家迄于今口碑籍籍咸
謂公富而好行其德已郡邑大夫高其誼延鄉大賓
者六僅一應至望廬造請幾作鑿坏遁也孺人素善
病兀坐匡牀如在禪中晚嗜西方教常施裨樵收露
骸垂絕時猶莊誦佛經數遍蓋慈悲其天性云憶余
從宦過三衢以水涸陸行駐郵舍郵卒頌李使君清

甚具余笑曰李使君家世饒不清奚覲郵卒逡巡答
曰夫欲富者詎有涯哉自是李使君不欲耳余又笑
而頷之公里居曾招余與詹司寇飲儀制君之封公
在焉公縷譚今古間一舉觴封公侑以壺榼代勸酬
而公泊如也若不知人間有引滿浮白事者其真樸
類如此嗟乎叔世有如公者直當於古人求之矣公
子男一即孝廉斌女五孫男二熾昌之慶蓋未艾也
公與孺人墓負乙揖辛蓋孝廉君于讀禮中卜而得
吉者銘曰真宰茫茫握魁柄浮生營營拙者勝公施
於邦其未竟施之於家亦爲政去後見思論乃定積

善之券曰餘慶老蚌生珠光照乘高懸屏星隱相映
亦有閨闈式穀並雙玉埋矣佳氣迎遺麻猶爾輝巖
嶺

戶部主事潛齋趙公暨配安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吾邑趙氏有世德又以麟經世其家余曩受經則私淑特奉先生而慕與潛齋公友居常相得懽甚公今歿矣公之子藩相世典郡守世徵敦公葬事而預以誌銘屬余余不辭按狀志之公諱日新字用甫其先自光州固始徙于泉世居文山里有均寧公者載卜城西之井下里居焉均寧生永傳永傳生森贈戶部主事森生瑞登弘治庚戌進士歷戶部郎中以廉直顯見郡志瑞生信贈戶部主事信生特奉先生恒登

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姚安守配王恭人倭十五年而生公公生而廣顯豐下器度異凡兒人為特峯先生賀曰穀也後子矣稍長傳父業聰敏強記好讀奇書為文章多好作奇語署其齋曰潛所以矯也嘉靖戊午舉鄉薦第五隆慶辛未舉進士筮仕分宜令有賢聲中讒弋改教旌德尋遷國子監博士轉為丞七閱歲廼晉戶部主事距登第十有六載矣昔潘岳叙所歷宦自謂拙者之効有識笑之惟公廼真拙耳公性介特不屑為阿諛以媚上官視貴勢漠如也以故才詩沉淪幾不能自振既徙官戶署念父春秋高遂丐

歸養終其身里居不為悔方公在國學時余叨貳司成故事兩司成辟諸生私謁丞以下弗禁也公獨時稱疾健戶自海內名士暨梓里素交而外一槩謝弗接惟署中升散一一如其候不避勞視諸生講德問業不啻如其子弟也廼至評隲文藝又若操衡懸鑑兩司成無復置甲乙士忻然鄉往之顧邸中則閒寂自如而先是公在旌德日延見諸生靡懈第弗受贊耳或訝焉舉以質公公答曰今蠻宇具官博士倚席不講青衿子不一延見即師資奚賴焉辟雍有日課有月課士相與朝夕多矣奚庸私謁為人服公得司

教體公嘗語人曰吾生平宦不遂微天幸竊祿閒曹所彈瘁苦心惟分宜令而廼被萑非蹟命也夫蓋分宜故嚴相里也其俗俠者善怙勢恣為姦利弱者積為豪家魚肉凋劫甚又自嚴相敗奉重譴籍其家引繩批根閱數載如催宿逋公下車嘆曰上與下俱病矣為民父母之謂何時臨見三老問疾苦煦煦與咻之所興除犁然中窺民謂我令君趙氏冬日也諸桀黠鼠而社者虎而冠者時撻舐得主名擊斷之不少貸四境肅然歲賦南糧北布上輸京師所司額外乾沒沿為例公至日主藏吏以例請公怒斥之曰乃公

不爲例也者而乃以浚民例也它如徵納羨耗一切裁罷而是時主計者方新立條鞭法行之自江右始甫有緒未竟公爲詳綜覈酌催役杜詭冒猾胥攬指邑中稱平旁邑按爲拏令贖鍰故有常額而公聽斷多所散遣不責贖第曰令爲赤子受譴足矣公爲政務削繁去苛鎮以安靜誠意坦衷驟睹聞之若迂濶後遇捷得奇中如與神明合民有兄弟叔姪訟者公徐爲理論寬譬俾自悔解有某子甲求終訟不已公叱遣之曰吾持三尺按若易耳弟凶橫者且有鬼責其人出邑門隨道斃人益駭服公邑苦虎患每攫傷

五十九

市人以其爲常公手勅爲牒禱諸社旦驅車出西閭虎適至則屈足頰首伏圈檻受法觀者神之擬諸東漢童恢云郡司理某者奉檄與公督嚴氏沒產性酷急復株連低昂惟意公爭之強不爲屈會司理楷嚴氏耕夫督賣其耕牛甚亟公睹而駭曰耕牛自農家有耳於嚴氏產奚與立破械歸之曰余請任其咎司理積憾日釐公竟用左調公自謂殫瘁苦心諒矣公之自曹郎告歸也以念高堂養故已復以疾自廢謝絕世事昕夕問寢饋浣滌已耳間延一二舊游接杯酒道平生爲樂又時與上下古今不待据几按籍若

倒囊出之所居董城西故廬田無負郭汚邪數畝處之晏若時或獨笑語人莫測也蓋家居十五載而卒公配安人汪氏贛郡別駕萬里之女也而侍御旦爲安人大父汪故殷冑綺紈金玉之裝故自饒也安人獨曰吾爲士人妻耳安用華爲而斥珥贈佩以佐公學公既從宦矣安人又曰趙氏世食貧耳又安用華爲而躬布素甘齏鹽以佐公宦蓋自安人歸于趙而尊章妯娌靡弗稱安人賢者特峯先生性素嚴家庭間時有譴訶聲安人爲家婦垂五十年不聞訶一語也二子皆幼而雅醇知向學廼安人課之殊厲於嚴

五十二

君稱兩嘗從次子之宦邸每問平反廼仁恕有焉母風既受封有章服矣一再御輒屏之笥中其天性質樸老而不渝如此晚歲爲公置側室竟有子曰世文安人撫教之置膝下若已出蓋恒情鮮儷云公以仲子世徵滿大理寺寺正之考進階承德郎而安人亦從公封曩余與公結文字社公所稱畏友惟張憲使明遇洪藩使懋純暨余而三顧獨數語余曰子公卿器也余謏劣慙負公許可然故慕公爲人公意氣峭直其議論常歸長厚每云福善禍淫彼蒼弗爽燕閒中縷縷爲二子道之杜機權記入過當左調時弟

曰有彼蒼在絕不以司理見贅故興睡眊報復念逮
司理之子以貲入太學公特善遇之視諸生有加蓋
公之長厚多此類然公雖躋于令嘗夢鈴山壓其署
中而仲子世徵產焉分宜人謂徵靈名山以報公德
其淹頓國學歷春秋計偕者再廼伯子世典以丙戌
成進士公亦旋晉官歸士爲公頌願者奚啻百千計
矣公所云天道且久而益驗也公及安人墓在惠邑
十七都安代石柱山之原葬以萬曆甲辰十月念六
日銘曰高才而仕不達劉孝標嘆之蓋已自昔而然
作善降之百祥先哲有云豈曰其靡常之天試觀趙
民部與厥配安人之崇寵其爲衆口羨慕券福方來
孰與南陽原氏之阡

日亭集卷十五

五

冬三月二十四日

步溪學生新峰林公暨配劉氏合葬墓誌銘
林生楠卜葬其大母劉妣於大父新峰公之兆念新
峰公葬時墓中之石未具也圖乞銘於余而因汝寧
守震西林君以請汝寧君者公高弟子也夫法言重
於侯芭遺文編於李漢第令汝寧君含毫伸楮自足
不朽公矣又奚藉余言也然余聞公名日久公名鴻
儒字允德泉之安溪人卜居郡城公生稟異質稍長
篤學善屬文尤精研博涉於六經子史靡所不閱學
使者婺源潘公都試泉郡士拔公首選比省試主司
得公牘復大奇之互爭元魁不相下乃竟置公以需
後舉時嘉靖甲午也公年甫弱冠耳已而學使者熊
公校安邑士復首公優之鯨鰲然八試棘闈弗偶公
雖久躋場屋而聲名乃籍甚吾郡自藩臬大吏郡邑
守宰咸心識林茂材者參知王遵巖先生以文章擅
一時見公文輒嘖嘖嗟異通公於毗陵唐荆川太史
遂爲千里外相知而公業尚書多所自得剖析疑義
洞澈奧突所著有日錄行世郡中士爭執贄爲弟子
而是時父處士公母許方康強在養也公所受贄幣
悉以奉尊人甘溫不私橐尺帛寸鏹處士公晚病痺
困卧床蓐公侍膳羞奉湯熯動不解帶者經月即體

羸善病不以其故稍懈家居郡城每謁先祠于清溪
問諸父昆弟起居詞意敦懇聞族黨中有一善必極
口游揚其有過輒閤閤教誡人胥報而改焉公素性
恬寂布衣蔬食終其身泊然安之即有司雅相欽慕
絕不因而造請晚歲遂謝絕進取念日與門徒論學
修輯家譜嘗奉處士公命往收責里中目睹里人貧
窶狀歸以具白處士公遂憐而蠲之蓋其爲德于鄉
又如此公之歿也享年僅四十有九經喪其師學亡
其朋里黨失一良士咸咨咨焉以爲恨公配劉孺人
躬操作虔孝養以佐公學逮公歿茹荼啖辛生事死
葬足慰公地下課其子應漢業領賢書矣竟中道夭
已復課其孫櫛俾不隕箕裘緒宗黨中咸稱孺人
蓋孺人肩林氏宗祊者凡四世而詩書之遺重爾弗
墜人謂天之報施公迄于今未定也黃生曰士頌法
先王砥行閭里豈必陵厲青雲乃克自表見哉徵辟
不應之孫期幽居一室之侯瑾以文行著聲當代遂
獲與虎觀諸儒並登史冊今邑士列公孝行文學請
勒之邑乘以永令名褒賢尚德實應古誼余因銘公
墓曰俗學熾競帖括媒聲利本先撥有哲士標素揭
礪躬修慎摩挲挈經傳邪衆說旁貫穿才踔越模與

示於職天道遠乎或奪高才阨壯心輟耄厥年終
以有賢佐襄內闡詩禮業綿不絕邇隆積斬駿發
以迄於可撥世系及生卒年月男女婚嫁之詳列
于左方

田亭草卷十六

戶部右侍郎陽山莊公墓誌銘

誥封魏國太夫人童氏墓誌銘

廣西慶遠府知府桂原張公暨配封宜人黃氏墓誌銘

處士黃公暨配張碩人墓誌銘

國子監典籍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秀林

陳公墓誌銘

河南按察司副使瑞山陳公暨配封孺人謝氏墓誌銘

田亭草卷十六 目錄

安溪邑庠生滌渠林公暨配吳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鑑泉留公暨配黃孺人墓誌銘

左州守文源楊公暨配翁宜人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纓泉蔡公墓誌銘

郡庠生騰江田君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陽山莊公墓誌銘

少司徒陽山莊公之里居也臺使者連章尉薦斯起公爲朝廊重然而公高卧衡荆泊如也與里中四五君子結登臨社而不佞撰杖屨陪焉每探奇陟嶽賦詩紀遊公特饒濟勝具旁觀者謂壽且未涯而遽以萬曆甲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巳時卒距其生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三日辰時享壽七十有八中丞直指使以聞上篤念耆碩俞禮部議予祭葬如令甲今公子光祿君懋儀等卜以戊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奉公柩葬于南安縣黃石山之原先期請銘於不佞而公

田亭草卷十六

田亭草卷十六

仲子參知君懋華手爲狀累數千言詳且核不佞烏敢辭按狀莊爲吾郡甲族唐光啓中自河南回始徙郡之永春桃源里至宋慶元中有古山公者與少師忠敏公同徙居郡城復自郡城徙晉江之青陽山麓傳七世爲無逸公宜無逸公生新會司訓公安期司訓公生封按察僉事公偁則公父也新會公按察公俱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而新會公配屈夫人封按察公配楊夫人繼陳太夫人俱贈封如今號楊夫人孕公時按察公夢巨人拊其背曰天帝昇若佳兒克若宗中庸國家將興二語其名也以

故公生而名之曰國禎長字君祉公幼而岐嶷按察
公課之嚴甚故其學蚤成聲英奕于郡邑間嘉靖庚
子試棘闈已見錄而東於額弗竟薦直指使王公瑛
雅奇公特召與鹿鳴宴席時公年甫十四耳越已酉
乃薦于鄉壬戌薦南宮第九人以進士丙科授浙江
會稽令公至則慨然自許曰會稽一錢今日之令當
與昔日之守並矣飭諸賦長毋或以羨金嘗我有三
尺在不爾貸諸賦長錯愕相顧罔敢低昂其手署中
買一疏一茗必準市直即上官過賓饋餉取足供
飭而已於厨傳無所飾人人知公廉不為訝民以訟

田亭車卷十六

二

至者出數語立剖竟手傳爰書以示兩造頗息者聽
榘以下無從得一錢輒託詞求去公笑謂無庸也第
令若輩守簿書榘更牒傳半通綸胥徒安坐受餽無
譴累吾乃為若德矣皆泥首謝山陰令闕上官檄公
兼治之已有代者而遭喪不果來公復兼治之先後
幾二載若分身而應未嘗有留贖也公持法平恕其
於死獄百方求生久枉繫者遇公輒得釋旁郡邑有
滯獄必請於當路下公讞決所平反無慮數十然非
專務縱舍以博長厚名有諸四十二者睚眦殺人公
抵之罪時其從子宮案方顯重所轉屬營脫百端卒

不為撓直指南海龐公尚鵬方銳意行賦役條鞭法
眾相仗莫有任者公精心致行之稽覈審調劑平邑
民惟呼稱便龐公遂著為令推之全浙今是法遍海
內賴若畫一而不知其自公始也公以治行卓異徵
其邑大姓苦賦役為公所覆露者操兼金重篋為別
公愕然曰視劉寬一錢不已重乎諸別者灑涕而去
相與立祠祀公公至闕下當 穆廟改元選授戶科
給事中時 上方有詔幸舊邸禮臣爭之不能得公
疏言 聖明馭極四方顯顯望治而遽以游宴聞漸
不可長且使懷忠願獻者自生疑阻尤非清時美事

田亭車卷十六

一

語特剴切疏入報聞然識者謂得古諍臣防微之指
時留都參贊及督儲大卿缺廷推舊臣郭宗魯等震
得公抗言宗魯總督宣大虜犯邊殺國無算總兵張
達副總兵林椿穢焉震得撫閩懦縮無策島夷陷郡
邑者數處雖廢謫未盡其辜奈何遽從叙錄疏入哂
棟事者意矣其秋虜大入破州縣詔廷臣集議防守
方畧公條議上如作士氣重將權久邊任處屬夷招
携叛諸事於廷議中最詳確而所謂慎行邊者謂唐
裴度視師淮蔡宋韓范經畧西夏古行邊大臣至重
已頃者侍郎遲鳳翔叨膺重寄寸籌莫展日與督臣

劉蕡等置酒高會自知負國姑引疾去其何以謝天下然非直其罪也行邊之任例屬樞貳承遣者循次探囊闚覷者先期投謁推擇弗慎誰執其咎當事大臣滋不悅而太宰復中譴厚忌公甫遷右工科隨出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公慨然曰淮陽非薄禁閹何必久留吾終不能枉吾尋以營直尺矣自是數歷藩臬惟兩入江右稱善地而播遷滇粵間者四最後以服除赴銓乃得左轄河南公視之如飄萍無揀擇念也公自應制舉輒已攻古文詞又壻于遵岩王先生慎中特經指授所為文確應古法且雅負人倫鑑故其

自序

四

視學江右也每行部既已獎淳樸抑浮競評薦藝文暇輒進諸生就所質為之詰難敷析不別標門戶立欄柄人人憬醒融洽今諸縉紳列休案為縣官用者多公所甄士也其分憲西浙總憲東粵皆從事棘闈直指使皆倚公為衡鑑浙中錄文又大半出公手以雅淳復古稱而先是令會稽日嘗與校省試所薦達多知名士連得雋南宮又嘗試邑諸生所首拔為戊辰大魁羅君萬化人咸以水鑑推重云公嘗言生平得力只在一會稽令即錢穀軍旅刑名皆從德性中陶鍊不敢視為瑣屑浙西當南北孔道冠蓋絡繹公

造請不避寒暑而共具不飾則一如在會稽時乃至汰墨吏討軍實繩豪強弭奸慝持法視令差嚴曰此法官職也初副憲廣西治水寧永寧故古田縣自平韋銀豹後改為州者也公當新造之會築城垣繕館舍集流移孳孳為水賴計而銀豹族孽韋狼要者復糾永福陽朔徃以叛公生購得韋酋餘黨猶負隅屯結會督府受命討懷遠公周旋行間議賈其餘勁勦陽朔而洛容又告變公曰此破竹勢也遂移師勦之以及永寧永福柳城諸崗悉平督府上公功賜金幣增歲俸者再河南會城周郎在焉周之天潢仰食藩司者數累萬值歲侵所司不時給數群聚而譁公至則為請它積貯給之而徐議補與諸長吏約凡徵輸第其急緩給諸宗人第其貧富先後期會不爽又嚴飭胥吏毋得侵牟其間諸宗人手額頌使君生我矣逾歲大侵饑孽流移載路公倣趙閱道荒政法選丞倅分地界之屬長吏督率之時察其勤惰稱否為最殿諸郡邑吏咸竭蹶供事而兩臺疏請發臨德倉又請改折漕糧三歲皆公籌畫也民藉以全活者甚眾潞王當之國上命所司拓衛輝郡城廣其邸址而中貴人蒞焉公所為裁度經費節縮浮冗斤斤無少

由書卷十六

五

崇禎三年九月十九

假貸中貴人誠其下曰是故給事中巡視監局嚴厚
有風稜者姑聽之事以就緒而民亦不告敝公積實
望久自河南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
歲比中水前撫臣請改折漕糧三之一不報公援河
南事爲請疏詞懇惻上覽之心動遂報可明年復
大旱公下所司議括贖錢借商稅發度庫分部賑給
乃疏言凶歲爲虞視往歲特甚此時議賑則難通議
蠲則虛名惟全折南北漕糧通計可百餘萬石官無
所損而民省輦輸計無便於此者疏入復報可公又
下令弛刑緩征停不急之役革浮靡之費長吏而下

田事草卷十六

六 卷之三十九

有弗率者亟按以法閭里間霍然有瘳矣會安慶贛
州有大盜稱亂先後與其帥合策捕之事聞賜金幣
已乃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甫受代復遷戶部右侍郎
未上而奉楊太夫人諱奔歸矣公器度端凝貌寬和
而衷嚴整有屹然不可奪者明州袁相君怙主知氣
焰熾甚其外戚管甲借郵券將之京道會稽厚索於
東關丞不如意簠之幾死公捕繫之獄諸上官大駭
張直指糾相君客也急檄郡中出繫者俾得僦輕舟
遁去相君聞大恚奪公甚力然竟以輿議屈故事直
指使典棘闢者得遊士入棘比罪試則檄充弟子員

當公之督學也張直指簡沿例以檄至公毅然曰混
庖俎而開俸實詎可訓耶悉罷之諸藩臬承風指爲
言竟不聽公之直已守道類如此乃至借譽養交以
營善地圖美遷公恥之若衣冠塗炭矣家居時時對
客所頻過從惟一二故人相厚善者坐客不常滿而
尊常不空間與客對奕曰心手俱閒時聊有所用耳
人有善獎借恐後或有非意之加恬然受之不復掛
胸臆每謂昔人理遣情恕兩言終身誦之可也家故
青陽里人有以質成至者輒卻之曰吾不敢侵長吏
權宗祠稍有圯壞皇皇葺治之歲時伏蜡率宗之子

田事草卷十六

卷之三十九

孫敬共祀事每與人語好稱引國家典制往往即舉
行誼祖先以來積功累行之跡旁及今昔人情善敗
隆污之變聽者聳然感動當路諸公及門者未嘗峻
拒諷利病未嘗不具以告里黨有負枉不能直者語
次間爲直之然絕不令其人知也公爲文喜典重深
厚而厭鉤棘爲詩喜春容雅渾而薄纖巧大都得遵
岩先生之型治爲多然常謂仕宦自有職業不宜耽
雕蟲技以致妨曠四方慕而乞言者彊而後應即應
之亦不復存稿今其存者自奏疏東牘外百不一二
惟與吾儕遊有吟稿合梓傳郡中而公詩尤爲人羨

誦云公子男三長懋儀光祿寺監事次懋華萬曆己丑進士次懋聲乙酉舉人先公卒云云公墓負坤揖艮諸名山四望映帶為公所自卜築余儕嘗即茲丘觴公公亦觴余儕交相樂也每風清日霽公之樂復與子姓戚部偕不至里雍門之悲雪孟嘗之涕蓋於死生之際達矣然其不隨死而亡者在也銘曰莊氏之先遐有令軌豈乏嗣興公復其始筮仕壯邑仁風馴雅入司諫垣朴忠自矢上嬰逆鱗中維國是一士諤諤絳灌所擠乃踐外服雍容迺邇寧我集枯母群羶蟻南北東西崎嶇如砥駿望英聲斗崇岳峙臂撫名邦召伯是似弘濟時艱恩覃四履歛厥餘波為德黨里桂樹青莎江離辟正朝夕徜徉超脫塵滓則林壑羽儀具美黃石之原公所徙倚埋玉藏舟鼎光夜起勒銘玄堂遺庶未已

誥封魏國太夫人董氏墓誌銘

隆慶六年魏國公徐公邦瑞嗣父爵會 聖天子即位上 兩宮徽號推恩臣庶俾獲貽榮所生公奉恩詔封母董氏為魏國太夫人太夫人象翟麟衣環諸孫子膝下歲舉觴稱壽閱一紀于茲矣萬曆癸未四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公疏請于朝曰臣邦瑞累世受國恩自惟謏劣未能圖報稱萬一猶徵陛下寵靈賁及臣母至厚幸也今臣母不幸先朝露臣不勝為鳥私情願 陛下終始大造錫之卹典以為存歿光 上俞予之公卜以次年九月七日扶太夫人柩詣鍾山賜地啓其先太保公寔合厝焉禮也先期謁黃生請銘黃生手其狀讀焉出奉常許先生筆太夫人懿行具是矣公且拜且言縷縷述弗能既也徐氏自中山王佐 高皇帝定天下功比蕭曹又托肺附親也尊寵於廷臣無兩受河山世誓傳子及孫 祖宗時南顧旬服注意勲戚重臣特以榮鑰寄畀之徐氏傳至太保公閱歷 三朝肩留鑰者凡五十餘載靖共朝夕好賢下士最有譽于縉紳間太夫人翼襄內政良有裨焉太保公性嚴敕壺以內無嬌色媒容旦出理留務昕夕酬應賓客太夫人婉婉承

之咸當意指又隨宜擘畫若迎及導窵有餘地也自
舉今國公稍長就外傳矣歸據几作伊吾聲太夫人
就眎曰吾不能知書弟聞先中山王受券語云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此奎章宸翰也家長老誦之寶若
著龜即充棟汗牛窮日夜繙閱奚加此兩言焉小子
識之矣其通達知大體如此公襲爵稱天子三公
已復筦留鑰如故事太夫人輒洒然變色以寵祿太
盛為虞間斷語之曰夫晝夜寒暑遞往迭更以

祖宗豐芑舊都自太保公而上三世百餘年筦其鑰
矣爾復嗣膺斯寄也良駒負重猶慮蹉跎吾竊用朝

甲子章卷十六

黃四三百九十六

夕懼比公釋留務日婆娑北堂前則太夫人適然色
喜矣性素澹泊恒屏華崇約為諸婦子先待宗姻惠
愛備至無弗交口頌者每春秋祀事輒前期戒公曰
若奉天子命展陵祀矧徐氏宗祧乎尚校濯乃
心母急蓋簪管錡金頻繫胎胎均為預庀而躬營也
疾亟呼朕子勉以恪慎忠勤用答國恩光前烈絕口
不及家事意遠於忠孝大節哉余與徐公游睹其敦
龐醇謹雅有父風母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生正
德庚午八月朔三日距其卒之年享壽七十有四世
為天津茂族父某總指揮使母蔣氏子二長即魏

國公升瑞娶黔國公沐某女銘曰瘠土民思沃土民
侯賢母之云勤其國恤猷也奉之光葆祿秩赫矣中
山孫子奕奕居寵惟畏貂蟬邊掖厥有母儀閨闈為
式詒穀儲庠豐培崇植迺昌胤嗣用耀宗祏軒軒既
遙栢棧遺澤皇綸炳蔚賁于窈窕刊石垂徽永世
無斁

甲子章卷十六

十一 黃四三百九十六

廣西慶遠府知府桂原張公暨配封宜人黃氏

墓誌銘

慶遠守桂原張公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公
公之冢嗣也襄惠公以氣節功業為一代名臣其
勲猷在兩粵最顯公守慶遠復卓然著賢能稱人謂
襄惠公有肖子蓋不以名位為輕重云初襄惠公年
四十未子也時方督學廣右而署中叢桂盛開堂祀
芬郁觀者瑞之越歲壬辰遂產公焉襄惠公劇喜名
公曰桂即而公自就傅時輒露謦謫矣時以議禮躍
進者曰張桂縉紳間目為儉邪公已聞知之輒請于
田亭草卷十六

襄惠公曰兒名非佳願大人為易名襄惠公欣然失
笑易其名曰宓說具載文集中既冠字之曰仲初蓋
申慕古意云襄惠公節鎮兩粵秩滿任子而公為太
學生比開府楚沅卒于軍時公甫有室耳而生母黃
宜人亦以是年卒公毀不滅性戚而能易事嫡母陳
夫人孝謹甚課督二弟漸相與不隕先業宗黨中嘖
嘖有譽矣免喪十餘載乃始謁選銓部得前軍都督
府都事尋轉右府叅軍諸貴冑官長安者率鮮衣怒
馬相炫耀時時過從浮白呼六博為懽而已公獨衣
故時衣乘一欵段入公署歸則倚戶讀書一答頭給

田亭草卷十六

十三 李文四

幾蕭然寒素士也居七載出守慶遠懷鑣而窮微
夷雜居南丹東蘭那地三州皆土酋典之往時郡將
多墨賄散法與為市那地蠶食吾土者二十二即東
蘭沒我郡亮而河池州里額重存三之一乃南丹猶
侵盜不厭也公至詢諸故府則憤然嘆曰土酋獷極
矣即金如粟馬如羊可隱忍假貸乎已而三土酋伏
謁墀下果庭實盈篋也公遽麾之出於是郡士氓咸
頌公似張安定不第諸豪酋服矣公吏事最精務
在疎文罔崇實政革稅賦之美嚴官市之禁百城吏
靡弗灑然奉法者每朔望視學念先公過化遺蹟在
焉則常訂為課程校諸士甲乙之建尊經閣備文廟
樂舞飭旁邑書舍一時人文燁然改觀蒞諸徭嚴而
有恩曩時竊伏菁莪攻剽商民者一切駭喙削跡自
公在事數年四封按堵卧戟生耳卧犬生蹠矣諸目
兵多虛糜歲饟公詳核名籍汰濫冒歲所省若干緡
府江之後土酋赴徵調所過搔擾獨至公境上輒抑
首弭耳無敢譁者公威信藉甚部中一日下片札令
三州近所侵地鐫以王法導以悔禍寧若相如諭蜀
檄也諸酋揣公不可嘗爭輦金幣資關說公持益力
酋乃度疆里奉圖籍以獻蓋襄惠公折衝尊

莫酋款關面縛歸我二都四尚公視先烈奚忝焉然
而關說弗售者中公矣會大計當得調謁臺使者于
柳州郡士民號呼攀留不能得公歸次潯州一夕暴
卒潯之民群而哭公曰此故制府張公子也慶遠之
民追而哭公曰天乎胡奪我父母也公蓋不以家累
自隨筑筑三蒼頭將廣柳車抵里囊如懸磬獨故時
衣在耳謂襄惠公有月子諒哉諒哉嗟乎以襄惠公
正氣勁節易名未稱士大夫迄今嘆惋謂柄臣忌公
者曾為之乃公竟以夫歿天固亦靡定耶公配黃宜
人大參晉江黃公潤女大參公歷宦清約襄惠公雅

田家書卷十六

一

李

慕之因遂訂婚而宜人歸于公以其素風清至也婉
應孝共其在宜陽守儉樸勤拮据不以既改克佐
公茹藥之操比公歿而撫教諸孤肅焉雲龍蓋詩所
稱女士云公先系出曲江文獻公弟九臯公派也其
從惠安則自刺史公瀾始公曾祖諱綸為桐鄉令祖
諱慎為英德令父襄惠公諱岳桐鄉英德兩公皆以
襄惠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卒萬
曆甲戌得歲四十有三黃宜人得歲六十有三子男
五遂連近迪述遂等卜吉于其邑龍頭山之原將以
今萬曆庚子十一月二十日奉公與宜人合葬來謁

銘於余蓋吾鄉宦粵中者為余言云粵中人思襄惠
公不置今柳州德慶廟貌儼然遠慶遠公至猶襄惠
在睹也而余嘗與慶遠公同朝諗公行履樂為之銘
銘曰江左貴游世藉閥閱紫囊文袴重乃折節梁公
撫魏去有餘思參軍弗類民毀父祠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沃土民汰頽波瀾瀾公席世資亦念世德迪
遵途循繩守墨內恪官評外協民譽赫赫先猷厥後
永裕懿哉閭閻亦佐象賢並闡徽猷勒詞幽埏

田家書卷十六

三

李

處士黃公暨配張碩人墓誌銘

安平處士鍾愛黃公諱穎字文秀生弘治丙辰三月十日卒嘉靖丙申三月十三日得歲四十有一配張碩人生弘治壬戌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戌十月十七日得歲三十有九有子錫舉嘉靖甲子鄉試仕爲河南鄧州守淮府左長史當公歿時左史君甫三齡耳易簪之辰指其孤錫屬從子鑄曰以弱息累汝公配張碩人則時時置孤懷抱泣曰未亡人朝不及夕恃一縷血胤在天其或者悔禍以而亢宗乎顧重越二歲而張碩人又歿左史君輟筆了立賴其從兄鑄

聖學卷十六

十六

與從嫂高覆翼撫誨之又時述先德先志督勵之君自幼感憤迄用表堅今所狀皆剽聞語又皆實也狀曰安平黃氏先爲河南光州固始人晉亂避地僑閩曰岸公者遷於莆以桂州刺史顯唐季衣冠繩連不衰迄元至正間而千一公松始去莆遷泉去郡城遷安平鎮傳子良輔孫元嗣元嗣有子六長逸心生也旭生活齋公士堅是爲公父公有兄三伯兄齡嫡母吳出叔兄顗繼母洪出公與仲兄碩出自生母張恬齋公舉公晚愛之特甚公以故自號鍾愛識劬勞念罔極也公生二年而恬齋公捐館舍與母張仲兄

四庫全書卷十六

七

碩形影相依仲氏賈游郡國公免孩即挺身佐之自傷孤孽睹仲氏所爲勤書狀亦強自努力卒歲廼一歸省久之累千金公亦任家仲氏廼稍分與贏子錢聽自爲買而公性本儉居恒謂計然陶朱瑣瑣機利白圭忍嗜慾節服食徒自苦無益遂廼鮮衣怒馬從閭里俠少年游放浪佳山水間諸所與奕戲馳逐者一杯勺肝膽爲盡終不忍有所逆億有名假貸輒傾橐周之亦不復質券責償坐是資斧罄矣顧其於任放輕施自如公性雖曠達然莊事二母三兄孝友篤摯遠達中禮度即受譙呵靡愠色始與諸弟折箸適支縣絕無纖介望曰母命也最難得者兄弟耳其後生母張頌繼母洪暨異母兄相繼殞公哀慕摧毀如一仲兄碩患苦胤樹卒構狂易疾所捐擲旁出不貲或謂公母弟一貧至是胡拙自爲計而徒供它族外府公泫然曰徼祖宗在天之靈倘不重困吾兄而柰何忍有它覲叔兄顗嫂氏寢疾議割腴田若干佐大宗祀則從吏其嗣鑰俾極意將順卒成義舉爲族人倡公生平慷慨扶義類如此晚年廢居彌困產益落悵悵自失用是疾弗起然歿時精神暇豫所屬意託其孤錫者卒克慰公地下人謂公大事不糊塗云

公先娶陳故黎浦令佐從女聰不忘歲年二十有二卒繼娶張碩人張振西右族碩人歸而不逮尊章且苦乏匱也躬椎布操作卒瘞拮据匪懈公藉以忘困忘奢禮祀脯飽酒漿之薦必竭虔必備物公藉以忘勞公棄賓客所遺陳碩人女一碩人子女二家徒四壁立孺人拊其藐諸孤均鴈鳩愛而歲治酒醑佐家獨身作劇旦暮號顙聞者為潸然淚下蓋免喪甫數月孺人竟用毀瘁卒左史君卜吉于南安縣三十五都南山之原謁余請銘詞酸楚甚也夫鍾愛公濶畧細行慎大德張碩人固窮克相卒以死勤藉今天假之年必且式穀嗣人而躬食報迺後先未去殽以殘天之於善人其何如哉然今日天定矣左史君之悲亦藉以少塞也乎初左史之從兄鑊葬其父母蓮園千支形家言福徵在季公衆中自喜曰是歲吾兒錫生殆其祥乎張碩人嘗以公事謁族不自得歸而夢門高類容戟者表樹於檻旦對家人且語且泣一孤兒安樹表蓋左史君所聞於從兄鑊者如此銘曰卜耶夢耶喜耶悲耶厥徵匪窮厥應則遐載德儼美以昌于而家詎云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國子監典籍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秀林陳公墓誌銘

秀林陳公諱安字叔勉以國子先生致其事歸其稱大夫則厥子參知君誠甫官學憲奏最貽綸命也公業胡氏春秋旁及公穀左氏已又博極百家諸史書親辟研夜映燭燭即盛暑隆寒弗勑為文與衍連拔力掃浮靡學使者賞識之食餼于庠矣累試棘闈弗售晚乃應歲薦謁銓為靖江司訓是時參知君已魁閩省公尋遭外艱里居而參知君成進士比服除或謂公可釋寒韞就榮養者公荅曰英才樂育愧京德無以戡耳其何敢薄寒韞弗屑復謁銓得司訓初州未幾遷左溪學諭居三載遷台州郡學授所至諸人士感頌而請勅去恩碑台為肖像生祠又祀諸名宦尤稱瑰異事云比遷典籍國學公曰吾老矣都門餞送可無待矣遂騰牘乞休竟得請蓋家居凡五載而卒卒之年屬參知君自粵東旋子舍裴迴膝下終獲侍湯藥奉含歛今卜以萬曆壬寅四月初十日畢公襄事而謁黃生請銘黃生夙慕公質行乃參知君狀又皆質語也公性樸茂經生時筠簪布袍履敝為穿食重蔬藟二簋非燕饗不啖寸縷有諸葛公澹泊之

志事父涪州公暨母顧孺人柔聲怡色問寢膳最得
二人懽事二伯兄如父執親喪號慟欲絕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饘粥者三月斷葷酒者三年有徐積終慕
之孝家故號素封絕不屑問家人產而好振人之急
受餽于庠輒推給親知匱乏者有友趙生陷倭難被
質要贖公捐貲贖以還趙感泣力營償金公對之泣
辭弗受有范少伯好施之誼嘗讀書北地家園隣有
醺酒樂少年踣公廬兒幾殆公弗為較第徐諭之曰
若以後母使酒其人顏汗心折比既責復有子矣冲
挹彌甚偃僂循牆無纖毫揚詡態居庭惡聲不及犬

日知錄卷一六

牛

王補四

馬獨嚴飭諸子姓弟姪凜然靡犯有萬石君太丘長
之風先後擁臯比臨黌校者四皆肅範章軌勤諸士
課業至其飭廟泮立校舍咸捐俸營之而台號材數
公所陶鑄獨多所至人擬之胡瑗故去思不替焉乃
參知君恪奉庭訓克有聲于中外隆積宏發奚必自
躬於戲如公者足銘已墓在晉江縣三都碕石山之
原參知君營二壙奉厝公于左而虛其右為公配黃
太恭人壽藏初公夢壽塋卜於虎奇石為參知君言
之今所庀壤有石塊如跗於虎方厥名與形實符公
夢吉徵見矣而公父墳在秀林山公別號志思也茲

墳咫尺相望良足慰公地下銘曰漢重師儒州郡辟
舉起家博士召對當宁虎觀石渠旋登崇牕三途既
分資格懸阻明經通籍皓首費序瓊玖雜陳驥駕共
圉雖有英特蓄縮靡暨公應斯選卓邁儔侶夙載純
白獨標繩矩絳帳生春園橋化雨拔跡沉淪漸躋廊
廡邈矣素尚言歸衡宇名協旦評神棲玄圃亦有詰
胤克振令緒赫爾恩華永育堂斧公世系子孫詳列
于左

田亭草卷十六

廿

注冊二百四十二

河南按察司副使瑞山陳公暨配封孺人謝氏

墓誌銘

自余爲諸生時則識憲副瑞山公公之歿也二十餘年往矣其子子東等卜以萬曆十五年九月葬公于南安縣四都蘇山之原先期介其從兄僉憲君謁余請曰某輩無似惟是先大人宅兆蓋靡歲不怔營矣顧卜而疑疑而又卜遂遭延至今乃始克襄事也不孝之罪其奚所逃願微惠一言庶幾自解者余唯唯按狀公諱儲秀字舜弼別號瑞山世爲泉之晉江人公七世祖公輔始卜居南安五都梅溪山四傳而爲

田書草卷十六

廿二

李元三

公曾祖贊英生恕恕生東溪公樂邑庠廩生是爲公父娶賴氏生公繼娶蔡氏生維材比公貴封東溪公監察御史母賴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公自幼警敏時東溪公已久困場屋則撫公喜曰吾志有託矣無用老一經爲遂棄舉子業弗治而一意課公學公習經生言輒已屈其曹偶仍束簪築館就郡城講藝焉公文名日益起辛卯舉鄉薦壬辰遂成進士筮仕行人已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已外轉河南按察司副使董河道官階重再轉耳而踐駁中外者蓋二十餘年氣嶽嶽弗爲阿妍態也爲行人嘗奉使魯藩潘王慕公

名厚薦贈爲交權地公峻却弗受藩王以此益重公

其爲御史按部也兩俱在粵中始清戎兩粵公謂閩

左之役尺藉功令具在若第影捕夢引如甯苟亂魚

鼎弋亂鳥非作民父母心乃班令于所司俾覈實督

發諸屬籍絕者勿濫逮迄竣事上得當以報司馬而

下以綏粵民粵中交口頌之尋居封公喪既免喪還

朝會東粵按臣當得代臺議僉曰是孰逾清戎君者

公用是持斧之東粵公茲往也如夷達驟驥矣稔民

情利病政治孰便孰否一一罷行之咸中要察時安

南方阻兵不庭議撫勸者紛拏靡一公與總督尚書

田書草卷十六

廿三

李文四

毛公伯溫相機宜宣威德夷酋款闕請外竟降號輸貢于朝天子嘉其功能特賚寶鑑焉公風裁峭聲所至不爲假貸而獨折節好士暇時遠諸僑茂與程藝講德士多感奮者如龐公尚鵬殷公從儉皆出公甄拔先後重閩中節鉞所以尉藉其家甚備云公積資久建自粵東報命聲奕奕振也序當內擢而屬分宜修憾於貴溪方引繩批根所厚善者公夙爲貴溪獎識忌者反目矣以故竟擢公外轉公曰外憲內臺等耳豈必乘驄攬轡乃克肅風稜哉至則樹標振厲約飭諸屬吏斤斤焉束于法程即鉅猾豪右弗得撓

公三尺人或陰誚公曰是矯矯者故直指使乎公微聞之不爲動管河判官某苛而墨于御史大夫有連也大夫以屬公公廉得其不法狀嘆曰夫固夢附而鷹攫者藉令上下相蒙以茫一墨吏奈法紀何即檄下逐之其彊直自遂類如此御史大夫銜公甚而先是公在臺時曾以他事連御史大夫意適大計拾遺公遂爲言者所中失官歸歸之日索無厚裝椽屋重

田亭草卷十六

廿五 李元四

蔽風雨耳公怡然意得與朋舊日相過從而以其半居梅溪課蒼頭藝田園乃寢寢稱饒歲益斥旁產矣公自負高沈又山居采茹足自給於郡邑絕無所造請郡邑大夫恒式廬禮之即閭里亦傾慕焉公配謝孺人爲晉江南廳望族性嫵婉善佐公內政蓋自公攜篋力學什九在外比驅馳宦籍未嘗捐家累自隨而孺人黽勉養舅姑飭子弟御諸戚獲井井然秩于理也以故公之學與仕得無內顧憂公有側室二孺人咸憐愛之曰俾胤嗣日蕃以昌夫宗吾志願足矣孺人始有樛木之風哉公生云云子男六人當公之將歿諸子多纍然幼也公恬無它慮獨語長子季衷曰吾所不瞑目者三祠宇未建家譜未緝義田未創也吾意有待耳不謂今遽已矣罪吾志者茲且嗣興

發憲君所爲狀縷縷焉述之斯不負公心許也嗟乎公於易簣之際而意氣超倬不憤憤若此可不爲難哉銘曰車既騁矣而扼弗前王既售矣中復棄捐其雄姿逸態素魄清妍猶昂藏廣野而瑩灼藍田誰則似之維公亦然我勗其銘貴于重泉

田亭草卷十六

廿五

李元九十四

安溪邑庠生滌渠林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

銘

社友司理林君將葬其二親手次行畧屬宗弟侍御君秉漢狀之而謁黃生請曰嗟哉雨化之不孝也雨化角州而喪吾父壯而喪吾母邇延迄今乃始克襄事也念所濡忍遲迴者有待耳顧竊祿中外竟未獲微一命賁九京顧足下銘之庶藉手追罪萬一者余謂古人願子善養不願祿養君歷官久雅素若儒生斤斤守先世田廬耳即以如生事之古所稱善養奚加焉第藉手慰二親可矣乃按狀誌之林之先世自

陳裕三十九

金紫公四世孫敬宗隱居于泉安溪之龍蟠敬宗之子四仕泰仕由仕政仕灼由以洪武間舉人才授池州大通巡檢後與政並失其傳仕泰子源孫遷邑之虎坵仕灼遷漳之長泰林墩逮于今而詩書之澤始顯侍御君方持斧按粵東即林墩派而虎坵派則司理君是也滌渠公諱應麟字君德為源孫公四世孫源孫生蘭生蘭生昭昭生瑒為京衛參軍是為公父昭早世配黃氏矢節植孤惠安張襄惠公為節孤賦表敷之參軍公貴贈父如其官母黃氏贈孺人參軍公娶謝孺人生公公性沉靜口稍蹇不能誦而善

甲子章卷十六

陳裕四百

強識一笥腹中終其身弗忘業胡氏春秋又博習諸史百家語所為文右高亢左尺幅下筆翩然若長江大河與群士對壘每一奏技眾為閣筆鮮有和者貴溪江干坡公督閩學試及清溪得公牘奇之錄為博士弟子嗣是督學使者至每試輒優公甲列俛受餽矣顧上省辟輒報罷公雖俛首下帷不色撓家故饒公恥為治生計常斥青蚨買群籍盤礴沉浸其中于棹穀米以行公獨搜括載籍絨之膝囊它一無所問人或謂公公答曰此吾所嗜也古不云積書以遺子孫乎而是時司理君已警慧嶄嶄露角矣警稍定戒歸居久之乃復慨然嘆曰夫斥鷃之望大鵬坎壈之對海若茫然自失也吾其卜宅郡會與諸才士游且為謀兒子地乎遂棄故廬徙郡城家焉公既宅郡城交游寢廣公配吳孺人營其內不煩問有無多寡以故得一意於學日群諸豪雋相淬礪切劘其意氣鋒銳詞采空湧郡中士謝弗如也督司理君學嚴桀矜立課程夜必篝燈鷄三號輒趣起不憚以身率之居恒韋布脫粟飯至行經師脩或饗殮供餽則竭蹶豐腴無所靳比司理君以奇童子補文學掌故公輒

揭群籍肄之曰吾向所積以遺子孫者倘不負乎古
稱敦學半吾未為老驥伏櫪也顧越二歲而公卒方
參軍公宦游京師凡十二年于外公與兄伯依母謝
孺人以居遂遂孝養動必稟教不敢以己意錯寸趾
吳孺人性婉順於妯娌中最得姑氏懽公念參軍公
憐愛其庶子女則與吳孺人請於母氏願加意撫視
之昇季弟田宅家僮與已埒即女弟裝送亦倍厚焉
謝孺人以鴈鳩之愛聲于閭黨中實公懋通之也其
營二尊人窀穸率以身為諸弟倡即不至行營高
厰如韓氏子顧所竭誠信傾宿儲絕無顧望意人益
以是孝公與人交披襟展窾靡設城府又不侵為然
諾不善酒雅有酒趣客至張具懽飲雅歌投壺終日
靡勸凡里中有義舉必就公詢焉其為鄉人所重如
此公之歿也司理君年甫十六耳仲季筑筑初知書
孺人茹淡攻苦課諸子如嚴父持門戶井井如也僅
僕無敢嬉田園歲賦之入無損其舊乃諸子學業亦
次第成人謂孺人克代有終矣公子三雨化長沙府
推官時化貢生春化邑廩生蓋班氏傳西漢諸儒所
編錄徒衆斌斌甚盛乃家庭間授受一何寥寥也公
業胡氏春秋以授其子讀父書者有人矣吳孺人復

勉以竟公志譬之樹穀然公藝之吳孺人溉之其
以永賁為豐穰猶有待也公及孺人墓在南安縣三
都石鼓山之原葬以萬曆甲辰十一月二十四日銘
曰瑕丘傳業不顯其身遺子及孫令緒以振柳氏素
風貽謀翼子閨闈之教成厥終始誰其似者清溪之
林鐫詞玄堂爰播德音

鄉進士鑑泉留公暨配黃孺人墓誌銘

鑑泉留公余文社友也齒於余為長余謬徵天幸壯歲叨第久之公始舉于鄉邇迴十餘載竟不獲一第以物知公者謂大材晚成徒虛語耳今公之子孝廉君維相營葬公而屬余銘曰先君子之葬也緩敢微惠大筆庶幾還小子罪戾余固辭老疾而孝廉君固請曰先君子之風交幾盡矣非得先生言誰能徵而信者余不覺惻然按所具狀皆詳覈實行不為綺飾說乃因而次之曰公諱湛然字敦照性資爽朗徹居恒稱引莊生之言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

田亭草卷十六

三

水因以鑑泉自號云留氏自節度公忠宣公以勲名世稱閥閱舊矣入我朝則公曾祖諱某諱芳領成化中鄉薦官某府別駕別駕長子方伯公諱志淑李庠士守吾公諱志憲則公父也而庶母鄭氏實生公公自處童時軀偉聲宏觀者咸目為瑰器比就傳習訓誥業於誦讀不甚敏而最善彊記一經腹笥永如日閱至構思屬筆則劃然心開藻麗旁溢即宿儒謝弗逮守吾公異之曰得非謝氏阿玄耶弱冠遊庠校諸庠士咸遜以推鋒每與同儕角技輒注意鑑別洞悉妍媸汰之若簣批粹之若綴錦種種群言胥

田亭草卷十六

三

羅為胸中故物而出之燦然一新矣公少壯學問得之苦心力索居多與人交久滋益恭而最所嘉樂者尤在冲懷挹損博取為善癸酉掇科後凡再厄于春官歸而掩扉秘廬据榻坐惟與二三石交相過從劇譚天人古今旁及稗官野史問奇字而已嗣後念尊人春秋高輒低迴不能就道有從容勸駕者第應曰吾不忍以身外浮榮易庭闈寂水懼其最後則遭外艱阻春歲尋即賁志長往矣初守吾公席先人餘庇纖率殖產家儉素封屬伯子以家柄而箕裘緒業惟公是託公亦專心力赴之絕不問田園腴瘠貲財厚薄比尊人歿當分箸一聽伯兄剗割受縮受頽置之若罔聞者素性敦樸食無重盞出鮮簞篋自博士諸生以追孝廉一青布袍無二其以孝廉里居也謝絕干請避踪偃室戶庭外闌不聞人聲惟族戚知舊徒手丐貧者至輒延見一見輒厭所欲去如取諸外府然以故鄉閭頌德即士紳中亦稱公內行淳備表裏符券足為諸人士儀表而以公之弗壽付諸天道之不可知云公配黃孺人武榮黃洛清女黃故武榮望族也孺人賦性婉嫕父母奇愛之自歸于公諸所為勗內政咸克體公意而代有終者公事二尊人

孝孺人佐以勤慎公奉伯兄丘嫂嚴孺人佐以善下
公居身澹泊無侈奉孺人佐以節音公施與慷慨無
卻容孺人佐以共惠公以經史餘閒課諸子而孺人
躬親織紵督率夜讀門以内雍雍肅肅惟盡範是
賴諸子迄于今悲靡恃也吁可謂女士矣憶曩結社
時公於余特所推企每一篇出輒擊節讚頌不休余
深以公為知己而公之性行敦摯文稱其質余亦竊
契慕焉當公之歿也余方典南辟雍聞公訃為之潛
然悵惋云銘曰珪璋既售弗登宸陛驂騑既騰弗列
天廐蘊虹逐電空抱奇氣懷賢憐才永增歎懷顧此
垂後商九原藏魄偕茲伉儷并需哲嗣勒光崇隆

日亭草卷一六

三

三

左州守文源楊公暨配翁宜人墓誌銘

進士楊君瞿崧將葬其父左州守文源公暨母翁宜
人而屬銘於余余與左州公交莫逆曩銘其尊人一
溪公墓矧今其敢辭按狀公諱啓新字日燦嘗改名
依仁應省試儒士第一尋復其舊皆奉父命也楊之
先世自不語居士徙于泉再傳生玄琦玄琦生瑩官
浙江景寧學博瑩生亨亨生一坦公桓桓生一溪公
宗叙是為公父一溪公弟宗秩舉嘉靖辛卯鄉薦官
終寶應令嘗過家見公而奇之曰是當亢吾宗寶應
公歿家中衰而公伯兄年會已為博士弟子一溪公

田亭草卷一六

廿

三

屬公服賈庶不遺二尊人肯一坦公固不可已而
母薨孺人歿家苦匱甚乃晝夜坐市廛夜則篝
燈讀連旦比終母喪冠而娶翁宜人為學博瑀孫女
娶之日奉一坦公命賈人帽以儒冠往既竣事則
冠賈人帽如故久之翁宜人謂公曰世有儒服而賈
行者今適儒行而賈服耶冠服無論第儒業其勿輟
每夜必焚膏佐公讀而自力女紅以供菽水歲辛酉
公應省試乃自喜曰吾今始稱儒服乎是時倭寇充
斥掠行人索贖而公伯兄陷焉一坦公與一溪公匆
逼怔營戒家人勿傳言亂仲意宜人捐簪珥助贖金

而密寄聲趣仲還公聞報星奔迂失道宿一山巔有老人進粥夜覆以衣曰第安睡明向山後行無恙黎明不知老人所往公如言援番藤下知倭方徙巢而前迂迴跋涉備諸險厄狀比抵家伯兄前一日出矣二尊人且喜且詈謂婦幾失吾仲仲幾喪父母遺體然族鄰謂公與宜人咸篤摯性以故天亦篤之祐云公自是攻苦勤業不問家宜人力持其內厚奉尸糈薄營俯育皆黽勉爲之不以貽公憂而公文聲日起諸鉅家授室弟子執經者爭願得公若鼎呂然至試棘闈輒不利迨己卯薦賢書則年三十九矣再上春

十載薦薦五董得遷海門令令海門未久爲直指所誣詆謫丞東莞自東莞遷今武宣自武宣遷左州守公性彊執海門多豪猾乘江州之餘匿尺籍飛詭爲疲民害又伺兩造短長竊長吏權而操縱之以邀重賄公廉得其狀所清覈捕治甚肅竟爲所中以去垂橐蕭條至僑寓武林假貸以給無悔也東莞故稱腴公嘗署邑篆又嘗署新安龍門香山諸邑所振刷拊循備勞瘁更劇而矢心寒素如初諸子或省覲告歸弟出所餘俸新界之曰視胡質一縑侈矣武宣貢賦半出徭夷其居民迂與代輸而賺匿之逋負莫可究詰公召徭人諭之若輩皆令赤子也邑庭供輸何悉而假手爲徭人踴躍懽呼自是貢賦如期無煩督促公既稔知徭俗恒心籌竊嘆曰治絲而棼之則今日處徭東之謂耳彼非吾人哉時喜事者議乘其相攻勒兵勦之公力爭得止復議於潯江之界設營兵加邑賦召募公又力爭之得止邑中百工瀟然藉資于東客而奸民目爲財藪則借寇盜恫喝之夜焚東客門離聲言盜發然實無盜公詞知其主名捕聞諸上官而置之罪蓋其苦心緩輯類如此公宦既不達又以清白自將糲飯布衣無室謫比遷左州則瘴重而

俗夷宜人意難之請與偕隱公默然遂相携往左州
統三十六鄉鄉各有豪家主之轄其土田役屬其人
民即殺之無敢問公痛繩以國法雖任怨弗顧也歲
例幫南太二郡兵餉以民夷牙錯區畫靡定公極力
劑量著爲籍民甚稱便中丞臺以安南調兵叙公功
得欽賞紀錄公方悉心經畫圖以丕變夷風而遽病
不起矣公自典教增城後宜人皆從在邸中諸凡嚴
局鑰飭僮僕皆無煩公顧慮進士君休沐里居聞訃
疾馳奉宜人扶櫬旋里抵漳南而宜人語諸婢曰萬
里孤魂長途多梗今至此吾事畢矣抵里甫半載而
卒公享年六十有七宜人享年六十有八子三人瞿
崧原名載夢丁未進士次載豐次載茲皆郡庠生公
及宜人墓在臨漳門外洋嶼山即公大父一坦公所
葬處也先是一坦公暨配黃孺人以萬曆丁丑年正
月初三日葬于茲山進士君圖襄事未獲吉念一坦
公墳樹宅典常於邑悲傷推尊人意挈金贖還是夜
一坦公見夢質明詣墳左得佳穴焉遂決意營玄宅
於萬曆己酉年十二月廿五日奉公及宜人柩以葬
公守官食貧偃蹇以歿足令人扼腕然而家聲世業
有振之者矣棟銓者置公於漳鄉遯壤而公所居樹

德所去見思左州人祠公名宦與桐鄉遺愛媲美宜
人有言曰身爲廉吏婦又及見子之成苦貧不祥言
哉言乎銘曰佑善者天券契若懸不畀諸其身而償
諸嗣賢直道者人衡鑑司存不揭於典銓而行於斯
民不足爲者廉吏最可爲者廉吏妻既齊德子非負
薪其餘光且貴於九地

累封承德郎工部主事纓泉蔡公墓誌銘

纓泉蔡公吾師沙塘先生之伯兄憲副誠中君之父也不佞既著錄師門又夙慕公長厚不敢以均敵禮事公而游于憲副君最密也憲副君官粵蜀念公春秋高將圖為歸養請公叱曰行也而身今猶屬而父耶憲副君束裝之官以入賀且歸省親而公弗待矣公仲子國燈當應京闈試以不欲並去膝下尼不行奉公終無憾迺憲副君猶不勝切怛言之淚淋淋墮也襄事有期謂不佞請銘公墓而以吾師命將之不佞安敢以不文解迺按公壻州刺史翁君所為狀志

田亭草卷一六

廿八 蔡元三九十六

之曰公諱一桂字景培宋端明學士忠惠公襄之裔也忠惠公居莆再傳為龍圖學士佃徙安吉又再傳為進士威歸徙晉江四傳為處士革始居沙塘濯纓里十四傳為金牛丞彌凱公曾祖也彌凱生鄉賓聰聰生贈承德郎戶部主事珪是為公祖若父戶部公卜徙筍江公自號纓泉志不忘本始云公慧穎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與沙塘先生時稱雙壁公游庠泮而沙塘先生總州領鄉薦六上春官率曠歲廼一奉定省公身任家督帶經力穡奉戶部公暨母葉安人甘甘而是時憲副君已軒然呈異質公喜曰孺子可

教也延師授經昕夕躬課督甚厲不專自治業矣嘉靖戊午夏里中駭倭則徙二尊人及陳安人邑里而身治業于祖塋次且督輸輓會寇至挺身宵遁且行且伏蓋決旬始達二尊人側不自言瘁也翌歲沙塘先生成進士其秋戶部公捐賔客越一歲葉安人棄柩棧時公已卜宅城西偏宗戚避寇者赴公如鱗集公邑勉拮据而存問其疾苦無勸色寇平卜北雷山則揭家聚廬兆左而課兒講業于波灤子亭又時時課僮行田園蓋錢鏗鉅又與勝囊泓穎無一日不在目中矣或謂公有貴介弟兩郎又國寶直幕天席地

田亭草卷十六

廿九 蔡元四百

益自韜飲輿臺賤旅嘔愉下之幽居一榻榻前一几課少子揚榷今古諸閭井請謁事廬兒夙奉屬禁靡敢有郵傳者暇時與子姓弟兄譚農殖桑麻疊疊竟日間及典章沿革墳籍子史語若懸河又皆諄諄規切語公雖卧榻中諸子孫屬耳垣戶咸縮舌如奉提誨每郡邑大夫干旌及門輒辭以疾不敢見亦未嘗馳一刺報謝焉所卜宅不競喧所買產不競腴工作僮役受指閭外型土杜鑰師心獨營即陞陞濬畝揮畫數十里外不異躬歷蓋公有心計而精力彊敏饒運幹之輪奐不飾而堅租稅不督而集登營廢著無

藉憲副君祿入而充然有以遺憲副君者晚年構淮纓宗祠立戶部安人祭田不爲費止又且以次構祠戶部至鄉賓金牛丞公通上更爲祭田若干廼志未就而仙逝矣公至性孝謹戶部公有所納妾携其二子以來頻鵲鳩戶部公比卒又私其橐中裝公置弗問敬之歿身而撫其二子如公存葉安人憐愛諸女公曲爲推解存問弔卹恒先意當母心竟公身弗懈諸葉詣公公飲食勞問如平生急則倚公如左右手而前母李安人爲愈憲墀女弟公視諸李一如諸葉子女姻字凡再屬焉曰母忘父戚也老而念二尊人

第置諸子以七十稱觴猶惻然不欲執爵其篤行類如此公壽七十有九公配陳安人以公再封之年由孺人晉今封子男三長即憲副君國炳萬曆甲戌進士累今官次國燈國子生俱公配陳安人出次國煒邑庠生妻周氏出陳安人出憲副君卜公兆于邑三十二都沙塘盛雲山之原距濯纓祠西數十百武公志也葬以今戊戌冬十二月初九日銘曰玉韞于璞劍發其銛雖則弗售厥光榮煌引繩爲平折矩爲方惟其有之楷式不亡濯纓故山雲樹蒼蒼粉社永念壑舟斯藏神所憑依卜云允臧崇隆馬鬣慶澤彌昌

郡庠生騰江田君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田茂才君諱雲龍字德從吾母舅文學王公獻之壻也舅氏以麟經名里中壻惟君甥惟余不佞皆素所期許謂足光門閥微宅相者也顧吾兩生者未嘗角藝文而屬鞭弭嘉靖之季郡中倭患君與吾舅皆家南城外之登瀛里舅氏挈其家窳城中先中允府君母太安人避正舍居之而姪氏與女田孺人從焉是時孺人歸于君已十載伯子居中在抱矣日坐小樓動織象昕夕靡懈雖隔藩比宇聞不聞聲吾太安人每嘖嘖稱之以為婦氏法比冠平乃趣裝還里而歲

田君墓誌銘

四

李

時念吾太安人問饒不絕余與君交亦日益親間或譚文服君得最上乘也君體不勝衣履必擇地臨事不以喜愠見色余少於君六歲既幸超乘出君猶久滯黌序試輒居高等而輒頭棘闈居貧授生徒自給至以餘力營治生計又輒與時左賴孺人典其內政佐以勤嗇凡祭祀賓朋兒女冠笄婚嫁之費皆手所拮据君十九在外十一在內不憂貧亦不憂困阮意氣恬如也嘗携篋趨建業已復壯遊燕都時余佐春官聞君至喜甚即延君為兒子師而同官蜀人李少宗伯遣其子今庶吉士胤祥稟學焉李宗伯少年高

田君墓誌銘

四

李

弟雅自負每對君講藝輒爾心屈以師資得人為其子慶間戲謂余曰劉延明豈遽讓魏陽元而浮沉至是耶余笑而頷之余自春官乞休歸君同舟南下或舟中對酌不能罄一杯至其從容譚說則上下古今貫穿經史若鼓洪濤飄玉屑殊令人心醉也君慈祥醇謹為鄉人所愛慕有二子能讀父書伯子應選貢叔子有聲于庠校入歲以封君期之君恂恂僂益恭諸父老會謂之長者共推主里中正有構必就質君為諭解即為君所短無弗心折者會榷稅事起諸牙僧蠹聚蠅營請繁征下逮蔬菜且謀及汎舟之役業有成議矣君聞之喟然曰吾泉土瘠民稠仰哺吳浙若征及海艘穀米恐諸奸漁獵商人阻畏是重困吾赤子也官司亦何利之有遂陳牘于邑令極言其不便甚悉令太倉顧公是之議遂寢間黨歛然頌德夫以君之留情桑梓若是假令膺民社寄所為黔蒸造命豈有涯哉然仁人之言其利溥君庶幾近之顧弗獲逮子之養孺人之於養也逮矣而遽溘爾長終嗟乎天之不可問也居中營葬其父母獲吉于邑三十五都獅山之右卜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襄事先期持行狀以墓銘見屬曰知吾父母者莫如先生願惠

賜一言俾垂不朽余閱狀三復惕然有渭陽之感焉
矧其為德于鄉式穀于子又足稱也為之銘曰魏有
子方國稱仁人漢有田何傳經不堙君其裔耶焯矣
等倫緒衍箕裘德洽里隣勒詞貞石以貴幽垠淑配
同藏雙壁嶙峋

田亭草卷十七

勅封太安人金母陳氏墓誌銘

太僕寺卿王溪王公墓誌銘

庠生丘君彥肅墓誌銘

江西吉安府通判殷盤翁君墓誌銘

常德府知府我湖李公暨配封孺人陳氏墓誌銘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仲葵許公暨配贈恭人

李氏墓誌銘

梧州府知府槐江丁公墓表

張母錢太孺人墓表

贈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龍岡朱公墓表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南石田公暨配安人陳

氏墓表

封承德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楓林黃公墓表

贈大中大夫山南布政司參政李齊陳公墓表

勅封太安人金母陳氏墓誌銘

太安人陳氏者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賓魯公之配憲副君時舒之母也太安人生正德庚辰年八月十七日午時卒萬曆庚戌年五月廿三日巳時享壽九十有一戶部公先太安人卒葬于邑鳳山之原今憲副君將奉太安人柩啓窆而合焉先期持所爲狀謁余請銘淚淋零下不能自禁也余慰之曰太安人躬被綸命壽考令終即不爲百歲人亦人世所罕觀矣君何痛割之深也憲副君爲余言曰世所稱婦順母德大都事舅姑孝相夫子勤教子義方顧遭時履順易

田亭草卷十七

七

蔡元

爲力耳乃吾母太安人所處有極難者母歸先府君時先大母徐蚤世繼大母沈爲大父清湖公棣家有女七人長者責資裝少者責膏沐并珥先府君業儒不治家人產咸于母取辦焉數米之炊雖巧婦無能饒給稍弗愜意即譴訶及矣甚則箠朴隨之母怡色吞聲不敢萌憤懣態怱營綴緝務曲當大母心是吾母之奉舅姑難也先府君承先世薄業計田畝所入不能具饘粥授徒里中脩脯重母佐以女紅宵旰勤勞屬嘉靖之季兵燹騷亂生計日絀里隣有忍辱立槁者母鬻力程口勉濟饘飧比寇難平歲稍豐登

始漿酒臠肉相慶也而先府君性慷慨閒適時時有
賓客過從之懽母鮮腆供具絕不以窘匱爲解是吾
母之相君子難也不肖時舒駑劣先府君授之一經
母給楮穎膏燭督之甚厲顧不能無嬉惰以煩櫟楚
又或觸母怒至徹其所饌驅之詣塾稍長游賢豪間
知憤發矣母嘗質水簪供文社飯而礪鈍策蹇寸進
殊淹碌碌曹卽食貧如舊既剖符畿輔方極意拊循
庶幾無得罪百姓顧值兇弁之搆以當斷不斷受母
誚責是吾母之教子又若此其難也曩不肖將丐休
稟命吾母母忻然曰吾志也與子偕隱居恒一蔬一
肉守先人舊廬無它羨比荷 聖明采錄起官潮陽
銘心報稱循級而登方構數椽之居以安吾母晨夕
工未竣而母不待矣臨終猶嚶嚶誡詔願就先廬爲
正寢吾與若父偕老歌斯哭斯兒慎毋違吾志嗟乎
不肖罔極之報謂何此所爲淚血腐心不能自解也
余謂太安人事舅姑相君子先後百艱叢集天志恪
勤以克有濟其賢於恒情殆十倍之憲副君行止進
退一稟於義命駕五馬者再力摧彊禦撫綏蒸黔兢
兢爲善養計乃蓼莪之思又菀結無已時君所爲報
罔極可謂無負君可以輟哀矣狀又稱太安人性豁

達方嚴巫兒佛媼不令見面即耄年康豫斗室寂寥
不肯向山寺措一趾夫仲弟之嗣託孤女於太安人
太安人厚加撫育竟日不離膝下相攸施衿諸事殫
心力主之即疾亟猶注意焉其開家篤親憂然士行
如此於以昌金氏後未有涯也太安人葬以卒之年
十一月初一日子時窆山坐甲向庚附祖墳之側余
欽母德爲銘其墓曰詩稱女士天實釐之從以孫子
令德貽之易稱嚴君母與父並風教之宣豈惟內政
教于家因教于國有是母乃有是子我銘其藏以永
垂麻于女史男女子孫嫁娶之詳具于左

嘉議大夫太僕寺卿王溪王公墓誌銘

黃生困沉痾謝筆研役而問卿王溪王公之子昌胤將敦父葬事以銘墓請黃生曰吾黨有賢士大夫而盛美弗颺朋友之罪也矧吾年籍長兄也爰不辭而狀之公諱任重字尹卿先世居晉江之吳安鄉始于吉安教授公七傳而至公大父諱璉父諱寅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雲南布政司叅政大中公舉公晚其課公學也優游而已公嗜學精進年二十三補邑庠弟子員為嘉靖乙卯越戊午督學胡先生試第一遂薦于鄉隆慶戊辰成進士授官司理廣州廣故號腴

田亭亭卷十七

四

黃四

四百

郡又多訟獄公矢廉矢慎其約飭若素士聽讞若神明賢聲日振矣屬郡守與舶司構當道郵摘之株累及公遷貳柳州守久之事得白以廉能擢守其郡居三載調貴陽貴陽守入覲以郵傳故謫金華司理蓋柳州多豪家公持法嚴豪家中之當入覲時諸司如故事馳傳會新例束濕甚有所追糾者四人而公與焉坐寡交游乏輿援耳輿論為之稱屈不一載遷貳守維揚遂擢守曲靖自公剖符以來通什通與熊軾黃堂殆如傳舍又所蒞皆荒服地乃其拊輯黔庶著循良聲閱十載如一日也曲靖政成擢滇南臬副量

移陝西行太僕寺卿廼復晉魯滇藩公先後蒞滇者三當土酋悍悍疆圉用兵之際棟事者伏公若左右手公廣設方畧豫儲蓄簡行伍明賞罰逆酋底定改土為流所勸勦之力居多尋擢山東憲使董漕儲稽督多方號令嚴肅運艘魚貫抵潞河既報竣擢滇藩右伯聲猷益著寢寢開府矣以眼疾丐休致甚懇銓部惜之擬加太僕寺卿致仕因奉 俞旨云公抵里則屏翳守寂郡邑大夫自一通刺外無復私謁惟事關民瘼不靳為之拯援里民輸粳福全倉苦跋涉抑索日久公為請於當道得改折里閭懽呼相與建祠立碑頌之郡太守竇公雅重公時時造廬請益有匿賦田當入官者請公酌賦受產公遜謝弗受其砥行遠利如此公居官居家手未嘗釋卷所著有家訓要家禮輯順大事宜邊務要畧滇漕二集王大守講章凡六種公天性慈淳少年時志聖賢之學室牖屋壁遍粘太極圖西銘時加究玩顧吾閩人篤信紫陽睹今世譚學者操戈入室不欲以口舌爭故遂置弗譚公守曲靖適江右李中丞公分憲金騰揭止修要義牘誨諸人士公聞而慕之曰此孔曾正傳於紫陽之教無所抵牾可信也遂互相衍繹為諸士譚說即所

日星堂卷一七

五

莊四

謂王太守講章者也吾里中後進風慕公羣請公蒞
席公又逡巡謝曰道貴實踐不在唇舌所愧實踐
能敢以空譚爲諸君子標幟乎然公於實踐兩言
真不愧者公敍歷所至升沉通塞備嘗之矣無喜
亦無愠色其家居誠詔子若孫每遇一飲食衣服
爲言耕耘織紉之善勤惰奢儉之效疊疊不少置
衣裋褐絺綌聲伎珍玩不一里于耳目靜處一室
正襟默坐盛夏無袒裼夜深無踞踞事不當意無遽
色疾言即朋舊過從杯酒惟洽無談諧謔笑時令童
子歌古詩讀古書而聽之每將就枕亦必誦孝經小
學二章曰修身齊家之事盡在是矣或謂公老矣養
生家宜早宴息公笑曰惟義理可以順性詩書可以
陶情舍此而譚養生是異術也臨終之夕語不及家
事了莫聞其穢啗鬱伊聲公之學所謂見其大者蓋
昔史遷傳萬石君謂齊魯諸儒質行皆自爲以不及
夫質行如公視齊魯諸儒奚遜焉猶逡巡退讓不欲
以學自標令世人操評者無敢以文多質少爲儒者
病繫公是賴焉矧公所敍歷又章章足自表見矣公
墓在邑五都高州山之麓負乙揖辛葬以卒之年十
一月念九日銘曰世有偽儒羊質虎皮亦有迂儒無

當玉卮夫其不言而躬行以蘊藉爲措施斯謂有用
之實學微斯人誰與歸佳城閔矣惟令名其永垂

序生丘君彥肅墓誌銘

君諱維棧彥肅其字君自游黌校時輒與余締文字
社每社日君恒主之一時知名士多樂與交貧者或
使君館穀以濟其刻厲恬約一青布袍行道中飯脫
粟盤無兼味蓋曰吾非故為儉聞諸古人惟澹泊可
以明志耳君雖藝舉子業而嗜古博習父中丞公多
藏書君下帷緇閱證羣今故間為文沈鬱雄勁咸軌
古法而尤篤行好修卓以先民自期許常薄夫變
道學名者曰學顧躬行何如耳歲癸酉君年甫三十
餘輒屏巾紳謝有司辟郡大夫丹陽丁公親勸為之

日五亥未十七

冬三月廿三

駕弗為動日課諸子姓讀書時稱引先德提誨之曰
若輩儻偷絕檢外錯寸趾即以科第顯吾弗願也故
丘氏子姓咸恂恂雅飭而君復躬率勵之終其身靡
懈晚尤精研朱子家禮一書若冠若射博士家久廢
弗講矣君獨撮其要義肄其儀節為諸人士倡間一
舉行之秩秩然卒度也余從宦二十餘年強半里居
君時時過從擇語而發絕不譚人過迺至負悼俗之
懷抱拯世之具則抵掌譚說疊疊不少休親朋宴集
歌呼諧謔或引滿舉白無迂容顧端莊靖穆竟席無
一沉醉語已丑春余應召北上君祖道東郊酌一觴

為余祝曰願足下勉策高勛功成身退與余為逸
會嗟乎詎謂一別而君遽長往哉君生嘉靖庚子卒
萬曆己丑享年五十君之子宇熙貽余書宦邸請銘
君墓而其甥莊太史狀之余稔知君太史狀特詳迺
狀序之曰君高祖童曾祖山祖璵封監察御史贈
大理寺右丞父中丞公養浩開府蜀楚母黃宜人南
安右族也君生六歲而中丞公歿已哀毀如成人事
母黃宜人孝思顧養咸稱篤摯既授室出為仲父鴻
臚公嗣執喪營葬一如喪葬中丞公追念嗣母洪推
愛外氏割腴田四十頃供外大父丞嘗庶母李故有

日五亥未十七

冬四月廿三

恩又夙為黃宜人所愛君終身母事之歲率諸子女
奉觴為壽其篤孝如此少稟業于伯兄禎事伯兄如
父行坐不敢並臨事不敢專輒其事嫂如事母平居
如馬少游不冠不敢見也從兄材為叔父司訓公子
君事之如事伯一門雖睦雅有姜氏風伯兄行海上
猝遇寇挾以購贖君與從兄材皇駭號泣竟傾貲佐
贖歸比二昆相繼天歿諸子女纍纍又大半襁褓中
君悉心拊育畢諸孤昏嫁身獨持三戶綴緝補苴二
昆產籍不旁落姑姊妹暨諸族屬當其身無弗饒君
惠者逮其後嗣無弗德君煦濡者值急難無弗藉君

匍匐赴者君常慷慨自許曰吾幸承先德席世資柰何自愛心力貽萬萬之誚矣君雖折節為儉至其供祭祀庀祠墓務極豐腆中丞公崇隴穹碑而鴻臚公新阡與司訓中丞並只尺相望斥東隣爽塏地一區祠右丞公直不下數百金不以關諸從鴻臚公祠遷之自東奕然輦飛矢棘矣廼中丞公祠則特創宏規敞轟壯麗甚至貸子錢鬻產佐厥費或疑其泰侈又或以時詘諷君君曰吾子孫居室渠渠是誰所貽而忍儉其親以舉贏為諱乎身營目構斯起晏罷者閱三餘載祠成而君告瘁矣疾革無它語惟為其子

日知錄卷一十七

卷一十七

宇熙誦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君生平大致如此邑中紳珮下逮賈豎哇孺無不知有丘季君者邦君大夫高其行誼亦嚮慕禮重之夫士豈端藉科第顯哉君娶常州守張公志選女張歿遂不更娶納妾周氏相室事或竟歲不入室嘗言曰攝身猶置燭也室閑之則堅風暴之則淚世廼忍風燭置其身耶以故生平嗜欲甚節然重卒下壽命也夫子男二長即宇熙次宇焦墓在某山之原塋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士固有志豈必一命惟云孝友是亦為政自古有死豈必喬錢歿垂令名是亦永年

仲子家範彥方鄉誼君實似之籍甚于世幽局長閑松隴生光雲仍綿綿視此銘章

日知錄卷一十七

卷一十七

江西吉安府通判殷盤翁君墓誌銘

諱日躋字與新南京戶部員外郎諱堯英君父也
戶部公有詩文名曩忘年與余友對榻譚詩間持君
所為舉子業示余余嘆美君千里才也是時君已蜚
聲黌校中矣先後督學使南楚周公西蜀宋公皆特
賞識君初入泮即充試額已遂受餼廩直謂且扶搖
上耳而君自幼有志尚戶部公先令懷集君從在宦
邸涓胥役憚令嚴不敢以私事請則陰入暮金嘗君
君艷然叱之曰若儕謂吾易與耶立白諸戶部公痛
繩之戶部公常亟稱君此兒不第讀父書其志趣才
諒將來殆未可量也所為奇望君甚厚顧君之進取
方銳而戶部公輒棄賓客矣時君大母太安人曾母
安人林均在養也君居喪戚易兼摯提家當戶惟二
母命是共及居大母喪暨母喪其戚易亦如之戶部
公購田百餘畝祀翁氏始祖而下因旁及外氏以慰
母心勒為記未及舉行君承先志肇舉之調劑詳悉
且以均二氏子孫之承祀者居恒閉戶讀書與仲氏
日登內戰家政外友知名士治產厲學兩不相妨終
仲身不忍折箸仲之嗣遺孤女纍纍逮孫君撫摩鞠
育視已女有加曰鵲鶴在原之念舍是其奚托

外族戚里閉市廛有以貧窶相依災患相若若
次親疎劑量緩急傾貲力濟之不自為德也蓋自計
部公歿君任家督者幾三十年孝友尚義者稱于族
黨其拮据甚密支撐甚煩而學業不少暇顧困頓
校之日久矣晚乃應序貢入太學又五年謁銓得吉
安倅倅歷於守恒苦結約職事又繁猥揮霍之士不
樂就焉君得之欣然曰吾起明經佐巨郡方自慙忝
竊矧敢薄視一官乎既抵任而矢心廉慎兢兢焉思
隕越也舊時郡倅督饟者多耽閒養尊移叢神於邑
佐君灼知其弊則堽寶室穴寬為期會而躬程督之
鵲權舞文之吏不得詭借巧索以為染指計即邑佐
亦受成供事而已以故事易集而民不擾當道聞之
咸嘖嘖稱曰此廉能吏導卻披窵材也盤報錯節可
挈而試矣邑令缺必借君攝之初攝永新已復攝永
寧皆劇邑胥吏與隸素稔君嚴明盟手奉法君弟詢
閭閻利病為之興除卹窮獨緩催科尊舊宮優禮青
衿子與講德問業循良之聲日起性又敏達善斷邑
中有疑難事必詣君剖決禾川兩巨室爭郭外甌脫
地民與士交闕不肯相下當道以其事屬君君檄學
博士與邑佐偕往按視士閥者學博士之民閥者邑

佐糾之兩巨室凜凜各持券對簿參互左證而直枉立剖君徐出片言折焉事遂定蓋其吏事明決如此君素耐煩瘁又以上下方倚重黽勉弗辭往返郡邑間積勞構疾竟卒于郡邸囊篋枵然諸僚屬捐俸助之乃能具斂郡邑士民咸為之隕涕云按狀翁氏家居郡城而籍永春宋江東提刑點自莆徙泉厥後有太師左丞相公尚簡數傳而至贈御史公勝又數傳為太學生寬寬生輔輔生槐庭公環是為君大父以計部公贈太僕寺丞君娶郭氏事舅姑孝謹家人宜之不數年卒有一女繼娶郡守陳公煌女無出而副

日正三十七

冬三月二十四

室吳舉男為樞又繼娶郡守陳公選男太學生應宣女舉男為機公享年五十有九子男二長為樞萬曆庚戌進士次為機公繼娶晉江三十七都蔡山之原君曩所自營築也為壙三畝葬以萬曆庚戌十二月十三日中為君藏左藏郭安人瘞其右為陳安人壽藏君之子為樞謁余請銘愍然風木之思深痛君不待也有子如是即不待其奚戚銘曰學優矣而不必售仕優矣而不必究遺厥緒業佑啓爾後天之報施善人亦奚必百歲之為壽

常德府知府我湖李公暨配 勅封孺人陳氏

合葬墓誌銘

我湖李公余文社友也又時時接杯酒懽丁卯歲同舟北上入長安同旅舍朝夕周旋者五閱月情乃益親嗣是渺莽萍踪離合靡定比余釋春曹里居也公歸自楚竊謂香山之社可以杖屨相追隨顧為公居廬故過從稀簡公釋服未幾而遽逝矣今公子重芳等卜葬公謁余請銘余實病弗任也而誼不得辭公諱道先字克登初名少楠字克冬至計偕始易今名公生七歲喪母黃孺人繼母太孺人林拊育之父文

日正三十七

冬三月二十四

林公課公學銳甚月朔望集宗子弟為文會每課皆公前茅文林公心奇之常自笑曰旁觀者謂我有譽兒癖乎公垂髫補邑弟子員先後學使者存菴金先生鳳阿姜先生試諸士皆首拔公尋以甲子舉鄉薦矣公性資磊落落道遙無障獨臨事凝定其勵學亦日孜孜曩同舟時余與郭柳州洪左使督榜人甚亟嘗乘颶揚帆逆黃河而上自甲夜徹曙弗休公力阻之余儕不能從然竟以公言為正旅居足不踰閩雖困勸必焚膏夜坐日鍵關對甕牖余排闥視之則案頭置三蘇集焉蓋公之畏慎淬勵類如此既屢因公車

恒愀然嘆曰二親老矣不能早徼一命爲親榮謂子情何待文林公疾畫問醫藥夜禱北斗寢饋俱廢逮憂居毀不自持二弟爲林太孺人所出者拊摩而教誨之曰庶藉此報二親乎庚辰謁選授廣西桂林司理直指使每按部於司理屬腹心耳目諸凡察官評讞獄訟皆藉手焉公每事精核其聽讞不爲深文人稱平恕壬午分校文武士得材獨盛直指使益委心公矣然公於郡邑事特所屬意不第持大體自引重已耳嘗署陽朔篆會均田事起公單騎遍歷龍眼手畫心計無匿賦亦無溢額懽呼載道又嘗署蒼梧守

日知錄卷一七

二十六

蕭望

蒼梧縣賦甲於粵西民稅四之商稅六之兵餉胥焉倚辦公察羸縮剔羨耗令人按籍自輸佐軍興無乏絕比還桂林惟圖書衣衾而已前後首薦薦剡者六擬當奉璽書徵會郡守欲庇其所私墨吏藉援於公而監司持之急守憾公遂螫公銓部從爲衢州郡丞公怡然履任謂三衢爲趙清獻公故里則題其署曰琴鶴餘愧以見志云當道廉公賢其檄公攝令與守也殆無虛日公居官課農麻戢奸暴愛賢禮士黔赤衿弁咸宜之郡當水陸要衝郵籤旁午寇患山藪操舟行剽公力裁冗濫均勞逸又請於兩臺沿江列舟

師游徼郵卒行旅稱便其攝令江山也均田定賦一如在陽朔時民鏤碑頌德者二丞衢凡七載稍遷兩浙鹽運司同知行橐蕭然人謂公真不愧琴鶴矣浙鹽政視兩淮長蘆差簡而弊數實繁公咨諏利便條議七十款白鹺使者著爲令大都潔已惠商歲積羨三千金盡歸公帑涸商民永賴之而是時公敷歷久賢聲益溢矣尋遷爲常德守公自喜且自勗曰天斬吾一第乃得一第者猶或斬雙旌五馬吾其何以報稱耶龔黃趙張顧爲之何如耳至則却供應以風僚屬省詞訟以免株連飭保甲以驅奸宄武陵有障

田亭草卷七

十七

蕭望

河上堤積歲堙圯公集三老議改砌以石出帑鉅贖醵爲將作費比石堤告竣而問畝晏如也縉紳士民聚族而語吾郡千百年水利其在茲役守之功德鉅且遠矣會乙未計吏中公中蜚語以原官調簡初公署鰲篆時直指檄下按長吏不法狀公所爲湔雪多方而不能得之直指乃其人弗能諒也卒挾憤中公公恬然受之無所憾既奔母喪歸讀禮裏事已無復謁銓意念李氏宗祠未建行營湖山地飭材肇創煥然一新凡宗人告急必赴紛構必解諸頌義者無窮疾篤諸子受遺命不及家計其縣解如此公配陳孺人

侍御西郭公惠之女于歸時文林公父母在養孺人
共奉兩世有孝敬之德相太守公夙宵勤勞有鷄鳴
之聲如襦衣布終其身弗改有苞覃之儉憐念庶子
于已出有膠木鴈鳩之惠蓋真足稱公配矣李氏
先世自唐江王避亂家閩至君達公而著數傳爲司
巡公森旌義賜爵載在郡邑乘中森生焯廣東南雄
府推官焯生將仕郎廷封廷生錫錫生文林郎公
澍娶孺人黃氏生公公滿司理考則贈父文林郎母
黃贈孺人繼母林封太孺人而公配陳亦封孺人云
公享年六十有三孺人享年七十有二墓在惠安縣
十九都洛陽護蓋山之原葬以萬曆庚戌
日黃生曰士君子持論必重素風羞濁富顧世有不
諱貧者有偽稱貧者公宦游十有六載所至皆足自
潤而重守先世田廬膝畝靡增輪寔不飾公嘗謂
楊關西以清白遺後聊用自况人亦信而慕之乃其
閨闈之內不至如此門大夫所憂者所資於內助亦
豈淺也制士民追思公請于學使者祠公名宦銘曰
造物幻化或挹或酌公於登顧之途非有餘於厥歷
之途非不足所不足者林壑之逍遙而所有餘者
游之芳燭壁焉雙輝車有輔轂勒此銘詞永光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仲葵許公暨配贈恭
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方伯仲葵許公以山東憲使入覲既辭闕下還抵任
卒于官時已遷藩使于江右矣先是公參藩西粵也
緣入賀便道旋里屬有微恙遂移文兩臺乞休兩臺
素重公勸駕諄切公強勉赴之而司銓者亦亟相柄
用所推轂皆鉅藩崇撫在前遽爾長逝輿論惜之公
諱國瓚字鼎卿先世爲光州固始人公祖諱鳳父贈
中憲公諱執中傳尚書業著聲于郡庠生徒從游者
甚盛公與伯兄太守公國誠並承家學後先舉進士
人稱二難公之舉進士也歲在萬曆丁丑初授南京
禮部主事奉父諱歸服除改戶部出監兌于蘇松凡
曹即奉璽書出者率持部使體自矜重事多抵牾公
催兌精詳有法與屬邑令坦衷共事一切縉儀置弗
較第曰願爲公家協力耳而自奉晉約供億不繁官
與民便之竣事還朝大司農特所器許諸曹事必諮
詢委重公之名籍籍署中矣居五載晉僉東粵臬司
分憲海北尋晉貴州少叅又奉母恭人諱歸會徐聞
令以官評被糾科臣謂司憲者有所曲庇混糾及公
輿議以爲枉而銓司重違科臣言坐公當左調服除

赴銓得楚郴州守公恬然安之其爲政務在約已裕民而聽斷平恕兩造具服明允日孜孜職業弗爲遷客態也黔黎手額頌之閱歲餘遷南計部員外郎又三載遷守桂林嗣是遞擢副憲大叅皆在西粵蓋兩粵先後制臺雅知公謂公宦粵中久於物情疆事皆所夙諳若試游刃於窾郤公亦不憚遐遠時時自慰曰人臣顧自効何如耳遠近奚擇哉公才具敏贍濟以鎮定而復以仁心爲質即擁節憑熊嚴重矣視百姓猶赤子也在海北治珠盜多所全活又殄定李茂等叛黨兵不血刃灼其脅從可赦者立釋之八服爲

曰高華卷十七

二十

王明賢

神明桂林爲省會郡民彫瘠甚公加意綏輯當簿書旁午揮霍如流而煦濡不少輟諸邑令咸則而効焉西粵苦徭徭剽掠宦其地者習以勦殺徼功公分臬右江駐賓州故八寨盜藪也公與守若令約曰鳥獸猶可馴狎而况人乎第以恩威戢之可耳閱三載不煩一旅而群徭帖息賓桂之民亦曰吾儕飽食安居無干戈賦役之擾者藉公庇也蓋公官兩粵者四所至德惠旁溢人皆祠而祝之逮總憲山東未三月以入計行矣知公者咸嘆其用之未究焉初中憲公久困諸生家苦貧二親歿弗能葬比公營中憲公葬

亦遂爲大父母庀馬鬣封時伯兄太守公未第也公獨力肩之無遲回顧望意宦游中外三十餘載自俸錢外不家于官憂居日間苦匱乏有告匱者猶倒困傾囊助之或溷以干謁事輒不答事伯兄恪謹待叔李二氏甚渥與共有無比宦達常祿足自給矣于諸內外姻戚殫心力賙恤至爲解衣推食助葬舉婚若償宿負然其施于家鄉者又如此兩庠士暨鄉三老請祀公鄉賢蓋直道民心于今不泯云公配贈恭人李氏爲鳳池鄉處士李大科女鳳池之李邑右族也處士奇愛公文行故以女許焉恭人于歸後輒力勤

曰高華卷十七

廿一

莊四

女紅佐儒業比從夫貴膺翟帔猶不忘布素念身無艷衣口無擇味方伯公居官居家兩有令聞恭人實與贊襄焉恭人歿公不再娶蓋其注念遠矣公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五日都日熙皆國學生日躋弟子負日新國學生日懋公墓在晉江縣三十二都古圳鄉即公先年所自擇處也公子日都等先期來謁銘而伯兄太守公爲之狀狀皆質實語不佞第稍稍詮次無所緣飾而系之銘曰汝南平輿之旦評潁川膠東之民譽得之難兼推之不去夫既兼而有之名與實附青鳥升卜昔同德者今同藏其光華永賁于封樹

梧州府知府槐江丁公墓表

吾郡簪纓閥閱日有聲寓內乃制科之盛則始自嘉靖庚戌又多達官顯人也槐江丁公起家曹郎仕終二千石於官籍不甚顯顧特煒然以名行著云公諱自申字某父封主事公某母安人張公自習舉子業時輒好攻古文詞握管數千言立就試常為諸士冠嘉靖己酉舉于鄉越明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進虞衡司郎中庚申出守順慶甲子調梧州留曹故閒寂南中又群籍數也公博購異書視事外即屏戶繙閱迄丙夜乃罷以為常逮游宦蜀粵間載

田亭草卷之七

廿二

王明三百九十五

之兼兩所為文飲醇噴英酷類歐曾二氏雖簿書殷奏弗輟頌讀頗其退食之軒曰優則人或謂公方經營四方奈何靈隱蠅吟作雕蟲技獨不為吏事地耶公於吏事則顧甚習順慶俗世賦甚儲穡屬採木後歲惡閭閻凋劫公下車咨詢利病次第罷行之緩征繇釋淹繫而造聽其質成無問鉤矢鞭笞取薄懲而已有某子甲偽為篆將識其私券籍未果而乙盜用之事覺坐二人死公曰造者不用用者不造悉論從末減歲饑甲閉糴乙怒勉之顧實戚屬也理官當之劫盜律公曰是為親相盜矧犯由閉糴故甲終得晏

然耶遂傳輕比今歲給倍償之粟兩人皆感悅去其決獄平恕類如是龍州夷酋爭界相讐殺積歲弗解事聞于朝監司檄公偕保寧守即訊之首懼擁兵自衛保寧守請具甲冑從公曰無益祇落負固心遂單車抵其壘酋感公意皆皇恐因服謝罪乃自効事平升州治為龍安府大竹盜起公才邑簿李宗明密授公署擒獲上其功兩臺超秩鎮撫之部中悉定已乃朱嘉陵江印紀村建漢將軍紀信祠葺泮宮市學田日廢為之舉時時集耆衿講德校藝焉郡邑嘗苦于公竭誠忠信三日對雨大應歲賴穰登南充充邑署

田亭草卷之七

廿三

王明四百

公諱周字址時為崇公為文祀之崇遂絕息人以彭城隍洛陽驅厲矣時公政聲籍甚乃為忌者中衍調州梧州於粵西稱劇郡督臣時開府焉需蠲其無纖鉅皆就守關決公据東主藏者母征毋凌刑嚴飭官市易諸駟僧不得緣為漁獵會寇弗靖令師征勦將領多掩平民為俘公詳讞科諸事陳陳自訴者驗實悉縱還所全活無算蓋公陰德也居歲餘屢乞終養上官固留之弗何間母計歸公痛毋歿弗及訣且封君春秋進而隆慶戊辰大計吏猶坐前所

中蜚語報罷公性伉直不能效俗吏婀娜態其僉憲
子上舍生託省覲來順慶頗通所屬餽遺公故弗為
禮曰君子以德愛人耳蒼梧監司某好嚴飭邊幅令
郡守懷牘入謁毋得從吏人公笑曰有令甲在吾熊
軾米旃安能手牘局趣如椽吏鹽亭令受賕事發有
力者為居間直指以其事屬公令投百金為公壽公
曰令不受賕此物奚宜至哉竟按致之法凡公所為
強直自遂皆足失上官意然卒無悔也初公在虞衡
董園法事中貴人筦其柄者乘時欲有所乾沒公一
切以法裁之無或假貸識者預以此覘公矣既失官
家居棧戶迺寂自視膳問寢之暇日惟飭族屬建宗
祠于有司絕無所造請為樓數楹庋書數萬焉名其
堂曰希鄴卒之前數日猶據案展閱不為疲云黃生
曰班氏傳文苑循吏各以其專長著惟黃文彊博習
經典而拊循魏郡足與衛颯任延並稱王仲通垂經
廬江而廣闢群書論著賦頌文多可採蓋庶幾兼長
矣余睹公生平實似之乃居官居家尤章章砥礪也
余蓋心欽鄉慕焉因表其大者勒諸麗牲之石

張母錢太孺人墓表

京兆張君自粵西馳一介寓書于黃生曰傷哉文熙
之不孝也母歿而弗獲奉水訣也陟屺之慟終天靡
極惟先生表吾母墓垂不朽庶藉以追辜者先是京
兆君居京師一日忽心躍身顫君竊念曰其為吾母
起居弗寧乎君母太孺人錢時從其仲子貳守延熙
居紹興郡邸也君方敷門謀謁告無何而家僮自浙
中至云太孺人疾革君遂疏乞假得省侍歸歸而道
紹興省覲則太孺人疾瘳矣顧獨傷念其叔子嘉熙
有歸志貳守君亦遂棄其官與京兆君奉母還粵既
抵里而斑斕交映孫枝滿前歲時稱觴甚適神其王
也居二年為萬曆己丑京兆君逼簡書期矣太孺人
督之曰而兄以艾齡投簪守子舍而後還延不出誰
當報國恩者京兆君颺勉束裝行至毘陵而太孺人
卒君所為追慕感泣如不欲生者也太孺人家世廣
西桂林人處士錢經之女己丑進士璧之妹鄧州學
正贈侍御景華公繼室伯子東熙官隨州守景華公
元配左出也太孺人子四為貳守延熙次貞熙蚤卒
次嘉熙官龍泉令次文熙丁丑進士讀中祕書授監
察御史擢順天府丞門閥燁為郡中冠侍御公諱騰

霄冠嘉靖壬午鄉薦司教于鄧太孺人從之官時姑徐方就養而前孺人尹母侯太孺人母左並在也太孺人身茹麤糲耳澹泊而日理腴毛以供徐姑泊侯左二老人務得其惟洽人謂太孺人之為婦也有班姬之順焉侍御公性伉直與鄧州守迂則發憤嘆曰大丈夫安能日羈樊籠向鷄鶩爭一飽耶吾從此逝矣太孺人贊之遂投劾去而都授邑中諸弟子以經學顯者甚衆公弟及伯子亦先後薦鄉書矣公乃與里中名公結吟社飛觴分韻月六七會以為常太孺人勤女紅織紵佐醴饌而復以其餘贏充諸女治裝田亭草卷七

費侍御公得恬然嬉敖泉石者餘二十年人謂太孺人之相待御公也有美婦鴻妻之風焉尹孺人卒時隨州君甫六齡耳又病弱太孺人至則昕夕為之嘔咻親其燥濕真不啻已子也比稍長輒督之學不為姑息愛隨州君爰克踵前軌以不墮家聲人謂太孺人之為繼母也有翟子威繼母之德焉當侍御公歿歲守君已有聲于庠其餘藐諸孤學未就也太孺人儼然為諸子師日課使就傳稍嬉嬾輒撻楚弗貸以故三子均由科第奮貳守君歷著官閱龍泉今不幸中道夭亦寔寔循良譽矣京兆君以直指使按兩浙

值兵民之變力為戡定太孺人方從貳君令餘干微聞其事則謂貳守君曰吾季兒足辨此第寄聲勉為之勿以老人為意其識達大體如此太孺人壺訓嚴教飭諸子率以礪名行慎官箴為誡諸子恪訓遵遵即貞熙婦早稱未亡人亦蓬首冰心凜然勵栢舟節人謂太孺人之肅閨閫也有申國夫人之範焉黃生曰夫表者標也標其幽懿而揭之也古史冊所載令妻賢母身處閨閣而垂徽彤管聲施至今即具一德焉已足標而著矣乃太孺人具美若是不宜永為女史耀耶余謹為掇其懿行貽京兆君以勒諸墓石

田亭草卷七

誥贈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龍岡朱公墓

表

贈臬憲大夫龍岡朱公之葬也蓋十六年往矣是歲丁亥厥子潘參君貽書黃生曰先大夫葬時不肖東光未能為親徼一命墓中之石闕焉未銘今幸徼龍靈賁降隴矣猶思無以揚盛燬詔後觀也竊謂銘諸幽不如揭諸隧惟足下圖之黃生與潘參君同省薦又同舉進士每驅馳南北憇足紫陽之鄉剽聞公質行頗具而潘參君所為傳及壙誌皆質言無緣飾語乃按而序之曰公諱埴別號龍岡曾祖澄行二祖

四庫全書

卷八

墓表

相行一父攸行煬六世有隱德為江右撫州臨川之百五都人煬六公客游建州以積著自饒給顧瞻于龍山天湖之墟徘徊不能去曰此大儒所居地也慨然有卜宅意逮公始寓籍浦城就郡治居焉公質魯而口訥煬六公遣諸塾師學授經史僅解其指歸不甚成誦煬六公笑曰是足給札記傳邢氏業耳顧諸子中端平侃直無如公遂屬公貲產而束裝歸奉溫清時公年甫十五且伯兄均在公奉命入市塵蓋葷酒不濡唇者逾半稔埃公旋之日告成事乃飲酒食肉如故也煬六公既倦家政則折產為三俾諸子修

業而息焉公讓腹受瘡讓豐受劓已乃汎胥濤於錢塘探禹穴於會稽放乎太湖夷猶於羊城摧武夷逗曰天下壯游在是矣性素矻矻負氣有徂僧負商人金者責償諸賈客而波及公公弗為動也則訟諸官竟枉坐代償而徂僧立空券付公公不勝憤曰夫擇術貴慎耳假令我冠博帶方領矩趨詎庸可枉乎自是謝家人產不問而一意課其子學時時指韋齋文公諸祠語之曰先哲在望子必勉之潘參君奉公教凜凜猶時不免譴訶也此舉進士筮官平陽令取道迎養弗許之宦邸再三迎乃赴赴往竟不踰月歸屬

四庫全書

卷九

墓表

旅况蕭條行橐不備公登途一躍然喜矣里居與物無競而涇渭甚晰匪其類不交每歲首輒進族屬觴之諭以孝友禮讓漸母玷德門宗黨翕然化焉郡邑大夫雅重公屢延公為鄉飲賓重一再應其耽寂避喧類若此公生弘治乙丑十二月庚午卒隆慶辛未重九後二日享壽六十有七公雖蚤廢儒業晚年嗜頌讀求解悟尤喜軒岐鍼砭術若靈樞素問諸書昕夕不停閱能診脉決腸胃膏肓之疾若隔垣睹者居恒語人曰吾豈欲博秦越人之名聊以資調攝足六顧未逮七十而卒命也夫丈夫子四長鉅次鏌次即

潘參君東光次東魯舉福建已卯省試方藩參君以
循良內召擢爲給事中也上封事忤 旨留中不下
旁觀者或爲君危之君曰此先人遺教不肖何敢自
愛尋出僉臬憲敷歷有聲即制詞稱公云蹈仁秉誼
式表鄉閭迪德貽謀玉成賢胤 聖天子明之萬里
已第令黃生疊疊千百言其何能加此華家也用揭
于墓隧之石以闡潛德揚休命朱氏子孫其永世無
歎矣

卷十七

王

贈潘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南石田公暨配安人
陳氏墓表

大田之田氏始爲延平尤溪人正德間增設邑治割
尤溪數里隸焉因遂籍大田田氏世居梅山學憲公
頊始以科第顯今計部君瑄翰讀君一雋後先成進
士門閥甲于邑中邑長老私相詫曰大田者田氏始
大也自建邑命名時若爲之預兆云黃生守南詞林
計部君亦官留都一日謁黃生請曰瑄不肖謬博一
第而祿弗逮吾父吾母幸且逮養矣又復棄去也先
父母葬有年惟是墓上之碣未有所託敢微惠足下

田氏墓表

世一 冬三首

爲阡隴光計部君溫恭雅飭篤行君子也蓋世德所
由來遠矣按狀贈君諱鏐字世重別號南石公生稟
至性天資樸茂有葛天無懷氏風父處士公歿時公
年尚幼輒號毀踰節竟老猶嬰孺慕也二三兄弟不
相能公泫然流涕曰尤而効之即異日何以面先人
地下溫遜篤愛不以其故少棄父母襲事一以身肩
之無幾微顧望意課計部君學偶誦詩至常棣之三
章則擊節沉吟若與意會然者伯兄嘗卧病床褥屬
冠至衆相率過窺公獨率婦子環守之曰兄弟急難
正謂是無吾義豈得獨全其至性如此仲兄婿邀無

賢有恒苦匱乏公每為稱貸供之至捐已貲以償弗計也山棲自耕讀外一無所問值鄉佐如詣官府招之輒認認疎顏里有大役弟輸金畀行者或豪橫漁獵公亦逡巡應為未嘗一色還閭里中久滋重之居常語計部君曰夫士先行誼詎寧啗嗶云乎哉人謂公蓋以身範焉公配安人陳氏漳平右族也能讀內則孝經諸書歸贈君以弗逮事舅姑為憾輒斥簪珥充營葬費嚴事諸伯如舅撫夫弟及妹曲備恩禮惟恐拂贈君心也晚年家漸落益刻勵勤績泉以接衣食恒不能溫飽至待賓客奉禴祀則務致豐腆性慈祥樂振人之急即損日饌予之不色愴督諸子耕讀夙宵忘勸錢穀出入皆手自籍記不以煩贈君計部君舉進士次當為令安人聞而喜曰邑令最親民吾儕比落安全寔恃若父母藉令急催科繁刑法即閭境靡寧吾且就吾兒宦邸側耳聽之庶不以敲朴聒吾耳此其為父母也大矣計部君銓令吳縣疾馳入里下圖御安人就養而安人嬰劇疾矣閱二旬餘竟不起計部君至今念之垂泣曰瑄叨宰百里黽勉厥職以無得罪黔黎恃吾毋遺訓也黃生曰夫窮閭藜藿之士砥行鄉閭有聞章徹者豈鮮哉顧以李大

遜之孝友而不行於其妻太原王氏之夫婦偕隱同聲而負慙於其子蓋懿德詒穀若斯之難也廼贈君與安人皆嫗即好修聲施里黨克俾計部君奉其矩矱以亢田氏宗此之為德庸可使掩坊弗傳耶因論次其事歸計部君揭之于墓左

勅封承德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楓林黃公

墓表

封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楓林黃公故徽州休寧人
旅寓錢塘因家焉今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金色公
仲子也祠部君兩令劇邑有政聲其令吾晉江時實
聞公計以去敝衣殘篋幾無以爲歸也嗣由德興令
擢南水部以監督泉布事持法迂權貴人被誣劾罷
事既白迺起今官公家法驗已祠部君謁余請表公
墓余與君同進士舉君又有大造于吾邑勒在口碑
語亦有之歟河朔源乃按狀而序之曰公諱賜璋字

田事草卷十七

墓

黃公諱

廷錫公生四歲而父天序公歿母程孺人旦夕携公
籲天而祝曰天道有知其存黃氏孤以延厥胤乎群
從兄利其產則縱橫齟齬之公奉母命竄居錢塘修
計倪之業娶封太安人符氏相與勤嗇拮据因致饒
益乃間歸葬父于水母伯塘而御程孺人東就朝
夕養居十一年而程孺人卒復扶櫬歸合窆焉公性
質厚慷慨樂振人之急歲值大侵穀價騰踊公悉倒
茵廩貸諸隣里度弗能償者還其券嘗買布付諸染
人染人質爲食公憐其乏贖昇焉旋贖旋質亦竟置
弗問也外父符誠翁媼耄年不自給養殯殮葬皆藉

公貲稍且給其子孫不絕淳梁汪伯川者司訓龍泉
坐事爲督學使者所攝胃雪失侶凍餓弗能自存公
一見輒出衣被漿醪款之遂爲石交復捐貲力爲營
免終不責其償蓋輕財重義類如此從兄雲璋即曩
齟齬公者也卧病于杭旅舍公延醫躬視湯藥死復
經紀其喪有龍璋者稍知書嘗求公叔子中色爲後
公命中色嗣之顧賢產已爲強者魚肉矣則怡然曰
吾重違歿者意安問其它族黨中以此益頌公厚德
云公有丈夫子四皆課令業儒行經師修每罄囊橐
不少吝款致諸儒士與其子游接引甚備至有待以

田事草卷十七

墓

黃公諱

舉火者聞東廓鄒先生暨浙中名公講學于天真寺
輒扶杖往聽仍遣諸子從學焉嘗呼謂其子曰古稱
畏四知其實惟畏已知足矣居間整襟危坐養氣嗽
津未嘗睹一疾言遽色于聖賢典訓與佛道家言誦
法惟謹月率齋十日尤戒殺生日買放禽魚之屬倣
曹溪法意即在貧窘時嘗鬻米以其餘啖鳥雀能呼
集坐隅令戢翼馴擾行年七十餘矣而顏猶童卒之
日形神弗變公於真如谷神之旨良已涉其深哉公
生弘治戊午閏十一月十五日卒隆慶己巳十二月
二十四日子男四長尚色次即祠部君金色次中色

正色俱庠生祠部君初葬公于錢塘龍華山不吉
改葬于定北鄉范村之同豫山酉山卯向祠部君輯
宗譜考畧持畧余受而讀之黃氏自新安守而下
太府丞而上閱閱簪纓一何綿邈也子孫義弗仕元
隱于耕植積著間以自娛適迄明興述相沿襲未
有以詩書奮者詩書之澤乃昌自公當其子影惇踪
飄泊它境蓋艱危甚矣卒克成母志授子一經以昌
黃氏胤屹然偉丈夫哉非甚累行曷克臻此者乎夫
南陽之阡名者弗改白社之隧亭曰思賢揚之而逾
抑晦之而彌章厥繫在德余既次公行事而表之曰
此楓林黃公之墓異時過公墓下者常有永思奚啻
黃氏孫子矣

四庫全書

卷十七

黃四二五

贈大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參政李齊陳公墓表
贈參知事齊陳公之葬也京山李太史本寧銘其墓
矣公之子方伯使君謂曩毀瘁中詮述先德猶多掛
漏爰致盛美未章復承撫見聞縷縷叙述委黃生表
焉愧蕪陋竊敢與名筆偶以大孝至念弗敢辭乃按
行畧次之曰公諱璽字庭玉先世居樂安之羅陂里
代多聞人公高祖世貞挾貨游三楚抵景陵之松石
覽勝裴徊因卜居焉娶李碩人生律寬律寬娶謝碩
人生清溪公守廉世積隱德清溪公娶黃淑人生公
比方伯使君貴贈清溪公及公皆中大夫山西參政
而公母黃與配戴皆贈淑人公生有貴徵稍長風氣
道上屹屹負大志時伯兄茂才策仲兄司諭表學業
方轟起清溪公銳意督之未遑及公也公抑首下帷
既該洽復有精詣司諭公時發論難輒響應無窮且
若連柱五鹿君者司諭公大咤異曰昔人謂阿連才
悟而尊作常兒遇之者殆今日類乎言諸清溪公廼
督公與二兄埒公自是治經生業益工試於邑試於
督學暨臺使者皆軒然首列而季弟大治司訓範亦
連翩上矣每督學使至公三弟弟並躋高等仲季儼
于庠公既厄棘闈即需次鎮廩亦弗值公處之澹如

四庫全書

卷十七

黃四二五

也諸人士企慕公執經傳業者踵接時資其東脯以
供澣澣佐誦讀貧弗克自行者置勿問公二子時已
巍然穎拔公自慰曰老驥伏櫪汗血駒足任鞭策矣
遂一意課二子棄舉子業不復事事而獨里閭有義
舉恒黽勉爲群力倡所居松石三面据岡巒東窪下
常苦蕩析公倡於衆築隄捍衛值水溢則衝風沐雨
躬畚鍤先之隄藉以完復請於當道專官爲植而隄
壩崇隆比於岡阜嗣以旱潦不時議爲蓄洩計壩外
陳氏誅讒說有所抵牾出忿語侵公而方伯使君適
登省試公喜曰寧人侮我無我侮人遂躬造陳氏與
爲和好如初人咸頌公功又服公雅量曰幸願哉公
有子也方伯使君將計偕公捐坊金之半分贈親黨
而別營道里費與偕北比薦南宮公語之曰攻駒
馳良自不易吾以爾歸矣歸三載乃赴對制策已而
奔戴太淑人喪先後里居者幾以七載計自報謁邦
大夫外不許輒乘肩輿曰少年貴人坐車中令長老
引匿非萬石君家所禁耶里巷人謂公家橋梓依然
兩寒士也使君赴官起曹奉簡書典雲南試已而司
權武林公不色喜或貽書或面命以矢慎矢清爲戒
凜凜如也使君嘗市海錯是鱸上壽則拒弗內曰蔬

食恒褐足吾分矣安用此尋以權還滿考封公工部
郎日圖解組歸定省而公不待矣始公爲諸生時二
舅方崇學業已而仲氏復從宦庭闈溫清公朝夕周
旋獨多而二尊人獨最懼公養也清溪公嘗病疫殆
甚公不解衣而侍晝夜搏顙額天假寐間夢兩青衣
使者踵門瞪目視亟携牒去曰往隔岸某家耳寤以
告諸舅弟相與望空跽謝清溪公果霍然病已詰旦
聞隔岸某物故蓋與同姓字者仲氏初訓松滋以荆
爲材木藪謀爲黃淑人豫殮具而公任行過長湖巨
浪拍天舟幾覆公焚香虔禱蟻命不足恤索貽九十
老母憂何旋返風無恙同舟人擬諸跛男子之庖而
不知公固孝感也此二事里黨嘖嘖並傳之舅弟五
人友愛獨至疑相質文行相切劘晚年則體茗晤對
色笑相綢洽迄垂白乃始折箸每有大工大役輒當
先綜理無它諉少季篋待以爲家若取諸寄已又撫
其孤而字之於貧宗維護特厚人人稱公家爲義門
性素慤然坦易不設城府即田畯里生咸與鈞禮所
訓勅族黨子姓惟令折節懲忿毋爲禍先邑豪樸田
於公季弟忽鮮衣怒馬群而至榜答田奴公目季弟
謹避之歸其田勿與校乃其人竟以兇敗族子備工

豪家被捶斃或謂奇貨可居者仲氏之傳婢亡命有
旁入陰爲踪跡至株綴十餘徒者公曰乘仇獵賄非
義蒙疑設非仁率皆置之意外漢川民某被剽掠
有所誣執爲盜者十三人公灼其寃力與諸弟弟議
又約於鄉不可當吾里而冤覆盆卒竭貲營救以免
蓋仁聲義問逾盜溢于里中矣公既拜綸命列在縉
紳絕不肯束帶入公府尤絕耻聞請寄事客以事來
謁者飲之醇酒至沉醉不憶所欲言即操重賄啗公
第應曰非望之福吾何德以承之度田事興產厚而
私營者衆公以才諳方嚴爲輿議所推舉履則壞
田亭草卷十七
無私低昂闔邑頌之善哉陳孺子之爲宰也里黨有
虞芮爭必詣公亭質片言而解問有爲不善者猶悚
然曰陳君所短得無畏乎每歲儉度庾有餘糧即平
直貿鬻或以贖金售家僮請追之公曰是或逼貧寧
以稱貸來追及之且有無聊之恩姑已矣賦長若曹
若李寤積逋力不能支挈妻子而竄公多方招徠迄
用復業兩家尸而祝之不替居恒從一奚童徒步縱
行邑里與諸父老子弟譚陰晴占歲時豐歉所誦記
公車諫草諸籍及所習國家典故抵掌疊疊聽者傾
動或言其財至如流水恐且溢而涸又或言其宦囊

太盈侈恐且斂而傾卒皆如其言公之教于家大率
類此方伯使君所至以砥礪著聲去穀似也蓋劉勰
有言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彼其
時如姜徵君陳太丘郭有道士大夫景慕之相與刊
石立碑標厥德懿以垂永永其文詞則皆蔡中郎筆
今碑文具在不知言重人耶抑人重言也贈公孝友
篤摯似姜徵君醇德化俗似陳太丘郭有道是宜標
美貞砥爲世儀表顧余言燕陋視蔡中郎愧甚讀斯
碑者尚論其世亦慨然可以興云公壽六十有八葬
皇華塋子男三長所前起歲薦今任其官次即方伯
使君所學癸未進士次其庠生

田家草卷十八

烈婦孫氏誄有序

楊戶部誄

祭尚書黃葵峯公文

祭洪太學文

祭趙民部文

祭兵憲東吳王公太夫人文

祭左使洪心菴文

祭憲副張澄江文

祭郭司徒文

田家草卷十八 目錄

祭右都御史沈玉陽公文 祭大叅甘肅麓公文

南院謝政府啓

南雍謝政府啓

與政府書

上申相公啓

賀王相公啓

請告啓

賀郭東野相公啓

答喬少參書

答黃孔昭山人

答張伯揚山人有序

夫與葉惠安

答丁右武節推書

與習豫南少司成書

與鄒南臯吏部書

答友人論佛

答李生

烈婦孫氏誄有序

夫妾質不貳臣之貞也從一而終婦之烈也世有幾冠簪譚引古昔而刻秦美新覲顏於龔勝更事十主負愧於姚洪冒寵一時貽譏百代矧閨房脆質膏沐弱姿鴈贅雖陳衿襦未結而克堅矢死之志守同穴之盟斯不足砥礪世風垂彤管哉烈婦孫氏幼習詩禮長嫺姆儀父母通寒修之言納吳生之聘屬實沉爲崇梅實愆期困膏肓以弗痊嗟湯灼之莫奉爰乃奔喪捐軀假寐枕苫比屆三旬遂輕九死向舅姑而永別掃閨室以更衣闔戶雖經游覽川逝有司

皇章卷八

七

李文二百七

遣官解其縊得帶中片紙云男人莫近我身女人莫落我衣其遠嫌厚別至死不亂如此觀風使者上其事于朝天子嘉其貞良錫之旌表用以獎幽潛之懿闢廣厲之門蓋聞壯夫死孝手劒父讐徵士幽棲不事二姓文人爲之作誄歿世永而遺芳豈以女流獨闕斯興黃生與烈婦同里爰作誄而敷之詞曰蕙蘭易萎松栢後彫金石可鑠女貞弗搖人固有志柔質剛標貞心宛結偉節岩堯夙繫赤繩既字君子陽九遭厄河清罔俟劒兮喪雄射雉獲淮泉壤重隔巾櫛靡侍縞素擗踊涕淚滾滾願赴几筵少獻榮槩與

言在途厄者在傍絕粒呼號旦夕徬徨義士掛劒董以心許矧許以身詎忍它與死也全歸生乎逆旅六尺何愛九原非楚長訣膝下往即總堂青燈一慟聲隕秋霜尊嫜在上姑妯成行環視泣慰盡焉摧傷真獻既伸吸喘僅續不爲全瓦寧作碎玉仰叩蒼旻遍拜戚屬一夢夜臺冥歌黃鵠同室歿後還尸生前心同皦日誼薄雲烟孤鸞不舞化石彌堅雙鸞時見絲蘿連綿我聞自昔柏舟矢節范史而後閨懿具列慷慨從容於茲爲烈幽室可理餘芬難滅嗚呼哀哉成仁取義貞臣捐軀衣帶片楮偉矣丈夫臣道妻道隔

皇章卷八

二

李文二百五十一

世同符俯視蔡琰雲霄泥塗嗚呼哀哉仁里咨嗟逃遁奔赴槌賄爭投寶騰聲附赫奕恩綸傳徵竹素生短名長千載旦暮嗚呼哀哉

楊戶部誄

萬曆甲午秋九月南京刑部主事原白楊君卒于官
邸其孤宏道以臘月扶櫬抵里友人黃鳳翔長君一
歲業同經師同門友同社游泮同年締異姓兄弟之
雅黃生成進士二載君始舉于鄉五上春官弗第就
教羅川遷安東令凡五閱春秋奉璽書召陟今官一
疾遽仆貧不能殮黃生追懷疇曩良切悼傷念潘安
仁之誄楊仲武韓昌黎之哀歐陽行周咸勒篇章以
寄怆恒雖愧不文恐忘斯誼爰作誄曰伯起四知公
權貞約楊有聞人為世代嶽君其裔耶克踵遺履名

田事草卷十八

三

黃四三百八十四

位雖懸素修瑩灼蚤譽藝苑駿發鄉閭含章振藻實
騰英斐青紫芥拾駟馬題歸厄于數奇壯志竟違釋
褐銓司正席泮水經學湖蘇雍容槐市桃李春妍菁
莪風被餐舍無擅譽髦頌美晉綰墨綬于彼淮南濱
海一同彫瘵靡堪病在厥躬如焚如惓治不卓魯誓
有餘慚煦沫撫摩餐冰茹檠政治桑麻恩徹肺石昔
也懸磬終焉露積鸞鳳婉仁甘霖飫澤賢聲踔絕使
牘交駁九重采績徵書燦煌烏鵲遶車稚耄趨踰愛
存圖像思永爰棠陟明有與司刑留旬方騁驥途忽
摧鵲箭迅晷傾西流光逐電素無遺金篋惟黃卷嗚

呼哀哉黔婁布被莊叟散裳蔬水食貧乃士之常君
貧于宦囊如秋霜史雲仲卿實惟鴈行嗚呼哀哉翩
翻丹旄跋涉原隰零露朝晞淒風夕急鵲鴒誰群寒
鳥抱泣岩谷振號淚雨霑濕嗚呼哀哉素業具在善
慶宜延驛駟充廐芝蘭盈前騰踏芬芳龍驤蟬聯君
居九京倘亦莞然嗚呼哀哉言念舊執于今有幾晨
星參商杖屨執倚奪我良朋溘焉長已至戶視席都
自非是嗚呼哀哉

田事草卷十八

百四十七

祭尚書黃幾奉公文

申甫降禧於松岳傳說乘化於星精自古賢豪應時
挺生出處關世道之隆污而存沒備人世之哀榮荷
與維公川岳胤靈其勲猷德望俾矣古人之與京粵
自弱冠登朝鳴琴壯邑政追卓魯譽洽百城司諫垣
而獨持謇諤歷藩臬而久著英稱仗鉞拓臺東履台
卿蓋從筮仕以迄宦成寧孤根而蟠鬱耻附蔓之崢
嶸貞操峻節茹蘗餐冰酌貪泉而覺爽處脂膩以逾
清逮乎抗疏勇退歸老茅衡懸車高卧休休名亭日
啟門而掃軌心泊然其無營東山繫望蒲輪就徵方

明倫彙編

五

黃幾奉公文

遂巡於路尋謝即平鵬盟杜祁公之舊廬重蔽風
雨鄭康成之著述充溢笥勝迺至衛武抑戒萬石家
法尤凜若座右之箴銘公雖退處岩壑而海內詢其
起居鄉邦視為典刑謂後車之載未晚存問之詔
旦夕且需於彤庭天胡不勲遺一老遽溘然不起而
還真冥冥嗚呼古稱蓋棺事定公今全而歸之已足
畢公之生平顧惟哲人永逝蒼舊周零縉紳戚黨有
淚如傾矧其等日奉德誨方望公為標表而式公如
準繩修爾聞計切怛心驚肅陳蕪詞用佐疊觥愧有
核之不腆聊以展茲微誠

祭洪太學文

憶昔總角同業弱冠結社公銳氣閎才方且騁康莊
之驛騶陳清廟之瓊掌既而蜚英詞囿受餽黌宮一
時叱肩對壘之彥其誰非欽任讓路者顧久墮於棘
闥仍戰藝於上國竟弗遇孫陽之一眄徒爾哀時命
而弔屈賈今賢胤已矯翼鵬奮矣此日騰騰景象若
旭曦之必中青陽之必夏即古稀之歲一望非遙胡
數年之不可假耶以公之襟度坦夷器資醇雅其雍
容鎮定如萬斛之鰲鼉其謙冲挹損如江河之善下
乃糖漿既不逢其年式穀復未食其報何令德之斬
於純嘏耶噫嘻自古達人以天地為洪爐萬物為一
馬浮游等諸虛舟在型耻於躍冶公自數年來捷戶
寡接冥心內照日娛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豈其
三生幻漚猶耽戀而靡捨又奚煩吾儕較量營度為
公悵悵也惟是德音既邈知交日寡獻壺漿於几筵
罄微衷而攄瀉

日三草

卷十八

六

張金甫

祭趙民部文

造化之陶鈞萬有也或此豐彼嗇或此低彼昂豈惟
賦畀各異即一人之身其遭逢究竟亦錯糅而靡常
公起家甲第無憂作述幾於得全者全昌一官偃蹇
抱疴自廢又阨於夙志之弗償藉令酌此挹彼孰辨
夫毫末大而泰山小尺有短而寸有長公胸懷坦率
性質剛方行必循繩蹈矩言若傾溜倒囊知公深者
謂古遺直知公淺者謂古之狂當其筮仕邑宰矢志
砥礪撫字勞心蓋奮然比跡於昔之循良顧慕任延
之不阿倣翁歸之鋤姦竟橫中萑菲而塌翼靡颺典

申亭草卷十八

上

張英詩二

教習泮稍遷胥學珪璋譽髦棧樸宮墻凡邇延幾十
載乃始列粉署而為郎亨途在前修爾引疾人謂鵬
翼暫息扶搖有日詎意終登舟之夜藏憶不佞與公
周旋握管角藝譚天飛觴逮乎後先宦轍中外萍判
即辟雍共事重半閱於星霜自公謁告余亦里居曾
不得向白蓮香山之社相與朝夕徜徉惟兒其公壻
也登堂問疾剗聞公動定為獨詳公今逝矣雖素車
易赴而斷金難忘嗚呼人世之亨屯浮生之聚散自
古如此又奚塵嘆逝以悲傷聊陳蕪詞伯以清漿公
之精爽靈爽猶依依乎趨庭之陳三槐之堂

祭兵憲東吳王公太夫人文

吾海濱士民遥戴太安人猶大母也蓋自兵憲公持
斧擁旄填撫茲土其陳綱肅紀屹如喬阜其詰戎飭
備綢如戶牖諸所訓育譽髦噢咻黔庶者蒸蒸甚厚
橫塾閭閻咸謂唐室十道之使未足為公儔耦相與
溯麟趾於芳原尋鳳穴於丹敷恒昕夕凝睇高堂俟
志同聲而祝壽考迺茲雲輶促發堂室長局訃音修
聞咄嗟衆口遂令春不相杵巷為罷市深山窮塢之
緝耄羣然號籲而奔走竊聞兵憲公之拜命而南
也翹望白雲疾驅馬首慮崦嵫日逼則日頓顙慈闈

申亭草卷十八

八

張英詩三

願擁班嬋娛左右而太安人申以教忠督以簡書諄
諄然命之曰兒安得為老身解綬也今兵憲公奉慈
訓有大造於吾郡矣其駿堅渥澤實足貽母不朽太
安人且忻然含笑九京即萬有千歲較之亦孰暫而
孰久惟是東吳之寶婺沉輝閩海之福星弗守而兵
憲公方辦踊號慟如不欲生束帛辨香悉謝不受俾
我士紳瞻戀私衷竟付之烏有也拜瞻几筵虔醺清
酒哀些片詞聊以藉手嗚呼

祭左使洪心菴文

公於不佞角川之友藝圃並馳青雲在肘鄉書計偕
昕夕聚首余既先鞭公乃晚就間嘗同朝周旋匪久
公蒞臬藩余卧甕幄時聞德音琳琅瓊玖其人則遐
今無何有公之德性玉質金相公之意氣磊落軒昂
武陵曳綬雉鸛鸞翔梁有懸魚野有甘棠爰奉徵書
登于天閣天聲表赤仰禪垂裳時揮白簡屢進皂囊
寒濤諤諤直聲斯揚世或醜直一麾海國禁閹誠親
淮陽不薄惟命是從東西南北旬宣露濡秉憲霜肅
望實方隆長藩楚服建旄開府旦暮攸屬遽昇箕尾
田章卷十八

九

黃四三三三

不遘琴鶴湘流含咽衡雲冥漠憶公貽書擬賦歸來
桑梓在眸厥思悠哉寰宇多故廊廟需才豈使賢豪
獲隱蒿萊高堂健飯蒙泥奚猜詎謂炎曦遽掩沉靈
遙遙岵岵寂寂夜臺簡書遺憾亦孔之哀公有令子
足代孝養英姿夙抱風氣直上孫枝玉立鄴架無恙
獨脫凡塵永超幻障嗟我石交辰星相向日益寥落
靜言悵悵穆迓輶車薦此俎釀丹旒飄風葛陂投杖

祭憲副張澄江文

公今騎箕尾而長逝駕霧輶而遨遊矣公之自滇南
賦歸也洛社香山無公之跡鍵戶掃軌斗室委蛇謂
方習喬松虛吸與偃佺棲遲胡濫爾長逝杳不可追
耶公髫年英瓊雅為當道所知旋構家艱屢窘數奇
間關跋涉羈縻領表乃始領鶚薦而對龍墀蓋動忍
久而增益多天之困公實為降大任之基以故公操
履修潔胸臆坦夷識沉涵而遠灼才揮霍而若馳屬
清卿分邪政其聲華倬茂蔚然即署羽儀遽乎出剖
虎符再擁熊麾廉平不苛撫摩垂慈凡在越山之微
田章卷十八

上

陳三三三

楚水之涓孰不歌安作之五袴懽麥秀之兩岐顧其
磊落自許耻伍韋脂蠅雖點而弗垢市屢謗而見疑
既序遷於臬憲乃忌者復修前郤遂拂衣向閩海之
東離嗚呼公少壯有惜窮之賦敷歷有未竟之施天
之靡定胡為乎復斬公以期頤公達人也當其風月
滿座醺醪百卮直已齊彭殤於同盡豈其令怛化者
之長悲芝蘭繞砌玉樹高枝行慰公於地下且屈指
而可期惟是鄉喪典刑士失著龜矧辱託葭莩之雅
誼寧無嘆哲人之既萎謹陳薄奠以薦總惟念意長
而詞短想音容之在茲

祭郭司徒文

唯正人君子之進退關泰運之盛衰矧其存其殁誰
實司之廼施而未究予而修奪徒令顧瞻世道者扼
腕而歎歎自公踐敷官籍迄于家居讀禮凡三十三
載于茲矣當其宣猷壯邑簪筆留臺此一時也而旋
以正言外謫人謂公謬謬自遂有朝陽鳴鳳之羽儀
已而賜環舊列載振風紀此又一時也而旋以正言
左調人謂公屢挫不折有南金百鍊之貞安逮乎漸
躋融顯仰受主知出填楚邦入贊栢府江漢藉以
肅清臺綱賴其主持聲實日隆經綸未艾遽已奉諱
田亭草卷六
南馳矣孟公之進也人為世道喜其退也人為世道
悲 聖天子更新庶政用人求舊起公家食俾佐國
計之司羣情甫湧耀稱慶翹冀東山趣駕而胡昊天
之不憖遺棄不佞竊祿留都過從朝夕殫冠結綬雅
訂心期即于今老廢日願公垂慰蒼生策足夷達其
汪波餘潤猶足庇受粟之支離而今已矣有懷凄惻
醺酒陳詞

祭右都御史沈玉陽公文

今九列大卿有惓惓乞身焦唇鰥足望放歸若登仙
而不可覲者有抱疴求退自顧永息故山而九閭萬
里竟殞軀盡瘁者公丐歸日久廼獲借留臺簡命狎
家園薜荔徜徉茗雪之濱怡然乘化而長逝天之厚
公於進退始終之間可謂全節純嘏今世寡貳矣公
筮仕邑宰服采曹郎民譽蜚騰官評茂異逮其憑熊
蒞郡敷歷臬藩宣文武之壯猶撫西土而楊厲晉貳
樞府方且藉重折衝咨籌帷幄而偶中流言輪轅中
躋既已矢盟松菊絕意榮途顧世方急賢其孰能抑
璠璣於在櫝繫騏驎之六轡也起家奉常晉長銀臺
職見為出納惟允耳公志在定國是贊廟議凡事關
因革大典治忽繫繫者縷折細陳皆破拘攣之見犯
逆鱗之忌即堂陛金鷄未見采納其白意精心謹論
昌言直可與天壤相敞而公又秉心仁恕雅量弘博
宦轍所經民之攸墜其受天厚祐完璞於進退始終
之間即老氏所謂有德司契者也不佞側耳風猷素
心景企兼令子方伯公督學吾閩陶甄士類苑苑棧
樸之彥迄于今猶受其賜沿流沂源知風之自生芻
束帛攄誠遙寄公儻其駕霧驟雲悅惚垂蒞乎

祭大參井義麓公文

嗚呼不佞之託交于公也三十有七載矣自詞館追隨迄于溫陵會晤其間身世合離關氣運亨蹇適遷迭變不甚相寥惟承顏聆音之日少契濶睽隔之日多其懸殊奚啻什伯祇令懷賢追舊者為惆悵慨噫焉公既由閩臬參楚藩暫憇故里不佞計簡書之有程期騶旌之促發側耳德音楚天在望詎謂彼蒼不弔沅湘之棹未泛賦鵬之詠已傳耶曩公以英年碩抱入讀中秘書也才名籍籍時賢胥欽衽讓左方當獨步天祿羽造詞林而吉安多義烈之風力糾權相

曰亭草卷十八

又十二

禍奔相踵公意氣崢嶸井同王碎周旋維護不避黨禍由是出典栢臺尋僉臬憲冥鴻矯翼遂飄然棄綬冕歸矣已而旋起旋躋或潛或見與時多迂委運無心前後屏居岩巖者凡若干歲而物論自定逋經推轂以有今日間嘗兩司文柄遠在粵黔即多士自慶得師顧於公宿抱未稱也酬荆璧以連城騁櫪驥於長路乘除之理有固然者乃夷遠在前而脩濫爾冥逝天之奪此仁賢一何其遽豈劉孝標所云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一途驗者耶憶溫陵之別無何而不佞乍嬰疾幾填溝壑公為之竦心忤

應建問之使絡驛于途手訊之牘稠疊于几骨肉至愛奚以逾茲今衰憊餘生猶獲苟延人世而公乃先我長往豈惟素車白馬弗克望佳廬衡岳之雲竭蹶而奔即欲勒旒誅德據此素衷而遘涕交揮臨牋中輟者多矣代生芻以束帛陳燕詞而寫哀雖形聲之翳沒倘恍惚其如來

曰亭草卷十八

又十三

五

南院謝政府啓

金陵佳麗實惟豐邑之都玉署清華夙擬瀛洲之勝
瞻茲俊秩待彼名流如某者學謝豹窺才同樗散徘徊
史局久慚齊客濫竿晉貳辟雍竊愧越鷄伏鵠方
謂終朝三褫詎期閱歲再遷司篆陪京東壁之光華
如舊繫街儲案前星之掩映非遙進無持素簪筆之
勞雖藉以彌縫其短退有抱槧磨鉛之職亦安能黽
勉厥官自視欽然何修得此茲蓋恭遇老先生閣下
幹旋元化陶冶人群桃李盈門不棄菲葑之下體驛
騶充廐猶憐駕蹇之長嘶遂使輟生謬登華貴紅綃
題署叨宋苑之榮名白首爲郎免漢廷之貽誚逮乎
僕夫既駕儼然篚篚下臨一顧增輝况荷十朋之錫
寸絲莫報徒懷百結之衷戴德南趨懸情北望已於
六月九日艤棹江臯弛檐留院八磚花影時想像其
遺踪五夜漏聲猶搖颺於夢寐望闕庭而稽首既咫尺
之不違向綸閣以傾心詎尋常之知感謹裁蕪啓
仰竇崇嚴

田亭草卷八

十三

黃三首

南雍謝政府啓

陪京首善婉豐鎬之舊都太學賢關衍菁莪之教澤
師資攸賴遴選匪輕若陽城忠孝作人斯克表儀多
士惟韓愈斗山繫望乃能矜式一時自古稱榮於今
尤重如某者行能淺薄才識迂疎念昔筮仕詞垣逮
于叨司留署浮沉竊祿冒維鵜濡翼之譏偃仰媮閒
犯伐檀素餐之戒最宜譴斥久荷成全矧再歲三遷
陵躐特甚而四門六館表率爲難受寵若驚捫心知
媿茲蓋恭遇老先生閣下名世宗工與邦哲輔惇大
明作弘一人燮理之猷集思廣忠闢衆正登庸之
路既拔茅茹以彙進尤采葑菲而垂收朽木誰爲之
先容謬歸繩紼斷頑鐵敢期於躍冶過辱鑪錘口以語
心自謂遭時厚幸頂而至踵咸沐知己鴻恩顧奮力
已困于負山而駕質終虞于倚駕恐孤甄擢貼玷門
牆亦步亦趨所賴有前修矩矱爲模爲範猶願承善
誘教言謹托楮生用陳蕪啓鳳臺凝睇儼鸞閣之歸
依紫極馳神瀝丹衷而鳴謝

田亭草卷八

十四

黃三首

與政府書

某叨官白下翹首神京每睹時事糾紛頓覺私衷悚
惕夫將相調則士豫附朝廷讓則下靡爭彼元祐紹
聖之交攻固足釀禍即蘇程蜀洛之分黨亦克傷和
詎謂明時開此大釁隨聲者附和見影者生疑

主上聖德日新而乾剛未奮中閣棟桷方熾而盛敵
潛滋徒見兄弟閱牆遂使盜賊伺罅唇亡齒寒之喻
可為戒心拒虎進狼之憂寧無動念仰惟老先生
休休之量持蹇蹇之忠丙吉之冲挹協恭恩怨不形
于口孔明之集思廣益賢愚僉忘其身戾氣漸消太

甲申年卷十八

五

黃岡三十四十五

和默運是 宗社生靈之厚幸冠紳士庶所祈瞻也
竊念其仰承陶埴濫玷高華曩者草率上書辱煩裁
答念鸞鳩弱羽曾同鴻鵠之遊使木瓜微忱獲博瓊
瑤之寵鏤心知感戴德難言伏惟受事至今殊無寸
效竊計曠瘼之日倏閱三時童子何知敢云籌國杞
人過計謬已憂天茲當歲報之期敬上起居之問因
抒愚見仰瀆崇嚴伏願老先生加意停調銷黨同伐
異之隙悉心旋轉為納牖遇卷之圖 宗社幸甚世
道幸甚

上申相公啓

方今主德清明朝綱振飭桑林虔禱弘濟涸轍之生
牖戶綢繆預軫復隍之慮邊疆凱捷由內順則外威
世路康莊蓋小康而大法士紳快覩海宇歡騰咸謂
上有堯舜之君寔由下有皋夔之佐即遜居巖穴尚
拭目而觀太平矧通列簪纓允傾心以濡德化無恒
安處誰敢言私某謬以菲才叨膺胄教深惟僨轅之
懼適構采薪之憂留都清議最嚴寧容素飽國學典
司特重詎任優閒用是請告 闕廷願獲養痾林壑
事非得已情切戀懷伏蒙授意銓曹需恩綸閣特原

甲申年卷十八

十六

孝父三子

曠瘼之罪俾安靜攝之圖兼枉瑤函過屋溫諭凡此
殊常之大德皆非薄劣所宜承雖鉛刀一割之能靡
克効於既往即駕馬十駕之力敢永棄於將來天竭
捐糜仰思補報蓋自奉 旨以後迄于供職之時偃
卧荒邱復幾閱月黽勉師席已逼初秋觀聽園橋終
覲顏而弗稱支離受粟縱攘臂以何為匪仰藉於陶
銘恐莫逃乎輿議重陳蕪啓用展謝忱

賀王相公啓

北闕宣麻占泰階之聳耀東山勸駕快師望之咸孚
世道維新巖廊有慶仰惟老先生閣下兩儀正氣一
代偉人煥華國之文章聲高藝苑蘊格心之學術忠
洽宸帷德望夙著於冠紳人情久賢於夢卜顧貞標
邁俗方厭樊籠而直道迂時遂甘林壑千駟弗視婆
娑爛絲之懽萬鍾何加偃仰衡門之適百世之綱常
攸賴一時之名實咸歸譬則瑞鳳祥麟聞者快覩亦
猶泰山北斗仰之彌高屬 聖明側席之求采公卿
在庭之論起自家食輒已晉陟台司錫以蒲輪俾之
遡登接路蓋與天下共憂樂方厚望於謝安而舉
社稷繫安危將倚毗於裴度乃茲爰立盛典僉云亘
古稀聞豈惟應五百年名世之期抑亦覩數千載非
常之遇旒旗之戒發何日善類已側耳而彈冠袞繡
之披拂方來群黎且舉手以加額矧叨聯館職曾奔
走於下風即逃聽廷綸倍懽欣於恒品盈盈一水莫
遂覓趨耿耿寸心有懷燕賀謹裁蕪啓用傾葵藿之
忱尚覩海涵俯鑒涓埃之念

明倫彙編

卷十八

十七

卷一百三十三

請告啓

竊聞恭著彙征之象盡垂高尚之文去就何常等虛
舟之不繫行藏惟遇付逆旅以無心若身處熙朝而
口譚巖壑周伯况竄居偃蹇議者直指其要君鄭仲
虞屢病乞骸達人且謂之忘世事屬矯激行匪中庸
惟遊子動瞻陟之思曲士明止足之分或忻板輿在
御長賦閒居或羨鳥鳥棲遲蚤辭榮祿雖無關於大
節實可憫之至情伏念某學術粗疎性資黠淺辟離
司教橋門之觀聽何戲函丈樞衣桃李之栽培靡効
方矢心以圖報敢卻步於清時胡自容身以來頓起
故鄉之念瞻雲永嘆解組是甘自惟物望素輕無覩
終南之捷徑職司頗重非羞彭澤之折腰婚娶未畢
於向平避人焉往祿養有同於毛義捧檄奚辭揆諸
恒情實非獲已但高堂白髮遙隔一天客舍青衫倏
過十載戲絲之私未遂倚閭之望方殷身匪生於空
桑亦有顧我復我之愛心已動於噬指特厘以喜以
懼之懷用茲叩瀆楓宸願乞歸依梓里仰惟老先生
閣下幹旋元化鼓鑄太和八元八凱之奮庸已兼收
於世用匹夫匹婦之不獲猶復引爲己事子爾軼生
頽然朽質雖嘗蒙菲葑之采滿擬濯磨無柰睽寂水

明倫彙編

卷十八

十七

卷一百三十三

之歡構成沉痾伏乞垂情軫恤弘施綵筆之春曲意
陶鎔俾就萱堂之養恩同覆載澤比生成某無任感
激之至

賀郭東野相公落

伏以天惟純祐是生名世之賢國有老成實繫具瞻
之重豈必身居廊廟乃簡在于帝心第令跡隱江湖
亦允孚乎輿論故宸衷之垂眷於典禮為特隆仰惟
老先生閣下嵩嶽孕祥昂精降瑞起詞垣而登台鼎
勲猷倬著兩朝遺簪綬以卧林樊清德足師百世道
遙山水雅尋白社之朋表率鄉邦隱負蒼生之望富
鄭公歸休西洛朝廷猶倚為安危裴中令退處東都
夷裔咸知其姓字鶴筆崇躋八表鴻名上徹九重
氏謂達尊有三于今咸備箕疇之歛福凡五惟
先考据禮經重憲老乞言之典爰厘詔命隆遣使存
問之儀如絲如綸爛然十行賜劄執醬執爵恍若萬
乘親臨懽心共洽於士紳景耀足傳于惇史某詞林
後進春省備員側耳芳規祇切步趨之願快瞻盛事
不勝踴躍之忱謹玆燕言聊申燕賀臨啓無任翹企
之至

答喬少參書

世有希心桑孔藉口周官者動必曰通錢法自京師
逮郡國方起冶鑄之局冀泉貨之流名似可喜實則
窒碍閭閻治局亦通與矣閩天下一隅也泉又閩一隅
也何足掛人牙頰不佞請廣而籌之夫掌握之物足
富十世歛之逾輕而爲利逾博盈貫之貨徒累筐篋
積之甚重而爲利甚微此雖塵視金玉者能辦之今
中外縉紳遠近商旅東西南北馳騁靡常有挈泉貨
迭來往者乎廣市田宅交通財幣有權泉貨相授受
者乎惟是百官俸給循例搭配朝出諸內帑夕流於

日知錄卷一八

十一 李文三

關閭間所貿易不過庖俎匕筯之需已耳又一出而
不復返乃呶呶號於人曰錢法斷在可行不惟欺天
下亦自欺矣矧天下郡國有行前代古錢者有行國
家制錢者新錢擁則舊錢廢是爲巧奪民利而使國
家法令不信於黔黎昔周景王將鑄大錢單襄公爭
之曰廢輕作重民失其資將匱國用且絕民用以實
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其竭也無日矣此今日鏡
也若夫盜鑄之姦熾於建元迭更之弊繁於孝建公
私耗蠹爲害不可勝窮愚謂法令頒自朝廷權宜裁
在有司其平日行錢郡邑即罷勿鑄亦未爲廢格詔

條不佞管窺株守非達時務者仰承明問輒獻罪言
皇悚皇悚

日知錄卷一八

十一

左

答黃孔昭山人

得羅浮所寄手札知足下方卧龍華寺挹錫杖泉
葛洪丹砂遺蹟捧讀佳咏則揮烟屑玉飄飄欲仙而
蒲參君書至云足下引嫌謝客晨起輒披衣躡屐與
樵牧爲儔即荊州之酒廬山之續要諸途中均遇而
避之諸意氣相傾慕者咸竊議其固愚謂此等舉動
卓見高誼超然塵壒之表豈恒情所能窺者夫唐人
以詩賦取上士之干謁主司微榮青紫匪是無以爲
階梯故居則結社出有行卷競雕鏤而程工拙凜若
挾輶對壘甚則俛首殿樓之下聽豔婦品評墜紙紛
紛爭拾而覽之幸其不至飄落以頁榮進品格之卑
至此而詞章之美乃稱盛於一時自大曆以還則望
大厦而羨巢燕履危水而嘆寒驢諸如此類皆呼號
乞憐瑣尾特甚較其詞翰亦與品格俱劣矣足下澹
然無求於世茲行也直爲蒲參君隻身之粵滿擬過
歸旅况寂寥相携爲侶羅浮洞天勝願得開一縱
遊耳即與諸豪俊往來上下亦可商榷文藝唱和詩
篇顧一日猶寓宦邸譬諸鳳凰在笄終然羈絆未宜
逐海濱鷗鳥相與翔翺計足下自有定見必不以疾
固自阻撓也草草奉復晤對非遙行且倒囊示我

答張伯揚山人

承來教品評風雅上下古今最爲詳核且譚及詞人
才軋之態深慨世途荊棘人情魑魅以爲懊嘆此事
直可付之一哂昔建安七子濟濟同朝互相賡唱間
有高自標許者而不相媚忌沈宋李杜各並興一時
振藻齊聲吟壇宗尚張燕公獨推沈第一宋不啻口
爭也而白也詩無敵之句識者至今頌焉謂杜子美
之善讓名夫瑩壁並積明珠滿握自有定價奚妬相
形譽人即所以自譽也近世學士之相詆訾者始自
李何彼其初評藝相切磋締交相惟洽逮乎才名日
起眯目黃舌之子遂設奉構煽之於是搖管爭名互
相彈射繁言累牘不啻懸書國門要其指歸祇逞銳
筆端紛紛舌戰而欲拔趙壁之熾壓祁山之壘斯已
難矣柳子厚有言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
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
驕也凡才士論文而不掉輕心作矜氣者吾見充罕
矣何者以言之易也究其病在自坐百尺樓而欲卧
人林下則立論不得不高遂至排擯古人蹈藉凌轢
敢爲大言而不顧何仲默貽書李獻吉云古文之法
亡於韓詩弱於陶而古法亡於謝夫何氏直堪以詩

鳴耳所論文不必深辨杜子美一代宗工猶然追重陶謝恨不令渠述作與同遊也陶主冲澹謝主健麗各極所造軒輊實難世之詩人或優陶而劣謝顧善書者不專摹一帖善歌者不專鳴一音李獻吉五言古風有倣陶體者有倣謝體者有明倣而明言之者有不言所以而觸目輒覺其似者縱橫錯綜變幻百出兼於曹劉沈陸各得專詣其七言歌行則挾山茹海之蘊藉駕風鞭霆之才力子美而後重見一人非流覽博洽涵泳功深未易窺其閫奧惟律詩學杜處痕跡太露此仲默影子之譏所自來然其借陶謝以田亭草卷十八

排獻吉則非也獻吉之古風大而化矣矧陶謝之詩非可詆訾也旁觀者弗察遂指為要眇之譚隨聲傳和真所謂吹雪疑冰矣即杜子美之製作擬古則脫胎欲僊獨創則飛甍闢牖天巧人力無庸贅贊及閱其五七言律詩於大曆十子長慶二氏之體無所不賅許渾體時亦有之蓋著作既富則體裁聲調自爾不拘一轍或遠相符契或先得同然猶吹簫為風附枝為萼成聲成色各宅真機有不謀自合者今持論者擯元白許渾直麾諸站壇之外顧其為元白者不少摹許渾者亦衆且默默自負欲度驂騑前也乃特

論則峭刻如彼私心誠竊非之嘗觀李于鱗詩刪極力陶汰猶錄許渾之作瑕瑜不掩公評具在大都詞人之取則貴高論大宜恕錄長舍短片善靡遺乃為尚論之法若第尊已卑人節今疵古縱其言出於名公之口初傳之似足聳聽徐按之則為浮辭為鑿為衡付之天下後世非一時意見可得妍媸而低昂之者彼瑣瑣庸流借行卷而踵門盜虛名而倚市所謂賈豎爭言又何足與辨是非也不審足下以為然不餘待對榻促膝時更罄所懷

與葉惠安

自鳬履蒞惠安而大名滿敝郡矣壬申歲南北往來頻辱教雅及奔喪抵里承弔承慰執事於僕何拳拳耶顧僕迂疎守拙不敢殷勤請見非自疎外士固有交相重者也張太守公素不及識面然此公忠厚誠慤敝郡著稱通為小事獲戾門下其心迹乃有可原者夫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則古云矣漢之守令據榻而按王公列騎而挫重臣其權在彼也張太守公老成人也豈不知大尹之為尊而敢作無益之謗書以自取禍哉謗書之騰豈敢有隱於執事謂其出於此

日知錄卷一十八

廿

黃四頁八十四

公之親送則入日在上昭昭可白僕自先塋抵家方遣力下捷適有叩門適東者封識甚密比折而覽之則皆謗執事之言而以通邑士民弁其首覽之未竟即已遣人持還而通東之人遠遁矣夫青蠅雖多白壁奚玷執事清節令政有聲八閩豈謗書之所能掩造謗者之心雖狡而其計則愚也張太守公適以事得罪故謗書之罪亦歸於此公據迹而論渠將何詞以解而竊意有大不然者東隣之子與西隣鬪有仇西隣者夜半而剽東隣之戶使其兩相猜疑構爭無已今日之謗書得無類是耶事必有跡耳目難逃當

其通東遠遁之時造謗者亦慮及此矣張太守之榮端未塞而復以此造謗渠雖愚豈為此哉古之所謂大豪傑者蒙謗不辨橫逆不校執事素以豪傑自待世亦以豪傑相許必不肯指未明之跡為報復之圖此公之汲汲於自白亦未為深知執事者然顧執事慨然釋念相與更始超然於尋常形迹之外使人知大豪傑之所作為卓越恒情萬倍也

日知錄卷一十八

廿

四 一百三十四

答丁右武節推書

僕賦性慙愚既不能緣馮都以通博陸復不能附執
誼以黨任文碌碌閒曹徘徊不振當道者卧病床褥
指為天下事兩京典試擯弗見庸揣其意必欲墜諸
淵乃已顧稔惡盈滿天速其亡嗣事者素頗相知深
為發憤欲奪試事見昇僕弗願也茲乃獲稍循資次
叨轉一官以不肖之身立於師儒之上誠不知所稱
塞矣今天下事敗壞已極蓋自權奸秉政廣納賄賂
以媚結中官馮籍寵靈以挾持海內逮于將死無一
善言猶且密揭內廷中傷善類而平日為之黨與者

印草卷十八

七

張英三

復厚營免窟高張瓜牙其氣燄聲光令人側目縮手
而不敢犯自古邪臣亂人國家難一二指數未有沒
身之後積威流毒一至此者也嗣事者察小往大來
之機鑒元祐熙寧之禍調停旋轉甚覺苦心未稔將
來作何景象僕素拙宦兼以慈親高年白雲在念不
久當作歸田計耳使至辱承翰念附啓展謝并佈腹
心

與習豫南少司成

王文成公從祀事得 旨廷議前奉教謂宜聯名馳
疏贊成盛典時不佞病未能置對近稍能据几親筆
研矣謹以愚者千慮罄所願言不佞黠淺未嘗學問
每遇仁人君子察其天資朴質謂可與庶幾輒引掖
提撕之靳共遵蕩平臻堂奧不佞亦不敢自弃願勉
承鞭策焉緣積苦肺病相知垂憐者授以二氏之說
竊取其空寂玄同之指昕夕奉以周旋閱兩月間而
沉疴去體乃復念橫渠張子蚤耽佛老一變至道其
精思著述遂與濂洛之教並傳于世區區及此時湯

印草卷十八

手

張英

滌新聞專精於身心性命猶未 為亡羊補牢也
又念方今道術昭明如太陽當室即有異論雄辯即
足以噓風嚙霧俯足以浮石沉木而不能為斯道障
節蠢爾疲憊之軀習二氏緒論第施諸攝形調性猶
無害道術而有益於微生故心經內典參同契諸書
未嘗去手而亦不敢陳於有道之前懼適燕者之笑
南轅守玄者之嘲尚白也乃文成公之學可異焉今
夫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曹溪壇經語也
文成公謂致知之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一念良知徹
首徹尾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嗟然爲千古要譚。而文成公言戒慎恐懼則精住神住氣住仙家長生之說。即在其中。異哉言乎。彼輩瓢能樂之。顏子豈其懈弛於不睹不聞之地。消散精神以自歿其軀耶。文成公之學三教合一之學也。而不可以訓公蓋嘗留心僊釋。晚年猶明言不諱。此自其天性高明處。然既力任斯道。毅然續洙泗心傳。則不宜援彼入此。剖破藩籬以滋正路之荆棘。昔紫陽朱子不嘗注參同契乎。又不云少年時曾向高僧叩禪語。應舉時猶用其語以售於主司乎。至于友朋切磋師弟答問。則追想二氏若薰蕕冰炭之不相

印學草卷十八

世

王陽明

入絕不以纖毫夾雜其間。此儒林之法門正學之標的。而文成公終身汨沒焉。胡不以闢閩之學反觀之也。大學明明德始於格物。朱子爲之解曰。窮至事物之理。以周易窮理解大學格物。其意義明晰。又非獨創。只多一至字耳。文成公駁之。而自爲說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格物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也。夫事物既各得其理矣。而後吾心之良知可致。不惟先後失次。抑且訓詁難曉。逮乎辨之者愈詳。則其爭之也愈厲。又強爲之說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

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憑臆強辨騁之乎混濛之野。逃之乎混沌之天。令人眩目駭心。而不可測識。夫諸子百家恣其意之所欲言。則如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又如卵有毛。鷄三足。馬有卵。凡此之類。不必詰難。亦不必強解。若顛倒縱橫用之以譚道術。未可也。何者。衆實有口。審問明辨。雖善遁無復之也。顧謂今世之信朱子猶戰國時之信楊墨。其勇於求勝如此。不佞閩人也。篤信文成公者。必謂閩人知有紫陽而已。井蛙之議。所不敢辭。第是是非非。真心難昧。文成公之言曰。良知之明萬古

印學草卷十八

世

張其言

一日不佞之所依據者此耳。夫文成公之氣節功業。一代偉人。雖善毀不能掩其美。嘉靖初當事者媒孽之。奪其伯爵過也。今當事者推崇之。欲進諸孔子廟庭。亦過也。狂瞽之見。聊以就正。有道即欲參廷議。無及矣。容請間面質之。

與鄒南阜吏部

曩承華翰不啻躬聆罄歎緣衰病啟門寡與世接重
一覓便鴻啓謝而山川遼邈未獲再訊興居惟仁文
會約客路佳吟則儼然案頭常目在之今天下人士
覬門下出處爲世道重輕顧明綸竟未肯下也雖然
自古聖王固勞於求賢耳賢者何往不自逸哉藉令
孔孟生當此時亦未免幹旋乾軸以答蒼生不如棲
遲衡泌之爲適矣蘇學憲人歸獲捧讀佳集滿几瓊
瑤論心性則與矣洞開論人物則妍媸如鏡真後學
進趨之的當世得失之林也兩侍御序中有英風傑
氣語時似有之而盛義未賜不佞因不揣荒蕪謬裁
小序竊謂老丈心事如青天白日進退如行雲止水
所爲文章亦似之頗於龍文鳳采窺見一斑第全篇
自覺拙陋耳惟賜教正之幸甚不佞潦倒餘生望古
稀重二載待高賢鄉用之日想已不得躬逢匆匆亦
牘有懷百結

答友人論佛

承教闢佛之說詳矣愚謂佛不必闢亦無庸闢也今
之昌言距佛者謂其棄絕倫彝皈依空寂夫衲衣歸
省載古人贈詞者非一雖云出世未始無親獨其不
畜妻子甘心無後則與吾儒名教異耳孩提之愛以
慕妻子而移報國致身之忠以全軀保妻子而泯家
室之累誠爲不小故佛氏之教悉屏而絕之其苦行
持甚彼鳩摩羅什之娶龜茲妓女雖聚針進匕戒
論徒黨而自背淨倡不可爲訓藉令必戒律嚴持庶
伽不攝衾枕無愧雲水在心然後許之持鉢鉢空
王則今之削髮披緇者寡矣又藉全緇流中有貞心
砥行凡塵不染則慧遠結社於元亮大顛從遊於昌
黎清賞玄談足資順適故曰不必闢亦無庸闢也惟
如王緡裴休少習儒教身居高位而酷嗜浮屠法安
欲改廟廊之相登人天之場此則佛家所謂貪癡者
痛關而屏遠之可耳濶論如斯高明一笑

田亭草卷十九

丁丑會試策二道

山西鄉試策二道

山東鄉試策一道

擬御製輔臣贊和詩集序 示大學士楊一清

等謝表嘉靖七年

擬駕幸西苑 御無逸殿 命輔臣坐講尚書

無逸篇詩幽風七月之章講畢 賜宴謝表

田亭草卷十九 目錄

丁丑會試錄

同考試作

問班固藝文志有稱周官經者其書不知所從出然詆其爲僞者衆也自漢列於博士始得與高堂生蕭奮之業抗而爲三至王仲淹氏朱仲晦氏蓋亟稱之矣顧冬官獨闕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其爲不經無論已迺宋元諸儒有謂冬官具在而散見於五官之中者有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缺者將安所折衷與說者以爲先聖致太平之書是矣然或著錄略或作訓義而施用則舛或用其五六或用其八九而理效則踈抑又何與程氏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今之窮經者無亦緣其意而求之與吾願與諸士相質正焉以觀稽古之學

聖經之不明於天下也譚經者晦之也夫聖人之心施於有政而布在方冊其所可見者治之具也非其所以治也惟上智之士爲能緣法以求心得心而忘象反是而索諸儀章度數者下也索諸文字訓詁者又其下也甚則臆決懸斷取聖人之經而亂之昔人謂漢儒窮經之害惜於秦火非有所激而云然哉乃今之亂經者又不止漢儒已也夫自漢惠除挾書之

律考武建藏書之策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顯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簪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群詆漢武帝以爲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氏曰周官布濩周家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蓋至於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

田事章卷十九

李文四

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譏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而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註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隸於夏官麗司隸司稽於秋官而縣師廛人等職則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

亦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消主吳氏之說則詮次失倫而意義乖析矧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論議其不爲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於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已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

田事章卷十九

三

長

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籍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爲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耶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大宰以逮於雞氏柞氏自八典八則以逮於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饒羞至瑣也何與於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於大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於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庾民所需

也何與於司徒富與教一也當姬公制作之日竭心思以通於三王其精神貫徹而無所壅閼其統紀相維而無所隔閼即五官之篇皆冠之曰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之為言中也洪範所謂建其有極者也建極之義宜專屬於教典而奚各冠於五官嗟乎此其義難言矣沉思於度數之外而冥會於意象之表則冬官雖缺無害也固不必強為之解亦不必更置而互易之也必欲櫛字比句以今人之法而配諸古人則其鉅者已析之而使二而矧其瑣瑣者也竊恐侵尋不已全書遂亂是昔之周禮亡其一而曰五章卷十九

今之周禮亡其六聖經之不明吾不知其所終矣自是書之出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錄略而六幹五均託名於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於國服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迹而用之猶曰無益於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精神於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私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夫今之言學術者必曰黜百家尊孔氏然宗周斷輪之喻至今學者稱焉頃治裝口耳駁聖人之糟粕而又以已意

亂之上之背闕疑之訓下之蹈斷輪之譏其惑也亦甚矣藉謂愚之言均之臆決然猶就古人之成書而論之也蓋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丁丑會試錄

同考試作

問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逆則威之此制禦常道也史冊所載未暇枚舉吾獨怪夫漢建武永平之間勢足以鞭笞四夷乃匈奴數寇邊求合市校焉巨測猶異其通好而許之何怯也虜貢裘馬請竿瑟不之予予矢刀劍何拙也虜既和矣而寇鈔不息和若不足恃矣然而鄭衆不遣耿秉出屯虜再折北而北庭遂空焉豈其和也固無妨于戰而和與戰之權又在我而不在彼與我國家威德陋視漢代頃歲虜酋款塞乞貢市願為外臣廷

田事卓卷十九

不 卷三十五

議爭言非便乃 廟謨弘遠推赤心待之息兵罷警亦既五六載于茲矣顧未雨綢繆 國家至計今貢市撫處之宜邊鎮戰守之備果可恃與有如黠虜渝約能一大創之使不敢窺與多士必有抱先憂者其揣度虜情籌所以善後之畫有司者欲亟聞之

古策士籌邊事者其說有三曰和曰戰曰守而已侈薄伐之績者主於戰而戰不可以躡也談獻琛之頌者主於和而和不可常恃也持衡於二者之間隨其叛服而應之使和與戰之權在中國而不在夷狄則

守其最要矣是故養吾不用之力馭彼不測之情時而和也則其恩足以懷時而戰也則其威足以懾此制勝之遠猷禦夷之上策也方今 聖天子威德遠被虜酋款塞願永作外藩即虞周之世奚以加焉乃其事深憂遐慮借漢事以策諸生圖所以善後之畫其誠心也愚請以漢事對夫漢興數苦虜患鴈門上谷間蓋靡一日寧也和親之議發於婁敬遠至孝文始與通關市歲往來長城下以為常彼其時虜氛方熾而中國瘡痍之民又靡然息肩是念用是捐細故申明約以救安邊境漢之籌此至熟矣顧其肯約棄

田事卓卷十九

不

王明三卷九

好敢為禍始者常在匈奴此賈誼所為發憤流涕者也乃建武永平間當二虜分爭之後其勢已折北不支一時謀夫扞將方頓足攘臂爭言衛霍之事虜寇邊求合市猶屈意許之是見弱也虜貢裘馬請竿瑟竿瑟不之予予刀劍矢且詔之曰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是誨盜也宜執事謂之怯且拙也而其實有不然者昔之逞其雄心於四夷者莫如漢武帝而海內虛耗得不償失尋亦自悔之矣高后時禁與南越金鐵田器而寇抄不休曾不如陸賈之使為足以撓其魄也光武明章權利害輕重慨然與天下休息

屈夷王之膝而稱臣非如昔之約為兄弟也稍加賞賜與貢獻相當非如昔之賂遺不絕也息烽訓卒築障繕塞使聶壹之謀不中於我而中行說之詐或售於彼是我有數年之備而彼受佳兵之禍也是故欲和則和欲戰則戰所謂其權在中國者也我國家威靈視兩漢什伯之頃歲虜奉貢請封其恭順過匈奴遠甚維時廷議籍籍有言互市之非便者有言所市漢物不宜恣所請者 聖天子弘覆載之仁推赤心待之五六年來虜奉約束惟謹即文學所稱班彪所論其為利孰與今日哉顧虜情叵測自古則然撫處戰守之圖誠未可一日釋慮也愚生嘗試言之而執事聽焉夫今之大酋住牧豐州正直我大同塞其子若姪株連宣大之交河西套虜所覘以為向背者也薊鎮自虜和後羽書稀聞陝以西則弛候安枕舊矣惟遼左與豺虎鄰三面皆敵朵顏諸夷又陽順陰逆而勾引東虜為之鄉導此之可虞猶未若宣大之為急也宣大安則諸鎮安矣善乎漢人之策匈奴曰交接得其情則折衝却敵應對入其數則反見輕欺今第令宣大撫臣羈縻有方威信並著譬諸馴狼檻虎然或操或縱務俾悉中機宜時有小小寇掠即明

言於 朝宣示期約必得其罪人乃止毋私為設贖以啓彼輕中國之心其朵顏諸夷夙通貢市于薊者亦及今一申威戒責之革心回面萬一不悛則峻距而創艾之懲此警彼且以示我之不狃於和也雖然此直為貢市籌耳乃所以握其權而御之則莫急於內治蓋聞宣大之築垣修守已有緒可竟矣第其効非可旦夕睹也漢侯應言繕塞工費久遠至以為累世之功茲欲計一勞永逸宜量地責成勿恡小費勿靳速効而又恤番休之卒簡飲飛之士凜然如臨大敵則窺覲無罅宣大可久安也薊鎮已無大警而轉輸徵戍不異往時宜稍加調停節財力為經久計南北兵厚薄懸殊卒乘不睦涇原戍卒之怨言可為殷監即謂南兵未可遽罷無亦量均其衣廩於北兵以廣挾纘投醪之惠間值耗缺勿復募補則土著漸增薊鎮可久安也遼左一軍武悍善戰近併其力以與東虜角頗聞秦捷然入薊門勞者弗息緩急之勢不相權矣矧其折鉤之驚視他鎮特非藉令李牧為將安能驅不飽之士以起疆胡哉誠為之罷免調遣以養其全力而又厚給糧餼使人人樂於從軍則戰氣自倍遼左可久安也陝以西雖帖然無事而居安

慮危當不異於諸鎮及是時閒暇選武略守境之臣
以障燧備塞之具屬長戟勁弩之械皆所以修守待
寇而防之于豫者也蓋愚嘗歷數載籍雖自古明盛
之世未有可盡馴之夷狄亦無必不渝之和好惟制
和在我則我之威震制和在彼則虜之志驕何休曰
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楊子雲氏曰六
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此治內不治
外之說也使吾之內治誠修邊備誠固虜畏威惕息
必且怯於戰而懼失於和邊境可以無事倘遂至不
逞自受其曲則吾拒之有詞而當之有餘力佐攻驅
除亦惟我所爲而無不如意豈以其順逆為輕重哉
惟 聖天子勵精圖治於上公卿百執事矢謨宣力
於下順治威嚴之烈安坐而享之則執事之問與愚
生之言均過計也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六

山西鄉試錄

壬午年代

作

問制治稽謀莫大乎議先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
之訪皆議之謂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於今二百
餘年百度絜然具舉如議曆元議定都議張秋決
河議撫處雲中衆論糾紛卒統於一我 列聖鴻
猷睿斷彪炳可述也乃至議交趾而捐以昇夷則
郡縣之者非與議營制而統以一勳臣則團營之
設非與議貢市而款塞不絕則拒之者非與抑各
有所宜匪可執方論也夫議一也有當事而議者
有睹事而議者有攬衆議而議者此三者孰為難
易與抑古人有言君畫之相守之則持議之臣固
有所獨重與我 皇上 神聖睿哲自 臨御以
來日明習 國家事法度振飭方寓牧寧矣安所
事議顧議論貴省非可盡廢也茲欲采群議以裨
國是而資 宸斷當如何而可願悉意陳之毋顧
望不盡也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六

壬午年代

愚聞屈群策而屈群謀者英君之上務也酌時宜而
定 國是者哲王之志謀也執事以 國家大議策
諸生稽 列聖之鴻猷參 今日之長計此豈可與
拘儒道哉抑謹有之愚者設慮智者擇焉敢請茲以

畢其說昔河汾王氏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堯有備
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唐虞而下則莫
盛於我國家蓋自觀星築臺時人群集是以有曆
元之議或溯自至元辛巳或斷自洪武甲子即聚訟
不殊矣惟驗諸七政之交會而不專定於二統故造
曆授時迄於今用之視崇天麟德不數歲而輒易者
相去遠也自祝融失令蕭儀建言是以有定都之議
臺諫隨聲而傳和公卿避罪而結舌幾於築室無成
矣惟持初議而不撓合兩都以並建定鼎肇基傳
之無極視妻敬立談而即日駕之關中者尤卓越甚

田亭學卷十九

十二

莊三十四

也自東隄橫潰糧餉愆期是以有張秋決河之議約
奇者擬復海運泥故者不厭陸輓吹竿其莫辨矣惟
任劉大夏而不疑濬賈魯河之故道五旬竣役百世
永賴彼沉璧負薪而塞匏子者奚可同日論也自成
卒倡亂五堡再變是以有撫處大同之議惟懦者養
亂於秦虎發憤者快意於禽雉猶治亂繩而焚之矣
惟赦脅從以散逆黨穢渠魁以明天誅反側既安邊
鄙不聳彼詐誘王弁而董乃勝之者相距奚啻萬里
也之數役者當群言淆亂事機卒臨之際而列聖
裁以宸斷動中機宜故創法貽謀若植表而望塵

或忒矣應變戡亂若省括而發罔弗中矣挈前言而
責後效若操券責負罔弗償矣茲非明斷兼資之驗
哉顧猶有異焉今之安南都統非交趾藩司乎定之
以張輔撫之以黃福業已入版圖矣因黎利之叛而
畀之不武也然當天下一統之初則仗義以弔伐當
瘡痍甫息之後則罷兵以安民事有同形而異時者
此類是已今之戎政府非三大營乎營制之設變而
爲團營者十又增而爲東西廳者十二夫既復其舊
矣乃以一戎臣統之非制也然昔也統以六將軍而
兵權分於衆今也統以一勳舊而副遊參佐備其員

田亭學卷十九

十三

黃四

均之不專屬也事有異名而同實者此類是已今之
貢市諸酋非陸梁黠虜乎一請於史道再請於翁萬
達皆閉關不受矣一旦而許之非計也然昔之請貢
也有要心許之則近於示弱今之請貢也有順心拒
之非所以示仁未可一槩論也事有同體而異情者
此類是已使徒執而議之曰至是之是非非至非之
非無是也安見創守之同心而先聖後聖之一
揆哉大都事無常形人無常見以一目視不如以衆
目視也以一慮謀不如以衆慮謀也夫議惡可已矣
顧居處異嚮則方隅易位東隣之西即西隣之東執

方而指之非矣才情異稟則趨舍異路此人之不
於舟楫人之不習於陸執一途而取之非矣故曰議
者義也義者宜也其變通隨乎時推移隨乎勢而議
者日紛紛焉是故有目睹其事而議者有身當其事
而議者有攬衆議而議者危坐旃茵指顧而譚畦畝
誠晰然甚辨曾不知操耒耜披策薛者之獨苦心也
是賭事而議者未易也對局運籌握手懸思自謂算
無遺策曾不知袖手旁觀者竊笑其當局而迷也是
當事而議者未易也溜湏合陳孰知正味朱紫眩目
孰辨正色是攬衆議而議者未易也蓋嘗觀謀臣策

士蒿目而憂當世抵掌而籌廟堂豈不自謂石畫之
見顧意向稍偏而員機或滯睇審未熟而措置遂乖
泥牽繫之轍者守故常譬則折旋而步偃僕而趨可
以行通不可以及遠也狙錙銖之算者忘大計譬則
程薪而費數米而炊可以治小不可以治大也尚操
切之法者忽訐謨譬則攻發之劑烏喙之毒可以療
病不可以養生也彼衆言之盈庭方各是其議而不
肯相下也惟在持議者酌而用之耳故曰君畫之相
守之相畫之百司守之此之謂也 皇上御宇握乾
於今十載日討 祖 宗故實而修之法令更新群

集舉 今天下內寧外威赫然稱盛治焉 皇上
躬垂拱受成而已又安所置議哉執事廼欲采長議
以裨 國計則愚何知焉敢掇摭所聞以對蓋昔楚
莊王問國是孫叔敖曰臣恐王之不能定也是定國
是君君之責也唐之興也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以底
貞觀之盛是協謀斷者相之責也方 今海內恬熙
舊章具在省議論而責成功之時也顧夫法度之修
廢綱紀之弛張亦豈得晏然無議哉愚竊謂採議貴
廣酌議貴虛定議貴審也語云以繡飾繡以素飾素
以知其美也善爲國家者集思廣益是非得失咸獲
自效於前故言之而不用也不以爲愧今聽納未弘
人懷疑阻出語稍弗當即譴斥隨之非所以開忠讜
之路也採議廣則言路開矣兩智相爭一愚者從旁
而決之非以智也以無心也人臣矢謀發慮期於共
濟豈以其言之信與否爲勝負哉今天下積弊不在
於撓法而在於諛法良由過揣棟議者之心而主以
先入之見也酌議虛則注厝當矣歌者不期於繁聲
期於中節斷者不期於利巧期於中繩故治貴宜民
法斷可久惟其審之豫也今一令之施方在聽睹而
旋即室戾至於捉襟見肘靡革摧毫而後悔焉所損

已多故定議審則事功成矣雖然此百司職也宰相
事也古人有言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
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聖王所以宰割萬幾
者恃有此具耳天下之事紛然衆矣事宜變通而我
關於成憲則有變亂之嫌事宜振飭而我錮於積習
則有掣肘之慮得失相仍孰任其失利害相半孰當
其害即如棄交趾定營制許貢市非宸謨獨斷其
孰與成之夫惟聖主躬聽斷之權弘延攬之量
明示德意洞悉下情毋搖惑於浮言毋長姦於偏聽
庶幾衆力競勸群智效謀而熙雍之治可長保矣
此非草莽之士所敢盡言也

山西鄉試錄

壬午年代

作

問一國家財賦歲有額徵今寓內墾田籍於官者
四百六十餘萬耳粵昔堯分九州幅員未廣廼墾
田以九百餘萬計秦漢而下頃畝不加至宋復浸
縮矣我國家統一輿圖遠超前代乃墾田之數
重與宋治平中相埒此其故何也議者謂賦課縮
額貧富不均則遂請度田然是度田之制豈直自
今日始哉蓋其法始於周而行法之弊則莫如宋
姑置勿論已在漢時或詔州郡檢覈墾田或令牧
守區種增耕或以山陽守所立條式班諸三府其
法孰爲得與語有之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方始
舉事時衆見刺謬吏間或阻格詔書今孰度明
章以次報竣矣然慮始固難圖終非易即欲熟慮
詳畫爲善後計者其道安在爾諸士生長畝畝習
聞之矣幸縱言之毋第譚繭晉中事而已

甚矣更化之難也晰利害之原者乃可與慮始酌興
革之要者乃可與圖終夫天下之事利與害常相倚
伏而一興一革匪可嘗試漫爲之者也方未事之先
群議紛撓非晰其原而斷之則徒滋築室之疑逮既
事之後法令叢具非酌其要而行之則徒起烹鮮之

擾是當事者所宜熟計而詳圖也。今郡國吏奉宣詔書爲黔黎計長遠者莫急於度田。蓋其法始行於一方而民稱便焉。已乃下諸郡縣著爲令矣。時人情方泥故常駭創見則從旁阻之曰版籍之定久矣。第令均其兩稅時其催科公私不至甚病何至日聚諸四民而馳驟之爲且事成必更爲籍籍必有所需即計田輸直乎民將替替不者而取具有司則贖鍰又已盡移之。內帑費安從出。宋熙寧中行其法十年而告成者董董六路尋以勞擾報罷。茲往事可鏡也。嗟乎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權其輕重以爲弛張此可與拘攣者道哉。田畝賦役上繫公家緩急而下關黔赤利病自度田法行則新斥之壤可以抵荒坍故額而國無虧課利一姦豪鉅室不得賄連胥史飛詭爲姦利二產去稅存絕籍貽累者自茲得稍蘇息利三且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是百世利也。廟堂之上力持其議四方群吏循軌而趨蓋報竣事如期者衆矣。執事乃發策詢諸生圖所爲善後之畫非筆研之士所敢知也。雖然問及之矣敢不據所聞乎。蓋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辨九等之田定墾田九百二十萬頃。維時水土方平荒服草昧所統者九州耳。秦漢而下

疆域日不能加闢也。惟隋之開皇唐之天寶乃倍於前宋人北無幽薊西無寧夏而諸路墾田以頃計者不下四百六十餘萬我國家興圖之盛遠視漢唐近陋宋代天下之田籍於官者重與宋治平中額數相埒抑何眇也。隆古之世淳風未泯未作未興其民率勤稼穡重轉徙即漢唐時猶有引水開渠歲增二萬頃者有築堰溉田獲利十餘倍者今燕薊諸邊夷爲沙漠徐邳淮鳳沮洳瀾漫即堯禹所營九州其爲可耕之地者凡幾而六軍萬姓咸仰給於東南持籌者憂之則數數建議欲闢汙萊廣儲蓄而有司未以應也。然則土田之縮額也豈特隱匿之爲弊數哉。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實使之然也。顧亦有類於東而復於西荒於昔而墾於後額課不均積弊相沿者其勢不得不爲度田之議而度田之制所由來久矣。周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時助法方行公私區別民各畫地而耕法令不煩逮井田既壞兼併莫稽漢建武中詔州郡檢覆墾田有司多爲巧詐至度民廬屋里落優饒豪右侵剋羸弱自陳留吏牘徹於殿陛始有以度田不實蒙譴者矣。顯宗令牧守區種增耕而吏務增額至於不種之地亦勒爲稅

居巢侯劉般入言於上乃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
覈其有增加使與奪田同罪建初間秦彭為山陽守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定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詔以其所立條式班諸三府並下郡國而
其法益加詳焉夫度田不實區種增耕祗擾里廬而
無裨實用惟建初之法其近之乎今之有司兢兢奉
詔履畝郊居辨界植埒要以如額而止宣 朝廷德
意甚盛也愚生猶有狂瞽之見願為執事陳焉曰量
程限也差等則也酌民情也寬閒田也議遷擢也夫
法之始行也孰敢不竭蹶從事顧地形相錯自巧歷

田事章卷一九

二十

冬四十五字

者不能窮眩督末徒煩聽睹比得其指歸矣而或
以他事去則請諸藩臬諸司又請諸撫巡大吏而攝
其事者始踐更也廼藩臬撫巡之遷代又靡一也文
移積而期會稽勢所必至將繁致之期乎必且匆遽
因循以圖塞責語云雖有良馬疾行則蹶故曰量程
限民間之以田相貿易也計畝合券惟得一老農面
質曰歲輸幾何則忻然任之矣此無它惟其習故也
今使里史胥徒握其尋丈而高下使瘠情然莫問殊
不知赤淤黑墟異色陂原平澤異宜或隘而反腴或
美而反瘠辨之不審所害滋多昔周禮大司徒制地

域而授民產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彼其等之差別懸殊也如是若
第與民爭尺寸毫釐耳恐未盡犁然當矣故曰差等
則自限田法廢今之田連阡陌者大都豪富鉅室也
隱額逋課法誠不貸乃議者又憤其奴僕貧民以營
素封則謂增之頃畝而不為虐夫農民貸貲傳食常
取具於鉅家比糴獲告成而主者獲其半焉是古者
以全力供什一之稅而今以其半供之也蒼蒼蒸民
孰非赤子而可以已意為之衡耶曩吳中曾一度田
矣先大學士王鏊謂輕者增之母致太多則民不怨

田事章卷一九

廿

冬四百五字

重者稍減分數即喜溢望外宜詳稽舊籍逋為增減
是劑量術也故曰酌民情管子曰澤之涸者地之不
可食者百而當一今沿邊開曠之地旱澇汙萊之區
時有秉鉞耨而耕為旦夕計者未足為恒業也吏或
操一切繩之彼將虞後患而釋耘耔轉徙流移無復
土著是兩棄之也而獨懸室籍猶之塗炭塵飯奚益
療飢孰若捐以與民之為愈也故曰寬閒田方今守
宰久任靡敢傳舍其官者顧計閭閻遷自有恒格開
有丈數未竟除目已下上官馳一檄諭之俾終厥事
未幾而代者至矣墨綬署宇揭以界人攜一籍而躬

閱理黥胥大猾相與目攝之曰奈何坐郵傳而斤斤不少寬假乎此既竣役則代者差其等而攤之糧譬猶挾貲而買於市業已籍其多寡評其純美而售直受券者又一人焉安必其價之與物值耶愚謂壤則雖定而糧課未均吏未可遽易也故曰議遷擢凡愚所論非第爲桑梓計又非敢陽爲游說陰肆阻撓也事圖永利法貴精詳即執事下詢芻蕘恐亦寧詳毋略之意耳惟執事裁擇焉

山東鄉試錄

壬午年代

作

問今之衰衣博帶誦法先王者孰不以儒自命哉儒之名安從昉也孔子對魯君論儒行其說至詳第令士者循軌而趨即名實不爽矣乃宋儒謂非孔子之言也奚所指與孫卿者儒效篇謂有俗儒大儒雅儒之辨可悉數而詳推之與三代而下儒莫盛於漢莫醇於宋兩漢書所列儒林彬彬衆矣由今觀其人咸克羽翼聖經綿延絕學顧尚論者多有瑕舉試悉加評騭於孔氏所稱儒行何似至宋史又以儒林道學各自爲傳夫舍道學則安所名儒也將後世之言儒者類失其寔與即兩漢之儒亦尚有卓然可稱者而史氏顧別爲著傳其又奚以也漢宋諸儒未易軒輊說者乃謂漢士實宋士浮其取舍將無失衷與今天下儒術盛矣爾多士涵濡道化又生齊魯之鄉夫求儒於齊魯猶掄駿於冀北剖玉於崑岡也所謂循名責實無愧前哲者當何如而後可昔人有云儒貴名也不可以此周爭不可以誇誕有也願試言之以觀尚友之學

儒之道豈易言哉而何世之言儒者小之也夫誦法

先王兼總六籍此儒之華也砥礪名誼醞釀道德此
儒之實也古之爲儒者華與實稱後世之爲儒者華
與實離本根既撥支葉滋蕃士始驚於訓詁之學非
獨爲之華漢從而繡其輦悅識者所深慨也乃論者
不探其本而遂卑之乎言儒華實之間庸可以弗辨
乎哉夫儒之名何昉乎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其目曰儒以道得民而貫於九兩之中蓋道亦大
矣原於真宰統於帝王堯舜文武君天下伊尹周公
相天下皆儒道也至孔子以道設教斤斤洙泗之間
而後世稱之曰魯國之儒一人今之服方領習矩步
呻吟黌塾致身廊廟者誰非動稱孔氏以儒自標哉
家語大戴禮所載儒行蓋燦然詳由今誦其書繹其
義問若與儒行相乖刺者夫上不事天子下不事諸
侯是謂士也爵祿相先患難相死過失可徵辨而不
可面數是節俠也攬勢蟲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
力是用罔也儒術既湮世常以術相詬病秦抗漢罵
之風已非一日所由來漸矣戰國之士欲自附于儒
以飾褒榮衆遂爲之標榜如此而終之曰聞此言也
不敢以儒爲戲其究竟可睹也故程氏以爲非孔子
之言也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與孫卿相

印學草卷十九

廿四

張四

類蓋孫卿之言曰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達
衣淺帶解果其冠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所謂俗儒
也內不以自誣外不以自欺法後王一制度尊賢畏
法而不敢怠教所謂雅儒也以古持今以一行萬奇
變卒起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倖張法而度之曉然
若合符節所謂大儒也孫卿生當戰國管商之刑名
孫吳之變詐蘇張之縱橫並駕齊騖卿獨克推尊王
道崇獎儒術即所言亦得其彷彿矣顧語用而遺體
舉一而廢百宜其不得爲醇儒哉今合二書論之儒
行非孔子之言也然言儒而先行則本實末民也卿
之言駁而未醇然言儒效而證以周公孔子則大較
不爽也乃後世之言儒者則異矣班固傳西漢儒林
自丁寬迄於房鳳范曄傳東漢儒林自劉昆迄於蔡
玄大都皆講習遺經援據傳註者也漢興承秦之敝
六籍殘缺孝武黜百家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海
內靡然向風中厄於新室更始又多懷挾圖書踰伏
岩藪逮於光武中興訪求遺逸士乃抱負墳策雲集
京師矣當建元建武中上方嚮意儒術一時學子各
以嵩門授受著錄數千人其專相傳祖輒以號於
衆曰吾襲某氏業也而諸儒亦以此耀之至石渠講

印學草卷十九

廿五

李文

論虎視諮詢一言當於主聽又輒曰此非臣之能也臣師某也世主遂溯厥源流移之爵祿舉世翕然趨之以爲儒道在是矣試取其行考之則申公見幾弗哲自甘胥靡王式周旋昏主僥倖禍誅非儒者之難進易退也孟喜謬稱師說陰植巧慧楊政剛果任氣操及侯門非儒者之言必忠信行必中正也京房屢陳災異未信而諫薛漢校定圖讖阿意取容非儒者之上答不疑不答不諂也戴憑自矜辨難獨立爭坐何休著論古今貽書互詆非儒者之大讓若慢粥粥若無能也甚至傳尚書者以贓罪坐繫作易說者以

曰亭直卷一九
廿六
李文四

風角著抄距孫卿所謂雅儒奚啻千里尚得冒其名於天下後世哉宋黜儒林傳自聶崇義而下無慮數十人而濂洛關閩諸賢則別爲道學傳以表之夫儒者之於道也猶農工之各持其業有司之各效其職也不持其業而可以爲農工乎不效其職而可以爲有司乎不學於道而可以爲儒乎顧道學儒林判而爲兩良由儒道不明世類以訓詁爲儒業而高視道德非第宋人然也即如西漢之世不有董仲舒乎陳三策而正言無諱相驕藩而汰心頓戢正誼明道之語確乎聖門喻義之言也東漢之世不有鄭玄乎力

辭權貴之辟終老通德之門而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范武子謂仲尼之徒不能過也之二君子者即以列諸儒林詎不卓焉增重而乃別爲之傳謂其峻立獨騁非丁寬劉昆輩所得均茵馮也豈知周孔亦儒耳而況於二氏也執茲而論是冀北之駿不以馬名崑岡之珍不以玉名也豈理也哉蓋嘗總漢宋諸儒較之漢儒之爲學也博宋儒之爲學也精惟其學之博故自墳典丘索逮於訓詁名物靡不旁搜冥探而六籍亦因以僅存惟其學之精故太極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朱氏乃集大成而折衷之

曰亭直卷一九
廿七
王陽三百九

矣然當聖學既湮之後撥殘篇於煨燼探奧義於玄渺則漢之爲儒也難當斯道大明之日訓詁已備而可考軌轍具在而可循則宋之爲儒也易乃論其悖修踐履不詭於正則宋儒爲優焉豈惟濂洛關閩粹然稱最即石介孫復諸子以砥行自植者亦未可一二數也彼謝疊山氏乃謂漢士質宋士浮而有所軒輊於其間母亦貴耳賤目之論哉今天下儒術大明矣經籍傳註著在功令學者尺寸而守之信若著龜雖陳元范升無所構其辨矣士挾策嚮用期於不詩所聞上之人持衡度而密若累黍雖張賓陳涉

無所售其偽矣第令好修崇實動中準繩效職當官
矜惜名節寧為僂蹇一官之董相不為曲學阿世之
公孫弘寧為終老蓬華之鄭玄不為附會徽榮之賈
景伯寧使正心誠意之說為上所厭聞不欲使說經
鏗鏘之名為世所浮慕庶幾哉無忝於儒行即孫卿
所謂雅儒何以加焉顧叔季既趨而士風淪靡乃有
高自稱許競立門牆竊聖賢之緒餘為一時之譚柄
振徒成黨若建鼓而招於市焉一言偶合即以為會
之唯閉肆高坐即以為顏之愚乃稽其行誼課其職
則茫乎未有以稱矣若是而名曰儒是儒之名可
以比周爭可以夸誕有哉矧又有下於此者非愚生
所敢悉言亦無庸以口舌攻也執事以尚志試諸生
故輒縱言之如此惟執事進而教之

擬御製輔臣贊和詩集序 示大學士楊一

等謝表 嘉靖七年

皇綸晉錫煥九重奎壁之章 聖德謙光啓千

載地 天之泰采非封而固棄 冠琬琰以增榮

拜手祇承覲顏知愧竊惟詩以言志本治世之庠

音頌不忘規惟蓋臣之懿樂道先交警事匪彌文

故虞室賡歌播喜起明良之盛暨周罔嗣響宣優

游泮真之和酬唱同聲分靡睽於簾陛贊襄協德

化丕式於寰區自大雅既堙而末流斯競與思猛

士徒遺馬上之風侈豔祥麟祇習房中之曲第詩

章於三等角技雕蟲直供奉者五人溺情遊燕屬

和微槐之賦義奚補於格心賜序蘭菊之篇意豈

存于納誨惟作者之謂聖斯美焉而可傳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仁孝性成 欽明神授 觀人文以成

化運乾旋坤轉之功 建皇極而敷言踵帝驟王

馳之躅 慎修思永兢業允迪乎臯謨 遜志迺

來啓沃猶厘于說命箴銘在 御彝訓罔愆屬當

改歲之期適應迎陽之候櫛 淵衷而揆藻儼

寶翰之寵頒謂除舊布新象方懸于月令而塞違

昭德彌切於時幾 睿語春敷特異 碩 虛懷
夕惕俯望交修近體聊取夫五言 肯超遠古
殊貺遙傳于一札重侈兼函 敦厚溫柔括魯頌
無邪之義 丁寧反覆邁衛武抑戒之詞臣等幸
際 昌辰叨司台鼎 彤廷曳珮未聞變理之猷
黃閣演綸久乏論思之益曩自平臺 召見揮翰
分華逮于 講幄周旋賡詩誦學 楓宸垂眷勉
報稱而弗前 藻錫頻蕃詎對揚之敢後恭依
洪韻輒獻蕪言雖 大造忤懷一辭莫贊顧 仁
風嘘拂萬賴齊鳴亦步亦趨瞻乎絕塵之逾遠斯
田事草卷十九 三十 冬言主
陶斯咏懷然下里之懷慙豈謂 兼聽芻蕘遂爾
聯編 簡衷仍裁首序 標著嘉名 讓虞周於
不居冰淵是凜 獎忠良之同道華袞爭輝 親
灑御題奚止借世南之筆 榮頒近輔無勞登常
侍之牀綰紛焉鳳翥龍翔光騰 黼辰髣髴乎金
聲玉振調協宮商匪繡乎鞶帨之工蓋責以鹽梅
之助不圖迂朽有此遭逢拭目聳瞻彩綯若迷於
五色齋心誦法典刑媲美於六經敢不矢竭寸衷
率先百職都俞吁咈永輸弼直之忱明聽翼爲咨
效寅恭之誼 上以酬答乎知遇下求不負其

生伏願 左右惟人 始終典學 法天行健憂
勤恒徹於夙宵 與物偕春惠保咸周於遐邇則
頌聲交作萬邦底嘉靖之隆而儆戒無虞 五位
衍靈長之慶臣等 云云 謹 奏

擬 駕幸西苑 御無逸殿 命輔臣坐講尚書

無逸篇詩幽風七月之章講畢 賜宴謝表

壬午年代 一作

禁苑 天開忻邁泰交之 景運 講帷 日近

祗承晉接之 殊榮敷陳靡效乎沃心拜 賜已

深於飽德省循知愧忤舞奚勝竊以義象乾坤道

協於上行下濟舜歌喜起義重夫元首股肱逮老

阿從遊典思吉士若嘉賓式燕翼示周行蓼蕭揚

豈弟之風湛露播令儀之雅明良相說鼓宇宙之

太和警戒無虞登國家於至理垂諸載籍允矣美

談自往哲既湮而前徽斯邈深居高拱羣臣莫得

聞聲校獵奉觴一豫豈堪爲度東觀設橫經之席

徒託空言南薰和觀稼之詩終歸緝節欲睹非常

之 曠典其惟不世之 昌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毓粹貞元 應時熙洽 備求和以

建極默成位育之坊 迪仁存以綏猷永底豐亨

之治協氣旁流於寰宇 憂勤俯徹乎閭閻惟時

惟幾方 焦思而 凝命省躬省欽欲觸目以警

衷近即 九閭規恢千畝幸崇 便殿肇創 鴻

名屬 萬幾多暇之辰正百穀告成之候 鸞輿

夙發森羽蓋之星輝 鳳詔傳宣集冠紳而雲從

嘉種植標於 輦道豈云七聖皆迷奇禾呈瑞於

軒墀快覩三農滿望旁搜風雅欲監成憲以無任

遐覽典謨將識前言而畜德謂周室本由功開國

而姬公以王道事君無逸二篇述興衰之軌轍幽

風七月詳稼穡之艱難爰 采菲對俾登旃屢霽

威嚴乎咫尺優 寵數於尋常 虛以受人遠邁

帝王之盛節坐而論道特隆保傅之上儀考芳猷

於簡裘之中由參鑑古探典而於傳誥之外得意

忘言彼宣室之問鬼神何關民瘼即弘文之披典

籍竟侈詞華方之於 今瞠乎其後者也伏念臣

等佔俾末學樗櫟凡材頌詩讀書耻躬行之弗逮

惠瞻亮采愧念慮之徒動陪容與於 上林悅若

登閭苑瀛洲之勝備 咨詢於 經幄遂獲抽玉

函金匱之藏榮藉來齒謬陳蕪論胥訓誥胥保惠

胥教誨忠動竊愧於古人曰于邦曰舉趾曰滌場

終始具詳乎民事雖涓塵無裨 海嶽而 旒旌

兼擇易堯 玉醴 寵頒宣鹿鳴之雅韻 瓊筵

弘啓泛魚藻之 恩波蓋坐講之規久荒於元祐

而從官之宴莫盛乎咸平詎意微臣乃兼 殊遇

恩仰酬夫 鴻造期殫竭乎微衷非堯舜不陳於
前永效靖共之誼有謀猷則告於 后勉輸弼直
之忱伏願 主善爲師 惟敬作所 自朝至晷
不遑食兢業克勤 逮天未雨而先憂綢繆必豫
則四人迪哲允符姬旦之箴而 萬壽無疆羣起
幽人之祝臣等 云

田亭草卷二十

洛神賦序辨

皇太后喪服考

三極通答問

王仲淹中說論

鄭歇後論

非相塚論

宗法論

裁歐陽子本論

救時名實論

錢文論

田亭草卷二十 目錄

潘氏世德錄有述

孝子韋孤愚像贊

田茂才像贊

東武朱先生像贊

李長者贊

貞孝熊先生贊

座師沙塘蔡先生像贊

蔡師母林安人像贊

松茂蘭馨圖賦有小序

登孤山塔減有小序

忻秋賦有小序

古陵坡弔古文

田亭草卷二十 目錄

洛神賦序辨

賦序云植初求甄逸之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中入朝甄已爲郭后讒死帝以其所遺枕賚之歸途感夢因作斯賦名曰感甄後改曰洛神嗟乎冤哉陳思王植也植自孟德時以才見異幾於奪長兄丕銜之有日矣一即主位遂誅丁儀丁廙遣植與諸侯就國黃初二年爲灌均希指詆奏貶爵安鄉侯尋改鄴城三年立爲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都屬法令峻逼不時得見任城王彰忿怒暴覺植上疏云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其獻詩云

曹子建集卷三

張美三百六十五

性命不圖常懼顛沛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操心之危乃爾至太和六年正月來朝每欲求別見論時政終不能得矧刑爵量移恚怒未釋安得雍容欵昵有遺枕之賚耶甄后以失寵怨望被讒賜死其遺簪墜珥不足繫不餘思而以賚植何爲者且男女有別君臣分嚴不非喪心何至若是爲此說者不惟誣植且誣丕矣植與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監國使者不聽至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嗟乎此何等景象也而乃有感甄之夢乎又敢名感甄之賦乎據植自序謂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

之事遂作斯賦而宓羲氏女溺洛水爲神世所傳說久矣屈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濱遠遊賦曰騰告鸞鳥迎宓妃植才藻翩翩全湧泉溢觸事寄興聊紓鬱懷且謂屈原居亂世事闇君不敢自附乃竊比於宋玉其用意婉慮患深至是若賦曰洛神而意在感甄則宋玉賦高唐神女所感又何人耶甚矣好事者之誣罔而後世之訛傳也

日華集卷三

張美一百二十四

皇太后喪服考

萬曆丙申秋八月 仁聖皇太后哀詔至外臣及家居諸臣當旦夕哭臨查會典所載喪服曰各服斬衰有謂當杖者有謂不當杖者及查 高皇帝喪禮官員麻布大袖員領衫不緝邊麻布帽就以所戴帽用布裹之仍垂帶麻腰經麻鞋則 皇太后之喪不宜復有所加矣或謂 高皇帝喪禮乃建文諸臣所裁定不足為據然會典既錄而不刪必自有說及得

高皇帝實錄查之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 高皇后崩丁亥 上命禮部考喪服之制禮部言按宋制在

白事草卷二十一

子文三頁半

京文武官喪服麻布直領大袖衫麻布裙麻布冠麻腰經麻鞋 上是之戊子禮部定 大行皇后喪禮在京文武官於己丑清晨素服至右順門外具喪服入臨所謂喪服者即前所云命婦服制則丁亥禮部疏未及也故戊子所頒條款云命婦用麻布蓋頭麻布衫麻布長裙麻布鞋其說詳矣考諸宋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文武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襴頭襴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

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防禦團練使等官服布頭冠襴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皇后喪服同皇太后喪百官齊衰二品以上桐木杖不用首經蓋宋制如此自二品以上杖者即禮君之喪達官之長杖之意也淳熙丁未太上皇帝崩禮部符下州縣只用布四脚直領襴衫麻經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襴頭於直領布襴衫注云上領不盤按直領布襴衫即上文所謂袴也釋文曰袴衿袍小衫也宋制所謂裙袴即上衣下裳之制然以大袖二字加於裙袴之上文義未明 國初宋制而用之曰麻布直領大袖衫

白事草卷二十一

四

子文四頁

寺差實錄會典不曾開載當纂修時只載洪武十五
年八月戊子喪禮之條不及查丁亥禮部所上喪服
之制只曰具喪服入臨而已遂使二百載之後觀者
茫然所載文武官員皆服斬衰一款查諸實錄則又
無之想是纂修者謂麻布員領衫不緝邊便是斬衰
槩從省文以至承訛如此大都我朝大喪禮始自
高皇帝 皇太后喪禮始自 誠孝皇太后 皇后
喪禮始自 高皇后其喪服俱言斬衰不言杖與不
杖今議禮者謂杖乃斬衰中一套事理或宜然第
高皇后喪服禮部言之詳矣不惟不言杖且并首經
負版辟領哀俱不曾言及也建文禮制姑置勿論即
文皇帝喪禮亦曰喪服禮儀一遵洪武舊制則其所
遵用者想不過 高皇后喪服而已禮屬聚訟不知
所執謹識之以待用禮者考焉

三極通答問

賈南陽先生五書黃生序之矣或問於黃生曰子序
馮先生五書如小學解質言迴瀾正論愚既聞命
矣求其繇則憲副程川張公之序究理淵醇措詞直
截絕無依違兩可之見而子之言確然同聲也無容
贅論獨三極通書書不撮卦名不釋卦義而別為一
說所云自姤至勝為少陽自革至貞為太陽而陰始
生自進至修為少陰自疑至黨為太陰而陽始生然
則易可以意獨創乎先生亦知人之疑其為誕而解
之矣說其于修學篇子獨篤信焉於義吳取黃生曰

善哉問是先生有靈假口於子假筆於余而因以發
其秘也子讀太玄乎太玄之說曰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觀其書而定之揲之以三策緝之以象
類播之以久事矣之以五行故有首衝錯測摘鑿數
文視圖告乎一篇首之言天也測之言日也自美至
僕自從至事自更至疆自辟至大乃日行所經危奎
胃井柳之次為左方陽卦之節氣自廓至昆自減至
視自沈至堅自成至養為日所經胃亢尾斗之次為
右方陰卦之節氣是子雲太玄皆獨創於卦名之外
旋與義文相反然惟侯芭信之最篤恒譚稱其文義

至深不曉於聖人即劉歆有覆瓿之期而道陰陽者
不能有所評駁也何獨至馮先生而疑之大都三才
一理也函之以太虛形之于象數寄之于著策亦一
理也玄之卦起於中而終於養通之卦起於平而終
於章所謂美厥靈極與不葉而英者貞元始終理若
符契弟子雲以方州部家錯綜成卦而用四馮先生
以天地人錯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
求此豈蓋喜京房章所可彷彿影響者蓋自秦漢以
前日參為卜筮之書其說主數至程朱說易而漢儒
之學始出顧其理未嘗不相通而又相為用世人貴
田事章卷二十
六

遠賤近桓譚已預言之玄雖不顯獨朱子謂康節之
學似子雲覆瓿之謂可以解矣馮先生修學篇之言
引而不發所答葉比部書及令子督學公之繹與序
其家學淵源躍如于書表余故謂玄非擬易通非擬
玄而義文祕旨吳越具著傳慮後學難喻也因詳答
問之語于編末俟觀者冥心自得云
田事章卷二十
六

王仲淹七說論

自漢武表章六經延招碩彥於是儒林傳所紀代不
乏人即葉專門授徒衆者咸獲垂稱史冊隋時有一
王通不齒錄于隋史惟新唐書王績傳附見之云績
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
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其書不顯惟中說獨
傳夫讀中說則續經之指備是矣宋諸儒評之甚具
有擬諸吳楚僭王者然中說非皆通之言也其門徒
相與撰述而其弟疑及績子福郊福時後先文飾之
者也昔司馬遷作史記系世家於孔子司馬貞為之

田事章卷二十

六

張氏三頁共

說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惟大聖人為教化之主代
有賢哲故以世家稱焉廼杜淹之叙述通則直曰文
中子世家與孔子並蓋出福時偽筆所紀關朗之筮
謂通生于隋與孔子生于周氣數宜符若貞元間值
焉王氏子弟其假借僭妄一至此極哉唐初修近代
正史封德彝顏師古主隋歷數年不就乃以隋史屬
秘書監魏徵而左僕射房玄齡總監焉假令房魏嘗
北面受業則桓譚推尊楊雄鍾興稱薦丁恭古誼具
在績何不引誼固請而第貽書陳叔達以致堙鬱不
章也福時謂長孫無忌挾怨阻抑直抵飾之詞耳夫

太宗英王房魏受知遇最專無忌雖棟朝權安能掣
史臣之筆以房魏之正直不撓而乃掩天下公是忘
師資教澤甘屈筆於柄臣耶此必不然之事也晁氏
謂中說所稱門人如貞觀中將相皆屬誇張援引且
以李德林關朗薛道衡合其年歲次第互相考訂諸
請見問禮事誕妄無稽則所稱門徒大都類是即王
珪通叔父也直以當仁數語遂夷諸弟子之列其厚
誣又已甚夫孔氏門徒有顏閔游夏聖道不為加尊
孟氏門徒止得公孫丑萬章亞聖之道不為貶損顧
道德何如耳區區將相之業譬諸塵垢秕糠何必援
為門人以高自誇詡彼許商之門謬列四科徒為後
世嗤笑矧妄擬其父師於素王耶考亭朱子謂推原
本始則通之好高自大有以啓之誠確論云按中說
十篇於貞觀二十三年始編錄行世是時諸有名將
相如房杜王魏李靖溫彥博陳叔達等皆歿矣通卒
於大業十三年年序曠遠見聞靡徵直以素相往來
指為受業弟子誰能辨之至其遺楊素以酒誥歌小
明以送虞世基嘗賀若弼之矜懷忤李密之樂禍皆
後事造券後為前知又何以欺人也通之學術在隋
唐時非儒林所推重惟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頗稱

述之已在晚唐之世至宋代始知名朱子云通之於
道可謂有志而未嘗深探其本今觀其論三教之言
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
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家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嗟乎秦之滅以焚書坑儒五尺童子知之顧謂詩書
盛之能滅秦與譚玄崇佛提衡而論遂抑仲尼之教
列於釋老而為三其舛甚矣近世評儒術者稱荀揚
文中子彼荀與揚也擇焉而弗精亦奚至聾瞽昏眩
若是哉吾故謂中說一書不必皆通之言也欲尊之
而適足以累之則其門徒與子弟之罪也

鄭歌後論

勢利之溺人也猶之臍然臍愈濃則群蟻之赴之也愈捷至淪胥以溺而不能自止也漢武帝雄畧猜忌丞相李蔡莊翟青趙周比坐事死公孫賀引拜不受頓首涕泣庶幾哉知禍而避矣既勉強就列顧又使其驕奢之子敬聲代為太僕乃首遭巫蠱之禍家族誅夷光武以吏事責三公司徒韓歆歐陽歆戴涉或死非其罪或坐事死獄中而高家膠東猶與公卿參議國家事隱然機衡之重不能固自引退其不如侯霸之蒙譴責者幸耳綱成君有云信而不能詘往而

田事卷三十

九 集卷三十四

不能自返誦斯言也可為永鑒今世俗論鄭蔡者率以歌後鄭五為戲譚而不知蔡智士也又端士也按唐史蔡以昭宗乾寧元年二月拜相七月致仕是時皇綱解紐內則閹宦橫恣外則藩鎮阻兵崔昭緯以鬼蜮巨奸簒弄君側逞為李茂貞耳目昭宗力不能制瞠目以逞杜讓能極口苦諍竟弗肯從比事敗勢逼則諉之罪以解斯時也雖蕭曹姚宋無所措手而可憫額濡首以赴焚溺乎蔡去位之明年而崔昭緯召李茂貞等舉兵詰闕殺平章事韋昭度李瑒矣古所謂不能者止明哲保身蔡實有之且蔡刺廬州能

令黃巢飲兵保全疆域逮歲滿去贏錢數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逮為給事中而杜弘徽遷中書舍人蔡以其執政讓能之弟不宜處禁要封還制書為散騎常侍往往摘條失政取怒宰相左遷國子祭酒此豈碌碌無所短長者大順以後主威奪唐祚微託諷詩諶姑免時忌一旦登庸與崔昭緯同列固讓不聽居位不安乃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此其巧於自匿一何智也史稱其立朝侃然無復故態此數月間亦足自明矣余悲世人不諒與俳諧之徒同類並譏故特表而出之

田事卷三十

上 冬百九十四

非相塚論

今之譚相塚者皆以郭璞葬經為據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然王敦之禍乃身罹之葬經所謂奪神工改天命直虛語耳陶侃牛眠岡古今以為美譚侃之勲烈自足致位三公且有生以來原已分定厥子如瞻如弑如稱皆不得其死矧骨肉相屠禍莫大焉牛眠之吉安在哉舒元興之葬其母也與東來之僧所預占為吉壤者不謀自合顧雖登相位而卒死甘露之變昔人有言左手揭天下之圖而

聖學草卷二十一

十一

李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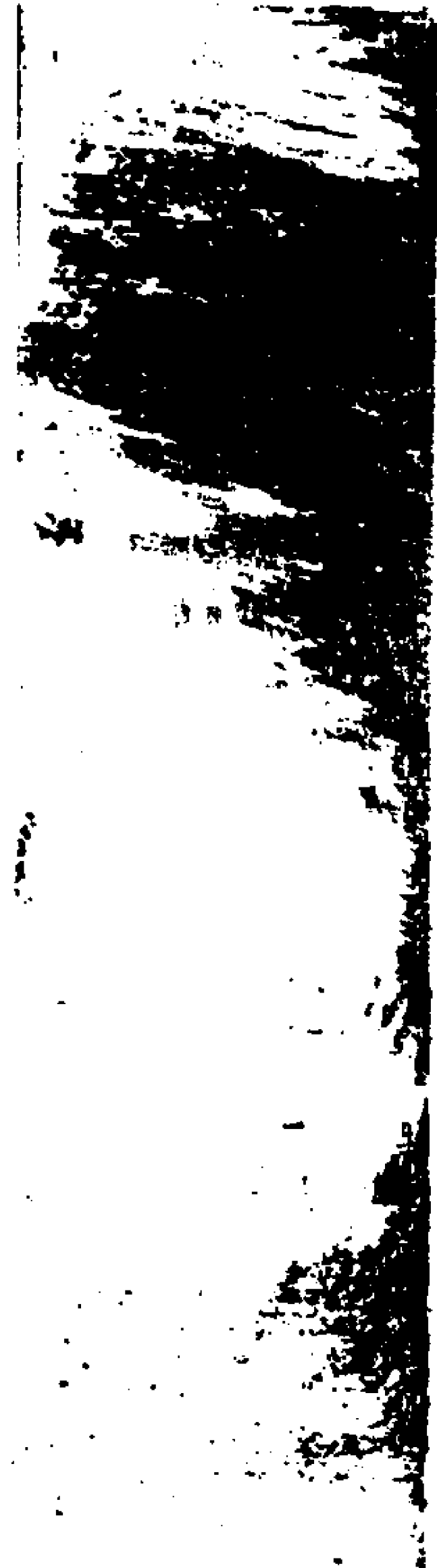
右手吻其喉雖愚夫不為乃以元興為獲吉之證一何不知類也袁氏四世五公人謂袁安葬母之地實貽多福范曄表其事於傳中矣然司空敞自殺即安子也太傳隗為董卓所害即安曾孫也五公之橫死者二矣至第五世而為紹興術圖霸僭號阻兵爭雄妻子宗支殆無唯類此其吉凶禍福互相乘除即燕翼貽謀者猶所不願安之曾孫閱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故知積德在人賦命在天而相塚之書不必盡信焉至

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溫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大雅曰如子言吾含笑入地矣歲餘卒唐史載之以為符證然大雅之弟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得歲六十三大雅兄也卒於貞觀三年其壽命不甚相懸名位亦相頡頏大雅之裔孫信官太常丞信之子邈以拾遺補闕召遷為邑宰而造為御史大夫以功名著造之子璋節度邠寧歷檢校吏部尚書彥博之裔孫未有以勝之也卜人之言亦未為驗今世有兄弟叔姪互爭吉利而棄其祖父於淺土者觀此亦足以破其惑矣

聖學草卷二十一

三

李元吉



宗法論

余讀程子宗法論云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余心竊疑之及睹丘文莊祭禮補註云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而吉水羅氏族譜云自程子推宗子法後儒沿之以爲當然然大中之祭端懿不能奪之伊川至情所至固非虛名可易也寓尊尊長長之義於一族之中其惟族長乎有故則以次者代丘文莊羅文恭皆當世鉅儒其立言如此良自有見夫古者諸侯有國則臣其族人諸父昆弟田亭卷二十

不得以屬戚通今封建之廢久矣自宗室勲戚武弁而外即宗法行世臣安從得乎凡禮本人情定名分而已今人子事父母如視饌進食上壽稱觴則伯仲叔季通供厥事未聞有委之長孫者豈其歿而奠獻乃與生事之禮殊乎又豈其累世之後乃與繼世之日殊乎假令宗子之分姪也弟也欲聽之操家政主祭祀是子弟從父兄乎父兄從子弟乎宋儒之說最多窒碍朱子則云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夫宗法與封建並廢勢也亦理也賜爵詔令可爲今官員襲

者例耳不得曰家政祭祀可一舉主之也近俗過信宗法甚至以承重孫列在伯叔之前尊卑倒置當之者能無惶悚余謂遠祖之祭當於通族中推其行輩中年之長者以司裸獻一如吉水羅氏家法若祖欄之祭又無庸贅矣吾家世爲小宗自長老以來遵用宗法大宗祀事一應如舊此無它疎之也引嫌自屈也吾小宗子孫弟遵今議行之則親親尊尊長長於義悉協於情亦安藉令宋儒復生睹余斯言無以易也

田亭卷二十

古

裁歐陽子本論

佛法之盛行也久矣韓文公聲其罪而致之討曰若輩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求其所為虛無寂滅者此於聖道王法甚盤宜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歐陽文忠公則謂不必然第宜修其本以勝之所謂修其本者舉堯舜三代之政備鄉黨庠序之教化行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著其說曰本論夫儒與佛分岐矣儒之道可以治身可以經世佛之道主於出世專於自為程子曰佛氏之言此之楊墨尤為近理故其為害尤甚彼其言曷嘗自外於禮義哉學佛者背而馳耳世儒之堯言禹趨頌法周孔而耽嗜勢利肆行不顧以亂天下國家者其人何可勝數顧謂持禮義可以勝佛教祇見為迂濶而遠於事情也初佛教入漢長安其法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而揭善惡之報應明示勸懲楚王英最先好之以喪其國厥後梁武帝最篤信之以喪天下奉佛之有禍無福章章明矣至魏太武唐武宗誅鋤僧尼遍毀蘭若而崔浩李德裕實贊成之已而太武不正其終武宗不庇其嗣浩族誅德裕竄海南曉曉者遂謂為擯佛之報殊不知楚王英習呪咀之術梁

武帝納侯景之叛太武荼毒江南武宗推刀本支浩與德裕皆招權自恣其貽禍若掇之也夫事佛者未能為善擯佛者有他罪惡為之昭昭報諸冥冥天實尸之佛何能與焉然而崇佛之風日趨不止即吾儒修持禮義歐陽子所藉以勝之者且沉溺而不自覺也然則佛之教終不可破乎第即佛教之所謂本者責諸學佛之徒則其說可折而屈矣迺其權則握之自上今夫佛法以虛無為宗故曰色即是空曰無無亦無持論甚高聽之可喜循而持之亦恬寂而無求知六塵六識生於耳目口鼻四肢胡得執之以為有也自有佛則有寺有寺即有田產齋糧諸塵欲種種取給焉皆視為因果中必有之物矣天子一統天下以四海奉一人而太子諸王后妃嬪御之屬安坐而享之億兆臣庶奔走効命未有無事而食之人也今搏泥為像目之曰梵王宮殿弘廠金碧輝熒嚴扃迴廊層軒邃室環遶于前後左右諸鱗次分庖而處者皆異鄉異姓強名為父祖昆弟子孫者也泥塑者享其名有心知嗜慾者享其實不耕而飽不織而衣累褥重茵早卧宴起安送之欲遂矣酒曰米汁鷄曰鑽離菜對客則齋素居閒則檀麝臭味之欲遂矣明畜

變童陰藏美姝督租而庄婦主饋嬉遊而婢媼寒席
聲色之欲遂矣凡茲流酒習染輩下尤甚大都叨內
帑宮闈之錫養幸中官豪貴之檀施指麾如意財賄
充盈驚然而不可禁彼且曰飲啖同俗有實誌二小
兒登肩有鳩摩羅什求其嚴守戒律茹素食淡者百
不能三四也又求其解悟義學了習止觀者百不能
一二也間有半癡半黠村童口不能誦龜園冊少可
供掃除長可奉奔走遂遞承世緒祝髮披緇而稱上
人坐糜其田產齋糧以潤及父母昆弟彼皓首窮經
藜藿弗克者不有餘羨哉宜乎游惰亡命之衆羣鄉
田寺草卷三十一
而趨之也夫世有儒名墨行者君子擯之迺今釋其
名而宕其行曾不念佛之爲覺沙門之爲息心又何
暇教以吾儒之禮義矣試取學佛之徒而問之曰魏
多石室縱廣十餘肘今宮室之侈奚爲也頓吉苦行
日參承今共養之爲奚爲也奉佛以尋夫而居僧
徒以連楹奉佛以邊俎而飫僧徒以匕筋有何功能
叨茲厚享也不必大其書廬其居第禁寺宇之新創
裁田糧之浮濫限披髮之名額非通曉文義者不得
授度牒非素敦戒律者不得長住持有姦淫不法者
痛絕以連坐之條即住持不得假貸而內帑宮闈之

錫資祇以賙貧乏不以施僧衆令中官豪貴無所慕
效彼爲僧者目睹其無厚享也有不縮頸遁乎其父
兄不獲霑餘潤也肯棄其子弟於僧乎吾謂權握之
自上者此也如有秉心堅貞皈依淨教居則茅茨石
榻出則芒屨破衲澹然無營於塵境不待明圓珠之
非寶証菩提之無樹亦足爲真空出世人矣雖禮貌
而與之游可也此吾所謂本論也

救時名實論

天下事有名有實魯臧孫辰讓吏急病猶然見譏春秋胡氏謂為治名不治實之蔽乃今郡邑政治有浮慕其名而實不副者則重積儲飭鄉約是已有其名可喜其實可行而未及措意者則嬉遨當禁僭侈當懲是已今夫六府之修穀居一焉民所繫命誰能輕之管仲相齊季悝相魏權時勢輕重察年歲凶穰而隨宜為歛散行之二國皆致富彊漢五鳳中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損價而糶名其倉曰常平庶民稱便至元帝時齊地饑民多

同治二年二月

十七

李

爭死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與民爭利可罷勿設夫今公庾有餘糶則凶歲可無饑此其利在官耶在民耶不以玩愒廢格為有司罪而遂謂其法可罷是廢食非懲噎也方今官司贖緩為積穀計若令甲日欠法宜令有力贖罪之人輸穀官庾彼且何說之辭乃金矢之入沿為故事而給直問右視其產力多寡為之等差令董區稅者督之曹史侵漁司庾需索民腹誹而不敢言此乎年穀不登開倉假貸則虛穴官署者先之投賄吏胥者又先之貧民具籍公家方朝夕翹首待哺而延緩累日有竟不能得者弟附膺長嘆

曰誰使我眈眈忍飢而又徒乏吾事也夫其歛之也既以病民其散之也民不見德所謂慕其名而實不副者也周官有族師黨正掌族黨之政令治教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隣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韓延壽守潁川置鄉正伍長先日布告為期會俾相率以孝悌糾察非常姦人不敢入其界彼其聘禮賢士召郡中長老為鄉里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其政令治教有所資其精神意氣亦有相感召者耶今郡邑鄉約即延壽治潁川遺意顧士之賢者長老之見信于鄉者殆未易數數見即有之而親姻里黨間主

同治二年二月

二

黃

任德不主任怨勸懲無柄視聽玩慢自藏匿盜賊而外博戲惰淫之俗不為衰止間有效稚季之任俠報酬恩怨借亭長之受遺模稜決事者乃至窮鄉僻壤衣冠寡侶詩禮風微率多恃貨殖為豪雄倚貴勢為城社第竊一約長之名含姦匿盜靡所不至其貽一鄉之害不小夫行之潁川則治理流聞行之今日則弊竇潛滋又所謂慕其名而實不副者也古語云上化下謂之風下從上謂之俗風俗美惡關世道理亂非細故已古昔盛時禮教修法度明四民各安其業專一其耳目心志不見異物而遷用能使淳厚成風

姦軌不作自頃歲浮蕩之習熾游惰之民多倚市門而角勝象廬徵逐酒食者十人而九動輒醵錢爲會指淫祠建鼓而號於衆曰某日某神誕也侈設酒殽盛陳歌舞比閭習染以汰靡相高此其意不在媚神徼福而在於縱恣逸欲工釋其技藝商賈輟其貿易販夫弛其負擔偷旦夕之娛忘金丘之饜飫殯靡給寧諱而不言當賦長催科時輒傲然答之曰吾負里中醵錢若干尚未能應何暇及此此語傳諸閭巷以爲戲談官司聞之亦當爲一捧腹其甚者則取三尺土木偶高架通衢夾標懸綵未夜張燈使冠蓋縉紳引車而趨其旁戰懼帷而過其下恨不摧之爲高岸之泥沙泛流之桃梗即官司鳴騶乘輿清道而行時亦卒然撤去以明體統顧其不及盡撤者自在也觸目因循恬不爲恠或謂魯人獵較孔子不禁則遊蕩之黨何所戒心兵凶器也靈旗禡祭戈矛森列蓋以應秋令而壯國威乃猷畝農夫舍爾穡事值春和發生盛夏長育之候賽神醵社數百爲群長戟利劍鉦鼓旗幟閃爍喧闐于城市亘里許不絕而擁一土木偶綰其後此揭竿爲旗剡木爲及之兆爲誰倡之又誰假之而可置不問也賈生嘆息于漢文帝之朝謂

其俗流失世敗壞所縷縷指數者只在衣履緣飾之間我國家制度自王公大夫士庶人其冠衣各有差等故有詩人好衣緋者傳笑於士類有朝士紅履趨陛者被糾於鴻臚而今之紅履緋衣則里閭衢路轉眴而是彼綺紈之華上同有爵巾玉之飾下等俳優又無論已先是士人服晉唐等巾生今反古識者謂非從周之誼已而商賈醫卜星相諸傭流一槩服之以與達掖溷達掖家亦遂屏不用此時服庶人巾帽者惟廝役輿皂而已又有無賴子家絕詩書世澤目不識一丁日與椎埋屠沽爲伍而儼然莊首者一如縉紳冠帽之制恣情踰僭漫無忌憚充是心也雖鵠冠兕觥可也諸如此類皆起於遨侈一念遞相沿襲莫覺其非匪善人所能化誨匪長老所能諭止至于資身無策巧詐日增以不肖之心求免饑寒之困小則穿窬大則行劫然後操三尺繩之亦何益於事矣惟賢明有司預出令禁之庶其沉迷不悛者懲之所謂順風而呼其聲加疾用以挽回頹俗消釁未萌鴻名厚實一舉而附未可視爲末務而不加之意也乃若責輸穀於贖刑不以擾閭右察民情所信向不以任匪人酌欽敬明勸懲設誠致行舊章具在遙追五

鳳神爵間良吏綽綽無難矣蓋漢崔寔著政論唐杜牧著罪言二子者皆慎慮深籌為國家計長遠鄙人山澤之癯也見不能越閭井語不敢為譏訕意在揭名質實正俗維風以小補一時政治事若瑣細實關大體覽之者可采言之者無罪以故目之曰救時名實論

錢文論

昔魯褒作錢神論夫陰陽不測之謂神為其排金門入紫闥也故稱神焉然是錢流布未有不稱文者郁郁乎文小大由之顧由之者何如耳崇質先生因轉圜子拘方居士之辨作錢文論

有轉圜子問於拘方居士曰竊聞先生沉酣六籍搜羅百氏醞釀道德組織英華小子鄉慕之日久矣不揣愚陋願與先生論文拘方居士曰夫文之為用大且重矣伏羲作易仰以觀於天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周王至德後世稱文而謚之宣父紹承聖統曰文

不在茲乎洙泗講論六經刪述皆是物也未易與吾子道也轉圜子曰先生之言遠矣與矣小子之所謂文者異於是今有鼓鑄于天府廣布于闡闡名之曰錢者自一而什伯而千萬咸以文稱天之將興斯文也黃雀獻瑞秘藏箱篋致貲鉅億享之累葉清童見夢掘獲五銖日躋富盛致位中書天之將喪斯文也嚴道鑪冶布滿天下沒入責負衣食重假藩王桀鰲即山盜鑄斧鉞一臨朝不保暮夫天之制之也其大且重亦若此奚必六籍之為文也拘方居士慨然怒曰子何人斯乃敢持賈豎之譚溷長者之側哆詆諧

之口侮聖人之言其亟引退毋污客座轉圜子怡然
興曰小子未聞至道頗諳世態願再陳無言仰聆矧
誠夫世之莪冠博帶憑藉靈寵者誰非貫串經籍頌
說周孔耶崔烈才名重於北州銅臭貽嘲慙憤厥子
濬冲曠達擅稱竹林假貸之數責逋厥女和嶠礫硠
特崇風格卑哉錢癖見譏杜預袁淑抱忠捐軀徇國
受醜始與茹而不吐夫此三四君子非表表犖犖者
歟安見夫六籍之文與六銖之文若蒼素異色燕越
岐途也拘方居士聞其言憤稍平頗稱霽謂轉圜子
曰居吾語子凡子所稱引皆曲立崖岸旁穿坑塹意
在混夷跖於一軌躋堯桀以同堂重為吾斯文玷也
其不玷者章章也子過矣子過矣轉圜子曰唯唯否
否夫士也居人間世誰能緝芰荷為裳采松柏為食
幕天席地居無廬室哉即脫粟懸鵲蓬戶茅齋日用
營度非錢不諧嚴君平高賢也下得百錢而垂簾閉
肆范史雲介士也過姊一飯而留錢以去阮宣子達
人也儲無擔石而杖頭取醉 陽亢宗名諫官也俸
錫既罄而枕衾可質彼其砥行甚廉取資甚約矚然
冰雪弗染世氛即無高堂廣廈之羨膏粱文繡之好
亦何嘗不與於斯文昔在周曰圉法在晉曰孔方圉

象方與合而成文以垂無疆即先生與小子其孰能
為之低昂也拘方居士默然不應崇質先生聞而咲
曰夫物有以少為貴者文是也君子質而已矣毋飾
棟宇毋尚紉綺毋慕珍羞取給而止欲既易足費亦
不靡雖累鉅億將為用此貧窶奚憂貴富奚喜天下
至文孰大乎是惟拘方居士介然獨行寧使文籍滿
腹不為囊篋怔營讓侏儒之一飽目阿堵而若鷺米
門寂紫閣清豈與駟贍賈豎頡頏論難騁口舌之縱
橫

讀潘氏世德錄有述

先民有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名與慶豈積善者所覲哉然不斬名而名隨不斬慶而慶集若鍾鼓聲聞培根葉茂咸一定弗爽者吾邑潘氏之閥閼昌矣其先則真叟南浦兩翁以世德顯曰還金賈豎曰割股療兄疾皆鄉閭之篤行家庭之淑軌也逮太守公封主事公暨考功民部兩君金緋纓紱爛焉相映人謂天之報兩翁也此塵情里語耳夫世有窮閭匹夫令聞昭灼而躋膺仕都厚祿者乃反頽家聲其榮辱得失相懸奚啻千里余觀

田亭草卷二十

卷二十

卷二十

兩翁子孫克砥礪清脩罔以世味自染且一門孝友雍睦能使鄉黨則而範之天以賢子孫畀兩翁也所以報也而金緋纓紱不與焉是錄也題咏盈冊矣蓋自古史臣爲孝友立傳自李充繆彤而下難以縷數而河內懷縣民王逢縣竹男子杜成皆得路遺寶物而不取者咸獲勒名傳記以光來禩諸君子樂道兩翁事固其所也余曩職史今巖居老矣聊識無語以附諸野史之遺

孝子韋孤愚公像贊

人之稱公則曰孝子公之自號則曰孤愚世有智於公者未必能如公之孝公亦爲人祖矣乃永言襁褓之孤盡瘁旌母視立身揚名之子莫讓七十而慕與孩提知愛之性豈殊然則公之愚其諸不可及公之孝其沒身與俱耶

田茂才像贊

田齊世裔鄒魯遺徒蒼顏峭骨班鬢瞻鬚驟而望之若山澤之癯想而像之曰宿學之儒含英咀華懷瑾握瑜言謙謙其若訥貌抑抑其如愚鵬翼鍛於負風

田亭草卷二十

卷二十

卷二十

驥足厄於長途擁鼻比而獨坐安容膝以自娛揭仲舒之一經付徐卿之二難既已蜚聲詞園行矣振策雲衢即今日褒衣博帶坐埃乎曳紫紵朱

東武朱先生像贊

於戲是爲東武朱先生之像厥神奕奕厥容閭閭令儀孔嘉遺風嶙峋鵬塞儒林鵠立人群琴臺墨綬竹符彤輪其砥行味道傳業專內徒衆最顯爲陳留之楊倫其宣風百里虔祝救焚旋颶滅火爲江陵之劉昆其揮金却餽其甑生塵餐水茹蘗爲萊蕪之范雲其謙猷平恕穀字拊循曉露春雨爲西河之小馮君其浚渠廝流惠被畛畛波濡河潤爲毘陵之李栖筠爲儒稱碩爲吏稱循蒼蔡俎豆公評餘芬胡德之亨遭時則屯始彭澤兮終彭澤儕淵明之隱淪九京可

田馬車卷下

廿八

王明二首四十二

作靈爽斯存我我冠裳赫赫 恩綸曰有令子啓沃楓宸司喉舌於北斗待調燮於秉均玉韞終輝蠖屈竟伸蓋古人有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

李長者贊

清溪李公以義施膺朝獎尋用擒劇盜功拜一命署令鄉邑克播惠澤知公者不稱其官而稱長者迄于今猶然夫長者之稱所由來重矣漢文帝召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叔具以孟舒對張釋之問文帝絳侯周勃何如人帝亦曰長者也龔遂召見宮中遜治績歸諸上宣帝咲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龔霸守潁川帝謂其治行終長者賜璽書楊勵夫孟舒捐軀衛主周勃重厚安劉龔黃循良理郡迺各獲見稱若是讀李公傳公位雖卑而名崇矣公有聞孫祠部

田馬車卷下

廿九

王明三首四十三

克蒼君憲謬持論上不負 天子夫鄉邑朝廊有間矣以言乎長者均也古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不佞竊有美焉因援筆贊之曰撫仕淳榮誰不消歇陋哉仲遠自詫官閥惟有義聲亘古不沒於鑠李公扶義率兀種德于家蜚聲北闕施于孫子麻祥長發勒詞簡編若標隆碣

貞孝熊先生贊

先生故為郡庠士燁然以學行者稱久躋棘闈年未
中身而歿其稱貞孝則門人私謚也夫謚以易名鉅
典也標之自上非里議所得專然自古研經尚友敦
行卓犖之士生而不顯於世既歿則門下士或交遊
義故嚴其素行而私謚之如夏敬公之為宣明范史
雲之為貞節王仲淹之為文中褚茂先之為玄貞皆
取愜群情光昭史籍事以義起未易一二數也先生
行誼詳其其同郡劉太常暨京山李參知狀志中余
捧讀之竊謂

先生也於義為允因為之贊

四林先生贊
堙潛德弗耀月旦易名關於風教有斐君子維德之
行孝追曾陶動迪渠繩賓于藩伯師範崢嶸力謝請
渴涅之彌望叔水可懼天日可對貞足厲俗孝能錫
類重德善良聞風頌義誠不以貴亦祗以異餘慶所
貽逮于嗣賢登萊克世綸命自天未獲之種永以逢
年曰林與徐未許差肩

座師沙塘蔡先生像贊

先生以戶曹即分典春試誤拔小子于群儁中其所
得他士為盛比出僉楚臬監試棘闈壬人以棟臣子
屬先生先生屹然弗應也壬人遂自效焉而構先生
於棟臣既參藩東粵竟以戶曹即中讒歸家居廬門
抱寂惟娛情篇翰時對客奕棋已耳善楷書行草法
今年八十有四矣猶作蠅頭字小子對先生像而贊
曰溫其如玉操之栗然臨利害頓忘茶飴藟貴富等
諸雲烟其象笏緋衣官不逾四品而葆真抱一雅適
志林泉波揚波鼓鼓奇媚權貴者業已冠六梁而擁
日而車卷三千

曲旃君子曰母曲如鉤寧直如弦

蔡師母林安人像贊

安人之相吾師也有芻蕘之儉以成其庶無貧窶之
謫以挫其慮迨乎歸休林壑齊德偕隱居環堵之室
宴如也而朝夕綜理內政手口拮据貽吾師于逸其
女中丈夫已令嗣調中君捧安人像示不肖不肖睹
其額以上酷似吾母太安人蓋壽徵也不覺愀然下
拜已復為之贊曰瞻彼象服有河山委佗之容頌其
闡乾有蒿簪麻屨之風蓋啖藜藿與膏粱並耳處陋
室與華廈比崇爰克自矢儉動優游恬寂陪衡泌之

高蹤范蔚宗不云乎區明風操昭我管彤是宜闡揚
德懿垂式房櫳

田學草卷下

世

松茂蘭馨圖賦有小序

沙翁蔡老師是歲壽七十有四五五月三日賓佳誕
辰而冢孫彌月之慶適與時會諸戚屬繪圖以賀
名之曰松茂蘭馨詩歌賡唱駢集焉夫松柏之祝
繼於岡阜芝蘭之秀欲生階庭謂身世吉祥恬愉
盛事也小子鳳翔忻從稱觴之列預為湯餅之客
用作斯賦少罄願言自愧續貂敢云引玉

惟有斐之君子洵葆真而抱樸解微垣之華駮耽草
堂之恬漠結子墨為朋侶怡琴書於岩壑爰有圖畫
供娛寥廓繫喬松之蒼蔚聳巖巖於翠嶺枝屈鐵而

田學草卷下

世

李

清葱根蟠虬而交錯韻感入絃偃蓋棲鶴詎培塿之
克生向徂徠而敵擢伴五柳兮獨存陶徑列大夫兮
匪污秦爵避斧斤於幽磻凝烟霞於叢薄礪阿以和
嶠之峻節蕭森蔭秦系之幽閣高標特峙貞姿卓犖
復有猗蘭挺秀其傍倚謝家之寶樹應鄭姑之夢祥
舒為孫枝隱然國香茁翡翠而敷榮吐丹穎而播芳
汎之則合於蕙風紉之疑擷於都梁宣父撫琴而命
操楚客結佩以哦相循陔繫思當門逾颺楊炯賦朝
陽之豔杜甫咏奕葉之光信衆卉之殊種擬襲綺之
瑤璫瞻彼高堂丹青盈幅倘韋纏之妙筆或趙昌之

遐躅雖寄興於繪事恍覆育於亭毒凌玄冥之肅霰
晞青陽之晴旭居林谷而邃靚霑雨露之霏霏豈惟
託根兮得地抑亦栽培兮最篤植幹於弘景之庭呈
瑞於羅含之屋四時之柯葉弗改十步之清芬可掬
閱千歲以崢嶸滋九畹而擢族寧延偃佺之年不生
丁公之腹既燦山陰之亭亦薰溪殿之王代塵尾以
沱玄譚儼白雪而諧郢曲伏生婆娑而餐脂仙郎把
握而騰馥永秀色於嵩丘流餘馨於芸局彼大桃穠
李之紛紛與海棠醺醺之陸陸匪比德於君子徒關
妍於群目豈若松蘭之足珍允表厥名於圖錄伊余
小子瑣材樸樸竊窺門牆謬司簡牘慚米掇之靡工
聊寓情於頌祝

登孤山塔賦有小序

郡城南海濱有虎岫巖又稍南則孤山塔在焉塔
居山巔巨石盤錯其下天造崇基不騫不泐蓋滄
溟之雄鎮郡邑之偉觀也每天朗氣清從丘阜樓
閣遙望之如在目前而未遂登陟戊戌之秋莊司
徒招遊虎岫巖因登斯塔裴回眺翫實稱賞心乃
援筆賦之

繫群山之赴海勢將窮而嶢嶢敵巖隨之梵宇森滄
蔚而闡寥廓濤圖於峻嶒屹千赤以干霄朝迎陽於
扶桑夜承露於斗杓馮夷望氛而魄奪天吳窺影而

日書卷三

廿五

張英三百五十七

現挂巨坤軸於絕壑聳渤澥之孤標邈規造之伊始
乃神工之獨饒阿育放光五丁驅石奠崇址若累基
覆重甍如矯翼匪楠而題拱攢錯不丹不黝而
輝彩烏奕擬杖頭之剝形檄應龍以護掖松籟傳為
鐸鈴幽靄綰為幡帶霧縈相輪兮飛從剡縣金像趺
銘兮捨自荀宅仲德之白狼遜靈雲惠之紺蓮載植
邁捍魔之弘創陋廣陵之布席歷永熙而不燼恍太
康之遺蹟湘東猶嫌其泰奢慈恩日溷於塵蹠倚茲
刹之峻嶒臨南瀛而岑寂爰有逸士躡屐扶筇攀藤
蘿尋崕峭踏迴梯陟龍從役靈鷲以先驅馭鯤鵬於

下風循層構而直上歧巖鬼以從容揮袂來涼颼之
爽氣開襟解大地之牢籠伯昏無人登高弗眴征僑
偃佺仙侶可達勝華蓋之咫尺隔分壙以萬重陰霾
合則群態歛豔陽鳥起則四外玲瓏平疇廣陌之綿
亘危巒疊嶂之穹隆虬螭鯨鯢之出沒琪樹若木之
蒼蔥歷歷可指諸掌上隱隱如在吾目中洵宇宙之
勝賞蓋二客不能從祛帶郭之宿障騰瀟灑之譚鋒
彼庾樓之胡床坐月登滕閣之畫棟凝虹美異學鳩
之搶枋榆鷦鷯之集若叢惟絕頂之在前覺壯心之
未已念乘巍之防傾兼銳進其易靡驂驅馳阪戒於
末路艤臚凌波慎於濛汜明者能燭幾先哲人所貴
知止懷四顧以躊躇戰逸足而徙倚託抵洄為遽廬
命僕夫以旋軌樂荆扉之棲遲聊據梧而隱几

日南草卷二十一

廿六 張英二百五十六

忻秋賦 有小序

昔宋王悲秋驚草木之搖落潘岳秋興悵四感之
疚心曠世同然沉吟永嘆夫時序代謝如環無端
哲人達觀何地非適藉令嬰情塵網觸境生悲最
爾微軀寧堪摧剥僕江南鄙人也通籍明時閒居
岩數玩漆園吏齊物之旨賡榮啓期帶索之歌兼
之疆域既殊風光自別良辰美景盡屬清秋娛意
陶情正當斯候爰作忻秋賦以攸反騷云

粵惟離德乘乾祝融厄職輝赫液金敲歌爍石慕層
冰而唇焦据櫺軒而汗赤纖絺微纓重簟反側忽辱
叔之騁駕睹斗柄之西銜金風嗟兮薦爽淡雲

日南草卷二十一

廿七 陳裕三百七十六

淒清滌朱明之煩暑振大陸之商聲鳴啁啾而夜唱
蟬蕭颼而晨鳴時則柞樞司燧嘉禾棲畹薜蘿之裳
方新菱荷之蓋未偃波漾蒹葭庭匝苔蘚楓林藏卅
蕩奴盈擗大谷之梨實似瓜漢市之槐綠如薤橘柚
綰黃於千樹蕙蘭留華於九畹動張翰之憶鱸哦趙
嘏之倚樓川原宵霽紈扇乍收江皋露湛砧杵何愁
歌三疊而進酒哂兒童之戴楸視彼劇飲於河朔真
脫火宅與炎洲若乃鳥鵲成梁雙星訂約方平饌括
蒼之麟子喬跨緱山之鶴續玄圃之長吟登舜岡以

賜授化城之寶囊遶銀州之繡幄絲女結繒於同
心天孫墜梭於瓜閣至其秋光既半廣殿澄瑩武夷
之仙樂騰響天柱之霖霖驟晴枚叟發興於觀潮周
生梯雲於架繩度霓裳之新曲泛溢亭之飛觥瑤壇
締鸞蕭之好牛渚集袁謝之朋又若導渚來鴻青霜
凝漢佩襲長房之茱萸歌合尹媛之女伴賡詩章於
九井陳餐餌於颺館沙苑之靈禽摩空招提之鴈花
爛漫參軍對客而落帽徵士摘菊而把翫繫勝事之
駢集兮美秋興之孔佳乃形神之瀟洒兮比銀河之
浮槎聊擊節以嘆賞兮酌五色之流霞曰三春之熙
明兮縱惟娛其奚加小乾坤而遨蕩兮樂斗室之盤
蜺彼塵緣之萍寄兮猶逐浪而搏沙徒愴悵而憤恨
兮夫焉識吾生之有涯

古陵坡弔古文

止統間江西劇寇由永春向吾郡勢輒張甚太守
熊公尚初率民兵禦寇卒遇戰于古陵坡時衛將
觀望不至我兵敗績熊公被執不屈死之晉江主
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洪亦以身殉焉余遊安
平經茲地追感往事愴然興懷爰為文弔之

嗚呼噫嘻茲地曰古陵哉層岡陲岸宿莽荒祠棲鳥
含咽潛狄吞聲濃烟畫晦燐火暮騰行旅躊躇而縮
步征馬躑躅以悲鳴與僕相與指顧偶語曰異哉予
曳霧朱幡浮空能執旖旎搖颺交馳四陌是何神也

乃令人眴目怵心遭迴棹栗顧望怛營厓愴惻即
繫昔黑山聚蟻綠林揭竿狼奔豨突蹂躪開關嬰孩
懸梁村堡摧殘矚我孤城黔蒸膽寒爾其虞四郊之
多壘坐黃堂而蒿目陳師鞠旅建牙豎纛組練揮虹
勁弩貫鶩躬介馬以前矛約也帥為犄角已乃梟鳴
營樹星落郊隄右軍迷道樓舡失期狡兔潛伏駭虎
倡披旗靡輒亂矢竭鼓衰羞投衡而拔旆猛裂瘡而
含吮遭還澤之見獲耻改館以貽免踞坐罵賊旁觀
泣泣吏士感憤怒目攀轡九原同歸白刃可踐委忠
肝於藤蔓蒙貞魄以塵沙天淒涼兮閭閻數人慘

Z121.7
202(44)



ZW 21101000024948

痛嗟紛迸淚兮零雨招游魂兮悲笳嗚呼自古皆有
死所欲甚於生死有重垓泰山生乃輕等漂萍先軫
免胄季路結纓節槩義烈電掣雷轟疾風勁草繁霜
杜蘅復有廣陵功曹漁陽橡櫓義慷慨捐軀殉主
如模在型如方在矩民到于今稱之詎不聲施千古
哉江山猶故青史具存流馨垂耀標表睹聞豈曰火
災蘭艾俱焚英靈岳峙殺氣雲屯伊余散人登山臨
水矚風景於新亭續歌謠於下里隨老馬而識途詢
居民以故址步斜陽之倒影嘆風埃之滿前對觴咏
兮失懽懷忠貞兮涕漣望城東之遺廟惟荒墟之數
椽薦蘋藻兮靡及寫余哀兮短箋

[General Information]

□□=□□□□□□□ □□ 044

□□=

□□=722

SS□=10486608

□□□□=

□ □
□ □
□ □
□ □